

司马送兵

文华 著

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

海南出版社 ● 长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卫杰 何湘初

封面设计：郭 媛

ISBN 7-80017-336-4



9 787800 173363 >

ISBN7-80017-336-4/E·76

定价：11.80 元



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

司马迭兵

文华 著

长城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湘初 蒋卫杰

封面设计:阿 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迭兵/文华著.-北京:长城出版社,1997.1

(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

ISBN 7-80017-336-4

I. 司… II. 文… III. ①战争史-中国-晋代 ②战争史-中国-五朝十六时代 IV. E29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470 号

司 马 迭 兵

文 华 著

长城出版社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北京市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邮政编码:570201)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125 印张 217 千字

1997年1月第一版 2001年3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5000—20000

定价:11.80 元

目 录

- 一 石头降幡
——西晋灭吴之战 (1)
- 二 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内部之战 (18)
- 三 南方烽火
——西晋对流民起义之战 (43)
- 四 北方刀剑
——匈奴刘汉开国和灭西晋之战 (56)
- 五 铁马纵横
——后赵开国之战 (80)
- 六 建康权争
——东晋内乱之战 (96)
- 七 幽燕功成
——燕开国之战 (117)

八	轻兵远袭	
	——桓温灭蜀汉之战·····	(133)
九	逐鹿狼烟	
	——东晋、后赵、燕、魏争夺中原之战	
	·····	(143)
十	兵马向北	
	——桓温伐秦、伐燕之战 ·····	(167)
十一	雄图天下	
	——前秦统一北方之战 ·····	(181)
十二	血溅淝水	
	——前秦南进征东晋之战 ·····	(197)
十三	跃马横刀	
	——拓跋珪兴魏及扩张之战 ·····	(220)
十四	桓刘兵争	
	——灭晋复晋之战 ·····	(239)
十五	风雪远行	
	——东晋灭南燕之战 ·····	(259)
十六	胸中甲兵	
	——刘裕平定内乱之战 ·····	(271)

— 石头降幡 ——西晋灭吴之战

这是公元 279 年。

进入秋天的洛阳，已经有了缕缕凉意，可在皇家的宫廷里，依然是花木扶疏，香气袭人，再加上人工的建筑和山石，更显不出一丝秋的萧瑟。来来往往的宫女、吏人和官员，脚步轻轻，缄口不语，他们怕惊动了那边正在下围棋的皇帝司马炎。

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子。从他的父亲司马昭起就有了取代曹魏的野心，他杀死魏帝曹髦，立 14 岁的曹奂当傀儡皇帝，后又消灭蜀国，争取名士和士族的支持，镇压了一批反对司马氏的人，并公开称晋王，但还没有来得及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就病死。司马炎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逼着魏元帝曹奂拱手将皇帝的位置“禅让”给了他。因此，司马炎就成了晋朝的第一个皇帝，即晋武帝。

司马炎下棋很认真，目光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黑白二色的棋子上。整个棋盘，仿佛就是一个阔大无比的世界，是他掌握的天下，却好像又什么都不是，除了围棋一切都不存在。坐在下首的中书令张华，虽然也时时盯着棋子，把手里的子攥得紧紧的，不过是陪着皇帝玩玩而已。

张华伸手放下一粒棋子儿。司马炎看着、思考着，没有马上着子。他知道，就棋艺而言，他并不比而前的这位中书令高强，自己虽然屡屡获胜，其中的奥秘，谁都清楚，他的心里也明白。就在他想投子的时候，一个宫人上前，说：“陛下，杜将军有表到来。”

听说是杜预来表,司马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马上把伸出的手缩了回来,大声说:“念!”

宫人遵命打开杜预的来表,朗声念道:“羊祜与朝臣多不同,先不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蜂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实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大计或无所及。”

司马炎轻轻放下手中的棋子。这是杜预在催他半月前的上表,要他的态度啊!那封表上说:“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顷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唯陛下察之。”

我何尝不想早一点灭吴国呢?司马炎在心里说。我的祖父和父亲从事实上控制了曹魏政权,又灭掉了蜀国,打下了基础。我取代曹魏当了皇帝后,不就时时做着准备吗?不要光看我召进宫那么多美女,就以为我只沉醉在温柔乡里,其实,我的心里日夜都想着消灭吴国,统一天下啊!

事实的确如此。司马炎称帝后,就想到了除灭孙吴,并为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准备。他勤于政事、整顿吏治、约法省

刑、宽刑圈罪。一方面释放过去反对司马氏的旧族大家，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要求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安抚民众，停止徭役，以得民心。在经济上注重农业，富国强兵。军事上则加强江北边防军力的部署，特别是在蜀地大造战船，训练水兵。也就是那时，他和尚书左仆射羊祜密商灭吴的计划，加强荆州、青州、徐州一带的兵力，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以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守临淄；以镇东大将军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那是10年前的269年。

可是，第二年，即270年，鲜卑的秃发树机能叛乱，司马炎派雍州刺史胡烈前往讨伐，却失败了，不得不另遣兵马前往。因此，司马炎不敢南北两处同时用兵，可树机能的叛乱一直持续着，直到最近马隆前去，才算平定了。即使如此，司马炎也没有一天放弃过灭吴的准备……

此时，司马炎还想到了王潜的上书。王潜是益州刺史，差不多10年前，司马炎就接受羊祜的建议，命王潜在蜀中修造战船，训练水军。不久前他上书说：“孙皓荒淫凶逆，应该早日征伐东吴。如果孙皓身死，更立贤主，东吴就将成为强敌了。我造战船七年，有的船已经逐渐腐朽败坏。同时，我年已七十，死期已近。这三者有一样不顺，东吴就很难图取。诚愿陛下不要失掉良机。”这些话，是非常符合司马炎的心思的。此时司马炎心想，看来该是伐吴的时候了……

张华的手里久久地捏着一枚棋子。自从听了杜预的上表，他的两眼就没有离开过司马炎的脸。他在察言观色，想从那上面读出皇帝心中是怎么考虑的，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

作为深受信任的中书令，张华熟知面前这个皇帝是急于灭吴的。他还记得，羊祜病重入朝陈述伐吴的计策，因为有病不能常入，张华便受命前去向羊祜询问灭吴之策。羊祜说：“今主上有禅代之

美，而功德未著。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混一六合，以兴文教，则主齐尧舜，臣同稷契，为百代之盛轨。如舍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

对这样的分析，张华是完全赞同的，不由得频频点头。

羊祜看着张华，又说：“成全我这个志向的，是你啊！”

张华将羊祜的话告诉司马炎，司马炎想让羊祜带病指挥讨吴之战，羊祜说：“取吴不须臣自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功名之际，臣所不敢居。若事了，当有所付授，愿审择其人。”可惜的是，羊祜没等到这场战争开始就死了，临死时举荐杜预代替他。为此，司马炎冒着大寒哭送羊祜，并重用了杜预。如今，杜预上表请求伐吴，可见没辜负羊祜的举荐。

想到这些，张华放下手中棋子，推开面前棋盘，向司马炎拱手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宴，国富民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

“言之有理，”司马炎说，“传我的话，伐灭孙吴，一统天下！”

早在 276 年，羊祜就有一篇关于讨伐吴国的奏章：

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而吴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丹水之战，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者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此乃谓候之时耳。当今一统，不得与古同论。夫适道之论，皆未应权，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为

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雾，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新将搢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乌棲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值，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悉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诚之心，如此，军不踰时，克可必也。

羊祜的奏章，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晋伐吴的方略，从伐吴势在必行的原因、作战的方针，到必然胜利的理由，全部讲到了。当时，司马炎就非常赞赏，在心里早已采纳了，只是时机未到，不能付诸实施。如今，他决定出兵讨伐吴国了，便又想起了羊祜的奏章，并以此为依据，部署了进军的阵势，分遣多路大军分别出兵前往伐吴。

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出涂中。

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

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

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

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

龙骧将军王濬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沿长江东下。

由谁来统一指挥这六路大军呢？司马炎颇费了一番脑筋。因为朝中的官员，对于伐吴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因而也就分为主战派和反战派。经过思考，司马炎还是确定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统一指挥各路大军。

贾充是个反战派，不主张伐吴。这一点司马炎是知道的，但还是命他为大都督，这就是任人唯亲的做法了。

贾充在曹魏时就当了大将军司马、右长史。不过，他表面上是曹魏的大官，实际上是司马氏的心腹党徒，参与了取代魏的所有密谋。他先是指使部将成济杀了魏帝曹芳，随后又杀了魏帝曹髦，组织人起草新的律令，最后逼曹奂“禅让”。司马昭病重时，贾充就在他的面前称赞司马炎“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所以司马昭弥留之际对司马炎交待后事时说：“知你者贾公间也”。司马炎心里当然明白，独揽朝政后就任命贾充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并封为临颖侯。当皇帝后又升其为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封为鲁郡公。同时，司马昭在世时，贾充即将前妻李氏生的女儿贾荃嫁给了司马昭的儿子司马攸，司马炎当了皇帝，他又将后妻生的女儿贾南风嫁给司马炎将即位的儿子司马衷。这样一来，他就成为皇帝的儿女亲家。恩人加亲家，使司马炎作出这样的决定：让一个不同意打这场战争的人作这场战争的总指挥。

可是，贾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和荀勖、冯紵还是不同意伐吴。仆射山涛说平定东吴并非是一件好事，“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贾充就非常赞同，当司马炎发火生气时，他才认错谢罪。但是，他不愿去统帅打仗，上表推辞说：“西边有昆夷之患，北面有幽并之戍，天下劳忧，年成又不好，五谷不丰登，这时

兴兵讨征，我怕不是时候，况且我又年老体衰，不能充当元帅之任。”

司马炎很不满意，可一想到贾充是帮助父亲完成伐魏建晋的开国元勋，又是自己的亲戚，只得生气地说：“你如果不去，我就自己去。”

这一手，使贾充受不了，不得不接受了大都督的任命。与此同时，司马炎又命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运送粮草和后勤供应。

经过一番调遣和部署，晋伐吴的军队就出发了。

晋军行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建业。东吴皇帝孙皓听到后，不由得惊恐起来。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在东吴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中当上了皇帝。

孙权病死后，他 10 岁的儿子孙亮即位，由大将军诸葛恪和侍中孙峻辅政。诸葛恪是陆逊死后东吴的主要将领，他掌握朝政后，撤掉了监视文武官吏的校事官，免去百姓积欠政府的债务，除去关津的杂税，在东吴人中的印象不错。但他目空一切，雄心勃勃，不切实际地想一举灭掉曹魏，并不顾别人反对，动员 20 多万兵力进攻曹魏，结果大败而回，伤了吴的元气，激起军民的怨恨。孙峻与孙亮合谋将其杀死，独揽了朝政。

孙峻死后，由他的堂弟孙林掌政。孙林仍独揽大权，引起已经亲政的孙亮不满，密谋将其杀掉。由于计谋泄露，自己反被废掉，立孙权的另一个儿子孙休做皇帝。不愿受摆布的孙休把孙林杀了。孙休死后，孙皓才即位当了皇帝。

孙皓刚当皇帝时，还是想崇尚节俭的。他发优抚诏，体恤士民，打开官府的仓库，接济贫乏的穷者。打发一些宫女出宫，配给无妻的人。把皇苑中养的禽兽，全部放了出去。第二年，他与曹魏断了

关系,将国都迁到武昌,以巩固上流。可没过一年,他就开始了无度的奢侈,要扬州的人民逆着长江流水往武昌送东西,以供享用,人民群众不满起来。

左丞相陆凯看不过去了,上书谏止说:“现在四边无事,当务之急是养民丰财。再这样穷奢极欲,没有灾害人民也会穷尽,不干大事国家的财富也会用空。……武昌这个地方,是危险的,不是王者立都之地。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孙皓当然听不进。回到建业后,更是追求生活享受,大造昭明宫,郡守以下官吏要到山里监督老百姓砍伐木材。大开苑圃,修建土山楼观,工役的费用,以亿万钱计。他还征发江边的戍卒为他驱捕麋鹿,以供享乐。他的爱妾使人到市场上去抢老百姓的东西,中郎将陈声要依法制裁,孙皓便加以别的罪名,用烧红的铁锯锯掉陈声的脑袋。

更主要的是,他多疑猜忌杀掉了许多大臣。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后悔立他为帝。他就把这两人处死。侍中书韦昭,著有《国语注》,是东吴著名的学者,参加国史编撰工作,孙皓要为他父亲孙和作本纪,韦昭认为孙和未当过皇帝,应放在列传里,孙皓便以不饮酒为罪名,将韦昭下狱致死。凡他不满意的人,他不但杀死,还用剥脸皮、凿眼睛等残酷手段加以杀害,因此上下离心,人人自危。

现在,晋军打来了,该怎样抵抗呢?孙皓想来想去,手下只有新任丞相张悌等少数人了,他不得不将迎战晋军的担子交给了这些人。

张悌确实是个有政治、军事才能又忠于东吴政权的人。他受命后,心里想的很多。

我能打败晋军,挽救东吴的灭亡吗?张悌想到这个问题,不由摇了摇头。对东吴的情况,他太熟悉了。政治上不得人心,经济上没有钱粮,怎么能抵得住强大的进攻呢?

这并不是张悌过于悲观，而是事实。由于孙皓的残暴和穷奢极欲，东吴全国没有一年的积蓄，老百姓家中没有一个月的粮食，人民早就不堪奴役和搜刮，纷纷起来反抗。施但在吴兴郡永安县暴动，进攻建业，发展到一万多人！士兵头目郭马等发动兵民暴动，杀死广州督虞授和南海太守刘略。这两次暴动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可人民心中怨愤的怒火并没有熄灭。

更可怕的是，将领们也十分不满，有的甚至投降了晋朝。夏口督孙秀投降了，京下督孙楷也投降了，他们可都是皇帝的宗室啊！

张悌难以忘记的是，几年来，东吴对晋也采取过一些军事行动，全部都是以失败告终，即使像陆抗那样的人，也没有挽狂澜于既倒。

陆抗是一个多么有才能的将领啊！他多次上书劝谏孙皓对内改善政治，根据才能授予职务，抑制和废黜小人；对外加强防守，要从自己的实际力量出发，不能轻举妄动，消耗实力，并指出依恃长江天堑是靠不住的。在军事上，陆抗注意加强荆州防务，从实际出发比较灵活地采取应敌政策。可对这些，孙皓就是听不进去，几次派兵攻晋。一次，孙皓乘晋大司马石苞在淮南被废之际，亲至东关督兵北进，又使大司马施绩攻江夏，右丞相万彧攻襄阳，出兵数月，没有任何战果。陆抗总是上书劝阻，说：“现在不力农富国，审官任能，严明刑赏，安抚百姓，而穷兵黩武，动费万千，士卒劳瘁。这样敌人不但没有衰弱，我们却得了大病。按目前条件，想入主中原，不是良策。”

孙皓却固执地看不到这一点，只相信术士尚广“青盖入洛阳”的昏话，把陆抗用尽心机获取的一点胜利看作是得到上天的保佑。

那是272年，东吴的西陵督步阐据西陵叛吴投晋。当陆抗督军讨伐步阐时，晋荆州刺史杨肇去西陵接应步阐，羊祜领兵进攻江陵，徐胤督水军攻打建平，东西线相互配合。陆抗分析这一形势后，

没有马上夺取西陵,而是命令部队抢先修一道坚固的围城,内以包围步阐,外以抵御晋兵。士兵们日夜筑城,很苦很累。一些将领不理解,说:“现在应该乘三军士气正盛,急速攻打西陵,等晋兵到时,城一定可以攻下,何必筑围城,使士民疲惫呢?”陆抗解释说:“西陵城很坚固,粮谷又充足,且多防御工具,攻打它不能马上拿下来,晋兵一到,而我们毫无准备,势必表里受敌,怎能抵御得了呢?”果然,等围城完成,羊祜的军队已逼近江陵,杨肇的军队也快到西陵了。

江陵北部一带,有陆抗修筑的拦水大堰,是防敌进攻的。羊祜想利用大堰以船运粮。陆抗听说后,忙命部下破堰放水。羊祜无法,只好以车运粮,大费力气。同时,陆抗命令公安督孙道在东部防止羊祜过江,派水军督留虑在西部阻挡徐胤顺流东下,自己率大军在西陵依靠所筑长围抵御杨肇。

就在这时,陆抗部下有一个叫俞赞的投降了晋军。陆抗知道俞赞一定会提供吴军的一个薄弱处,晋军肯定会向这里进攻,便连夜将最精锐的部队换到这里。果然,杨肇进攻该处时,遭受重大伤亡。当杨肇逃走时,陆抗一面全军击鼓,做出全线追击的样子,一面派一支部队跟踪追击。不久,羊祜也退走,陆抗才攻下西陵,将步阐及同谋处死。

但是,孙皓并没有从步阐叛吴投晋中吸取教训,巩固内部,仍然一如既往,所以情况越来越糟。

毕竟,张悌是一个忠于东吴的人,眼看着东吴必将灭亡,还是要进行抵抗,并做好了死在沙场的思想准备。

踏着正月的寒气,晋朝的各路大军出发了。

琅琊王司马伷率领数万徐州诸军,从下邳进到涂中。随即,他就派出琅琊相刘弘等继续前进,直逼长江,意图是牵制吴军,使其不能互相救援。

扬州的 10 余万军队，在安东将军王浑的指挥下，从寿春出发，分别向横江、淝阳方向进击，很快就歼灭吴的护军李纯。占据高望城后，又攻打吴将俞恭，取得胜利，打死很多吴军兵士，获得不少军用物资。同一天，参军陈慎攻打淝阳、濞乡及吴的牙门将孔忠，也取得了胜利，并俘虏吴军周兴等五个将领。

在这样的形势下，吴在江西方面的厉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等，皆因惧怕晋军的攻打而投降。

这时，吴右丞相张悌及其指挥的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诸葛靓，率领 3 万吴军的精锐部队到达牛渚。他们是受孙皓的派遣渡江迎击晋军的。

沈莹对张悌建议说：“晋在蜀地训练水军已经很久了。吴在上流的军队，向来没有戒备，有名的将领都死了，皆是年少的人指挥部队，恐怕不能抵住晋军，这样，晋的水军必然来到这里。我们宜于积蓄人力物力，等他们到来时，与之对阵，若有幸打胜了，江西自然就没有问题。现在渡江去与晋的大军作战，万一不幸失败，就彻底完了。”

“吴国将要灭亡，不管聪明还是愚蠢的人都看得清，这已不是现在开始的啊！”张悌摇头又叹气地说，“我是害怕晋的蜀地水军到达这里，使我们的人心惊惧，就不可收拾了。如今我们渡过江去与晋军一决死战，要是败了，为社稷而死，也就没有什么遗恨的了。要是打胜了，晋军退去，士气大振，便可以乘胜西上，堵住晋军前进的道路，就不用担忧不胜了。如果像你说的，到时候众士兵散尽，坐等晋军前来，君臣全部投降，没有一个战死者，这不是一种耻辱吗？”

转眼到了 3 月，张悌、沈莹等挥军渡过了长江，进到杨荷。这时，晋军王浑的前锋、城阳都尉张乔率 7000 人也到达杨荷。张悌遂迅速指挥吴军把张乔紧紧包围起来，实施攻击。因晋军主力未到，众寡悬殊，张乔无法对战，便向吴军投降了。

张悌接受了张乔的投降,诸葛靓说:“进去把他们全部杀掉算了。”

张悌不同意,制止说:“强敌还在前面,不宜先这样对待弱小的,而且杀降者也是不祥。”

“他们是因主力未到,兵力少,难以敌挡,才以假投降来拖住我们,不是真的被降伏了。若舍弃他们往前走,必然成为后患呀!”

张悌还是没有采纳诸葛靓的意见,派人安抚一下张乔和他的军队,又继续前进了。

当吴军越过杨荷不远,到达板桥时,就与王浑的主力军司马孙畴及扬州刺史周浚的军队遭遇了。狭路相逢,双方摆开阵势,开始了一场激战。

吴军中首先出阵的是沈莹。他率领丹阳的5000名精锐兵卒,连续三次冲向晋军,不但没有冲动,反而损失了两个将领,不得不退了回来。在后退的过程中,部队混乱了。

看到吴军已败,晋军的薛胜、蒋班奉命出击。他们乘胜追杀,势头很猛。时间不长吴军就全部崩溃,兵士们四散奔逃,将领们想阻止也阻止不住。原先投降的张乔,又从后面杀过来。处在前后夹击中的吴军,遭到惨重的失败。

诸葛靓的身边还有百余人,他想带着这些败兵逃走,便派人前去迎接张悌,张悌却不肯走。诸葛靓亲自过去拉住他,说:“存还是亡,皆为天命,不是你一个人所能支撑的,为什么自己去找死呢?”

张悌的泪水流了出来,叹息着说:“仲思,今天是我的死日啊!我很小的时候,便为你家丞相所识,并提拔重用,常常担心不能尽忠而死,辜负了名贤的知遇和照顾。如今能以身殉社稷,还有什么说的呢?”

诸葛靓再三劝说,再三拉张悌走,张悌就是不动,诸葛靓才流泪而去。走出百余步,回过头再看,晋军已经围过去,把张悌杀了,

沈莹、孙震也都被斩。

吴军失败了，王浑率领的晋军进到大江边停下来，等待着王濬大军的到来。扬州别驾何惔向扬州刺史周浚建议说：“张悌指挥的全吴精兵在这里败灭了，东吴朝野莫不震慑，现在王将军已破武昌，乘胜东下，所到皆克，吴土崩瓦解之势已经定了，宜速速挥军过江，直指建业，可以不战而擒拿到吴王。”

周浚很赞成这个意见，就与何惔一起去见王浑。何惔说：“您很熟悉这个奥秘，但要谨慎，以免出错。”

听完何惔的陈述，王浑说：“我接受皇上的诏命，就是屯在江北，以抗吴军，使他们不能轻进。王濬虽然勇武，难道能独立平定江东吗？如今过江违反了皇上命令，胜了也没什么好，若是不胜，是很重的罪呀！而且诏令王濬要受我的节度，所有的舟楫，要全部到来啊！”

王浑到底没有听进何惔的话，把兵马屯于长江北岸。

在武昌方面，王戎领兵离开项城，翻越大别山南进，攻打吴武昌和江夏两郡的江北诸地。他派参军罗尚、刘乔等为前锋，所到之处，吴将杨雍、孙述，以及江夏太守刘明，都率部投降了晋军。到长江边时，吴牙门将孟泰及蕲春、邾县也均降伏。这样，王戎就和武昌的吴军隔江对峙了。

杜预都督荆州兵攻打江陵，一时未能得手。

王浑、王戎屯兵于长江北岸，杜预未攻下江陵，这些军情很快报给了贾充。这位统一指挥晋军的大都督，本来就反对这次征讨，对胜利也没有信心，此时更害怕了。尽管自己不赞成，可要是失败了，不同样得承担责任吗？必须尽早表明态度，免得最后跟着吃亏。于是，他便给皇帝上表，提出要退军。表中说：“吴未必能够很快平定。到了夏天，江淮一带雨多地湿，疾疫一定会起来，宜于现在就召集诸军撤回，以后再作图谋。”

司马炎看到这份上书,知道贾充的思想还不通,固执他原来的观点。好在各路大军都在行动,贾充虽为统帅,也起不到决定的作用,就没有多说什么,坚持没有改变伐吴的决定。

贾充便不敢再多说了。

波涛滚滚的长江,汹涌澎湃地向东流淌。晋朝的水军船队,踏波犁浪顺流而下,向东进发。

指挥这支水军船队的王濬,虽然已70岁,但仍精神抖擞,充满必胜的信心。这个家享2000石的世子,从小就博涉典籍,大有宏志。参与征南军事后,深得羊祜的赏识,说他有天才,可以重用,因此很快当了车骑从事中郎。当巴郡太守时,因和吴边界相连,兵士很苦,百姓生了男孩多不愿养活,王濬就严格法律,百姓养大男孩,为他提供了兵源。后转为广汉太守,对百姓很好,深得民心。任益州太守后,奉命在蜀中修造战船,建立水军。他也是个灭吴的主战者,如今率领他修造的战船训练水军,颇为得意。特别是进到江州时,接到皇帝的诏令,提升他为平东将军,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和平南将军胡奋皆受他指挥,这更使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路击水前行,很快到达涪陵。在这里,王濬派参军李毅率陆军自彭水东出,夺取武陵,在巴陵会师。然后亲率7万水军,沿长江东下,并以唐彬为前军,攻打建平。因吴建平太守吾彦顽强固守,没有能够攻下,王濬便命令水军越过建平去攻打丹阳。在他看来,小小的建平,没啥了不起,不能因为它延误时间。

浩浩荡荡的水军继续东行,顺风扬帆,顺水行船,速度是很快的。可没行多远,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水中的铁锁、铁锥阻挡了船的行进。

这些铁锁、铁锥,是吾彦设置的。他自从得到晋军在蜀中造船

练兵的消息后，焦思苦虑对付的方法，最后想出了在水中沉入铁锁、铁锥的一招。

王濬似乎早就料到水路也不会平坦，所以听到这一情况，不惊奇、不慌张，让人把预先造好的数十条大筏划过来，在上面扎起一些披甲持枪的稻草人，命善水的兵士驾着筏子走在前面，将铁锥拖走。同时，又制作十余丈长、数尺粗的火把，灌上油，放在船的前面，遇到铁锁就燃起火把，将其烧断。这样一来，船队就没有阻拦了，顺水而下，直攻丹阳。

为保证王部攻打丹阳，杜预派参军樊显、尹林、邓圭和襄阳太守周奇等领兵沿江向西而行。在杜预策应下，王军很快夺取了丹阳，俘虏吴丹阳监盛纪，并攻下了西陵，杀了吴的西陵都督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等人。接着攻夺荆门、夷道二城。

当王濬挥军夺取荆门、夷道二城后，东吴都督孙歆从乐乡出兵迎战王濬，杜预又命牙门将周旨、管定、伍巢等领 800 人驾舟过江，袭击乐乡。周旨等人到达后，到处插上旗帜，在巴山上烧起大火。孙歆在前有攻打后有袭击的情况下，大败而回。周旨的伏兵混进孙歆的败兵中进入城内，直到帐下活捉了孙歆，占领了乐乡。与此同时，王濬指挥的水军也和东吴的水军在长江上打了一仗，击败并杀死了吴的水军都督陆景，征西将军施洪投降。

趁此之机，杜预发起了对江陵的攻击。吴江陵督伍延先是假投降，后列阵对抗，被杜预打败杀死。

在王濬攻克西陵的时候，收到了杜预的一封信，信上说：“足下尽摧了西藩，就要直下取建业，讨伐世世代代的贼寇，解救吴人于涂炭。以后就可以自长江入淮河，越泗水、汴水，沿河而上，以振奋之旅还都，这是从来没有的稀世大功啊！”

王濬读后非常高兴，急忙上表皇帝，报告了他已取得的胜利和灭吴的决心。司马炎十分满意，很快发出诏令，嘉勉王濬，并作了部

署：“王濬、唐彬东下，扫除巴丘吴军，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驱，直进建业。杜预应巩固零桂，停兵于衡阳。大兵过后，荆州南境当可传檄平定。杜预分万人给王濬，分7000人给唐彬。夏口平定后，胡奋以7000兵给王濬，武昌战事结束，王戎以6000人增援唐彬。太尉贾充移屯项城，统督诸兵马。”

接到司马炎的这个令后，王濬更是喜在心里笑在脸上。从字里行间，他读出了皇帝的意思，那就是要他不受杜预的指挥，而与胡奋、王戎一起攻夏口、武昌，即长驱东下进攻吴的国都建业，杜预的任务则安抚、稳定荆州。因此，他和唐彬得到杜预拨给的万余人马，已有8万余人，直逼夏口、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督武昌诸军的虞愚，不敢抵挡，全部向晋军投降了。

三月的长江，两岸葱绿，流水泛蓝，微风轻吹，细浪闪烁。王濬仍然以唐彬为前军。他自己随后跟进，向建业进发。

船抵三山时，遇到一支吴军。这是孙皓命游击将军张象率领的万余人的船队，前来抵御晋军的。可是，还未等交战，吴军就望风而降了。

消息很快传到建业，吴人大为震惊，惶惶不可终日。恰在这时，将军陶濬回来了。他原是率军赴交趾讨伐郭马的，到武昌听晋朝大军攻来，就领兵返回了建业。

孙皓传来陶濬，问道：“晋水军怎么样？”

“蜀船皆小，有二万兵，乘大船迎击，足以打败他们。”陶濬说。

“那好，”孙皓说，“我授你节钺，指挥二万兵，明日就出发。”

陶濬领命而出，准备第二天出发。可当天夜里，害怕晋军的吴军兵士，又都逃散了。

到了前方的军队，要么是打了败仗，要么是投降晋军，新集中的军队听说打仗就溃散了。这使孙皓感到没有了希望，不知怎么办才好，向身边的人问计。

光禄勋薛莹说：“看来只有请降一条路了。”

“凭现在敌我双方的情况，是挡不住晋军的。”中书令胡冲说。

孙皓沉思好久，便同意了这一不愿而又不得不愿意的方法，分别派人带着投降书前往王浑、王濬、司马伷处请求投降。

王浑接到孙皓的降书时，正值王濬船队通过三山，他让人送信过去，要王濬过来议事。

王濬心想，皇帝已有诏令，到了这个时候还议什么事？他指指船帆又指指建业，对送信的人说：“你回去报告王将军，风太大无法停泊。”

王浑听完送信人回报的王濬的话，十分生气。他后悔没有听何恽的话，一鼓作气打进建业，而在这里等待王濬，如今他却想抢头功。

不管王浑怎样生气，王濬指挥他的8万水陆军，没费太大的气力就进到了建业城里，接受了孙皓的投降，东吴至此灭亡。

几百年后，唐代诗人刘禹锡有感于晋灭吴，写了一首《西塞山怀古》的诗：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二 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内部之战

历史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从马背上、刀枪中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最初总是充满生机的。但从第二代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争斗,或者后党与后党之间,或者后党与宗室之间,或者是宗室内部,核心都是为了权力。其解决的办法,一是宫廷政变,二是使用武力。晋朝属于后一种。

司马炎灭吴之后,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 90 多年的三国分立,消除了相互混战的局面,同时采取了重农的政策和措施,使经济得到发展,出现了太康盛世。但到了第二个皇帝司马衷统治时期,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导致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战争祸乱,史称“八王之乱”。每一次动乱,都是一场流血的战争。

如同树有根水有源一样,后边的事情,总能从前边找到原因。“八王之乱”的爆发,根源于司马炎立他的儿子司马衷为太子上。

司马衷,司马炎的次子,从小就是一个昏笨、愚劣的白痴。他 9 岁被立为太子时,不少朝臣都认为不行,婉言劝说司马炎废掉他。侍中和峤每次和皇帝说起朝政大权时,总要为太子而忧虑,一次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可到了第二世政权时多伪诈,恐怕干不了陛下的家事。”

对自己的儿子,尤其是立为皇太子的儿子,司马炎还是了解的,知其愚痴,但却总是不表示态度,一次又一次默然不语。

卫瓘是太子少傅，应该说对司马衷这位太子是有感情的，但他从晋朝的政权巩固着想，认为太子不能亲政事，想劝皇帝将其废掉，可又不敢直言。有一次，司马炎在凌云台大宴群臣，卫瓘也参加了，他假装醉酒，跪在皇帝座位前，说：“臣下想给皇帝说件事。”

司马炎问：“卫公想说什么？”

卫瓘欲言又止，最后伸手摸着皇帝的座位，痛心地说：“这座位可惜了呀，可惜了！”司马炎很明白卫瓘话中的意思是指太子，却又生气地说：“卫公，你喝得太多了！”

已任尚书的张华，先因伐吴有功，都督幽州军事，又以文学才识，享有盛名，得到司马炎的信任。有一次，司马炎问他：“你看我用谁来继承皇位好呢？”

张华直言不讳地回答：“要说英明贤德，又属于陛下至亲的人，没有谁比齐王更合适的了。”

齐王司马攸是司马炎的弟弟，司马炎不愿把政权交给弟弟，因而对张华的话很反感，不久便把张华调去镇守边关了。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提废太子之事了。因此，司马炎死后，司马衷这个白痴就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宝座是权力的象征，却不等于坐上去的人就有了本事。司马衷当了皇帝后，仍然是白痴。他到华林园中游乐，听到蛤蟆叫，就问左右侍从：“蛤蟆鸣叫，是为官呢？还是为私呢？”

侍从想笑又不敢笑，只好胡乱回答：“在官地为官鸣，在私地就为私鸣。”

当时天下荒乱，老百姓没有饭吃，饿死的人很多，他却问：“为什么不吃肉粥？”

这样的皇帝，怎么能管理朝政呢？所以，政权就落到了以皇太后杨芷为首的杨氏后党的手里，而以贾南风皇后为首的贾氏后党，则发动武装政变。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战争，就从杨氏和贾氏两个后

党之间拉开了序幕。

司马衷能当皇帝，与杨氏后党也有很大关系。

司马炎的皇后，名叫杨艳，出自弘农郡华阴的杨氏世族大家，生了司马衷。她死后，其妹又继她当了皇后，很受宠爱。由于两个女儿先后为同一个皇帝当皇后，杨家也就以女得到重用。其父杨骏升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其弟杨珧、杨济也受到宠幸，加官晋爵，一时间杨家父子三人都握有重权。他们不愿废去司马衷。早在杨艳活着时，司马炎就私下对她说：“皇太子不能掌握皇帝大权。”言下之意是改立太子。杨艳极力反对，说：“立嫡以长，不论贤愚。”司马炎便没改变主意，想让杨氏后党辅佐他的儿子当皇帝。

成为第二个争夺焦点的，是司马衷娶谁为妻，因为这是关系到将来谁当皇后的问题。按司马炎的想法，准备娶卫瓘的女儿为儿媳，而贾充却想把自己的女儿贾南风嫁给太子。

贾充想让自己的女儿当皇后，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司马昭时期，就想把次子司马攸立为接班人。为此，他把司马攸过给他已故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制造舆论说：“天下是我哥哥司马师所取得的，继承我王位的应是桃符（司马攸小名）。”贾充看到了这点，便将自己前妻李氏所生的女儿贾荃嫁给了司马攸。可是，司马昭临死前却将权力交给了长子司马炎。这使贾充很失望，也不甘心。这次，他又想把妻子郭槐生的女儿贾南风嫁给太子司马衷，以便成为皇后。

时为宰相的贾充，在治绩上有一定作为，却与太尉、行太子太傅荀诩，侍中、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冯紵等相勾结，胡作非为。一天，司马炎问侍中裴楷：“现在的吏治存在什么问题？”

裴楷非常明确地指出，贾充是当前励精图治的最大障碍，说：“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没有像尧、舜那样，是因为贾充在朝内

啊！您应该招引天下的贤人，来弘扬政道，不宜给人以徇私的感觉。”

司马炎表面虽然没说什么，可心里也产生了反感。恰在这时西北氐、羌等少数民族起来反对西晋统治，司马炎便听从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统等人的意见，下诏要贾充到关中去镇守，称：“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煽动，害及中州。虽消灭了蜀吴的寇贼，可还未顾及到这些地方。不选好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外镇逆乱。非得用心腹，才能有所成，大匡其弊，不再为患不已。每想到这一困难，就忘了寝食。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很高，见识明远，武有折衡之威，文怀经国之虑，信誉能凝结人心，名声震动域外。使他握权就任，绥安宁静西夏，这样我就没有西顾之念，远近也能获得平安了。因此，以贾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假羽葆、鼓吹，给第一驸马。”

贾充不愿去镇守关中，就加紧了把女儿嫁给太子的活动。他通过妻子郭槐贿赂杨皇后及身边的人。杨皇后就去给皇帝司马炎说。

开始，司马炎坚持自己的观点，说：“卫公女有五可：有贤的传统，并且人丁兴旺，能生养，长得美，个头高，肤色白。贾公女有五不可：贾家传统好妒忌，人丁不旺，长得不美，个头矮，肤色黑。”

但杨皇后还是坚持娶贾充的女儿，多次劝说司马炎，荀颢、荀勖和冯统也在皇帝面前极力称赞贾充女儿长得漂亮，才德过人。司马炎最后就同意了。

在这节骨眼上，洛阳降下大雪，平地积雪二尺厚，贾充的军队不能出发；接下来，就是筹办太子的婚姻大事，贾充便没有西行，而是留任原职。贾南风这个 15 岁的女孩，就成了太子妃。

贾南风的确是个妒忌而有权诈的女人。当太子妃时，见到哪个宫女给太子怀孕，就痛打，使其流产。司马炎知道后十分恼怒，要把她废掉，皇后杨芷一而在皇帝面前为她说情，一面严厉地批评她。

贾南风不知内情,反而对杨皇后怀恨在心。

更令贾南风担忧的是司马衷的弱智,大臣们的微词,使这位皇太子随时都有被废掉的危险。一天,司马炎设宴招待太子宫中的大小官吏,然后密封一件需要处理的公文,派人送给太子,让其写好处理的方法,再交由信使带回。

面对公文,太子傻了眼,贾南风也急坏了。她忙从宫外请人来替太子写处置的方法。来人很尽心,引经据典,说古论今。内侍张泓提醒贾南风说:“皇上清楚太子没有什么才学,如果旁征博引,让皇上看出破绽,追查起责任来,就不好了。依奴才之见,不如把意思直接写出来。”贾南风恍然大悟,说:“你就替我认真写下来,以后我一定报答你的忠心。”张泓照做了,拟出草稿,又让太子抄一遍,送给了皇帝。司马炎看到后很高兴,当众拿给太子少傅卫瓘看,卫瓘局促不安起来。

终于蒙骗过关了。司马炎死后,司马衷当了皇帝,贾南风成为皇后,开始弄权,清除异己,终于引发了鲜血淋漓的战争。

司马炎病危之际,既顾虑贾南风的酷虐,又害怕杨芷及其父亲杨骏专权,因此让官僚王佑为北军中侯,掌握中央禁军;让司马衷的同母弟弟、秦王司马柬都督关中;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镇守要害地方,以加强帝室;并下诏以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佐司马衷。但是,杨骏和他的女儿杨芷却伪造遗诏,由杨骏独自辅政大臣。为了保住自己的大权,他排斥司马亮等辅政,广树亲党,让他的外甥任近侍之职,让党羽统领中央禁兵,同时大开封赏,取悦人心。凡有诏命,给皇帝看后,要入呈杨芷才能施行。

对此,贾南风极为不满,和殿中中郎将孟观、李肇二人商量对付杨骏的办法。她问:“卿等以为用什么办法可以诛老贼?”

孟观说:“臣有一计,可杀杨骏。”

“什么计？”贾南风问。

“不能自己干。”孟观说，“满朝皆是他的心腹，也不能与他们共谋。”

贾南风问：“那怎么办？”

孟观说：“娘娘可使人拿着您的书信，去报告楚王，令其以兵外应，方能诛灭，不然反而成内乱。”

“这个办法好！”

随之，贾南风写了书信，让孟观去见楚王司马玮。因当时朝廷上下都对杨骏的所作所为不满，司马玮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我已恨老贼很久了，需要我以兵入朝，方可行得。”

贾南风确信司马玮等人会以兵救应，就让司马衷下密诏，免去杨骏的一切职务。

与此同时，孟观对司马衷说：“杨骏谋反，想夺皇位，陛下应早捉杀他，不然我们就难讨其乱了。”

司马衷吃惊地问：“你怎么这样说呢？”

“臣已知道多日了，不能不尽忠啊！”孟观说，“望陛下火速降诏，让我们与楚王一起去讨伐他，动作慢了会有变故的。”

“老贼是想学王莽啊！”司马衷大声说。

很快，诏书就写好了，说杨骏谋反，命东安王司马繇率殿中400人及司马玮入朝，同孟观一起共同讨伐杨骏。

等杨骏发现时，已被孟观带去的军队紧紧地包围了起来；司马玮的军队也屯于司马门外，以候接应。杨骏面对突然的事变，不知怎么办才好。主谋朱振出主意说：“这是奸臣给贾后出的主意，不利于您。应该赶快火烧云龙门以威胁他们，索拿为首的肇事者，再发东宫和外营兵，拥护太子入宫捉奸人，皇上必然恐慌，斩杀他们，不然就难免灾祸。”

杨骏说：“云龙门是魏明帝所造，功费很大，怎么好烧掉呢？”

正在商量之际，孟观和司马懿领的兵马已冲了进来，放起大火，烧了杨府。熊熊的火光，浓浓的烟焰，烧得一片混乱。惊慌失措的杨骏，躲进了马房里。

有的士兵看到了，一拥而追过去，刀剑齐下，立即就将杨骏刺死于马房中。同时，其他兵士也捉住杨济、杨珧以及张劭、段广等人，并将其杀死。

太后杨芷知道这一情况时，已与外而隔绝，无法传递信息，她为她的父亲杨骏着急，忙在一块丝绢上写下一行字：“有人救得杨太傅，赏千金，封万户”，又令人用箭射出城外。

然后，杨芷又去找贾南风，责骂道：“无耻的贱人，先帝不肯要你这个泼贱，是我抬举娶你。现在你得志了，反来害绝我杨家，是什么道理？”

过去，杨芷在责备贾南风时，也多次使用过“贱人”。那时，她不敢吭声，现在，她不能忍受，早就憋在胸中的怒气，一起发作出来：“老贱人，你父亲谋反，所以诛灭他，你凭什么骂我！”

看到太后和皇后像泼妇一样对骂，宫人们便上前解劝，并送杨芷回了后宫。

贾南风没有走，她的气还没有消，对孟观说：“杨骏虽然死了，但皇太后并不仁义，必然有复仇之心。我想把她除掉，你有什么办法？”

“杨骏死了，皇帝无为，大权皆在娘娘手里，你何不矫诏将太后徙于金墉呢？”孟观出主意说。

金墉，是幽禁人的地方。很快，杨芷被迫搬到那里。

贾南风又听从孟观的建议，通过皇帝司马衷，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录尚书事，以尚书卫瓘为太保，同辅朝政。

司马亮掌握朝政后，恃权而骄，军队和国家大事，不和别人商

量，只与卫瓘两人独断，很快引起了不满。

司马懿和司马亮本来就互相瞧不起，关系一直不好。司马亮当政后，就秘密对贾南风说：“东安王司马懿掌握军队，权力太大了，更主要是他有异志，宜于早早除掉，免得后患。再用楚王司马玮领兵，就万无一失了。”

贾南风开始还有点犹豫。毕竟是司马懿领着军队去包围并刺死了杨骏啊！可她又一想，司马玮也是诛杨的有功者，何况又是皇帝的亲弟弟，也就同意利用皇帝的名义，以司马懿谋反为名，将其废为庶人。司马懿心里叫冤枉，但看到司马亮的权势很大，也只能忍气吞声而已。

司马玮是司马衷的弟弟，刚 20 岁，年轻气盛，凶猛暴烈，敢说敢做，但缺少谋略。他握有兵权后，就树立自己的威名，这使皇帝很担心。对司马亮，更是不怎么看在眼里，这使司马亮很不满意，就想夺其权柄。他找太保卫瓘说：“司马玮专立他自己的威名，非常跋扈，我想削去他的权，你有什么办法杀掉他？”

卫瓘说：“他其实没有什么错，怎么能害他呢？要削他的权，我有一计。”

“何计？”司马亮问。

“奏皇上，说司马玮功劳很多，更兼智勇双全，可封为大将军，使他回到封国去，这样，朝中的事就是你说了算。”

这件事，使司马玮对司马亮和卫瓘大为不满，怀恨在心。

司马亮是司马衷的叔祖父，辈份高，资格老；卫瓘性情刚直，直言敢谏，过去提出废司马衷的太子之位。由这两个人掌权，贾南风总是不放心，便想借司马玮之手除掉司马亮和卫瓘。她传皇帝的密诏给司马玮说：“司马亮和卫瓘谋反，你派兵前去将他们废掉。”

司马玮接到密诏后，思考了一会，想上奏，以验证此事，但送诏的人说：“这一来就把事情败漏了，岂不是违背皇上下密诏的用心

了吗？”

生性粗率的司马玮，没有再多想，又加上对司马亮和卫瓘的私怨，就连夜集中军队，并传下手令说：“司马亮和卫瓘二人图谋不轨，想废掉陛下，绝我先帝大统。现在我奉皇上之命，免去他们二人的官职。皇上还命我都督各路军队。我命令，朝廷内的卫队要严加戒备，宫外的军队可随我前去二人府第，讨伐忤逆。望诸位将士尽忠效力，事后当论功行赏。”

司马玮部下的大将李肇，领着 500 禁兵，首先包围了卫瓘的住处，入内将卫瓘和他的儿子卫恒及孙子九人捉拿，押解到市曹斩首了。

当军队包围了司马亮的府第时，司马亮泼口大骂：“汝等小人，怎么敢来拿我？”

李肇说：“奉圣旨杀公。”

“我的忠心，可对天地啊！”司马亮说，“你们怎么能枉杀无辜！”

尽管如此，司马亮还是无法抵抗，束手就擒了。

六月天气，十分炎热，司马亮坐在囚车里。士兵们可怜他，让他坐在下面，用扇子为他遮荫，快到中午了，也没人敢动手杀他。

司马玮看到这种情势，大声宣布说：“谁先斩司马亮，赏布 1000 匹。”

重赏动人心。司马玮的话一落地，士兵们利刃齐下，司马亮顿时被砍得血肉模糊。

一场屠杀过后，消息不胫而走，人心惶惶。皇帝司马衷也听到了，说：“司马亮是老臣，若有异心，岂能等到现在！”

贾南风心里有些惊慌，怕皇帝追问，没敢说话。

“我看司马玮谗佞凶猛，屡屡违背我的旨意，若不早除，以后必然反我。”司马衷说。

一位侍臣忙说：“既然如此，不如迅速讨伐他。”

司马衷说：“他掌兵权重，用什么办法控制他？”

“太子少傅张华足智多谋，和他商量，必能讨司马玮。”

张华被找来了。司马衷问他：“司马玮握有大权，恐怕以后难以制服。我想诛掉他，你有什么高策？”

张华说：“他既诛太宰、太保，权威就全归他了。圣上宜在此时以诛杀二人之罪诛灭他，谁还敢乱？”

“这个办法好！”贾南风没等司马衷说话，首先赞扬起来。她是想拿司马玮当替罪羊。

“将士们不明真象，以为杀太宰、太保是皇上的旨意，就听信了他的谎言。”张华又说，“现在应当赶快派遣使臣打出标志旗去解散外面的军队。”

很快，殿中将军王宫到了外面，摇动旗帜说：“楚王谎称诏命，谋杀汝南王及太保，圣上已知，诏命我等前来收执。汝等大小将校，各自回营，不许护送。”

士兵们一听这话，纷纷扔下兵器回营了。不一会儿，司马玮身边就没有人了，被王宫捉了起来。

贾南风又让司马衷下诏将司马玮处死。司马玮临死前，从怀中取出他接到的诏命，流着泪交给监刑官看，语不成声地说：“我确是受诏行事啊，本是为着匡扶社稷，现在却成了罪名。我的生命是先帝所赐，如今不明不白而死，求你们这些活着的人将来有一天替我昭雪啊！”

贾南风一箭双雕，除掉了司马亮和司马玮，但她自己又不能直接出来掌权，仍然得找人来顶替缺位。因张华在关键时刻解了她的围，她就通过皇帝司马衷委任张华为少傅、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是个聪明人，他熟悉朝中的争斗，也了解皇帝和皇后，更

知道那是不好干的差事,就上表坚辞,不愿受领此职。

不愿干就算了,自然会有别人。贾南风这样想着,打算劝皇帝作罢。可贾谧却说:“张华出身于儒雅门第,又有筹略,进没有逼上之心,退为大众所信赖,可以将大事托付于他。依臣之见,可以倚重于他,主持政事。”

贾谧是贾南风的侄子、皇帝的近侍,他的话,贾南风深信不疑,司马衷便没同意张华的辞表。

张华只好领受其职,与贾模、裴顾等人一起尽忠辅政。当匈奴郝度元与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各以兵5万反晋,杀北地太守、自称为大王时,司马衷命征南将军、赵王司马伦和雍州刺史解系前去征讨。在分路迎击还是集中迎击的方法上,两个人意见不一,都上表皇帝。司马衷难以决断,又是张华出来说:“陛下可使梁王司马彤去代替司马伦领兵。”司马伦不满意,通过人贿赂贾南风,贾南风想命司马伦为录尚书事,因张华和裴顾等人反对而未成。司马伦不但恨张华,也想报复贾南风。

虽然贾南风对这件事也不满意,但没有多想。此时,她最大的心病是太子司马遹。她总觉得,太子的存在是对她的威胁。

司马遹是司马衷的儿子,为谢夫人谢玖所生。谢玖原是司马炎的才人。司马衷纳妃之前,司马炎考虑到儿子年纪还小,就派谢玖前去服侍其寝卧,就怀了身孕,生下了司马遹。他从小就很聪明伶俐,深得司马炎的喜爱,曾想废子立孙为太子。

贾南风对此很害怕,她常说太子如何狂妄骄傲,如何没有才学,如何不自重,同时制造了一次事端。一天傍晚,她派人去告诉太子,说皇上要召见。待太子到后,她让侍女陈舞端来三升酒、一大盘菜,说是皇上赐的,要太子全吃下去。

司马遹说:“我平素很少喝酒,这三升酒实在喝不下去。”

“你平素在皇上跟前喝酒是很愉快的,这会子怎么不喝了? 这

酒可是皇上赐与你的。”贾南风从旁说。

“皇上赐的酒，我不敢推辞，可让我喝一天也喝不下三升啊。”司马邈说，“现在我饭也没吃，恐怕身体吃不消。再说，还未蒙皇上召见，喝了酒怕出丑误事呀！”

“不孝啊！”贾南风说，“皇上赐的酒都不肯喝，是怕里面有什么不洁之物吗？”

这几句话，激得司马邈没了退路，将酒喝了下去。顿时，神志不清起来。

这正是贾南风预想的结果，她拿出早让黄门侍郎潘岳模仿司马邈口气写的一篇祷告文字，让侍女对司马邈说：“皇帝让你把这篇文字抄一遍，皇上等着用呢。”

迷迷糊糊的司马邈，便执笔抄写了。

贾南风立即将此文字送给司马衷。司马衷看后大怒起来：“太子竟然写这样大逆不道的东西，赐死！”

原来，上面写的是：“陛下应该自己了结生命，否则，我将入宫了结；皇后也应赶快自己了结生命，否则，我将亲手了结。与谢夫人已约定共同发难，不要犹豫不决，导致后患……”

由于张华和裴顾极力开脱，司马邈才免死，但被废去太子之位，将其送到许昌幽禁起来。

对此，朝野上下愤愤不平，有的人就联络张华和裴顾，商量废去贾南风，迎回司马邈。但张华、裴顾害怕贾南风，又担心不能成功，不敢参与。于是这些人又把希望寄托在司马伦的身上，就去游说他：“贾后这个女人太凶悍跋扈了！她废黜太子，使国家没有了嫡亲的继位人，社稷将要危急，朝野上下愤愤不平，一场推翻贾氏的兵变，势在难免呀！”

司马伦静静听着，没有吭声。

“而您平日与贾氏过从甚密，人们私下传言您早就知道贾后废

太子的密谋,却不加阻止。”游说者继续说,“万一事急有变,您也难脱干系。您为何不率先起事,以洗脱自己的罪名呢?”

司马伦凝神听着,仍然没有表态。等游说者走后,他才对谋士孙亮说:“此人讲的有道理,我打算像他说的那样去做。”

孙秀说:“太子性情很刚烈,是很难被打动的。他早就把我们看成是贾后的私党,现在我们即使为他的复位出了死力,他也不会感恩戴德,倒会认为我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

“你说该怎么办?”司马伦问。

“依我看,”孙秀说,“咱们不如按兵不动,让贾后先下手害了太子,咱们再出面为太子复仇,废黜贾后。这样,既为社稷立了大功,又能免于后患,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随后,一个消息四处传播开了,说有人准备废贾后,迎立太子。这是司马伦派人传出的。

贾南风虽然废掉了司马邕的太子之位,但始终为太子的存在而焦虑不安,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恐慌,心想,我先把她杀掉,绝了你们的念。因此,她让太医令程据亲制了能致人死命的毒药,派人送往许昌宫,命那里的看守寻机让太子服用。

被囚禁起来的司马邕,时时都在防着别人用毒药害死他。看守人员没找到机会,就用棒子朝他的头和脸猛击,终于被打死。

这确实是个十分好的借口,司马伦当然不放过自己制造的机会,立即联合他的兄弟、梁王司马彤和司马攸的儿子、齐王司马冏等人,对贾南风发了难。

四月之夜,微有凉意,漆黑而又寂静。司马伦以皇帝诏书的名义命令三军司马:“皇后杀了太子,现在你们立即入宫去废黜皇后,敢不从命者,夷灭三族!”

人们对贾南风的专权早有不满意,尤其对她杀太子之事愤而不平,一听说有诏令要废她,都十分称心,在司马伦、司马彤、司马冏

的带领下，向宫中涌去。

贾南风最先见到的是司马冏。她估计事情不妙，大惊失色地问：“你为何进宫？”

司马冏冷冷地回答：“我奉诏前来拘禁你。”

这时的贾南风已有些慌不择言了，说：“诏书当从我发，你有什么诏书。”

“诏书乃圣上亲发，你有什么说的。”司马冏说着挥了一下手。

军士们一拥而上，推着贾南风向外走。贾南风边走边朝着司马冏的方向大喊：“陛下有妇，使人废之，朕宫不宁，朕心不安。”

司马冏

掌握大权不久就又不满足了。很快,他便废掉司马衷,自己当上了皇帝。从此,他大封爵号,连他的奴卒使役也加以爵位,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恨。

本来对司马伦专权就愤恨的司马冏,对其当皇帝更是不能容忍,他秘密召来偏将军王义说:“现在司马伦篡位,我想起兵讨伐他,迎皇上返宫,你有什么办法来匡扶天下?”

王义说:“假若要举大义,可传檄召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及新野公司马歆并匈奴左贤王刘渊,令其联合率领诸侯军,共同讨伐篡逆。若诸侯王领兵前往京都,几路夹攻,可诛其党,复迎原先的皇帝返位,就是大的功劳啊!”

“你的谋略很合我的意思。”司马冏很赞成这样做,随后就派人持檄往各诸侯处去联络,使其出兵讨伐司马伦。

司马冏的檄书,得到了迅速的响应。

成都王司马颖得到檄书后,召来邳令卢志问:“孙秀的主意,让司马伦篡位。如今齐王司马冏传檄各王,想以兵讨伐孙秀,我怀疑兵少不顶事,你看怎么样?”

卢志说:“顺应人心讨伐篡逆,百姓必然不召而自至,宜从之。”

司马颖听信卢志的话,立起招军旗,果然远近都响应,时间不长就有了十多万人。尽管如此,司马颖还是犹豫不决,未能发兵。这时参军孙洵说:“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诛之。”

这话坚定了司马颖的决心,立即挥军出发。

河间王司马颙与司马冏有隙,虽然收到传檄,不但没有响应,反而派张方领兵去援助司马伦。恰好有人来回报说:“齐王司马冏和成都王司马颖的兵力很强,士气很旺盛,已经有了40万人。”

司马颙马上召进张方说:“现在齐王和成都王军队强大,你不要救助赵王,去应齐王之召吧。”

张方领着5万人响应司马冏,几乎同时,长沙王司马乂也起

兵，新野公司马歆、左贤王刘渊等也挥军赶来。这样一来，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颖和司马颙从南方来，刘渊从北方来，一齐向洛阳进军。

司马伦惊慌了，问孙秀：“怎么办？”

“军来将对，水来土掩。”孙秀说，“皇上不需惶恐，遣将迎战就是了。”

经过一番讨论，司马伦派出两路兵马，一路是孙辅、张泓、司马雅，迎击司马冏；另一路是孙会、士猗、许超，迎战司马颖，每一路都是10万人。

张泓出阵后，和司马冏对阵不久，就被打败，损兵4万多人，不得不后退30里。刚刚站稳脚跟，司马雅说：“敌众我寡，很难取胜。今天对方取胜，必然无所准备，不如夜里以兵去劫营，可以捉到司马冏。”

“这是个办法。”张泓同意了这个建议，便在深夜领兵前往司马冏的军营。

这种做法被司马冏猜到了，并且做好了准备。张泓和他的兵士到达时，看到的是一座空寨。当发现中计时已经晚了，四面号炮响起，有兵马杀出，把张泓围在中间，激战到天明，司马雅领兵来援，张泓才突围而出，大败而回。

在黄桥，孙会、士猗等人的兵马和司马颖的军队相遇。卢志和许超交战，遭到失败，退后40里。

司马颖有点动摇了，说：“敌兵很盛，我们不如返回。”

卢志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打了一个败仗就惊怕呢？今天我军失利，敌有破我之心，不若再组精兵，昼夜倍道，出敌不意，用奇兵击之。”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司马颖领军绕道攻打孙会、士猗等人的军队时，其兵还未吃上饭，闻敌而惊，很快溃散，退到溴水边。卢志分

兵从两边夹攻，杀败了孙会之军。

洛阳城外，烽烟滚滚，刀枪闪闪。已经60多天了，双方伤亡十多万人。而城内，形势岌岌，人心惶惶。连官员和将士，也想诛灭司马伦及孙秀。守城的王舆，在内外压力下，率700营兵起义，杀死孙秀，废黜司马伦，拥戴司马衷复位。同时，打开城门，迎进司马冏、司马颖等人的军队，司马伦及其党羽皆被打死。

同是讨伐司马伦，却各有各的想法。司马冏是因为封他为游击将军而不满足；司马颙开始没想讨伐司马伦，反而想派兵救助，是看到大势所趋才改变的；司马乂是想让他的弟弟司马颖当皇帝，因为都是司马炎的儿子，怎么就不能呢？他在起事前亲自对司马颖说过：“天下者，是先帝之业，你成都王应该维持。”至于司马颖，当然也很明确，做皇太弟，继司马衷当皇帝。

这些想法，都深藏于内心里，在对付共同仇敌的时候，是潜伏着的，一旦将仇敌打倒，就完全暴露了出来。司马伦败之后，司马冏以大司马之职入朝辅政。他一掌握大权，就树立党羽，骄奢无礼，沉于酒色，连皇帝司马衷也不愿见，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失望，连他的大司马主簿顾荣也故意终日饮酒酣醉而远离他；东曹掾张翰看到司马冏专政骄横、擅用小人，就和同郡顾荣一起在秋风中驾船回归故里。

河间王司马颙更是恨在心里，他在讨伐司马伦时派出的部将李含，因与司马冏的部将发生矛盾，回来鼓动司马颙说：“成都王司马颖是你的至亲，又有大功，甚得人心。齐王司马冏越权专政，朝廷侧目，应该传檄长沙王司马乂，使其讨伐司马冏，司马冏必然诛司马乂，你再以此为罪名讨司马冏，去掉他而立司马颖为皇上，这也是安定社稷的大功啊！”

“这个办法不错。”司马颙说。

随后，司马颙就派人上表朝廷，陈述司马冏的罪状，请长沙王

司马乂出兵废除司马冏，由司马颖辅政。与此同时，令李含、张方率军前往洛阳，并派人刺杀司马冏。

司马冏最初听到有兵来讨伐他时，有些害怕，立即召集人商量对付的办法。尚书令王戎说：“司马颙和司马乂二王的兵力很强大，难以阻挡。您不如以王就国，让出权力，可求得平安。”

“汉魏以来，王侯回到封国，哪有保妻儿平安的？”王戎的话音未落，司马冏的从事中郎葛旂说，“谁再说这个就斩！”

不许人们说让权，主战就占了上风。司马冏自为大都督，统率军队迎战。

这时，逼近洛阳的军队，一是司马颙，二是司马乂，另外还有司马颖派出援救的军队。

早在司马冏刚专政时，新野公司马歆就建议说：“我看成都王司马颖的兵权太大，若有事变，难以控制，不如早些削掉，以除后患。”

“你说得对，容我以谋夺之。”司马冏说。

也有人司马颖说：“司马冏专政，必然不容你们这些皇上的至亲，不如早打主意，免除后患。”

司马颖拿不定主意，问卢志，卢志说：“大王应先回去，因为功勋是不能分成两份的。两雄不能并立，不如说王太妃身体有病，请求回去省亲，把大权交给司马冏，这样您就能收四海人的心，等待他有罪时再讨伐，就可以成功了。”

司马颖听了卢志的话，辞别京都回到邺，表彰有功的人，又请求运河北的米粮，赈济饥民，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现在，当司马颙和司马乂讨伐司马冏时，他又派兵参加了。

双方军队展开了激战，洛阳城内飞矢如雨，火光冲天。经过三天混战，司马冏兵败被杀。司马乂成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了中央的大权。

司马颙默默不乐,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司马冏败亡了,大权却落到了司马乂的手里,怎么能甘心呢?

司马颖更是如此。司马乂说让他当皇帝的话没有兑现,因而他恃功骄奢,不愿理事,又感到有司马乂在,他不能随心所欲,就想联合司马颙一起攻打司马乂。

卢志阻拦说:“您委权辞宠,现时的声名和威望很好,宜屯兵关外,文服入朝,这是仅次于皇上的大王之事。”

司马颖摇摇头,表示不赞成。

因司马乂是司马炎的第六子,司马颖是第十六子,参军邵续说:“人有兄弟,如左右手。如今您想当天下之敌,而先废一手,可行吗?”

司马颖仍然听不进去,即派人去会司马颙,要一起上表,说司马乂论功不平,与仆射羊玄之、将军皇甫商专权,请求让司马乂还国,诛灭羊玄之等人,并威胁说:如不这样,就起兵攻打。

司马颙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可是,当他们的表到达司马衷手里时,这位皇帝立刻颁诏说:“司马颙、司马颖要敢举兵前来,我就亲率军队讨伐他们!”

这诏更加惹怒了司马颙,他以张方为都督,带精兵七万人向洛阳前进,同时还遣刺客暗杀司马乂。

司马颖也到达于朝歌,以陆机为前锋都督,率王粹、牵秀、石超等20多万兵马向洛阳进发。

司马乂亲为大都督,统帅13万军队出征。首先是皇甫商出战张方于宜阳。交战十多个回合,皇甫商没有打过张方,大败而走。

这时,三方聚集在洛阳周围的总兵力达到30多万,连续争战三个多月,死伤八九万人。因此,城内缺粮,军队和百姓都处于饥饿之中。

在此之际，司马颖军中陆机与王粹为争权不和，司马颖听信挑拨，派人捉打陆机。司马乂趁这个机会命司马翊领 5000 兵出击，打败了司马颖的军队。

司马乂这次出征时，将皇帝司马衷也带上了，所以当他带着皇帝经过张方的军营时，张方不敢交战，后退 50 里。士兵们害怕，想逃走，张方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虽然败了，不足惊惧，况且善用兵的人，可以因败而胜。现在我们就近前作堡垒，出其不意，这是奇策啊！”

果然，张方于当夜挥军前进，到达距洛阳 7 里的地方，修筑数层堡垒，用城外仓里的谷子军用，打算等城里的粮食尽了，再发动进攻。

一直观察形势的东海王司马越，虽然早已妒忌司马乂，但又感到自己兵力不足，看到司马颖和司马颙起兵，把洛阳围困了很久，就想为内应。他悄悄对殿中诸将士说：“他们各以强兵来攻，并不是因为皇上，而是恨司马乂为政不均。如今城内无粮草，外面无救兵，不久全城都会被擒的。你们为什么不在夜里和我一起把司马乂抓起来？这样，城外的兵就会不战而去，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被饥饿、冷冻和厮杀折磨了很长时间的将士，全让司马越的几句话动摇了，立即跟随司马越去逮捕了司马乂，同时派人去向司马颙和司马颖求和。张方的军队进入洛阳，秘密烧死了司马乂。

冒着七月的酷热，一支大军向北进发，前去攻打司马颖，东海王司马越是大都督。更引人注目的是，皇帝司马衷也在这支队伍中，和他走在一起的是洛阳左卫将军陈旌，充当护卫。

司马乂死后，身在长安的司马颙，任太宰、大都督，在邺城的司马颖，立为皇太弟，即皇帝的法定继承人。这些，惹起了人们的怨恨。尤其是他们让张方用武力废了皇后羊氏和太子司马覃，更使朝

野上下人心骚动。司马越对此极为愤怒,对左卫将军陈旌说:“他们废了皇后、太子,自立太弟,必然再废皇上。若不讨伐他们,其阴谋就成了,你要助我一臂之力,杀这些跋扈的人。”

“只要殿下您肯做主,我愿效力!”陈旌说。

就这样,司马越和陈旌带着军队去对司马衷说:“请诏严讨司马颖。”

司马衷同意了,司马越先恢复皇后和太子的身份,并留太子司马覃监国,司马衷和军队一起行动,一边行进,一边派人传檄四方,到达安阳时,已有10多万人马。

看到皇帝亲自来征讨,司马颖还是有些忧虑的,便召集群僚问计。东安王司马繇说:“皇上亲征,宜于释甲编素,出道请罪。”

“怎么能请罪呢!这不是束手就擒吗?”司马颖反问,当即决定率5万兵出城迎战。

司马颖的部下有个叫陈昭的,是陈旌的弟弟。他看到皇帝亲自统帅大军,哥哥又是将军,便趁机逃出,跑到司马越的营中。

此时跑来这样一个人,司马越当然求之不得,热情欢迎,详细询问了邺城中的情况。

陈昭讲了城中的情况后,说:“邺城中的军民听说皇上亲征,人心离散。”

司马越放心了,心想,原来城中没有什么准备,这下可以捉拿到司马颖了,因而放松了警惕。

司马衷统帅的这支军队,继续向北前进。到达汤阴时,司马颖的军队突然杀过来,矢如飞蝗,石似急雨。这出乎司马越的意料,他忙令军士还击,已经来不及了。司马颖的部将石超挥军驰进军中,司马越的兵将经不住冲击,四处溃散,司马越本人也急急逃走。司马衷颊上中了三箭,侍中稽绍以身护卫。司马颖的兵拉下稽绍要斩,司马衷说:“此忠臣也,你等勿杀他!”

兵士们说：“太弟有令，唯陛下一人，其余全部不留。”

说着剑落，稽绍即死，鲜血溅在司马衷的衣服上。石超赶来，将司马衷俘去。

司马颖打败司马越，把司马衷留在邺城，不让他回洛阳。

又过一个月，天气更炎热了。兵败的司马越，感到愧丧，吃不安，睡不宁，又想不出办法。手下人孙惠对他说：“您虽大败，尚可恢复和重振起来。”

“用何办法？”司马越忙问。

“邀请连结各藩镇，同样奖励王室，等候时机再共同举事，就可以保证没有危险了。”孙惠说。

司马越采纳了这个办法，以孙惠为记室参军，派人四出联络，结起对付司马颖、司马颙的党羽。

幽州都督王浚，非常积极地起而响应。早在司马颙、司马颖、司马冏讨伐司马伦时，王浚始终持中立态度，他所部的军民，一律不得参战。对此，司马颖怀恨在心，总想谋害他，这时又称诏让王浚到邺城去。王浚知道，中立是不可能持久的，与其到邺城去受治，还不如同司马越一起反对司马颖。于是，他派人和乌丸国王、鲜卑段务勿尘等人联系，带领10多万兵马，来会司马越。司马越的弟弟、东瀛公司马腾，也领着人马而来。这样，司马越又有了20多万军队，合力攻打邺城。

怎样应战？司马颖召集人商量办法。王戎说：“乌丸、鲜卑兵强悍，不能轻视，只宜同他们讲和。”

“王浚等人是无用之辈，何必同他们讲和！”石超说。

“将军错了，我看王浚任用贤才，更有士广民强。田坚、田许都为智谋之士，沈已、逢纪尽是忠臣，负责军事；贡良、宋丑勇冠三军，为什么说他们是无用之人呢？”王戎说。

石超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王浚兵虽多，可立法不严，军

容不整。田坚刚而犯上，田许贪而不洁，沈已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贡良、宋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更是庸碌之辈，再多又何足道！由此可知王浚无用。”

“石将军说的对。”司马颖的话，决定了对司马越的应战。

可是，战斗的结果与石超的分析相反。司马颖率军迎战时，却失败了，只得带着皇帝司马衷向南退走。张方奉司马颙之命前往援救也无济于事，便挟持司马衷西迁长安。

不久，司马颙废掉了司马颖皇太弟的位置，又立司马炎的第二十五子司马炽为皇太弟，他自己都督中外军事，控制了皇权。

司马越虽然打了胜仗，可并没有得到权力。皇帝司马衷也落到了司马颙的手里，自己反而被罢免了官职，心里恨恨的。

中尉刘洽来对他说：“张方劫迁皇驾，又一次废了皇后，罪恶弥天。不要说先帝的在天之灵不容，天下人臣都共怒了，您为什么不传檄天下，迎皇上回返旧都，而坐视他们胡作非为呢？”

“恨我力量不足，恐怕难以讨伐啊！”司马越说。

“东平王司马楙现督徐州，兵精粮足，若能得到徐州，就可以成就大事了。”刘洽说。

司马越犹豫一会儿，问：“他能让出徐州吗？”

“徐州长史王修，能言善辩。”刘洽说，“您把他召来，请他说服司马楙将徐州让给您，就能成。”

这件事果然成功了，司马楙离开徐州，自为兖州刺史。

司马越到达徐州后，即以此为基地，率兵讨伐司马颙。这时，东方一些对司马颙不满的司马氏诸王，也共推司马越为盟主。

司马越率领的军队，一路前进，打败了司马颙派出迎战的司马颖和张方的部队，直逼长安。

司马颙害怕了，想罢兵讲和，又估计张方肯定不愿意，就秘密

召来张方帐下督郅辅，说：“司马越等起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过错，而是痛恨张方将皇上劫来长安，并废了皇后和太子，所以才来讨伐。如今他们的军力强大，士气旺盛，是难以抵挡的。”

郅辅听着，心中狐疑。他知道，张方的一切行动，都是要司马颙指使的，但却不敢说出来。

司马颙又说：“现在司马越派人入朝上奏，说只要杀了张方，奉皇上还都洛阳，就罢兵。如今有密诏，说有人能诛张方，解围长安之兵，封万户侯。我便召你来，非你不能杀张方啊！”

郅辅明知司马颙的话都是假的，可万户侯对他来说，却有着巨大的引诱力，便顺水推舟地说：“既然皇上有诏，我就去斩张方，把头送给司马越，以解长安之围。”

司马颙说：“你要是斩了张方，退了兵，我保你为万户侯。”

夜里，郅辅果然领人把张方杀了，砍下头送给司马越，请他罢兵讲和。

司马越此时不同意讲和了。他想，当初我告诉过你，只要把皇上送回洛阳，就和你分而治陕，你却听信张方的话，不肯这样做。如今，你要这样，我还不愿意呢。这样想着，即派祁弘率军攻打长安。

司马颙没法，只得命林成领五万兵出城迎战。双方对阵，祁弘大骂：“司马颙阴谋劫持圣驾，专政害民，你赶快将他的头献来，免得我动手。如果不这样，我叫你们玉石俱焚！”

林成也不让，大声说：“你这个逆贼，朝廷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却帮助司马越谋反！”

骂过即打。林成不是祁弘的对手，不大一会儿，林成就难以支持，勒马而回。祁弘挥军追击，杀死其大半兵士。

司马颙听说林成失败，自己亲领三万人前往接应。到了灊水，和祁弘的军队相遇，双方展开厮杀。时间不长，司马颙就发现不能取胜，又见对方势力很大，就命令退军，但又不敢返回长安，即奔入

太白山中。

祁弘没有追赶，而是命令军队进入长安。接着，护送司马衷回到洛阳，以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

司马越夺得大权后，先追杀了司马颖、司马颙，毒死司马衷，立太弟司马炽为皇帝，即晋怀帝。

到这时，连续 16 年的司马氏八王混战才告以结束。

三 南方烽火

——西晋对流民起义之战

公元 301 年。四川绵竹。

进入 10 月，形势逐渐紧张起来，官府和流民的对立情绪，发展到了顶点。晋朝的益州刺史罗尚和广汉太守辛冉，派人逼迫流民立即还乡，而李特和他的兄弟们则代表流民要求官府延期，双方相持不下。

这些流民，多是甘肃、陕西和山西人。晋朝的八王之乱，相互攻杀，数万人的生命被夺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灾荒连年，疫病流行，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离乡背井，流亡异地，形成了百万人以上的流民潮。绵竹流民，是其中的一支，为首者是李特兄弟。

李特是氐族人，原籍巴西宕渠（今四川境内）。东汉末年，他的祖先率领氐族人迁居汉中杨车坂。曹操占领汉中时，李特的祖父带 500 人归附，被任为将军，移居略阳。西晋初年，李特的父亲李慕为东羌猎将，统领羌人。后来，甘肃、陕西境内氐人在其首领齐万年的领导下起兵反晋，聚众 7 万多人，经过三四年战斗后失败了。居住在水、略阳、扶风、始平、阴平、武都等六郡的汉、氐、羌等族数万家流徙巴蜀，李特、李庠、李流兄弟带领氐族 7000 余人到了绵竹。

当时，司马氏集团内部正在争夺朝廷大权，中原一带处于战乱之中。益州刺史赵廋想乘此反叛晋朝，割据益州。司马冏专权后就派耿滕前去代替赵廋，赵廋利用李特、李庠等人为爪牙，打败耿滕，随后又阴谋杀害了李庠及其子侄宗族 30 多人。

这一来激起了氐人的仇恨。李特聚众 7000 多人，夜袭赵歆部将费远等住在绵竹附近的 1 万多军队，放火烧毁费远的兵营，接着又攻克成都，败亡了赵歆。

就在这时，晋朝派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护西校尉、益州刺史。罗尚领广汉太守辛冉及 7000 多兵马入蜀，强迫流民限期返回家乡，一方面催赶，一方面搜刮财物。李特兄弟等人则把流民安排在绵竹，反复向罗尚、辛冉请求从宽对待，等到秋收时再起程。

罗尚、辛冉非常恼火，决定杀死流民的首领，就派人张贴榜告，用重赏购买李特兄弟的头。李特针锋相对，把榜文揭下来，改写成“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

这无疑是公开起义的宣言。仇恨官府的流民，纷纷投向李特，不长时间就有 2 万多人，李特的弟弟李流也聚集了数千人。他们兄弟把 3 万余流民分成北营和东营，李特居北营，李流居东营，然后派人向罗尚要求延缓遣返。

时间已进入冬季，天气开始变冷。罗尚、辛冉认为流民们刚刚聚集起来，而且缺吃少穿，不但坚决不答应他们的要求，还准备用武力进行镇压。辛冉为了迅速消灭李特兄弟，派遣 3 万步骑袭击绵竹的李特流民营地，罗尚也派兵协助。

晋军声势浩大地行进着，并没把流民们看在眼里。已经进入营地，仍不见流民的动静，就更放心大胆了。

正当晋军的一半人马进入流民营地时，左右埋伏的流民一起奋起，大喊着杀向晋军。这是李特兄弟精心安排的。他们早就知道官军会来袭击，因此修制铠甲，训练兵士，作好了准备，严阵以待，终于等来晋军。

措手不及的晋军，对流民武装的反击，完全出乎预料，顿时慌了手脚，四散奔逃，结果被全部歼灭。起义军第一次打仗，就首战告捷，大大地鼓舞了人心。

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李特被推举为起义军首领。这个从小就雄武善骑射的氐人，决心“群情义举，志济涂炭”，坚决消灭残暴的罗尚、辛冉。继绵竹之战后，他就组织和指挥起义军，打败辛冉，攻克了广汉，转而进攻在成都的罗尚。

李特的流民起义军，纪律严明，得到了益州人民的称颂，到处传扬着这样的歌谣：“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指罗尚），反更为祸。”所以，在起义军攻打罗尚时，老百姓给予大力支持，使其不断取得胜利。

失掉民心的罗尚军，节节败退，最后退到成都，顽强坚守，并向朝廷请求援军。

当时的朝廷，司马冏打败司马伦，让司马衷重新当皇帝而他自己专权，忙于应付其他诸王，就让司马颙命其部将衙博和广汉太守张征率兵讨伐李特的起义军，南夷校尉李毅和梁州刺史许雄也派兵前往援救。

面对强大的官府军队，李特精心组织起义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打败衙博，占领巴西郡，巴西郡丞毛植和衙博的部众都投降了起义军。罗尚部将张龟从繁城出发进攻起义军的三路兵马，也被李特领导的起义军击败。

随着时间的推移，起义军还在发展。一年后，已经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的李特，开始对晋军发起进攻。他把军队分成两路：一路北击太守张征，另一路围攻成都的罗尚。

广汉是山区，易守难攻。张征依据险峻的山势，和起义军对峙。但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起义军兵将英勇果敢，同心合力对广汉发起围攻。时间不长，就攻破广汉城，杀死了张征，同时还击败了许雄的援军。

成都有大小二城，在起义军的猛烈攻打下，居住在小城的蜀郡太守徐俭难以对抗，举城投降。李特进居小城后，严束军纪，除征收

群众的马匹以供军用之外,不拿群众任何东西。

据守大城的罗尚,看到小城已落到起义军手中,周围的许多地主坞堡也向起义军投降,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他在向朝廷请援的同时,也派人向起义军求和。

已经执掌朝政大权的司马义,接到罗尚的报告后,也感到形势严重,很快派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率领三万水军入蜀援助罗尚。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

援军到达以后,一些地主富豪马上和起义军不一心了,并想伺机反攻。罗尚看到了这一点,没有急于发起进攻。他派间谍向李特假投降,目的是秘密串通成都外的富豪,里外夹攻起义军。李特没看到这点,一概接受了。李特的四弟李流说:“纳降如受敌,不能轻视,要集中精锐部队,严加防卫才是。”

失去警惕的李特说:“现在大势已定,当务之急是安定民心。”

此时,由于军队集聚,成都严重缺粮,李特就将部队分散到附近的富豪地主家去吃饭。

看到起义军的兵力分散了,富豪地主又向着自己一边,罗尚便突然出动大部队袭击起义军。李特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组织了反击,连续战斗两天而失利,他和李辅等也在战斗中牺牲。

李特死后,他的四弟李流、儿子李荡、李雄等起义将士继续战斗,在缺衣少食的艰难情况下,坚决斗争,终于打退宋岱、孙阜的进攻,攻克了成都西北的郫城,又把罗尚围在成都的大城里。

不久,李流病死,李特的第三个儿子李雄当了起义军的首领。为了振兴起义军,解决面临的缺粮问题,便派已经投诚的罗尚部将徐举去说服他的同乡范长生资助起义军军粮。范长生是涪陵一带的大地主、道教首领,蓄有大量粮食。他为了得到好处也投靠了起义军,拿出了军粮。

看到起义军为军粮奔忙,罗尚就出兵攻打。李雄一方面派兵回

击，一方面派兵进攻犍为，切断罗尚的粮道，成都城里因缺粮而人心浮动，李雄于是就出兵进攻。

在缺粮和攻打面前，罗尚无力还击，便乘夜弃城而逃。李雄的起义军先据成都，进而占领了成都地区。随后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年号“晏平”。

就在李特战死、李流继续领导蜀地流民起义军坚持反晋斗争的时候，从河南平氏县衙里悄悄地逃出了一个小吏。他急急地走着，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效仿李特、李流兄弟的做法，反抗晋朝的暴虐统治。他太恨官府了。这个人名叫张昌。

半年以后，张昌在江夏郡各地秘密地聚集起数千人，并且做好起义用的旗帜。但他没有马上举事，而是在观察形势，寻找时机。他虽是个小吏，却力大过人，喜好议论军事上的攻战之事，深知选不好时机，轻率起义的严重后果，所以耐心地等待着。

这一年，江夏是个丰收之年，数以千计的流民都到这里谋生。朝廷发诏书，强征流民中的青壮年从军，开赴益州前线去镇压李流等坚持斗争的起义军。老百姓反对这种戍役，不愿为官府卖命。张昌的党人乘机在暗中宣传鼓动，人民群众更不愿去了。官府当然不允许，严加催逼，郡县官长亲自出马驱赶，屯集起来的戍卒中，燃烧着愤怒的烈火。

看来时机成熟了，张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辰，赶到石岩山，树起了反对晋朝的起义大旗。流民和逃避戍役的人，潮水般地投向这里，短短的时间，石岩山中就聚集了数万之众。

蜀地的流民起义还没扑灭，江夏郡又烧起烈焰，官府十分惊恐，慌忙出兵镇压。江夏太守宁欽比别人更积极，因为起义发生在他管辖的地面上。因此，当张昌的起义军刚打起旗帜，他就立即派兵赶去，想把起义军消灭在弱小之时。

因痛恨官府而起义的人，奋勇迎战官府的军队，没费多少劲就将宁钦的军队打败了，并且扩展了自己的队伍，乘胜向江夏郡城进攻。宁钦率兵出战，又败于起义军，便带着家眷南逃到武昌。

晋朝的镇南大将军、新野郡公司马歆又派部将靳满进攻起义军，在随郡之西进行了一场大战。起义军不但击退了靳满的军队，还缴获了他的武器，用以装备自己，一鼓作气地占领了江夏郡城。

张昌毕竟作过小吏，懂得要壮大起义队伍，不但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情绪，还得抓住他们的心理，这心理就是期望能有解除苦难的“圣人”出来为他们作主。因此，他就派人到处宣传“当有圣人出为民主”，把江夏山都县吏丘沈改名为刘尼，对外宣称是汉代皇帝的后裔，奉为皇帝，张昌自己为相国，他的哥哥张味为车骑将军，并请晋尚书令郭贞为尚书郎，建国号“汉”。他还在山中设了宫殿，在石岩上织竹为鸟形，涂上五彩颜色，旁边放些肉，因而众鸟群集，对群众说是“凤皇降”，以示起义的吉祥之兆……这些果然有效，荆州人民大张旗鼓地投奔而来，起义军迅速发展到3万多人，他们用红色布巾包头或戴着大红帽子，用马尾之类作假胡须，显得非常英武。

官府对此十分恐惧。在起义军于障山打败晋朝监军华宏后，司马歆急忙给朝廷上书，请求援助。他写道：“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犬羊万计，绦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挡。”朝廷接到司马歆的上书后，也想尽早扑灭起义的烈火，很快派遣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和威远将军、豫州刺史刘乔率领赵骧、羊伊等，共同讨伐起义军。刘乔屯兵汝南，刘弘、赵骧、羊伊等在宛城。

面对官军的进攻，张昌将起义军作了部署，分成三路主动出击：第一路指向豫州，第二路进攻武昌，第三路攻打宛城。

指向豫州的第一路，共有2万人，由将军黄林为大都督。行进中，黄林命李宫等为前驱，先进攻汝水。据守在这里的晋军刘乔部，

拚命阻击，起义军难以前进。黄林便及时挥军向东攻击戈阳郡，也没有取胜。

由将军马武指挥的第二路，奋勇向南直扑武昌郡。据守武昌的，是晋朝的南阳太守刘彬。他虽然也组织军队坚守，但没有经得住起义军的打击，不但武昌城被占领，他本人也被杀死。

张昌接到攻下武昌的消息后，及时集中起义军的主要力量，向西前进，围攻宛城。

这时，屯住宛城的晋军，有刘弘、赵骧和羊伊的部队。他们虽然内部有矛盾，可在对付起义军上是一致的，兵力也很强，特别是赵骧的8000兵马，可以说是精锐之师。张昌指挥的起义军，士气旺盛，打得很猛，一举消灭了赵骧的部队，杀掉羊伊，刘弘兵败后退守梁县。张昌没有停顿，占领宛城后继续向襄阳进攻。

在襄阳的，是新野公司马歆，他曾向朝廷求过救兵。当朝廷派来几支部队后，他觉得放心了。可是，武昌和宛城的失守出乎他意料，如今得胜的起义军又来攻襄阳。他很愤怒，手下又没有什么将领，便亲自出马，率军迎战。他的兵将一出城，就和起义军的兵将厮杀在一起，刀剑相击，叮咣作响。起义军的士气越来越高，官军难以抵挡，很快就被打散，四处奔逃。溃乱中，司马歆死于起义军的刀剑下。

打了胜仗的起义军，更加勇猛地攻打各处的官府官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地盘也扩大了。6月，起义军一部打败了刘弘对方城的进攻；7月，陈桢、陈兰、张甫等将攻破了江南的长沙、湘东、零陵、豫章等郡；石冰等向东攻占了扬州、江州，同时派封云从阜陵出发攻克了徐州。

张昌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大大震动了晋朝的统治者，尽管这时司马氏集团内部还在相互攻杀，司马颙的部将张方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但还是不敢轻视流民们的起义。因为，从5月到7月，仅仅三

个月的时间,起义军就控制了荆、豫、江、扬、徐等五州的广大地区,还建立“汉”政权,并委派了各州郡的牧守。因而,他们加紧了对起义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

司马歆战死后,朝廷便以刘弘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军事。刘弘接受任命,首先派兵消灭了和他争夺荆州刺史权的长水校尉张奕,然后任用南蛮长史陶侃和参军蒯恒、皮初等,合力向竟陵方面的起义军发起进攻。豫州刺史刘乔派将军李扬、都护尹奉等,向江夏方面的起义军进击。

陶侃的父亲陶丹,曾当过东吴的扬武将军,晋灭吴后,陶侃才归晋,当过督邮、县令,显示了非凡的才能。刘弘这次命他为南蛮长史后,即让其领兵进攻襄阳。这时在襄阳的张昌,亲自率领起义军进行反击。战斗打得很激烈,也很残酷,几天之中,起义军英勇杀敌,死伤惨重,最后被陶侃军打败,几万人被俘,张昌不得已逃往下雩山。

刘弘采取瓦解人心的办法,进一步平息起义军。他针对流民无家可归、无地可种、易于煽动的情况,采取不收税赋的办法,鼓动流民从事农桑,并废除了岷、方二泽不许捕鱼的限制,让人民自由捕鱼,这样就稳定了人心。

与此同时,扬州地区的官府豪强,也加强了对起义军石冰部的军事进剿。在12月的冷风中,晋朝议郎周玘联合南平内史王矩起兵江南,与吴兴太守顾秘共同发动对石冰义军的进攻,杀害了石冰所置吴兴太守区山及诸长吏。晋征东将军刘准和广陵度支、右将军陈敏也在江北发动对石冰的军事进攻。

石冰派遣部将羌毒率领万余人在江南反击周玘,对阵不久,羌毒就在战斗中牺牲了,部众随之败散。石冰亲自指挥的部队,从临淮向寿春进发,在此开战。双方进退攻杀,不分胜负,又转战到建业。在芜湖的战斗中,起义军将领赵鸯阵亡,石冰也被陈敏打败,

从建业撤到徐州，与封云会合到一起，共同抗击陈敏。

起义军和官军的拚杀异常残酷，前后共打了 20 多仗。可就在這時，封云的部将张统叛变，投降了晋军，并杀死了石冰和封云，义军也就随之覆灭了。

这一年的秋天，张昌也被晋军抓去杀害。

流民起义的烈火，只要烧起来，就难以扑灭。

时光流逝，张昌起义失败，晋朝的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刘弘，实施了一系列安抚流民的政策，使江汉之间流民的心稍稍安定一些。刘弘死后，他的儿子刘蕃依然如此，得到百姓拥护。后来，朝廷又派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他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生活。当时，正值司马越专权，把刘蕃调往洛阳，山简仍是饮酒作乐，引起人民的愤恨。

冬天到来了，反晋的王弥军队由洛阳南出轘辕时，流亡在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数万家流民，因生活无着，愤怒地烧毁了晋朝的城邑，杀死 2000 石以上的长吏，依附王弥。因此朝廷就下令把南阳的雍州流民遣回原籍。当流民不愿回去时，山简和南中郎将杜蕤就各自派兵押送，激起流民的反抗。王如利用这个时机，发动了起义。

王如是雍州新丰人，曾在雍州当过武吏，关中地区灾荒时和广大人民一起逃荒到南阳郡宛城，也成为了流民。他看到官府的凶残，更了解流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就联合流民中的壮士，趁夜间袭击宛城山简、杜蕤二人押送流民的官军，发动起义，并一举攻克了襄阳。关中的流民庞实、严寔、侯脱等人也率众攻城破镇，杀死令长，然后与王如的义军会合到一起，形成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王如自命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

起义正在发展壮大之际，王如与侯脱之间发生了矛盾，各自寻

找同盟者攻打对方，侯脱被石勒兼并。王如和他的弟弟王璃单独活动在汉沔之间，进逼襄阳。已经退到夏口的山简，派将军赵同率兵进攻王如，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未能打败起义军。可当石勒占领襄阳后亲率3万精锐骑兵攻来时，王如就难以支持了，伤亡很大，力量削弱。在晋军的再次进攻下，王如向晋朝的荆州刺史王敦投降，后被杀害。

王如投降官府被害后，他的部将李运、王建等人仍坚持反晋斗争，领导3000余户流民自襄阳转战汉中，屯居于成固，手执武器，继续从事武装斗争，与氏人首领杨难敌联合夹攻晋军，射死梁州刺史张光之子张孟佺、张援，气死张光，攻陷了梁州。后来，这支起义军投奔了李雄。

而在荆湘地区的巴蜀流民，则又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官府杀害投降的起义军首领。

流落在荆湘地区的巴蜀流民，不堪官府和豪富的欺压，在李骧的带领下举起义旗，攻烧南平，杀死县令，屯聚在乐乡。荆州刺史王澄派兵镇压，李骧被迫请降。可是，王澄一面表示接受，一面派军袭杀李骧，并将8000流民淹死于江水中。这激起了巴蜀流民的怒火，杜畴、蹇抚率众在湘州起义，进攻南平等郡县。湘州刺史荀眺准备杀尽所有流民，于是10多万巴蜀流民推举杜弢为首领，举行更大规模的起义。

杜弢是成都的秀才，以才学著称。李特起义时，他避居南平，李骧起义时他又东下巴汉，还任过醴陵县令。因为他与巴蜀流民中的同乡经常相见，也被当成流民，在“杀尽”之列，所以加入了起义军，被推为首领。

流民起义的刀剑，首先指向要杀尽他们的荀眺。在杜弢的领导下，起义军一开始就进攻长沙，捉拿荀眺。几万人的队伍，山呼海啸般地涌上前去，身为刺史的荀眺，无力应战，只得放弃长沙，慌忙逃

到广州。起义军当然不肯罢休，一路追赶，四出擒拿，打败了湘州、荆州、广州等方面晋军的进攻，南破零陵，北败宜都、巴陵，东攻武昌，击毙或处死了长沙、宜都、邵陵、衡阳等郡的太守，声势越来越大。

这强大的风暴，对官府是巨大的威胁，他们感到了对他们政权的摇动，便千方百计地实施镇压，以图平息。已经迁于夏口的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的山简，看到军事镇压难以达到目的，就采用“招纳流亡”的软手法，以职位利禄诱降起义军首领。

杜弢是个秀才，读过很多书，懂得不少韬略。他看透了山简的用心，便将计就计，采用“伪降”的办法接受“招纳”，不知山简是没分清呢还是看出来而有意为之，不但接受了杜弢的“投降”，还委任他为广汉太守。杜弢也就借此避免了统治者的镇压，保存和发展了起义军的实力。

镇守在建业的琅琊王司马睿，使用的仍然是武力。他派征南将军王敦、武昌太守陶侃、历阳内史甘卓，共同进攻起义军。

司马睿这样做，也有他的目的，那就是趁着混乱之际夺取荆州的统治权。当时，荆州地区各种势力蜂起，都公开树起反晋的旗帜。天门郡的袁遂，自称“平晋将军”；原牙门将胡亢聚众反于竟陵，自号“楚公”；司马歆的参军王冲举兵反于豫州，自称“荆州刺史”；司马歆的南蛮司马杜曾利用王冲的军队杀了胡亢，自号“南中郎将”、竟陵太守，投入了起义军。

陶侃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到达荆州的。他是个有军事才干的人，在平定张昌起义中立了大功，被任命为武昌太守。接到司马睿的命令，听说去剿灭起义军，精神顿时亢奋起来。他和他带领的10万水陆大军到达荆湘地区后，表面上向起义军宣布“赦书”，实际以强大的兵力实施进攻。

杜弢的头脑很清醒，不被“赦书”所迷惑，也不被军力所吓倒，

他对部众说：“甘(卓)、陶(侃)兵来到，水陆 10 万人，旌旗遮遍山泽，舟舰塞满三江，确实很威风啊！然而我以为，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在杜弢的鼓动下，起义军士气大振，勇敢地迎接陶侃军的挑战。

陶侃的打击矛头，首先指向的是杜曾。他知道，杜曾以“骁勇绝人”、“勇冠三军”著称，加入起义军后就成为重要的将领，不除掉这个人，荆州就不得安宁，消灭了杜曾，也就沉重地打击了起义军。因此，他率军把杜曾包围于石城。

杜曾的军队，骑兵较多，他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派人秘密打开城门，出动骑兵冲开了陶侃的军阵，从背后进行打击。陶侃军承受不住，即时大败而走。杜弢的部将王真又配合杜曾，全力追击，先败陶侃督护郑攀于沌阳，再败陶侃部将朱伺于沔口。水战时，起义军用桔槔打沉晋军船舰，以勇猛善战著称的武卫将军陶奕，是陶侃的侄子，也死于起义军手下；陶侃部将张奕也投入了起义军，陶侃本人只身败逃。

尽管如此，在司马氏集团内部的争斗中，司马睿还是当上了左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掌握大权的司马睿，采纳大臣们的建议，亲自进驻江州，集中所有兵力进剿起义军，以求一举平息起义。

杜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难以抵挡住官军的进攻，便又采用保存实力的办法，向司马睿请降。司马睿答应了，派南海太守王远前去受降，并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

杜弢本来就不是真心投降，当他看到官军仍然进攻他的起义军时，愤怒地杀死了王远，同时兵分两路出击晋军。

一路由部将杜弘、张颜率领，进攻临川内史谢擒。两军战于海昏，义军杀死谢擒，攻克豫章。但却被晋寻阳太守周访战败，张彦阵亡，杜弘南奔临贺。

另一路 3000 人，由部将王真指挥，出武陵江，杀向武陵，联合五溪夷，以舟师断晋军官运，径向武昌。但到巴陵时，被陶侃军打败，退到长沙。当陶侃军攻陷长沙时，王真投降了。

看到两路军都失败了，杜弢只得出逃流亡，死在了途中。

四 北方刀剑

——匈奴刘汉开国 和灭西晋之战

刘渊终于回到离石，回到早已想回来的自己的民族之中，浑身上下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自由，一颗长期因约束而紧张的心，也放松了下来。

是啊，一年前，看到司马氏之间夺权的战争越来越激烈，刘姓匈奴贵族刘宣等人就积极策划过反晋斗争。刘宣说：“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我们兴邦立业的时机啊！”

这个纯朴少言的人，从小就好学修洁，沉稳深思，读到汉书萧何、邓禹传时，反复吟咏：“如果遇到那样的明主，绝不让他们两人的勋业在我之上。”他的谋略和威望向来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他的话一说出来，就得到一致的赞同，并推举刘渊为匈奴大单于。

可这时的刘渊，正在邺城，当着司马颖的将军。那时，司马颖已夺取了中央权力，升为皇太弟、丞相，镇守邺城，都督中外军事。他为了利用刘渊的匈奴部众帮助他反对司马颙，便封其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和太弟屯骑校尉。

刘宣等人商量一番，让呼延攸到邺城去，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刘渊。刘渊当然想回去，司马颖却不让他走。他只得对呼延攸说：“你先回去转告刘宣他们，先召集刘姓匈奴五部，并联合宜阳一带的匈奴人，以支持司马颖为名，行反对司马氏之实。”

呼延攸走后，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带着皇帝司马衷从洛阳出发北征司马颖。司马颖又封刘渊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军事。打败司马越后，又晋刘渊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当司马腾、王浚等支持司马越时，刘渊对司马颖说：“让我到离石去调动匈奴五部兵马来消灭司马腾、王浚吧。”司马颖没有任何怀疑就答应了，并封其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说：“那你就调动匈奴五部兵马吧。”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西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领部族 5000 余户归附汉朝。东汉时期，这些匈奴部落又逐渐发展到塞内。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的儿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为东汉镇守边境。三国时期，魏王曹操因为匈奴人数增多，便将其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这五部的匈奴贵族也改用汉姓，如于扶罗的儿子就用刘姓，叫刘豹。于扶罗曾遵照父亲羌渠的命令，领兵帮助汉朝讨伐过黄巾起义军。羌渠被国人杀掉后，于扶罗就领兵留在汉朝。于扶罗死后，他的弟弟呼厨泉被立为单于，以于扶罗的儿子刘豹为左贤王，他自己的儿子刘渊便留居洛阳。

刘渊少年英达，学习《诗》、《书》、《易》等经书，博览《史记》等史书，能粗略背诵孙子兵法，常对同门朱纪、范隆说：“我每读书传，常鄙视随何、陆贾无有武功，周勃、灌婴没有文才。”后来，他又苦练武艺，臂力过人，善于骑射，成为文武双全的人，任匈奴北部都尉之职时，轻财好施，五部豪杰和幽冀名儒多投靠他。也许正因为如此吧，他人虽未在族中却受族人推崇，回来后就升任大单于。

这时，王浚派将军祁宏率领乌丸骑兵进攻邺城，司马颖大败，挟持晋惠帝司马衷南奔洛阳，转到长安，司马腾又请鲜卑首领拓跋猗柁及弟猗卢进攻刘渊。

“是不是派刘景、刘延年率两万骑去征讨鲜卑？”刘渊征求大

家的意见。

刘宣说：“请问大单于为什么这样做呢？”

刘渊说：“因为我答应过援助司马颖。”

“匈奴人的仇敌是晋，”刘宣说，“应该联合鲜卑、乌丸反晋，而不能攻打他们去援助敌人。”

刘渊没有马上说话。从心里说，他是不满意晋朝的，虽然他在洛阳时受到了优待，但亲眼看到，匈奴贵族的文化不低于汉朝，在汉人的朝廷中匈奴人却得不到实权和大权。就他自己而言，当过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还封了侯，就因部下的一部分匈奴人叛晋出塞，就被免官。如果不是司马氏内部争权，想利用他，不知会得到什么下场呢？

刘宣又说：“晋朝无道，奴役使御我们，当初左贤王不胜其愤，举兵反晋。那时晋朝还没有这么腐败，左贤王反晋的大事未成，结果被杀，这应该是我们大单于的耻辱。当今司马氏父子兄弟互相残杀，这是上天厌恶晋朝的统治，把天下授给我们。您大单于德高望重，素为晋人信服，正当趁此带领我们匈奴人邦族，复兴先人呼韩邪的事业。鲜卑、乌丸可以援助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援助而援救仇敌呢？现在上天想借我们的手打败晋朝，我们不能违背天意。违背天意不祥，违背众心更难以济事。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不要迟疑。”

刘渊表而上沉思，内心里早被说服了。不过他想的更深更远，他不仅仅是要建立一个反晋新政权，也不仅仅是复兴先人呼韩邪的事业，而是要掌握汉的全部帝业。这就需要名正言顺地取代。他点头赞成刘宣的话，说：“现在我们有众十余万，都是一当晋十，进军摧毁纷乱争斗的晋朝，如同摧枯拉朽。上可成汉高祖之业，下不失为魏氏。我们是汉氏外甥，和汉氏结为兄弟，兄亡弟继，不是名正言顺吗？我们就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这番话，得到了众人的拥护。很快，他们迁都于左倾国，设坛祭天，建立汉国，称为汉王，设置百官，公开宣布要为刘汉灭亡雪耻，消灭司马氏晋朝。

汉国的旗帜刚刚树起来，就引起晋朝的警觉。刘渊是靠武力建的国，晋朝当然也得凭借武力去攻打。

汉军又取得了四战四胜。此时，刘渊很高兴，神采飞扬地望着他的得胜之师。他的汉国一建立，晋的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就派部将聂玄领兵进袭，在大陵一战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司马腾只得率并州二万余户吏民向东溃逃。刘渊挥军乘胜追击，接二连三地攻陷了太原郡的郡城晋阳、中都、上党郡的泫氏、屯留四县，西河郡的介休。司马腾不甘心，又来征讨，结果被连续打败四次。如果不是鲜卑族的拓跋猗卢援助，他就跑不掉了。刘渊心里这样想。

更令刘渊难以抑制心头喜悦的是，在北方，反晋的浪潮此起彼伏。王弥起兵于青州、徐州；司马颖的故将公师藩起而反对司马越、司马腾，自称将军；另一个故将汲桑率数万牧人投奔公师藩；阳平人刘灵，也自称将军，聚众起事……这些，对汉国的兴旺和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确实这样，王弥和汲桑反晋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王弥是个有才干的人，颇多权略，弓马娴熟，臂力过人，有“飞豹”之称。他引兵占领青、徐二州之后，自称“征东将军”，攻杀晋之郡守等官吏。另一方面，晋军镇压了公师藩、杀死司马颖及二子后，汲桑打着“为成都王报仇”的旗号，自称“大将军”，任命石勒为“讨虏将军”，率兵进攻邺城，很快进到城里，镇守邺城的司马腾狼狈出逃，在途中被杀。

在朝中执掌人权的司马越，急派兖州刺史苟晞等人领兵讨伐

汲桑、石勒，在平原、阳平之间打了30多仗，司马越又亲自带兵支援。荀晞终于打败汲桑、石勒，汲桑在乐陵被斩，石勒逃往乐平，后归附了刘渊。

但不久，刘景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刘渊的耳中，引起他的震惊。

刘渊取得一系列胜利后，并州地区遭受到饥荒，他又迁都于蒲子。在这里，他遣前将军刘景前去截击晋朝的新任并州刺史刘琨。

在此之前，刘琨并不出名。他的哥哥刘舆在范阳王司马虓部下当长史，就推荐他去当并州刺史，掌握朝中大权的司马越同意了。刘琨受命之后，先到上党，在那里征得500人，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到达晋阳附近，看到的是府寺焚坏、四处萧条的景象。他便进行安抚，稍稍搜集了一些流民，据有了晋阳。而此时，刘景恰好率兵赶来，双方进行了一场战斗。

战斗的地点，就在板桥。刘景来势凶猛，从刘渊反对晋朝建立汉国以后，刘景和晋军作战还没有失败过，所以士气十分高涨。而刘琨则刚到并州刺史的任上，人马不多，但凭着勇敢顽强，还是和刘景的部队进行了激战。双方具体的人数和战斗详情，已无史记载，但刘琨却在这期间写过一首《扶风歌》的诗：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
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
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涌泉。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
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
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
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
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这首诗虽然不完全是写这次战斗，但从中却折射出了那次战斗的场景。正是在这场战斗中，刘景败于刘琨的军队，造成了晋军与刘渊汉军相持的局面。

刘渊对此是不满意的，他在凝思苦想，寻找着眼前的办法和长远的打算。看到这种情景，侍中刘殷向前献策说：“自从起兵以来，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我们守的是偏远之地，王威还未震动四方。要是能命令将领带兵四出，看准时机决战，必定能割刘琨的头，稳占河东，建起帝号，再一鼓作气地向南进军，就能攻克长安为国都。再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就如同指掌之间。这就是汉皇帝刘邦所以创立鸿基、消灭强楚项羽所做的啊！”

静听沉思的刘渊，不由得在心里说，这的确是一个高明而又可行的作战方略啊！于是，他采纳了这个建议，分遣诸将出征：以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以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展开对晋朝的声势浩大的作战。

10月天气，秋风阵阵，石勒率领兵马胜利而回。

一个多月前，石勒和王弥一起攻陷了邺城。司马越诏令豫州刺史裴宪屯兵白马以拒王弥；车骑将军王堪屯东燕以拒石勒；平北将军曹武屯大阳以备蒲子的刘渊汉军南下；司马越则亲率军队从濮阳移屯荥阳，以指挥各方面的作战。接着，刘琨命上党太守刘惔部攻打壶关，击退汉的镇东将军綦母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石勒和刘灵一起，统帅三万军队，连续攻取了魏郡、汲郡、顿灵等地，杀死了魏太守王粹，50余万百姓降附。石勒挑选五万强壮者充实军队，挥军凯旋。

骑在马上，石勒心中盈溢着一种快感。他觉得这下可挽回了上次败退的面子。

那是半年以前的2月，石勒奉刘渊之命，领5万兵马下赵魏。晋朝幽州都督王浚奉诏讨之。石勒军至上党，忽听后面喊声四起，晋军杀了上来。先是豹头环眼、燕颌虎须的许诸杀来。石勒使部将高觉迎战，结果被打败退回。呼延攸舞戟面出，大战许诸。这时，又一阵喊杀声传来，又到一支晋军。在两支晋军攻杀下，汉军人困马乏，准备向东退走，却遇到了王浚亲率的人马，拦住了去路。呼延攸自觉无力对付横刀跃马的王浚，便冲开一条路退走。在石勒的接应下，汉军进入上党城中。

王浚步步紧追，也到上党城下，高喊着要石勒出来搭话。石勒命令关紧四门，自己走上城头。

看到石勒，王浚大声说：“近闻卿降汉掠赵，所以我才领兵到此。你若能倒戈投降，共扶晋室，会封侯得爵。要是还执迷不悟，我就打破城池，到时你后悔就晚了。”

“你且暂退，容我们商议。”石勒说。

王浚果然退了兵。

石勒对呼延攸和高觉说：“不如乘他们后退未定，我们冲出去。若在这里，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必然会被擒住。”

第二天，汉军作好准备，乘夜冲了出去……

早在石勒未归之前，刘渊就正式称帝了。当他成为北方匈奴反晋首领后，便准备称帝的。他手下的人也多次劝谏过，但刘渊考虑到时机未成熟，就学习刘邦，先称汉王。现在已是皇帝的刘渊，对于石勒的胜利非常满意，又是慰问，又是宴饮，喜出望外地说：“我等有将军，如鱼有水。”当即封石勒为东莱公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沿海诸军事，任用刘灵为平北将军。

石勒表面上很高兴，心里却凝着块结。我打胜仗，他当皇帝，多么不公平呀！他望着无边天空，皎洁明月，心想，凭着自己的本事，不能独霸一方，倒居于人下。心里怅然若失，久久思考着，最后决定离开都城，前去攻打巨鹿、常山。

第二天，石勒去见刘渊，说：“我想去攻巨鹿、常山二郡，取钱粮回来，报上次未取之仇，答陛下知遇之恩，不知您意如何？”

“这是好事呀！”刘渊说，“眼下正缺粮草，将军若肯出力，再好不过了。”

就这样，石勒领着刘渊给他的精兵三万、骏马千匹，加上他原来的人马，共有十余万，前往巨鹿、常山。跟随他的诸将是刁膺、张敬、夔安、孔苌、姚豹、逯明等，还有谋士张宾。

守在巨鹿的，是晋军刘宠部。他见石勒的军队到来，便领兵出战，摆开阵势。

在石勒的命令下，汉军大喊：“你们还不早投降，免得一死。”

石勒这边，首先出马的是支雄。刘宠想亲自出马，部将张英拦住说：“不需您劳力，我去擒他！”

张英刚到阵前，支雄就说：“你不是敌手，让刘宠出来！”

怒火中烧的张英，没多说话，挺起长矛刺了过来。支雄也不相让，两个人对杀起来。正当两个人杀得不分胜负时，刘宠却鸣金收兵。

“我正欲擒拿敌将，您为什么收兵呢？”张英归来问。

刘宠说：“我听说张宾领兵袭取本城，有人内应石勒。城已失，不可久留，宜速还。”

石勒并不追赶，收住马观看。孔长走过来说：“张公取巨鹿，彼军无战心，今夜正可劫寨。”

石勒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当夜分兵驱进，刘宠军大败而逃。此前，张宾就假说是刘宠的败兵回来了，诱开城门。石勒顺利进入城内，严治军纪，得到人民的拥护，有的还送牛、酒慰劳军队。

汉军并没有在巨鹿久留，石勒留下遼明据守，便亲领兵前去夺取常山，在枫桥和常山太守程晟派出的严兴相遇。

石勒远远看到，严兴横刀立马于桥头，甚是威武，便想自己出马去迎战。张宾阻拦说：“主将的职责是筹谋，三军命运所系，不宜轻出。愿您尊重天授之资，负四海之望，不要让国内上下担心。”

“先生之言如金石。”石勒说，便派王阳出马。等王阳到达桥边时，支雄、桃豹也杀过桥去了。与此同时，一簇簇利箭射到岸上，军士们也飞身上岸。

严兴不能抵挡，只得退走，撤至城中。支雄领兵追击，直杀到城下。王阳的兵也赶到，把常山紧紧地包围了起来。

城上的一个裨将左手扶着护梁，右手指着城下叫骂。

“看我射他的左手！”王阳说着，骑在马上拈弓搭箭，“嗖”的一声，箭头正穿过那裨将手背，钉在护梁上。

程晟心里害怕起来，第二天派严兴出城求和。

石勒热情接待，设宴饮酒。席间，石勒拔剑劈向严兴坐的地方，严兴惊倒在地。石勒笑了：“聊作戏耍的，不要惊怕。”

严兴还没镇定下来，石勒问：“你的主人来求和，想怎么办呢？”

“想与将军平分常山。”严兴说。

解放大西北

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

黄江海 李玉泰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解 放 大 西 北

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
黄江海 李玉泰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西宁

解 放 大 西 北

黄江海 李玉泰 编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625 插页：13 字数：386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260

ISBN 7-225-00408-5 /K·39 定价：8.50元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在农民的窑洞里看军事地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转战陕北时给部队讲形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号召部队向西府进军。



1949年9月5日，青海省会西宁市获得解放。图为第一野战军第一军部队参加庆祝西宁解放大会。



1949年9月23日，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部队解放宁夏省会银川市。图为银川市回族群众欢庆解放。



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的部队战严寒，斗风沙，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奔向天山南北。



第一野战军进疆部队与民族军在喀什会师。

西北人民解放軍
艱苦創業的事跡
是永遠值得我們
學習的！

傅全有

一九五〇年夏

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
为建设祖国和保卫大
西北而努力奋斗。

曹克凡

九〇八

序 言

兰州军区副政委
军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官永丰

在我们跨入九十年代第一春的时刻，由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辑的《解放大西北》一书同读者见面了。这部全面记述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西北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英勇战斗，并不断取得胜利，直到迅速解放大西北全境的史书，对于存史、资治、育人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而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

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从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来看，对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了解我党我军艰苦创业的历史，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紧迫的事情。编辑出版《解放大西北》一书，可以把40年前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就是在做这一有益的工作。

在祖国大西北这片辽阔的土地上，40年前曾发生过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为着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没有中国共产

党领导之下的这场革命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诞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就仍然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巨变。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西北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在贺龙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和习仲勋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大力配合和支援下，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艰苦作战，共消灭国民党军51万余人，解放了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大西北全境。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西北人民解放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有7.6万余名指战员负伤，1.8万余名指战员阵亡。《解放大西北》一书，正是以革命的名义，用丰富的史料，热情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的伟大革命气魄和高超指挥艺术；宣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赞颂人民群众尤其是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人民全力支援战争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风格；同时也是对英勇牺牲在西北解放战场上的先烈们的深情缅怀和悼念。书中收录了有代表性的当年战争的指挥者所撰写的回忆文章，可以说是史料性、文学性和可读性相统一的传世佳作。人们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形象、具体地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当思今日之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世代珍惜它，热爱它，捍卫它。

江泽民同志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这一代当事人不把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好，以后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就会对中国的现代历史产生误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功绩产生怀疑。”近几

年来，我们从西北党史军史的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编写西北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战的历史，先后出版了《兰州战役》、《转战陕北》、《陕南战场》、《解放青海》、《解放宁夏回忆录》、《新疆和平解放》和《鏖兵关中》等7部专题史书，组成了解放大西北系列丛书，《解放大西北》是这套丛书的最后一册。这套丛书，把西北人民解放战争这一艰难而光辉的战斗历程全面、系统地载入了史册，把当年战争的指挥者、亲历者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变成了生动的篇章，借以教育今人，留传后世。欣喜我区党史军史编研工作取得的这一重要成果！借本书出版发行的机会，我谨代表军区军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向热情为这套丛书提供史料、撰写稿件的老首长、老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向积极参加这套丛书的征编人员和出版部门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 综 述 ·

艰难的历程 光辉的胜利

——解放大西北概述……………黄江海 (1)

· 回忆录 ·

西北解放战争忆述……………彭德怀 (29)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阎长林 (41)

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 (68)

延安保卫战……………罗元发 (92)

三战三捷歼“胡蛮”……………王政柱 (112)

伟大的转折……………陈海涵 (125)

宜瓦战役……………张宗逊 (132)

战冯原……………郭 鹏 (143)

荔北激战十昼夜……………李书茂 杨琪良 (156)

永丰之战……………杨秀山 (165)

解放西安……………罗元发 (179)

彭总指挥我们进军西北……………韦 杰 (198)

智取华山的回忆……………王生荣 (208)

鏖战渭源 威震西北……………徐立清 张文舟 (222)

罗局截击战……………高锦纯 刘懋功 左 爱 (234)

忆扶眉战役……………徐国贤 (242)

陇东追击千里 分割青宁二马……………杨得志 李志民 (251)

秦岭战役片断·····	刘聚奎 (258)
解放西北的最后决战·····	阎揆要 (261)
千里夺要隘 浴血破金城·····	张仲良 (267)
砸烂“铁阵” 打开兰州的南大门·····	袁学凯 (279)
回忆马架山战斗·····	郑三生 (287)
抢夺黄河桥·····	张开基 (293)
青海解放的回顾·····	廖汉生 (298)
忆解放宁夏·····	杨得志 (309)
激战任山河·····	曾思玉 (319)
只身入敌营 劝友向光明	
——我参加解放河西走廊的回忆·····	刘振世 (324)
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回忆·····	陶峙岳 (335)
进军新疆·····	张希钦 (344)
英勇奋战 艰苦创业	
——解放和建设新疆的一段回顾·····	王震 (357)
出师鄂陕 解放陕南·····	刘金轩 (371)
· 资 料 ·	
西北解放战争纪事·····	李玉泰 (384)
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及领导成员名录·····	(445)
西北解放战争重要战役一览表·····	(482)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	(493)
西北军区暨第一野战军出席全国战斗	
英雄代表会议代表名单·····	(496)
西北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兵力对比表·····	(502)
西北人民解放军歼敌统计·····	(502)
西北人民解放军缴获统计·····	(503)

西北人民解放军伤亡统计·····	(504)
西北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马匹消耗统计·····	(505)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人民支前统计·····	(505)
西北地区县、市解放时间及参加解放的部队 ·····	艾 冰 (506)

综 述

艰难的历程 光辉的胜利

——解放大西北概述

黄 江 海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从1947年3月起，到1949年12月止，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艰苦作战，共消灭国民党军51万余人，解放了占全国面积1/3的大西北全境。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西北各民族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为了隆重纪念解放大西北胜利40周年，现将这一历史画卷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

前 言

祖国的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面积342.5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为3209万余人，有汉、回、藏、维吾尔、哈萨克等17个民族。地域辽阔、人烟稀少，高山丛集，交通不便，虽有高原、平川交错其间，但因大部土地贫瘠，气候严寒，加上多年战乱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剥削，人民生活极其困苦。

陕甘宁解放区，地处陕西北部，包括甘肃和宁夏东部一些地区，仅有20余县，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西北5省总面积的

3 %），人口150余万（占西北总人口的5 %），军队2万余人。这个地区山川纵横，土地贫瘠，物资缺乏，粮食尤其困难。然而，这里却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10多年的建设，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保卫幸福生活的自觉性都很高。

抗日战争结束时，西北地区共有国民党军27万人，包括从抗日战争开始保存下来的、经长期反共教育与军事训练的、半美式装备的一支精锐部队——胡宗南集团。国民党军控制着西北的广大地区，还有四川等地作为其后方，因而兵员充足，物资保障条件优越。他们以80 %的兵力用于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在解放区边缘构筑工事，屯积军火物资，并不断进行军事挑衅，多次发动局部进攻。只是因为陕甘宁解放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民主圣地，国民党为了在政治上欺骗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推卸内战的责任，在其于1946年6月下旬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时，暂时还没有贸然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这一地区处于相对和平环境之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民主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始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的领导和指挥下，加强政权建设，整顿财政，发展生产，整编军队，训练民兵，并不断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壮大和平民主力量。面对国民党军的包围和挑衅，边区军民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并且由以政治斗争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军事斗争为主。西北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南线出击作战，迎接中原突围之三五九旅回到陕北；通过榆横战役，打击了北线袭扰之敌邓宝珊集团；在晋

绥人民解放军配合下，两次粉碎了胡宗南、马鸿逵集团偷袭延安的计划；在关中分区囊形地带争夺战中，也给予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1947年3月初，胡宗南集团曾集中5个旅的兵力，进犯陇东分区之庆阳、合水，企图吸引我军西调，以便乘机袭取延安。西北人民解放军以3个旅又1个团的兵力西进，对西华池一线之敌四十八旅展开围歼，毙伤敌旅长何奇及其以下1500余人。后因胡军向延安进攻，未能全歼敌人，即撤出战斗。此战可称为西北解放战争的序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同民兵、游击队作战，共歼敌1.2万余人，争取敌军起义5000余人。不仅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保卫并巩固了陕甘宁解放区，而且使广大军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为粉碎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是在国民党军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遭到失败，迫使其不得不在其它战场上采取守势，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集结重兵于1947年3月向延安大举进攻，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敌我兵力异常悬殊、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物资保障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战略防御阶段（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战略进攻阶段（1948年2月至1949年6月）、战略决战阶段（1949年6月至9月）、战略追击阶段（1949年9月至12月），胜利完成了解放大西北全境的光荣使命。

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中，西北军民共消灭国民党军（包括起义、投诚）1个长官公署、3个兵团部、4个省保安司令部、2个警备总部、1个补给区司令部、25个军部、61个整师，连同团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虏敌23.1万人，毙伤敌11.2万人，争取其起义、投诚16.9万人，合计51.3万人。西北人民解放军也付出

了极大的代价，共有7.6万余名指战员负伤，1.8万余名指战员阵亡，其中营以上干部负伤920人，阵亡258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战斗的胜利，换取了西北大地的解放。他们的英名将永载史册！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流芳百世！我们谨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战略防御阶段

（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

国民党军向各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为了挽救其在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遂于1947年3月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转向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又经蒋介石的亲自策划，共集结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于1947年3月13日悍然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其部署是：由胡宗南集团从南线进攻，青（海）宁（夏）二马（马步芳、马鸿逵）及邓宝珊集团分别从西线、北线策应，并调集全国3/5的空军进行配合。妄图一举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直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中枢，尔后抽出胡宗南集团这支最大的战略预备队，加强华北或其它战场。

在国民党集结重兵，大举进攻的严峻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全面分析了形势，认为陕北战场虽敌情严重，但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均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军如能利用有利条件，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必能达到牵制并逐步消灭敌军之目的。据此，

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运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以达到“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及西北解放区”之目的。为着战争全局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党中央，以非凡的胆略，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西北野战军同10倍于我之强敌“蘑菇”周旋，进行了机动灵活、英勇顽强的战斗。当时西北野战部队仅有一纵（辖三五八旅、独一旅）和新四旅、教导旅，延安保卫战后，二纵（辖三五九旅、独四旅）由晋入陕，总兵力也不过2.7万余人。由于敌我兵力对比异常悬殊，在战争初期，我军在战略上只能是内线的、防御的、持久的，而在战役战斗上又必须是外线的、进攻的、速决的。这是西北战场最严峻、最困难、最艰苦的一个阶段，持续将近一年时间。

从1947年3月至8月，我军一直处于内线防御作战。其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尔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以逐渐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转变。

1947年3月13日，当敌人大举进攻延安时，我教导旅、警七团在延安以南担任抗击作战任务。他们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鼓舞下，经7天顽强战斗，给敌以重大杀伤。在达到了迟滞敌人进攻、保证延安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的目的之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敌占延安后，我军利用胡宗南集团骄横异常，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北上安塞，我主力预伏在青化砭地区，于3月25日一举歼灭孤军前进之敌三十一旅（欠1个团）2900余人。接着，于4月14

日再战羊马河，歼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尔后，我军以一部兵力诱敌主力9个旅到绥德，乘敌回援不及，后方空虚之机，集中优势兵力，攻克敌补给基地蟠龙，全歼守敌一六七旅等部67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西北野战军撤出延安后，三战三捷，歼敌3个旅，计1.4万余人，生俘3个旅的旅长，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

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集团竟日游行，连连受挫，疲惫不堪，急待休整。利用这一时机，我军于5月下旬至7月上旬，挥师西进，大战陇东、三边，痛击青宁二马，收复了大片失地。是年7月，全国的解放战争开始转入反攻作战。为贯彻军委关于“三军（刘邓、陈谢、陈粟）配合、两翼（陕北、胶东）牵制”的战略部署，西北野战军主力挥师榆林，榆林虽未攻克，但达到了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配合陈谢兵团南渡贯河，挺进豫西作战的目的。

经过5个月的内线防御作战，共歼敌3个旅部、11个团，计2.5万余人。在此期间，我虽有某些损失，丢失了一些地方，但有效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扭转了战争初期的困难局面，为以后转入内线反攻奠定了基础。

从1947年8月至1948年2月，我军转入内线反攻作战。根据战场形势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西北野战军采取了继续牵制胡宗南集团于陕北战场，逐渐消灭其有生力量，收复失地，扩大与巩固解放区，为收复延安、转入外线进攻创造条件的作战方针。

榆林战役后，胡宗南集团误以为东渡黄河的后方机关为我军主力，妄想夹击我军于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这一狭小地区。我军将计就计，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一而将敌主力5个旅引往佳

县，一面集中我主力6个旅，于8月20日迅速包围并攻击孤军进至沙家店之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2个旅，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战，予以全歼。从此，我军摆脱了严重的困难局面，进入了内线反攻作战。

接着我军在岔口、关庄追击战中，又予敌以重大杀伤。随即展开黄龙、延清战役，实行内外线配合作战。经黄龙战役，攻克了白水、石堡（今黄龙）、韩城、宜川等县城，俘敌宜川中将指挥官许用修。经延清战役，收复了延长、延川、清涧等县城，歼敌整编七十六师，活捉其中将师长廖昂。此后，为巩固后方计，西北野战军主力二次北上围攻榆林，虽歼敌数千人，但因胡马两军联合反扑，我军未能达到攻克该城之目的，遂撤出战斗，全军转入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战略防御阶段的几个特点和主要战果。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防御阶段的艰苦作战，共歼敌正规军3个整编师师部、3个旅部、5个整旅、11个整团，计6.1万余人，歼敌非正规军9000余人，扭转了敌我战略形势。在此期间，第三纵队（辖独五旅、独二旅）调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第四纵队（辖警备第一旅、第三旅、骑兵第六师）和第六纵队（辖教导旅、新四旅）相继编成，西北野战军发展为5个纵队，7.5万余人，装备亦大大改善。尤其是经新式整军和战备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内部团结有了加强，为转入外线进攻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西北战场的战略防御作战，是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为着战争的胜利，在敌重兵深入陕北腹地的严峻时刻，毛泽东没有离开陕北一步。他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辗转陕北12个县、37个村镇，仅靠4个半连的警卫部队抗击敌人几个旅的追踪，几次化险为夷。“他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虽指挥着伟大的

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所表现的伟大气魄、科学预见和精湛指挥艺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将永放光辉。

在防御作战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在遭到胡敌严重破坏，兼以天旱歉收的困境中，全力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陕甘宁边区动员担架民工近30万人，向后方运送伤员所用牲畜2.8万余头；参加运送粮草、弹药等物资者128.2万余人次，出牲畜128.4万余头次；为军队磨面、炒干粮、做军鞋等项，计用民力65万余人；还参加了修工事、押送俘虏等战场勤务。边区人民坚壁清野，对敌人封锁消息，给我军带路、报告情况，使进入陕北之敌变成了聋子、瞎子，而我军却能随时掌握敌人动向，有利于捕捉战机，及时围歼敌人。陕北战场的防御作战，是一场最广泛、最生动的人民战争。

战略进攻阶段

(1948年2月至1949年6月)

西北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开始时，虽然西北国民党军仍有44个旅31万人的兵力，交通运输、物资供应仍优于我军，但比其进攻延安时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一些部队被我军歼灭或重创过，士气低落，新补充的士兵缺乏训练，且无战斗积极性，逃亡甚多。而我军经过近1年的战斗锻炼，在大量歼敌的过程中，将敌之人员、装备补充我军，加之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的扩大、升级，我军与敌军兵力对比已由10:1变为4:1。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内战斗争日益发展，迫使敌不得不分兵守备，这又大大

削弱了敌一、二线的机动兵力，使之只能采取守势，而无战略进攻的能力。此时，陕甘宁解放区已大部光复，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增强了后方物资供应的能力，野战军可集中全力与敌作战。总之，战略形势是沿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趋势发展着。在这种形势下，西北野战军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战略进攻。其作战方针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向延安、宜川一线出击，得手后继续向南线进攻，利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革命战争，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开辟并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解放大西北创造条件。

开展春季攻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1948年2月至5月）。是年春季，胡宗南集团为确保已占之延安，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同时，尽量抽兵配合中原之刘峙兵团作战，布重兵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实行“机动防御”。陕西的黄龙、麟游地区，乃是陕北进入陕中之门户，如能歼灭其在这一地区的守敌，进可以解放陕、甘两省广大地区，退可以依托山地进行休整，待机歼敌。据此，西北野战军决定南出关中，并将突破口选择在宜川方向。由于宜川守敌兵力薄弱，我军兵临宜川城下，胡宗南即派主力驰援。我军先在瓦子街地区围歼救援之敌，接着围攻宜川孤城，皆获大捷，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军部、2个整编师、5个旅，共2.9万余人被歼，中将军长刘戡、中将师长严明被击毙。宜川瓦子街战役震撼了西北战场。接着，在黄龙山麓战役中，解放了黄龙山大部地区，使黄龙山地区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之后，我军因围攻洛川未克，遂根据西府、陇东地区敌兵力空虚的情况，主力突然挥师西进，出击西府、陇东。这一战略行动，出敌意料之外，因而战役进展神速。从4月12月至5月12日的1个月中，我军长途奔袭，歼敌2.1万余人，摧毁了敌

宝鸡补给基地，击毙其守敌中将师长徐保，并一度解放西府及陇东广大地区。我军出击西府，危及西安，胡宗南命令驻守延安、洛川之敌仓忙弃城南逃，延安不战而光复，洛川不攻获解放。当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出击西府时，陕南我军又乘敌军西调之机，解放了白河、商南、洛南等县城，威胁到西安。西府战役可谓一举多得。但是，因我军是在连续作战后，未作充分准备，即仓促作长距离奔袭，加之对马步芳集团驰援胡敌之战斗力估计不足，对胡敌从豫西抽调救援部队之快未曾料到，以致在致重兵围追堵截下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主力不得不返回老解放区，最后进至黄龙地区进行大休整。春季攻势随告结束。在春季攻势中，我军经过3个月的连续作战，共消灭国民党军5.3万余人，收复了延安，扩大与巩固了黄龙山根据地，开辟了麟游根据地，为西北我军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的前进阵地。

三次渭北攻势作战，进一步削弱并箝制胡宗南集团，配合其它战场作战（1948年8月至11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我军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所拟定的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歼灭敌人生动力量，完成箝制胡宗南集团于西北战场的艰巨任务。此时，胡宗南集团采取“机动防御”的作战方针，同时与马家军积根配合作战，以确保西安、秦岭，保存自己的实力。根据这一形势，我军在黄龙山区进行了3个月整训，除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外，还开展了政治整训和战备训练。在这个基础上，我军连续发起澄合战役、荔北战役、冬季战役，与敌反复争夺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广大地区。经过这3次攻势作战，共歼敌近6万人，使渭北广大新解放区得以巩固。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命令胡宗南抽兵支援太原和中原战场，胡宗南因遭我军不断打击，受到箝制，使蒋介石抽调胡军以解救其它战场之危局的计划陷于破

产，这就直接配合了淮海战役及晋中战役，也有力地支援了中原战场。

大踏步前进，击退敌之反突击，解放陕西省省会西安（1948年12月至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战役胜利之后，于1948年11月至1949年元月，又取得了淮海、平津战役的巨大胜利，使国民党军损失107个师105万人。“国民党反动派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陷于四分五裂动摇崩溃的境地”。此后不久，和平谈判又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朱德颁布的进军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将战争引向江南。在全国形势巨变之时，胡宗南将西安绥署机关、学校沿川陕公路向汉中、广元迁移，作撤退之准备。我军经过冬季整训后，乘机发动了1949年的春季攻势，与敌在渭河以北地区机动作战。在取胜之后，又于5月至6月进入关中地区，展开陕中战役，歼敌3.5万余人，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及关中东部地区，巩固了西安及渭河南北、泾河以东的新解放区。西安解放后，胡马两军曾联合在咸阳一带实施反突击。此时，恰逢华北十八、十九兵团入陕。敌虽凶猛顽强，但仍被我野战部队所击败。1949年1月，毛泽东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和平解放。榆林守敌二十二军在我强大攻势下，经多方工作，也接受了八项和平条件，榆林宣告和平解放。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我军都是对逃跑避战之敌的攻击作战。战役的共同特点是：一遇我军进攻，敌即后退集中，而后胡马联合，再向我军实施反突击。我军则在敌撤退时大踏步前进，捕捉战机，歼灭敌军生动力量；当敌实施反突击时，我军则集中主力，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经反复争夺，终于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并巩固了解放区。

战略进攻阶段的几个特点和主要战果。在战略进攻阶段，西

北人民解放军以6.8万余人（少于敌军近5倍的兵力），进入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区域实施进攻作战，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未能迅速改变，因而战争呈现反复争夺的特点。但是，我军紧紧地把握了“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这一重要原则，又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终于战胜了数量上优于我军数倍的敌人，夺得了战略进攻的胜利。在1年又4个月的时间里，经8次大的进攻战役，歼灭敌军1个兵团部、6个军部、11个整师、5个师部、39个整团，争取了1个军部和1个整师的起义，折合约20个整师以上，共歼灭敌军16万余人，解放了拥有16万平方公里、560余万人口、46座城市的广大地区。这不仅大大鼓舞了西北军民解放西北全境的胜利信心，而且大大增强了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物质基础。

在战略进攻阶段，不仅陕甘宁和晋绥老解放区的人民尽了最大努力支援革命战争，就是黄龙和关中新解放区的广大人民，在反复多次争夺的战斗情况下，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支援革命战争。根据有记载的统计，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新老解放区人民支援战争的人数即达413万余人，人工数为2626万余工日；牲畜达88.6万余匹，畜工数为188万余工日。军粮的供给，军鞋的制作，物资的运送，还有部分战场勤务，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动员新老解放区广大人民积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既是建立与巩固根据地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又是取得军事斗争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这里还应指出的是，西北军区所属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共作战1500余次，歼敌2.7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作战；同时，对掩

护地方工作的开展和野战军主力的休整，维护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根据地，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西北人民解放军注意把作战与建军紧密结合起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西北野战军1949年2月整编为第一野战军，所辖各纵队分别编为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七军，活动于陕南之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于5月11日归一野指挥。全军向正规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战略决战阶段

(1949年6月至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3年作战，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丧失净尽，随着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被我军占领，宣告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反动统治的基本结束。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寄希望于西北、西南，妄图保住这些地盘，伺机卷土重来。

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西北战场开始了战略决战。当时，西北敌军在数量上仍然大于我军，敌正规军尚有41万人，而我军仅22万人。为了增加西北战场的兵力，太原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即调华北之十八、十九兵团西渡入陕，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这样，西北战场我军不但在数量上由22万人增至42万人，而且由于进行了整编，原西北野战军6个军分别组成一、二两个兵团，奠定了大兵团作战的基础，形成了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有利条件。遵照党中央对解决敌军的三种方式（战斗歼灭、和平改编、使敌暂守中立）的指示精神，联系西北敌军主力尚未歼灭的具体情况，我军决定先采取以战斗歼灭为主的方

针。据此，我军集中兵力，先后进行了扶眉、兰州两次战役决战，分别歼灭了胡宗南集团和马步芳集团的主力，为解放大西北全境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决战胜利之后，西北战场的主要任务便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

箝马打胡，先胡后马，举行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回合——扶眉战役。胡马集团在咸阳反突击作战失败后，胡宗南屯兵于扶风、眉县一带，二马退兵于麟游山区。他们唯恐作远距离撤退，将失去并肩作战的条件，恐为我军各个击破，因而滞留这一地带，妄想在有形形势下，再联合夹攻，击败我军。可是，胡马又各有打算，都想借同盟者之力消耗我军，幻想我军即将到来的进攻最好向同盟者的那一方发起，以便保存实力，乘机获取奇胜。

此时，我与敌兵力比较，仅占有相对优势，因而对胡马不能分兵以对，仍须集中兵力，一个一个歼灭。况且，二马部队并未遭我军歼灭性打击，又有封建宗教统治和历史上民族矛盾的影响，作战相当凶猛顽强。胡敌虽有17个军20万人的兵力，但配备于扶眉、秦岭地区者仅7万余人，而且屡败于我军，士气低落。一野领导认为，胡宗南在扶眉地区以5个军集团配置，分布于渭河两岸，第一防御地带兵力集中，纵深兵力薄弱，如主力受我包围，则无兵可援。虽与二马南北呼应，但两军之间空隙很大，我军可以迂回其侧后。据此，一野决定箝马打胡。其兵力部署是：由十九兵团进至乾县、礼泉以北高地，积极箝制二马，确保我主攻部队右翼安全；由六十一军卫戍西安，并向西安南山佯攻；由第二兵团以多路平行队形猛烈攻击前进，迅速由胡马之间的空隙插入敌后；由第十八兵团（欠六十一军，附七军）沿陇海铁路、咸凤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分割包围；由第一兵团（欠七

军)沿长益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箝击,在歼灭周至、眉县地区之敌后,迅即向宝鸡以南发起进攻,切断敌向南之退路。我军于7月上旬先后进入指定区域,11日拂晓发起进攻。战役进展顺利,一天之内,敌四周除眉县尚有一个缺口外,其它均被我截断。敌未料到我有迅速包围扶眉地区兵力,更未料到我会迂回其侧背。因而当战役发起后,敌并未利用眉县之缺口逃跑,而是以两个军和兵团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急进。在急进中,遇我军在罗局镇和眉县车站的顽强阻击,虽经多次轮番冲击,都未奏效。突围失败,军心动摇,指挥也开始混乱。这时,我穿插部队逐渐缩小包围圈,至12日下午3时即发起全线进攻,经5小时激战,敌除一部泅水南渡外,全部被歼。南渡之8000余溃兵,是日黄昏被我一兵团全部俘获。后我第一、二兵团又追击逃敌到14日,扶眉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不仅消灭了胡宗南集团的主力,而且粉碎了胡马的作战联盟,使我方兵力由相对优势一跃而为绝对优势。我已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而敌人连战役进攻之主动能力都已丧失。

追击陇东,分割二马,举行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第二个回合——兰州战役。胡宗南集团主力被歼后,青宁二马退守陇东。马步芳握有西北军政长官之大权,十分猖獗,企图利用宁马兵力打头阵同我决战于平凉;而宁马则较谨慎,对青马一向存有戒心,对其命令的执行往往见机行事,放由青马主持制定的平凉决战计划,宁马并未执行。当我军西进置重兵于宁马侧背时,马鸿逵即不战而撤兵宁夏;我军在固关等地同青马之一部发生激战后,青马也退兵兰州,各守其家。陇东追击,我军长驱千里,解放县城20余座,虽未进行决战,但却挫败了二马的锐气,使二马分割,有利于我各个击破。同时,我各路大军在追击二马中,进军神

速，很快深入甘肃腹地，使兰州、银川暴露于我军攻击之下。

兰州是甘肃省省会，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三面环山，中夹黄河，筑有坚固工事，屯有大量军火物资。固守兰州的青马迷信自己的实力，眼光狭小，行动凶猛，决心顽抗到底。他们依照蒋介石的旨意，妄想利用少数民族的狭隘民族意识，使我军在决战兰州中陷入泥潭。宁马则对作战信心不大，曾向我表示过求和之意。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对青宁二马应区别对待，首先是打击青马，在消灭青马后，宁马在我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解决。据此，我一野各兵团经短暂休整后，分路西进，直指兰州，决心同马步芳集团进行一次决战。其部署是：第二兵团和十九兵团之2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第一兵团主力（欠七军）附六十二军沿渭河西上进占临夏，然后突击青海东部，向青马老巢西宁展开攻势；另以十八兵团主力（欠六十二军）及第七军在水、宝鸡一线箝制胡宗南，使之不敢配合青马作战。这就给青马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兰州决战成为对孤军固守兰州的青马的攻击。

我军长途行军于8月20日进抵兰州城下，次日即仓促发起进攻，经竟日战斗，未夺得一个阵地，且伤亡很大。青马气焰更为嚣张。此时，我军接受了血的教训，部队进行了3天准备，于8月25日发起总攻。激战一日，于黄昏攻克敌军3个主阵地——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由于战斗极其残酷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严重。攻占马架山时，经过反复争夺，我方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依然击退了强敌的反复冲杀，巩固了阵地。敌南山主阵地丢失，仍未见胡、宁两军出动，坚守决心动摇，遂于当晚全线溃退。我发觉敌逃跑企图，迅速发起了追击，利用夜幕抢占了敌之唯一退路黄河铁桥，并迅猛攻入城内。经激烈巷战与政治攻

势，敌八十二军、一二九军除一部溃逃外，其余全部被歼。26日12时城内战斗结束，兰州宣告解放。是役，歼灭青马等部共计4万余人（包括外围作战和溃散逃跑后投降者在内），其中毙伤1.2万余人。在此期间，偏居于岷县之甘肃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率甘肃保安部队及一七三师一部共6000人宣布起义。

从兰州侥幸逃出之敌奔向青海，已无建制，下级军官和士兵或携枪回家，或溃散为匪。我第一兵团攻克临夏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在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援下北渡黄河，并由甘肃青马家族中有威望者组成劝降团，随军西进青海劝降。9月5日，第一军解放西宁，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马步芳残部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威胁与政治争取下，相继投降。至此，马步芳几十年苦心经营的马家军宣告彻底瓦解。

兰州战役之后，胡宗南残部曾向我宝鸡和天水蠢动，遭我十八兵团的迎头痛击。这即所谓胡宗南在兰州战役中援马之行动。宁马实际上始终采取观战态度。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攻坚战中最大的一次，工事之坚固，敌人之顽强，地形之有利于敌等，均属前所未有；我军从长途追击到大规模攻坚，也是前所未有。但是，由于我军有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又善于总结战斗经验，因而终于战胜了吃、睡、行、打中的各种困难，取得了大规模攻坚战的胜利。此役的胜利意义重大，它不仅消灭了强敌青马之部队，解放了青马的老巢青海，而且打通了进军新疆、宁夏之门户，使西北其他敌军陷入分散、孤立之境地。这样，在西北战场上就不会再有大的战斗，造成了对分散、孤立之敌大踏步追击的极好形势。

战略决战阶段面临的新形势和作战特点。西北战场的战略决战，是大兵团运动战、长距离追击战和大规模攻坚战紧密结合的

连续作战，它既是两军实力、顽强作风的较量，又是两军智力、心理的较量。在扶眉战役中，我军既充分估计了胡马联盟的实力，不轻敌，不侥幸，同时又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抓住其各自都想保存实力的心理，大胆迂回胡敌侧后，正面直插其纵深，速战速决。这就使胡敌无兵可援，无路可逃，等待着的只能是被歼的命运。面对这种战况，二马为保存实力，必然采取逃跑的方针。在陇东追击战中，针对青马骄横，宁马保守的特点，我置重兵于宁马侧背，使其不得不考虑可能首先被歼的命运，因而便不战而退守宁夏，这自然使二马分道扬镳。兰州战役开始，我军攻坚竟日未克一个阵地，主要是急躁和轻敌的结果。后来总结了经验教训，重新部署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

大兵团作战，需要之粮弹数目很大和运输量加大，后勤保障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第一野战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作战，粮食、物资除取之前线外，主要是依靠解放区人民的支援。在扶眉战役中，仅关中新区即支援部队粮食130万石（每石150公斤），军鞋55万双，担架9300多副，大车2700多辆，基本保证了部队的需要。在陇东追击战和大军西进中，刚解放的宝鸡、平凉及陇东新区，也筹粮80万担，陇东老解放区送食盐40万斤，食油1万斤，猪羊3000只。我军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时刻离不开人民的支援。

部队大踏步前进，新解放区飞跃发展，人民解放军担负起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双重任务。每解放一地，都要留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和部队负责进行接管城市、安量投诚、起义人员和旧政权工作人员，清剿残敌、匪特，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等一系列重大工作。就是说，重大战斗不多了，但艰苦的进军和后方工作队的任务却大大加重了。特别是部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退

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很快赢得了新解放区少数民族的信任。许多部队因房少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进寺院的行动，更使宗教人士受到感动。

战略追击阶段

(1949年9月至12月)

当我西北部队全歼青马之时，全国各个战场均在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正向西南进军。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北平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为着迎接和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之后，人不卸甲，马不停蹄，接连展开了战略追击，为解放大西北全境作最后的努力奋斗。

乘胜进军宁夏和甘肃河西，彻底消灭宁马和河西之敌，造成进军新疆之有利形势。兰州战役后，宁马处于孤立无援地步，河西残数更是穷途末路。而我军则可以纵横自如，追击并歼灭一切残留的敌人。为了不给残留之敌获得喘息之机，一野除留一部兵力外，即着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第二兵团和第一兵团所属第二军进军河西走廊。

宁夏地势奇特，大部为沙漠草地，只有东南一角黄河两岸人口稠密，物产丰富，解放了这一地带，也就等于解放了宁夏全部。可是，宁马受蒋介石的拉拢，仍想作垂死挣扎。据此，我大军逼近宁马，连续突破敌军三道防线。慑于我强大的军事威力，

宁马八十一军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其余3个军残部宣布向我投诚。我军于9月23日顺利进占银川。从进军开始不到1个月，即消灭宁马3.5万余人，解放了宁夏全境，结束了马鸿逵在宁夏的反动统治。

河西之敌一二〇军、九十一军为蒋系部队，听命于新疆陶峙岳。还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残部。兰州战役后，他们一味向玉门退却，因兵心涣散，指挥混乱，大有不击自溃之势。我二兵团沿甘新公路急速前进，势如破竹，连克武威、永昌、山丹等地，半月推进700公里，于9月21日进抵张掖。我一兵团部率二军于9月10日陆续由西宁出发，冒狂风雨雪，克服奇寒，虽冻死冻伤200余人，仍越过了海拔近4000米的祁连山区，于19日与二兵团在张掖会合。沿途敌军大多不战而降，所剩酒泉第八补给区部队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残余，在我大军威逼和上层统战工作作用下，争取工作比较顺利，连同敌一二〇军和九十一军残部，均于酒泉宣布起义。河西战役，共消灭敌军3.5万人。我军乘车迅速西进，河西走廊全部被我军占领。至此，甘肃除陇南一隅外，全境宣告解放。

新疆和平解放，我军以3个月时间输送6万部队入疆，创造了进军速度的一大奇迹。新疆面积182万多平方公里，为我国最大的省份。人口413万，有13个民族分布其间。新疆境内国民党驻军约有7万人。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省主席鲍尔汉为代表的广大官兵和省府官员，在我党起义、投诚政策的感召下，力主和平，归顺人民。另以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等为首的少数反动分子，在美国间谍的策动下，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根据新疆内部情况，我方认为，在全国形势推动下，争取北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是可能的。经我党

的争取，新疆国民党当局首先与新疆民族军进行了谈判，决定撤退进攻民族军之国民党军。接着，陶峙岳、鲍尔汉表示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款，于9月下旬先后通电起义。同时，二人均赴酒泉，同彭德怀副总司令商定起义部队整编与解放军进疆事宜。叶成、马呈祥等顽固分子看到大势已去，仓忙逃往国外。

新疆敌军起义，需要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以控制局势。但新疆路途遥远，地广人稀。由酒泉到迪化（今乌鲁木齐）1200余公里，由酒泉到喀什2500余公里，由酒泉到南疆边远县在4000公里之外。且有戈壁沙漠地带横亘其间，加之正处严寒季节，给养供给和交通运输都十分困难。面对这一情况，我各部队积极进行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调拨3个汽车团、500辆汽车，担负西兰物资运输和进疆部队的输送。东北友军支援皮帽10万顶，皮衣2.5万件。同时动用了河西起义部队的汽车、物资和兵员。这样，我军以飞机40架（苏联航空公司）、汽车近千辆为主要工具，骡马及部分人员徒步，采用人马粮草一齐前进的方针，携粮约3万吨、料3百吨，其它衣物10万件，帐篷1000顶，疾速入疆。第一兵团指挥部于11月6日到达迪化；第二军指挥部12月1日抵喀什，所属各部于12月底到达指定地域；第六军于1950年1月13日全部到达迪化，然后进驻北疆。经过1至3个多月的连续进军，各部队到达指定驻地。过去国民党军4万多部队，经过3年的粮草、车辆、被装、兵站等准备，最后以两年时间进入新疆。我军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又遇严冬季节，却在3个月内将近6万部队输送入疆。我军指战员包括飞机、汽车驾驶员，不畏严寒，不怕艰苦，为人民解放事业一致努力的崇高革命精神和毅力，创造了进军新疆速度之奇迹。

我军迅速入疆，使反革命分子制造暴乱的企图归于失败。我

军克服了与少数民族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等困难，迅速争取和团结了各族人民，使新疆和平解放之一系列工作迅速完成。先后镇压了驻哈密起义部队在匪特煽动下所进行的抢劫活动，粉碎了妄图将东疆变成无人区的阴谋；平息了驻鄯善地区起义部队中个别军官率众抢劫，并打死准备迎接我军入城的县长的反革命事件；包围了在七角井劫我汽车40辆的反叛部队，并予全部缴械。与此同时，全部改编完毕起义部队，编成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新疆民族军在解放战争中曾起到箝制国民党军兵力的作用，为和平解放新疆作出了贡献，于1950年1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追歼胡宗南残部，抽兵入川，配合二野作战，并解放陕南、陇南。胡宗南残部为了垂死挣扎，组成了川陕甘边绥署，辖5个兵团、19个军的番号，约30万人，分布于四川、西康及陇南、陕南等地。这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一支主力部队，企图作为卷土重来的资本，或从云南、西康逃出国境，与我长期作对。当时我军的主要任务是防敌逃走。

胡宗南部分布于陕南6个军、陇南4个军，共约15万人左右，占“川陕甘边绥署”兵力之一半，目的在于阻止我军主力南下。当我二野由贵州入川，敌有感南北夹击之危险时，遂决定将陕甘主力南撤成都。为全歼胡宗南残部，中央军委决定十八兵团入川，第七军和在陕南独立作战的十九军配合作战，追歼胡宗南残部。我各部队于12月5日按计划发起进攻，因敌军主力已先行逃走，放一路追击无大的战斗，即顺利解放了安康、汉中、武都等重镇及陕南、陇南广大地区。此次追击作战，连同武都守敌一一九军起义部队在内，共消灭国民党军残部3万余人。之后，我十八兵团拨归二野建制，加速向西南进军，十九军及其他部队，

在陕南解放后，又迅速追歼王凌云部 3 个新编军残部 6000 余人于大巴山区，粉碎了敌人依托大巴山区进行游击战的企图。至此，西北全境解放。

战略追击与战略进攻阶段的主要战果与面临的新形势。西北战场战略追击与战略决战是紧密联系的两个阶段，共历时半年时间，我军前进 4 千至 5 千公里，歼敌 30 万人（包括起义、投降者在内），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光荣历史任务。大西北的迅速解放，又可抽兵入川，配合二野歼灭大陆上最后一支国民党军。十八兵团南进，服从全局需要，采取先慢后快方针，麻痹并拖住了敌人，最后将敌全歼，为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

在战略追击阶段，我军不断壮大。1949 年这一年，一野共补充子弟兵 1.7 万余人，解放兵 7 万余人。十八兵团入川后，一野与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合并，野战军扩大到 43 万余人，地方军扩大到 15 万余人，共 58 万余人。

由于长距离追击敌人，战争向前发展甚为迅速，解放区迅速扩大，因而这一时期实际形成两个战场：野战军英勇前进，歼灭分散、孤立之敌；地方军及政府机关在后方肃清匪特，动员人民支援战争。1949 年 7 月至 10 月，计消灭土匪 3 万余人。

在追击残敌的同时，我抽调野战军多部，分散驻扎各地，建立了军区与军分区。1949 年底，共建立 3 个二级军区（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第一兵团兼新疆军区）、6 个三级军区（除原有陕北军区外，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第一军兼青海军区，第六十五军兼宁夏军区，第二军兼南疆军区，第五军兼伊犁军区）、32 个军分区。在建立地方政权中，军队干部成为主要来源。所以，我军在建政、建党、发动群众，维持社会秩序、组织发展生产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简 要 结 论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由于敌我兵力异常悬殊，从延安保卫战开始到沙家店战役发起，经过将近半年时间的艰苦作战，我军才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使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归于失败。此后又经半年多的努力奋战，以宜瓦战役为起点，我军始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进攻，使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尽管如此，西北敌军在数量上仍占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因为西北敌军的兵力是在一种畸形状态下发展着，即经历一次战役战斗，其兵力都要受到削弱，甚至成建制的军、师被歼灭，但由于他们有广大的后方作兵员补充，不断重新编组，扩充军队，因而总兵力和建制单位又是不断增加的。至扶眉决战之前，除新疆的国民党军独据一方之外，我军在数量上仍未超过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兵力之总和。因此，在转入外线进攻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敌我双方形成一种拉锯式的战斗，对一地区往往出现反复争夺的局面。直到西安解放，华北两兵团入陕，西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比才有了根本的转变，我军在数量上才占有相对优势。西北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并迅速解放大西北全境，主要是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是一场革命的正义战争；担负这场战争的指挥者和统帅机关正确运用了人民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各部队都发扬了政治整军的光荣传统，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热情和英勇顽强的作风；这场战争又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拥护和全力支援。

历史经验表明，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敌我双方的物质力量和驾驭战争的能力，而且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背向。西

北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战争的正义性，决定了人心的背向，决定了人民解放军最终必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妄图在中国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因而它所发动的旨在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战争，是反人民、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必然遭到全国人民和社会进步势力的反对，不管它开始有多么强大，可以取得多少暂时的胜利，最终等待着它的只能是被覆灭的命运。正因为如此，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共中央就满怀信心地指出：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是蒋军必败。

全面准确地估量形势，进行正确的战略指导，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西北人民解放军统帅机关在彭德怀的统领下，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和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战略指导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战争开始，针对国民党军10倍于我之数量和尚未受挫的嚣张气焰，西北人民解放军采取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力争把全局上的劣势转变为局部上的优势。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仗必集中优势兵力，以外线的、进攻的、速决的战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这就在被动中争取了主动，以空间换取了时间，达到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之目的。在总的趋势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发展形势下，虽然敌人在数量上仍占有很大的优势，但西北人民解放军能够不失时机地展开战略进攻，同时始终把握集中优势兵力，以消灭敌人有生力

量为主要目标这一作战原则，在与敌反复争夺中开辟新解放区，在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过程中，相机夺取城市和要点。当进入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时，西北人民解放军把大兵团运动战、阵地攻坚战和长距离追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大意轻敌，又不简单急躁，首先集中兵力，击破强敌主力，同时多方进行工作，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其起义或投诚。在全国战争形势的推动下，经多方努力争取，在战争的后期，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约有半数宣布起义或投降，这既减少了战争带来的损失，又加快了解放大西北的步伐。上述进程有力地说明：战争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同时又是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的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仅凭军事实力之强大是不能稳操战争之胜券的。

兵不厌诈。巧妙地采取迎合敌人心理的战法，诱使敌人犯错误，可以收到出奇制胜之效。陕北的“三战三捷”，就是利用敌人占领延安之骄横心理和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意图，以少数部队伪装主力，诱敌北上，并以主力隐蔽集结于预定战场，出其不意地消灭其分散突出之敌或孤立据守之敌，打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澄城战役之前，我得悉胡宗南夸大我西府战役的损失，错误判断我在6个月后才能恢复进攻能力，因而其兵力部署分兵把口，便于我各个击破。于是，我军早于敌之估计发起进攻，使其陷入被动，不仅给予敌之三十六师又一次歼灭性打击，歼敌近万人，解放县城3座，而且使敌三十八师、十七师仓忙南撤。这就使敌封锁我军于人烟稀少、粮食困难的黄龙山区的企图归于失败。在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阶段，西北野战军统帅部既看到国民党军各部一致对我的一面，又看到其各部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的一面，故先实行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得手后又实行分割二马，先打青马的作战方针，达到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的目的。西北人民解放军统帅机关深入地分析敌人的心理状态，有意地制造种种假象，诱使敌人产生错觉，作出错误的判断，并利用敌人的错误，进行作战部署，取得了不少的战斗胜利。表现了战争指挥者的惊人智慧和高超指挥艺术。

贯彻政治整军的方针，是提高部队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基本方法，也是人民军队特有的传统。人民解放军是靠进步的政治灌注于士兵之中，而不象国民党军队那样执行愚兵政策。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中，各部队普遍开展了以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使广大战士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从根本上提高了为劳苦大众而战的政治觉悟。同时，部队的民主作风得到发扬，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掀起了练兵热潮，提高了军事素质。宜川瓦子街大捷，充分表现了经过诉苦三查后的全体官兵的高昂斗志和顽强作风，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毛泽东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文章，高度评价了政治整军的伟大作用。诉苦和三查，对于争取和改造解放战士，效果极好。从1947年3月到1948年11月，西北野战军以9万多俘虏补充自己，占当时全军总人数的80%以上。这些解放兵大多是穷苦人出身，诉苦三查使他们分清了阶级关系，懂得了过去是为敌人卖命，现在是为人民打仗，因而能够立即掉转枪口，成为对国民党军英勇作战的好战士。没有诉苦三查，要使这一大批解放兵志愿加入我军行列，又勇于作战，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注意把打仗与整训结合起来，穿插进行，做到了边打仗边建军，打一仗进一步。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全力支援是分不开的。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西

北人民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尤其是老解放区的人民处在生活困境之中，甘愿省衣节食，大力支援前线，其精神显得更加伟大。陕北随军担架，有的一直从陕北跟随野战军到达甘肃之酒泉，有的牺牲在战场上。西北军政委员会1950年1月17日在致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贺电中说：“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陕甘宁边区政府业已光荣的完成了它历史任务——十数年来，陕甘宁边区150万人民，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英勇奋斗，艰苦卓绝，对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十分伟大的。全国人民和西北人民永远感谢你们，敬爱你们。”还应该看到，晋绥和陕甘宁一度实行五省联防，在贺龙领导下，以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资支援前线作战，对取得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是在全国各个战场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进行的。西北人民解放军牵制了国民党军的数十万军队于西北战场，起到了支援友邻战场的作用。同样，全国各个战场的胜利，又是对西北战场最大的鼓舞和支援。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陕北的作战是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和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这都是西北战场能够迅速取胜的无价之宝，更是战争初期能够很好摆脱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有兄弟部队的支援，特别是晋中战场和中原战场的直接配合，对加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回忆录

西北解放战争忆述

彭 德 怀

撤离延安

“七大”开完，我留在延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参谋长工作。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攻以后，至当年冬11月，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35个旅，蒋军受到严重打击，他的机动兵力，有些近于枯竭，想以开伪“国大”和进攻延安两着，一方面从政治上来打击人民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以压倒优势兵力歼灭陕甘宁边区我军，压迫我军和我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然后沿无定河、黄河封锁之。这样，蒋介石可以抽出嫡系胡宗南部主力控制于中原或华北，加强机动兵力。这是蒋介石当时的阴谋企图。

1947年春，蒋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迫改为向山东、延安重点进攻。毛主席坚定而英明的方针是：“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很明显，中央的目的是要以较小的兵力吸引和歼灭敌军大量主力部队。为了鼓舞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甘宁边区，继续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同时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战争，滞留胡宗南部于西北，粉碎蒋介石的阴谋。

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大概是10与1之比：敌军24万左右，我军2.5万余人。胡部是蒋嫡系，经过长期整训补充，部队比较充实，装备也是头等的，有一定的战斗力。1947年3月初，胡宗南以5个旅进攻我陇东区庆阳、合水地域。我方三五八旅、新四旅、警备一旅约1.2万人，西华池序战没有打好，伤亡1200人左右，从陇东撤到郿（富）县集结，准备直接参加保卫延安。因西华池战斗打得不太好，意见很多。

这时，胡匪主力也正在向洛川、宜川集结，准备向延安进攻。

我赶到郿县，向该部队同志讲了全国各解放区战争形势很好；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意义重大。大家听到保卫毛主席，劲头很大。当时，部队正在开陇东战斗检讨会，我未参加完，即到防卫延安的主要阵地南泥湾检查教导旅设防情形。听了罗元发同志的介绍，就是子弹太少，平均每枪不到10发。同他们商量的部署，认真研究能防御几天，他们说5天。我说，尽可能阻击，给敌以杀伤，但不死守，争取防守一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余裕时间。以后证明，也守了7天。如果有充分的弹药，当然还可能延长守备时间。以后，我仍回到郿县。

3月12日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报告了上述情况。当时贺龙同志在晋绥，不在延安。我向毛主席说，在贺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主席说：“很好！”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中央又任命习仲勋同志为西北野战军政治委员^①，我为司令员，贺龙同志为西北军区^②司令员

① 习仲勋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由彭德怀兼任。

② 当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改为西北军区。

兼管后方。这时我党在南京的办事处撤销，周恩来同志等已从南京撤回延安。党中央秘书长为任弼时同志，军委参谋长由周恩来同志兼。此后，我离开了军委，从西北局调了张文舟同志作参谋长。我要三局配备了两个手摇马达小电台，调了几个参谋、译电员，组织了一个小司令部，全部人员五六十人。此时，胡宗南已在向洛川、宜川集结兵力，并向北推进。西北局召集了群众大会，习仲勋同志^①和我讲了话，动员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对敌人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号召拥护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消灭胡宗南匪军。这次动员大会是开得很好的。

在敌人进攻南泥湾的第三四天时，告新四旅即刻派人到青化砭埋伏地区详细侦察了地形。撤出延安的前一天，教导旅也作了同样的侦察。他们在南泥湾的防御战斗和保护主席安全通过拐岭中，都尽了很大的责任。

3月17日，毛主席已由枣园搬来王家坪住。毛主席对我说，这次撤出延安时，要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家俱一点也不要破坏。18日黄昏，主席离开延安，我们悄悄地送到飞机场。敌进迫离城约七里处，也即是教导旅的最后掩护阵地。主席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岭向青化砭前进时，沿途都可听到延河南岸敌之枪声。在主席离开王家坪后，我即到西北局、联防司令部、杨家岭等地检查：房屋都按照主席吩咐打扫得还干净，家俱也摆好了。约9时许，我回到王家坪，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特别要三五八旅大摇大摆地向安塞以北撤通。我以小部兵力诱敌向安塞（延安西北）进攻，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之青化砭地区。

^① 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是朱德、周恩来，习仲勋是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的话。

我军撤出延安是最有秩序的，这也证明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人民军队是何等镇静、何等可佩呵！我率小司令部从王家坪东面一条小路爬上山，向青化砭前进，当天午后到达。敌从南泥湾、甘泉进到延安大概用了7天。3月19日胡宗南进占延安。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斗

我军到了埋伏圈的第二天、第三天还不见敌军到，有些同志就有些着急，想：不会来了吧！我相信敌人终于会来的。1947年3月25日，胡宗南之整编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以1个团控制于拐岭，旅部率1个团进入我军埋伏圈内，约战1小时余，即全歼该敌，缴获了近30万发子弹，抓了3000名俘虏，活捉了其旅长。这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第一批礼物。虽然不多，但当时我军弹药奇缺，人员补充也甚困难，实在是太需要了。此役虽小，对我军帮助不少，补充了新四旅和教导旅在陇东和南泥湾战斗的消耗。

毛主席于4月15日给了西北野战军作战方针，就是：采取蘑菇战术拖疲敌人，逐渐削弱它，各个消灭它。这是总的意图。我们如何执行主席的战略方针呢，这就必须了解敌人的方针，根据敌我双方方针，定出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战斗计划。

我们取得青化砭序战胜利后，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青化砭西北，观察敌军进攻动向。胡宗南发现我在青化砭地区，即以主力3个旅从延安经拐岭从南向北进攻（而不由安塞向东），一路向延长、延川、清涧进攻扑了空，一路向瓦窑堡、永坪、蟠龙又扑了空。这时胡宗南已发现我主力在青化砭西北地区，他又不由清涧、瓦窑堡、蟠龙向西分路进攻，而将主力集结蟠龙、青化砭，由南向北进攻；在瓦窑堡、清涧各以一部兵力守据点。从他这些

行动中，判明胡宗南的企图是要把我军赶到黄河以东，而没有歼灭我军的信心。以此定下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方针，其特点就是要求每战必胜，粮食、弹药、被服、人员的补充，主要取之于敌人。

当敌人开始行动时，我军已转移到瓦窑堡以西偏北地区集结。敌人扑空后，又回头控制一个旅（一三五旅）于瓦窑堡。这时我军又转移至青化砭西北，安塞以东地区。敌防我向西南发展，胡宗南把永坪、蟠龙、瓦窑堡各部向延安地区及其以北集结；又怕瓦窑堡之一三五旅孤立，故派两个旅由青化砭北进接出该敌。在判明敌之企图后，我以主力埋伏于瓦窑堡以南五里外，至羊马河大道两侧；以精干小部队坚决抗击北援敌于羊马河以南（羊马河离瓦窑堡15里）。4月14日，待南撤之一三五旅进入我夹击阵地时，不到两小时，全歼该敌，其代旅长被俘。

胡宗南发现我主力后，集结7个旅分三路由南向瓦窑堡齐头并进，企图压我退绥德、米脂线。我以小部队采取节节向后抗退，将主力乘夜转移，隐蔽集结于蟠龙、永坪、瓦窑堡、清涧之间。我每旅抽出一个连，摆在敌北进道上阻击，将北进敌诱至无定河、绥德、米脂线。我主力争取了4天时间休息。敌刚到米脂、绥德线，我即向蟠龙发起进攻（蟠龙是敌人的一个重要补给点，驻有较强的一个旅）。从5月2日开始，4号晚攻克。消灭一六七旅约6000人，俘旅长李昆岗等；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这是最宝贵的），医药品无数。解决了我军当时严重困难的粮食、衣服、医药问题。等第四天胡宗南部回到蟠龙，兵站基地已一无所有，变为一座空堡。

三战连捷，我军集结安塞地区整训近月，开了庆祝大会。

由防御转入进攻

毛主席在1947年4月15日提出“磨菇”战术的指示，要我军在瓦窑堡、清涧、青化砭地区周旋一月。从3月19日敌占延安时起，到现在一月余的时间里，打了三仗，消灭5个团、3个直属队。主席指示要“磨”得他十分疲劳，现在还只磨得他七八分疲劳，一仗还不能顺利地消灭敌两个旅。把打和磨，磨和打灵活地结合起来，整垮胡宗南的信心是大大地增加了。

引诱胡军由南向北进：胡宗南准备六七个旅由延安向安塞及其以北大举进攻。我主力军两天前即已离开安塞地区，从下寺湾、甘泉之间出环县、曲子，越梢山。王震部进攻合水，遇马继援部，未能取得胜利。围攻环县、曲子县，消灭马鸿宾部两个多团。胡宗南害怕我军出西兰公路，星夜集结主力于西峰镇、庆阳，由南向北进攻，抽调延安主力南援。待胡宗南部向环县进攻时，我已休息半月了。即出盐池、定边、安边、靖边，恢复三边，马鸿逵部退宁夏。胡宗南部约八九个整编旅尾随追击。我军第一次围攻榆林打援，因敌靠紧未打好，即撤至榆林城东南70里，米脂以北60里。胡部又尾追之。我撤至沙家店以北，摆开阵势，8月20日伏击整编三十六师。一役消灭三十六师两个旅，俘一二三旅旅长。至此，胡宗南号称20万大军进占延安，半年中，被歼灭和拖垮近半数。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退守绥德，廖昂师守清涧、延长、延川。

为了威胁敌人后方，命王震率二纵队出南泥湾、宜川、洛川、韩城以南。这时，胡宗南令刘戡退守洛川；敌五兵团裴昌会总指挥率两个旅守延安；整编七十六师廖昂师守清涧原防未动。

我主力从绥德上游渡过无定河，控制清涧、绥德公路。绥德敌南撤时，我军出延安、甘泉及其以南，将绥德之敌引回延安。我军主力适时从绥德下游偷偷渡过无定河，从清涧以东侧黄河南进，突然袭占延长、延川，将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所率二十四旅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围困于清涧。1947年10月11日，该部被我歼灭，廖本人被俘。

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本应集结清涧、延川地区进行休整，不要再去打榆林了。当时为顾虑中央安全，第二次去进攻榆林，结果围攻近月未下。且12月冬临，故停止进攻，这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否则可以多休整一月，新式整军成绩会更大些。

12月中旬即准备新式整军。

1947年，西北战场同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一样，是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由防御转入进攻了。

新式整军

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1947年12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边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作运动来开展。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

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出了一些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说出了他们的罪恶阴谋，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查工作、查斗志，都问一个“为什么？”有的工作好，有的勇敢。有的表现不好，不勇敢，多数是由于阶级觉悟不高，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认真加以分析，进行评比，然后转到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真正作到了官兵互教。

对于干部的任命，采取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第一野战军中，在瓦子街战斗以前，感到干部很缺乏，特别是连、排、班长三级。经过诉苦运动，提高了战士阶级觉悟以后，提出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解决了干部缺乏问题。推选的条件是：阶级觉悟，长处短处，指挥能力。推选和被推选者，指挥员和战斗员一起，进行反反复复的评比。这是一次普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加强了上下级和官兵之间的团结。事实证明：被推选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上级机关原先内定的某些人，有些是不好的，而且还有坏人。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得多。毛主席把这种作法推广到全军，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从瓦子街战役到攻克兰州

1948年1月中旬，一、三、四纵队约3.2万人，集结于甘谷驿、南泥湾、临真镇，二纵队1.2万人集结于韩城以东。西北野战军总计有4.4万余人，经过新式整军后，士气异常旺盛。

当时敌军布置是：两个旅困守延安孤城，3个旅守洛川，中部（黄陵）、宜川各有1个旅驻守，共7个旅。我军当时最大困难是没有粮食。前进无后方接济，后退更无办法，非打宜川无其他更合适的办法；而围攻宜川打援有八成把握，敌如不援即可打开宜川。我们决定突然包围宜川打援。胡宗南令中部、洛川4个旅全部来援，加上宜川1个旅共是5个旅，每旅平均不超过6000人，这样敌军共约3万人。

2月28日已布置就绪，28日晚大雪，打了一次电话问一纵的情况。他们说：“雪下得越大越好”。3月1日，在瓦子街干干净净全部歼灭敌援军4个旅，无一漏网。3日晚攻克宜川，守敌1个旅全歼。此役消灭敌人5个旅共3万人，击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等人。1947年3月，我们一次只能消灭敌1个旅，过了一年，一次就能消灭5个旅，这个变化多么大呵！

此役后，如果有粮食时，可以回师围攻延安，而且围延打援，也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没有粮，故未拟议。

当时也想帮助中原区刘邓、陈谢两路大军。故决定经马栏峪出淳化，取邠州（今彬县），扼断西兰公路。对延安、洛川之敌，留了两个旅交许光达指挥，乘延、洛之敌撤退时截击，但未起到作用，所以这次分兵是不对的。

占领邠州控制西兰公路后，胡宗南从河南方面调回4个旅，

另有广西军 1 个师（似六十五师）；撤出延安两个旅，逃回西安。我军收复延安，这离我军撤离延安的时间为 1 年。

我一纵深入宝鸡，破坏胡宗南总兵站基地。这对缩短西北战争，增加胡宗南困难，起了某些作用。但对马步芳部积极援胡估计不足；对胡从豫抽援部队之快，也估计不足；加以分散了部分兵力，使我深入宝鸡后，回师时弄得很被动，也很疲劳。毛主席 1947 年 4 月指示，要把胡宗南军磨得十分疲劳，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指示。部队到了十分疲劳时，即消失了战斗力，非亲自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为了就粮和休整，又回到白水地区，在蒲城县以北歼灭由韩城南退的 1 个师。我一野全部即分布在黄龙山区、韩城、中部、宜君、同官、耀县、富平、白水、蒲城广大地区做群众工作。1948 年冬也就在这个地区过年的。

1949 年 2 月 17 日，我奉中央命令离开西北前线，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未开完，毛主席即令我去帮助指挥进攻太原。得手后，大约 4 月中旬，中央将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两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我即将十八、十九兵团带去西北。去中央开会及打太原来往共用去 3 个月时间。

5 月下旬返回西北前线。部队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十八、十九兵团到西安平原时，巩固了西安、咸阳两城。经过了一次扶眉战役，消灭胡宗南 4 个军，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 12 年的统治；解放了宝鸡。十八兵团留守宝鸡，对付胡宗南退汉中残部。十九兵团随第一野战军西征，在兰州进行了一次恶战，全歼了马继援军。8 月 25 日解放了兰州^①，9 月 5 日解放了西宁。十

^① 兰州解放应为 8 月 26 日。

九兵团单独消灭马鸿逵 3 个旅，马鸿宾 5 个团。1949 年 9 月，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0 月初（大约 5、6 号）我到酒泉，同新疆派来的陶峙岳谈判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

1947 年 3 月份，当我军撤离延安时，全国解放区均处于战略防御，到 1948 年 3 月初，这一年，全国各解放区均先后转入进攻，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呵！由放弃延安到瓦子街战役胜利是 1 年零 18 天，由瓦子街胜利到攻克兰州，是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内，解放全国领土 2/5（包括新疆），打了 20 次旅以上的战斗，至于团以下的小战斗，就没有去计算它了。只有人民的武装斗争，才能解放人民自己。

西北解放战争时间共是两年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不到 4 年。全国以 1 与 4 的对比，战胜了优势的敌人，解放了全世界 1/4 的人口，把世界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两次错误和一条宝贵经验

我在西北战场有过两次错误，和取得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次错误，是在 1947 年 10 月下旬，打下清涧，活捉了蒋部师长廖昂后。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应该就在清涧、延长线进行整训，不要再去打榆林了。结果围攻榆林近月未下，妨害部队休整训练。如不再打榆林，新式整军可以多搞一个半月，成绩会更大些。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但求之过急，就变成了缺点，而且屡戒屡犯，不易改正。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安

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

第二次错误是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邠州，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结果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我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未能歼灭。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这就是骄傲，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一条宝贵经验是新式整军，已在前面叙述了，不再重复。

（本文摘自彭德怀：《我的自述》，标题和注为编者所加）

注：本文作者解放大西北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阎 长 林

194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时南时北，忽东忽西地跟敌人兜着圈子。每到一个地方，驻不上几天就又转移。胡宗南军队要想“摧毁”我党神经中枢的计划，一次又一次破灭了，而且失败的命运正一步一步逼近他们的头上！

叫 胡 宗 南 听 指 挥

4月间，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羊马河战役以后，敌人主力都集中到瓦窑堡一带来了。附近的村庄，完全被他们烧毁，那里再也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窑洞的门窗也都烧个净光。敌人不时四出蠢动，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首长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紧张了，夜以继日的开会研讨。我们预料又在布置大的战役了，每到这个时候，首长们轻易不出窑洞。只有秘书拿着电报跑出跑进，主席偶尔出来，也只是独步沉思，象是在考虑着重大的问题。

一天下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刚从窑洞出来，机要秘书急匆匆地把一份电报送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看过以后，立刻交给主席，主席接过电报看了一下说：把敌人牵走就好办！说着马上又

回窑洞开会。

接连好多天，都很少见到首长们休息。窑洞里的灯光，有时一直亮到天明，所有这些迹象表明，主席一定又在布置战斗，调动敌人了。大胜利的消息不久就会传来！

但是，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却不很好，敌人已经占领了绥德，眼看过几天就要到黄河边上了。直到现在也还没听到我军行动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敌人一向是听我们指挥，这一次究竟要怎么打呢？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5月1日，主席窑洞里又开了一夜会，天将黎明的时候，首长们才和衣躺下休息。突然在驻地的东南方向，响起了沉重的炮声。我们赶紧爬起来，只见主席披着那件打了补丁的灰棉袄，走出窑洞，问哨兵说：是炮响么？

“是炮响！已经响了一会儿了。”哨兵回答说。

主席没再说什么，返身走回窑洞，但脸上却露出兴奋的神色。

一时，住在院子里的人都起来了。主席、周副主席顾不得休息，又紧张地工作起来。秘书拿着电报，飞快地往主席窑洞里走，只听见周副主席说：好！占了制高点就有把握！接着又传出首长们愉快爽朗的笑声。这笑声立刻感染了我们，纷纷猜测是打什么地方。

大炮响了两天两夜，人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有空闲，就跑到窑背上眺望。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只要打响了，胜利就是十拿九稳的。果然不久，前方传来捷报，我军收复蟠龙，全歼守敌67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昆岗。还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敌机。蟠龙是敌人的战略补给站，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地积如山。胡宗南这个运输队长当的真不坏，把我们

所需要的东西都送来了。这一来，就更充实了我军打击敌人的力量。

一切疑云都廓清了。原来，就在敌人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时候，主席就命令我野战部队，用一个旅的兵力，把敌人九个旅，由蟠龙——瓦窑堡一线牵到绥德，随后又调动主力，抄了敌人的后方。敌人要再由绥德返回，最少也要六七天，已经是来不及了。这个大胜利，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整个西北战场上，我们只有两万多野战军，敌人却来了20多万。以少胜多，就必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争当中不断壮大自己。主席彻底摸清了敌人的规律，不仅指挥着自己的部队，而且也指挥着敌人。因此，两个月当中，敌人只能根据我们的计划行动。这不禁让我想起：早在胡宗南闯进延安以前，主席就确定，要在延安东北青化砭一带，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一股进犯的敌人。果然，一切都不出主席预料，敌人以五六个旅，5万多人，全副武装地扑往安塞。敌人只看到我们的部队公开往安塞撤退，万想不到我们主力会在青化砭一带，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羊马河大捷，也同样如此。由于彭德怀司令员领导的西北我军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委作战方针，能够灵活机动、迅速勇猛、不避艰险和困难，连续作战，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狠狠地给以致命性的打击，不让一个敌人漏网。因此，两个月以来，西北战场的形势，就完全改观了。

5月14日，在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庆祝我军收复蟠龙的胜利以及西北战局的扭转。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英勇的西北野战军指战员祝贺，并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旧留在陕北！

“毛主席还在陕北”这个消息，给人们带来莫大的鼓舞。人们兴奋地欢呼着，跳跃着，把帽子丢上了半空。

风 雨 夜 行 军

转眼到了6月，玉菱已长出一尺多高，老乡们正忙着施肥锄草，满山的庄稼一片嫩绿，象征着一派丰收的景象。这时，胡宗南因为连遭惨败，老羞成怒，就又派了刘戡率领着4个多旅，向王家湾一带扑来。

司令部命令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派出去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都纷纷返回。老百姓们也忙着坚壁清野。毛主席特别关照说：敌人从东边来，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老乡撤退，不能让老乡乱跑，要把我们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他们带着群众转移。当时有人担心这会暴露我们的行动方向，提议让老乡向其它方向转移。毛主席知道了，严肃批评了这种意见，并指示一定要让老乡跟自己部队撤退，以便减少损失。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就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已经向东走了的群众，要派人追回来。老乡们知道我们部队要向西面走，也就有了主心骨，一个个扶老携幼，牵羊抱鸡地向西奔去。

天还没黑，附近老百姓已经走了一空。我们接到通知，知道当晚就要出发，于是忙着收拾行李，备好牲口，等候命令。

一阵雷响，西边天上布满了乌云，快下雨了。主席和几位首长还在窑洞里开会，我们非常着急。虽说入夏以来还没有下过透雨，心里却盼望着乌云快快散去，不然，行军途中，首长就要挨淋了。

主席走出窑洞，我们赶快把马牵过来。主席看看天空，解开

制服衣扣，欣喜地说：这是一场好雨！随后又安详地坐在小木凳上，一点也不象要走的样子，恰好，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问主席说：“主席，什么时候出发！”

主席说：慌什么嘛？还没有看到敌人呢！听主席这样说，我们更加着急了。想起撤离延安的时候，枪炮齐鸣，飞机轰炸，主席依然稳如泰山。如今主力部队已离开我们很远，这里只有4个连的兵力，连一门小炮都没有，几百条步枪，要抵挡住4个半旅的美式装备的敌军，这个任务是太重了。副参谋长了解我们的心情，也不住地催促说：“主席还是早些走吧，太晚了，路不好走。”

主席笑道：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走过沙漠。不要着急，我们总是不会按照敌人的设想行事的，它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却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过沙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等一等看，胡宗南的兵到这里再走也不迟！

汪东兴同志领了命令，连忙布置工作。

主席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两趟。居住了将近两个月的窑洞，仿佛有着无限的深情，在接受主席的检阅。主席低头沉思了一下，又回过头来对我们说：把窑洞打扫干净，再仔细检查一遍。

天阴得黑沉沉的，我们点上马灯，首长们准备停当，跨上牲口的时候，稀疏的雨点掉了下来，果然遇上雨了。

临出院门，主席还站在王老汉的窑洞前面问：房东还在吗？我回答说：“村干部已经带上他们转移了。”主席这才上马。

冒着细雨，顺王家湾村后，我们爬上了西边的山梁。虽然是六月天，但细雨迷蒙的深夜，还是有些凉意。越到山顶，风雨也就越大，首长们虽穿着雨衣，骑在马上，但半截裤腿都湿透了。路滑得一走一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们都是跌跌撞撞的往

前行进。牲口不能骑了，主席下了马。跟着我们慢慢上山。

天明到了小河。雨后，整个村子被一层薄雾笼罩着，显得格外美丽。这里离王家湾40里。

根据侦察报告，敌人的迂回部队，正和我们朝同一方向行进。天黑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刚刚转晴的天，又变了脸，下起大雨来。我们顺着山梁往上爬，忽然山下响起了一阵零落的枪声，同时发现左边一派火光，看不见头，望不到尾，一个火堆接着一个火堆。那是敌人，离我们不远了。任弼时同志下了命令：不许打手电，不准抽烟。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忽然停下来，随着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我们急出一头汗，为首长的安全担心。情况这么紧急，怎么能停留呢？派人了解了一下，原来是带路的老乡迷了路，只好到附近村子里另找向导。为了防备万一，警卫部队立刻派一个排，带着三挺机枪，朝左侧山下，布置警戒。

风雨交加，环境异常艰险。敌人随时有可能冲上山来。枪声时紧时慢，时远时近。我们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里。主席在一旁却说：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听到那镇定的话语，我们立时又安定了下来。有毛主席，任何最坏的情况也会变好的。

过了约摸一个钟头，任弼时同志走过来了。他向主席汇报了情况，说，“向导找到了，我们走吧，这里离天赐湾只有20里地了。”

主席说：走吧！

队伍继续出发了，我们请主席坐上担架，主席拒绝了。并且说：我早说过不坐的！你们愿意就扛着吧！胡宗南一进攻，倒把我的身体锻炼得结实了。这得谢谢他呢！我们都笑起来。

雨似乎小了些。黎明时刻，到了离天赐湾5里路的一个小村子。主席一夜行军，没喝到一口热水，我们暂时停了下来，找到一间狭小而漆黑的窑洞，准备烤烤衣服，烧点热水。火烟弥漫了整个窑洞，呛得眼泪直流。我们让主席脱下鞋来烤一烤，主席笑笑说：烤干了还是要湿的呀，不如就这样穿着好。

天大亮时，我们翻到梁顶，进入天赐湾。部队和驮骡都在村头树下避雨，等候命令。这里的老百姓都已经转移了，20几户人家，只剩了些空空的窑洞。

任弼时同志说：“敌人也出发了，离我们只有二三十里地。”

主席说：就在这里休息吧，做好行军战斗准备！把警戒部队组织好，敌人来了，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住下。说到这里，向山下望了望说：敌人可能往保安方向去了。

果然，侦察不断前来报告：“敌人顺沟过去！”“敌人过完了！”主席说：好！我们住下。

牲口下了驮，号了房子，部队开始休息了。

胜 利 在 望

小河村，依山傍水，被一片苍翠的树林包围着。中共中央机关在天赐湾留住了5天，又回到这里。

麦秋很快就过去了。在那些日子里，主席工作特别紧张，几乎天天跟首长们一起开会，研究问题。一天，主席忽然提出要去村外走走。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自从到了小河村，主席就很少出来活动。

我们跟随主席上了后山。举目远望，一片郁郁苍苍，山深谷

幽，青峰入云，景色十分壮丽。山顶上堆着一个个的石头墩子，还有几座倒塌的石窑洞，茅草丛生。主席指着脚下的石头墩子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我们几个警卫员看了半天，谁也说不上来。主席走了一圈，然后指点着说：古时候这一带常打仗，这是战争的遗迹。石头墩子是炮台，这些是房子的根基。这里是古代一个封建地主的庄园。

这一讲，引起我们很大兴趣，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了很多问题。主席都耐心地一一加以讲解。我们就象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历史课，长了好多见识。跟着主席，随地都是课堂，而我们的领袖，又是多么好的循循善诱的导师啊！

往回走的时候，主席提议去看看饲养员老侯。老侯从长征时就跟随主席，为人忠诚勤劳，主席对他很有感情。我们来到院子里，老侯赶紧把小烟袋往鞋底上磕磕，跑上前来拉着主席的手。主席说：老侯，你身体好吗？老侯笑咪咪地说：“主席呀，你咋这么多日子不出来走走哩，马也不骑了，可把我巴望坏了！”主席笑着说：这不是来了！老侯忙笑着把老青马拉出来，老青马一见主席，立时四蹄登起，以为主席要骑它呢。

房东小姑娘，名叫兰兰，长得挺伶俐，看去不过十四五岁，却没有山区一般女娃娃那种羞涩之态，穿一件白净净的粗布褂子。她一听我们说话，忙出来打招呼，手里还握着一双给主席做的新布鞋。

兰兰笑嘻嘻地说：“我可是做不好，首长试试合脚不？”说时，兰兰妈妈也走来了。主席笑着说：谢谢你，我有了新鞋穿，打仗走路就方便了。我们高兴地请她们母女到主席住的窑洞坐坐，她们也不推辞。兰兰的弟弟妹妹也随后跑来。两个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跑到主席跟前，一人拉着主席的一只手，看着主席

傻笑。主席亲切地说：跟我去玩吧！几人一路下山，走到主席住的院子里。主席请客人坐下，关心地问她们现在生活怎样。兰兰说：“家里生活很好，从来不受罪，就是胡宗南来了以后，我们逃到山沟里，不敢回家，才总是挨饿呢！”没等主席说话，兰兰妈赶紧接着说：“你这个孩子，只知道现在吃了点苦，你可不知道闹红军以前老辈子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胡宗南来了，咱们受点罪，可一回家，还是有吃有喝啊，过去哪能行呢？”主席说：老大娘说得对，在战争期间，难免要吃点苦，等打败胡宗南就好了。

兰兰妈说：“都是这么想啊！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把敌人赶走呀？”主席说：快啦！最多一年！兰兰妈说：“这可就快啦！别说一年，就是再有十年八年也还会撑下去，老百姓有这个骨气，只要毛主席还在陕北，我们就不怕胡宗南！”

在陕北解放战争整个期间，每走到一处，我们都听得见这样的话：“咱毛主席还在陕北！我们什么也不怕！”这几乎成了所有群众精神上的支柱。人民用这样的话互相鼓舞，期望着胜利和未来，纵有天大的困难，也都能克服！人们说着这话的时候，仿佛也就看到了自己的领袖，或在荒僻的山野中，或在又破又黑、缺门少窗的窑洞里，谋虑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

而今天，主席的话特别令人激动，最多一年打败敌人，意味着胜利已经酝酿成熟了。

第二天，主席叫我们把东西清理一下，他要搬到周副主席住的地方，因为中央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这里过于狭小，安置不下许多人。

我们按照指示，搬到了河滩上的大院子里。听说要有不少人参加会议，窑洞太小，便连忙赶着在院子里搭盖天棚，再放上几

把木头桌椅，因陋就简，权充会场。

贺龙同志先来了。他是陕甘宁晋绥的联防司令员，我们在延安时常看见他。

主席从窑洞里迎出来，亲切地和他握手。贺龙同志向主席全身打量了一下说：“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了呢！”主席笑笑说：我觉着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可以走上十里二十里，也不觉得累。

接着，陈赓同志来了。他见了主席，第一句话就说：“主席，你可经过不少艰险呢！你带的警卫部队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们实在担心，旅长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你呢！”

主席握着陈赓同志的手，亲切地说：这次就是叫你们过黄河的，不过可不是来保护我。说到这里，主席微微一笑说：你们在晋南打得很好，给了敌人致命的打击，好武器应该给你们用，我这里你不用担心。

彭德怀司令员等西北军政首长都来了。主席、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等来到院内与彭老总等西北军政首长一一亲切握手、互相问候。大家说，彭老总，撤离延安后的这几仗打得好啊！你辛苦了。“仗打得好，是主席指挥的好，说辛苦嘛，我不辛苦，战士们真辛苦，主席！你们也够辛苦的了。”彭总笑着说。一座院子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十七八位首长说说笑笑，欢聚一堂。

为了让首长们生活过得好些，周副主席指示我们行政人员，多想办法。菜没处买，绥德地委便派了专人，每隔几天送来一些蔬菜。但天热路远，菜送到的时候，有的已经烂了，没法子，只好又去挖野菜。这种野菜是主席在王家湾散步时候发现的，恰好这里也有，端在饭桌上，大家都觉得鲜美可口。陈赓同志越吃越有味，还不住地夸奖说：“这菜好吃得很，还有没有？”大家都

笑起来。周副主席说：“有的是，我们随时可挖。”说着连忙吩咐再炒一盘。

会议期间，主席差不多每天讲话，大会、小会，找各地来的首长谈话，一天到晚，非常忙碌。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大的行动开始以前，主席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这一次会议，看来是研究几个战场的配合作战问题，事情就更多了。

会议一连开了几天，讨论的问题很多，情况非常热烈。当谈到陕北战局的时候，决定我军出击榆林，诱敌北上，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寻找机会，消灭它的有生力量。谈到陈赓兵团渡河问题时，又确定出师豫西，威胁西安，支援刘邓大军南下。从讨论的这些问题中，可以预料，胜利已经在望，一个新的大反攻的局面就要到来！

赶 过 敌 人

中共中央机关在小河村住了40多天，新的战斗序幕揭开了！8月初，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直逼榆林。胡宗南慌了手脚，忙把队伍从南线调往北线，以解榆林之围。一路钟松，率三十六师自志丹、安塞一带，顺长城东进；一路刘戡、董钊，统7旅之众，顺威榆公路北上。蒋介石亲自飞往延安督战。

小河村，正当敌人进攻的矛头。根据侦察报告，敌人的“快速部队”，正向小河猛扑。中央机关决定转移。7月31日晚上，主席叫我们把借老乡的用具，一一清点归还，损坏了的，照价赔偿，并且挨门挨户向老乡道别。不一会，任弼时同志又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作了动员。他说，这次行军任务是艰巨的。敌人企图封锁绥、米，把我们包围在无定河以西，我们要粉碎敌人的阴

谋，抢先赶过绥德，寻找机会消灭它。因此要求大家发扬艰苦顽强的战斗精神。会后，任弼时同志又去查看警卫部队阻击敌人的阵地。看来情况是相当急迫了。

8月1日清晨，毛主席和首长们都起来了。老乡们知道我们要走，三三五五地起来送行，立时把院子挤得满满当当。

大队已经走远了，老乡们还围住首长不放。主席说：大家请回吧，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老乡们前簇后拥，把首长们送出村口。主席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头招手。

队伍沿着大理河川，向东进发。河道时宽时窄，依山回转，一路上，来回老是过河。有的地方架个小桥，有的地方搁着几块石头，骑马倒显得累赘，主席索性下马步行。一路上跟我们说说笑笑，遇到河水浅的地方，主席就踏着河里放的石头，三脚两步地跳过去。有的地方水深，没放石头，也没架桥，主席连鞋袜也不脱，跟我们一起蹚水。大家走一路，唱了一路歌。

陕北的八月天气，早晨还是清清凉凉，太阳一当顶，立刻象发了大火。人们的衣服汗湿得要流下水来，石头好象也烤得冒烟。渐渐地，歌声断了，大家热得只是张口喘气。主席是最能体察同志们情绪变化的，见大家沉默不语，便把头上戴的草帽取下来扇了扇说：同志们很辛苦啊！一句话把大家的兴致鼓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说：“这才走了几步，哪说得上辛苦！”“这比长征差远了！”“咱们苦啥，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敌人才苦呢，老叫咱们牵着鼻子走！”主席哈哈笑道：说得对！敌人的命是苦哇，人地生疏，从南到北，又没有群众支持他们，拖也被我们拖垮了！我们吃点苦，可是换来了胜利。

傍黑到了青阳岔，这是个靠近沙漠的小镇子。4月间路过时，主席曾在镇公所住了几天，并且在这里发出了《用坚决战斗

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指示（即中央1947年4月9日的通知）。那时候，敌人刚侵占延安不久，气焰正盛。仅仅过去5个月，我们打了几次大胜仗，敌人就已经疲于奔命了。现在，战局正循着主席指示的方向发展。只是这次长途行军，中央机关后边背着五六万敌军，这担子也够沉重啊！可是我们相信，只要把敌人调动过去，胜利终归会属于我们。

在青阳岔住了一夜，天明继续行进。行军头两天，虽说冒着盛暑骄阳，还算轻松。敌人走得紧，我们也走得紧，敌人走得慢，我们也走得慢，隔着一两天的路程，却又不让敌人脱钩。可是一到火石山，情况突然变了，敌人竟然不吃不喝，一路紧追。

天气也似乎故意刁难，人停雨歇，我们一上路，雨又下起来了。由肖崖则到巡检司，雨一直不停，主席连衣服都湿了个透，浑身没点干爽地方。黑灯瞎火，看不见路，号房子的人到前面去了，一时找不到住处。人们站在雨地里，互相招呼着。我们好不容易在街上寺庙的对过，找到一间小房子，请主席进去避雨。主席问：周副主席他们来了吗？我们忙派人去接。主席一直在雨中等首长们到齐，都安排了住处才进屋子。

因为连日冒雨行军，马褥子上又没有雨布，里面的被褥全湿了。虽然今天路上，饲养员老侯把自己的旧大衣盖在马褥子上，仍然挡不住雨淋。我们刚解开湿漉漉的被子，主席摆摆手，就把油灯拨亮，开始工作了。那一夜，我们点了一堆湿柴，烘烤衣服。主席屋里的灯光，也一直亮到天明。

对我们来说，行军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主席和首长们说来，情况就不是这样简单。主席不但要谋划全摆各战线的人民革命斗争，而且要直接指挥面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行军途中，哪怕是临时休息，报务人员也马上架起电台，让主席跟各地通

报。一到宿营地，不等卸下马褡子，主席就开始办公，批阅电报，起草指示；端起饭碗，手里还离不开文件。其他首长也同样如此。不管炕沿，缸盖，碾盘，石头，随处一坐，就是办公桌。别人行军，他们也行军，别人休息，他们却不得休息。因此比平日驻留一个地方，更显到劳累、忙碌。

越接近绥德，行军速度越加快了。这几天，榆林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消息，西北野战军已扫清外围，消灭敌军5000多人。敌人急如星火赶往应援。因此我们必须赶在敌人前面抢过绥德，把敌人牵到我们指定的地区。主席尽管劳累，仍大踏步走在前边。

到李家崖，正是下午。主席和首长们又聚在一处开会了。吃过饭，我们劝主席进屋休息。

第三天，行军60里，来到黄家沟。在这里驻了两天，听说我们的部队撤出榆林战斗了。

战局真是瞬息万变！还是小河会议的时候，我们不少人就已知道，出击榆林，诱敌北上，有重大战略意义。不仅直接配合陈谢兵团南渡黄河，使敌人应接不暇，同时拔掉这个反动堡垒，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缴获的军用物资，又可以支援解放战争。可是为什么忽然又要“撤退”呢？我有点不理解，便问主席，主席无比坚定地说：我们要选择有利时机，打他的援兵！这样，敌人的阵势就乱了！——原来敌钟松部已自长城一线进抵榆林附近了。

我们深信，不管敌人多么阴险狡猾，都逃不出主席的深谋远虑。榆林不打了，那就是说，已经在另外的地方，给敌人挖好坟墓了。叫敌人背着榆林，加重一点负担吧。别的不说，光粮食就是个难题。从河套运，要通过沙漠，汽车走不动，骆驼没草吃。从南边接济，道路完全被我们封锁。早晚有一天，敌人不是投

降，就是活活饿死。

果然，我军骤然撤退，造成敌人骄横的气焰。钟松一到榆林，便马不停蹄，分兵三路南下，跟踪“追击”，并且叫嚷着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他哪里知道，他的脖子已套上了绞索哩！

接着，又来了报告：刘戡率领7个旅，正猛扑绥德。这里离绥德只有30里。任弼时同志忙来请示。主席决然地说：敌人是快速部队，我们也是快速部队。我们还要赶过敌人！

夜漆黑，黄土粘泥的路非常难走。前面就是绥德城了，人们加快了脚步。绥德大桥横在眼前，桥头有民兵把守，四外静寂无声。我们过了桥，到底把敌人甩在了后面，敌人要把我们截在无定河以西的狂妄企图完全破灭了！

忽然，后面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炊事员老高提着饭盒，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主席，吃饭吧！”原来出发时主席没有来得及吃饭，老高到底抓紧集合的间隙，做了些疙瘩汤。主席说：既然做了，请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来吃点吧！

主席从来都是这样，不愿意在生活上受什么特殊照顾。有饭就一起吃，挨饿就一起挨，行军时偶尔买到个西瓜，也是大家分着吃。有时我们干粮吃完了。主席省下馒头，分给我们。有人鞋子穿烂了，主席又把自己的鞋子拿来给他穿。战争期间买不到纸烟，有时河东送来些纸烟给主席，主席也分给大家抽。这次虽说只有一点点面汤，主席也没有忘了其他首长们。

一过绥德，部队行动方向转为正北。刘戡扑了个空，立刻又尾追上来。主席得到报告以后对周副主席说：好哇！敌人可以不吃不睡，我们也可以不睡不吃，走！于是部队一路疾进。

决 不 过 黄 河

表面看来，中央机关的处境非常艰险。前面是自榆林南下的敌人节节进逼。后边又有刘戡7个旅追兵。两路敌人将近10万人马，齐头向我们压来。这一次敌人又企图把我们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在无定河和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我们不理睬这些，仍照预定路线继续行进。当部队到达井儿坪的时候，骑兵侦察报告，敌刘戡距我60里，已经宿营。接着又有情报说，北路敌人已到了米脂城北的镇川堡。于是部队未肯久停，继续赶路。

连日急行军，主席不吃不睡，因此异常疲劳。刚一上马，就晃了一下。主席忙又跳下，大步走去。我们看出主席是在极力抑制困倦，忙支好担架。主席笑道：怎么，又让我上担架么？我说：“主席太累了，同志们都愿意抬呀。”主席边走边说：大家也都很累呀！你们愿意抬，我可不愿意坐！长征时也准备了担架，一路上都是抬病号和伤员。坐担架可不是好事，不是生病，就是负了重伤！听主席这么说，我们都禁不住笑了。

白天行军，太阳象帖热膏药，紧紧贴在身上，胸前背后都象水洗过了。我们心里更紧张，时刻担心着首长的健康。着行军方向，是奔葭（佳）县。有人就揣测着，是不是会过黄河。有人又提议应该劝主席和首长们先过河，摆脱敌人，在河东指挥作战，不是一样吗？

离米脂20里，部队便离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里。半天光景，到了一个集镇，叫乌龙铺。

大路上很少遇见老百姓，可是一拐进山沟，人渐渐多了，地里有人作活，路上有人挑担。再往里走，正逢集会，人来人往，

买东卖西，熙熙攘攘，非常热闹。敌人还没来过这里，老百姓安谧如常。一见这种情况，主席立刻告诉群运组的同志，集中起来，向老乡们宣传坚壁清野。

行军队伍通过热闹的集镇，惊动了人们。有人认出队伍前头那个高大的人，就是毛主席。

整个陕北正处在战火中。在艰难的日子里，毛主席仍在陕北，和大家同甘共苦，他那安静的笑容、镇定的神态，立刻给每个人带来了信心和力量。人们拥了上来，队伍完全卷入热情的人流中，几乎挪不动脚。群运组的同志立刻趁机展开宣传。

过了乌龙铺，又向东走。傍晚忽然下起大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白花花的大雨斜着从天上倒下来，水从头顶流到脚跟，每人身上都象有无数股喷泉。雨大风狂，推着人走，哪还睁得开眼。队伍无法行进，只好进了村子。

这里是曹庄。找到个破窑洞，主席连忙召集开会，研究行动路线。衣服上的水流了一地。

这时，村子里的老百姓都已睡下。几株老槐树，成了临时避雨的地方，大家都往一块挤。有人望着屋里跳跃的灯光说：“黄河就在前面，这回准要过河了。”立刻有七八张嘴反对道：“主席说过，不打败敌人，决不过黄河！”果然，不一会儿，任弼时同志冒着风雨跑来了，说：“部队行进方向不变，继续按原路线前进。”从首长的神情，我们已预感到大战迫在眉睫。哪里料到，就在同一时刻，我们英勇善战的西北野战军已自四面八方，向沙家店一带运动集结，正对敌三十六师压缩包围。

不到一小时的工夫，消息传来，刘戡部自乌龙铺又出动了。任弼时同志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吧！敌人这么积极，我们也起身吧！

雨势凶猛，人们靠着闪电的光亮，辨认着路径。闪电一停，黑暗立刻把人紧紧捆住，迈不开腿，耳边只听见轰隆隆的震响，大水挟着巨石，由山头冲刷下来。人们互相传告着：“小心！”可是，喊声连自己都很难听清。

黎明时，雨才住了。部队来到葭芦河边。山上山下，到处是白花花的水，简直成了水的世界。葭芦河突然比往常宽了许多，把路挡住了。

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使我们为首长的安全担心。河的两侧是很高的大山，中间是湍急的水流。按时间算来，后面敌人离我们顶多有30里。地形这样不利，光这一点警卫部队，能不能坚持到首长们安全转移呢？可是看看主席，正和首长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开会，有说有笑。忽地，后边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刻工夫，大炮也轰轰响成了一片，原来是野战军的一部已在侧击敌人。只见主席从容地站起来说：好，就这么办！任弼时同志立刻命令出发。

部队临时改变了方向，突然由东向西北方向行进。西北面是高峰陡壁，山路崎岖，下边还有羊肠小道，上边但见云雾缭绕，甚至连小路都找不到了。主席下了马，招呼说：上山吧！大踏步走到前头去了。汪东兴同志特别告诉后边的警卫部队，把转移时路上的痕迹去掉。主席说：没有问题，就是在这里竖块牌子，注明毛泽东向面北山上转移，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听主席这样说，大家都笑了。周副主席含笑对汪东兴同志说：“有备无患，还是去吧，让敌人多找一会儿也不错！”

走到半山，山下又响了几枪，周副主席停住脚步问道：“怎么回事？”主席也站住了，把草帽拿在手里，慢悠悠地说：是敌人来了吗？他找了块石头坐下，又说：好吧，我们等它，看看是

个什么鬼样子。后边有人前来报告，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弄清了，主席站起来说：没有事，咱们再走！

爬到接近峰顶的一个山包上，回首东望，雨后初晴，翠峰如洗，太阳象个火球，从紫雾里滚了出来，葭芦河水不过是一条细流。遥看黄河，在崇山峻岭间，泛光浮采，显得特别柔顺，没有那种啸叫暴跳的野劲，披着阳光，格外秀美，使人心旷神怡！多少天来的紧张劳累，立时消散。大家被这美妙的景色吸引住了，都站着向下眺望。

这时候，刘戡率领着队伍闯到葭芦河畔，找不到我中央机关的踪迹，便认为我们从葭县过了黄河。于是在河边上，架起大炮，朝葭县城猛轰。葭县恰在这座山的对面，炮弹开花，阵阵硝烟，在山顶上，看得一清二楚。到现在，我们更加了解主席判断准确，是由于熟悉敌人情况，充分掌握了敌人行动规律的缘故。身背着五六万敌人，经过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和紧张的白天，冒着盛暑骄阳，排除艰难困苦，翻山涉水，栉风沐雨，长途跋涉，终于把敌人引到指定的地方。如今任务完成了。主席微笑地站在顶峰，用全副身心，欣赏着气象万千的祖国大地。

稳 如 泰 山

就在山顶上，有个不大的村子，叫白龙庙。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周副主席觉得主席过于疲劳，打算在这里宿营。周副主席说：“这地势对我们有利，司令部可以驻在这里。”主席也说：对，就在这里驻下，把警卫部队布置好，敌人要上山，还可以打它三个多钟头，到那时再走不迟。

天黑时，敌人在葭县以西一带，点起了大火，烈焰冲天。山

上看得真切，好象近在咫尺。汪东兴同志忙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周副主席出来看了看说：“把警戒部队布置好，不要告诉主席，让他好好睡吧，他太疲劳了！”谁知主席在屋里听到了，大声地说：汪东兴啊！不要担心，现在不是他们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了！

· 后半夜下起了大雨，山下的敌人，被水冲得呜呜呀呀乱吼乱叫。又是打枪又是打炮，给自己壮胆。我们却一夜好睡。

清晨，雨下得更猛，整座山，白茫茫的，象挂了瀑布。我们下山的时候，简直是被水推着走，脚也站不住。马是不能骑了，主席就跟着我们挽着手走。

下到沟里，往北，到了葭芦河上游。大水淹没了河床，也不知有多宽。先头部队找到一处最窄的河面动手架桥。那里跨河有两座巨石，正好做桥基。只是水流湍急，看了叫人头晕。

主席走到河旁，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并且拿起一根树枝，插到河里测验流速。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早忙着去指挥架桥了。

突然，白龙庙方向枪炮齐响，轰隆隆的爆炸声，就象在我们头顶。我们的警戒部队和敌人接了火，眼看这里就要变成战场了！主席回身望望山头，神态自若地在岸边来回踱着。架桥的战士们都脱光了衣服，拚着全力，把绳索、木杆往对岸扔，想搭起个架子，好铺木板。河宽水急，有些木杆落在河心，叫水冲走了。情况这样紧急，桥一时又搭不起来，汪东兴同志忙来请示主席，要设法先护送主席过河。主席摇摇头说：不，我留在这里！你想办法先把秘书、译电员和文件送过河去吧！

· 不一会儿，按照主席的吩咐，机要人员伏在未加鞍子的马上，顺着水势溜过河去。

战斗更加猛烈，架桥工程进展仍很缓慢。机关人马全汇集在

河滩上，偏偏敌机也冒雨出动了。主席全不在意，回身对参谋人员说：把电报拿给我看！随即坐在一块湿漉漉的青石上，聚精会神地翻看电报。一时电台也架起来了，河滩上响起“的的嗒嗒”的声音。

浮桥剩下最后一截，老乡们终于又拉来许多门板和木料，协助我们一一横放在绳索上，浮桥架起了，主席这才站起，走在前面，大踏步过了浮桥。其他首长也一一过去。

伟大的转折

中央机关夜以继日地行进：战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谁都可以感觉到的。还是在行军的路上，我们就已听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消息，当时毛主席就和我们说过：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就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而在这个时候，我华东野战军也转入外线作战，出师鲁西南，彻底粉碎了敌人在华东战场上的重点进攻，并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作战。大反攻的形势，正在开始形成！

当时，我们正置身在一个伟大的事变中，然而我们并没有立刻理解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直到后来我们听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以后，才真正理解了这个事变的伟大意义。

但是，这战争的转折点是在敌强我弱，异常艰险复杂的情况下到来的。敌人自认为占着压倒的优势，狂妄到了横行无忌的程度。敌三十六师一到镇川堡，立刻分兵两路，派一二三旅向东进

犯，企图与刘戡会合，迫我军背水一战，或是把我军赶过黄河。敌人得意忘形，哪里知道，我们已给它摆下了天罗地网呢！

早晨，起了风，吹散一天乌云。一股股白色的雾气，从山谷里升起。中央机关当天由杨家园子出发，开往靠近前线的地区。大黑来到梁家岔，这里距沙家店20里路，只有六七户人家，几百人挤在这里，简直没有插足之地。勉强给主席和首长们借到两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间小窑。其他人员全都露宿。于是河滩旁、崖畔下、山坡上，都驻满了人。安置就绪，主席要我们轻装。我们一怔，这一路几次遇到紧急情况，都没有轻装，如今钟松已成“瓮中之鳖”，为什么又要轻装呢？主席说：你们也知道，我们要在沙家店一带和敌人有个大的战斗。两方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狭小。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暂时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过无定河，再往西走。

我们立刻恍然大悟。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事情要往最好的方面努力，从最坏的方面设想。尤其是指作战，总要同时设计几个方案，打好了怎么办，打不好又怎么办，条件起了变化又怎么办，甚至连天气变化，都要估计在内。把各种情况考虑周到，才会争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尽管这一战，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主席仍然嘱咐我们要做好应变的准备。这不是过虑。因为敌人将近10万人马麋集在这个狭小地区，“困兽犹斗”，敌人是会作垂死挣扎的。何况钟松“援榆有功”，刚受过蒋介石的嘉奖，气焰正盛呢！于是我们马上动手，该烧的烧，该埋的埋。

不一刻工夫，司令部和西北野战军总部联系上了。原来他们就在离这里十几里路的一个村子。主席下令，立刻架好电话线，要和前线彭德怀司令员直接通话。

电话铃“嘀铃铃”响起来。

电话就放在外窑的木桌上。主席大步走到跟前，拿起电话就说：“是呀，我是毛泽东！”

守在窑前的人，都是又惊又喜！“我是毛泽东！”那声音沉着而坚定，饱含着力量和信念。自从敌人侵占延安以来，主席一直是使用代号，今天才第一次用真名字。这说明，形势大大改观，我们已爬到山顶，敌人走下坡路了！当彭德怀司令员报告了敌三十六师被围的情况时，主席又大声地说：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窑洞里，首长们紧张地开着会，饭也顾不得吃。墙上挂满了地图，炕上，桌上，也都铺满了地图。主席和周副主席守着电话机，不曾离开一步，随时听取敌情变化的报告，发出作战的指示。随后又往作战地图上作着标记。因为随身带的蜡烛已经点完了，屋里只点了一盏棉油灯，灯光幽暗，还照不到几尺远，所以查看地图非常困难。但主席全不在意，一直忙到深夜。

电话铃一阵阵响着。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是通夜未睡。作战参谋拿着资料出出进进，几乎所有的人，都围上去探听消息。作战参谋只笑嘻嘻地摆手。我们不放他走。主席听见了，忙放下电话，走出窑洞，神采焕发地说：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原来，清晨的炮声是由常高山传来的。当敌三十六师前卫部队一二三旅向乌龙铺一带进犯时，钟松发觉自己已经被包围了，于是，慌忙命令一二三旅回援。一二三旅回头进入常高山一带，又被我埋伏在这里的两个旅团团包围。我另一支都队，也把企图增援钟松的刘戡部，阻击在葭县一带。钟松恐慌万状，急着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的把钟松大骂了一顿，叫他

“固守待援”，刘戡因为“援榆不力”，早已受过申斥，这一次，胡宗南又令他星夜驰援钟松，刘戡遇到我军阻击，生怕被我军消灭，迟迟疑疑，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火了，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正式的战斗还没打响，敌人就乱作一团了！

这只是沙家店战役的序曲。热闹的场面还在后头。得到主席的指示，我们飞奔上山。这时雨过天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四野静寂无声，只有风吹茅草沙沙作响。大家怀着难耐的心情，捱到黄昏，仍没有听见战斗的讯号。这是怎么回事？

一时来人换我们回去吃饭。只见主席仍对着话筒，跟前线指挥部通话。听说主席整天没有离开电话机，前线上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及时传到这里。主席甚至也问到战士们工事挖的怎样。我们进去报告没有听见炮声，主席移开话筒笑道：不要着急，还不到时间呢！这就快了！

果然，一语未了，西南方向轰隆一阵巨响，无数巨炮，一齐怒吼，霎时间，天崩地裂，震得窑顶喇喇落土。主席和首长们，都站了起来，走出窑洞。山上了望的人，一路飞跑，兴奋地叫道：“打响罗！打响罗！”人们从四面发出欢呼。主席微笑着说：好！这回看胡宗南怎么交代！

捷报不断传来，一会是敌人全部落网，一会是正在清查钟松……从黄昏到天黑，仅仅两个小时，就歼灭了整编三十六师6000余人，活捉敌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胜利，就这样以雷霆万钧之势，闪电般的到来了！仅几天以前，敌人还凶焰万丈，妄想一战结束陕北战争，然而沙家店一战，敌人就象雪崩似的垮了下去，完全被人民革命的洪流冲没了。

主席和首长们工作了一个整夜，天微明时，刚擦了把脸，运送伤员的队伍，就从沙家店战场下来了。主席立刻指示机关人员

全体总动员，组织临时救护站，烧开水，煮稀饭；医生们一齐出动，给伤员换药，裹伤。机关里的牲口，也都拉去运送伤员。周副主席还亲自出来检查督促。

当人们正为着伟大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却又走在了时间的前面，考虑着下一步继续歼灭敌人的问题。只见他片刻不得消停，忙着查看地图，发出指示，仔细地部署着，周密地计划着、思考着。主席沉浸在工作中，完全废寝忘食了。经我们一再提醒，才稍进了些饮食，又匆匆赶到野司驻地前东元村去开会。彭德怀司令员和首长们远远地迎了出来。主席说：打得好啊！首长们喧笑着，抢着和毛主席握手。都说：“主席瘦了！”主席笑吟吟地说，瘦了走路方便！有个旅长说：“主席啊，你们几次遇到危险，我们可真担心呢！”主席说：我也替你们担心呢！那么多敌人，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那个旅长说：“那也不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敌人是比不过我们的！拖也把它拖死！”又一个旅长说：“我们的胃口也大了，敌人以为我们只能吃它小股，都往一处集中，恰好叫我们吃上大头！只是便宜了刘戡！”主席笑道：不会便宜他的！还得把他拖住，来个会战！原来我们计划消灭它十几个旅以后，就可以反攻，现在还没消灭这么多，看来敌人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把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没吃过一次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的计划行动。说罢，又补充了一句：那有什么办法，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首长们都哄然大笑。说着话，一齐走进了窑洞。大家请主席休息一会。窑洞很小，炕上坐满了人，有的只好把着窑门坐着。歇了一会儿，彭总向主席汇报歼灭三十六师的经过说，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的主要原因是广大指战

员撤出榆林后憋着一肚子气，总想找机会消灭一股敌人出出气，正好碰上了钟松，我又点了一把火，说毛主席就在我们附近命令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这就把他们的劲鼓起来了，信心百倍的投入了战斗，取得了胜利。主席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山坳，最吃力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当然我们还有困难，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而主要在粮食方面，没有粮食是不能打仗的。边区粮食少，我们就不在这里打了，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家门口和他打，还要吃他的东西，这是个便宜事哩！首长们又大笑起来。主席接着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会后，主席又到村南制高点，视察了歼灭敌三十六师的阵地，还详细地询问了战斗进行的情况。

回到梁家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因为村子太小，整个机关已转移到朱官寨宿营。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等着和主席一起上路，因此主席没有停留，就又起身了。

顺着河沟，全是石头子路，夜黑无光，马蹄时时碰出火星，一路上跌跌撞撞，20里路，好象老走不完。偏偏老青马的铁掌又磨掉了。主席爱惜牲口，不肯再骑。还说，骑在马上要打瞌睡，主席已将近三天三夜没有睡眠，我们恨不得快些赶到地方，好让主席休息。于是破例地打开了随身带的手电，在前头照路。哪知到了朱官寨，号房子的同志说，主席的住处在后沟，离这里还有二里路，那里要安静些。主席忍不住笑了，说：我现在不需要安静，只需要睡觉！同志们临时腾出一孔窑，可是刚一落脚，首长们却又开会了。敬爱的领袖，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多少

心血啊！在极度的紧张和劳累之后，甚至连片刻的安睡都这样难得。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革命的车轮，已沿着伟大领袖指出的道路向前飞驰，在我们这一代，英雄的人民将要写出完全崭新的历史！

8月23日，陈赓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在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沙家店的胜利，在全国各个战场发生了连锁反应。胡宗南的机动兵力，由于被我们拖在北线，后方空虚，使陈赓兵团得以顺利渡河，分兵向东西两路发展：东面威胁洛阳，牵制了河南的敌人，支援了刘邓大军南下；西面直逼潼关，胡宗南的老巢西安，眼看难保了。胡宗南慌了！十万火急地命令刘戡南下。刘戡却龟缩在米脂东北的山沟沟里，缺吃少喝，不敢妄动。加上秋雨连绵，眼看天气转寒，个个叫苦。他接到命令，只得冒死南逃。强大的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发扬艰苦奋斗、不避艰险、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对向南溃逃的刘戡部展开了猛烈的追击。大军顺咸榆公路南下，准备赶到敌人前西，堵击敌人。

大反攻的高潮来了！毛主席日夜谋虑着，筹划着，一个个英明的指示，一件件重要的部署，正从朱官寨这偏远的村子，飞向前方。北起黄河，南抵长江，东自滨海，西到汉水，在广阔的祖国大地上，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有如风卷残云。蒋家王朝20年的反革命统治，最后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全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引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原载《星火燎原》）

注：本文作者转战陕北时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做警卫工作。

彭总在西北战场

习仲勋

一、战斗的情谊

每当想起彭德怀元帅艰苦征战的一生，我心潮起伏，百感交集。远在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不久，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党中央组织工农红军野战军举行西征。其时，我跟随彭老总在戎马倥偬之中度过了好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向他报告工作情况。他虽然长我15岁，但完全用平等、亲切的态度对待我，外表严肃而内心热诚；在日常工作和战斗中，那种诚挚的关切之情，使我深为所动。1946年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将近半年，西北地区的敌人也蠢蠢欲动。为了备战，彭老总和我从延安动身，渡过黄河，赶到晋绥边区临县的甘泉村，会见了陈赓将军，共同研究如何配合作战，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初春，边区集团军在甘肃省东部的西华池和胡宗南部队恶战一场。战后，彭老总在富县和我们一道总结此次战斗。这一仗，虽然予敌人以重创，击毙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可是这是一次消耗战。为此，身为“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的我，深感不安，以为会受到彭老总严厉责备。可是他却亲切地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没打好，部队有伤亡，不要

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这一席话，对我和其他同志鼓舞极大。

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老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将军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作战，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老总身上的硝烟味还未散尽，又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在富有历史风采的古城西安和我们热情地话别，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当他们征战数载凯旋归来时，我也调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和他见面。回首当年，正是“创业艰难百战多”。在那漫长而困苦的年代里，我们共同闯过了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我们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在收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的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老总，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二、杰出的将帅

在我党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彭老总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10倍于我之敌面前，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依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依靠他钢铁

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奇迹似的克敌制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历史篇章。因而，西北战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被人们誉为“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受到党中央和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全中国又一次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可是永不屈服的中国人民，挺起胸膛，奋起抗争。战争打了8个多月，歼敌71万，敌人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实行“重点进攻”。这“重点”，一个在陕甘宁边区，一个在山东。当时的西北战场，敌人总兵力有三四十万，放在第一线的兵力23万余人。1947年3月战斗打响时，我仅有兵力不足1.5万人，到了3月17日，王震将军率领第二纵队从山西中部日夜兼程赶到延安附近地区之后，我全部兵力也不过两万多人。敌人有飞机、坦克、汽车和现代化装备，而我军就是“小米加步枪”，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敌人占据着拥有好几千万人口的大西北，而我军所凭借的是仅有150万人口的一小块贫瘠的山区。记得，3月1⁶日，西华池战斗打完没有多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发来急电，要我星夜返回延安。此时，北线榆林敌二十二军等部从北向南进攻，马步芳、马鸿逵军从西面和西北面向我陇东分区和三边分区步步进逼，而在南线进攻的胡宗南部，有十四五万之众，兵分几路直扑延安。枪炮声震耳欲聋，敌机轮番不息地轰炸延安，遍地烟火升腾。我飞马急驰，两天两夜赶回延安，到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住的王家坪。我最担心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全，因此一见面，就劝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赶快离开延安。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从容不迫地说：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形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这时，彭老总交给我一封毛主席的亲笔指示。党中央要德怀同志和

我指挥西北野战军，并立即成立前委。还指出：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我们正在毛主席住的窑洞里商量成立前委的事，敌机又来轰炸，有些炸弹就落在我们附近。于是大家转移到王家坪一个防空的石洞里继续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和彭老总等，大家全都席地而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讲了全国战争形势，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要我们注意对那些对撤退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

黄昏后，敌人已经离延安城很近了，枪炮声越来越猛烈，在彭总和我们大家再三催促下，毛主席于是日黄昏后才离开了延安。彭总和我们大家送毛主席到延河边，深情依依地望着他们向东驰去。

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撤走之后，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苦战了七天七夜的指挥员，一批又一批的挤到了彭总挂满地图的窑洞里。炮声隆隆，处处吃紧，战争形势，至为严重。可是彭总临危受命，镇定自若。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忙碌地调兵遣将：除派一支部队往延安西北的安塞县方向吸引敌人之外，主力部队统统向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相机打击敌人。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了延安城东的飞机场，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难了。司令部的好多同志都焦急地催促彭总赶快撤退。彭总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一直到深夜时分，彭总才率领西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离开已是一片火海的延安，从王家坪后沟爬上山，顺小路悄

然退去。这条出人意外的小路，平时没有人注意，彭总往日散步时，调查过，并踩过好多遍。由此可见，这位久经征战的老军人深谋远虑和军事观察之细密。撤离延安，大家心情激愤而沉重。同时，敌人这样嚣张，情况这样危急，可是身经百战而又独具胆识的彭老总，还一边徒步行军，一边轻蔑地嘲笑四面八方摸来的敌人：“同志们，不要看敌人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我看嘛，黄河那边阎锡山是瓮中之鳖。眼前的胡宗南，又愚又蠢，是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至于马步芳、马鸿逵之流，小丑跳梁罢了！他们倒霉的日子不会太远。”他望着延安左前方远处山头上敌人烧起的火堆，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延安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在那以后的艰苦岁月里，彭德怀同志总是坚定不移、信心百倍，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军事原则，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彭老总精心运筹，在青化砭设下口袋阵，诱敌深入，我军出其不意，以雷霆万钧之势伏击敌人，全歼敌三十一旅共3000余人，活捉旅长李纪云等3名少将和1名上校。当时，前总的指挥所设在青化砭西北的高山头上，枪炮声一响，我们正用望远镜观察时，只见尘土飞扬，战斗却结束了。没有想到结束得这样快，我好象觉得战斗只打了十几分钟。彭总说：“打了还不到一个小时啊！敌人其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噢！”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将军，这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乐，喜形于色，神采奕奕地打着拍子，哼着歌曲。我军退出延安仅仅6天，就在青化砭初战告捷，这是何等振奋人心啊！接着，彭总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十余万敌人的鼻

子，让它在千山万壑之间“大游行”，等到敌人饥饿、疲劳和晕头转向之时，我军猛扑上去，打了羊马河一仗，歼敌近5000，活捉敌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等。敌接应一二三旅的重兵就在跟前，但彭总巧妙地让我军一部分把敌人主力9个多旅吸引到战场以西，因此，敌主力部队在距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这一仗，离青化砭之捷不到20天。及后，彭总为了迎合敌人主力急于找我军决战的心理，来个投其所好，制造假象，让敌人再犯错误。敌人乖乖地听从了彭老总的指挥，向数百里外的绥德地区扑去。敌人刚从我们身边过去，彭总即利用敌人后方空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部队突然铁桶似的包围了距延安90里的有重兵把守的战略补给站蟠龙镇。强攻两昼夜，歼敌近7000，生擒了因首先率部侵入延安城而被敌人吹嘘为“名将”的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缴获的服装、弹药、武器和面粉，堆积如山。这是西北战场上，我军第一次获得的大量人力和物质补充。当敌人主力部队从绥德地区返回蟠龙镇增援时，彭总早已指挥我们机警地跳在一边；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兵，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弹药，穿着敌人送来的夏衣，吃着敌人送来的“洋面”，整整地休息了7天。边区人民和全体指战员真是心花怒放，满怀尊敬的激情，赞颂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赞颂彭德怀将军神奇的军事指挥艺术！

撤离延安以后，45天里三战三捷，我军声威大振。敌人连战皆败，损兵折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则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五月中旬，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了边区军民5万多人的祝捷大会。翻山越岭、飞马奔驰而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在激荡着群山的欢呼声中，登台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评价了西北军民的战斗功勋；并宣布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与敌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当时，彭总同战斗英雄、群众代表和游击队的好汉们坐在一起，谦逊而深思，毫不引人注目，完全象普通一兵。“元帅兼士兵”，就是他作为无产阶级名将的最好写照。

接着，彭总指挥我军继续转战西北。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之后，又根据党中央的新的战略意图，率领我军越过沙漠，驱驰千里，突然包围了陕甘宁最北边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调动敌主力部队北上，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特别是为陈赓兵团挺进豫西造成良好的战机。果然，敌人上了圈套。蒋介石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飞到延安亲自指挥，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于是，10万敌军疯狂地向榆林方向逼近。此时，不知死亡将至的敌人，还在高喊一战消灭我军，“结束陕北战争”。诚然，我军在长城内外的沙漠地区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和宰杀战马充饥。党中央和我全部野战军都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情况至为险恶。可是彭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指挥下，运筹帷幄，从容自如，首先击溃了西来增援的数万之众的马鸿逵部队，接着，又瞅准机会，反手一击——我军风驰电掣般地消灭了西北战场上敌“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此即我军战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全线退却，溃不成军。沙家店战斗大获全胜的次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飞马来到前线指挥所里，向指战员热烈祝贺这一伟大胜利。毛主席说：这一仗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彭总陪同下，还

兴致勃勃地登上高山，视察了黄河和无定河之间的我军创奇迹的战场。此时此地，想起“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壮丽诗句，是何等动人心魄啊！

及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在全国各战场密切配合下，彭总挥师南下，连战皆捷。1948年3月初，我大军离开陕北山区，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在宜川打了第一仗，旗开得胜，一举歼敌5个旅共3万人，击毙敌前线指挥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等。战后数日，毛主席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热情地赞扬了这一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从此以后，渭河两岸，兰州城下，青海高原，嘉峪关外，我军长驱万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彭总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无私无畏，智勇兼备，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自己的力量，由防御转入反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延安撤退后半年扭转战局；1年1个月又3天收复举世瞩目的革命圣地延安；两年又8个月，便解放了占祖国面积1/3的西北五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边疆帕米尔高原上。总计歼敌51万多，击毙和生擒的敌人将官，数以百计。

最初，党中央根据西北战场兵力小等情况，要求彭老总在开头3个月，每月消灭敌人1个团，目的是把蒋介石几十万机动兵力拖在陕甘宁边区，使这里成为一个战略箝制区。那时预期：如果按最理想的打算，每月消灭敌人1个团，那么3年可以回到延安。至于全西北的解放，在当时看来还是较遥远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彭老总受命之后，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使胜利进程大大提前。记得，他刚接受指挥任务，就语重心长地讲：

“中央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们，倘若指挥不好，犯了错误，就

有负中央的重托，那就对人民有罪。同时，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情，稍一不慎就要死人，性命关天呀！”正因为彭总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这样强烈的责任心和革命家胆识，所以能做到高瞻远瞩，全局在胸。他讲过：“陕甘宁边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敌人统治的空隙，几个军阀互有矛盾，所以刘志丹同志率领的工农红军才能在这里存在。目前，敌人虽然强大，但指挥不统一，我们打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观望；我们打马鸿逵、马步芳，胡宗南不动。这是个很好的条件。但敌我力量悬殊特别大这一点，决定了斗争艰苦，决定了不能速胜，必须谨慎从事。”正因为如此，每次战斗之前，彭老总都仔细掌握情况，连任何细小的地方也不放过。制定作战方案时，他不仅反复推敲，还要下级反复提意见，甚至交给全军讨论。特别是对不同的或相反的意见，他十分重视，认为这种意见能“医治”主观臆断和片面性的毛病。有时计划等完全搞好了，他还苦苦思索，不能成眠，半夜起来把我推醒问：“你看，还有什么漏洞？”真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我看见他通宵达旦地站在地图下踱步沉思。有时抱着电话机，要前边的侦察员直接给他讲情况。有时参谋人员审问俘虏，他站在一边静听着、观察着。所以，他对我军情况了如指掌，就不用说了。他对敌人的兵力、火器、动向、部队素质以及指挥官的资历、能力、个性，都非常熟悉。“知己知彼”，因此他多谋善断，作战决心来得快。而且一旦下了决心，就象钢打铁铸一般不可动摇。最使我难忘的是：打“青化砭战斗”时，埋伏了两天，敌人没来，天寒地冻，大家十分焦灼，说敌人恐怕不一定来吧！彭老总说：“你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是大大喜功的二杆子。他进了延安城，估计我中央机关的领导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顺公路撤退怕他的汽车追，所以骑着马顺山沟向

安塞方向去了，而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这是出其意料的。其次，胡宗南虽然是草包，但是占领延安之后要派兵保障侧翼，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有，要不然他怎么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坦克，有汽车，这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要吗？更主要的是，他要捕捉我主力部队，到安塞方向没找到，必然转到这个方向来找。所以说，他一定要来。”接着，我们商量拟了个动员令，在战场上散发，鼓舞指战员必胜的信心。次日，敌人果然来了，确是料敌如神啊！

他能迅速抓住战机。只要发现新情况，半夜三更就一跃而起，打电话、查情况、找参谋人员，因而能不失时机。抓住战机，就狠打，猛打，连续打。在这种情况下，谁行动迟缓或畏缩不前，他十分严厉，毫不容情：“你不恨敌人，我就恨死了你。”这一仗还没打完，他就考虑下一仗。而且每战都拟定好几个方案，以便应付种种意外情况。因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能沉着镇定，泰然处之。他总是冷静而清醒的，总是机警地让我军处于有利态势，不因敌人强大而失去主动，不因条件困难而失去信心。他善于发挥我军的长处，利用敌人的弱点，使敌人犯错误从而听从他的指挥。对整个敌人他非常轻蔑，但是在实战中对敌人一兵一卒都很重视。他的名言是：“新兵当老兵打，死老虎当活老虎打。”

为了准确无误地实施指挥，他毫不畏惧地冒着炮火、硝烟，亲临前线，察看地形和敌情。有时候，敌机狂炸，流弹横飞，情况十分危险，我们不让他到前面去。他说：“同志，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谁也打不了胜仗。”可是，当我跳出工事要到前面去的时候，他却诙谐地说：“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个人好嘛！”然后他就向炮

火激烈的地方走去，在浓烟烈火中指挥那一场恶战，使指战员得到巨大的鼓舞，从而产生了无敌力量。在阵地上，各级指挥员强行把他拉下阵地，或者用身体遮掩他的那种感人至深的情景，我多次见过。使我永远难忘的是，蟠龙镇战斗之前，敌主力部队摆成长宽几十里的方阵，铺天盖地向北扑去。而我野战军指挥机关，就驻扎在这“方阵”当中的一个小山沟里。我们头顶四面八方都有狂呼乱叫的敌人，大家都很紧张，人人都持枪在手。侦察员和参谋们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我焦灼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而彭老总却若无其事地躺在我身边的炕上，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马上就要进行的战斗如何打。敌人刚从头顶上过去，他立刻跳下炕，率领我们向蟠龙镇扑去。“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办各的事噢！”正因为他这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正因为他把自己一颗忠贞的心交给了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以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都对他充满尊敬与信任，都深受鼓舞，因而能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战胜强大的敌人。

三、学习的楷模

胜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胜利。彭老总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总是把胜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彭老总的讲话中以及他同我许多次交谈中，我们都对这一根本问题，感觉得最为深切：西北解放战争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胜利，其根基是很深厚的。首先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下，各个战场配合作战而取得的。我们都清楚记得，早在“重庆谈判”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边区军民要准备打仗。解放战争从中原打响了，党中

央和毛主席就要我边区党政军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备战”方面来。所以边区军民从政治、思想、物质上，早就作了准备。何况，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多年来领导人民群众建设边区，特别是1942年以后的大生产运动，人民丰衣足食，这都为战争胜利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西北战场开始只有两万多军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却派来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指挥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彭德怀将军和贺龙将军。彭老总在前方指挥，贺老总作为晋绥陕甘宁军区司令员，全力以赴支援战争。特别是晋绥军区，在贺老总领导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时不仅陕甘宁的学校、机关、干部家属和兵工厂等等都搬到了晋绥，而且在兵源、物资、粮食、弹药方面，从晋绥源源不断地向陕甘宁边区输送。可以说，当时没有晋绥边区的支援，就没有西北战场的胜利。而且这两位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名将，不负党中央和毛主席重托，互相支援，共同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至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制定战略计划，制定作战方针以及亲自指挥战斗的光辉业绩，更是为边区军民所熟知、所称颂和铭感不忘的。

作战过程中，任何一次大小战斗，彭老总都要请示党中央和毛主席。战斗中，也不断报告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发来指示，他都和同志们一道反复地逐字逐句地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此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我们跟前，我们能亲自聆听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示和教诲，这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幸福。象沙家店战斗，彭老总率领部队从榆林地区撤到沙家店周围地区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刻乘马赶到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驻地——前东原村，举行了一次会议，同彭老总和前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确定了作战计划。战斗中，毛主席的电话线就通到彭老总的指挥所里。彭老总随时向毛

主席、周副主席报告战斗进展情况，而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也不断地发出指示，因而才能在千钧一发之际，那么机智而巧妙地置敌于死地，获得伟大的胜利。

我军攻击蟠龙镇时，原来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谁知一打起来敌兵力不只一个旅，还有两个指挥部，加上敌工事坚固，我军伤亡大，彭老总一面让指战员出谋献策，研究如何改变打法，一面给毛主席发了电报，报告情况。毛主席几分钟后就回了电报：坚决地打，打好了是胜利，打不好也可取得经验。彭老总接到电报，大为振奋，立刻改变部署，重新发起攻击，把敌人分割开来打，结果进展迅速，很快取得了胜利。彭老总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力而及时的指挥，衷心感激，坚决贯彻。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他经常提起这件事情，赞颂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当彭老总在事关革命大业或事关战略部署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时，他也坦率提出，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记得，关于保卫延安的战略方针，曾有两种设想：一种是把陈赓将军的部队从山西调过来，加强西北的力量，在延安外围地区消灭敌人；另一种是放弃延安，诱敌深入，然后在长期周旋中消灭敌人。后来确定了放弃延安，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因而延安军民从1946年秋天就开始疏散人员、物资，进行紧张的备战。可是在敌人大举进攻前夕，彭老总在南线视察了我军阵地回到延安以后，看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在延安大门外斩断魔爪》。社论中讲的和原来的战略设想完全相反，他勃然大怒：

“我们有几个兵嘛！王明路线‘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苦头我们还没吃够？”彭老总不休息，不吃饭，扔下报纸，翻身上马，赶快到党中央去找毛主席陈明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原来这样打算，现在也没有变，宣传上有错误可以纠正。我们的彭老总就是

这样一位刚正无私，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

1947年冬季的部队整训，曾被中央军委誉为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推广。彭老总多次谦虚地指出：“不要因受表扬头脑发胀。这一运动是继续了红四军古田会议的精神，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坚持与继续。”他曾多少次讲过：“大西北之所以能迅速获得解放，关键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正确领导。”有一次开会中，一位地方干部讲：“打败胡宗南，咱彭总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严肃地纠正说：“不对。那是毛主席指挥的功劳，陕北人民的功劳。我们这些人，只不过在党的领导下作一些具体工作，做了一些自己应作的事情。”

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深知彭老总不顾个人安危的一贯作风，所以除了以中央名义写信之外，他们曾多次谆谆叮咛，要我和别的同志在作战时注意彭老总的安危，在平时关心彭老总的起居生活，要他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珍惜自己。而彭老总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样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不管在怎样紧急的情况下，有人从毛主席身边来，他都要仔细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体怎样？生活怎样？只要知道中央机关到了什么地方，立刻派出一支部队出去，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每一次“野司”转移，他总要电台后走一步，收到中央指示后再动身。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当1947年炎热的夏季，我军正在陇东分区与敌激战时，敌刘戡趁我主力部队远离延安地区，便率数万之众向靖边县王家湾一线猛扑，妄图打击我党中央机关。彭总得知这一情况，彻夜不眠，寝食俱废，在枪弹横飞的阵地上同我商量，要我发个电报，让靠近中央机关的地方部队，不计一切危险和牺牲，务必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在行军途中，他不顾敌机轰炸，要电台同志停下来，设法和中央联系。后来，当他

得知中央机关转危为安时，欢乐之情，溢于言表，高唱《东方红》歌曲。还满怀激情而兴奋地向周围同志讲述我党的历史，讲述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走了多么曲折复杂的道路，才有了这样伟大的党中央，才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希望大家深切懂得和万分珍惜这种对中国人民说来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当时彭老总讲述这些情况时的动人神态，至今犹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激动。

胜利，人民的胜利，彭老总这位劳动人民忠诚的儿子，他总是把胜利和功劳归之于人民群众。延安、陕北，对我们许多老干部来说，是第二故乡；对彭老总说来也是如此。他曾说：“这里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地方，是党中央居住的老根据地。我们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亲自建设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创造了美好的生活。我们的血和汗洒遍了这里的每一个山头 and 每一条山沟。”这就充分表达出彭老总对陕北、延安以及这里的人民群众，充满了发自内心的阶级之情。战争开始，形势严重，似乎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他就满怀信心地指出：边区的150万人民，就是150万战斗员。敌人看起来强大，可是在人民群众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在会议上，或者在我俩交谈时，他不止一次分析过我军不可战胜这个问题，他总是强调：“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边区是个穷地方，但它是我们的铁桶江山。”事实确实如此，战争来了，一切都为了战争。那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部署作战，就是找地方干部、群众和游击队员们了解情况，布置对敌斗争的事情，彭老总总是和我一道，非常热情地给他们谈斗争形势，发给他们枪枝弹药，以必胜的信念鼓舞他们坚持斗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边区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赢得了和平幸福的生活。可是，从和平环境转入了战争环

境,开始时震动很大,但是仅仅两个月时间,就能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了。当时,所有的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都奔向战场;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配合我军英勇战斗,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带路,运粮,抬担架,组织游击队,万众一心,以各种各样方式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敌人一动,群众立刻向我报告,而敌人派出谍报和侦察人员侦察,立刻被群众捉住送给我军。这样敌人就成了聋子和瞎子。有的群众被敌人捉住,他逃跑时还要设法打死敌人或者捞一件武器回来。敌人在全边区已占领的地方想成立伪政权,想组织“保警队”之类的反动地方武装,以便巩固其统治和配合其军队作战。可是敌人始终未能达到这一目的。由此可以看出,边区人民群众对党,对毛主席,对自己的边区,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正义性,怀着多么坚强的信念和强烈的思想感情。这无数至为感人的事实,使彭总深有感触,他说:“几十年来,我们党,我们军队,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建立起血肉不可分的联系。经过长征,我们人数很少了,到了陕北才得到休息和补充。后来打日本,这里成了我们的大后方。所以大家说,这里是我们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青化砭战斗刚打完,敌人的飞机和援兵马上就来了。彭总命令我军立刻撤离公路,迅速转移,准备再战。我们大家站在高山上瞭望,只见每个山头上都有群众和游击队员的监视哨,敌人一动,他们就立刻发出信号。彭总兴奋地说:“这就是天罗地网噢!敌人弄不清我军为什么那么厉害,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就是不懂。”后来他得到报告:有的群众因为不愿意暴露我军任何秘密,而被敌人砍了头。彭总听了这事,凝望着千山万岭,潸然泪下!刚打完蟠龙镇战斗,有几位老乡抬着一个重伤员走到司令部里来了。警卫人员大声喊叫,不让他们进来。彭老总听了很气愤:“喊叫什么?”

这是一种野蛮行为。老乡们不知道冒着多大的生命危险才把伤员救下来，又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走了多艰难的路程才赶到这里。你要是国民党的司令部，用绳子捆着他也拉不进来。”他让担架队员把担架抬到他的窑洞里，看了看伤员的伤势，又给每一位老乡倒了一碗水，恭恭敬敬地递到他们手里，说：“老乡，伤员们忘不了你们，我们也忘不了你们。你们为革命立了大功劳。”然后派人把担架队员带到医院去。抬担架的老乡走后，他还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他们走过的山间小径。1947年夏初，某旅一侦察员，因为严重地违犯群众纪律，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已经决定枪毙。彭总愤怒地说：“从土地革命到现在，群众养活我们，支持我们，恩德如同父母。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今天？哪有什么胜利？可是有人竟然这样对待群众！”但是，他三番五次地看着那个报告，不忍签字。当他签了字之后，把那报告摔到地上，跺着脚说：“这个侦察员，才23岁，现在犯了杀头之罪！我们这些人是在干什么的？”他，喟然长叹，热泪纵横！周围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无不感慨万端！

胜利，战士们的胜利。彭老总这位德威兼备、智勇双全的将军，他总是把胜利归功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人民战士。他自己铭刻在心里的座右铭是：“学习劳动人民的正气、坚定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深沉严肃，不苟言笑，可是一听到战士们舍身忘死的英雄行为时，就很动感情。他曾这样说过：“有些同志为了完成爆破任务，身绑炸药，自身与碉堡同时粉碎。这种英雄壮举，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不是谁命令他，而是完全自觉自愿的行为。这些英雄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这种英勇而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万世师表！”这出自肺腑的话语，最能表达彭老总的崇高品德，是永远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得，我军刚退出延安，

在一次会议上，他听到汇报说，各部队的指战员听到延安放弃的消息，大家都哭了，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边区”。彭老总深为所动。他说：“我们的战士深明大义，他们知道边区是我们的根本。他们懂得党中央和毛主席要在这里指挥全国的战争，新华社天天都要在这里广播。所以他们愿意作出一切牺牲。这正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三战三捷”之后，我们刚住在一个小山沟里，有一副担架放在我们窑洞门口，一位伤员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流血很多。彭老总听到以后很激动。他让人把担架抬到窑洞里，抱着伤员的头灌汤灌水。还说：“好同志，你要坚强。群众需要你们噢！”那位伤员挣扎着说：“你是彭总领导下的好干部。你转告彭总，我伤好了回来，一定好好作战。”已经把伤员抬走了，彭老总还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阶级压迫的痛苦就永远不会结束噢！”西府战役时，彭老总看见三五九旅一个战士负了重伤，还爬着去赶部队。彭老总问他伤这么重为什么不把机枪掙下走？战士说，我活着枪就不能丢。彭老总立即给他洗脸、洗脚、包扎，然后派人把他抬到医院。以后好几年，他还经常给司令部的同志们讲述这个战士的忠诚感人的品德。看来，这些战士的英雄形象，是永远活在彭老总心里的。

行军中，彭老总有时静静地走在战士的行列里，听着他们的种种议论，同他们交谈，征求他们对领导上的意见。不认识的战士，以为他是政治机关的普通干部。在进军陇东的途中，看到战士们过河不方便，他就在水里搬石头垒起石头堆，让战士走过。在通过沙漠渴死人的时日，他把分给他的水让给战士喝。战士们看到这位上了年纪的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竟这样亲如手足地关

怀他们，其激动的情怀是不难想见的。行军每到一个地方，他先看战士们住好了没有，有时和参谋长挤到一个房子里，把房子腾出来给战士们住。看到饲养员没房子住，他把司令部四科长叫来，说：“白天我们骑上马走，他走路。晚上我们睡觉，他喂牲口，这样的同志我们不关心他们，谁关心他们？眼里只看见首长，那是中国人过去给皇帝当奴隶当惯了，养成这样一种恶劣习气！”他对参谋、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和所有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平等看待，和蔼可亲，问寒问暖。他不喝酒，不吸烟，除了下两盘象棋，没有任何个人嗜好。他把津贴省下来给小通讯员和警卫员买本子、买钢笔。“这些小同志是来革命的，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这就是出自他内心的朴素诚挚的语言。

四、崇高的品德

彭老总出身贫苦，在旧社会，忍受过残酷的压迫、凌辱和饥饿。他的背微微有点驼，那是从幼年起给地主、资本家挖煤、担土压成那个样子的。旧世界的罪恶、不平、虚伪、污秽和尔虞我诈，使彭老总心里深深地埋藏着对旧世界和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他喜欢屈原的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说 he 自己是：前半生摸索人生道路，后半生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因此他觉得，最大的欢乐和幸福就是为革命献身，为真理献身，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甘愿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彭老总对党、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那样尊敬和关切，那样满怀着赤诚与热爱的原因。

可是，彭老总丝毫不关心自己，对自己很“苛刻”。他身居

高位，但对特权却深恶痛绝，认为那是旧世界留给我们的最丑恶的东西。他常以“不忘本”来告诫自己。他总是拿战士和群众的生活水平来要求自己，觉得在艰苦的战斗中生活特殊是可耻的。的确，从生活方面也是可以充分地看到他赤胆忠心和鞠躬尽瘁的高尚人格。他的旧大衣，是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带来的；他的衣服是补了又补，穿着陕北老乡做的厚布鞋；他的破洗脸盆用了七年还在继续使用；他骑着一头又瘦又乏的老骡子。蟠龙镇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敌人很多高骡大马，同志们挑了一匹好马，要把彭老总的“烂骡子”换下来。他断然拒绝：“烂骡子，陕北的贫雇农有几家能养起这样一头骡子？我彭德怀又有骡子，又有警卫员，抬脚动步就有许多银洋落地，拿人民的東西够多罗！”接着他就批评：我们有些同志，不是一打完仗就立刻考虑下一仗怎么打，而是比谁的马好，比谁的望远镜好，这是庸俗作风！然后他让后勤部把缴获的好骡马挑选出几头，驮上缴获的“洋面”，送给中央机关，其余的好马交给通讯员和侦察员去骑。司令部四科的同志们最作难，他们经常为了彭老总的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向我“诉苦”说：管他吃饭难办，管他穿衣难办。就拿伙食来说，他吃的是小米饭、包谷面、土豆丝、酸菜汤，就是这样，彭老总吃多少伙食钱，他是要查帐的，多用公家一分钱也是不行的，要是超支了，他就问管伙食的人：“你家是什么成分？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吗？要不然你从哪里弄这么多钱来花？”1947年夏天，部队通过大沙漠，在长城沿线休整。经过一场苦战和通过沙漠地带的艰苦行军，管理伙食的同志高高兴兴地买了一些新上市的黄瓜，结果受到他的严厉批评：“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那么，我们就应当吃吗？战争打得这样苦，二纵队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群众的负担也够重了，多浪费一分钱，我们也应当觉得惭愧！”

沙家店战斗之前，已是初秋，长城内外夜里相当寒冷。司令部四科的同志看见彭老总通夜站在窑洞里的地图下太冷，于是给他缝了个布门帘。彭老总说：“部队有人连干粮袋都没有，还做什么门帘？我们要想着群众和战士过着苦日子啊！”1948年秋季，在黄龙山麓作战，我们俘虏了不少敌人将校官员，彭老总找来一个“中将军长”谈话。谈话完毕，警卫员端来一大盆面条，借来老乡的几个大粗瓷碗。彭老总拿起个大粗碗正舀面条。那位“军长”站在一旁不动，他惊讶地说：“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彭老总最厌恶那些拍马谄媚的人，他沉下脸，打量着这位“中将军长”，说：“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饭的人有的是。我彭德怀能吃上这样的饭，证明我高高在上，特殊得很！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这证明你们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真是字字掷地作金石声啊！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的彭老总光辉的一生就贯穿着这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啊！

他生活方面如此简单，如此“清苦”，可是在思想、精神上，却非常富有。在万里征战中，他酷爱学习，首先是向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为劳动人民服务。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要象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面不要象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经不起一扫把打。扫把虽然是小物件，躺在屋角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这一席话，岂不是彭老总全部战斗生活的最真切而深刻的写照吗？那时，我们行军打仗，住在任何一家老乡家里，他都象一个质朴的工人、

农民或者老兵一样，和群众自自然然地坐到一起交谈，群众哪里能想到他就是横扫千军、威震敌胆的彭大将军？“惟有英雄能本色”的话，说得何等好哇！战争中，他除了公家发的被子、衣服和鞋袜之外，可以说身无长物。可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他总是在铁皮文件箱中装着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古代和现代的军事学著作、历史学著作、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及其他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在深山的窑洞里，在平原上的茅舍里，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他常秉烛夜读，手不释卷，“不知东方之既白”。他厌恶那些只会空喊政治口号而忽视提高技术水平的不学无术的人。他说：“鄙人是读了两年半书的‘大学生’，斗争这样艰巨、复杂，党的事业发展得这样快，不学习不行呀！”有时他骑在马上读书，有所领悟，就纵声大笑。有时他深有感触地说：“书上写得明白，不过任何一句话要变成自己的，可不容易啊！”他把从伟大的斗争生活中、从劳动人民身上和书本上学习到的东西，用来自觉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勤务员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说：“我做了些工作，可是也有不少错误、缺点。比如在西北战场，我们两次吃过马家骑兵的亏。人得有自知之明。可不能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我需要帮助，需要改造，因此，我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敢于不顾情面地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这才能把事情办好。”的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作战过程中，他有些主意出的不对，有些战斗没打好，有些事情你和他争执得脸红脖子粗，以致最后不得不报请党中央和毛主席解决。可是事实证明他错了，他就放弃自己的意见。他不仅从善如流，而且有错就改，光明磊落。他说：“‘吾日三省吾身’的老话，多少有些道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每星期、每个月，至少要拿出一天时间，切切实实反省一下：自己究竟给

人民做了一些什么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处理事情极快，解决问题极干脆。今天的事情决不拖到明天。重要电报、文件，他自己动手写。事实上，在他领导下，公文和电报极少。他每晚睡觉时总要坐在炕边沉思默想：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他从来不进医院，不看病，也没有休息过。同志们知道他有胃病，劝他休息。他说：“现在还不到休息的时候，没有完成任务，去了马克思也不要。到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了，这是自然规律。”他就是那种为了党的事业，把自己燃烧净尽、到死方休的人！他对己严，对人也严，特别是对高级干部，如果工作失职，他毫不客气给予批评甚至处分。他说过：“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是的，他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坦率爽直，说话绝不转弯抹角；对那些贪生怕死、工作不负责任的人，文过饰非或耍两面派的人，他严厉批评，毫不容情。正象陈赓将军曾经说过的一样：“彭老总是暖水瓶，对人面冷内热！”是的，他对同志心里充满了阶级之情，充满了阶级之爱。因而同他一道工作的人，都喜爱他，尊敬他，能披肝沥胆，赤诚相见。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迫害，彭老总已含恨而逝。但他严于律己的种种言行，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思潮汹涌，不能自己。1918年6月，西北野战军高级干部在黄龙山麓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敬爱的林伯渠同志说过：“彭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啊！”现在当盖棺论定的时候，我想，他之所以有德可怀，那是因为他无私无畏。他之所以无私无畏，那是因为他象我们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满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啊！在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德。

敬爱的彭老总，你是不朽的。你曾经为之英勇奋战的中国人民，将会世世代代铭记着你的高大形象，传诵着你的战斗业绩，并以你为榜样，奋勇前进。

（原载《人民日报》）

注：本文作者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延安保卫战

罗元发

1947年，正当边区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敌人“重点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部署已经基本完成。蒋介石把35的空军调到西安，又纠集西安的胡宗南、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榆林的邓宝珊等部共34个旅23万人马，从南、西、北三面，向我边区进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亲自在洛川召开会议，命令他的王牌部队——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7个旅，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8个旅，向边区的南大门——宜川和洛川一线集结，狂妄叫嚣要“三天占领延安”。战争象搭在满弓上的箭，一触即发。

3月12日上午，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刚刚坐飞机撤往蒋管区，下午4点，美制蒋机B25轰炸机在P47战斗机的掩护下，飞窜宝塔山上空，在和平宁静的革命圣地——延安扔下了7枚炸弹。

蒋介石集团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开始了！

把敌人消灭在边区

延安，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从1935年中央到达陕北，延安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成了指挥全国各个

抗日战场的总司令部。全国各地不少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纷纷来到延安，我们党的负责干部，差不多都在延安学习过，吃过陕北老乡的小米。因此，在我们心目中，她是丝毫不容侵犯的革命圣地。我们教导旅由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回到延安，接替三五九旅的防务，已经快三年了。在朱总司令亲自耕种过的南泥湾、金盆湾土地上生产，做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打破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真正做到了有吃有穿。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同志们快乐地唱着《信天游》：“金盆湾好地方，满山是牛羊，丰衣足食过得好，练好武艺保中央……”的确，每一个干部战士对勤劳勇敢的陕北人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有着特殊的深厚感情。

如今，保卫延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象闪电一样传遍了各连队，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满腔的怒火。有的战士说：“党和人民把保卫延安的任务交给我们，如果让敌人占去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有的说：“我们把日本帝国主义都打败了，还怕胡宗南不成？就是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不能叫敌人占领延安！”一句话，我们一定要遵照总司令的指示，加强战备，把进攻延安的胡宗南军队消灭在边区。

为此，我们从临镇至鄜县的正面和纵深，设了几道主要防线，构筑了大量工事，利用有利地形将防御正面削成了两三丈的绝壁。在每条路口，都挖了许多深沟，还在大小道路和梢林里埋设了地雷。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战争动员。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昂，摩拳擦掌，随时准备给进犯之敌以严重打击，恨不得马上奔向杀敌的战场。战士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决心：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战！

彭总来到了金盆湾

3月9日傍晚，我从金盆湾北山一带察看部队挖工事的情况刚回来不久，正在旅司令部里的土炕上翻看着联司情况通报，陈海涵参谋长进来对我说：“旅长，彭总明天要来金盆湾了！”我兴奋地说：“好！彭副总司令的到来，是给我们部队最好的战前动员啊！彭总这次来是为视察我旅战备情况，告诉司令部作好向彭总汇报的准备工作。”

当时，中央军委指示我教导旅和警七团、延属分区第三团共5000多人组成防御兵团，在东西百余里宽的正面、纵深七八十里的山地设防，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我们兄弟部队一纵和新四旅等，在结束西华池战斗后，也星夜兼程，赶回保卫延安。新四旅主力一部随即布防于郃县茶坊一带。

3月10日，陕北高原晴空万里无云，和煦的春风吹来，使人感到暖烘烘的。旅部和各团的大部指挥员部迎候在通往延安的大路旁，多么盼望彭总早一点来到我们中间，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啊。时近中午，大家正往路北方向看，一个参谋同志突然说：“旅长，彭副总司令来了！”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真一辆吉普车从山沟里疾驰而来。大家忙着整理军容风纪，站好队，伫立在路旁。汽车“哧”地一声，戛然而止，停在我们跟前。彭总首先下车来，他穿一身褪了色的灰粗布棉军装，一双黑布鞋，显得特别朴素。他的脸上虽然浮现出兴奋的神色，但我知道，这些天来彭总确是很劳累的。

我在彭总领导下工作，算起来前前后后已有十几个年头了。在那难忘的岁月里，我每次见他，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彭总和随

回来的王政柱同志跟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彭总用抚爱的眼光向我们环视了一下，和蔼可亲地问道：“你们好！现在敌人又要来进攻延安了，你们准备得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高吗？”

“指战员们的决心很大！”我说。随后，我和旅的几位领导同志一一作了简要的汇报。

“好！”彭总点头称是，并会意地朝大家笑了笑，接着说：“士气高昂，完成任务就有把握。”

这时，我向彭总提出：“同志们都很想见您，请您作指示。”

彭总高兴地说：“我就是来看望大家的嘛！”

于是，我们陪彭总骑马前往金盆湾，沿临镇麻洞川一线阵地察看。一路上，彭总望着我们的战士千辛万苦开垦的田园，边走边谈，关心地询问着部队和群众的情况。开始，我们还都骑着马，随着山势小道越来越难走，大大小小的树木和附近挖的工事交错在一起，我们干脆跳下马来，徒步向前走去。彭总对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和路线，对山上的每一条战壕和工事掩体看了又看，并作了具体的指示。他对我说：“这一带地形看来是很好的，山势比较复杂，便于我防御抗击敌人。”停了一会儿，彭总望着我若有所思地说：“要抓紧时间加修工事，各项战备工作都要做好，要检查落实。平时多流汗，战时才少流血啊！”他还特别嘱咐我们：“敌人的飞机大炮没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自己思想麻痹，要特别防备敌人突然袭击，不然，是要吃大亏的。”王政柱同志插话说：“你们还要注意封锁消息，保持通讯联络畅通无阻。”

在麻洞川、金盆湾、南泥湾以南的大山沟里，浓密的梢林到处都是棘刺，一不小心，就会挂破衣服，刺伤皮肉。彭总那本来

就很破旧的棉衣上，又添了几条新的口子。当我们走到一团一营阵地时，战士们正忙着加固工事，搬运各种备战物资。见我们一行来到这里，营长连承先一声口令，战士们精神抖擞地持枪握镐站在那里。彭总关心地问：“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还着重地问陕北籍的指战员：“国民党胡宗南军队打到边区来，你们家里的坛坛罐罐就要被打烂了，你们舍得吗？”听到指战员高声回答“舍得”后，彭总满意地连连点头，又鼓励了大家一番。

彭总回到金盆湾旅部驻地天已不早了，我们旅的几位领导又一起听取了彭总对我们的指示。彭总那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驱散了大家心头的疑虑，人人精神振奋，眼睛里放出异常活跃的光采。彭总向我问道：“你们的弹药情况怎样？”

我脱口而出：“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10发。”

彭总饶有风趣地说：“子弹少没关系，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会给我们送来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我向彭总汇报了教导旅侦察到的敌情和我们的作战方案。他十分认真地听着、问着，我也静听着彭总的每一句话。当我讲到要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交给我们的任务时，彭总问道：“你们教导旅能在这里坚守几天？”

我不敢说大话，只能谨慎地说：“可以抗击五天？”

这时，彭总停下脚步背起双手，凝神静立了片刻。突然，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们，坚定而有力地说：“教导旅和附属警备七团、延属分区独立第三团，组成防御兵团，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抗击一星期。你们多防守一些时间，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就有充裕的时间转移。”停了停，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为主，迟滞、消耗与疲劳敌军，伺机给敌人以坚决打击和杀伤后，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有陕北人民的支援，群众条件，地理条件都很好，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你们要和地方民兵紧密配合，开展地雷战，还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保持部队的体质。”紧接他又说，“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们死守，而是要采取运动防御，机动灵活地抗击敌人的进攻，并大量杀伤敌人，争取时间，保证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安全转移。”我和饶正锡副政委、陈海涵参谋长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抗击七天的光荣任务！

最后，彭总还抓紧时间，又和我们一起研究修订了作战方案。天色已不早了，才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登车前去新四旅七七一团进行视察

敌机来了

3月12日拂晓，突然传来了敌机的嗡嗡声。霎时，部队立即吹起了防空号，一面进行隐蔽，一面迅速作了对空射击的准备。司令部立即用电话报告彭总和联司：敌机已从金盆湾上空向延安飞去。这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一直惦记着党中央、毛主席和延安人民的安全。

几十架敌机一批又一批地窜犯延安，它们偷偷地穿过云层，象一群乌鸦飞来。不一会儿，敌机又向我旅部驻地进行轰炸，把一串串炸弹投下来。“咿—咣！”撕心裂肺的怪叫声震耳欲聋，用我们双手在荆棘丛生的金盆湾盖起的大礼堂被掀了房盖。炸弹的爆炸声震荡着每个窑洞，山坡上，沟渠里，在强大的轰隆声中，腾起了十几米高的尘烟……

几天来，在旅部前边的川道里，拥挤着撤退的人、车辆、毛

驴和牛羊。车板上装着被褥、家具等等……。人流中，大都是妇女、儿童和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扶老携幼，疲惫不堪。这突如其来的轰炸，更激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我们旅政治部派出了宣传队和民运工作的干部帮助他们疏散、卧倒，避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司令部秘书袁绍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嘶嘶横飞的弹片，穿过饱含火药味的浓烟迷雾，大声吆喝老乡们卧倒。可是，疯狂的敌机，自恃没有高射火炮对它们的威胁，便擦着树梢在山沟里毫无顾忌地来回轰炸和扫射。作战参谋徐清和毛秀峰等同志一面忙着传达作战指示，一面处理司令部的公文材料，一直不停地东奔西跑着。突然，一枚炸弹在半山坡里旅部驻地窑洞门口爆炸，浓烟一下子把他们吞噬了。正在窑洞工作的几位参谋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急忙上前抱起一个人喊：“袁秘书！”“袁绍同志！”这位北京来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革命，不顾个人安危，跋涉千山万水来到了延安。此刻，他的脸色苍白，身子慢慢地凉了下來，一腔热血洒在了金盆湾的土地上，牺牲时年仅24岁。望着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遗体，大家十分悲痛。和他一起负伤的徐清和毛秀峰等同志都难过得流出了眼泪。

敌机逃走后，部队立即投入了抢救工作。我刚抓起电话向总部报告，就见金盆湾区的区委书记李国瑞同志站在袁秘书牺牲的地方激动地说：“乡亲们，要记住，这位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被敌人的飞机炸死的呀！同志们……”老乡们悲愤交加，纷纷表示要为烈士报仇！

粉碎敌人进攻

战斗打响了。

3月13日8时许，敌整编二十七师，首先与我侦察分队接火，随即与我临镇木瓜山腰峴一线的二团主力展开了激战。敌第一师向南泥湾东侧、九十师向金盆湾采取集团进攻和迂回包围。我各团坚守阵地，英勇反击。一团团长罗少伟、政委魏志明，为加强巩固正面阵地，一直跑到战斗第一线去指挥。参谋长冯配岳和营长张顺国率部队坚守在陈子池东北阵地时，与敌人进行了逐个山头的争夺战。小炮班的翟连之是个山东大汉，他一手提着炮架，一手提着炮弹箱，穿梭般地在前沿阵地跑来跑去。这里打一炮，换个地方再打一炮。这时大约一个多连的敌人哇啦哇啦地向我阵地冲来，他一发弹炮打出去，“轰”地一声在敌群中间开了花，炸得敌人抱头鼠窜。狡猾的敌人曾几次试图侦察我炮阵地，终究没弄清我们到底有几门炮。在一团坚决抗击下，敌人遭到很大伤亡。时近黄昏，敌人不得不败阵面逃。这时，一发炮弹掉在翟连之同志身旁爆炸了。罪恶的炮弹打碎了他的膝盖骨，顿时，鲜血浸透了他的棉裤，但他仍顽强地坚持着战斗，挣扎着想站起来去抓他那心爱的炮架，可腿上象坠了千斤石头，动弹不得。于是，他爬着往前去，山坡上留下两道殷红的血迹。营长发现他受了重伤，立即命令卫生员用担架把他抬下去，他流着眼泪恳切地说：“张营长，战斗才开始，我不能下去呀！”最后，听说是把他绑在担架上才转送到医院的。

由于部队子弹缺乏，主要靠手榴弹、刺刀和敌人冲杀，经过激烈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进犯之敌被阻于第一线。

3月14日，敌人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仍被我阻于西吊庄、临镇和南泥湾以南地区。这时，胡宗南暴跳如雷，命令他的部下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攻击前进，并告诫全军：残酷斗争才是开始。由于胡宗南妄图三天攻占延安，所以敌人简直象条疯狗，

次又一次向我军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同时，敌机也一批接一批地配合地面部队狂轰滥炸。隆隆的炮声象雨前的阵雷，在我坚守的山头上炸响。我从指挥所用望远镜向外一看，数十里战线的各个阵地上，翻腾着浓烟烈火。敌人凭借炮火的掩护，以整营整团的兵力，向我一、二团阵地接合部——标台、油房台、小林坪方向发起猛攻。战前，我们认为敌人大兵团从中间突破带着重火器及辎重，行动有困难，不大可能从漫无人烟而长满梢林的地带进攻。我们主力多设防于临镇、木瓜岬岷、牛家堰一带。而这一线只放了一团八连、二团侦察排及旅直警卫连等三个不同建制的连队抗击。战斗一开始，敌人就采用集团冲锋，向我阵地一次又一次地猛攻。我各部队坚守阵地，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虽经我军英勇抵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我们在此兵力薄弱，因而，有被敌人从中间突破的危险。为巩固我第一线阵地，保障我两翼之一、二团主力部队的安全，我很快下定决心，命令旅直特务营前去增援。特务营刚上去，就打垮了疯狂的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我阵地前沿，敌尸堆积如山。

过了一会儿，敌人动用了约三个团的兵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向我压来。后方的弹药不能及时补充上来，许多战士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差不多扔完了。但是，英勇无畏的战士们，仍然十分沉着，他们坚定地表示：只要人活着，阵地就不能丢！警卫营副营长雷华堂“嚓”的一声上了刺刀。“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一个个勇猛地端起明晃晃的刺刀，大吼一声“冲啊！”猛虎般地跃出工事，乘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搏斗。战士王俊才，一天之中多次冲入敌群，连续刺死刺伤几十个敌人，最后刺刀折断，枪托打裂，和敌人打抱在一起，滚下悬崖，壮烈地牺牲了。敌军依仗人多势众，可是一见到我们端着刺

刀冲下来，大都吓得浑身直哆嗦，有的举手投降，有的撂下枪逃跑了，最后不得不在抛下200多具尸体后缩了回去。

胡宗南大吹“三天占领延安”的牛皮，显然已经破产。15日，不得不按我们给他安排的日程，阻在马坊、南泥湾、麻洞川一带，没有敢再向前推进一步。

在茫茫夜色里，我和旅的其他几个领导同志研究，下令各团务须抢时间加修工事，加紧在各大小道路布设地雷。我们又连夜到附近的山上看了地形。根据三天来的战斗情况，毛主席又下了命令，调整了部署，区分了左、右两兵团和中央兵团的任务。教导旅、二纵为左翼兵团，归王震并罗元发同志指挥。王震同志未到前，由罗元发同志指挥。命令规定再抗击10天至两个星期（以后根据敌我情况变化又决定至少抗击7天），以掩护中央机关和延安居民的安全转移。我们接到命令后，即进行反复研究，又调整了部署，加强了火力。马坊后山虽然有可利用的地形，因山不高，敌人易于攻破。我们虽在峭壁的山崖上又加修了工事，但仍在敌人的远程火炮射程内，这就直接威胁着我们的抗击和部队的安全。因此，我决定把山前一片漫漫坡地，大小道路和房前屋后都埋设下地雷，并以一个排或一个班为单位，构成可以互相支援的火力点。部队在一天阻击之后，又紧张地加修了几个小时的工事，环绕在马坊后山外围工事才加修就绪。我问一团的罗少伟团长：“部队情况怎么样？”他说：“部队虽然伤亡较大，但战士信心百倍。首长放心，胡宗南要来继续进攻，管叫他碰得头破血流。

半夜里，恐慌的敌人为了壮虚胆，在山头上点起了熊熊篝火。这时，我们的小分队和民兵为了疲劳敌人，不断地向敌人射击。敌人熬着饥饿寒冻的春夜，不敢入睡，十分惧怕我们的反冲

击。而我们的战士已吃饱了肚子，有的加修工事，有的正轮流休息了。

16日，敌人又集中优势兵力，在猛烈的炮火和十多架飞机的配合下，以密集的队形分几路向麻洞川、金盆湾及马坊后山发起了攻击。敌我双方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胡宗南把董钊的所谓“天下第一军”的三十六师和二十七师都拿出来，向我们各个阵地发起攻击。敌人以几路的轮番进攻在一团阵地上冲破一道缺口。二营营长张顺国带领部队象一把尖刀直戳敌人侧背。为了拔除这颗钉子，敌整编第一师不惜血本，又连续攻了十几次。在敌炮火下，我们的战壕被炸平了，工事也炸塌了，连长阎得山右臂负伤，指导员“哗”地一声撕了衬衣为他的伤口作了紧急处理，急忙叫卫生员把连长背到隐蔽的地方。阎连长一听要把自己背下去，便央求地说：“同志啊，你我都是共产党员，阵地就是生命！右手不能打枪了还有左手嘛。”阎得山同志趴在地上，左手拿着手榴弹，用嘴咬断拉火索，拚命地打出去，一颗、二颗……这时，指导员章世平挺身而出，主动挑起重担，指挥着全连继续战斗。敌人认为只要把前沿山坡阵地攻下来，我军定会遭到很大杀伤，就可以顺着金盆湾伸向西北的山沟，占领松树岭，直奔延安。另一路敌人，也猛攻二团阵地，扑向金盆湾。然而，敌人估计错了，我们的阵地象一道铜墙铁壁，横堵在敌人进犯的路上。

敌人的进攻被粉碎了。不久，在我们阵地的东面，又响起了猛烈的炮声。原来敌人猛攻正面不成，又以两个团的兵力，向二团阵地金盆湾的东侧进攻，想从那里抢占一个制高点，迂回到二营的侧背。但是，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又失算了。坚守在东山梁的二团，在团长王季龙和政委关盛志的指挥下，配合二营利用有利地形，不断从侧面出击，多次插入敌人侧翼，打得敌人进退维

谷。

这一天，看来敌人从进攻的失败中取得了教训，把空中的飞机和地面的炮火集中到我前沿阵地上，以一部向我正面攻进，另以主力向我侧翼开始猛攻。这一着使得突然，来势凶狠，妄图在我二团阵地上突破一点，从而撕开口子。一团二营阵地在马坊后山，这是全旅第二线防御的主要阵地之一。在猛烈的炮火下，电话线虽然一次次被打断，然而，机智勇敢的电话兵一次次地把它又接通，他们始终和指挥所保持着联系。一阵急促的叮铃铃声，一团长罗少伟来电话报告：“敌人集中兵力向我二营阵地攻击，工事被敌人摧毁了，战士们英勇地坚持战斗。四连、六连很多同志负伤，仍坚持着战斗”。这时，二营教导员朱中新也在电话里说：“敌人已经冲进了四连阵地，伤亡不少，但他们保证坚决把进攻的敌人打下去……”忽然，电话里没声了，大概是炮弹又炸断了电话线吧。

情况越来越严重。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以冲锋枪、机枪猛烈向我部队开火。另一部敌人乘机突入四连一排阵地。东侧六连长谭年高组织用手榴弹封锁敌人，不让他们扩大突破口。但敌人并未退缩，趁势把一个营的兵力从突破口拥了进来。后面的，也咿咿呀呀叫着跟了上来，密密麻麻直向马坊后山北面冲来，我身边的参谋和工作人员纷纷要求：“旅长，咱们上吧！”

“眼下二营就要……现在不上不行了呀！”

正说着，突然杀声震天，四连阵地上的战士们从战壕里跳出来，端着枪冲杀了下去。五连、六连又从左右两侧出击，抄了敌人的后路。只看到山坡上烟尘滚滚，刀光闪闪，疯狂的敌人转眼被杀得七零八落。敌军进攻的矛头，被我一把折断了！

最后的抗击

16日下午，阳光特别明亮。彭总传达了毛主席从延安打来的电话：“主席说，‘你们打得很好，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很大的杀伤，掩护了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转移。’”并指示我们坚决完成抗击敌人七昼夜的任务。听了主席和彭总表扬部队的话，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战斗打响以来，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和彭总，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对前线的情况是多么的清楚。主席的指示，给予我们在前线抗击敌人的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它象一束照彻星空的火炬，指明了我们胜利前进的方向。随即，我们把毛主席的指示抄写出来下发部队，在阵地上读给战士们听。战壕里，各级指战员庄严宣誓：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狠狠打击敌人，坚决完成抗击任务！

晚上，毛主席根据前几天我军抗击战的情况，进一步调整了部署，重新明确了任务，并命令我左翼防御兵团：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人。据此，我们重新明确了各团的任务，并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各团还派出若干小分队，利用夜间袭击敌人，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密切配合，采用游击战、地雷战。我们十余人的小分队利用夜间打到敌阵地附近，使得敌人乱作一团。金盆湾区四乡基干民兵连连长刘克财同志，带领十余人的小分队，在我抗击部队撤离后，他们在路口山坳、窑洞房舍，埋了大量的土造地雷，致使敌人在前进中多次触雷，炸得他们人心惶惶。后来，敌军不得不吆赶着牛羊在前边开路，让牲口去踩踏地雷。如此一来，大大地迟滞了敌军进攻的速度。有

力地配合了我军的抗击任务。后据被俘敌军官兵供认：每到夜间，总是提心吊胆，不敢睡觉，唯恐共军袭击。

入夜，苦战了五天五夜的部队，将阵地转移到松树岭及其东南地区。一团一营阵地上，战士们从阴坡山沟里搞来了冰和雪正就着面豆充饥，山坡上一片笑声。当我亲自了解一团在第一线上部队的战斗情况，连承先营长和章零教导员蹲在战壕边正用电话向我汇报着如何再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时，战士们在旁边关切地问：“毛主席安全转移了没有？”我从电话里听到战士们询问后，激动地说：“转告各团同志们啊，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还在延安指挥全国的战斗，还时刻关怀着保卫延安的各部队和我们。今天不是还打电话来表扬大家打得好，大量杀伤了敌人吗？”大家听到这个喜讯，顿时，阵地上腾起一片欢笑声，好象滚滚春雷，回荡在松树岭的重峦叠嶂之中。

各种迹象表明：敌人在我主动转移新阵地时，从他那自恃强大得意洋洋的样子，我判断明天可能就要重点攻我第三道防线，松树岭附近定会有一场恶战。我们将旅的机关人员和预备队都派到各团加修工事，支援部队，并将各团的火炮移至西北高地，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各部队继续派出小分队和地方民兵一起，利用夜间插到敌人阵地附近，进行侦察、捕俘、袭扰，以搜集情报和疲劳、迷惑敌人。

翌晨7时，敌人在猛烈的炮火和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分几路向我一、二团阵地攻进。他们从两翼猛攻新四旅九股山阵地和我二团金盆湾以北阵地，妄图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松树岭及东南阵地。战斗打响了；头上的飞机，大口径的各种火炮，把炸弹、炮弹如雨点一样倾泄在各个阵地上。呼啸的弹片象乱飞的蝗虫在腾起的烟雾中嘶嘶乱叫。从前沿到纵深，整个主阵地上

燃成了一片火海，接着便是整团整营的敌人向我冲击，我二团二营和一团一营并肩抗击，以白刃搏斗，连续击退敌人约两个团兵力的轮番冲锋。敌人伤亡惨重，在我阵地前沿撂下400具尸体溃退后，再次以重炮狂轰乱炸。有的阵地山头都削去好大一截子，继而又扑上来。驻守在松树岭东南的二团二营和三营八连，由于与敌人拚杀伤亡过大，敌趁虚突入我防线，直接威胁到旅团指挥所，情况越来越严重。二营长任书田同志冒着枪林弹雨的袭击，坚定沉着地继续组织各连力量，主动灵活地迅速把三营八连也进行了调整，将其编入火线突击队，对于上来的敌人坚决给以反击，双方拼搏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敌人击退，夺回了阵地。正当任书田同志指挥着大家抢修工事准备对付敌人新的攻击时，一发迫击炮弹在距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教导员齐廷章和战士们立即跑过去把他从浮土中拉出来。只见他满头是血，一块弹片打入左眼。刚刚苏醒的任营长，喊叫着坚决不下火线。这时，刚赶到的王季龙团长，急忙把他按睡在担架上，激动地说：“任营长，放心吧，只要我们在，阵地就不会丢失！”

中午，松树岭以南的磨盘山阵地也陷落了。一团防御阵地失掉了支撑点，受到严重的威胁。如果不能及时把敌反击下去，敌人就有可能断我侧背，对我进行迂回包围。然后，就可能畅通无阻地翻过山岭，沿着火道，迅速逼近延安。此时，团长罗少伟、政委魏志明在电话里向我提出，把一营拉上去。我算了一下时间，估量了一下距离，告诉他们：“可以尽快地把一团一营这个预备队用上去！”在营长连承先受伤的情况下，教导员章零立即按照命令运动部队。另一股敌人已经越过嵯峨，直向一团阵地攻去。看来敌人是想占领侧翼以威胁我侧背。当敌人离他们只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我坚守阵地的部队一阵手榴弹，炸得敌人死的

死伤的伤，把伸出来的乌龟头又缩了回去。敌军唯恐失掉这已得的阵地，便拚命地用火力的封锁道路，并不断地从磨盘山投下手榴弹，使我运动的部队很难接近。我本想调炮火支援他们，但一团报告说，部队炮弹已经打光了，那我只有另想办法了。警卫连三班班长张俊才同志，是旅里有名的“花机关”，副连长王克臣跑过去对他说：“‘花机关’，罗旅长命令你配合一团战斗，把磨盘山上的那群敌人坚决地消灭掉！”张俊才趴在地上，操着一挺轻机枪，只听“嘟嘟，嘟嘟……”峭壁上的几个敌人应声而倒。接着，他把衣袖一撸，“我叫你顽固！”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三连战士李国玉趁势扔出两颗手榴弹，借着炸起的烟雾，一个蹦子窜到山下，象壁虎一样紧紧贴着陡峭的山崖，呼呼地直往上爬。在接近山顶时，又猛地向上扔了几颗手榴弹。蹬蹬几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然扑向敌人的机关枪。他飞起一脚，踢翻了那个射手，操起这挺机枪，哗地一声来了个大扫除。在敌人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后边的战士就跟了上来，一阵手榴弹，敌人死尸咕碌碌地直往山坡下翻滚。这时，一个躲在阵地工事后面的敌军官正举枪瞄准李国玉同志，六班副手疾眼快，抢先一步，“嗨”地一枪刺，那家伙哇地一声栽到山沟里去了。此刻，阵地东北角还有一挺敌机枪在响，李国玉同志绕到山石后面，侧身向前运动，趁敌不防，一梭子结果了那两个机枪射手，跳上去捡起那支还在冒烟的美式机枪：“副班长，给！”后来，在旅庆功大会上，我给这位荣立特等功的李国玉同志戴大红花的时候说：“在防御战中你在反冲击时，打垮了敌人，还缴了两挺机枪，立了头功啊！”这位战士激动地说：“我们背后就是延安，有毛主席呀！”

黄昏，敌人再次发起攻击，猛烈的炮弹撕裂了夜幕。松树岭

——这是我们保卫延安最后的一道防线。几天来的抗击，有的部队很少吃过一顿饱饭。这两天老乡们配合运送弹药、枪枝、伤员，还帮助弄点冰雪给战士解渴，也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流血牺牲。我们旅指挥所的几个领导的嘴都干得起了泡。日夜战斗在阵地上的战士，经过战火的熏烤，那滋味是不难想象的。很多人干脆脱掉棉衣，亮着光膀子，让初春的寒意拂去这因战火和干渴而带来的燥热。他们蹲在掩体和战壕沿，随时准备着迎接那一声出击的号令，飞出战壕……一团三营营长赵林同志高声喊道：

“冲啊！”他刚跳出战壕，侧翼敌人一个点射，只见他身子一晃，跌倒在地。赵营长虽然个头不高，清瘦的身子显得十分灵活，这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员，今天这已是第五次打退敌人的轮番进攻了。他在准备撤退的运动中遭到敌人射击，战士们见到自己的指挥员倒下去，冲得更猛了。教导员李惠堂抱起赵营长，他抓住教导员的手缓慢地说：“老李啊，一定……要抗……抗住啊……”

战斗至18日，在松树岭阵地上，由于敌人以重兵连续攻击，我伤亡增大。下午，为了完成最后的抗击任务，我们把旅部机关的参谋、干事等凡是能上阵的都叫上了战场。抗大毕业的教导旅护士长刘俊乔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刻，坚决要求留在前方。她挎着药箱，带着医护人员和民工担架，冒着激烈的炮火，在我们抗击敌人的前沿阵地上，抢救伤员。硝烟熏黑了她的面庞，梢林挂破了她的衣裤，这位女同志和我们战斗到最后才转移。她那泼辣、坚定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在金盆湾至松树岭这一带的防御战斗的前前后后，地方政府组织了近5000民工，不断地用人背、驴驮等办法，把手榴弹、地雷、粮食等送到阵地前沿。他们还组织了担架队、游击队、爆破组配合我军作战。从敌九十

师副师长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该师进攻我一线防御地区和金盆湾各阵地时的狼狈相。他说：“金盆湾以南约有10里的一段地区，共军坚决抗击，我军伤亡很大。到处可遇埋设的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中，不时发生触雷事件，炸死炸伤人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扫雷，因之行动甚为缓慢。占领金盆湾后，发生触雷事情就更多，每一房舍或窑洞、门槛下、灶火里、炕洞里、水缸里、门背后、窗户上都有埋设或拴上地雷的可能，只要走进房内，谁要粗心大意，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就会被炸伤或炸死。弄得人人精神紧张，谁也不敢进屋，谁也不敢动手。”由此可见，地雷战、麻雀战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它不但给敌人以大量杀伤，而且迟滞了敌人的进攻，对完成抗击任务起了重大作用。

再 见 吧， 延 安

金色的晚霞消逝在远天，夜幕渐渐地笼罩了陕北高原。18日晚，杨家畔旅指挥所里，挤满了前来开会的团以上干部。我和饶正锡副政委、陈海涵参谋长正和大家围在一起研究情况，从跳动的烛光里，各级指挥员脸上闪烁着探询的神情。我环顾大家一眼，坚定地说：“你们不是要求担任最艰巨的任务吗？现在请你们……”听说又有新的战斗任务，顿时，大家喜形于色。一团罗少伟团长、魏志明政委，二团王季龙团长、关盛志政委，他们不约而同地问我们部队往哪里去，下一步怎么办？我和饶副政委交换了一下意见后，让大家坐下。陈海涵参谋长首先拿出野战军司令部下达的彭总的命令，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机关及延安居民已安全疏散完毕，教导旅七天七夜的抗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我们今

晚22时，将所有部队撤至青化砭以东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的命令。话音刚落，同志们就纷纷发问。说什么“还撤，背都顶着延安的南墙了！”“身后就是党中央、毛主席，再要往后撤，干部战士们的思想不通。”

我说：“今晚奉命转移。根据彭总指示，我们没有必要和敌人拚消耗，只要达到阻击的目的，完成了任务就行了。”饶副政委接着说：“毛主席打电话表扬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主席让打，我们坚决抗击，主席要我们转移我们就转移。一定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刚送走各团前来开会的干部，金盆湾垦区区长王生海同志和书记李国瑞同志来指挥所交换情况。一见面，李书记就痛惜地对我说：“罗旅长呀，七天七夜的抗击战，看你们的衣服都被梢林挂开了花，脸也挂伤流血，还牺牲了……”我劝慰着李书记说：

“老李呀，这个仇一定要记在蒋介石、胡宗南的帐上，我们是饶不了他们的！”

撤出延安，战士们的思想不通。首先，我们分别把干部、党团员工作做好，再通过各级指挥员及个别谈话，解释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我军撤出延安，就可以诱敌深入，纵其骄傲，这样，便于我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消灭敌人，并在西北战场上拖住敌人的几十万兵力，来配合全国各解放区战场的斗争，我们要以全局战略思想来看这个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战士们脸上的愁容才消失了。

七天七夜的抗击，在兄弟部队的紧密配合下，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毙伤敌人5000余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三天占领延安”的美梦，掩护了党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转移，为晋绥部队调来边区赢得了时间。

部队在转战过程中，我到王家坪彭总住的窑洞里。彭总很亲切地对我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刚走，中央机关和延安机关及群众也转移出去了。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他几十万人拖到边区来，一直把敌人拖垮……”我心里知道，胡宗南是很听毛主席调动的，毛主席现在又给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显然这一切都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但是，一想到党中央、毛主席住过的，我们生活、学习、战斗过的地方——延安，将会惨遭敌人的蹂躏践踏，为保卫延安，不少同志为党为人民在流血牺牲，许多干部战士例如袁绍、赵林、王俊才、翟连之、门树合、王福等还躺在这圣洁的土地上，我感到揪心地难过。我和战士们一样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走一步，回头望一望这座庄严古老的延安城，望着夜色中岿然屹立的宝塔山，心里默默地 说：再见吧，延安！放心吧，延安！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

三战三捷歼“胡蛮”

王 政 柱

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之后，国民党胡宗南军侵占了一座空城。蒋介石得到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马上以他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名义，打电报给胡宗南，表示“嘉勉”和“祝贺”；还动员一切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国军光复延安”的“胜利”。志大才疏的胡宗南，这时更感到不可一世，他狂妄地叫嚷：“中共已成流寇”，“共军不堪一击”，命令他的部队尽快寻找“共军主力决战”。这些挑动内战的家伙作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欢庆”所谓“胜利”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将是接二连三的惨败。

歼灭战的序战胜利——一战青化砭

还在撤离延安的时候，党中央就英明的预见到，敌人进了延安，必然异常骄横，急于寻求我军主力决战。于是，指示西北野战军，除以一部在延安西北方向，同敌人保持接触，诱敌深入外，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方向，待机歼敌。彭总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意图，3月19日，就命令第一纵队在安塞以北地区集结，并由该纵队独一旅的二团二营，到延安西北方向担任诱敌任务；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分别在延安以东和东北地区的

甘谷驿、何家山岔和青化砭一带集结待命。

3月20日，我们随彭总来到了延安东北方向的梁村。在这里，西北野战军指挥机构正式宣布组成：张文舟同志任司令部参谋长，我任副参谋长，徐立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同志任后勤司令员。这时，彭总再一次教育我们，要同心协力搞好工作，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后来才知道刘景范同志是彭总推荐要来的，这说明彭总对后勤工作的重视。

这天，野战军司令部收到一份情报：敌整编第三十一旅旅部带一个团，将于3月21日向青化砭进犯。我急忙去向彭总报告。彭总正在他住的小土窑洞里，面对着地图思考问题，听我一讲，又接过情报一看，兴奋地握紧拳头说：“好哇！终于送上门来了，把这个家伙吃掉！”

接着，彭总根据他的“牵牛鼻子”、声西击东的战役指挥思想，紧张而又沉着地调兵遣将。他让留在延安西北方向的独一旅二团二营，造成一种大部队撤退的声势，把敌人的主力“牵”到安塞一带，同时命令其他各部队于23日前，在青化砭东西两侧地区隐蔽集结。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彭总带着我们于22日离开梁村，来到青化砭西北附近的左家庄。

我军各部队遵照彭总的命令，按时集结完毕。3月23日，彭总亲自和旅以上指挥员都到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青化砭的南北是一条三十里长的川道，咸榆公路沿着一条川蜿蜒其间，东西两面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地。大家看了这种地形，无不夸赞这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都打心眼里钦佩彭总精心运筹设计下的这个口袋阵。当天夜里，部队就开始行动，在24日拂晓前，已经全部进入了设伏阵地：第一纵队在西山，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东山，北面埋伏的是新四旅。东、西、北三面都被我军铁桶般地封住。

了，只张开南面一个口子，单等着敌整编第三十一旅往里钻。

24日一大早，我军留在延安西北方向的那个营，终于把敌人的“牛鼻子”牵住了。胡宗南把这支小部队误认为是我军“溃退”的主力，带上他的指挥所由洛川赶到延安，督促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带5个整编旅快速追击。我独一旅二团二营的指战员，顺着延河两侧边打边退，一直把敌人牵到了安塞。

可是，这一天，在主战场青化砭地区却发生了意外。我军指战员趴在冰冻尚未融消的阵地上，从拂晓等到天明，从天明等到日出，又从日出等到正午，却仍然看不到敌人的踪影，每个人的心里都在纳闷：为什么敌人不来了？有的说：是不是情报弄错了？有的说：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午后，在野司^①指挥部里，人们也在议论着：敌人恐怕不一定来了吧！咱们离延安这么近，会不会走露了消息？

彭总听了，摇了摇头，说：“不！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得很。大家要坚信，根据地里的群众，是不会去向敌人告密的。”他略停了片刻，又接着说：“你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的二杆子。他进了延安城，估计我中央机关的领导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顺公路撤退怕他的汽车追，所以骑着马向安塞方向去了。而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这是出其意料的。其次，胡宗南虽然是草包，但是占领延安之后要派兵保障侧翼，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有，要不然他怎么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坦克，有汽车，这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要吗？所以说，他一定要来。”

彭总的分析，入情入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我们一边通知

^①野司，即野战军司令部的简称。

部队加强侦察，摸清敌情；一边继续耐心等待。

黄昏以前，我们接到前沿送来的侦察报告，这才知道敌整编第三十一旅因为在拐峁没有把干粮备齐，把出动的日期向后推了一天。我们立刻把这个情况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向中央军委报告之后，命令各路埋伏部队返回原集结位置休息，明日拂晓前再进入各自伏击位置，作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侦察部队发现敌人已从延安以东的拐峁出发。彭总闻讯，马上让我把情报通知所有部队，他自己又用电话向部队指挥员作了具体指示，然后，就同习仲勋副政委、张文舟参谋长和徐立清主任等一起，向前边的指挥所走去。

上午10时许，敌整编第三十一旅旅部及所属第九十二团的全部兵马，完全钻进了彭总布下的“口袋”里。我军阵地上突然军号嘹亮，枪炮齐鸣。独四旅在南面紧紧地扎住了“口袋口”，新四旅在北面封住了“口袋底”，我们的主力部队从东西两侧山梁居高临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勇猛地向敌群冲去。彭总站在指挥所的高地，端起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敌人占了延安，这就给他背上了一个包袱，我们却变得主动了。虽然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大10倍，但我们可以做到最大的集中，想打哪里，就打哪里，主动完全在我。”

这时候，我军各部队已将敌人截成几段，敌军的建制全被打乱，手榴弹、炮弹在敌群中到处开花。敌军走无处走，藏无处藏，2900多人只好乖乖缴械投降。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和九十二团面长谢养民等直到当了俘虏，仍然糊里糊涂，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失败的。

前线的枪炮声停止以后，彭总看了看表，高兴的说，“打了还不到1个小时啊！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

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率整编第十二旅，经永坪撤退时，又被我军狠狠揍了一拳，损失了600多人，其余仓惶向蟠龙、青化砭逃窜。

敌军在永坪附近挨了打，便发现了我军主力所在。此时，胡宗南又得意起来了，随即命令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向蟠龙西北方向推进，并要一三五旅自瓦窑堡南下，企图集中10个旅的兵力将我军一举包围，然后歼灭我军于瓦窑堡以南地区。

4月11日，我军发现敌整编七十六师1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防务。4月12日，我军查明敌第一军5个旅、第二十九军4个旅，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彭总知此情况后，沉思了很长时间。12日下午，彭总让我们通知旅以上干部，明天到野司参加紧急会议。

当时，野司机关驻在瓦窑堡西南的桑树坪。13日天亮不久，各纵队和各旅的首长们，就把彭总住的那孔小土窑挤满了。彭总用一根树枝指着墙上的地图，说：“敌人由清涧调一个团到瓦窑堡，目的是接替一三五旅的防务，让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下，同正在向北推进的主力靠拢，企图围歼我军。现在，从敌军主力前进的态势来看，一三五旅很可能沿着（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我们的决心，是要在一三五旅同主力靠拢之前，在这个地方”，彭总用右手里的树枝指着地图上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用左手有力地向下一挥，继续说，“把它一举歼灭。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纵队和旅首长们热烈讨论的时候，彭总坐在一旁静静的听着，还不时地点着头。等大家的意见讲完了，彭总站起来说：

“同志们讲得很好。消灭一三五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阻住敌人援兵，一是速战速决。”彭总反复说明，如果不把向北推

进的9个旅的敌军主力阻住和调开，不仅一三五旅歼灭不了，我们自己还会陷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如果歼灭一三五旅的战斗拖长了时间，就会增加阻击部队的困难，也会使预期的目的落空。他要大家把这个战役思想，向部队干部讲清楚。

紧急会议又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各部队领受了作战任务：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地带积极防御，把敌第一军吸引向西；独一旅和警七团在元子沟、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敌第二十九军；羊马河地区由第二纵队、教导旅（在东）和新四旅（在西）设埋伏，担负歼敌一三五旅的任务。

纵队和旅首长们离开野司以后，彭总立即起草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请示报告和给部队的作战命令。这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从来就是这样，每次上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每次下达给部队的作战计划、方案、命令、总结，只要时间允许，都是他自己亲自起草，很少让别人代劳。

彭总把写好的电报稿递给我，还交代说：“送给其他同志看看，如果没有意见，就马上发出去。”话毕，彭总走出窑洞，喊作战参谋带上地图，亲自同部队指挥员到羊马河察看预定战场的地形去了。

4月14日，野司向羊马河方向移动了15公里，指挥部设在张家土沟。这天一早，我们就接到了敌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的情报。彭总和我当即飞马前往独一旅旅部，一边察看这里阻击作战的地形，一边再次向王尚荣旅长强调了打好阻击战的重要意义。他说：三五八旅已经把敌第一军的5个旅吸引向西，你们如果能把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这次歼灭敌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告诉指战员，一定要坚决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上午10时，彭总返回指挥部不久，第二纵队就和自瓦窑堡南

进的敌一三五旅主力开始接触了。战斗打响以后，彭总一会儿用电话询问前线情况，一会儿要我们汇报敌刘戡、董钊两路主力的动向，随时作出判断，不断向前线主攻和阻击部队发出指示，显得格外紧张繁忙。

战斗进展得很顺利。下午4时左右，敌第一三五旅旅部及所属两个团，即被我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紧紧包围在羊马河西北高地。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军很快土崩瓦解，4700余人全部被歼。这时候，敌二十九军一部虽然已接近了羊马河，但在我独一旅的顽强抗击下，终于未能挽救一三五旅的覆灭命运。

当我们把消灭一三五旅概略的情况向彭总汇报以后，彭总的表情虽然比刚才轻松了许多，但仍然一言未发。我知道彭总的性子，只报告消灭了敌人，如果抓不到敌军的主要将领，他是不会满意的。果然，隔了不大的功夫，前线传来报告：敌一三五旅少将代旅长麦宗禹、四〇四团上校团长成耀煌、四〇五团上校团长陈简全部被俘。彭总听了，兴奋地耸了耸肩，哈哈笑着说：“好啊，这才叫全歼！刘戡、董钊带那么多的兵，连一个旅也救不了。我看你胡宗南还能神气多久！”并说：“这次主攻和阻击作战都打得很好。充分显示了部队英勇顽强果敢的精神。”

羊马河战役，我军在敌人的10个旅中间，挖掉了1个整旅，全军士气大振，指战员都称赞彭总的神奇指挥，说：“彭总指挥的羊马河战役，可真是虎口夺食呀！”

顽强攻坚啃骨头——三战蟠龙

4月下旬，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已开始陆续东渡黄河”。他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

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南下，企图将我军一举歼灭在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或逼我东渡黄河。当时，胡宗南正在为瓦窑堡以南“偷鸡不成反折了把米”的事儿苦恼，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便又急忙策划部署：除原有陕保第三总队及第四总队两个大队守备部队，再留整编一六七旅旅部率四九九团，在蟠龙修筑工事守备这个重要的前进补给基地外，倾全部机动兵力9个半旅，由董钊、刘戡指挥，分两路向绥德窜犯。

在查明敌人的企图之后，彭总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以少部兵力积极诱敌主力北上，然后乘敌主力进到绥德来不及回援之时，集中我军主力，攻打蟠龙。

4月26日，敌军主力开始北犯。27日，齐头并进的两路敌军，排成纵横几十里宽的方阵，从我军隐蔽集结的地区通过。当时，野司机关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里，敌人如放羊式的在山岗上通过，我们就住在山脚下的窑洞里。那时，情况万分紧急，司令部的同志们都荷枪实弹，同当地基于民兵放隐蔽哨监视敌人行动，准备随时同敌人战斗。习仲勋副政委等担心彭总和整个野司机关的安危，急得在窑洞里坐立不安。可是，久经沙场的彭总，却若无其事的说：“敌人怕我们打它的埋伏，它是不敢下到山沟来的。”并躺在炕上思考着问题。望着彭总那从容镇定的神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几个小时之后，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已经过完了。彭总听了，一骨碌从炕上跳下来，命令部队马上出发，他说：“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

在向蟠龙的进军途中，彭总多次对我们讲：这一仗打好了，不仅可以再吃掉胡宗南的一个旅，粉碎蒋介石妄图摧毁我党首脑机关和歼灭我西北野战军的狂妄计划，而且还能使我军得到一次

很好的补充机会，为今后的胜利创造更好的条件。彭总要我们告诉部队，千万不要轻敌，不要以为敌人的主力已经调开了，这一仗就可以轻易取胜。他说：“蟠龙有坚固的工事，担任守备的，又是胡宗南的精锐第一六七旅。如果说青化砭和羊马河之战，我们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一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了。各部队要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认真地切实地作好攻坚、打硬仗的各项准备。”

按照彭总的指示，各部队4月30日进到攻击准备位置。一纵队在西南，二纵独四旅在东南，新四旅在东北，完成四面包围。野司也由永坪移至蟠龙东北的薛家沟。

5月1日，由于天雨的影响，原定发起攻击的计划被推迟了一天。各部队普遍组织战士反复研究讨论攻坚战术和进行攻坚器材的准备。指挥机关和团、营干部深入连队进行具体检查。

5月2日，董钊、刘戡带领的9个半旅敌军主力，先后到达绥德地区。

这一天的下午，阵阵西北风吹散了满天的乌云。和煦的太阳露出了笑脸，好象在催促埋伏在蟠龙四周的人民子弟兵，赶快发动进攻。彭总站在外面朝着天空望了望，然后急步走进窑洞，让我们传达他的命令：各部队黄昏开始攻击。

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上午，只攻占了敌人的一些前沿据点，敌人收缩到主阵地或重要的支撑点，对我进行顽抗。

由于我军装备弱，缺乏攻坚火炮，对坚固设防的敌人，主要靠土工作业和爆破作业，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

集玉崂是蟠龙敌人的守备重点，明碉暗堡星罗棋布，不仅工事坚固，敌人守得也顽强。独四旅几次攻击，都没有获得成功。彭总亲自同二纵队王震司令员通电话，指出攻占集玉崂阵地的重

要性，除二纵队集中本身的火力，改进战术，坚决拿下集玉崙阵地外，并要其他部队积极配合，进行火力支援，不能让其他据点的敌人缩回到集玉崙阵地。

二纵经过一番部署调整和准备工作以后，于4日下午对集玉崙敌人的主阵地发起了猛攻，其他部队也同时向当面的敌人发动进攻。

时间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彭总还没有用午饭。警卫员把饭放在小炕桌上，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仍然在地图前来回地走动。司令部的同志们都知道，每逢彭总考虑重大问题或遇到战斗进展不够顺利的时候，他总是这样的一种表情。无数次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看见彭总皱起眉梢，不停地走动，不讲话，也顾不上吃饭和睡觉的时候，谁也不去打搅他。当警卫员第二次催彭总吃饭时，彭总仍然没有理睬，我只好向警卫员摆了摆手，让他离开了。

傍晚时分，集玉崙山头上的炮声和机关枪声稀疏了起来。这时，接到二纵队报来战斗情况说：王震司令员亲自到前面指挥，独四旅用对壕作业排除敌人地雷、铁丝网、外壕等重重障碍，以英勇果敢的精神，战胜敌人的顽强抵抗和反扑，攻占一点就巩固一点，构筑和改造敌人的工事，依靠本身的力量和友邻部队的火力支援，打退了敌人的反击。这种打法，当时战士把它形容为“膏药战术”。在突击、爆破和火力支援（包括友邻火力支援）密切协同下，完全占领了集玉崙敌人的主阵地。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亲眼看到，彭总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一面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战斗进展情况，一面让我们通知部队乘胜坚决、彻底消灭残余的敌人，达到全歼蟠龙守敌。

截至5月4日午夜12时，全部肃清了从各个山头阵地上溃退

到蟠龙镇的敌人，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共毙伤守敌1300名，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敌整编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以下6700余名官兵，全部当了俘虏。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面粉1.2万余袋，军衣4万多套，骡马千余匹，使我军得到了丰裕的物资补充。

彭总看了战果报告，把手里的六棱红蓝铅笔往炕桌上一丢，高兴得哼起歌来。机灵的警卫员，赶忙把再次热好的饭菜端进窑里。彭总一见，把手一挥，说：“好！现在该吃饭了。”

愚蠢的胡宗南原以为蟠龙“固若金汤”。直到5月4日李昆岗再三呼救，他才令董钊、刘戡带主力南下驰援。然而已经晚了。不仅蟠龙没有救了，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侵占的绥德城，也被迫放弃了。正如新华社记者评论这次战役时赋的打油诗中讲的一样：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象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我军主动撤出延安不到两个月，三战三捷，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我党首脑机关和将我西北野战军歼灭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狠狠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大大坚定了西北人民打败蒋胡军的胜利信心。为了庆祝我军迭次大捷，检阅边区军民的战斗力量，5月14日，边区5万多军民在安塞县真武洞马王庙滩举行了祝捷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讲话，祝贺边区军民三战三捷的胜利，并宣布：“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自从放弃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奋斗。”彭总在讲话中说：

“陕甘宁边区和平了十年，被蒋介石的走狗胡宗南打进来了。边区军民坚决自卫，自3月19日到5月4日，平均每半个月消灭敌人1个旅。现在入侵边区的蒋胡军尚有28个旅，如果以过去的速

度推算，再有14个月，就将其全部消灭。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共同努力不懈，这是可能的。”他列举了我们一定能胜利的条件后，强调指出：“能够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习仲勋副政委、劳动英雄刘玉厚、战斗英雄王有福，解放战士武寿人等。彭总和周副主席一直兴致勃勃地听着大家的讲话，有时还亲切地交谈几句。从两位领导人的表情看来，他们对军民们已经取得的战绩十分满意，对彻底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

伟大的转折

陈 海 涵

我主力撤出榆林后，钟松率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于8月13日进抵榆林。国民党的报纸大吹大擂，吹捧钟松师行动神速巧妙，榆林不战而解围，并骄傲地断定我军已在“仓皇逃窜”，势必东渡黄河。他们还兴高采烈地说：“现在正是压迫共军于米脂、佳县之狭小地区一举围歼之良机。”钟松更是大夸海口，扬言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这种情况，党中央、毛主席早有预料。为了进一步骄敌，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彭总根据毛主席指示，给敌人来了个将计就计，派出后方机关一部在佳县以北的黄河东渡。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钟松，这时更是骄横十足了。他在进抵榆林的第二天，便转向南下镇川堡，企图与正在北上的两个主力军会合，形成一把钳子，南北夹击我军于榆林、米脂之间的狭小地区。

这时，南北合击的敌军，总共是6万余人，而我军只有4万余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主席亲自带领着中央机关，在与敌军主力相隔不到两天路程之处，牵着敌人千军万马北上佳县，把钟松的三十六师变成一支远离主力、孤军冒进的部队，为彭总集中西野主力消灭这股独立的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钟松这支“孤军”南下途中，我军原准备在归德堡附近收拾

他。可是，钟松这家伙比猴儿还精，他竟然西渡无定河，钻入了鱼河堡。我军节节后撤，想在鱼河堡到镇川堡中间的公路上解决他，谁知他又溜掉了。

设想与现实总是存在着距离的。要缩小这个距离，就必须付出艰苦的代价。

我们的部队自“三边”战役之后，踏沙窝，冒风雨，忍饥挨饿，在榆林西南往返运动，天天转移，几次到了嘴边的“肥肉”都没捞上吃，已经够辛苦的了。加上那一带高原沙漠，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群众在沟里挖窑洞居住，缺水缺粮，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也穿不上一条象样的裤子。我们部队到后，都把米袋里不多的一点粮食分给老百姓，还捐出衣服给老百姓穿，部队本身就更加缺粮，更加困难了，从上到下只能咽南瓜、吃马肉，常常是一个班只分得一块马肉烤着吃。时值雨季，甚少晴天，不少人仅有一套衣服，淋湿了还得贴在身上，浑身湿漉漉的，分不出是汗还是水。

如果打开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地图看看，那种险情和困境，更会令人大吃一惊：敌人已经控制了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和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米脂县以北，长城以南，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的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一块地盘在我们手里，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以及整个西北野战军，都被敌人的重兵包围在这块狭小的地区中。也就是说，东面有黄河，西北有沙漠，南面有八九个旅的敌人向我们攻击前进。我们的境况极为严重，战局是十分艰危的！

然而，即使在这样艰难服苦的情况下，我们部队仍然士气不减，信心十足。因为有毛主席、周副主席在我们身边，有彭老总指挥着我们战斗，大家深信毛主席和彭总又在以惊人的胆

略，戏剧性地调动敌人，说不定什么时候，轻轻挪动一步棋，敌人就有可能全盘崩溃，战局就将发生急剧的转变。

事情确实如此。8月17日，当刘戡率领的两个主力军被我军一部牵着鼻子向佳县方向前进之时，钟松的三十六师终于踏进了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当时，敌三十六师以一二三旅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乌龙铺前进。彭总判断该师主力必须经沙家店地区东窜。因此，决心集中野战军主力，在运动中把敌三十六师消灭在沙家店地区。

敌一二三旅走的是大路，前进速度较快，首先到达乌龙铺。钟松师部带着的一六五旅晚一天出发，爬山走小路，准备经沙家店向乌龙铺前进。这时，我军三纵队和绥德军分区警备四团、六团已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切断了敌一二三旅与其主力的联系。我二纵、教导旅、新四旅等4个旅，则在沙家店东北地区布上了口袋，等待着钟松钻进来。一纵部队也绕到沙家店以西，堵死钟松的退路，并担任对补充驻守镇川堡敌军的警戒。

当钟松师部带着一六五旅到达沙家店以南地区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发起了攻击。新四旅和教导旅一团先头部队，在罗元发旅长带领下，冒着敌机轰炸与机枪扫射，跑步前进，抢先到达乌龙铺西山。但由于当天下着倾盆大雨，山洪暴发，山沟里的水满满的，我们有一个班被洪水冲掉了，有的部队未能进入指定位置，被迫在小山头上找个窑洞避雨。当天晚上，钟松的先头部队虽然到达乌龙铺，但已被我切断其与三十六师主力的联系。敌一二三旅长途跋涉之后，又不敢进村镇宿营，大雨滂沱，它们只好紧缩在帐篷内过夜。我们的部队，则在老乡的窑洞里，烧火烤衣服，吃干粮。

拂晓，部队进入了攻击位置。

当时，钟松的部队在常辛庄以南的高地上占领了几十个山头，组成了一个防御性的阵地。我们教导旅在二纵指挥下，从常辛庄地区由北向南攻击。

战斗是早晨8时左右开始的。打响不久，钟松就急令其进抵乌龙铺的一二三旅火速向师部靠拢。我们的电台侦听到钟松呼救的讯号后，马上向彭总报告。

大约10时左右，敌一二三旅开始转头由东向西靠近常高山。

常高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也是村边一座高山的名字。这座高山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村里仅有15户人家，我们教导旅指挥所就设在这个村庄后山的制高点上。战斗打响以后，彭总和几个参谋人员也来到旅指挥所，在山顶亲自指挥部队作战。

敌一二三旅的先头部队靠近常高山后，企图占领制高点，掩护其主力部队向西通过，当即遭到我新四旅在常高山北面迎头痛击。敌人不死心，又用炮火向常高山猛烈轰击，非占领这个高地不可，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

当时，我们教导旅原定的任务是从二纵队左翼进入，向敌三十六师主力攻击。但是，根据眼前的情况判断，常高山离敌三十六师主力占领的常辛庄南山较近，如果常高山被一二三旅占领，不仅严重威胁我二纵队和教导旅的翼侧，而且两敌会合一处，将会直接影响到战役任务的完成。据此，我们旅当机立断：主动向常高山方向进入战斗。由我坚守山顶指挥所，罗元发旅长则带领部队跑步抢占高地。一路上，敌人的飞机不断轰炸扫射，罗旅长边跑边高喊：“不要隐蔽，一直往前跑。”部队以惊人的速度，抢先占领了常高山。当时，总部指定罗元发旅长统一指挥新四旅、教导旅。于是，我教导旅二团和新四旅密切协同主攻山头，教导旅一团则从侧翼向敌人发起攻击，一边包围一边前进。敌人

飞机扫射，我们的战士根本不理睬。你扫你的，我走我的。打中了，算我革命到底，打不中我就往前跑，直插敌人后面，断敌后路。

当我们的部队对敌一二三旅形成包围之后，彭总与毛主席通电话。彭总问：“你是李德胜吗？”

“是的，我是毛泽东！”毛主席回答。

自从我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以后，毛主席在通讯联络时，一直用“李德胜”这个代号。如今，电话里突然响起“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在场的人，先是一阵惊愕，继而欢呼起来。这说明陕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怎能不叫人欢欣鼓舞呢！

当彭总在电话里向毛主席汇报已将敌一二三旅切断，把敌三十六师包围在沙家店地区时，毛主席高兴地说：很好，告诉同志们，这是关键的一仗；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一个也不能让他跑掉！

在彭总亲自指挥下，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敌一二三旅没有什么阵地，只有临时构筑的工事。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战斗，骄横的敌人终于站不住脚了，纷纷往沟里逃跑。正好，我们教导旅一团正在沟里等着呢！敌人想突围，我们一团的战士把突破口封锁得死死的。于是，敌人就象受了惊的羊群，在沟里拥过来拥过去，整沟里的敌人全部当了俘虏。旅长刘子奇换上士兵服装混在士兵一起，妄想蒙混过关，谁知被士兵检举，同样当了我们的俘虏。这时，天已经黑了，战士们无法清点俘虏的人数，就上报说抓了“一沟”俘虏。据说，这事后来传到总部，毛主席听了也笑得直不起腰来呢！

新四旅、教导旅统一部署，密切协同，歼灭敌一二三旅之

举，不但将敌三十六师分割两处，使其不能相顾，而且有力地保障了我二纵翼侧的安全，使该纵队能集中全力歼灭敌军主力。在我一纵、二纵密切协同狠狠打击下，敌三十六师除师长钟松及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带少数残兵逃窜外，大部被歼灭了。

沙家店战役歼敌一个旅和在别的地方歼敌一个旅大不相同。这一仗，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背水作战，杀了个回马枪，这是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较量，是智和勇的较量。

战斗结束后，我军主力迅速撤向镇川堡以北之雪水湾、刘泉塔、梁家岔地区。我们教导旅则奉命为我军主力作掩护，当天后，半夜进抵沙家店。第二天拂晓前，我军继续北撤，一直撤到靠近榆林双塔寺山的高原上。在那里构筑野战工事，准备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对峙。转移的路上，上级传来了毛主席和彭总的指示：摆开阵势，按兵不动，看看刘戡有多大本事，看看胡宗南是进还是退。总部还指示我们把受伤的骡马全部带上，准备应付对峙中的缺粮问题。

这时，刘戡部队和钟松的残兵败将会合在一起，气势汹汹地向我们阵地扑来。然而，吃了败仗的敌人心虚胆怯，向北推进了一下就停下来了。看我们就在对面的山头上，但他们就是不敢过来。当时，我们部队确已相当缺粮了，上级指示，受伤的马可以杀了吃。就这样我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和敌人对峙了三天。第四天，敌人往南撤退，我们就追了上去。他们走大路，我们就沿着山路走，一会上山，一会下沟，收容了不少敌军掉队人员。一直追到杨家沟。敌人继续南下；龟缩到延安地区。我们教导旅在杨家沟休息了两天，接着就向前推进。毛主席于第三天来到了杨家沟，整个西北野战军又继续追击敌人，相继解放了延川、延长。刘戡却龟缩在延安不敢出来增援了。

战役胜利结束后，听总部的同志讲，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专程到总部指挥所看望了彭总。毛主席高兴地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了个山坳，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我军从此掌握了主动权。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教导旅参谋长、旅长，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副参谋长。

宜 瓦 战 役

张 宗 逊

西北野战军自延安保卫战以来，经过9个月的内线作战，收复了大部失地，共歼敌7万余人，野战军由两个纵队6个旅2.5万余人，发展到5个纵队11个旅7.5万余人，通过新式整军运动，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了。

1949年春季，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首先打了宜川、瓦子街战役，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法进行了一次歼灭战，全歼援敌，攻克宜川城，取得了歼敌5个旅近3万人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攻防形势，打开了我军通向渭北平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大门。

一

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出陇海，直插大别山和伏牛山，和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会师中原，大量歼灭敌人，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蒋介石在西北的主力胡宗南部陷于两面作战。

这时，西北战场的国民党虽然还有39个整编旅共23万余人，但是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且处于守势。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

任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陆续从陕北、晋南战场抽调整编第一师、第三十师、第三十六师、第六十五师，组成裴昌会兵团，东出潼关、陕东南，配合刘峙兵团，准备打通陇海、平汉交通线，增援中原战场。胡宗南集团9个整编师28个旅只剩17个旅用于陕甘宁边区周围，其主力刘戡率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集结在洛川、中部地区为机动兵团，用以北援延安、东援宜川，或阻止我军南下；整编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的七十二团和陕西保安第六团驻守韩城和禹门口，以阻止黄河以东的解放军西渡；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欠第七十二团）驻守宜川；何文鼎率整编第十七师的十二旅、四十八旅和陕东保安第十一团驻守延安和维护延安到鄜县（今作富县）的公路交通线；其余则驻守铜川、三原等地。青海马步芳整编第八十二师驻庆阳、合水、西峰镇；宁夏马鸿逵整编第八十一师另两个旅驻守安边以西地区；榆林邓宝珊部在我地方兵团围困之中。

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冬第二次打榆林之后，主力集结在米脂、安塞地区休整，进行战略进攻的准备。第二纵队集结在晋南曲沃的曲镇地区整训，待命西渡。

彭德怀司令员和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反复研究春季攻势的战役方向。其一，再攻榆林，当时我军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加上气候严寒，对攻坚不利，而且邓宝珊已派代表和我们和谈，害怕我们再攻榆林；其二，西进陇东，该地区也缺粮，我们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作战，胡宗南乘机集中东援中原，对大局不利；只有南出关中才是最合适的办法。关中人力、物力丰富，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又可威胁西安，调动裴昌会兵团回援，我们就可策应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陈毅、粟裕野战军以及陈谢兵团经略中原。

1948年1月20日，彭德怀司令员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首届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就彭司令员提出的《关于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充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均到会作了报告，贺龙司令员也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按照中央的部署，立即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为解放大西北创造条件。接着，在吕家沟野司驻地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彭总进一步提出南下作战方案。南进必先歼灭咸延公路及其两侧的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占领黄龙、麟游两山区，作为解放关中的依托。针对胡宗南集团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据点的布防，以宜川守敌兵力最为薄弱，仅两个团，如我围攻宜川，敌军兵力必定来援，时值初春尚未解冻，援军在运动中不易构筑工事，有利于将其歼灭；而我军背靠陕甘宁边区，便于掩护部队行动和保证后方供应，第二纵队渡过黄河，即能迅速参战。

彭总说：“先打宜川，这是毛主席的决策。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围宜川，敌军必援。原因就在于胡宗南一向对我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英雄劲儿。加上第二纵队仍在河东，敌人可能估计二纵队不会马上过来，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样我军以逸待劳，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他还说：“当然，敌人也可能不来增援，那我们就打下宜川，直下黄龙，既可扩大部队，也可解决吃粮问题。”与会的领导干部都纷纷表示决心，要打好南下第一仗。

2月初，彭总命令野司派出20人潜入黄龙山区，熟悉兵要地志，查明敌军部署。并责成各纵队派各旅副旅长和参谋长带有力的侦察部队到金盆湾、临镇一线勘察地形，查明敌后情况。这些措施为野战军主力顺利南下起到良好的保障作用。彭总带着野司

参谋人员到第四纵队、第三纵队，和王世泰、许光达等纵队领导交换意见，然后在延长以南的佛占原再次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明确战役部署，区分战斗任务。我们认为，裴昌会兵团远在潼关以东，难以长途增援，只有刘戡在洛川、中部的两个整编师来援可能最大。其增援路线有三：一是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到宜川；二是经黄龙和圪台街到宜川；三是经洛川以北的金狮庙梁到宜川。针对这三条路线，我们制定了三个打援的作战方案，但是估计敌军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最大，这条路距离最近，虽然沿公路走，易受伏击，但胡宗南过高估计自己，主观成性，必然令刘戡从此路来。我们的第一方案是：如果敌军取道瓦子街，则第三、六纵队以一部兵力正面抗击，不使增援之敌与宜川守敌会合；第一纵队截断敌退路，从左侧后攻击；第二纵队迅速渡河，从东向西击敌右翼；第四纵队由北向南攻敌左翼，最后合围全歼敌援军。彭总说：“就这么统统吃掉，尔后回师再克宜川，这一局棋就算走完了！”

为了保障部队胜利进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亲自发动群众掀起了参军支前热潮。经过土地改革翻身的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军，晋绥人民从千里之外送来粮食、药品、被服。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野战军后勤司令刘景范，动员了成千上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出征。

二

1948年2月5日，野战军主力开始南下，为了不暴露战役意图，野司命令第一、三、四、六纵队于2月16日到达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一线隐蔽集结；同时电告第二纵队，待宜川战斗打响

之后，迅速从禹门口强渡黄河，直奔瓦子街。

2月20日，野战军领导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

“战役第一步骤以夺取宜（川）、韩（城）、石（堡）、郃（阳）四城，并准备各个歼灭可能增援的整编第二十七师及第九十师。”22日，第三、六纵队开始向宜川攻击前进。23日肃清了宜川外围的地方武装据点后，在群众掩护下，利用夜暗秘密开进，于24日突然从东西两面包围了宜川城。第一、四纵队则隐蔽集结在洛宜公路两侧。

这时，黄龙山区寒风呼啸，由于人烟稀少，部队只能靠山露营，筹集的原粮无法加工，只能吃玉米粒和山药蛋。但是，指战员们情绪高昂，阵地上响彻“消灭整编二十九军，活捉刘戡”的口号声。

2月25日，彭总和我，会同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及纵队部分指挥员，先后到宜川北原高地和瓦子街以北察看地形。瓦子街是洛宜公路的咽喉，往东经任家湾到铁笼湾，山势险峻，森林茂密，荆棘丛生，两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15公里的狭谷，便于我军伏击援敌。

宜川被围后，彭总即电告三纵司令员许光达和六纵司令员罗元发，要求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担任主攻的三纵独立二旅和六纵教导旅，在张开基、陈海涵两旅长指挥下，先后占领了宜川外围要点老虎山、虎头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敌人压缩在城内。守敌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惊慌失措，赶忙向胡宗南急电求援。胡宗南骄横无比，他认为西北野战军1/3是游击队编成，现在以三个纵队攻宜川，一个纵队在河东，必定无力打援，坚决命令刘戡率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九十师共4个旅、8个团的兵力经瓦子街驰援宜

川。

2月26日，刘戡率部出发，沿着洛宜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宜川开来。敌援军走我们预计的第一条路线来了。29日，刘戡率援军先头部队进到瓦子街任家湾地区，我们即令各纵队按预定的第一方案的部署行动，只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继续围攻宜川守敌，其他9个旅的兵力，立即在瓦子街以东的南北高地进入阵地。第二纵队（23日于禹门口强渡黄河）按野司要求迅速向圪台街集结。彭总还让我随带警卫部队去迎接二纵，向王震司令员传达战役方案。

2月28日，野战军领导发出“进字第三号”命令：“本野战军决于明（29）拂晓发起进攻，消灭来援之敌。”我们估计敌援军的行军长度，只有让他的前卫进入铁笼湾以西地区，其后卫才能全部通过瓦子街进入我军伏击圈。因此，命令阻援部队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打援部队在敌援军未全部进入伏击圈之前不能暴露。

刘戡在通过瓦子街以后，向公路两侧的山梁上各派1个旅，整编第二十七师四十七旅在左，整编第九十师六十一旅在右，搜索前进，掩护全军沿公路前进。敌四十七旅和六十一旅刚登上山梁，进至任家湾和丁家湾地区就遭到我三纵独五旅的十三、十五团和六纵教导旅二团的阻击。我军且战且退，诱敌深入。这时，刘戡还认为我军阻援的部队不过一个纵队，不超过8000人，不足以阻止他们前进，仍令其六十一旅继续向铁笼湾攻击前进。

28日晚，敌援军后续部队已经通过瓦子街，进入瓦子街沟底的公路，敌军拥挤在沟里，队形混乱，刘戡决定调整部署就地宿营，并占领附近高地，将六十一旅撤回到任家湾以南高地，构成环形防御。刘戡打算29日突到宜川，因而仍摆着进攻的架势。当

夜大雪下个不停，敌援军也没有构筑工事，这就对我军歼灭援敌造成很为有利的形势。

我第一纵队隐蔽地紧紧尾随敌援军开进，在查明敌援军后续部队已全部通过瓦子街之后，独一旅在王尚荣旅长指挥下，于2月29日凌晨两点，由张献村出发，攻进瓦子街，歼灭了敌后卫整编九十师搜索连，断绝了敌军退路。7点多，第一纵队贺炳炎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带着纵队指挥所来到瓦子街。根据侦察报告，刘戡发觉前进的道路被堵死，后退的道路被切断，已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企图迅速集结突围，其整编九十师一个团回过头来争夺瓦子街，同时又向瓦子街东南山派出部队抢占高地，控制向南逃的道路。瓦子街东南山原部署由第二纵队堵击，但由于雪路难行，路途较远，第二纵队未能赶到。第一纵队领导为了阻止敌人向南突围，决定独一旅担负歼灭洛宜公路北山的敌人，三五八旅立即向东南山攻击，堵击敌人，主动担负起第二纵队的任务，另外七一五团一部进到小寺庄，阻击敌人后续部队的反扑。

战斗打响以后，独一旅首先攻占片石和东北山高地，连续打垮敌整编五十三旅一五八团的多次反扑。瓦子街东南山高达千米，刘戡的军指挥所和整编九十师师部都以此山为屏障，配备了一五七团和一五九团两个主力团和较多的重武器，妄图拼死抢占各要点，三五八旅旅长黄断廷和政委余秋里意识到夺取东南山关系全局，命令七一四团团长江世鸿以最快速度抢占要点，封闭南向缺口，封闭所有退路。七一四团二营首先夺取了瓦子街东南一里处一个大山头，控制了制高点，接着三营沿山梁向东迂回，卡住孙卜嘴峒口子。二营机炮连进入东南山主峰阵地之后，用火力掩护六连打垮了敌人的反扑，又乘胜夺取了第二个山头。团领导调整了部署，命令六连从正面攻击，四连在左翼结合，突破敌人第

三个山头的阵地。冲在最前边的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刘四虎，他带领全班攀着荆棘，踩着积雪，勇猛地直逼敌人阵地。敌人居高临下，疯狂地扔手榴弹，他用刺刀把敌人的手榴弹拨开，在冲到敌人阵地前沿时，回击了一颗手榴弹，趁势冲入敌阵，踢翻了敌人正在射击的轻机枪，刺死了射手，又连续刺死刺伤6名敌兵，终因多处负伤，流血过多，昏倒在战壕里。我军后续部队冲进战壕，肃清残敌。

敌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自恃兵强，一直坚持己见要继续东进宜川，这时也慌了神，督令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组织部队轮番向七一四团实施反冲击，并以化学迫击炮轰击我军阵地。七一四团任世鸿团长，观察到敌人炮火的情况，判断最密集发射的山头是敌人主阵地，即派参谋长武治安组织二营从正面进攻，三营从千家沟侧后上山，进行两面夹攻。经过激烈的争夺，七一四团占领了敌人一五九团重兵守的主阵地，这样敌人的军师指挥机构全暴露在我军面前，刘戡严令敌一五七团反扑，阵地上硝烟弥漫，团参谋长武治安牺牲，团政委徐文礼来到阵地上组织战斗。经过整天反复肉搏争夺，七一四团战到黄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扑，在方圆不到200平方米的阵地上，毙敌人近千名，终于封闭了敌人可能突围的唯一缺口。

我在29日遇上正向东南山赶来的第二纵队，当即向王震司令员传达了战役部署，确定二纵派主力沿鸡蛋岭、于家崖向蔡家川西侧高地迅速前进，阻止敌人向西突围。黄昏时，我和王震一起来到第一纵队指挥所，贺炳炎说三五八旅主力已挫败敌五十三旅，控制了东南山主峰，我就返回野司指挥部。王震司令员到三五八旅指挥所，计划让独四旅替换作战，黄新廷旅长漫，目前部队正同敌人短兵相接，若转移阵地势必增加伤亡，七一四团士气

正旺，要战斗到底。王震司令员遂改变部署，指挥二纵队协同六纵队围歼敌六十一旅。

与此同时，一纵独一旅二团亦激战终日，夺取了乔儿沟北山的敌人5处阵地；第四纵队主力进占海州堽以南山梁，接替了三纵独五旅右翼阵地，由警备三旅七团向敌整编二十七师四十七旅一四〇团实施攻击，三个营在纵队炮火支援下轮番进攻，占领了几个山头，并接连打退敌人4次反扑，战斗非常激烈，七团副团长李清业光荣牺牲。激战到黄昏，双方对峙在任家湾北山上。

同日下午5点，敌第六十一旅主力向丁家湾以南进攻，抢占了枣卜台高地。在铁笼湾正面机动防御的六纵新四旅七七一团，配合六纵教导旅二团夺回了枣卜台阵地，铁笼湾正面防御由教导旅三团担任；担任攻击敌右翼的第二纵队也从砖庙梁投入战斗。至此，我军紧缩包围圈，将敌压缩在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狭小地区。

在我军的合围下，敌刘戡部经连日战斗，伤亡惨重，整编三十一旅旅长周由之、整编第四十七旅旅长李达、整编五十三旅副旅长李秀岭相继被击毙，其他中下级军官死伤不计其数，敌军士气颓丧到极点。29日夜里大雪仍下个不停，我军各部队冒着风雪严寒，积极准备翌日总攻。

3月1日上午9时许，野战军司令部由上绛头推进到圪背岭，即发出总攻击的命令。刹那间，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敌人。一纵由西向东，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六纵（欠两个团）由东南向西北，三纵独五旅由东北向西南，四面八方对敌展开围歼战。这时，我们截获刘戡致胡宗南的电报，绝望地发出“败局已成，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哀鸣。但是敌人仍困兽犹斗，我们在指挥所看到四、六纵

队攻击丁家湾一个高地，多次受阻，彭总即令独五旅李夫克旅长集中全部火炮轰击敌军山头阵地，不久颗颗炮弹就在敌人中间开花，四、六纵队紧跟压过去，很快夺取了那个山头，插向敌人心脏。

第一纵队以独一旅二团协同警备一旅二团突破敌元宝山阵地，以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沿沟东进，协同七一四团自乔儿沟东南夺取了瓦子街东南山敌军残余据点。在兄弟部队支援下，七一四团一营连续突破敌人第四个山头，接着向敌人坚守的最后一个山寨攻击。任世鸿团长带着特务连冲向枣湾刘戡的军指挥所时，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激愤地喊着：“活捉刘戡！”坐在山坡积雪上，向敌群飞速滑去。

战至下午5时许，敌军全军覆没，严明被击毙，刘戡用手榴弹自杀身死，其他无一漏网。

三

宜川东临黄河，南靠黄龙，地形险要。胡宗南进占延安后，把宜川作为战略据点，在城周围的老虎山、凤翅山、内外七郎山构筑了许多永久性工事，主要阵地多为悬崖峭壁，易守难攀。我军南下前，胡宗南特地赶到宜川，严令其嫡系张汉初率整编第二十四旅两个主力团及一部分地方部队坚守宜川。张汉初还强拉民夫，沿城墙四周加修地堡，架设鹿砦，埋设地雷，自吹自擂地说宜川城是“关中屏障”。

刘戡增援宜川，将洛川、中部的全部兵力除留下重炮兵和留守部队外，倾巢出动，我们将它歼灭后，胡宗南已没有机动兵力出援了。敌裴昌会兵团急速从伏牛山回陕，才走到漏关以东的灵

战 冯 原

郭 鹏

西府陇东战役之后，我西北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石堡、韩城地区整训。志大才疏的胡宗南在大吹大擂所谓“陇东大捷”的同时，以为我军的收缩是不敢和他交锋了。于是，在不断向黄龙山南麓进行蚕食之后，又于1948年的7月底，拼凑了4个整编师的兵力，由裴昌会指挥向我黄龙山区发动进攻。他们把4个师的兵力并排摆出，齐头并进，每师之间相隔不过25—35公里。这样，即使任何一点遭到攻击，也都能够迅速做到相互策应。单就他这套部署就可看出：他对我们是加着十二分小心的。的确不愧为在陕北受过点子教训的人物！

在这几个师里，三十六师的师长钟松是最坏的家伙。对于他，我们是顶熟悉的了，1946年中原突围，他从中原一直把我们跟到陕北；1947年我军出击三边，回师榆林，他又紧跟着我们转了一圈。真是个有便宜就占、最毒最狠的家伙。可是，他同时又是个死不愿意吃亏的滑头，你刚刚冲他一伸手，他马上就能闻出味道来，赶紧往后躲。在沙家店，彭总是让他尝到了厉害，弄了它一个全军覆没，可是这个滑贼到底没让我们捉到，就象到手的鲇鱼一样，在最后的一刻，又单枪匹马地滑脱了。前不久，我们从西府行动回来时，他才重新上阵，大概是为了挽回沙家店大败丢掉的面子吧，他又跟在我们后边咋唬了一路。这一次，他还是

他的老作风：本来他是最中间的一路，他却一出动就抢在了同伍的前面，窜到了黄龙山南口的冯原镇地区。当时，野战军总部驻在冯原镇东北的石堡城。彭总决心，以小部兵力抗击左右两翼的三路敌人，主力设伏于石堡以北山地，首先把三十六师吃掉。可是，钟松的滑头之处也就表现在这里：他一头扎到冯原地区后就把鼻子伸得长长地嗅味道了。大概总是让它嗅出什么来了，所以，尽管我们尽量收缩左翼，把那边的敌军引向前边来了，他仍然一动也不肯动，整整在原地歇了一个星期。

在军事上，最重要的是时间。平时的一个星期虽可眨眼即逝，这时却是让人等得难过。如果继续等下去，说不定还会完全丧失了战机。彭总在8月6日这一天，当机立断，既然钟松不肯就范，那就主动向他进攻，不管他怎样滑头，反正是非把它吃掉不可。

彭总的决心已定，立刻就亲自把各个纵队的干部带上，到冯原镇附近去察看地形。

敌人3个旅的摆法，大体上是个三角形：正北的壶梯山（偏东）、魏家桥（偏西）是二十八旅，西南的冯原镇是一二三旅，东南的东太极、刘家凹是一六五旅。从地形上看，壶梯山最高最险，面面可见，确是它防御全局的一个支撑点，钟松的师部就安在它背后的杨家凹。

看罢地形回来，彭总又亲自和我们研究了进攻的部署和打法。他很细致，提的方案很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最后确定采取重点突破，割裂围歼的手段，一纵负责魏家山，四纵负责冯原镇，三纵负责东太极，六纵负责刘家凹；我们二纵，负责攻下壶梯山。他还为我们一个一个地规定了最好的集结位置。彭总特别冲着王胡子（即王震司令员）和我们几个说：“壶梯山是块硬骨

头哩！打下来就能歼灭敌人，打不下来就歼灭不了敌人，能不能歼灭敌人就看你们打不打得下来。怎么样，有把握没有哇？”王胡子冲我和王恩茂副政委瞅了一眼，刚要答话，老总又用撩逗的口吻开口了：“打钟松你们应该是积极分子咧！”王胡子和我们会意地笑了，彭总的确是最了解我们的心情的了。他接着严肃地转向大家，说：“不过，大家都要注意，要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好好打，千万不要急躁，千万不要大意。有什么情况，咱们再在电话上多联系。”直到我们要走出房门的时候，他又把我们喊住，千叮咛万嘱咐地说：“一定要把准备做充分，一定不要犯急性病。”我们心里明白，老总并不是不相信我们的战斗力，而是唯恐我们感情冲动起来，又犯了轻敌的毛病。如今正当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又是拿整个纵队去打敌人一个团，那还不是最容易产生轻敌情绪的好机会吗？彭总的叮咛，确是再及时不过了！

进攻的时间确定在8月8日，部队要在7日的夜间进入阵地，因此，我们纵队的部署必须就在6日当天做好。从野司出来，王胡子和我们边走边研究，决定依照彭总的作法，立即带上各旅、各团的干部，到我们负责攻击的壶梯山跟前再作一次抵近勘察。

各个旅、团的干部很快就集合起来了。我们骑马来到了壶梯山东面的牛堡泉，下马登上了北山。从这里看壶梯山，历历在目，十分清楚。这是伸向平原的一群孤山，山坡上，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棵大树，还有十几块瘠薄的坡田，高低不齐的几棵晚包谷没精打采地吊着颈子。钟松在这里的一个星期，总算没有白过，山上已经让他的工事全都塞严了。最低的一道山梁上，是敌人的前进阵地，是用伏地碉和交通壕构成的独立集团工事。再上去，大概要算是敌人的主要抵抗阵地了，是十多个前后交错、互相连

贯的地碉群，有的形成三角，有的四方四正，外边还都加了矮墙、外壕和鹿砦。最高的那个山顶上原有一座大庙，现在也被改造成一个大型的堡垒了。不用说，敌人八十二团的团部一定就在那里。很明显，那里如果被我们拿下来，敌人整个防御体系的脑袋就算让我们揪下来了，位置确是十分重要。但是，要把它拿下来，也实在不易，这十几个集团工事、上百个伏地暗碉，不敲掉哪个也无法上去。

王胡子是心中有数。他说：“大体上可以这样确定，四旅从东，九旅从北，六旅从西，三面同时发动。战斗分界线和各旅的进攻出发位置也可以马上告诉你们。你们就在这里确定你们各个旅的部署。现在，你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一张比较具体的地图了，但是这还不够，一俟部队进入阵地，你们还应该逐级地进行更抵近的勘察，要让每个指战员心里都有一张地图，越往下越要细致，一个塄坎，一个土坡，都要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然后研究怎样个打法。这是彭总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把它贯彻到底；不这样，就一定打不好。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有的同志提到了炮火：没有重火器，要敲这么多的碉堡可不容易。王胡子说：

“好！三个炮兵营，给你们每个旅各配一个。要切实地研究步炮协同的动作，充分发挥炮火的威力，可是，也不能有单纯依赖炮兵的思想，要组织爆破队，一定要组织爆破队！”

部署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如果没有其它的变故，进攻的时间就定在了8日的拂晓。

7日这一天，是很让人兴奋而又极忙碌的一天。在百忙之中，彭总还亲自到我们部队来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战士们被老总的热情所激动，不止是决心很大，而且从班务会发言中可以看出每一个战斗员都在为明天的进攻开动脑筋。

行动以前的一切，看来都很顺利，但是，入夜却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雨夜的山路是很难走的，尽管战士们走得很起劲，可还是走不畅快。一路上，我听得到处有人在讨论：“你说邪门不？咱们一打仗就赶上下雨！”“哎，一下雨就打胜仗。这是个好兆头！”“迷信！打胜仗与下雨没关系。”这倒真是有意思的问题。事实确是这样，中原突围几乎天天下雨，九里山阻击又是天天下雨，打蟠龙、瓦子街时也下过雨或雪。当然，打仗碰上下雨，这是偶然的遇合，可是，下雨往往能够打胜仗，我看这里边就带着一点必然性。我们的指战员十分了解自己的作战目的，对生命尚且不顾，下点雨又有什么了不起；敌人的士兵可就不然了，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在为四大家族卖命，可是打胜打败对自己都不会有好处，这他是清楚的，又遇上这样倒霉的天气，说不定连饭都没有吃上，他怎么会情绪高涨嘛！所以，说下雨是个好兆头，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过，下雨也确给我们造成了很多不利：我们进到纵队指挥所的规定位置孙堡以后很久，部队还没有完全进入指定位置，而连接各部的电话线也一时很难全部架通。等到滚得稀巴烂的通讯科长向我们报告架线完毕的消息时，雨虽停了，东山上却也已经发白了。这样看来，能不能在拂晓发起攻击就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

王胡子派往各旅联络的人刚走，六旅的电话就到了。我抓过耳机，一听那熟悉爽朗的河北口音，就知是六旅的旅长张仲瀚。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哎呀！等着和纵队通话，真没把人等死！我们的报告看过了吧？”我说：“什么报告？没见呀！”他说：“唉！路太烂脏了，送信的走了快半个小时啦！”我说：“你就在电话上讲吧！”他显然十分兴奋地说：“一、二号集团工事

“拿下来啦！”我一听，由不得跟着兴奋起来，赶紧回头告诉了胡子。胡子比我更高兴，立刻激动地夺过耳机，劈头问道：“谁打的呵？”停了一会，他提高嗓子说：“好！以纵队的名义向十六团二营祝贺，祝贺他们旗开得胜，首先成功！”接着，似乎是张仲瀚谈到了什么为难的问题，王胡子的脸上骤然换了一副沉思的神色，好半天不曾讲一句话，最后，象是忽然觉察到张旅长还在等着答复，才不大肯定地说了一句：“先积极准备吧！”信手丢下了话筒。估计得出，他是在总攻发起的时间上费着心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按照一般的情况推算，即使各旅的战前准备工作很顺利，能向后推延一两个小时，再过细地检查一遍，也是必要的。我刚想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出来，王胡子已经在招呼我了：“老郭，把刚才的消息告诉四旅吧，顺便问问他们准备得怎样了。”情况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部队刚刚进入指定位置，炮兵阵地还没选择好；泥巴太烂，工事很难构筑。顿星云旅长带着团、营干部到前边勘察去了，他们勘察过后，还想让各团带上连的干部再做一次更加抵近的勘察；因此，旅政委杨秀山很希望能推迟一下总攻的时间。等我放下耳机，胡子已经和九旅通过话了，我问：“怎么样？”他说：“都差不多。”显然，他已经听到了我和杨秀山的交谈。他征求我和王恩茂的意见。我唯恐理由不充分，话说得很多，还特别把“最好推迟一两小时”这一句反复提了几次。他又问王副政委，王副政委的意见也和我相似。他摇了摇头，说：“不，不够！”我问：“怎么？”他把正和炮兵指挥所通话的张希钦喊过来，果断地说：“参谋长！总攻的时间推迟到下午6点钟，马上通知各旅。”然后，才给我们解释说：“彭总的精神一定要贯彻始终，没有准备的仗千万不敢再打。我的意见，我们几个人现在就分头到下边去。我到九旅，王

副政委到六旅；郭鹏，你到四旅；张希钦掌握炮兵；有什么情况，我们在电话上联系！”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我们马上就同意了。

到了四旅，四处一看，只见人人忙碌，处处紧张，比以往的任何一次战斗都显得井然有序。滚得满身泥巴的顿旅长，刚从前沿回来，又往后边检查炮兵阵地去了。从杨秀山政委的简单汇报里知道：除了十二团担任着纵队的总预备队防敌突围逃跑之外，在他们的攻击方向上，是把十团摆在右边，把十一团摆在左边的。我操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清楚地看到，敌人的阵地实际上是被一条大沟隔成了一前一后的两段。沟这一边，从左到右，是十二号、八号、七号这三个集团工事；沟对面，在十一团的方向上是一排不相联属的伏地碉，在十团的方向上，是十一号、十三号两个较大的集团工事。看起来，十一团是比十团少一些接近大庙的障碍，不过，如果不先把十团这边的障碍克服掉，十一团肯定要受到侧背火力的阻击，前进仍是不可能顺利的，即使首先接近了大庙，在敌火力的集中拦阻下，还是不容易迅速突破。杨政委也觉察到了这一点，立刻指示各团：除了积极把自己的攻击地段摸熟摸透之外，还要着手摸熟友邻的攻击地段，在战斗发起之后，发挥集体主义精神，主动支援友邻部队作战。就在这时，山的那边“轰！轰！”几响，传来了六旅炮火试射的隆隆声，接着，我们身后的炮火也开始试射了。虽然是试射，仍然打得很准，重迫击炮的炮弹在沟这边的敌阵地上开了花，几颗山炮弹端端正正地掉在了沟那边的乌龟壳上。这还只是第一次炮火准备！然而就是这第一次短短几分钟的试射，就把敌人吓毛了，从望远镜里看去，敌人分明已经十分慌乱。我立即和王胡子通话，把四旅准备完毕和敌呈动摇征候的情况报告了他。他说，刚才彭总在

电话上指示，钟松善于利用黄昏脱逃，要我们严加注意。因此，¹他征求我的意见，是不是可以提前发起总攻。我代替四旅向他作了保证。他口吻果决地说：“那好！我们决定，下午4点钟整，发起总攻！告诉四旅，要他们积极努力解决敌人的前沿工事，力争和其它两个旅同时接近大庙！”

16时正，总攻发起了！

在炮火的掩护下，十一团对七号阵地的攻击十分顺利。除个别分队由下层堦坎向上层堦坎跃进时，由于采取了纵队队形，以致攻锋不利，受到一些杀伤，实在可以说是：拿下敌人阵地，只在转瞬之间。我很兴奋，一面派人向各先头部队联络，要他们立即改用横队跃进，一面向六、九两旅转告捷音。但是，他们那里也没落后，九旅已经夺下了五号阵地，六旅的三号阵地也早拿到手里。就在我打电话的这一会儿功夫，十一团主动与十团配合，已经把横沟这边的敌人全部肃清了，炮火正在向前延伸。

我和四旅的指挥所一起，搬进了刚才还是敌人盘踞的七号工事。自然，我始终也不曾离开过我的望远镜一眼。只见战斗继续向前发展，但却不如刚刚打响那样得心应手了。几个分队分别主攻几个伏地碉，同时是由正面向上仰攻，既难避免伤亡，又不易与敌接近。眼看着部队在前面打得恼火，我心里更是万分着急。心想：如果左边那个分队只留下几个人吸引正面敌人的火力，掉转头去协助友邻侧攻右侧的敌碉，那情况就显然会是两个样子了。可惜，战斗正在进行，要从我这里把命令下达到突击分队不是立刻可以办到的。但是，就在这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奇迹（其实，在我们部队里，这也不能算是什么奇迹。我这样说，不过是为了确切表达当时自己的心情而已）。就象是神话里常见的那样，一个人刚刚想到吃饭，忽然山珍海味就摆在了他的眼

前。我刚想起叫这支部队去支援他的友邻作战，他果然就把矛头调到那边去了，并且首先从他们这一边突破了敌人的前沿，很快就敲掉了那个顽固家伙。我立刻意识到，这虽然不是神话，但也不应该等闲看待，很明显，这是由前不久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所发出的新事物，新气象。当然，这个分队的这种行动，对于被支援的友邻是鼓励，同时也是督促。看得出来，继续打下去，他们也同样发挥了这种积极主动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

十一号、十三号集团工事全部到手了，由不得使我又把王胡子的专线电话拿到了手中。我想了解一下六、九旅的情况，如果他们一时还不能接近山顶大庙，就和他们约定一个同时攻击的信号，好让四旅整理一下部队。谁料王胡子的问话和我一模一样：

“怎么办？你们离山顶还远不远？”原来，到处的战斗都打得十分相似，他们也早已兵临庙下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说：“不，要收一鼓作气之效！我马上告诉张希钦，让他集中轰击山顶！你们接着干吧！”

说话之间，炮火已经从四面八方朝着大庙飞去了，立刻，一座大庙化做了一片火海，各旅的冲锋直指山顶！这一刹那，确是战斗中最最引人注目的一刻。战前，参谋长与各旅约定，以大红旗一面为标志，只要红旗一旦插上了庙顶，炮兵就立刻停止轰击。但是，一到这时，那面红旗的威力就远远超出它的作用范围了。它成了一个胜利的象征；它的起、伏、进、止，都要在人们的心中激起喜、怒、哀、乐的复杂感情。我一眼不离的盯着那面红旗，问着周围的人们：“扛旗的是谁？扛旗的是谁？”有人告诉我：“杜立海！四连的一个副排长！”我连声不断地说：“好！好！真是个好样的！”我紧张得眼睛都不敢眨一眨，眼看着他第一个登上了云梯，红旗就要插上去了，忽然红旗向下一缩，分

明是云梯折断了。第二架云梯又矗了起来，他又是第一个登上了云梯，红旗在上升，一步一步在上升，终于，杜立海站上了庙顶。只听得满山遍野同时爆出发一片震耳欲聋的喝采声。突然，欢笑声停止了。我再举起望远镜细看时，原来是一颗混账的手榴弹在庙墙的顶端爆炸了。烟雾消散之后，我发现杜立海正一摇一晃地弯腰捂着肚子。他负伤了！无疑的，这对于全军的情绪都有所抑制。不过，杜立海并没有因此倒下去，显然，他对于自己此时此际的表现对战斗的进行将会有何种意义，是有着充分了解的。他又一次挺直了身子，矗直了红旗。全军上下立即又随之欢腾起来。这时，我扬手看表，只见时针刚刚走过了“5”字，分针正指着“3”字。这就是说，从总攻发起到现在，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又一刻。

黄昏时候，我和王司令员、王副政委先后进了大庙。通过电台，王胡子把情况报告了彭总。彭总认为：对钟松，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让我们立即向敌人的师部驻地杨家凹攻击前进。命令下达之后不久，九旅来了电话，说：八团冲进杨家凹以后发现，早在我们运动部队的时候，敌人的师部已经趁夜逃遁了。王胡子一听，回身向我说了一句：“好滑头的钟松！”接着又急切地追问：“你们追下去没有哇？”看来徐国贤旅长的答复是肯定的。王胡子满意的说：“好，告诉都队，发挥苦熬硬打的精神，坚决追下去！我也马上跟上来！”然后向我们说：“走吧！——张希钦！命令全纵，立即转入追击！”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平原地带上的王庄镇追上了敌人。据六旅报告，这里是敌人的一六五旅旅部和两个整团，虽然我们还没能把它包围起来，它却也没急于逃跑，似乎有就地顽抗的企图。我问：“九旅、四旅到了没有？”他们说：“光看见九旅的同志

向南走了。”这样看来，四旅可能还没有到，而要围歼这一个旅的敌人，手头只有一个旅的兵力是办不到的。我立即派人去和四、九两旅联系，让他们直接赶到王庄镇的东南和西南方向去。我正担心敌人趁我包围未成继续南逃时，四纵队警一旅的旅长高锦纯带队也追到这里来了。他一到就来找我们，非常谦虚地说：“我们才到，不了解情况，请你们指挥吧！”兄弟部队这种从整体利益出发的精神使我很感动，我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和他商量：“是不是请你们就近从王庄镇的西南担任攻击呢？”他爽快地说了声“好”，就去指挥部队了。接着，一纵队也赶到了，也从西南参加了对敌的包围。我正为我们那两个旅的情况着急，九旅的通讯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递给了我一封信。信上说，九旅已从西南方向与四纵部队衔接，逼近王庄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时，各部队的攻击准备已经完成，我们和一纵队首长研究，正要发动总攻，忽然六旅来了报告，说王庄镇的敌人趁着黄昏已经向东南突围了！于是，我们马上修改命令，号召各部穷追逃敌，务求全歼。

去九旅的人刚走，九旅的第二封报告又送到了。原来，在王庄镇之南还有一个也叫杨家凹的地方。钟松的师队从前一个杨家凹逃走之后，又在这个杨家凹住下来了。九旅八团在那个杨家凹扑空之后，尾敌猛追，也一直跟到了这个杨家凹，没容敌人喘气就扑了进去，横冲直撞，把敌人冲了个稀巴烂，打死了敌人的副师长朱侠，活捉了敌人的参谋长张先觉，除少数几个漏网外，敌师部大部就歼。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喜讯。但是，钟松呢？为什么报告里没有见到他的名字。送信的人一说我才知道，这个滑头自从8日黄昏率部逃跑后，一直没有打算停脚，后来，那个坐在西安指挥战斗的胡宗南来了电报，强让他立即停止逃跑，转

入防御，他心里当然明白，呆在这里不过是送死，但是姓胡的命令又不能不听，不得已，只好把部队扔在了这里。他自己却是脚底板上抹了油，让那个倒霉的朱侠做了他的替身。可是，他一个人溜掉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反正他多年积攒的这一点子反共的家业，是已经让我们给他收拾光了。即使他逃回西安以后，能够再搞起一个班子来，班底不硬，顶多也只能做个俯首听命的交枪队长，要想再象从前那样的翘尾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了。

至13日，我军全部解放大浴河以北地区，澄合战役宣告胜利结束，乃在澄郃地区转入整训，积极进行继续歼敌的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敌人方面却乌烟瘴气，丑态百出。原来，正当我军歼敌三十六师的消息传到西安之际，蒋介石派遣的所谓“慰问陇东大捷有功将士”的祝贺团刚好也在西安，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于胡宗南和那个祝贺团，都无疑是一记焦脆的耳光。因此，胡宗南暴跳如雷，坐上飞机跑到大荔亲自主持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冯原作战检讨会议”。按说，三十六师的被歼，罪责主要由他自己负责。他却板起面孔把钟松臭骂了一顿，瞪着眼问钟松：“有何面目来见同胞？”还装模作样地当场将钟松宣布撤职，但是，他又怕真的这样一办会逼得钟松和他撕破面皮，拆穿他那套自欺欺人的西洋景，所以，他又不得不把钟松的处分改成了撤职而留任，实际上等于一句废话，倒是那个曾想替他坚守壶梯山的八十二团团长好欺侮，二话没说，当时就被关进了监狱。胡宗南为了整饬军心士气，当场又宣布了十几条杀戒，妄图用杀头来挽救它命中注定的颓败之势。然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几个反动小丑声嘶力竭的挣扎，犹如螳臂挡车，怎能奈何得我一丝半点呢？要让我说，他这检讨会是开得很不成功的，如果真想好好检讨，他是应该看到大势之所

趋，人心之所向，从而放下屠刀向人民请罪的，他既然不肯这样做，那么，除了死路一条之外，岂有它哉！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旅长、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副军长、军长。

荔北激战十昼夜

李书茂 杨琪良

1948年春，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毅然从外线向国民党在西北的胡宗南军发起了战略进攻。2至8月，先后取得了宜瓦、西府陇东、澄郃3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6万人。摧毁了胡军战略供应基地——宝鸡，收复了延安，粉碎了胡宗南围困我军于黄龙山区的企图，开辟了大片新解放区。并迫使他不得不把豫西、陕南的5个整编师调回，组成了以蒲城、大荔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妄图防我挥师南下，阻我再出西府。

荔北高原，地处大荔县城以北，澄城、合阳两县城以南，介于洛河和黄河之间，是西安东北的天然屏障。胡宗南集团在洛河以东、大荔以北宽20公里、纵深30公里组成了防御地带，以其整编第十七师在永丰、韦庄、南北酥酪、寺前地区，沿大峪河南岸，构成第一道防御阵地；以整编第三十八师在唐家堡、乌泥村、上窑头地区，构成第二道防御阵地；以三十六师残部守备大荔，整编七十六师和整编九十师之六十一旅守备蒲城；并分兵在富平、三原、咸阳、淳化等地加强了守备。敌人各道防御阵地凭借村落和城镇做为据守点，又以野战工事相连接形成了防御体系。与此同时，胡宗南还大整其军心士气，于8月底赴大荔召开作战会议，调整了部署，研究了对付我军的战术，并整饬军纪，规定了杀律，企图凭借其优势兵力、坚固工事及残酷手段，来挽回他在西

北战场上不断出现的败局。

我西北野战军决心集中全力，于10月5日发起秋季战役，分别围歼敌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以配合中原作战及晋中作战。野战军赋予我第一纵队的任务是：首先经寺前镇与醴醐之间迂回敌后，截断敌十七师四十八旅与十二旅的联系，分割围歼南北酥酪敌之四十八旅旅部及其一四二团、一四三团等部，继而协同四纵队围歼韦庄之敌。纵队决心以我独一旅和三五八旅两个行军纵队平行开进向敌防御纵深楔入。旅当时分析，敌人占领村落寨堡既设阵地防御，工事设施和火力配系都比较完备，我旅能否完成任务，打好第一仗至关重要。为此，部署首先以三团包围北酥酪东北5公里处西观守敌并歼灭之，保障主力一、二团向敌入防御纵深楔入，包围攻击北酥酪之敌四十八旅旅部及一四三团一个营，得手后继续围攻韦庄之敌。在向各团团长、政委部署战斗任务时，王尚荣旅长要求各团开进时应乘夜暗的有利条件，大胆迅速指向所定目标，坚决完成所担负的分割围歼任务。一定要首战必胜，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首先在敌人第一道阵地上撕开一道口子，一定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勇敢加智慧围歼北酥酪守敌！

10月4日15时，我旅由塔冢、王庄镇地区出发，当晚，隐蔽集结于距敌17公里的越卓庄附近的进攻出发地域。次日，继续完成攻击器材的制作和手雷、炸药包的绑扎，进一步进行战前动员及具体区分战斗任务。当日18时，按照三团、二团、旅直、一团的顺序，在夜幕掩护下，全旅开始向既定的攻击目标轻装急进。

首 战 告 捷

5日22时，夜色沉沉，荔北战役打响了。三团首先完成对西观敌人的包围，然后，向敌突然发起攻击。西观是有坚固寨墙和深外壕的大村落，在敌防线上处于突出位置。因此，敌人作为重要据点用1个连加强固守。我三团一、二营对该敌实施攻击，三连攻南门，以王有连、王文声、刘仁厚组成爆破组，爆炸成功后，全连攻入城内，并向西城扩大战果。一连攻东门，二排长马怀志指挥六班长周锁娃和战士高存明、艾绳喜，携带40斤炸药，隐蔽地接近东门，利用我方将敌火力压下去的一瞬间进入门洞。他们沉着镇定地将炸药放在门缝中间，经检查无误后点火引爆。随着一声轰响，高存明冒着浓烟碎石，箭步冲上去观察，看到门被炸开，当即发出信号，突击队勇猛冲入城内，战士们有的投弹，有的用机枪猛扫，连指挥各排抢占城楼等制高点，向北掩护二连冲锋。几乎同时，二营一部也从北门突入。我军四面包围，仅3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消灭敌十七师一四四团1个连。拂晓前，该团打扫战场的连队在返回的路上，遇敌1个营向西溃逃，又截俘敌百余人。

三团首战告捷，提前2小时打开了纵队穿插迂回的通道，我旅主力和三五八旅平行，经西观东侧直接插向窑科和杨家城，为加快分割歼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巧 战 北 酥 酪

6日黎明前，二团已插到杨家城，并迅速向北酥酪发起攻

击，适遇敌四十八旅旅部集合南逃，被我二营击散，大部逃向张家城，为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全歼。这时，我一团在向北酥酪东北攻击前进中，发现醍醐敌一部南逃，即以一部堵歼，主力迅速向北酥酪逼近，形成对守敌的包围。

北酥酪是个有200多户人家的大村落，大的寨院有六七处之多。5时许，一、二团主力已占领北酥酪村西部及东部的寨子。

6时，旅指挥所由窑科移至杨家城后，查明北酥酪的西埕上、呈仙皇及南槐院、后槐院均有敌人，即令一团攻歼后槐院之敌，并堵歼村北逃敌，余由二团负责。

发起攻击后，二团一连九班1个组在火力掩护下，迅速用云梯登上一座高房，控制了街口，掩护着另外2个组逼近另一边的房屋，这2个组1个在门口向里甩手榴弹，1个组随后冲进院内迫敌缴械，旋即又撑杆上房，解决了第二第三第四个院落中的敌人，毙伤敌几十名，活捉100多人。

团营及时掌握情况，指挥战斗。一团九连刚冲进东寨，团长刘业林就带指挥所人员跟进去，发现一个大院守敌顽抗，当即命令三营把敌人炸掉，随着一声巨响，一股敌人打着白旗向我投降。

指战员们不仅攻击勇猛顽强，而且也很机智灵活。二团九连副连长陈德文，每攻克一座碉堡，来不及破坏时，就命令战士将枪眼堵塞。恰巧就有一群逃敌窜进这样的几个碉堡里，打不能打，退不能退，全部当了俘虏。四连在攻击中，突遇敌一炮兵排的人喊叫“徐连长”，大家判断是敌人，都不吭声、不打枪，由连长随机应变地答“在这里”，将敌人全部诱了过来，刺刀一逼，1个排敌人乖乖地缴了械。

由于我们突然的穿插分割，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成了惊马

之鸟，零零星星，四处逃窜。我机关、部队的一些炊事员拿着扁担，饲养员拿着棍棒也抓了不少俘虏。

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至6日上午，固守北酥酪各点的敌人一四三团1个营、四十八旅旅直和一四二团各一部及其他逃敌共1000多人被歼。此时，我旅除三团外，均集结于北酥酪待命。

全 线 追 击

攻歼韦庄之敌是纵队的后续任务。6日13时纵队决定，7日拂晓开始全力攻歼该敌。20时，一、三团开始接敌运动，发现高庙、韦庄等地之敌乘黑夜向西南突围，当即协同七一四团迅速发起追击，歼敌十七师十二旅后尾一部，缴获大批炮弹和物资器材。

7日1时，旅奉命向西白、乌泥村方向追击，处在先锋位置的一团一营，7日拂晓前追至乌泥村边时，遭敌整编三十八师密集火力的逆袭，追击受阻。该团立即派参谋丁力前去了解情况，并令一营近迫作业，就地隐蔽还击；二、三营在西白南侧构筑临时阵地与敌人对峙。15时，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我旅一团协同三五八旅向乌泥村猛攻，接着，二团也开始对唐家堡、庙底之敌攻击。此时，遭我连日猛攻的敌五十五旅，见势不妙，全线动摇，纷纷向西南方向撤退。我们当即集中各种火炮还击，给敌以严重杀伤，同时，各攻击部队立即转入全线追击。二团二营追得最远，俘敌百余，直至8日中午才返回归建。

此时，荔北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我旅在永丰以南之石灰店地区集结，休整待命。

激 战 宝 塔

敌第十七、三十八整编师遭我沉重打击，防御阵地迅速土崩瓦解，纷纷南逃。此时胡宗南气极败坏，调集了13个旅，9万多人，企图向我全线反击。10月11日，荔北战役的第二阶段的战幕又拉开了。

当面之敌整编第一师、三十六师、六十五师各以2个旅的兵力由西向东一线展开向我反扑。11日11时30分，我旅受命扼守北党湾、杏子河、王武村地域，任务是箝制敌整编一师侧翼。当日14时30分开始，敌人连续向我二、三团杏子河、北党湾阵地发起攻击，均被我一一击退。

乘敌立足未稳，野战军首长决心于12日转入进攻：先以4个纵队的兵力，歼敌右翼之六十五师。纵队令我旅二团在原地域构筑纵深防御阵地，坚决抗击敌整编一师的进攻；一团首先攻占乌泥村南宝塔高地附近的3个集团阵地，为部队主力出击打开通路；三团为二梯队。11日24时，旅指挥部在乌泥村。

12日4时30分，我一团三营在二营的配合下，经三次冲击，攻占了宝塔东侧由碉堡群组成的集团阵地。敌人不甘心失败，数次反扑，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最后，干脆来了个人海战术，驱使一二三旅1个整团的兵力，如同蚂蚁似的涌了上来。我指战员毫不畏惧，在前沿用10挺轻重机枪构成一道火网，打得敌人死伤累累，进退不得；二、三两营乘热打铁，立即组织了4个连的兵力向敌发起反击，迅速将敌赶下壕畔，紧接着，又夺取了另外2处集团阵地。至此，我完全控制了宝塔以南以东的整个阵地，保证了纵队主力向南顺利出击。

这次对宝塔高地敌人的反击，一团八连一班长田丰亮大显身手。他时而端着步枪单打“出头鸟”，时而挎着机关枪左右横扫，时而跃出工事猛甩手榴弹，打得敌人死伤成片。这一仗，他成了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

11、12日，旅炮兵连以3门山炮、1门迫击炮支援我旅三团和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向龙窝、西汉村之敌进攻。我突然猛烈的炮火，打得敌人东逃西窜，人仰马翻，击毁敌野炮1门，迫敌炮兵阵地后撤，在步炮协同攻击下，打乱了敌整个进攻部署。

坚决抗击敌军反扑

胡宗南部屡战屡败，为挽救危局，便紧急增调后备兵团和榴炮连、战车连及十几架飞机赶来助战，并在战场上采取更为严厉的军官督战手段，驱使敌军拚命向我反扑。12日黄昏后，我各路攻击部队，均与敌形成对峙状态。根据这种情况，野司判断，13日敌将以其所有战役预备队投入战斗，已不易于各个歼敌，当即改变决心，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占领有利地形，采取积极防御措施，争取大量杀伤反扑之敌。

13日3时，根据纵队部署，我旅三团在宝塔西南、乌泥村以东构筑防御阵地，右与新四旅左与三五八旅密切协同，二团继续在原阵地固守，一团转至路上村、龙山头为预备队。

天刚亮，敌人就集中各种火炮和飞机，向我阵地轮番猛烈轰炸，连续向我发动猛烈进攻，均被我击退。此时，旅指挥所展开在石灰店以南的塬畔上，各团阵地都在旅指挥所的瞰视之下，但也成了敌人轰击的重要目标。王尚荣旅长从敌人的炮火射击方向，发现敌已发觉了我们的指挥所位置，他说：“敌人发觉了我们，赶

快转移。”话刚说罢，敌人的炮弹就在指挥所周围爆炸，王旅长和有的同志负伤了，电话员董海当场牺牲。但指挥所秩序井然，王旅长仍在镇定地指挥着各团的战斗。

上午争夺最激烈的是我三团二营阵地。敌人在火炮和飞机的掩护下，象潮水一样朝我方阵地涌来。我六连连长燕应堂指挥三排，将两挺机枪配在两侧组成交叉火力，当敌人在200米处集结时，他们就用机步枪和枪榴弹猛烈射击；当敌人进至50米时，燕连长和另一名战士远投手榴弹；当敌人进到30米，各班投排子手榴弹予以杀敌。就这样打退敌人数次冲锋，全排虽伤亡不小，但阵地仍在我手中。

中午时分，为加强二团和新四旅接合部的防守，旅令一团控制龙山头以南山梁，以1个连为二团一营预备队。下午，敌人在炮、空火力支援下，又连续几次向我阵地强攻，战斗更加激烈了。14时30分，我二团一营因伤亡过大，阵地一度失守。旅发现这一情况，即令二团团长周忠甲指挥一团一营夺回已失阵地。一营营长彭贤吉立即带领营的主力插上去，乘着友邻部队后撤，敌尚立足未稳之机，向敌展开反击，一个猛冲，将这一线阵地夺了回来。

当时，我三团二营配合七一四团也接连几次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当七一四团六连伤亡过大，防守出现困难时，三团五连主动派出副排长项四四带领2个班前去支援。项中途负伤，五班长孙金铭当即代理指挥，并同七一四团副排长商定，合编成投弹、刺杀、机枪3个组，共同坚守阵地。当敌2个连进至我前沿七八十米处准备冲击时，孙金铭猛地跃出工事向前进入隐蔽地，突然连续向敌投出40多枚手榴弹，打得敌人死的死，逃的逃，乱成一团，退了回去。与此同时，二营的同志在友邻部队后撤时，以猛

烈的火力，侧击敌人的冲击部队，给敌以重大杀伤，有力地配合了一团一营夺回阵地。

鉴于我已完成大量杀伤敌人的任务，敌人兵力又已集中，奉野战军首长命令，我旅于10月16日移驻冯原镇西南的史官镇附近，开始了冬季战役前的休整。

荔北战役，我以5个纵队对付村落设防的9万敌军，指战员在连续10天的战斗中，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英勇顽强，打出了军威，大振了民心，它预示了我军全面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注：本文作者李书曼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独一旅参谋长、第一野战军一军三师副师长。

杨琪良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独一旅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一军二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永 丰 之 战

杨 秀 山

1947年8月20日，我军在沙家店歼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后，西北战场的敌人由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在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开始还是重点防御，但经我军一连串进攻打击后，不得不猬集在狭小地区组成几个防御集团，采取机动防御姿态，以互为机动增援的打法来免除其被歼的命运。胡宗南以7个军又两个正规师布置在黄河以西、渭河以北，咸榆公路以东地区，其主力九十军、一军和七十六军等5个军在澄（城）合（阳）以南的蒲城及洛河两岸，做了较为坚固的工事和各种防御准备。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依据敌人兵力高度集中，在数量上超过我军，而其态势又是互为增援的情况，确定了采取积极行动，诱使敌人脱离防御阵地，分散其兵力，尔后在运动中寻找敌人弱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于是决定西北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以一纵、四纵、警四旅和骑二旅组成右翼兵团，西出咸榆公路上的铜（川）、耀（县）、富（平）地区，首先歼灭孤立分散之敌十七师和二五四师，诱使澄、合敌之主力西援。敌要西援时必然多路行动，这就造成了我军歼敌机会。另以二纵、三纵和六纵组成左翼兵团，由彭德怀同志亲自率领，隐蔽集结于洛河两岸的澄城至蒲城以北地区，布成侧击或断敌尾部态势，待机歼灭西援之敌。

当右翼兵团行动后，彭总专门召集了以王震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二纵队旅以上干部（我当时任二纵独四旅旅长兼政委）开会，研究敌情和讨论他的决心与部署。彭总有这么一个习惯，每当一次重大战役之前，总要召集干部讨论战役行动计划。这次也不例外。本来在这之前，彭总已经召集过西北野战军干部会议，其他纵队都参加了，但二纵队因离的远没有参加，为此，彭总单独召集了这次二纵队的干部会议。会议在洛河川一个村子的老乡家里召开。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放着一张桌子，周围摆着高矮不齐的椅凳。彭总微笑着同我们一一握手，爽朗地说，“你们来啦，好，请坐。”他先坐在一把圈椅上，身体略向后仰，从容不迫，详尽地介绍了当前的敌情和他的决心。他说：我们不采取这种行动，就调动不了敌人，歼灭不了敌人。要千方百计分散敌人，让他就范。彭总讲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敌人几十万军队猬集在一起，如何打呢？彭总的讲话解决了我们的疑虑。在讨论中，大家发言很热烈，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身材高大的六旅旅长张仲瀚同志讲得很形象。他说，右翼兵团向西面打敌人十七师等部，猬集在东面的敌主力必然西援，而我们左翼兵团在东面打敌弱点一部，西援之敌必然由西折向东援。我右翼兵团又在西面打他一部，让敌又向西援，两头打，让敌人来回空援。这样象打乒乓球式的打几个胜仗，战役的目的就达到了。彭总很注意他的发言，伏案作了笔记。我们也很赞成他的看法。大家都拥护彭总的部署。

彭总指挥若定，稳如泰山，他的良将风度和统帅雄才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胸有成竹，决心和部署用意深远，好似敌人几十万军队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听他调动。虽然战役还没有打响，但我们觉得已经胜利在望了，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后来战

役行动的结果，使得敌人西奔东折，来回空援，师劳无功，遭到惨重损失，证明了彭总的决策正确而英明。

会议结束后，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了彭总住的屋子，走出村，只见一群雉鸡在山坡上觅食。王震同志要我们打。我接过警卫员的卡宾枪，一枪一只，打了五六只。真是出门见喜，这似乎是打胜仗的征兆呢！大家喜笑颜开，谈笑风生，高兴不已地回去准备行动。

敌人果然中了我军的计谋。11月下旬，我右翼兵团于富平县美原镇和陈炉镇之间歼敌十七师大部。在澄城、合阳之敌主力向西急驰增援时，我右翼兵团又转移至铜川以东，向军台岭、店子头等敌之据点攻击，再歼二五四师一部，并炸毁了咸（阳）铜（川）铁路线上的黄堡镇铁桥，占领黄堡镇及其车站，增加了敌人西援速度，更加拉开了敌人距离，并错误地以为我军又要前出西府。胡宗南受我右翼兵团的迷惑，继续将盘踞合阳地区的敌七十六、九十等军及三十六军的一六五师迅速西援，而我左翼兵团则按照计划隐蔽集结于蒲城至永丰以西一线平原上的村庄里，偃旗息鼓，白天不准升火造饭，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行动途中之敌。可是，敌右路援军七十六军异常狡猾，当它进至永丰过了洛河到石羊等地，距我军十余里之远时，嗅出了我军伏击的征候，乃就地仓忙构筑工事固守。由于敌七十六军停滞不前，我军想在运动中歼敌则变得困难了。

根据敌人的这种态势，彭总果断地变从运动中歼敌为对占领阵地之时的进攻。敌七十六军距我最近，决定彻底地把它歼灭掉。

11月的西北高原，天气严寒。我们正焦急地等待战斗命令。25日下午约三时，王震司令员命令我独四旅向敌人出击。我旅迅速即向洛河西岸的陈家庄、坡头、石羊地区之敌七十六军二十四

师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正激烈顺利的时刻，王震司令员向我打来电话，鼓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好呀！打得漂亮！要迅速将洛河西岸的敌人歼灭掉，要很好地组织步炮配合，告诉下边的同志不要蛮干。”原来，王司令员就在我们后面不远，观察到我们战场的情况，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激战至黄昏后，我旅歼灭了敌七十一团大部 and 七十团一部，敌师长于厚之率其余部乘夜暗仓促东渡洛河逃回永丰镇，洛河上的桥都未来得及破坏。我二纵独立第六旅穷追不舍，于当天晚上东渡洛河，进至永丰以北的东、西古村及宋村一线。三五九旅于洛河以东袭取永丰镇附近的风楼、乌泥村、刘家沟等地，并进占韦庄，迫使敌九十军及一六五师南撤至胭脂山地区构筑工事固守，这样就割断了敌七十六军与九十军的联系。本来当25日我攻击敌二十四师时或26日我未完成包围永丰之前，敌七十六军可以向南逃走，但是他们不但没有逃走，反而集中于小小的永丰镇。我们眼明手快，正好利用敌人的这个错误，并充分发挥包围歼敌的长处。我们历来的经验之一就是要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扩大敌人的错误，充分运用自己的长处，发扬自己的长处，这样就可以造成歼灭敌人的更多的机会。

野战军司令部迅速查明了洛河以东的情况，彭总决心歼灭固守永丰之敌，火速给各部队做了如下部署：以许光达同志率领的三纵二、五两旅分别于洛河西岸和永丰以南担任阻援任务，保障歼灭永丰之敌，由二纵负责歼灭永丰之敌七十六军。王震司令员令我独四旅为主要突击力量，限定27日7时前完成攻击准备，7时半发起攻击。独六旅在永丰以北、三五九旅一部在永丰以东担任攻击。

我旅接到担任主要突击力量的命令后即迅速传达到部队，我和副旅长吴子杰等同志站在洛河西岸的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看

到永丰镇一片烟雾，敌人象是正在加强防御，准备死守的模样。我们于26日下午4时许过了洛河，迅速向永丰前进，米汤色的河水向南奔流而去，似乎要同我们比赛前进。部队旋即占领了永丰镇以西的上、下蔡庄（距永丰镇只有800米）、梁家城和永丰镇西南的永丰村，并以这一带作为进攻出发的地域。

黄昏前，我和吴子杰同志带领有关的营、团干部到上蔡庄、下蔡庄和梁家城分作三点侦察敌情和地形。

永丰是个几百户人家的镇子，高耸的城墙把镇子围得严严实实，城墙上面的厚度大概有三四米。西城门紧紧地闭着，敌人在城墙上构筑了工事，连墙根也掏了一个个的防炮洞。城外有一道年久失修、没有水的护城壕沟，敌人作了削壁、深挖等修整。壕沟前，面向我方有敌人在赶修工事。敌人在城的外围也布置了兵力，构筑了工事，作为前沿防御阵地。城墙上的火力作为支援前沿阵地，阻我接近的火力；一旦我突破外围，敌人则可以退守城内凭城据守。敌人虽然煞费苦心，但周围作为其依托的村庄，全被我军占领，他们早已成为瓮中之鳖，我和同志们都为敌人的愚蠢无能而心中暗笑！

我们侦察完敌情、地形以后，将旅的指挥所设置在梁家城的一个窑洞里（距永丰约700米）。我口述战斗命令，由旅参谋长马森一一记录下来，并写成文字命令迅速下达所属部队执行。命令中，区分了各团和旅的直属部队的位置及任务：十团由梁家城向永丰镇西南侧进行对壕作业，消灭西南角外围之敌，严密防止敌人向南突围，规定了完成对壕作业的时限；十一团由上蔡庄向永丰镇西关进行对壕作业，消灭外围西关之敌后，严密警戒敌人，完成此任务之后由十二团接替；十一团转为旅的第二梯队，待十二团突破敌人阵地后加入战斗同十二团并列向敌人纵深进

攻；旅炮兵营在永丰镇以西构筑阵地，支援步兵攻击。十二团为突击团，上半夜休息，翌日凌晨3时接替十一团的阵地，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查明敌人的火力点和具体位置，选择好攻击的路线和地点，组织好火力掩护。要求各部队要严密警戒，防止敌人破坏我对壕作业，并指定旅司令部在拂晓前检查各部队的各种准备工作是否已经落实等等。吴子杰副旅长支持我的意见，并提出了很好的补充。马森参谋长传达完我的命令，就带上旅炮兵营营长、连长到城西勘察炮兵发射阵地，部署部队去了。

十一团经过半夜的艰苦劳动，分段作业，提前完成了对壕作业的任务。27日凌晨1时，向西关之敌发起攻击，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激战，即占领了西关，消灭了外围之敌一个营，俘虏了敌营长以下200余人，其余敌人退入西关路南的两座院子和路北的一座院子里。3时，十二团接替十一团的阵地，遂行突破准备。拂晓前，旅司令部的参谋到十二团阵地检查兵力部署、突击队和爆破队的组织，突击器材的准备程度以及突击阵地、冲击道路和突破点的选择等，我得知十二团基本上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时，异常兴奋。

黎明前，天寒地冻，阵地上一片沉寂。战士们静静地等待着总攻的开始，各级指挥员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冲击信号的发出，大家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一场猛烈厮杀的到来。

7时整，总攻开始了。在炮火准备后，担任爆破队的十二团三营八连一举将永丰镇西门炸开，担任突击队的七连冲进镇内一个排。但是永丰镇里塞满了敌人，而且凭借着沿街两旁的房屋和构筑的许多明碉暗堡。用轻重机枪和步枪、手榴弹组成了密集的火网，顽固地阻击我部队前进，尽管我们的战士英勇奋战，表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终因伤亡过大，被迫退了出来。突击不成

功，是由于思想上的经验主义。选择城门为突破口，爆炸城门，沿街发展，这是我军攻城惯用的手法。敌人看破了这一点而采取了对策。正当西门被炸开的时候，后续部队一部分同志也跟进到了外壕边上，但被敌炮火和外壕与西关路南、北院子之敌侧射火力隔断，也不得前进。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机动灵活、英勇地向侧面之敌进攻，乘势将西门南北侧院子里的约3个连的敌人歼灭掉，俘虏敌人200余人，肃清了防守外围残敌和我侧翼的威胁。至此，我们不能继续突破，与敌人形成隔墙对峙形势。

永丰镇内外，不少院子里有地下窑洞，这种窑洞不是挖在高地上，而是掘在平地里，从院里开一个口，由一斜坡通到地下，在下面挖洞。被敌人利用作为掩蔽所。十一面扫清外围时，因不了解这一地形，未能将敌肃清。这次总攻，各兄弟部队的攻击也均未奏效。

当我们第一次攻击发起之后，敌七十六军恐慌万状，拼命求援。胡宗南为挽救七十六军灭亡的命运，出动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我阵地，并组织九十军由胭脂山地区向北攻击，企图打通七十六军的出路。同时急令一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和十七军由富平、蒲城一线向永丰地区折回东援。但我三纵、六纵等部早已分别进至孙家庄、王庄镇地区和永丰以南的韦庄地区严阵以待，牢牢地阻止了敌人的增援，使敌人不能越过雷池一步。

攻击受挫以后，十二团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主要是突破点选择不当，破门虽然便于突破，但也正是敌人防守的重点。突破以后不易向纵深和两翼发展，因此被敌人打了回来。炮火准备不够，由于观察不到城内敌人的火力部署，致使城内火力点没有受到应有的破坏，因而敌人能够反击我突入的部队。这次突破受挫后，十二团团长张献奎用电话向我报告了情况，说没有打进去，

很惭愧，责备自己。并建议以一个营接近外壕内向城墙下打坑道，他说，根据地形，从外壕内至城墙脚下，大约六七十米距离，如组织好作业力量，用十来个小时的时间完全可以挖至城墙下，而后用炸药炸垮城墙后再行突破。大白天部队在敌人的火力下打坑道，这是一个很大胆很正确的建议，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并鼓励和安慰他，决定同时挖两条坑道，总有一条成功，一定要很好地组织掩护，不让敌人破坏作业部队，很好地组织作业力量，以便按时完成。为此我们派了旅部工兵参谋称为“杨爆炸”的杨玉民去作指导。我们还决定第二次突破时，选择西门以北100米处和西北角为突破口，突破后从民房中间开辟通路，堵塞原街道通路，穿插到敌人侧后包围消灭敌人及其火力点，使敌人的部署完全瓦解，不起作用。于是十二团就积极地行动起来。

这一天，十二团的指战员们异常艰苦。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积极地进行第二次突破的准备工作，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企图，拼命朝作业部队打枪打炮，朝挖坑道的院内打枪榴弹。十二团组织了特等射手，用轻、重机枪专门打击城墙上的敌人，使其不敢露头。同时，组织迫击炮、六〇炮和九二式步兵炮掩护部队作业。炮手们用迫击炮送炸药，威力很大，炸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震得敌人耳鼻、口腔流血，城墙上的火力几乎形成瘫痪状态。我们的火力完全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使敌人这一天龟缩在工事和掩蔽部里，不能对我们有效地射击。部队继续用门板、木料等盖在坑道口处，使战士们可以在下面安全地打坑道。这些成功的方法，使十二团顺利地度过了白天。他们苦战到第二天凌晨3时，终于打好了两条坑道，在城墙下安放了几百公斤的炸药。做好了再次突破的准备。

在这一天和大半晚的时间里，十二团政委漆承德、政治处正

副主任谢允忠、杨汉清深入到指战员中，在敌火下做了很好的宣传鼓动工作，指导下面解决很多具体问题。杨汉清同志不幸牺牲，他是湖北天门人，经过长征，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我和吴副旅长异常担心，明天能不能攻上去？要十二团随时向我报告敌情变化和坑道作业进展的情况。并派了几个参谋到十二团去了解情况，及时报告，帮助十二团工作。参谋孟庆江同志在坑道口英勇牺牲了，他是河北人，是一位很深入细致的参谋工作者。

这天上午，王震司令员召集独四旅和六旅团以上干部到纵队司令部开会。他对情况作了说明，并鼓励我们说：这次虽然没有攻击进去，但敌人的损失是很大的，士气也很低落，敌人的兵器和工事都受到了破坏。王震司令员说，你们旅消灭了敌人一个营，这是一个胜利嘛。他问我有什么办法继续攻上去，我说，十二团派一个营正在敌人外壕内进行坑道作业，计划用炸药把城墙炸开攻进去。王震司令员等非常高兴，并加派纵队工兵来协助作业，而且再三强调要进行周密的准备，一定要打上去，同时同意第六旅在北门用炮兵破坏城墙进行突破，三五九旅要继续攻击突破。我们都充满了信心，决心争取下次攻击成功。

傍晚，王震司令员给我打来电话，传达了彭总的指示。彭总确定三纵独二旅参加攻城，要独四旅让出一段正面由他们攻击。我一听很着急，说：我们完全有把握继续突破，我有3个团，只用了1个团。十二团虽然第一次没有攻上去，但伤亡并不大，仍然在继续担任突破任务。我们已经总结了经验教训，部队的情绪很高，保证成功，不要独二旅来增援。我们在电话中反复辩论。王震司令员说：这是彭总的指示，你就不要争啦。我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命令，让出西南角一段窄小的进攻正面移交给了独二旅。

我当时想，彭总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决定？可能是因为敌人的增援部队迅速东来，为了尽快歼灭永丰之敌，所以增加一个旅参加攻城，加速歼灭七十六军。

28日凌晨3时，第二次总攻开始了。正当第二次总攻即将开始时，王震司令员和纵队副司令郭鹏、副政委王恩茂等来到旅指挥所。王司令员一进门就问：怎么样，炸开没有？他看见我正在给十二团打电话，就站在旁边听。十二团回电话说，团长到前面去了。我问炸开没有？他说炸是炸了，但不知道炸开没有。我追问他说：你要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究竟炸开没有？他说现在天黑，看不清楚，前边也没有来报告。我一听就很着急，我对王震同志说：“司令员，你们留在这里，我到前边去。然后带了旅参谋长马森、政治部主任李恽和以及新华社记者杜鹏程、参谋和通信员等就到前边去了。”

出了窑洞门走到村边，我看见手榴弹和手雷爆炸的一团团火光全在城里，枪炮声就象大年三十的晚上老百姓放滚子鞭一样响个不停，知道部队已经打进去了，心情极为愉快，担忧的心才放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距离城墙200米处时，一发炮弹打过来，我和李恽和以及几个通信员都负了伤。这时，我看见十二团和十一团的部队继续从我身边通过，潮水般的向城里涌去。

就在我刚负伤后，向城里的电话线已经接通了，张献奎极为高兴地向我报告说：十一、十二团都已进入城内，发展很顺利，十团的一部也加入了战斗。我告诉张献奎：我已负伤，不能继续前进。十一团和十团的一部都归你指挥。他接受了我的命令。王震司令员得知我负伤后，便直接指挥十团在旅指挥所附近的两个营，迅速地去消灭永丰镇西南角和南面外围的敌人，俘虏了1000多敌人。

这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总攻开始时，十二团挖的两条坑道，有一条爆破成功，将城墙炸塌成一个斜坡。突击营三营营长庞观潼率领九连一排由缺口处竖起梯子，首先登上城墙，占领西门和西北角的敌人阵地，牢牢地控制和扩大突破口。九连连长王万庆为了攻占西门，扩大突破口，英勇顽强战斗，壮烈牺牲。十二团的其余部队随后跟进，主力一刻不停地向东发展进攻。十一团按原计划由西门竖梯登城突入，随后十团一营也投入十二团和十一团之间进行战斗，其他的旅也先后突入镇内，缴获不少。

激烈的巷战在朦胧的夜色中展开，我各部队战术非常灵活，自动组成无数个小集团，排自为战，班自为战，组自为战，互相支援，完全按照战前训练的样式从建筑物中开辟新路，钻入敌人心脏堵塞街道阻止敌人机动，积极主动地寻找敌人，连续不断地穿插分割、包围消灭敌人。互相竞赛看谁俘虏敌人多，缴获武器多。敌人虽想拼命挣扎，但哪能抵挡得住我军进攻的锐气呢。战士们一心只想消灭围住的敌人，要活捉敌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战斗情绪极为高涨，高喊着“活捉李日基！”勇猛地向敌人冲去。他们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有的地方敌人打的燃烧弹引着了别的物资，熊熊的大火封锁了前进的道路，许多战士果敢地将棉被、毯子用水湿透，披在身上冲过去消灭了敌人。十二团八连战士彭图在上次战斗中负伤住医院治疗，还没有痊愈，听说部队出发打仗去了，就赶了七、八十里路，找到了部队，又参加了战斗。他提着手榴弹冲上去，单身和敌人拼斗好久，结果又身负四处重伤，这种英雄行为感动得人热血沸腾。干部更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做了很好的表率。十团一连青年连长马战胜带领全连猛打猛冲，每当发现敌人的火力点，他都亲自去炸掉。他带领全连连续攻下四个院子，抓了大批的俘虏。令人惋

惜的是，当战斗快要结束时，这个年轻的指挥员却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胸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临牺牲之时，还断断续续地鼓励战友们奋勇杀敌。在激烈的战斗中，一连除了文书和一个炊事员外，全连40多人负伤、30多人牺牲，许多烈士的遗体留下好几个被子弹打穿的窟窿，可见我们的战士是多么英勇顽强啊。可是，敌人比我们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在敌人溃败到一个角落里，失去了指挥，失去了抵抗力，乱作一团的情况下，十一团六连青年连长王光华带着一个班就抓了1000多俘虏。永丰镇里到处是炸塌的碉堡、焦黑的墙壁和倒塌的房屋，敌人尸体成堆地躺倒在断壁颓垣前。

激烈的战斗延续到天大亮之后，镇内的守敌大部已经被歼，只有溃败的残兵龟缩在东北角的几个院子里，疯狂地垂死挣扎。我们部队一鼓作气，又连续攻下了几个院子。至此，只剩下一个院子的残敌没有肃清了。

这个院子有一个挖在地下很深的窑洞，密密麻麻残缺不全的电话线从洞口引向四面八方。经过讯问俘虏，知道这是敌人军和师的指挥所。敌人用火力和火力严密封锁了那道斜坡道道，使部队很难接近。十一团五连老战斗英雄、青年连长杜立海请求把歼灭敌人的任务交给他。他带领一些战士爬到窑洞口上，往下扔了十几个手榴弹，把敌人的机枪炸哑了。趁此机会，他带领战士们纵身跳下，虎啸狮吼般地喊着“缴枪不杀！”扑进洞里。洞里五、六十个敌人一个个地走了出来，乖乖地举起双手当了俘虏。

经过清查，在这群俘虏中没有发现军长李日基，这下可急坏了大家，难道他是孙猴子不成，会飞、会钻，逃出了这重重包围吗？不可能！杜立海又一次带着战士进洞里去搜索。洞内烟雾弥漫，地上散乱扔着十几枝二十响驳壳枪和卡宾枪以及高倍的望远

镜，还有散乱的钞票和未来得及烧毁的文件卷宗、纸张、地图、无线电台等，却没有发现一个人影。他们仔细地搜索，透过烟雾发现紧靠洞壁竖着一个木柜，觉得十分可疑。战士李士昶搬开柜子，果然露出一个洞口，战士们大喝：“出来，不然就开枪了！”一会从洞里爬出几个人。第一个承认是“参谋长”，追问第二个，回答说是“开汽车的”。一个我军解放战士说：“他是二十四师师长”，于厚之只好苦笑着承认了。这时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抱着脑袋，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特务长”。我解放战士李元生说：“把你烧成灰，我也认识你”。他问：“你认得我是谁？”李元生说：“你原来在一六五旅当旅长，我在那里当兵，你现在是七十六军军长。”活捉了李日基，俘虏了曾经带领千军万马烧杀我解放区的敌七十六军军长，部队是多么高兴啊！战士们鄙视地对李日基说：“啊，原来你是个中将特务长！”李日基绝望地低下了头，被押出洞外。刚出洞口，飞机来了。李日基转身倏地溜到窑洞中，战士们哄然大笑，说：“你真怕死，那是美国飞机，只打老百姓，又不打你，怕什么，走！”李日基低头不语，被带到我的面前。我伤势不重，有许多事情待我处理，没有时间同这位被俘的军长多谈话，只好将这几位败将送交王震司令员处理。

9 时半，永丰战斗胜利结束了。我们独立第四旅毙伤大量敌人，俘敌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军参谋长高宪纲以及二十四师师长吴永烈、二十四师师长于厚之以及以下官兵6000余人。缴获了两门山炮和其他口径的火炮以及堆积如山的枪枝弹药和其他物资。敌人一万几千人全部被我军歼灭，无一漏网。从此，敌七十六军在蒋军的编制表上被抹掉了。当我军刚刚离开永丰镇不久，敌人援军的炮弹就倾泻在永丰镇内。翌日，当愚蠢的敌人进至永丰、

韦庄、临高地区时，留在他们眼前的只是七十六军惨败的景况。
敌人只能徒然哀叹！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四旅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解 放 西 安

罗 元 发

1949年5月20日，西北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强渡渭河，全歼守敌，然后兵分三路攻入西安。蒋家军溃败了，胡宗南逃跑了，各族人民笑逐颜开，纷纷走上街头，迎接亲人解放军。千年古都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西安地处渭河之滨，居秦川之中，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形势险要：“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①自古以来，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十一封建王朝建都之地，为我国六大古都之一。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延安以后，西安成为国民政府直辖市，反共大本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宠将胡宗南带着几十万人马镇守于此，专门对我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剿。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西安是蒋家王朝黑暗统治的象征。现在，她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作为这次战斗指挥者，我深深地感到，解放西安是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彭总指挥下，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蒋家王朝胡宗南集团的胜利成果；是“延安”和“西安”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必然结局。

^①见班固：《两都赋》。

大 军 压 境

1949年的春天，大地解冻，万物更新。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55万余人；

1月15日我军解放工业城市天津，歼敌13万；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在西北战场上，我西北野战军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从2月20日至3月19日发动的春季攻势，攻占了铜川、耀县、淳化、富平、大荔、朝邑等县城，歼敌7000余人，解放了渭北广大地区。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胡宗南集团惊恐万状，害怕摆在西起铜川东到洛河龙阳镇120多里的“一字长蛇阵”被我军分割歼灭，遂一面收缩兵力，向后撤退到泾、渭两河的弧形地带，布置新的防御，准备固守西安；一面将他的西安绥署眷属、物资、机关、学校向秦岭以南的汉中、广元一线转移。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把防守重点放在陕、甘南部至宝鸡一带，可作依托。放弃西安，退有后路，等待时机，可进可退。

春季攻势胜利结束以后，野战军集结在澄城、交道、宜君、白水地区整训，准备发动新的进攻，彻底打败胡宗南，解放大西北。

4月19日，六军驻澄城县北，我（时任六军军长）和徐立清政委奉令到野司驻地平城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由于彭总正在指挥太原战役，由王震同志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总结讲话。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做怜惜毒蛇的农夫，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深刻教育。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

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会议期间传来南京、太原相继解放的消息，与会同志坐不住了，感到全国形势发展很快，真是瞬息万变，只有加快战斗步伐，才能赶上飞速发展的形势。会议结束的时候，习仲勋政委讲了话。他说，南京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是天真的想法。从我们长期与他打交道的经验证明，胡宗南这个人是很反动的，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三原、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孤注一掷。同时又在秦岭南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四星将军。习政委轻微一笑继续说，中央已决定华北十八、十九兵团入陕。不久彭总就将带着这两个兵团回到西北，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各军先派出一支侦察部队进行侦察，完全弄清敌情，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他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鼓舞。前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我们立即赶回部队在全军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掀起了整训练兵热潮。特别是加强了“攻坚”、“巷战”的训练。“打到西安去，活捉胡宗南”已成为全军的战斗口号。通过学习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的约法八章及野战军政治部发布的“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素质和政策水平。

“五一”过后，我和陈海涵参谋长到各团检查整训情况。当我们来到十六师四十六团驻地时，老远就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

挺进！ 挺进！

向大西北挺进！

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在等待我们。

.....

这歌声使人感到特别振奋。团参谋长任书田告诉我们，部队练兵的热情很高。他带我们来到二营的练兵场上，这个营正在进行攻城战术训练。“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进攻的战士象一只只小老虎，跃出堑壕，越过障碍，冲向“敌人固守的城垣”……。

训练结束以后，营长向我报告，并请我讲话，操场上几百双眼睛瞅着我，好象在说：“军长，什么时候打西安？”

我首先赞扬大家在训练中不怕苦不怕累、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我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向我们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彭总要求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向西安、向大西北进军，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解放受苦受难的西北各族人民。“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全场振臂高呼。我接着说，“我们就要向胡宗南的老窝西安进军了，请大家想一想打下西安后我们应该干些什么？”这一问倒把大家给问住了，战士们交头接耳，窃窃细语起来。

我启发大家说：“西安是个大城市，解放它要流血牺牲，不容易，解放后要保卫它、建设它更不容易。所以大家不仅要练好兵，准备消灭敌人，而且要学习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准备既当战斗队，又当工作队。”

在检查中看到全军士气高昂，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的成绩都很显著。在完成整训任务的同时，全军指战员还同当地群众一道抢修了白水、合阳、澄城的公路，筹备了7万石（每石约300斤）粮食，2万石饲料，为新的战斗做好一切准备。

5月5日，按照野司的命令，我六军进至贾曲、龙阳、党睦地区，和各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对西安的半包围。

胡宗南逃跑

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西北野战军步步逼近西安，使胡宗南坐卧不宁，惶惶不安。从3月底到5月初的一月之间，他象个一输再输的赌棍，把手中的7个军调来调去，不知道该把这最后的一点赌注押在哪里才好。他明白，一旦这点本钱输光，不仅西安难保，要逃到台湾也没有立足之地。但他是个赌红了眼的赌棍，拱手把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的西安丢给共产党，他是绝不会甘心的。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了个两全之计，命令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出面，组织一支地方保安队，既可以作正规部队兵源补充，一旦南撤又可以留下和解放军对抗。董钊也想趁机给自己搞点实力，于是请来西安地方士绅和知名人士，筹备了一批资金、枪械，公开打出了“陕西省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的牌子。招兵买马，拼凑了上万人，由他的十七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统一指挥。胡宗南又强迫关中各县人民挖城壕、修堡寨，在西安四周大力构筑城防工事。并让董钊派说客陈固亭去兰州联络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共同阻止解放军西进。

正当胡宗南煞费苦心准备死守西安的时候，他的空军侦察报告说，解放军华北兵团西渡黄河进入陕西。其实这是我军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的一些起义部队。胡宗南接到这一情报后，大惊失色，即用电话通知他的一些亲信火速到小雁塔绥署开会。

刚愎自用的胡宗南这一次听从他的下属们的建议，决定将他的主力撤到秦岭以南，把留守西安的任务交给十七军及西安地方自卫武装，并在宝鸡一线布防，阻击我军追击南下，待机反扑关中。

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在六谷庄绥署招待所召开紧急疏散会议。会上胡宗南焦急不安，面如土色。当一些地方士绅尚在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侈谈西安帝王之业，应该浴血守土时，胡宗南极不耐烦地说：“不要罗嗦了，现在情况变化，我主力撤出西安才是上策。西北共军已到三原，华北共军已迫潼关，我们暂时转移阵地，这不是逃跑。我们要把共军吸引过来，再来个反包围。”接着他要留守西安的杨德亮不惜一切代价，利用多年修建的工事和解放军开展巷战，等待他的反扑。

胡宗南的这些鬼话当然骗不了人。所以，杨德亮当面给胡宗南表示要与西安共存亡，可实际上逃跑的主意早已拿定。参加六谷庄会议的人士中，有我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靠近我们的进步人士。当晚，地下党就把这一重要情报向我军作了报告。

抢 渡 渭 河

17日晚，我突然接到通知到野司参加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根据经验我们估计要打大仗了，心中很高兴，和军里其他领导同志立即动身来到野司驻地杨村。驻在附近的各部队军、师级干部都来了。张宗逊副司令员开门见山地说：“告诉大家一个重要情况。胡宗南要向汉中逃跑了，所以我们开个紧急短会，根据中央和彭总的指示，迅速调整一下我军部署。”他指着墙上的一幅大地图说：“敌人的主力六个军已陆续撤到咸阳、乾县、礼泉、永寿地区，胡宗南决定从宝鸡沿川陕公路入汉中。准备等待时机，联合‘三马’（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反扑关中；假如失败了就经四川撤到云南。因此，我们必须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向西追击歼敌主力，同时解放西安。经研究决定一、二、四军立即出发

向西截击敌人，六军向西安挺进，三军为预备队。”张副司令员最后问我：“罗元发同志，把解放西安的任务交给你们，有困难吗？”我说：“坚决完成任务。”甘泗淇主任补充说：“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希望你们特别注意，就是要认真学习城市政策。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个工作队。”他接着询问了我们军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他满意地点点头嘱咐说：“西安是个大城市，搞好城市政策是关键；要教育部队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张德生副主任和范明同志对陕西地下党情况很熟悉，会后你们好好谈谈。进城以后要及时和地下党取得联系。”

会议结束后我们急忙赶回军部，和徐立清政委、张贤约副军长、饶正锡副政委、陈海涵参谋长立即开会研究战斗部署。为了不失时机掌握敌情，我们决定派侦察科长王正臣同志带领军侦察部队，和十六、十七师的侦察部队连夜出发，首先查明咸阳敌人在渭河两岸的兵力和防御部署，选好渡河地点，利用夜间渡过河后，向大王镇、户县方向侦察前进，保障我军渡河后右翼的安全；命令十六师、十七师在18日12点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18日下午2点出发向咸阳地区挺进。十六师攻咸阳以东林场，十七师攻咸阳以西五陵。各部队务必于19日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

布置完战斗任务，已到下半夜。我们谁也没有睡意。说真的，大家的心情都难以平静。西安是胡宗南盘踞了十几年的老巢，彭总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军，谁能不高兴呢；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拉呱开了。回顾两年来我们在彭老总指挥下，转战陕北，以2万多人打败胡宗南集团的20多万人的战斗历程，畅谈全国各战场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取得的伟大胜利，谈到整个中国即将获得解放。我不禁想起毛主席在1947年三月我党中央撤出延安

时讲的一段话：“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

进军西安的命令传达以后，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各部队争分夺秒地进行战斗准备。饲养员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饲料捧给骡马；炊事员在炒菜时总是多加两勺油，使大家吃得更多些。地方的同志派来了担架队和大车，帮助运送粮草、弹药；村干部选了最熟悉情况的乡亲来给部队当向导。各部队都开展了英勇杀敌立功竞赛活动。四十九团二营六连有个战士叫马成贵，本来没有什么文化，却写了一首出色的《枪杆诗》：

不怕苦，不怕难，
不怕挨饿没有饭。
不怕行军路程远，
不怕战斗流血汗。
不怕渡河有艰险，
英勇杀敌做模范。
遵守纪律政策不违犯，
打到西安活捉胡宗南。

这首《枪杆诗》抒发了指战员们坚决攻取西安的决心。“六不怕”成为部队开展杀敌立功活动的竞赛条件。

18日下午2点，我军离开三原县大程镇，向泾河两岸挺进。当晚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〇团急行军100余里，到达咸阳近郊。这时王正臣同志率领的先头侦察部队，已配合二军等兄弟部队，在咸阳东面的新庄、阎家堡全歼敌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及骑二旅四团一部，俘虏敌人1200多人。扫除了进攻咸阳的障碍。咸阳敌人惊恐万状，急忙撤到渭河以南，并拖走了北岸所有船只，

炸毁了咸阳大桥，妄图凭借渭河天堑，阻止我军渡河。敌人在逃离咸阳时，还派出一支爆破队，去炸毁咸阳纺织厂。

纺织厂的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护厂队，将工厂大门封锁起来，把敌人的爆炸队关在厂外。一位姓张的师傅对大伙说：“机器是我们工人的命根子，决不能叫他们炸毁。如果他们敢冲进来，咱们就和他们拚了。”敌爆破队长气急败坏地喊道：

“谁不闪开，老子就给他脑壳上钻个窟窿。”说着下令往里冲。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先头部队一个连赶到，敌人仓皇逃命，炸厂阴谋未能得逞。工人们把解放军迎进厂，他们英勇护厂的斗争精神，给部队极大鼓舞。

19日下午，各部队按照区分的任务到达渭河北岸。十六师集结在咸阳东北的李家寨、羊角寨、新庄一线；十七师集结在咸阳西南的五陵、大寨里、石村、酥家集，抓紧时机，转入抢渡渭河准备工作。

渭河是西安西北部天然屏障，咸阳大桥是通向西安的重要孔道。敌人在咸阳失守之后，即把兵力集中到渭河东南面构筑了大批防御工事，配备了炮兵，企图拚命阻击我军过河。毫无疑问，固守渭河是他们生死攸关的大事；抢渡渭河则是我军解放西安的关键一环。虽然敌人破坏了船只，炸毁了大桥，但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为此，我们早在出发前，就要求各部队做好徒涉抢渡渭河的准备。当时正是春洪季节，河水一般都在一米以上，为了摸渭河水情况。部队一到北岸，各师团就派出小股侦察人员进行试渡，并选好了适于徒涉的地段，各连队也都把水性好的战士组织起来，担任突击任务，叫作“先捷登岸组”。

为了确保抢渡一举成功，入夜以后，我们召集各师的主要干部，亲自察看了准备偷渡地段的河水深度、河道地形和敌人部

署、敌阵地火力配备情况，听取了各师的抢渡计划，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定19日晚间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咸阳以南，十六师四十七团在咸阳以北偷渡过河，然后迂回到守桥敌人两侧，配合五〇团全歼据守桥头的敌人，掩护全军渡河以后，兵分两路：十七师主力沿三桥镇向市区攻击前进，十六师从鱼化寨方向攻击前进，相机夺取敌人机场，然后向西安市区进发。

20日子时徒涉偷渡即将开始，掩护渡河的炮兵，在夜幕笼罩下，悄悄进入阵地。我和军的其他几位领导在指挥所里等待着两个偷渡的先头团的消息。突然，敌人阵地上飞起几颗照明弹，把河水照得通明，紧接着敌人的火炮猛烈地向我渡河部队射来，炮弹在河水中炸开，飞起一股股水柱。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正要查问各部队情况，程悦长师长打来电话向我报告说：四十九团刚刚进到河心，就被敌人发现了，处境十分危险。我当机立断，偷渡不成立即改为强渡，命令各师集中一切火力，掩护渡河部队，一定要保证强渡成功。

霎时，我炮兵开火了，一排排炮弹腾空而起，飞向对岸，隆隆的炮声在敌人阵地上发出天崩地裂的响声，敌人阵地上冒起了滚滚浓烟。我感到心头一阵轻松，在电话中大声喊：“狠狠打，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打完电话，我轻轻走出指挥所，只见我军阵地上火光迸发，各种轻重火器遮天盖地压向敌人，敌堡开了花，敌阵起了火，敌人的炮火成了哑巴。进到河心的突击队员高呼着口号，加快了徒涉步伐，有的战士受了伤，仍一声不吭地向对岸冲去……。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渡过渭河就是胜利！”

战士们互相鼓舞着，搀扶着，边还击边向南岸冲去。他们终

于胜利渡过渭河，攻占了敌人阵地。与此同时，十六师四十七团也在大桥北侧强渡成功，占领了预定目标沙梁林附近地区。20日3点整，十七师五〇团向桥头敌人发起攻击，“先捷登岸组”的马宏勋、列永白、高文英三位战士，手提冲锋枪，腰里挂着几枚手雷，沿着桥梁向敌人冲去，到了被敌人炸毁的地方，他们毫不犹豫地在一丈多高处，跳入激流中，游向对岸。碰巧岸边是一道陡峭的悬崖，三个战士叠起人梯、爬上峭壁，用手雷炸毁了一个敌堡，歼灭敌人一个班。当他们冲进另一个敌人掩体工事时，发现了敌人一个炮排。

“缴枪不杀！”他们高喊着端着冲锋枪冲了过去，“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坏了。敌排长慌忙走过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排长，这都是我排的兄弟，你们要啥给啥。”

马宏勋用枪一点大声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你们一针一线，只要你们缴枪投降，保证生命安全。”

“那我们投降，投降。”敌排长连声说着，转身招呼全排士兵缴械投降。

这时抢渡过河的四十七、四十九团已进到守桥敌人两侧。四十九团四连连长魏书庆带着30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最先登上南岸，插入敌阵纵深，配合主力歼灭了敌四十八师一个营；四十六团二连九班班长贺文年，带领全班担任连的前哨搜索任务，冲到敌人一个营指挥所，俘虏敌营连军官13名，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手枪、步枪14支。

黎明时分，各部队向守敌发起总攻，全歼河防守敌暂二旅第六团，胜利完成了抢渡渭河的光荣任务。

兵 临 西 安

渡过渭河，各部队争先恐后，追击残敌。四十九团经禹王堡、好汉庙，首先逼进了西关，四十六团穿过铁路直插南门。四十八团在四十六团配合下占领了敌飞机场，机场上的几架旧飞机、地勤人员和警戒人员全部被俘。部队正要出发，西安地下党的代表王超北等同志赶到机场，迎接我军。两条战线的战友相见，分外高兴。王超北同志请伍生荣、连承先、任书田同志向我们转达了一个紧急情况，胡宗南逃跑前已拟定了一个破坏计划。今天敌人派了一个工兵排，要炸毁发电厂和一些重要工厂。我们得到这一情况后，心里很着急，电厂很重要，必须全力保护。即命令四十六团派一个营跑步赶到电厂，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电厂安全；同时通知各部队注意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如遇到敌人破坏活动，应坚决予以打击，彻底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

十七师五〇团渡过渭河后，迅速攻下三桥镇，发现铁路上停着一列火车，一位姓王的老司机听说解放军要进军西安，自告奋勇为我军开车。刘光汉团长听后十分感激，即命令一营和三营上车，将枪炮架在车厢顶上。火车长鸣一声驶出了车站，风驰电掣般向西安开去。车到火烧壁遇到从渭河南岸溃退的一股残敌，老王师傅紧急刹车，战士们迅速跳下火车，冲杀过去，很快歼灭了这股敌人，火车继续向前飞奔，直达西安车站。这时，车站上有几百名敌军士兵，正在抢运物资，战士们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很快占领了车站。接着又夺下北门，部队沿着大街冲到市中心鼓楼，正好和从西门攻入的四十九团会合。原来他们在枣园、大河口与敌四十八师一四二团一个加强营相退，这个营是奉命去增援

渭河守敌的。四十九团前卫六连，一个猛冲锋，击溃了敌人，追击中遇到地下党派来的赵和民同志。为了迅速与各部队取得联系，尽快占领敌人要害部门。团长聂风炎、政委于春山给赵和民同志亲笔写了一个证明，并配备一辆汽车，让他到各部队联系工作。

四十九团攻到西门，守在城楼的敌西安自卫总队看到解放军到了，急忙报告副总队长闵继骞。闵继骞是地下党安插的人，他下令自卫队停止抵抗，维持好秩序，听候改编。这使得我先头部队得以迅速进入市区。

接着四十六团也从南门攻入市区。该团二营奉命保护电厂，营长王维殿同志带领全营战士跑步赶到电厂，在工人护厂队的配合下，全歼敌人工兵排，缴获了大量黄色炸药，挫败了敌人阴谋。

驻守在西安的国民党军队，在我军从四面八方攻入城后，有的被歼灭了，有的缴械投降，有的投诚听编，有的仓皇逃命；国民党嫡系十七军一部被歼，余部逃入秦岭山区。这个军的军长、警备司令杨德亮闻解放军到了西关，慌忙夺路逃往南山，而20日的《西京日报》却还登着他“死守西安与共军周旋到底”的文章呢！

下午2点，我随同军部进入城内。各族人民群众有的高举小红旗，有的手捧茶水，拥立在街道两旁，欢迎自己的军队。一群学生高呼着口号，向我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战士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不断向欢迎群众挥动着手臂。我的兴奋更是无法形容的，走着，想着，脑子里象大海一样在翻腾。我们胜利了，古都西安终于回到了人民手里。

在我军主力进入西安的时候，军侦察部队和十七师五十一

团，奉命向户县方向追击敌人。王正臣同志带领侦察部队先到大王镇，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老百姓送茶送水格外亲切。经了解方知是我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同志的故乡。几个青年主动给部队带路，劝降了守卫户县机场的一个保安团。次日上午，我军解放户县。这时向西挺进截击敌人的兄弟部队已攻克礼泉、乾县、永寿、扶风等县，歼灭大批敌人。配合我军作战的东府分区正在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围歼残敌，渭河两岸的关中平原，即将全部解放。

20日我军完全控制了西安市。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芷园。刚刚安置好，西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唐磊、杨荫东、王超北同志和西安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继騫分别赶来接头。唐磊同志是工委负责人。王超北同志本名沈仲谋，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北，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府的合法身份，为我军收集情报并在胡宗南组织西安民众自卫总队时，设法安插了一批我地下工作者，控制了自卫总队的指挥权。闵继騫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西安办事处主任，早就和我党保持联系，也得到胡宗南的信任，后来担任了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当时我大军向西安挺进，西安即将解放，敌警备司令杨德亮逃跑之后，自卫队就由他指挥，这对我们进入市区、接管敌党政机关十分有利。

听了他们的情况报告，我们感谢地下党组织为配合我军解放西安做了很多工作，并商定派干部帮助自卫队改编，他们在配合我军维持治安保护好历史文物、重点单位和工厂、建筑、商业、学校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临别时，我应邀给闵继騫打了一个收条，收条上写着，收到闵继騫的武器、人员若干。当时，我们都把这当作一个玩笑，谁知这个条子被闵继騫保存下来，后来在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审查，这个收条倒替他做了证明。

送走了客人，天色已近黄昏。这才觉得有些困倦，肚子也有些饿了，原来整整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我要通讯员去搞点吃的。这时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范明同志来了。一坐下他就风趣地说：“前天还住在破寒窑，今天就住上公馆啦，真是今非昔比呀！”

徐立清政委笑着说：“在这大城市里，为了联系方便，还非住有名气的地方不可。”

范明同志是我党一位老同志，对西安地下党的情况比较熟悉。在我军进军西安的当天上午，张德生副主任要他立即赶到西安协助我们工作。

范明同志首先转达了野司党委的指示：中央已决定组成以贺老总为首的军管会，在军管会成立之前，要我们认真搞好城市的恢复工作。范明同志还转达了张德生副主任讲的一个情况：驻在蓝田县的自卫队长魏玉山，愿率部起义，但蓝田县周围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张德生副主任希望我们派兵配合起义。

部队刚刚进入西安，诸事纷扰，百废待兴。马上抽出部队有困难，徐立清同志提出先派一个人去联系，弄清情况。我们研究决定派十六师联络科长胡天舜同志去蓝田。临行前张德生副主任和徐立清、范明、唐磊同志进行研究作了周密的计划并亲自给他作了交待。胡天舜同志化装成国民党军官，连夜赶到蓝田，经过一场紧张的斗争，终于决定5月23日举行起义。为了确保起义顺利进行，我们命令四十七、四十八两个团先后赶往蓝田增援。5月23日，蓝田县获得解放，贺老总特致电表示祝贺。至此，西安和附近县城全部解放了。

彭 总 来 电

5月20日晚上，我们通过无线电向野司报告了我军攻克西安情况。彭总获悉我军解放西安非常高兴，来电对全军指战员予以祝贺。不久，我们和野司接通了电话，野司首长对我军胜利解放西安很满意，要求我们认真执行城市政策，尽快恢复和稳定人民生活。首先组建城防司令部，由我兼任西安市警备司令，负责维持好城市治安。同时密切注意逃入南山敌人的动向。

野司首长在电话中转达彭总的指示说：“胡宗南现在后悔得很，感到跑得太快、丢了西安吃了大亏。据报告，他正积极拉马家军反攻西安。马家军是一支最封建最反动的军队，又骄横又残暴。彭总说，马家军来了，我们要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假若胡马两军联合反攻西安，野战军主力即将从外围给他来个反包围，你们六军要加强西安防御能力，要特别注意胡宗南的动向，加强侦察警戒掌握敌情，加强部队训练，准备配合野战军主力内外夹攻，横扫马家军于关中平原。”

接完电话我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按照野司首长的指示，我们召集团以上干部，在芷园开会，首先制订了尽快恢复城市秩序，维护社会给安的具体措施。并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入城式，以鼓舞全体军民的士气。会后发布了城防司令部的一号通令。

22日上午，阳光灿烂，春风和煦。我军入城式开始了。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四十九团、五〇团和军直属队指战员，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油光锃亮的武器，在南门外集合，组成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雄赳

起、气昂昂地从南门循序而入，然后转向东门。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入城式结束后，我们的部队文工团、宣传队又走上街头，宣传演出，书写标语，宣讲我党我军政策，散发《晋绥报》和《解放报》及“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扩大了我军影响，稳定了市民情绪，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党城市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工作，对于后来改造旧城市，建立新西安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军指战员进入西安以后，自觉遵守城市政策和部队纪律，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的模范行动，受到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部队进城之后，一时找不到房子，大多数连队宁可露宿街头，也不擅自进入民房。五〇团二营抢渡渭河后，不少战士赤脚追击敌人，脚掌磨出了血。当他们攻进火车站时，正好车站上堆着几堆鞋子，可是战士们宁可赤脚战斗，没有一个人去拿鞋穿。西安刚刚解放，我军的“边钞”不能使用，一切生活用品均由上级配给，部队进入董钊的司令部后，里面到处都是衣物、食品用品，虽然部队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了，却没有一个人随便去取。入城后，十六师、十七师加强日夜巡逻，各部队就成立了纪律检查小组，负责监督部队执行纪律，解除了工商各界人士的顾虑，促使城市秩序得以很快恢复。这一切给西安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有位大学教授名叫匡厚的先生，他感慨地说：“我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行动，是佩服得无言可喻了！”有河位中医大夫，一位叫沈超伯，一位叫吕寿昌，称誉我军为“仁义之师”。为了支援我军解放大西北，他俩自动馈赠了1000多袋药品。还有许多学生、教师、市民主动送来慰问信、慰问品，深刻

地表达了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戴之情。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在西安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我们在“军管会”尚未成立之前，恢复了城市新秩序，发电厂送了电，面粉厂磨了面，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开课，剧院照常演出，全市所有澡堂全部开业，一些国民党时期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都经群众筹办妥了。

5月24日，贺老总和贾拓夫等同志来到西安，宣布西安市军管会成立，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任市长。

地方人民政府成立了，我们即主动将缴获敌人的一切物资、汽车等全部移交过去。贺老总十分满意地说：“六军不仅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而且是一支非常遵守纪律的部队。”贾拓夫市长也不胜感慨地说：“你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主动把战场上缴获的物资上交，帮助政府克服了很大困难，全市人民向你们致敬！”

解放西安是我西北野战军发动战略反攻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标志着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6月初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马家军勾结起来，组织了11个师的“援陕兵团”梦想夺回西安。我军按野司的部署留下新成立的十八师，防卫西安，主力于6月11日抵达礼泉，和兄弟部队一起抗击胡马反扑。我军在西兰公路的唐王陵以西王家堡，截击青马八十二军，毙伤敌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000余人，给马家军吃了一点苦头。为了诱敌深入，我军东撤到石桥、王桥地区，敌人即向我尾追不舍，我二军等兄弟部队趁机又在金渠镇地区将敌一六五师大部歼灭，俘师长孙铁英以下2000余人。至6月下旬我野战军各部歼敌1.3万余人。6月中旬华北十八兵团胜利进入西安，6月底，十

九兵团已到达三原、泾阳地区集结。此时,马继援集团挫败后撤,胡宗南集团窜扰西安以南和由西安、商县向临潼蠢动之部队均被我十八兵团一部击退。胡马两军叫嚣的“反攻西安”化为泡影。

彭总指挥我们进军西北

韦 杰

一

太原战役一结束，我们六十一军即奉中央军委和十八兵团的命令，进行短期整训后向西北进军，投入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经过一番紧张的战斗动员和准备后，全军指战员怀着太原战役的胜利喜悦，告别了患难与共的晋中南根据地的乡亲们，于5月下旬浩浩荡荡地向西北挺进。虽然此时已是夏日炎炎，给长途远征带来很多困难，但同志们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命令的鼓舞下，个个斗志昂扬，满怀“向前进”的坚强决心，去接受新的战斗考验。

当我们部队正在行进途中，又接到兵团转来彭德怀司令员的急电，说西北情况紧急，胡宗南和“二马”（马步芳、马鸿逵）正调集全部主力，进行垂死挣扎，企图重占陕西省会西安，命令我们六十一军“应兼程前进，限于6月6日前赶到黄河北岸之风陵渡渡口，渡河车运西安”。我和政委徐子荣看完电报，深感形势紧迫，立即告诉司令部的同志，向各师转达彭总的电令，必须按照彭总规定的时间提前到达指定位置。

原定六天的路程，现在要提前三天到达，加上酷暑的炎热，雨后道路泥泞难行，这给徒步行军赶路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但是，彭总的急电激荡在指战员们的心间，鼓舞着指战员们的意志，催促着指战员们前进的步伐。同志们以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毅力，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地昼夜兼程，终于按照彭总的命令要求，顺利越过了风陵渡，于6月9日和10日，先后进驻西安。

刚解放不久的西安，在胡宗南和“二马”扬言要打回来的威胁下，人心惶惶，谣言四起。

为了壮我军威，稳定民心。我们又遵照第一野战军指挥部的指示，组织一八一师代表华北部队举行了入城式。现在回想起来，这简单的入城式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实际上是警告胡宗南和“二马”：你们不要嚣张，我军增援部队已经到了！同时也是告诉广大人民群众：请你们不要受敌欺骗而惊慌，胡宗南和“二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当一八一师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列队穿过西安市区的时候，广大群众高兴异常，拍手称快。

二

我们军指挥所驻进西郊机场修理厂的厂房里。高大宽敞的厂房，当然是我们半月长途跋涉后解除疲劳的理想场所。但是，同志们知道彭总等待我们在急，战场需要我们在急，大家顾不得休息，立即展开了工作。电台的同志很快同一野指挥部沟通了联络。不一会，就收到彭总的电示，要我和徐政委立即赶到马嵬坡去，接受新的任务。

多年来形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旅途多么疲劳，工作多么劳累，一旦要到上级那里去接受新的任务，心情总是格外激动，精神为之一振，什么劳累也就一扫而光。总想早一点见到上级首

长。我和政委简单地吃过一点干粮，便带上骑兵班，向指挥部急驰而去。

沿途，不时见到行进中的六军的部队。看到兄弟部队正在调整部署，又想起我们这些天的长途急行军是多么必要。走，是为了打，这是我军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最擅长的战斗作风。久战沙场、功勋卓著的彭总，对我军的战略战术当然是运用自如的。我和徐政委行进在公路上，心中不禁暗自思忖：彭总，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来到了西北战场，你将把我们用在哪儿？

我们一行扬鞭纵马，渡过渭河，越过铁路，到达马嵬坡已是深夜12点了。

马嵬坡镇，一条大街横贯东西。一野指挥部设在路南的一所大房子里，看上去，很象是一家财主的大院，门口挂着一盏用红布包裹的马灯，这是为了联系方便而专门设置的。值班的同志把我们带进了院子。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等先后和我们见面，热情地招呼我们吃了饭，便带我们到了作战室。

漆黑的夜，使作战室的灯光显得特别明亮。墙上挂着十万分之一的西北地图，我军的位置插上红旗，敌军的则插蓝旗，清晰可见。彭总来到作战室，同我和徐政委亲切的握手，互致问候后，立即坐在桌子旁边凝视着地图，没有和我们讲客套话。显然他在静静地思索着什么。

李夫克副参谋长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敌我态势。

彭总的视线转向我们。初看上去，彭总是很严肃的，但和他接触过就会知道，他那严肃中饱含着浑厚的爱护，殷切的期望，使人受到鼓舞和振奋。我回想着跟随彭总走过的战斗历程，在江西根据地，在遵义，在晋东南，我多次参加过他指挥的战斗，每当他亲临前线指挥，我们就有了胜利的信心和勇气。今天这么晚

了，他还没有一点倦意，神采奕奕，等待着我们，亲自给我们交待任务，使我崇敬之意，油然而生。

“从太原到西安，部队的行军序列怎样？”彭总首先问我。

“六十一军前卫，然后是六十军、六十二军，最后是兵团直属队。”我答道。

“兵团现在什么位置？”

“我还不清楚。因我们到西安以后还未和兵团联络，就来了”。

“六十一军的情况怎么样？”彭总又亲切地问。

我将六十一军的行军序列和现在的位置告诉了彭总，然后说道：“一八一师原是皮定均旅，是太行部队的老底子，以后到了中原归李先念指挥，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解放太原时担任第一梯队师，作战勇敢，完成任务好。一八二、一八三师也都是三八五、三八六旅新一旅抽的干部，扩大部队时，由太行各县独立团升级扩编的，都打过仗。我过去在六纵队，打太原时才到十三纵队的。”彭总听了我的汇报，不住地点头。

徐子荣政委接着向彭总汇报了一八一师部队装备、人员及干部素质情况，然后满有胜利信心地说：打太原时，部队的武器装备、人员得到很大补充，现在三个师都在1万人以上。

“一八一师现有1.3万多人。”我又补充了一句。

这时，彭总高兴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地图跟前，一边用手指地图，一边说：“这是兰州，这是咸阳，这是西兰公路，这是西安至平凉的公路。”

一位参谋递给我一根高粱秆，他指着地图接着说：

“西兰公路以北是两马的部队，以南是胡宗南的部队。两马，一个是马步芳，一个是马鸿逵，主力在平凉及其西北地区。

他们在胡宗南的统一指挥下，企图乘我华北兵团尚未到达之际，夺回西安。现在，两马的各师已到达彬县一线。”

稍停一下，彭总讲到我军情况：

“我第六军一个师还在西安，另两个师和军部部署在咸阳的西北方，在彬县的公路西侧设防，担负阻击任务，估计能够阻击三至五天。”

彭总怕我们不明白两马的情况，又强调地说：“我们过去和胡宗南部队打仗多，还没有同两马的军队打过。马继援是少壮派，骄傲得很，且又是骑兵来势凶猛，他不会从我预筑工事正面来的，很可能采取迂回的方式突然插过来，这一着，务必请你们特别注意。”

然后，彭总指示我军：

“你们以一个师，也就是一八一师，昼夜兼程赶到咸阳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坚决阻击敌人。一个师接替六军那个师的防务，驻守西安，另一个师和军部放在渭河南岸，担任第二道防线，不让敌人突破。时间很紧迫，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彭总高瞻远瞩选定在咸阳阻击敌人，并用我一八一师担任阻击，这一部署完全符合客观情况。我俩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于是响亮地回答：“没有了！”

“坚决按照你的部署执行，保证一八一师于明日黄昏前全部到达咸阳。到一个连部署一个连，到一个营部署一个营，到一个团部署一个团，坚决完成阻击任务！”我向彭总表示了决心。

彭总见我的信心很足，他微微一笑后，放心地坐下了。

我们告别了彭总，上马按原路而回。

天快亮了。我们来到渭河渡口。因为船小，只好人马分渡。渡口由六军的部队日夜守卫，从他们口中知道，两马的部队已经

到了。我们将信将疑，那有那么快？前面的六军不是可以阻击三至五天嘛。

我们正在河边等船时，只听后面马蹄声声，回头一看，李夫克副参谋长陪着彭总赶到了河边。彭总急切而又沉着地对我们说：“敌人离这里不远了，按刚才的部署办，要部队很快占领阵地。”说完催马往咸阳方向面去。

我望着彭总远去的身影，感慨不已：彭总，你彻夜不眠地操劳，指挥千军万马决战沙场，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啊！

三

咸阳北而是坡地，东、南面紧靠渭河。是耸立在西安之西北面一座屏障，是敌人进攻西安的桥头堡，我军守住了咸阳，不仅保卫了西安，而且赢得时间；使十八、十九兵团迅速赶到；为解放大西北打开新的局面。彭总把战场选择在这里，实在是一着妙棋。

为了保证彭总的决心的实现，我们一回到驻地，立即按照彭总的部署，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向一八一师传达了彭总的指示，并派出骑兵去通知一八三师迅速赶到咸阳城外渭河南岸，军指挥所也移到咸阳以南。

11日，彭总又指示，将一八三师一个面配属给一八一师指挥，又叫一八一师的领导同志去咸阳野战军临时指挥所，亲自交待了任务。从这里我们又一次可以看到，彭总部署战斗是多么周密，对咸阳阻击战寄予多么大的希望啊！

一八一师于11日渡过渭河，12日4时全部开到咸阳，3个面成弧形配置在咸阳的西、北、东北三个方面，战士们连夜加筑改

修工事，情绪十分高昂。

果不出彭总所料，敌人骑兵的一个先头营从我六军防守的空隙中冲过来了。一八一师侦察班抗击了3个多小时，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下午4时半，敌骑兵旅3个团，未经大的阻击，冲到了咸阳城外。敌骑兵在运动中冲锋就用马刀砍，攻坚时要下马，由一人在后面牵着马，几个人在前面冲锋，战斗队形被打乱后，再组织进攻就很慢。遇到壕沟阻碍则徘徊不前，我军勇士们瞄准敌人，猛烈开火，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战至黄昏，骑兵的冲锋给打退了，只好在兆源、上兆、石村之线与我保持接触。

13日，敌八十二军全部由礼泉前进，17时，3个步兵师向我各阵地同时发起攻击，敌骑兵集结于城东北地区，准备迂回作战。各路进攻之敌，均整营整营地向我进攻，我军虽不断地反击，但终因工事构筑差，不能很好地发扬火力，战士体力消耗大，敌人居高临下，攻势猛烈。我前沿阵地多已丢失，只有几个主阵地尚在我手中。坚守中舞台的五四二团八连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的七次冲锋，杀伤敌200多人，稳住了右翼阵地。控制西兰公路一号阵地的五四三团一连的勇士们，九次陷于敌人围攻，子弹用尽，而以九枚手榴弹打退了敌人进攻，充分显示了我军的英雄气概！

13日晚，我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发起全线反击，枪炮声，冲杀声震天动地。经过一夜的争夺，于14日拂晓，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敌人被打退了。

太阳升起来了，金灿灿的阳光普照着咸阳城！

我派出骑兵去野战军指挥部，将战斗的进展情况报告了彭总。

我们军指挥所同一野指挥部的电话线架通了，电话里传来了

彭总清晰而响亮的声音：“你们打得好！顶住了！咸阳占住了！要加强防御，构筑好工事，防止敌人的再次进攻。胡宗南的部队现在还没有动静，还没有攻上来，他还是要来的哟。要好好总结经验，补充弹药，调整部署，确保咸阳不能丢，保证西安的安全！”

“是！坚决执行你的命令，绝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我向彭总保证。

马步芳的儿子、青马少壮派头子马继援，扬言两小时攻下咸阳渡过渭河。但是经过13小时的激烈战斗，却丢盔弃甲，逃之夭夭，敌人得知我华北兵团已赶到，反攻西安已成梦想，不敢再犯了。

四

战斗结束后，我和徐子荣政委来到西安西北局住处向彭总汇报了咸阳战斗情况。

我一八二师部队警惕地守卫着西安。西安市内秩序井然。群众得知咸阳战斗胜利消息，无不兴高采烈。各界人民赠送一八一师一面“百战百胜”的锦旗。

我们来到彭总的指挥所，彭总、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高兴地听取我们的汇报。我们无拘束的自由漫谈，首长们不时地插话、提问，时而谈笑风生，充满胜利喜悦和愉快的气氛。

彭总赞扬说：“六十一军咸阳战斗打得好，把两马打退了。”然后又问：“你们伤亡多少，缴获多少？”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师长以下2000余人，俘敌29人，我伤亡200余人，缴获轻机枪7挺，长短枪47支，子弹4000余发。”

我们回答道。

彭总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打骑兵，要沉着，办法是先打马，把马打倒就好办了。彭总说：“我们过草地时，遇到蛮子的骑兵，我们不沉着，是吃过亏的。杨勇的十一团派了一个连，作前进路上的侧翼警戒，与蛮人的骑兵遭遇了，不会对付，结果损失很大。”

我向彭总汇报了三个师的部署情况；一八一师仍在咸阳、师工兵营把住咸阳以西的老渡口；一八二师卫戍西安；一八三师在渭河南岸，守住咸阳铁桥和浮桥，以防止敌人反扑。

徐政委汇报了一八二师进驻西安的情况，全军从太原到西安的政治思想工作，俘虏教育工作等。他说，部队虽然很疲劳，但战斗情绪很高。

彭总指示我们，部队一要搞好纪律教育，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要搞好和友军的团结；三要注意防止敌人破坏，尤其要防止潜伏特务破坏西安，要保护好工厂学校，文物古迹，以后还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呢！

彭总亲切的谈话，言简意深，使我们的心里豁然开朗。

从会议室到饭堂，彭总边走边讲，晚饭时他一边吃一边和我们摆谈。那天吃饭，很简单，馒头大米饭，两盘鸡蛋炒黄花，一盆黄花菜汤。彭总风趣地说：我们的副官不错嘛，今天还给我们加了两盘炒鸡蛋。彭总发现我们吃饭很拘束，就对我们说：“你们来了要吃饱啊！”我们都笑了。

饭后，彭总又和我们一道，漫步在林荫道上。嘱咐我们：部队好好休整一下，要准备新的战斗。

对准备新的战斗，我当时并未完全理解。彭总只告诉我们，杨得志的十九兵团已渡过黄河。今后的仗到底怎么打，我们还不

清楚。从后来战斗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到，咸阳阻击战的胜利，不仅保住了西北要冲——西安不失敌手，而且为大兵团的集结争取了时间，为扶眉战役箝马打胡创造了良好的战机。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任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军长。

智取华山的回忆

王 生 荣

智取华山的战斗，是西北解放战争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篇章。当年我们的战士以英勇果断、机智灵活的战斗精神，战胜了凭据华山天险超过了自己兵力50倍的敌人，取得了辉煌胜利，为人民立下了功勋。每当回忆这段战斗史实，那些动人的事迹就不断萦回在我的脑际。当年，在解放华山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作用的刘吉尧、王银生、孟俊甫、杨建东、路德才、杨党成、崔乾山、杨自发等8位战斗英雄的高大形象，又都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1949年5月，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时，我大荔军分区的路东总队奉命配合渭南军分区的一个独立团，解放了潼关、华县、华阴3个县城。守敌陕西保安第六旅的部队大部经皇甫峪口向陕南逃窜。敌旅长韩子佩率一个警卫营及旅直属队逃上了华山。在解放华阴时，敌保六旅的三支队在中队长孟俊甫带领下，在华阴县城东某庄宣布起义，被我路东总队收编为一个连。孟俊甫以前就和我们有情报联系，当我军解放华阴时，他把部队集中起来，一枪未发，直到华阴城被攻克，尔后起义。华阴解放后，我路东总队奉命留一个营警戒，以防华山上的敌人逃跑，其余部队于5月

26日（或27日），同渭南军分区的部队一道直取潼关。潼关守敌是洛阳解放后由豫西逃陕西的地主武装，由周士旺带领，约千余人。我军与敌人激战一天，攻克潼关，歼敌一部分，其余逃往陕南，后被我洛南部队歼灭。这就为由华北入陕的十八兵团西渡黄河创造了条件。潼关解放后，渭南军分区留一个营驻守，我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奉命返访华阴，就地休整，并抽出少数部队进剿逃窜到秦岭一带的零散敌人，对逃往华山的大荔专员兼保六旅旅长韩子佩及其残部，准备长期围困，待敌弹尽粮绝之时，乘机解放华山。

韩子佩，陕西神木县人。是个地主武装头子，也是反共专家，与我党周旋一生。十年内战期间，任国民党地主武装骑兵大队长，由于他剿灭红军有功，升任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是陕北的一条地头蛇，又有同我党长期斗争的经验，国民党委任他为洛川行署专员，令其堵住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封锁边区，专搞磨擦，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韩对我方人员进入边区，以及从大后方到延安求学的爱国青年，多次进行搜捕，拘留审讯，收买利诱，作尽了坏事。洛川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韩沿边区与洛川等地分界处，修筑碉堡，封锁边区，训练特务，并派遣武装特务进入我区进行骚扰，抗战八年，他破坏了八年。直到我军收复延安时，他才随延安的逃敌一起逃往大荔。由于他的历史“功绩”，国民党又委任他为大荔行署专员。胡宗南收买了延安溃退下来的部分残兵败将，拼凑成保安第六旅，任命韩兼旅长。

这时，西北战场的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手，战场完全推进到蒋管区，我西北野战军在渭北的大平原上长驱直入，在澄、郃的几次战役中，曾经三次攻克大荔，韩子佩也是三进三出。到了1949年的春季攻势结束，渭北彻底解放，

韩子佩才被迫逃过渭河，到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城，企图背靠华山进行抵抗。

当我军解放华阴时，他本来是可以随军南逃的。但他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胡宗南还可以反攻过来，凭着大荔三进三出的经验，依靠华山天险，山上给养充足，他们自己并有相当的弹药，因此，韩子佩认为逃上华山抵抗一时，是万无一失的，又可向胡宗南报功。所以当我军解放华阴时，韩收集残部——保六旅旅部，一个特务营和专署一部分伪职员计400余人，逃上华山。

二

我路东总队奉命回师华阴后，任务是休整、剿匪、围困华山。为防敌人逃跑，我们增派一个连占领了华山东面通往陕南的皇甫峪口。原来围困华山的那个营，仍驻在华山脚下的玉泉院，担任上华山道路的警戒，就地整训，相机歼敌。总队部和其余部队均驻华阴县城内整训，派出少数部队进山剿匪。

华山，是我国五岳名山之一，位于西安城东200余里之华阴县城南，北依陇海铁路，南接秦岭，以其险峻抵拔而闻名中外。华岳有五峰，主峰为南峰、东峰和西峰。南峰分为落雁、朝阳、莲华；东峰和西峰，鼎峙耸立，高插入云，登临其顶，确有“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之感除主峰外，还有玉女、五云、天台等峰，人称中峰和北峰。华山的东、西、南三个方面都是层峦叠嶂，峭壁悬崖，雄伟壮观，无路可走。只有北面可以上山，人常说的“华山只有一条路”，这条路也是崎岖难攀的小道。有此险要道口，一人把守，万夫难敌。

华岳五峰，没有人家，都是道家化缘为生之地，山上住着几百名道士和道姑。各方教徒和信奉道教的人来往不断，香火极盛，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和有钱有势者，经常来这里朝山施舍。所以山上物质生活非常富有，有些老道竟成了富翁。围困华山的部队安置就绪后，一方面加强整训，另一方面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敌情。当时敌人为了减少吃粮，延长他们的抵抗时间，把山上的年轻道士驱逐下山，这正是我们了解山上敌人情况的有利条件，凡是从山上下来的人，我们都找他们谈话，了解山上的地形、敌人驻扎分布情况以及他们的思想状况等。经过调查得知，韩子佩带的保六旅旅部和大荔专署的伪职员驻扎在东峰、南峰；韩子佩住西峰；敌特务营营长带一个排约30余人驻北峰；特务营副营长指挥两个连沿北峰以下的道路设防，直至上山的路口。敌人认为华山只有一条路，依靠这个天险，解放军是飞不上来的，他们饱食终日，抽烟打牌，思想麻痹。我们还了解到各峰现存的粮食数字，估算大约够山上敌人吃1年零4个月。

敌情基本搞清楚之后，总队党委作了一次专门研究。我们曾设想了一些解放华山的办法，首先认为硬攻不利，长期围困也有困难，敌人的粮食够吃一年多，不能等待。第一步考虑到采取和平解放的方式，决定派保六旅起义的中队长孟俊甫和不愿逃上山的韩子佩的副官张道远上山劝降。孟、张登上北峰，便给韩子佩通了电话，说明来意，韩即下令将孟、张逮捕，就地处决。张道远遂惨遭杀害，孟俊甫由于在韩部时间长，熟人多，得到别人掩护，逃下山来。第一步算是失敌了。怎么办？经研究决定，重新再调查研究，了解是否有其它的登山路线，另辟蹊径，歼灭敌人。

一次，我和孟俊甫在华阴城墙上谈心散步时，提到解放华山

的办法，让他到群众中了解华山还有无别的小路（因孟是华山脚下人），他说，我小时候听大人说过，华山曾经被盗过，道人丢失了金条等贵重财物。但盗贼走的不是上华山的大路，至于怎样上去的，就说不清了。孟俊甫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可以断定华山还有路可上。孟俊甫还提到另一条线索，华山上中草药材，采药材的人也上去过，但这是极少数人，而且又是偷偷爬上去的。因为山上的稀有药材，道人不让外人来采。采药人都是利用雨天或有大雾天上去的。但又讲不清谁采过药。我认为这个线索很重要，可能是解放华山的一把钥匙。于是，根据孟俊甫提供的线索，总队党委立即开会研究，大家认为硬攻不行，劝降也失败了，长期围困更不是个办法，只有把上北峰的路找到，以少数部队偷袭控制了北峰，华山就能解放。会议决定，乘麦收季节，把部队撤开，到群众中开展广泛的调查工作。同志们一边帮助老乡收麦，一边调查询问过去华山被盗和谁曾上山采过药。调查结果，老乡们都能证实过去华山确实被盗过，但对于上山路线，谁也说不清。最后，在调查采药人时，摸到一个线索。有人说，在猩猩沟居住的王银生的父亲，曾上山采过药，现其父已故，老母尚在，还有王银生及老婆和一个孩子。这个线索，至关重要。我当即命令侦察参谋刘吉尧，带几个侦察员去猩猩沟找王银生。他们从华阴出发，穿沟越梁，找到了王家。三天过后，刘吉尧向总队部写了一份报告，内称：不仅王银生之父上山采过药，而且王本人也上去过，但王的工作一时做不通，主要是王母认为过去丈夫是上山采药摔死的，王银生又是个独生子，因此不肯答应。我看后立即带一个连，赶往猩猩沟。

王银生家一贫如洗，房子是在一块大石板上，用木棍支撑成三角架子，以树枝杂草盖顶，墙壁是用杂草捆绑立砌成的棚子。

棚子内支一口锅，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他家种的几块地，全都是从远处挑来的土倒在石头板上，所种的寥寥几株青苗，不是被大雨冲毁，就是被野猪啃光了，很难吃得上。实际上，王银生就是靠采药为生计。我们在三四天之中，主要是做王母的工作，说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打华山就是为解放这里的穷苦人民。另一方面，我们从物质上对他家给予帮助，送去了猪肉、面粉、粉条，并让他们全家和部队一起吃饭。王母看到解放军的纪律与国民党军队不同，说她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当时天下着大雨，战士们都住在露天，当她家的房子被风刮倒时，战士们连夜冒雨抢修。老妈妈从这些生动的事实中了解了我们，说出了她的心里话。自从王父上山采药摔死后，全家依靠王银生度日，她担心儿子再有个三长两短，后果无法想象。我当时告诉王母：请你儿子给我们带路，只是侦察路线，不是让他打仗。但老妈妈总还是不放心，最后我向老妈妈许了愿，如果万一有什么意外，我把老人家接出山，给她房子和地，政府给她养老，这样老妈妈才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对上山侦察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根据上山的需要，派人买来麻绳、竹竿、铁钩等，并准备了3天的干粮。老妈妈和王银生的女人整整做了一夜干粮。我同刘吉尧研究挑选了7个人，组成一支精干的侦察小分队。他们是刘吉尧、杨建东、路德才、杨党成、崔乾山、孟俊甫、杨自发。他们大都是连排干部，又是单独执行过任务的老侦察员，平时作战机智勇敢，其中杨自发是孟俊甫的通讯员，随孟一道起义的。王银生也有实战经验，他曾被国民党抓兵在中条山打过日本。侦察小分队共8个人，队长由刘吉尧担任，当时他年仅二十七、八岁，有胆略，遇

事稳重老练，善于分析。在解放战争中，他一直担任侦察工作，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曾经立过功。由于任务特殊，他们身上的行装很重，除携带麻绳等登山工具及干粮外，每人配备冲锋枪一支，盒子枪一支，手榴弹两枚。

当时交给侦察小分队的任务很明确，就是把到北峰的路找到。上山要小心隐蔽，团结互助，听从指挥，守纪律，不许开枪，不能暴露目标，只要踩出一条路，就算完成了任务。要他们完成了侦察任务后，就地隐蔽，监视敌人，然后立即派人下山联系。

这时，总队命令二营营长何信德同志带该营四连驻猩猩沟待命，接应小分队。若收到小分队找到了上山路线的通知，就指挥该连上山消灭北峰的敌人，同时报告总队司令部。

三

6月13日晨8点钟，小分队从猩猩沟出发了。我这时离开猩猩沟回到总队部，向总队党委汇报了小分队上山的经过，等候小分队的消息。

后来据小分队的同志说，他们从猩猩沟出发后，走了约3华里路，一面20多丈高的绝壁拦住了去路，这是攀登北峰的第一道难关——天井。天井是光溜溜的陡壁，没有一棵树木，间或有一块块石尖凸出来。王银生凭着多年登山的经验和技巧，背好大绳，用竹竿头上的铁钩勾住石头尖，一点一点的往上爬，当他上到了壁顶，就把大绳的一头拴牢，另一头甩下，随后大家一个一个地抓住大绳爬了上去。

天井过后，小分队仍步履艰难的向上爬着。约走五、六华里又来到第二道关口——独木桥。这里曾是王银生之父当年采药

的必经之路。当年的那根木头早已腐朽断掉了。沟宽约 3 丈，深 60 余丈，怎么办？王银生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对面石缝中挺立着一棵小松树，顿时喜上眉梢，他和刘吉尧商量了一下，就脱掉鞋袜，上到对面小松树相等的高处，用竹竿挑着大绳，对准小松树使劲一套，大绳一下子就套在小松树上，王银生拽紧大绳，估计一下小树的拉力大小，然后把大绳的这一端捆在腰间，倏地一下就悠了过去。他站稳脚跟，甩回大绳，大家也照着他的样子依次一个跟一个悠过了独木桥。当最后一个人刚过去，小松树由于身小根浅，加之多次摇摆，终于自动脱落，真是万幸。但是小分队返回的路没有了，这也是他们后来决定袭击北峰的原因之一。

闯过了两关，还有第三道关——吊石板。吊石板与天井类似，是一块光滑的青石板，只是稍低一些，约 5 丈高，仍由王银生赤脚先攀，固定好大绳后，大家依次爬上来，再向前走约 3 里便是青龙背，翻过了青龙背就是华岳天险之最——老虎口。

老虎口是北峰山腰的一条横槽，长三四丈，高不过 3 尺，犹如张开的虎嘴，下面沟深 200 丈，大家学着王银生的样子，面向深沟，背靠着山，弓着腰，右手扶着虎口“上唇”，左手踩着“下唇”，象螃蟹横行一样，小心地挪着脚步。

过了老虎口，便是二丈山，此山距北峰顶，只有 3 里横距。此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小分队都隐蔽在树丛中。下午 5 时左右，他们吃了些干粮，稍事休息，准备夜间继续侦察前进。

四

我们在山下急切的等候小分队的消息。可是第一天过去了，

杳无音讯，使人心急如火。那时，地方部队没有电台，也没有报话机，只靠步兵或骑兵通信联络。况且，小分队上山容易下山难，到现在没见人下山送信来，怎能不着急呢？到了第二天拂晓之前，也就是14日的夜间，哨兵突然听见山上传来枪声，我们都捏着一把汗，估计是小分队被敌人发现，因为他们的任务是隐蔽侦察，不准打枪。听见枪声势必是暴露了，侦察任务恐怕要落空，更重要的是这8位同志生死莫测。我们的心里非常不安，此时即便是派部队上山支援也来不及了，而且又找不到路，小分队又下不来，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踌躇之中。

上山的小分队虽然很顺利的完成了侦察路线的任务。可是他们下山的路断了，和山下部队无法联系，形势逼着他们当机立断，要用大智大勇不怕牺牲的精神，突袭北峰敌人。就这样，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英勇机智、以少胜多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

已是6月14日的黄昏前后，小分队到达北峰脚底，当时大家想的是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摆在面前有三个可能：一是天亮后，说不定会暴露目标，敌人居高临下，用手榴弹甩下来，我们全部会被敌人消灭；二是道路已断，返回去送信已不可能；三是我们已过了两天一夜，干粮吃光后会出现断粮的情况。刘吉尧认为，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袭击北峰。北峰只有敌人1个排的兵力，我们有把握把它消灭掉。只要占据北峰，小分队就有了立足之地。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了这个方案，认真地观察了北峰的地形。王银生生长在华山脚下，对地形十分熟悉，北峰庙、花儿岭、上天峰、三元洞等他均能说个一清二楚。他们将地形做了一番分析后，刘吉尧凭着以往的作战经验，又同大家一起研究了作战方法。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只能决定智取。具体办法是8

个人佯称4个排，两人为一排，一个人为一个班。顺序是刘吉尧、王银生为一个排，刘是一班，王是二班；杨建东、路德才为二排，杨是三班，路是四班；杨党成、杨自发为三排，党成是五班，自发是六班；崔乾山、孟俊甫是四排，崔是七班，孟是八班，以此迷惑敌人，大家分别把自己的排、班号记牢，并规定每组第一人为排长。编组后小分队向党宣誓：决心完成奇袭任务。

夜幕降临了，小分队隐蔽行进，到达北峰庙跟附近的时候，遇到一个楞坎，上面盖着一层一米多厚的红头刺芎，并挂着五颗手榴弹。刘吉尧不让大家动，他跑到前面，一个人跪在地上小心地解开手榴弹的拉火栓，顺利地排除了障碍，来到北峰道观附近。这里对北峰的上、下路口和北峰的庙门看得清清楚楚。在此，小分队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案，并作了明确的分工。由崔乾山封锁上西峰之路，不让西峰上的敌人下来；孟俊甫卡住老君犁沟，防止敌人沿路往下退，其余6人全部进院堵截。

这天晚上，敌人还同往常一样，虽是深更半夜了，仍在抽烟、打牌、说笑、打闹的乱作一团。他们的一言一语分队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同志们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到后半夜，敌人都已入酣，在门口的哨兵被寒风吹醒，他索性提着枪进入门内。就在这一刹那，小分队乘机面入，杨党成和杨自发守住大门，刘吉尧、王银生、杨建东、路德才冲进院内，分别隐蔽在东西两边的殿宇门口，原在门口站岗的敌哨兵进东殿后，点着灯，准备叫醒酣睡的敌兵换哨。刘吉尧乘机用枪刺挑开门帘，敌哨兵发现门帘抖动，便问：“干啥的？”“缴枪不杀！解放军到了！”刘吉尧厉声回答。敌哨兵刚要抓枪，“砰砰”两枪，敌哨兵立即倒在地上。这时刘吉尧高喊：“一排往上冲，四排打增援，二排打上殿，三排封锁庙门！”与此同时，西殿杨建东、路德才也开了

火。一瞬间弄得敌人不知来了多少人马，吓得乱叫“八爷饶命，我们投降！”刘吉尧厉声命令敌人不准带东西，拍着手出来，违者枪毙！敌人个个赤身裸体，有的拍着手，有的拍着屁股。到院子中间站队。俘虏迅速交由杨党成、杨自发看押。杨建东、路德才解决西殿敌人后，又堵住了上殿。刘吉尧、王银生收拾了东西厢的枪枝，也复向上殿，迫使敌人当了俘虏。清点数字时，却不见了敌营长和勤务兵，当我军全部占领北峰后的第二天下午，敌营长和勤务兵出来投降。原来敌营长当时听到枪响后，带勤务兵从窗户跳了出去，逃到树林中无路可走，加上肚子也饿了，才不得不回来投降。

驻在西峰的韩子佩听到枪声，打电话给北峰，询问情况。刘吉尧拿起电话回答：北峰你八爷占了，快下来投降吧！随即扔下了话筒，切断电线，拆开敌人的红被面，做了一面红旗，插上了峰顶。天亮后，山上深受韩子佩军队之害的道人们纷纷跑来祝贺。他们把小分队比作“天兵天将”，“救命恩人”。有些年轻道人，还主动提出要帮助小分队看管俘虏。

夺取了北峰，获得了解放华山的主动权，但小分队这时的负担很重，本来只有8个人，在战斗中杨党成又负了重伤。两天两夜的艰苦攀登和紧张的战斗使得他们都很疲劳。山上山下的敌人还未彻底消灭，而且还有看管俘虏的任务，和山下的联系又中断了，从原来攀上来的路下去送信，根本不可能，西侧虽有下山的正路，却被两个连的敌人把守着。看来只有打开西侧下山的正路，歼灭北峰以下的敌人，才能和山下取得联系。时间不等人，小分队当即研究决定，由杨建东和一个道士看押俘虏，崔乾山、孟俊甫阻击苍龙岭以上的敌人，其余几个向北峰下面第一道防线群仙观约两个排的敌人发起攻势。枪声一响，群仙观、千尺幢的

敌人早已吓破了胆，他们在连长耿耀民带领下，全部缴械投降。刘吉尧向他们宣布了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老实投降者给以出路，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不愿回家的可以加入解放军。同志们押着俘虏，经群仙观、千尺幢到百尺峡，旋即向青柯坪守敌打了数枪，敌人仓惶从三皇后、毛女洞逃出，途中经五里关，被我一营发现，遭我八二迫击炮轰击，其余在皇甫峪向我三连投降。

15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驻玉泉院一营派人送来的信，内称北峰以下的敌人全部下山投降，并说北峰已被解放军占领。这时我才知听到的枪声，就是小分队进攻北峰的枪声。见到信后我欣喜万分，一面令部队对俘虏进行收容安置，一面组织队伍立即上山接应小分队。命二营抽调一个连，一营抽调两个连，由总队政治处主任邓远带队上山，增援北峰。

五

邓远同志带3个连的队伍上到北峰后，首先代表总队党委向小分队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称赞他们为人民立了功。接着根据当时的情况，将部队摆开，把火力点布置在敌人的面前，使西峰完全置于我火力控制之下。同时，派人将总队敦促投降的信交到韩子佩的手中，要韩立即答复。韩口头说投降，原意在拖延，过了一天无行动。第二天，我们又派王银生到西峰劝降。王到金锁关时，敌人对王进行了全身搜查，才让王上了西峰。一进西峰道观大院，只见院中摆着一张方桌，一把黑色太师椅上，坐着白头发、串脸胡，肥头胖脑的韩子佩。韩两侧分立20余名士兵，握着手枪，杀气腾腾，表露着虎死不失威的凶狠气焰。王银生自称是解放军担面来到北峰的，被派来送口信，要

韩立即投降。韩子佩故作镇静地问：北峰有多少解放军？华阴城内有没有？哪些地方解放了？……王银生将我军的实力告诉了他。其实，韩子佩已知他已无路可走，只有投降这条路。韩问罢，写了一封信，说明日12点，在五云峰缴械投降。

王银生回到北峰，向领导汇报了劝降经过，并交上了韩的回信。邓远即刻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确定了第二天收枪的部署，每连抽10名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组成一个突击队，由刘吉尧带领去收枪。同时，把机枪架在三元洞，在情况变化时，以火力支援。

韩子佩在缴枪上要尽花招，他信中说在五云峰，一会儿又说在金锁关，后来又改在无上洞。第二天，小分队和突击队到了无上洞，一名敌副官交出一张武器弹药清单，计有：步枪40余枝，机枪2挺，卡宾式冲锋枪4支，盒子枪23把，八音、左轮手枪15把，各种子弹7000余发，大刀13把，无线电台、收音机各1部，还有其它物资。此后，韩子佩即带部下百余人到北峰就降。

华山刚解放，敌保六旅逃往商洛的一个团，被我商洛地方部队消灭一部，余部从洛南的孙家师、东桃子翻越秦岭，又逃回华山脚下的皇甫峪，经我几次打击后的这股敌人，已成了乌合之众，溃不成军，和我军一触即溃，被俘400余人，缴枪数百支，敌团长姜炳功被当场击毙。至此，智取华山的战斗胜利结束。

智取华山是一曲军民团结，共同战斗的胜利凯歌。战斗结束后，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带一个电影队慰问部队，并在华山上拍摄了我军（原部队）消灭敌人（原部队）的实战纪录片。西北野战军前委授予小分队8位同志为全军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其中刘吉尧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的称号。

更令人难忘的是，当《智取华山》的故事片拍成后，第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放映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前来观看，我就坐在

他的身后，他亲切地对我说：“听说你是这次战斗的指挥者。”我回答说：“当时我在总队任政委。”总理要我把智取华山的战斗经过联系故事片的情节，向他介绍一下。于是，我就将战斗的全过程及当时敌我双方情况、华山地势等，一边看电影，一边介绍。我特别说明，华山的地形非常险要，只走一条路是根本打不上去的，我们的7个侦察员就是在一个当地老百姓带路的情况下奇袭敌人的。总理关切地问：“那个老百姓现在干什么？”我说：“华山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总理又问：“你和他们有联系吗？”我说：“没有了，听说有几个还继续留在部队工作，有的退休回家了。”总理说：“要关心他们，把他们安置好，他们是为人民立了功的。特别是那个老百姓，是解放华山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是完不成任务的。”总理的指示我铭记在心，以后我按照总理的教导和这些同志经常保持联系，并且鼓励他们，要永远牢记这段光荣历史，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为人民立新功。

智取华山的战斗，将永远载入西北解放战争的史册！

鏖战渭原 威震西北

徐立清 张文舟

1949年4月，继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又一举突破了蒋介石自诩坚固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上海。同时，我华北野战军又于4月24日攻占了阎锡山的老巢太原；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月解放了古城西安。在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处于穷途末路的蒋介石退守西南，寄一线希望于仍盘踞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身上。梦想以他们残存的40几万军队，保住西北，屏障西南，苟延残喘。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中央军委决定迅速挥师西北，调华北十八、十九兵团归第一野战军建制，从太原开赴陕西关中作战，会歼胡宗南、马步芳集团。我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的总兵力，由原来的22万人增加到42万人，为进行大兵团作战，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胡马联合 反扑西安

在蒋家王朝行将灭亡的前夕，盘踞青海数十年的封建军阀马步芳，还在野心勃勃，妄图把魔爪伸向关中，控制全西北。他唆使宁夏军阀马鸿逵向蒋介石提议派遣宁、青两省部队协同胡宗南

重占西安，以做立足之地。这一点正合蒋介石心意，当即应允，并促其早日出兵。于是马步芳便集中主力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组成陇东兵团，由其子马继援担任司令沿西（安）兰（州）公路、泾河东进。马鸿逵则以一二八军和十一军组成援陕兵团，由卢忠良担任司令，沿西兰公路南侧并进。两马商定，首先夺取咸阳，以一部偷袭西安，然后将主力越泾河，在三原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与我军主力决战。

蒋介石还急电已败退西府地区的胡宗南，命他立即回师同两马的作战行动配合，反扑西安。胡宗南即令裴昌会组成了“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令其陇南兵团的一一九军配合青马骑八旅夺取咸阳，并指挥其三十六军、六十五军沿渭河南岸进逼西安。这时，青、宁两马主力已沿西兰公路进至乾县、永寿地区。马继援兵团在左，卢忠良兵团在右，气势汹汹向礼泉、泾阳一线我第一野战军三军和四军的部队猛扑过来。

彭德怀司令员及时告诫部队，胡马联合反扑西安，气焰嚣张，必须百倍警惕，严阵以待。他反复研究了胡马部队的作战特点，并鉴于我华北部队尚大部未到，以现有兵力难以全歼敌人。决定“引敌深入”，放弃泾、渭间三角地区。改变了原定“阻胡歼马”的作战计划。一面命令王震、许光达同志的一、二兵团主力分别撤至周至、户县、泾阳、咸阳一线，准备防御，争取时间，待机破敌；一面命令正由太原开来的十八、十九兵团昼夜西进。

我十八兵团在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同志指挥下，执行彭总紧急命令。在“消灭胡宗南，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口号鼓舞下，加快了行军步伐。指战员们冒着炎夏酷暑，日行80里，最后两天达百里。6月7日，六十一军一八二师首先到达西安，24日

兵团全部到达西安附近集结。另一路十九兵团在杨得志、李志民同志指挥下，正从禹门口渡河西进。关中的6月，艳阳高照，人民锣鼓喧天，张灯结彩，热烈欢迎华北解放军部队的到来！

6月10日，胡马所部趁我立足未稳，联合向我逼进。位于渭河南岸之胡宗南所属三十六军一六五师，孤军进入眉县东南之金渠镇。王震同志及时抓住战机，指挥第二军将其大部围歼，俘敌2300人。待敌三十八军、六十五军援军赶到，我军已转移到周至县的哑柏镇一带。这时，位于渭河以北之胡马所部，向我全线展开进攻。骄横的马继援，恃其骑兵优势，凶猛地向我多次发起进攻。6月11日，我三、四、六军对马部第一二八军、十一军及一〇〇师、二四八师、骑八旅进行了顽强阻击，杀伤千余人后，即按预定计划转移。马部发现我军东移，遂配合胡宗南向咸阳进逼，形势十分紧张。

为打击马继援部的嚣张气焰，我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奉命增援咸阳。该军除留一八二师守备西安外，军长韦杰同志亲率一八一师、一八三师昼夜兼程，一八一师于6月12日拂晓首先渡过渭河赶到咸阳。战士们一放下背包，立即抢修工事进入阵地。一八三师在咸阳西南布防，以掩护侧翼安全。攻守兼备的一八一师在咸阳城郊全线展开，五四一团在北，五四三团在西，五四二团在东北，依托原有碉堡、工事，构成以咸阳为轴心的半圆形防御。当天下午，马继援的骑八师3个团多路向我阵地发起猛攻，炮火连天，刀光闪闪，敌人嚎叫着向我反复冲锋。我防御部队沉着应战，以密集的炮火打得敌人尸横遍野，少数冲上来的敌人也被我反冲锋部队消灭。打到黄昏，敌人攻势受挫，遂退回北塬、石村一线。我一八一师党委连夜开会，适时总结经验，进行痛歼马部骑兵的动员准备工作。13日晨，兵团周士第司令员与一野李失克

副参谋长等首长来到咸阳前线视察，表扬了作战有功部队，鼓舞了士气。

在我军积极布防的同时，青马八十二军正由礼泉前开，于下午5时到达上兆、五冢一线，向我展开全线进攻。敌二四八师攻我东北，一〇〇师攻我正北，一九〇师攻我西北，妄图一举夺取咸阳。各路进攻之敌，以密集队形蜂涌而来，尤其东北、西北两路敌军，以整营兵力作连续性的集团冲锋。我军顽强阻击、奋勇拚杀，颗颗炮弹在敌群中猛烈开花，打得敌人四散奔逃，一批批垮了下去。战斗从下午打到黄昏，又从午夜打到次日拂晓，历13小时之久，毙俘伤敌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伤）以下2000余人。一贯妄自尊大的马继援碰壁之后，仍不服输，命令其一〇〇师、二四八师、骑八旅携带渡河器材，分两路向我泾河防线之临泾渡和修石渡进犯。妄想从侧翼迂回，配合胡宗南夺取西安。我二兵团三、四、六军针对敌人意图立即全线展开出击，有力地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再次挫其锐气。这时，胡马所部发现我华北兵团已集结，感到形势不利，遂放弃攻取西安计划向后撤退。联合作战失利，使胡马之间矛盾加深，互相猜忌，谩骂不休。

猪马打胡 各个击破

在击退胡马军联合反扑之前，我华北、西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关中。我野战军所属一、二、十八、十九兵团总兵力达33万人。胡马总兵力虽仍有四十几万人，但高度分散于西北五省，同我在关中对峙的仅有9个军20万人。从各种火炮对比上看，我与敌火炮数量对比是3.6：1。特别是由于巩固了西安，铁路迅速退车。在地方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热情支持下，粮食、弹药

补给、伤员转送都比过去顺利得多。在此大好形势下，彭德怀司令员按照中央军委给予西北的作战任务，决心部署新的重大战役，首先解放关中，歼灭胡宗南集团。

胡宗南为准备同我军决战，也重新调整了部署。除以陇南兵团王治歧部据守扶风、岐山地区外，将主力十八兵团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从渭河南岸北调于武功以西、扶风以南、渭水以北地区布防；将三十六军、九十军位于眉县以东地区；而将青宁两马兵团摆在彬县、永寿及麟游西北地区。整个部署形成一个口袋，妄图诱我进入渭河谷地，借马部之力，打击我之侧背。

为了共商破敌大计，野战军前委于7月6日在咸阳十八兵团司令部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先打胡”的方针，彭德怀司令员于6月下旬向各兵团首长发布消灭胡宗南的部署。要求各兵团务于7月8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并切实检查。到会同志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胡宗南集团兵力集中，但缺少战役预备队，遭我包围无兵可摆；青、宁两马兵退麟游山区，同胡宗南集团中间空隙较大，便于我军进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在具体打法上，多数同志同意集中兵力“箝马打胡”。个别同志主张迂回敌后，直取汉中，调动敌人，以便乱中歼敌。

彭德怀同志认真听取大家意见，不断完善作战方案。他说：“消灭胡马集团要各个击破。目前向谁先开刀呢？应先向胡宗南开刀，把胡宗南主力歼灭于武功、宝鸡、周至、眉县地区。暂时不打汉中，以免过早威胁四川，影响西南全局。我们总的口号是聚歼胡马集团消灭胡宗南！作战方针是‘箝马打胡’，力争在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主力”。接着，阎揆要参谋长按彭总的作战部署下达了各兵团作战任务。十九兵团附骑二旅，于7月10日进至乾县、礼泉、口头镇及其以北高地，构筑工事，阻击马部，

保障主攻部队侧翼安全；二兵团由礼泉附近出发经乾县、武功间，通过临平镇、法门寺迅速突进，直插青化镇、益店镇占领罗局，断敌退路；十八兵团除六十一军两个师守备西安外，另附一兵团之第七军由咸阳、兴平地区沿西（安）凤（翔）公路西进，从正面发起进攻，首先歼灭漆水河西岸武功南北线之敌，尔后向扶风以南之午井镇地区攻击，配合二兵团歼灭胡宗南十八兵团主力；一兵团所属一、二军由户县、周至沿渭河南岸西进，歼灭敌三十六军和九十军，得手后迅速占领益门镇，断宝鸡之敌南逃退路，并相机策应渭河北岸作战。彭总特别提醒许光达同志说：

“最关键是你们二兵团。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隐蔽进军，第一天到达临平以东，第二天猛进占领青化镇、益店镇后即向罗局镇进攻，抢占蔡家坡，一直打下去。”并号召各兵团协同一致，为基本解决西北问题而勇敢战斗。

7月8日，二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在言村召开。执行穿插任务交给哪个军呢？许光达司令员反复考虑，决定由四军来完成。四军是陕北红军的老部队，在创建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功勋卓著。全军上下曾一致请战要求打硬仗。任务交给四军后，三、六军的领导同志积极支持四军打先锋，并要做坚强后盾。六军军长罗元发建议四军开进要快要猛，并注意对扶风、岐山方向进行严密侦察。首长的殷切希望和兄弟部队的热情关怀，使到会的四军领导十分感动。该军政委张仲良对兵团王世泰政委和徐立清副政委说：“请首长们放心，我们一定连续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敌人，保证战役任务的圆满完成。”随后，张仲良政委和孙超群副军长对营以上干部进行紧急动员，要求全军指战员明确担负敌后穿插任务的艰巨性和光荣性，要准备打恶仗。接着立即派出由十一师三十二团副团长刘占荣带领的侦察队，携带

电台深入敌后，查明益店、罗局的敌情，为制定全军开进路线提供情报。战前各个连队都进行了诉苦复仇教育；研究了战斗方案。指战员们磨刀擦枪，部队士气高涨。

此刻，我英勇无畏的侦察兵分队正隐蔽深入到敌人后方。按照彭总的再三嘱咐，除由三军、六军对麟游以北地区实施侦察外，四军各师均派出了侦察分队。十师三十团李有益副团长和该师二科鲁增副科长带领的侦察兵，深入青化镇附近俘敌多名，查明了法门寺、益店、青化镇一带情况，对引导部队迅速开进创造了条件。

战役打响前，为迷惑敌人，隐蔽作战意图，我军担任助攻的部队从南北两翼开始了行动。7月10日，北线的十九兵团按计划进入阵地，摆出要进攻的样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而担任卫戍西安的六十一军则向子午镇发起进攻，使得胡宗南一时摸不清我军总的作战意图。敌十八兵团前线指挥官李振曾说：“共军即使快速，也要三天才能到达益店、罗局。”

奇袭罗局 断敌后路

烈日炎炎、暑气蒸人，准备穿插作战的我二兵团指战员精神抖擞、整装待发。

7月10日，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和王世泰政委以十分严肃的表情，在礼泉城东一个窑洞中对到会的军师干部说：“我们决不能辜负彭总的期望和兄弟部队的信赖，坚决堵住敌人！”要求部队下午7时出发，向临平以西、漆水河以东地区集结，在封锁消息的情况下隐蔽开进，11日20时发起进攻。他问到会的四军张仲良政委说：“四军第一梯队是哪个师？”张答：“由十师担任。”许

司令员当即命令：“明日傍晚隐蔽前进，12日拂晓拿下罗局。”

十师师长刘懋功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走到地图前看了看，有150里路程。他心想边打边走，一夜赶到有困难，便向许司令员说明情况，建议实行轻装，提前出发。许司令员同意了他们的方案，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要坚决完成任务，按时夺取罗局！”

当天下午5时，四军各师由礼泉地区到乾县至临平一线集结。接着于11日下午4时按照军的部署，首先由十二师夺取临平，掩护主力开进。担任尖刀任务的十师部队，分成三个梯队，在师长刘懋功、政委左爱率领下，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在师侦察部队沿途配合下，迅速从临平北黑山、尹家堡、断桥一线出发。以三十团为前卫，师指挥所、二十八团、二十九团随后跟进。经过天度镇，绕过法门寺，于7月12日凌晨进至青化、益店。刘懋功师长带领三十团三营走在最前边。部队行至帮家沟原畔时，与敌浞水警戒哨兵接触，当敌人问话时，刘师长让连长李国斌回答敌人是自己人，以欺骗敌人。随即指挥部队跃出沟畔冲了上去，抢占了道路。全团40分钟就翻过了长达三四里，深300多米的大沟，涉过齐腰深的浞水。以突然动作打垮了该地企图阻我过河的一营敌人。夺取了我军必经之地——北营，为后续部队开进扫清了障碍。同时，我十一师也取道清水营、寺背后西进。击溃敌一九一师七五二团三营，于12日晨3时赶到益店地区。我十一师三十一团二营佯称敌军番号，机智地骗开益店城门，俘陕保二团30余人及王治岐部90余人。全师随即渡过浞水，于凌晨4时半与十师靠拢，并肩向罗局新集攻击前进。

十二师在十一师左翼行进，于12日6时到达益店以西构筑工事，并向岐山方向警戒。

四军的三支穿插部队犹如三把锋利的钢刀直刺敌人的心脏。

特别是十师指挥果断、机智灵活，行动快速。全师于12日晨7时一举占领咽喉重镇罗局；二十八团又连续追击敌人20余里，控制了南罗局；该师适时捕捉战机，派出二十九团二营从罗局下堰，夺取眉县车站。总之，四军以12小时推进了150里，完成了切断宝鸡、断敌退路的战役计划。消息传到野司，彭总十分高兴，当即通令全军加紧合围，歼灭敌人，力争一举成功。

前后夹击 分割包围

巍巍秦岭、滔滔渭河。扶眉战役的炮声在关中大地回响，震撼着八百里秦川。

7月11日20时，我担任正面主攻的十八兵团，分成左中右三路，沿咸（阳）凤（翔）公路及陇海铁路两侧从东向西攻击前进。七军从左翼直插兴平；右翼的六十军及一八三师翻越两岸陡峭的漆水河谷，于12日晨8时插入武功、扶风之间的杏林镇，歼敌一七七师、二四七师各一部。并迅速攻占绛帐镇。中路的六十二军，夺取了武功，歼敌二四四师一师。敌李振兵团及王治歧部一一九军闻风丧胆、一触即溃，想逃跑也来不及了。至此，敌三个军被我三面合围，已成瓮中之鳖。12日晨7时，敌人散乱成数路纵队，正沿铁路经白杨树西逃，我在罗局一线严阵以待的四军十师，在刘懋功师长的指挥下，以三十团全部、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各两营的兵力，以猛虎扑食之势直插敌群。拦头截腰，打乱了敌人部署，在敌人的一片混乱中，勇猛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很快全歼了敌人先头六十五军之四七九团，击毙团长于健英，俘敌千余人。

这时，敌人发觉了后路已被切断，遂调整部署，在炮火掩护

下，先以六十五军、继以三十八军向我轮番冲锋，妄想突围。我四军十师、十一师顽强奋战，同敌人反复拼杀，坚守着罗局一线。广大指战员在“堵住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忍受着炎热和饥渴，没有人叫苦。子弹打完了甩手榴弹，手榴弹打完了就用铁锹、枪托和敌人拼，寸土不让，誓与阵地共存。三十团阵地受到了敌人大的压力，经连续反冲锋，一、三营伤亡很大。中午12时，敌人又以密集队形向我刘家堽阵地冲上来，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四军孙超群副军长来到了前沿，见此情形，立即调十一师三十三团、三十一团两个营、三十二团一个营归十师指挥，不断反击敌人。在浍河畔指挥战斗的刘懋功师长由于连日指挥作战，熬红了双眼。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主动向刘师长请战，奉命带部队从敌人侧后打过去，以削弱敌人的进攻。久经战火考验的王学礼，机智地带领部队从一片玉米地里向敌人包抄过去，把敌人拦腰切断压下堽去，从而巩固了阵地。此刻，敌六十五军一个团正向眉县火车站连续反扑，想从那里打开一个缺口向西逃跑。坚守车站的十师二十九团二营，虽三面受敌，伤亡很重，但在营长折仲恺带领下，坚定沉着，相互支援，打得勇猛，守得顽强。连续击退敌人8次冲锋，毙伤敌300余人。该营五连守卫在一块坡丘上同敌人反复拼杀，最后打得仅剩5个人，在连长纪长富指挥下，仍使阵地屹立不动。

正当四军同企图突围的敌人浴血奋战时，二兵团首长及时调动三军、六军从青化镇东西一线，向南攻击敌人的侧后，使敌人更加混乱。当我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来到杨寨村时，杨得志司令员率十九兵团的部队也路过这里。当他听说该部原系教一旅的老部队时，十分高兴，立即在村头一棵大树下接见了全团连以上干部。指战员们看到杨司令员矫健的身躯，看到一门门油光铮亮的

大炮，无不欢欣鼓舞，对这次战役增添了必胜的信心。经数小时的激战，我三军九师攻占了扶风县城，迫敌王治岐之一一九军残部仓皇向西南突围。从而打乱了敌十八兵团阵角，造成敌军自相践踏，全线溃乱。武器、辎重遗弃无数。我六军则乘势攻占午井镇及其以西之高王寺。接着，我十七师四十九团奉命攻取相国寺。在二营执行突击任务时，敌人先占据了有利地形，以密集炮火掩护，阻击我军前进。我几次攻击均未得手。程悦长师长和张世功政委在聂风炎团长陪同下，亲临前沿观察。决定采取正面佯攻、背后突击的办法消灭敌人。攻击任务交给了四连。连长张来贵带着部队向侧翼运动时被敌火力拦阻，部队伤亡很大，两个排长牺牲了，全连只剩下22人，张来贵也负了伤。但当他看到敌人的机枪喷吐着火舌，战友们每分钟都在流血牺牲时，忘记了自己的伤痛，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战斗。他命令一个班作掩护，亲自带领一个突击班从侧面突然攻入敌阵，然后连续8次打退敌人的反冲锋，巩固了阵地。有力地配合主力全歼敌人1个营，占领了相国寺。

在我十八兵团和二兵团前后夹击下，困守渭河以北的敌人十八兵团三十八军、六十五军及王治岐之一一九军，被我歼灭过半，已溃不成军。12日15时，我军及时发起总攻，攻占了李家塬，将该敌压到午井镇以西、罗局镇以东、高王寺以南的渭河滩上，除一部分残敌泅渡渭河南逃外，全部就歼。当晚，我军十八兵团与二兵团在罗局、午井地区胜利会师。

全歼逃敌 大获全胜

我位于渭河南岸的一兵团，在王震司令员指挥下，于11日将

辛口子、黑山寺之敌一二三师一部歼灭后。一、二军主力即沿长益公路及秦岭北麓齐头并进。12日歼敌九十军之二十四师和六十一师一八一团、一八二团，占领了哑柏镇、横渠镇诸要地。鉴于敌全线溃退，我军决定不顾一切疲劳饥渴，冒着酷暑追歼逃敌。我一师三团全部、并指挥二师四团和六团三营，沿公路向槐芽、蔡镇、眉县追击前进。先头部队进入槐芽、蔡镇以东，歼俘由渭河北岸泅水南逃之敌500余人。敌三十六军残部越秦岭南逃。我三、四两团分别进抵眉县东西地区时，正遇敌三十八军、六十五军和一一九军残敌从渭河泅渡上岸，当即发起多路攻击，敌军失去指挥，士气颓丧，乱作一团，被我一一缴械，生俘了8000余人。

我军浩荡的队伍夹渭河两岸向西挺进。7月14日，我二兵团相继收复岐山、凤翔，再克宝鸡；一兵团也胜利占领宝鸡以南之益门镇，胡宗南损失惨重，兵退汉中。至此，扶眉战役胜利结束。我军歼敌4个军，共4.5万余人。在指战员们的胜利欢呼声中，彭总高兴地说：“这才叫全胜！”

扶眉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是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卓越指挥下，执行“箝马打胡”的正确战役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打歼灭战的胜利！扶眉战役的重大意义，不仅是打垮了胡马联盟，使关中地区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为解放全西北、支援西南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不久，我西北人民解放军便依关中为前进基地，继续乘胜进军，胜利解放了整个大西北。

注：本文作者徐文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兵团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兵团政治委员。

张文舟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兵团、西北野战军参谋长，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二兵团参谋长。

罗局截击战

高锦纯 刘懋功 左 爱

罗局镇截击战，是扶眉战役的关键性战斗。它是第一野战军二兵团第四军打的，取得了大胜。这个胜利是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取得的。今天回忆起罗局镇截击战时我军当年英勇作战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彭总对扶眉战役精心运筹、英明指挥的形象，仍在我们脑际萦回，令人十分感念！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部已被我第一野战军打得狼狈不堪，退踞凤翔、宝鸡、五丈原地区，妄图凭险顽抗。但是这却使“二马”的陇东、陇南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因此“二马”向蒋介石连连叫苦不迭。当时正值我二、四野战军南下，我华北十八、十九兵团尚未西渡黄河入陕。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命令胡宗南同“二马”联合作战，重占西安，控制关中，迟滞我军解放大西北，并东出河南，牵制我二、四野战军南下；让逃跑到汉中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人员复转宝鸡益门镇，随时准备返回西安。胡宗南退据汉中的计划被突然打乱了，很是不满，但又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胡、马各怀鬼胎和

“二马”同床异梦的情况下，他们勉强达成协议：胡宗南出4个军沿陇海线推进，“二马”各出两个军沿西兰公路推进，先夺咸阳，后取西安。

6月初，胡宗南的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由裴昌会指挥出动了蒋军十八兵团的3个军（即三十八军、九十军、六十五军）和宝鸡指挥所直接指挥的一一九军和两个骑兵团，共约9万余人，分别由渭水两侧向扶风、眉县、周至、武功之线推进。

马继援的青海兵团出动两个军，即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马鸿逵的宁夏兵团出动两个军，即十一军和一二八军，先后沿西兰公路向乾县、礼泉推进。六月中旬，马继援部直扑咸阳时，被我十八兵团先头部队当头一棒打得缩回永寿、崔木镇地区。这时，敌一一九军见势不妙，立即由兴平的马嵬坡退回武功、扶风地区。胡、马相互形成犄角之势。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实际上是虚张声势，随时准备逃跑。

我们第四军3个师（十、十一、十二师）于6月中旬完成掩护十八、十九兵团渡黄河集结任务后，7月初根据第一野战军咸阳作战会议“籍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和兵团指示，把部队由泾阳推进到礼泉城西和城南乡村，隐蔽待命。对这两股敌人，究竟先打哪个？后打哪个？还是双管齐下？正当我们作各种猜测时，总部下达了“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指令。兵团部给我们四军的任务是：先促占益店镇，尔后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切断陇海路，阻击敌人向宝鸡撤退，配合主力歼敌于渭水以北地区。

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向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让同志们深刻领会总部的战役意图，体会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作出“籍马打胡”决策的英明远见。指战员们知道我们十八、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序列，对胡、马两军，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

都处于优势，问题不是能不能吃掉他们，而是怎样全部歼灭。于是对完成截击战斗任务，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二

战斗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通知我们去礼泉附近的官村兵团部开会，许光达司令员、王世泰政委主持了军事会议，传达了野战军总的战役作战计划：以十九兵团及骑二旅推进到乾县、礼泉、泾阳县口头镇一线，对付“二马”，保证主力部队右侧的安全。我十八兵团及一兵团的第七军，除两个师守备西安外，主力沿咸(阳)凤(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向武功、扶风杏林镇和午井镇敌军进攻。我一兵团（欠第七军）由户县沿渭水南岸向周至、眉县敌军进攻，策应渭水北岸我军作战，尔后进占益门镇，断宝鸡敌军南逃退路。我二兵团的第三军向扶风县城敌军进攻，第六军进攻岐山县青化镇以南之敌军。我们第四军的任务是，必须于7月11日夜晚接近敌人，12日拂晓以主力攻占岐山县的益店镇，然后夺取罗局镇，并攻占眉县车站，迎头堵住敌人，配合主力部队全部歼灭胡军。怎样完成这个战斗任务呢？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迎头截住敌人；二是如何堵住敌人的退路。这两步能否完成，是决定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我们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当时昼长夜短，一夜要完成150余华里急行军任务是个大困难。这个难题促使我们去动脑筋，想办法，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兵分两路，齐头并进。得到上级批准后，我军于7月11日下午4时准时出发，3个师各自沿着自己预定的路线，在群众的引导下急行军前进，连队指挥员根据地形，随时加快速度，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太阳快落山了，我们站在高处回头一看，只见飞扬的尘

烟伴随着漫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奔向前方。入夜后，只能看见近处的幢幢黑影，“唰唰”的脚步声成了战士互相联络的讯号。当我十师三十团先头部队到益店镇附近时，抓到了敌人一个哨兵，从他口中获得了镇内守敌情况和敌人使用的口令，我们从敌守军西侧顺利通过。当十一师三十一团先头营从益店镇东边通过时，被寨中守敌发现，我前卫营连队指挥员非常机警，立即设法智取，他们冒充敌军，骗使敌人相信打开寨门迎接。我军一涌而入，未响一枪，迫使敌人一个连全部缴械。随后，又未费一弹，俘获了路经益店的敌人一个新兵连。在此之前，十二师在越过漆水河时，还消灭了敌军一个骑兵侦察队。我军的这些小战斗，使敌人失去了耳目，对保证我军顺利前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

益店镇是通往我军预定作战地区的门户。7月12日3时，这个门户被我们打开后，我军就很快在广大的正面上展开兵力实施机动作战。十师鉴于十一师因处置益店敌人，耽误了一些时间，他们就果断地一往直前，未拘于二梯队的任务和位置，主动同十一师共同担负了一梯队的任务。十师主力以罗局镇为目标，同时命令二十八团从右侧直取眉县车站。十一师看到十师直奔罗局镇，就从十师左翼攻击小寨。三支部队齐头并进，两个主力师并肩作战。走在十师最前而的一支轻装部队，象离弦的利箭一样朝着目标飞去，这就是负有“尖刀”任务的三十团前卫营和十师指挥所人员。他们对及时查明敌情和地形，掌握战斗主动权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十师部队急驰赶路时，在前进的路上又遇到了一道较大的障碍，刚发洪水的渭河水深、浪急、岸陡，拦住了部队，

战士们来不及寻找桥梁就涉水强度，大家用绷带结成长练斜横两岸，然后手拉着长练渡河。强渡渭河，虽说给部队带来一定困难，但也给部队带来了好处。因为在关中平原的盛暑天气，坐在家里也会汗流浹背，长途行军口干舌燥的战士，更需要水。即使渭河河水泥浊，大家痛饮一顿，也感到分外香甜。黎明将临，一夜急行军使大家极度疲劳，向罗局镇原上挺进，爬坡时两腿象灌了铅似的沉重，指挥员虽然不断发出“跟上、跟上”的口令，然而大家多么盼望能就地休息一会，恢复一下疲备的体力啊！正行进间，突然从罗局镇方向传来了枪声，这是我们先头部队同敌人警戒部队打响了。这枪声驱散了人们的疲劳，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起来，十师先头营刚爬上坡就同北营村敌警戒部队遭遇，敌人还没有弄清情况，就被我军一个冲锋击溃。我军追击到南堡子原边时，又发现敌六十五军前卫部队沿铁路两线撤退，十师三个团的先头营立即主动向敌人先后发起冲锋，从原边三处地段扑向川里，分别朝敌军行军纵队的头部、腰部、尾部一齐猛击，如洪卷沙，势不可挡，一小时的激战就全歼退却的敌人前卫团，俘虏1300余人。这时，十一师也向小寨敌三十八军侧卫部队进攻，十师所指挥的十二师一个团也向蔡家坡、虢镇方向警戒，保障主攻部队右翼安全。我军7月12日拂晓突然在罗局、眉县车站等地出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散六十五军撤退的前卫团，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根本没有预料到我军如此神速地出现在他们的后方，截断了他们往宝鸡的退路。因而惊慌失措，不得不缩回于家堡、李家原等地区。我军立即调整部署，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敌六十五军、三十八军突围逃窜。十师控制的地段正是陇海路西安至宝鸡的咽喉部分，这里北临高原，南临渭水，宽不过1300多米。十师主力部队控制原边的南堡子、高家、刘家原等高地，

在川里以一个营占领眉县车站，另一个营坚守车站以东的一座铁路桥梁，构成纵深配备。我军一个师堵在这里，敌人插翅也难飞过。

当我军完成第一步截击任务后，总部接到我军截断陇海路、占领眉县车站的捷报，立即向全军人员发来贺勉电令，鼓励我军再战再捷。军首长也及时对十师表彰鼓励，同时又强调完成第二步阻击战的重要性，并提出“不让一个敌人通过”的战斗口号。十师抓住这个机会，立即向部队传达并作新的动员，激励全体指战员更好地完成阻击任务，有些连队还表示同阵地共存亡、寸步不让等决心。与此同时，敌人深深感到灭顶之灾将至，不顾一切地向我军拼命冲击，妄图冲出一条退路逃走。可是，敌军一次次冲击，都被我军打退了，在一天当中，我军共击退敌军 9 次进攻。其中最凶险的一次，是在当天下午 3 时左右，敌六十五军集中炮火和大量兵力向我三十团三营原边高地阵地进攻，同时又向我二十九团坚守铁路桥梁的二营进攻，企图孤注一掷，打开逃窜的缺口。我军也知道，如果让敌人得逞逃走，我们就会前功尽弃，使胜利转向失利。在战斗紧急的情况下，三十团使用了预备队，师政委当时也组成了以警卫、通讯人员为主的小梯队，去支援连队。即使这样，仍不能改变危局。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十一师三十一团奉军部命令及时赶到，在十师统一指挥下，从三营左侧向敌人侧背出击，配合十师三十团同敌军经过一场恶战，终于击退了敌人。这时，在渭河南岸的敌九十军和逃来的两个骑兵团，只是隔岸观火，不敢北渡支援，最后狼狈逃往宝鸡的益门镇。当战斗进行到下午 6 时左右，由于我六军对敌三十八军的痛击，一兵团又沿渭河南岸打了上来，从正面进攻的十八兵团枪弹

炮火似暴雨落向敌人阵地，敌军眼看突围无望，纷纷涉渭河逃命。在我军炮火的猛烈拦击下，敌军伤亡惨重，出现一片混乱。我军十师、十一师乘机发起总攻，配合六军、二军等兄弟部队将敌人压在渭河北岸一举歼灭，漏网溺水逃往南岸的敌人，象一群一群的落水鸡，一个个当了俘虏。战斗至晚8时左右结束，我军共俘敌军5000余人。整个战役使胡宗南的4个军大部被歼，共计达4.5万余人。

在这次阻击战中，十师三十团三营和二十九团二营的阵地首当其冲，敌人冲击最凶，我们的这两个营也打得最坚决，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三十团模范教导员周凤翔、营长马长林和副营长王天才，归十师临时指挥的十一师三十一团营长高增岳，二十九团副营长陈金生，师部军械科长阎河等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献身，他们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嗣后，总部分别授予三十团三营和二十九团二营以“英雄营”的光荣称号。

罗局战斗接近胜利时，十二师按照军部命令，分两路向宝鸡进发。一个团当日占领蔡家坡，主力部队当日占领岐山县城，次日占领凤翔城，14日晨2时左右解放了宝鸡市。由于我十二师进军神速，敌人望风披靡，仓皇逃跑，宝鸡、虢镇、蔡家坡等地工厂、火车均免于破坏。从此，秦岭以北广大地区再无敌军的踪迹了。

在扶眉战役结束后，我军向凤翔陈村镇地区集结，彭总去宝鸡途中，特意到公路边三十团宿营地看望战士们，表扬了他们在罗局战斗中顽强机智的战斗作风，同时又号召他们再立新功。三十团没有辜负彭总的希望，在兰州战役中又立了功，荣获“能攻能守的英雄团”的称号。彭总向战士们讲话时，神采奕奕，语言

朴素生动，心紧紧地和战士们贴在一起，使指挥员们无比激动！

注：本文作者高锦纯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警备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十师师长，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

刘懋功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警备第一旅参谋长、副旅长，第一野战军四军十一师副师长、十师师长。

左爱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警备第一旅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四军十师政治委员。

忆扶眉战役

徐 国 贤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扶眉战役是消灭蒋介石长期控制西北的胡（胡宗南）马（马步芳、马鸿逵）军、解放大西北至关重要的一次战役，它为我军夺取西北战场的主动权和最后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我在二军五师任师长，亲身经历了这次战役，虽然事隔四十多年了，但那激烈的战斗场面，依然历历在目。

祖庵阻击

1949年6月14日上午，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闷得象个大蒸笼。老乡们说，这是当地几十年来少见的热天。我师奉命从渭南岸至祖庵镇、首阳山一线，担负20余里长的防御任务。

当我们接受任务后，即组织各团领导及机关有关人员勘察地形。在祖庵镇前沿阵地，十四团部分战士正在加固和伪装工事，一个个汗流浹背，我跟他们说明了工事一定要注意伪装的重要。并问他们累不累？一个战士调皮地说：

“不累，做工（指筑工事）要比行军好，工事要比房子好，既凉快又安全”。引得大伙一阵阵哈哈大笑。

我说：“不累是假的，我们现在累一点，多流点汗，打起仗

来就少流点血，我们工事筑得好坏，关系到这场阻击战能否胜利，能否将胡宗南部队阻击在咸阳、户县、祖庵镇以西。我们还要加把油啊！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坚决把工事完成在敌人进犯之前，用实际行动迎接十八、十九兵团到来！”大家听后一致响亮地回答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响应上级的号召。”

这一周来，我们的干部战士不顾酷暑和疲劳，日以继夜地赶筑工事，你追我赶，开展竞赛。当地群众也帮助我们砍树木，送门板。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就把20多里长的防御区域的塹壕挖好了，争取再用四五天时间，把全部防御阵地工事基本完成。看着这纵横交错的塹壕和巧妙伪装环形式的火力阵地，几天来我这颗终日提着的心，现在感到踏实了。

这不是普通的塹壕和工事，这是敌人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和歼灭敌人的天罗地网；是埋葬敌人的坟墓。这里浇注着战士们的血和汗，凝结着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彭老总的智谋。

从5月下旬以来，我第一野战军相继解放了咸阳、西安、周至、凤翔等大片地区，势若摧枯直逼西北大地。蒋介石象是输红眼的赌棍，纠集其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反动武装共约30余万人，企图孤注一掷。当时，西北战场我军只有一野的22万人，蒋介石把胡宗南靠前面的5个军（三十六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及一一九军）摆在扶风、眉县一线，把一军、七十四军，二马的八十二军、骑八旅摆在彬州、乾县一线，南北呼应，相依为命，伺机反扑，妄图夺回咸阳、西安，阻止我一野解放兰州、西宁等地区。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确实打得很“精”，但是，他忘了一条重要的教训，多少年来他的“算盘子”，都是靠共产党来拨动的。毛主席早已预料到了蒋介石的这着棋，当太原解放后，就命令第十八、十九兵团和第七军西渡黄

河，迅速投入西北战场，统属彭总指挥。这样我西北战场兵力就能增加到40余万，大大地优势于敌人。第一野战军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制订了集中优势兵力，箝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目前先将胡、马两军阻击在我预定地区，待十八、十九兵团西渡黄河集结西安地区后，实施箝马打胡方针，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

“轰、轰、轰”几声零乱的炮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敌人向我新筑的阵地开始进攻，我们立即赶到指挥所，观察敌人的动静，发现敌人东一炮、西一炮的乱放，并没有目标。打炮过后，又发现数股敌人边喊边打，打打停停。我立即意识到敌人在耍花招，目的是想吸引我火力位置过早暴露在他的面前，探清我防御主要地段和纵深。我立即告诉身边的参谋：“把敌人的企图告诉各团，要沉着，不能过早地暴露火力位置，没有命令，一枪不发。”愚蠢的敌人攻了一阵不见动静，胆子更大了，开始是匍匐前进，后来直起腰端着枪往前冲。敌人离我阵地约100米时，我下命令打，一阵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调头就逃，在我阵地前沿，扔下了一批尸体。

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接着，象发了狂的疯狗，又以前面两个军轮番向我攻击，分为数路整连整营地发起冲锋，炮弹象雨点般地向我阵地倾注，战斗越打越激烈。我用电话问了问各阵地的情况，得到的是战士们铿锵有力的回答：“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无论敌人多么疯狂，我们的指战员就象铁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敌人的多次冲锋，都不能前进一步。

在我师的历史上，担任20多里长防线的阵地防御作战，还是第一次，由于我们坚持执行一野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工事构筑得比较好，阻击战也打得很顺利。同时，我们还经常抽出小股部

队，从两翼向敌主动出击，以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拖住敌人。胡宗南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正面20多里长的阵地上，阻击他的是1个师，而且还是他的老对手。这场阻击战从6月中旬到7月初，虽然持续了半个多月，但真正的交锋还是少。开始，敌人凭借兵力、武器上的优势，十分嚣张，不可一世；当碰了钉子后锐气受挫，最后象泄了气的皮球——瘪了。6月底到7月初，第十八、十九兵团和一兵团的第七军，先后进至咸阳、西安一线。胡宗南感到形势不利，想溜又溜不了，只有孤注一掷，企图以它的5个军在周至、户县一线摆出与我决战的架势。

夜 插 敌 后

当我第十八、十九兵团到达西安一线以后，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骤然变化。我军以各方面的优势压倒敌人，战役由阻击转入到“箱马打胡”的阶段。

“箱马打胡”的方针，是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分析了敌我两方面的形势以及敌军内部矛盾后而制订出来的作战方案，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6月初，马家军试图夺回咸阳，遭我沉重打击时，他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隔岸观火，按兵不动。此番轮到胡宗南挨打时，二马出于本性，为保全实力，自然是袖手旁观。再说我二兵团象一把大铁钳，将二马部队紧紧钳住，在咸阳、兴平地区，它再也不敢乱动，如一乱动，就会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

7月11日，师政委李铨和我一块到军部接受作战任务。军首长指示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星夜穿插到敌人的侧后金家寨、夹沟桥一线，切断敌人的退路。并交代我师左翼是一军二师，也执行同样的任务，他们的分界线从周至到眉县公路以北至

渭河边。注意联络。配合一兵团主力从正面发起攻击的作战任务。

受领任务后，李政委和我深感任务非常光荣而又艰苦，是实现彭老总整个作战计划的重要一环，是一野党委对我师的信任。我们也掂量得出这副担子有多重，这么大一支部队，要穿插到敌人心脏去，特别还要通过绝壁深沟，准备的时间又只有半天多，特别是我们对那些地方的地形还不怎么熟悉，确实是难啊！我和李政委商量，回去在召开会议之前，再找些人调查一下，以便在会上讲清楚，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当参谋把地图摆开看时，我们感到地形太复杂，要先派人去侦察，尽量找熟悉这块地形的群众做向导，把路带好。并在召开师党委会布置任务的同时，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把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做好。出发前，我们做了种种设想和应付突然情况的方案：行军路线的选择；通过绝壁的各种方案；和敌人遭遇时的对策……。一切准备完毕，当日16时40分，由我带领前卫团十三团提前一小时出发了，十四团、师直、十五团随后跟进。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部队按指定的地点沿小路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插哑柏镇以西的金家寨、夹沟桥一线，这是敌之心腹地区。23点时，已经伸手不见五指，借夜幕掩护，部队顺利地通过敌人守备的第一道山梁——凤凰岭地区。前卫连刚过去，突然敌人的巡逻队过来了，我立即命令部队隐蔽，同时做好战斗准备。巡逻队从我们的身边穿过，因天很黑没有发现我们。敌巡逻队刚走出不远，我们的前卫营就迅速地穿过大路，以敏捷的动作，跑步上了第二道山梁。

大约过了1小时，前卫部队进了南西沟。在这里遭遇到敌人一八二团、一八三团的拦击。这里和凤凰岭一样，是南北走向的

塬，沟深势险壁陡，敌人在塬上摆了两个团，形成环形火力网。当发现我前卫部队时，敌人的火力十分凶猛。我前卫部队被阻止在沟里，无法前进，如果从侧面迂回，时间已经不允许，正面又一时难以突破。我们分析了敌人的布防和火力情况，找到了敌人两个团的接合部。接合部的正面是悬崖绝壁，而且敌人又削了壁，他们以为解放军插翅也飞不过去，于是这个地区火力配备不强。我们决心把突破口选在接合部。立即命令十三团四连、九连在正面佯攻，该团的工兵排乘机接近绝壁，用小爆破开辟通路。经过1小时战斗，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我们象一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

黎明前，天黑得象锅底，我们一路小跑，向目的地奔袭。中途还活捉敌人一个参谋，从俘虏口中得知我们离敌人一六五旅部不远。为防敌发现受阻，我们更加快了行军速度，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支队伍，还有一些骡马驮着东西叮叮当当地走来，部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我带上侦察参谋朝前走了几步，主动地问对方：“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对方回答：“我们是重炮营的！”

“你们到哪里去啊？”我接着问。

“到前面一六五旅旅部去，”显然敌人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了。

我以命令的口气说：“你们把队伍集合起来，叫营长到我们这里来。”

一个个子高大的家伙上来了，看样子就是当官的，神气活现的拖着官腔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管到老子头上来了。”

等那家伙走近了，我压低了嗓子严正地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家伙开始愣了一下，马上嬉皮笑脸地说：“兄弟别开玩

笑。”

“谁跟你开玩笑！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指着头上的帽徽说。

那家伙仔细一看，吓瘫了，扑通跪在地上，一个劲地喊：“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我说：“饶你一条命容易，只要你听指挥。”

“是，是，是！”敌营长连连点头。我命令他回去把稀稀拉拉的队伍集合起来，敌士兵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当即派了一个连把他们看起来，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俘虏了一个完整的重炮营。其中有十二门一二〇重迫击炮，我们心里别说有多高兴了。因为我们穿插任务紧急，没能带重武器，这个重炮营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用得上。

大约在12日凌晨3时许，我们到达了上级指定的地点——金家寨、夹沟桥。我立即派一名参谋和两个战士去和沿渭河向西穿插的一军第二师联络。第一次没有联络上，因为他们还没有到达。第二次派人去联络时，天已拂晓，二师的部队刚赶到。这时正是12日6时30分。担负正面攻击的部队总攻开始了，机枪声、炮声、爆破声，响成一片，持续不断。不到1小时的功夫，扶风、眉县方向好象炸了马蜂窝，胡宗南的部队打得狼狈逃窜，有一股敌人没命地向我们这边跑来，从背后遭我枪击。其中还有一部分沿着南山脚狼狈地往西跑，那里没有受到我们部队的阻击。我们的火力打不到，调部队追击又来不及。这时我们想到刚俘获的敌重炮营，就立即命令他们向山脚西逃之敌开炮。开始重炮打不准，我就把敌营长叫来，严厉地命令他：“你要是再打不准，就杀了你的头。”这家伙不敢耍滑了，亲自指挥，炮弹的命中率也高了，封锁了南山脚敌人西逃之路。这时，胡宗南的队伍已溃

不成军，成了惊弓之鸟，拼命地往西逃，一部分往山上跑，我们就跟踪，直向西穷追，迫使敌人没喘气的机会。

追歼逃敌

古言说得好，“兵败如山倒”。胡宗南反动集团在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火力打击下，全线溃不成军，望风而逃，急急向宝鸡方向败退。

7月12日，我们经过一昼夜的穿插战斗，行程115里，俘敌1700百余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7月13日，气候十分炎热，庄稼、野草都枯焦了，分不清是炮火烧的呢，还是炽热的阳光晒的。部队经过头天的战斗，已经十分疲劳，汗水湿透了的军装又干了，留下白白的一层汗渍。追击途中，同志们热得嘴都合不拢，嗓子冒烟，身上已经淌不出汗，也排不出尿，有个别同志因中暑牺牲。但是，我们的战士是特殊材料所铸成，有一种可贵的气质，不管再热再累，只要一见到敌人，一听到枪声，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这天，我们沉重打击了敌五十三师，于11时许追敌至小寨以西的山脚，敌人企图利用山上的工事，居高临下，用火将我压在山脚。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败人必然要依据做好的工事和配备的火力顽抗，我们也不能没有准备地不讲战术硬攻，这样是要吃亏的。再说部队已经一天没吃没喝了，实在需要休息一下。于是，我命令部队停止攻击，迅速改造小寨外围原有的工事，同时，赶快做饭吃。安排完毕，我们即召集各团的团长、政委一起研究下一步的作战部署。

一个多小时以后，战士们吃饱了饭，也休息了一会儿，工事也改造好了，火力也配备已毕，于是向敌人发起攻击。战士们个

个象猛虎，甩出的手榴弹又远又准。这时我看到一个战士端着机枪，死死封锁住敌人的火力，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掩护战士们往山上冲，“打得好啊！”我情不自禁地夸这位机枪手，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刚解放过来的战士。当时，我师解放战士占很大的比例，这些解放战士在敌人那边的时候，听到枪声就哆嗦；一解放到我们这边，帽徽一换，有的还没有来得及换，经初步的思想和诉苦教育，阶级觉悟就有所提高，就象换了个人。他们工事挖得快，打枪比较准，冲锋时也很勇猛。这就说明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是个大熔炉。战斗发起不到1小时，我们就攻下了敌人的阵地，紧接着猛烈追击，歼灭一部分敌人。到14日，我们追击敌人至益门镇，敌人把住山口，掩护溃逃的残敌。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行进间向南山口子发起攻击，很快拿下该镇。我十四团乘胜穷追，一直追到观音山。这时天已黄昏，我遂令该营停止追击，加强警戒、防止敌人偷袭。

此时，我主力已解放了宝鸡。胡宗南的5个军遭我惨重打击，其六十五军基本上全军覆灭。至此“猪马打胡”告一段落，我军奉命在宝鸡一线稍事休整补充，即很快地转入了消灭二马，解放兰州、西宁的战役，我们高举解放旌旗向大西北挺进。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二军五师师长。

陇东追击千里 分割青宁二马

杨得志 李志民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主力被歼，国民党反动集团更加寄希望于青、宁二马同我较量。此时二马军队仍未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处于绝望之中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竟又过高地估计了二马的力量，妄图依靠二马扭转西北战局，于是积极策动二马与我决战于平凉地区。他们认为，平凉扼甘、宁之咽喉，为我进军西北必争之地。平凉一线多深壑峭壁，关山险要，青、宁二马又有兰州、银川为后方，供应比较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供应必定十分困难。胡宗南乘机自秦岭配合出击，必将陷我于首尾难顾的困境。他们还妄图在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煽动民族矛盾，使我无法立足，从而把我军消灭于陇山之中。

1949年7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在虢镇附近的文广村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对扶眉战役进行了总结。他把这次战役称为与胡马军决战的第一个回合，并提出了第二个回合——平凉战役的作战计划。彭总在分析敌情的时候指出：胡宗南在扶眉战役后虽然尚有10余万人的兵力，但分散在东起秦岭之东江口、佛坪，西至徽、成、两当、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及其以南地区，已成惊弓之鸟，时刻惧我进攻，短期内已无向我关中发动进攻的能力。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后撤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形势，估计

青、宁二马在尚未受我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不会甘心的，必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因此，彭总决心以十八兵团之两个军箝制胡宗南，保障我后方的安全，集中我一、二、十九3个兵团及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共10个军，追击二马，力争歼其主力于平凉地区。以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为右翼，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向平凉攻击前进；以一、二兵团为左翼，分两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打击由兰州、固原方向可能增援之敌，以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彭总还指出：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战役行动应尽量提前，推迟则困难更多。

毛主席完全同意彭总的作战计划，并高兴地断定：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同时，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

我军经过几天短暂的休整，从上到下地进行了政治动员；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特别对团结回族同胞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部队充分发挥“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一面作战，一面做好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针对二马在马家军队中的欺骗宣传，制订了《宽待回民俘虏守则》，并释放了回民战俘，每人发给3块银元的路费。为了保证部队供应，彭总还亲自筹划车辆，组织后方交通运输。各部队又组织了筹粮工作队，随军就地向人民群众借用部分粮食，以补充后方供应之不足。

7月21日，我兵团自乾县、礼泉一线出发，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追击敌人。我们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战车队放在前面，为部队开路。这些坦克和装甲车，都是我兵团在华北战场作

战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今天倒成了对付敌人骑兵和吓唬敌人的有力武器。一、二兵团也按预定计划，分别于7月23日、24日开始出动。

这时，仓惶撤退的青、宁二马，处于战、退难决的窘境。他们想战又觉得难以抵挡我30万大军，深恐被我包围歼灭；想退，又怕失去甘、宁咽喉，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不利形势。因此，迟至7月24日，才在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的主持下，召开了师长以上指挥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制定了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作出了平凉决战的部署：决定以宁马之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共6个师又1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由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地区，以平凉为中心，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一个弧形防御地带，企图以积极抗击消耗我军主力。青马由安口窑地区西移六盘山，以便待机实施迂回，从其弧形防御地带之右侧——华亭、安口窑方向反突击，攻我右翼，并依靠胡宗南从秦岭向我后方出击，“协力而各个击破之。”

在青马主持下制定的这个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一抛出，对青马早有戒心的宁马，立刻察觉青马企图在平凉决战中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让宁马打头阵。按照这个计划，即使决战获胜，宁马也将耗损主力，而青马则可坐享其成；一旦决战失利，西撤六盘山待机迂回的青马必定乘机逃走而牺牲宁马。尤其是宁马见我军置重兵于其右翼，更惶惶然深感难逃被歼的厄运。早就对马步芳心怀不满的马鸿逵，因国民党中央许诺的甘肃省府主席职位被马步芳企图夺取，更加怀恨在心，一见青马如此部署平凉决战，立即电令宁马临时总指挥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于是，敌人的平凉决战计划未及实施，就要死母胎了。

我各路大军长驱直入陇东，跟踪追击马军，至7月27日，宁马已向平凉以西撤退，青马主力也撤至静宁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彭总断定敌人已放弃在平凉与我决战的企图，而改为各保其家，节节抗击，迟滞我军前进的战法，遂于27日发出命令，修订原定之作战计划，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一、二兵团则分两路追击青马，歼灭一切被抓住的敌人。7月28日，一兵团抓住了扼守陇山要隘——固关、掩护青马主力退却之敌骑兵第十四旅。我第一军经一小时战斗，迅速攻占其附近据点并抢占其两侧高地，敌不支，慌忙向固关以西溃逃，第七军之二十师早已绕固关以南迂回过来，断敌退路，逃敌被我歼灭。这是青马第一次整旅被我全歼，对青马震动极大，更加速向兰州逃窜。宁马跑得更快，我们十九兵团猛追十余天，到8月1日始得一战于固原以南之任山河，六十四军经6小时激战，歼敌5000余人。同时宁马以一、二八军扼守六盘山东侧之三关口，企图依托公路两侧之悬崖绝壁阻止我军前进。我六十五军之一九三师勇猛地向敌人发起强攻，很快占领了敌人阵地，夺取了三关口，打开了通路。8月2日，六十五军之一九五师攻占战略要地六盘山。至此，我各路大军已直入甘肃腹地，虽然未能歼灭马军主力于平凉地区，但却达到了分割青、宁二马的目的，为以后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敌人失去了平凉地区这一有利的决战阵地，使兰州、银川暴露于我军的攻击之下，陷于空前不利的困境。

青、宁二马被我分割，兰州、银川告急，引起逃往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极度恐慌，这对其妄图保守西北与西南为其最后反革命基地的梦想，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阎锡山急忙在广州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策划了兰州决战计划：以青马节节抵抗后退守兰

州，吸引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牵住我军主力；然后宁马退出固原后转向兰州，胡宗南则进击陇南，以包围合击我军，并答应派空军大力支援。敌人认为，兰州有坚固工事和天险黄河为依托，兵力集中，弹药充足，而我军经长途跋涉，部队疲劳，再用坚壁清野、断我后路等手段，造成我军供应困难，然后歼灭我军于兰州外围。会上，阎锡山极力调解马步芳和马鸿逵的矛盾。会后，马步芳一再拉马鸿逵赴兰州就甘肃省主席之职，实际是想以马鸿逵为人质取得宁马的支援。两个人多次抱头痛哭，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一同坐飞机回兰州。不料飞机将要起飞时，马鸿逵突然变卦，以回宁亲自部署出兵援兰为借口，决定先回银川，于是两马分道飞回西北。

早在1949年7月6日，即扶眉战役以前，毛主席在《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的指示中，就曾指出对青、宁二马应予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将军表示有向我求和之意。毛主席设想在歼灭马步芳后，对马鸿逵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于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彭总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歼灭青马。当时，纵观青马动向有商榷可能：一是在兰州同我决战，二是退守青海老窝。如敌逃回青海，将造成我进军作战之严重困难，势必延长西北全部解放的时间，而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之枢纽，虽然攻打兰州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作战条件远比青海有利。所以我军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而严防敌人逃回青海。

8月4日，彭总发布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确定如下之部署：以二兵团之3个军和十九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包围进

攻兰州；由一兵团附六十二军突破敌右翼向其青海老窝迂回，以动摇其军心，并拦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另以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在固原一带向宁马佯动，并准备阻击来援之宁马，以十八兵团主力（欠六十二军）及第七军等3个军沿川陕公路前进，以箝制胡宗南军。这样，就给青马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其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

8月8日，我兵团主力向西直指兰州。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登上巍峨的六盘山，遥望祖国的苍茫大地，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象汹涌的铁流滚滚西去，回想起十四年前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经过六盘山时毛主席写下的壮丽诗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真是感慨万千！我们循着当年工农红军走过的脚印，怀念被马步芳屠杀的革命战友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泪下。那时候，红军战士们曾发誓要打回来的，如今我们终于回来了。我们不但要向马步芳讨还血债，而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也已为期不远，革命烈士的忠魂即可含笑于九泉了。

我军在追击途中，敌人怕遭围歼，只以骑兵分散与我接触，一经接触，立即逃走，其逃窜的步兵则离我军一至两天的路程。我军所到之处，敌人的地方武装纷纷起义投诚，有的则随敌正规军远逃，有的接散回家。从马家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地区，迅速建立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惨遭马军蹂躏灾难深重的回、汉同胞，愤怒控诉马军的种种罪行，许多回、汉青年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去消灭马军。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利用行军作战的空隙，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生产劳动。广大回、汉群众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给部队腾房子，烧开水，送柴送米，帮助作饭，主动地要求给部队带路，积极热情地支援我

军作战。还有来自新、老解放区的15万民工和数千辆汽车、火车，跟随野战军行动，帮助救护伤员和运送各种作战物资。我军指战员亲眼看到敌人的暴虐统治，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广大回、汉群众的全力支援，又使我全军上下受到极大的鼓舞。

大兵团持续地长途进军，给我军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困难。沿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进入雨季后路途泥泞难行，粮食、鞋子、弹药、经费接济不上。缴获的粮食和从民间借来的粮食没有时间磨粉，常常煮麦粒为食。西出固关、平凉后，气候由炎热而骤然变冷，加上村落稀疏，民房很少，部队往往露宿街头或旷野。不少人不适应西北高原的气候，患了感冒、痢疾、疟疾等疾病。在重重困难面前，我军依靠的坚强领导，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威力，又有全国胜利形势的巨大鼓舞，部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克服万难，以坚韧顽强的战斗意志向兰州追击前进。

注：本文作者杨得志在解放大西北时任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李志民任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

秦岭战役片断

刘 聚 奎

1949年7月中旬扶眉战役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的一七八师任政治委员。战役后于7月20日，师司令部移驻在宝鸡市以西金台观，一七八师之五三五团驻眉县五丈原，五三六团驻宝鸡市以南地区，警戒秦岭山上之敌。8月20日前后，兵团命令，为保证西安至宝鸡一线陇海路安全，更重要的是为进军西南作准备，组织秦岭战役。命令第六十一军在西安以南，第六十军在宝鸡以南，向据守秦岭的国民党胡宗南部进击，以便尔后进军西南时，打开经汉中到川北和经川陕公路至成都的前进道路。据此，六十军命令一八〇师在左，一七八师在右，突破敌前沿阵地后，沿川陕公路两侧向凤县双石铺方向前进，并消灭该地区继续抵抗之敌。

我师受命后，决定组织部队进行侦察，并在适当时期进行政治动员和完成各项战斗准备工作。侦察结果报告：一、整个秦岭一线前沿之敌为敌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八军和骑兵第二旅各一部；二、我们渡河点最好是宝鸡市以西70里左右之坪头镇以东为宜。如果从这里进击，当面之敌是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一一七师之五三一团所部阵地；三、敌人在这一线利用秦岭的地形坡度，把所有道路削成陡壁，放置了鹿砦，埋设了地雷，还挂上了手雷和手榴弹，设置种种障碍；四、根据敌前沿阵地防御部署严密，

强攻会带来重大伤亡的情况，我侦察部队找到一位熟悉秦岭路径的牧羊人，侦知有一条荆棘丛生，罕为人知的小路；可绕过敌人的前沿阵地，插到敌人的纵深。

师党委根据侦察报告，认为对地形侦察的比较细致准确。决定于8月25日，由宝鸡出发，开始行动。当晚一七八师在坪头镇一带集结，26日下午渡过渭河，隐蔽集结于沟底村附近。27日下午2至8时，敌五三一团的一个参谋和通讯兵误入我师指挥所防地，被我作战参谋郭志耕、张德荣擒获。经过询问，所供与我侦察情况大体相同。于是，当日16时，我师开始作战行动，五三五团走前卫。由牧羊人领我们走的那条秘密小径，这是一条根本没人走过的小路，等到我们进至接近敌几米远的地方，敌人还未发觉。当时敌人正在推牌九赌博，喊叫之声清楚可闻。我们战士几个箭步就冲进敌人的碉堡，把冲锋枪一举，大喊一声“缴枪！”敌人如梦初醒，在惊魂落魄之中，都乖乖地当了俘虏。就这样，我军一连拿下了五个山头，敌指挥部才发觉。战斗的地点，当时叫做第一村。

五三五团的同志们，一面追击敌人，一面命令被俘的敌军修通道路，清除前沿和各通道上埋设的地雷，为我大军顺利通过扫清道路。在前进时，师部人员走的比较靠后一点。28日拂晓3点钟左右，我们越过秦岭的第一道梁，到达一条南北走向的沟底，我与师部的几位同志，就在一个老百姓搭的看护庄稼的庵棚内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又继续前进。在上午七八点钟时，前面报告说部队遭敌阻击。当我们师部的几位同志赶到前沿，先头部队已将敌击溃，敌人溃散南逃。我军上了山梁后。又向东边方向追击前进。当天17时许，进至川陕公路附近，与敌展开战斗，俘敌数百名，天黑后我师在东河桥和黄牛铺之间的公路两旁的一个小

村内宿营。

这次秦岭战役，从8月27日下午16时开始进入战斗，到28日19时半左右，在27个小时内，我军推进到东河桥和黄牛铺一线，前进了180里。战士们只是在越过秦岭第一道梁时，略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其余几乎都是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干部战士们虽然十分疲劳，但只要他们想到打开川陕公路通道，对歼灭国民党胡宗南余部，解放祖国大西北的重要意义，就毫无倦意，精神抖擞。最使我感动的是在28日上午，当我们沿着秦岭山梁向东南前进时，山下边就是清清的流水，而我们的一个战士因口渴难忍，他宁肯爬在地上喝马尿，也不跑到山下去喝水，他喝了几口马尿后，就继续跑步前进，追击敌人。我内心十分激动，想到我们有这样好的战士，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被我们所压倒呢！我们之所以战无不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培养和锻炼了这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呵。

9月初，由于秦岭山区连日阴雨，东河桥遭破坏，部队给养跟不上，大部队继续留在山上作战难以找到适当的宿营地，因此进至凤县以北地区。我师五三五团奉命停止前进，构筑工事，占领阵地，掩护主力部队休整，并为以后进军作好准备。这次战役，共歼敌3741人，打开了敌人严密防守的秦岭防线，为进军西南扫清了道路。

（原载《陕西文史资料》）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任第十八兵团六十军一七八师师长。

解放西北的最后决战

阎 揆 要

1949年8月26日是解放兰州胜利日。

解放兰州是解放全西北的最后决战，是解放全西北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追击运动战和攻坚战相结合的战役。

西北解放战争，是彭德怀同志为首的中共西北（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彭总具体部署和指挥下，我军以两年又八个月的时间，歼灭了数量大于我军十几倍的敌军，取得了解放全西北的伟大胜利。

一

1947年3月，西北敌军开始进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西北野战军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奋起歼敌，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运用蘑菇战术，在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把敌军诱得东西南北转来转去，将敌磨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我军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消灭了敌人，一点一点地从俘获补充中积蓄了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由陕甘宁解放区打到敌占区，敌占区一天一天缩小，解放区一天一天扩大。两年多中，敌军被歼21万多，但它恃其广大后方资源，敲骨吸髓，

随歼随补，仍在扩大。1947年3月，陕、甘、宁、青、新5省共有敌军正规军32万多人。到1949年7月，陕西秦岭以北广大地区已经解放，敌军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却增加到42万多人。胡宗南部1947年3月有正规军9个军28个师，约22万人，两年半中被歼损失21万多，其主力第七十六军3次被歼，第三十六军、三十八军、九十军等均两次被歼。到1949年5月我军解放西安后，却扩为17个军，41个师，兵额虽不充实，但单位增了许多。马步芳、马鸿逵两部，由于解放战争的前两年不是我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未受重大打击，1947年3月有正规军3个军7个师，约5.4万余人，到1949年7月，扩大为10个军33个师，约18万人。

因此，解放兰州开始时，陕、甘、宁、青、新5省敌军比1947年8月敌军进攻延安时还多。我西北解放军增加了华北两个兵团，才与敌军数量接近平衡。

当时全国战局，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南京、上海都已解放。华东、华中的解放军正向华南胜利追歼残敌中。国民党反动政府，自知华南无望，妄图盘踞西南，作垂死挣扎。认为西北还有他的40余万军队，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元气未伤，战斗力较强，兼有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幻想凭青海扼守兰州坚城，以空运补给军火，诱我军攻坚，然后以左右两翼兵力，和宁马、胡军包围夹击，即可歼灭西北解放军于坚城之下，卷土重据西北，屏障西南。

二

1949年7月，陕西西安和关中广大地区解放后，胡、马两军分向陕南、甘、宁窜逃。当时胡军已垮。我第一野战军以首歼两

马中之主力青马为主，并准备歼击新疆可能东援之敌，即以第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布署于西安、宝鸡地区，箝制胡军，以十九兵团之六十四军于固原地区箝制宁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九（欠六十四军）3个兵团，追歼西退之青马。第一兵团为左路，沿宝天公路西追，经临夏夺取西宁，以迂回敌后，断青马的退路；第二兵团为中路，沿西兰公路南侧经通渭进逼兰州，向城南、城西攻击，并出黄河北岸向东包围敌军；第十九兵团为右路，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进退兰州，攻击城东。为不使敌军有喘息机会，8月12日各兵团开始西进，冒着酷暑炎热，与狂风暴雨、冰雹、洪水搏斗，9天追击1400余里，解放陇西、会川、临夏、榆中、洮沙、定西等16座县城，敌保安部队4个团投诚。中、右两路于20日抵兰州城郊。为防敌西逃，失去战机，增加我军继续西进的困难，于21日即开始进行战斗侦察，由于轻敌，虽激战一日未克一个阵地，但摸清了敌人的战力、战术、兵力配置、工事构筑和地形情况，达到了进一步知己知彼的目的。

兰州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要地，有扼守的特殊有利地势：东、南、北三面环山，中夹黄河，又有抗日时期构筑的坚固国防工事；南山是扼守的主要阵地，对外削成两三丈不等的绝壁，绝壁之上布地雷外壕，外壕有的两层，深宽各两丈多，又有铁丝网、水泥和钢筋的地堡，直到核心工事；阵地间火力都可联系，主峰上均通汽车路。敌长官公署大部已撤到张掖，其指挥所位于黄河北岸。马步芳以其精锐八十二军、一二九军5万人防守，以其中3个师守南山主阵地；以九十一军、一二〇军和宁马的八十一军共约2万人防守于兰州东之靖远、景泰、黄河两岸及打拉池地区；以新编的骑兵（实步兵）军2万人防守于洮沙、临洮地区。

我军经一天战斗侦察后，22日又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军事民主，进行沙盘作业，组织后勤供应，制订严密作战计划。从而克服了轻敌思想，研究制定了严密组织步炮协同，兵力、火力集中，一点一点攻击，诱敌出击，歼敌于运动之中，或紧追出击败退之敌，进入敌阵，夺占阵地等战术。新老战士斗志昂扬，争取立功。前后方机关人员全体参战，抬担架，挖交通壕，送粮弹，表现出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彭德怀同志认为已有六七成的胜利把握，遂于25日拂晓开始总攻。敌军指挥官虽用机枪、大刀督战，用金钱收买为之拚命，我军每夺一个阵地都要经过数次、以至10多次地反复争夺，但敌人的阵地终于被我英勇顽强的指战员一个一个地攻破了。从6时到午夜，连克全部主要阵地：沈家岭、狗娃山、豆家山、营盘岭、古城岭、马架山。激战终日，敌死伤惨重，黄昏时敌阵混乱，向城内溃退。26日凌晨，我中路兵团攻入西关，控制了黄河铁桥，断绝了敌人退路。11时，攻过黄河北岸，占领了制高点白塔山，完成了北面包围。接着，各军先后攻入城内。中午，兰州之敌完全消灭马步芳之精锐八十二军、一二九军，除一部先逃黄河北和泅渡溺死于黄河之中外，全部被歼。黄河北岸之残败，分向青海、永登逃窜。防守景泰、靖远之九十一军、一二〇军，未敢来援，渡河西窜。防守临夏、临洮、洮沙地区之骑兵军，在我军总攻兰州前，即被我左路兵团击溃。宁马、胡军均被箝制，未能增援。兰州宣告解放。

三

兰州解放，青马被歼，加以全国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影响，西北残余敌军即土崩瓦解。

8月底至9月初，我解放兰州的主力军，即分兵三路向青海、甘肃的河西走廊和宁夏追击前进。在毛主席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的感召下，在我军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风俗习惯、释放俘虏和严明纪律等事实面前，粉碎了马步芳等捏造的共产党“杀回灭教”的谣言。我军所到之处，受到各族人民的协助和欢迎，敌军纷纷投诚起义。

我左路第一兵团西进中，因敌军将黄河口的渡桥渡船破坏，直到8月30日，才在少数民族水手协助下，造筏修船，由循化、永靖渡过黄河，向西宁进军。所到之处，地方保安部队纷纷投降。马步芳乘飞机仓皇逃走。9月5日，我军解放西宁，受到市内市外回、汉、藏族同胞热烈欢迎。由兰州逃到青海的敌军，有官无兵，下级军官和士兵携枪牵马四散。八十二军、一二九军和新编骑兵军和部分军官，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在其亲属劝导下，从副军长到面长20余人，先后率部2000余人投降。青马即被全歼，青海宣布解放。接着，兵团部率二军，顶风冒雪，翻越祁连山，断敌退路，于9月19日，解放河西重镇张掖。

我中路第二兵团，9月2日由兰州附近西进，一部进青海配合左路兵团解放青海，主力经兰新公路向西追歼残敌。9月21日进至张掖，与左路兵团胜利会师。28日两军进至安西。在此进军途中歼散千余，其余敌军、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和九十一军、一二〇军、整编四十二师等残部3.5万余人起义投诚。甘肃省除陇南局部地区外，已基本上解放。

我右路第十九兵团主力，于9月5日夹黄河而下。该兵团六十四军，9月10日，由固原、七营、海原地区北进，经9月16日至20日在中卫、青铜峡、灵武3次战斗后，宁马4个军的残部，除八十一军起义外，十一军、一二八军、贺兰军均放下武器投

诚。23日我军入银川城，宁夏全部解放。

在甘、宁、青全部解放，青宁两马军全部被歼之际，9月25日新疆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先后通电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条款，率所属官兵6.8万余人起义。我军先头部队在各族同胞欢迎中进入乌鲁木齐，新疆宣告解放。

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都破灭了。胡宗南残部向四川逃窜。我十八兵团，顺路协助陕南解放军扫清陕南、陇南残敌，紧追胡军入川，配合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

在这次解放甘、宁、青的战斗中，西北解放区的人民为支援战争，出动民工692万人，牲畜193万头，大车89万辆。我们解放军走到哪里，他们即支援到哪里，保障了我军战斗的胜利。

5月，我军解放西安和关中地区后，3个月进军3400余公里，摧毁了青、宁两马数十年的封建反动统治，完全解放了陕、甘、宁、青、新5省。对于这次解放兰州的胜利，当时彭德怀同志在总结中说：“毛主席领导正确，是西北解放迅速胜利的决定关键”。因此，这一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党的各项政策的胜利，是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不怕苦，不怕死，英勇奋斗的结果，是军民团结，人民大力支援解放军的结果。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第一）野战军参谋长。

千里夺要隘 浴血破金城

张 仲 良

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战役决战。1949年8月26日攻克兰州，9月25日解放新疆，甘、青、宁、新4省辽阔疆土全部得到解放，兰州战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兰州战役中，我们第四军是主攻部队之一，和兄弟部队相互配合，浴血攻坚，打得很激烈。现在，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当年鏖战激烈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回忆往事，仍使人十分激动。

战前敌军态势

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在解放战争头两年，乘我军集中打击胡宗南反动军队时期，扩大了他们的反动势力，连同受马步芳节制的蒋系军队，共10个军，33个师，另两个骑兵团及保安团，共计18万多人。马步芳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头衔控制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青马（敌主力）部队战斗力较强，在西北敌军中是一支强悍的部队。这是由于马步芳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封建迷信和浓厚的宗教观念，进行欺骗宣传，以及他们未曾受过我军重创，历史上曾偷袭我军，占过小便宜，因此，颇为狂妄嚣张。国民党反动派就利用这支兵力扼守兰州要地，以空运补给军火，然后以东西两翼兵力和胡宗南军队共同配合，包围合

击，妄图歼灭我军于兰州地区，稳住西北，屏障西南。敌人这种如意算盘，已在彭总的“将计就计”之中，敌人只能自取灭亡。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北依黄河天堑，东南西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在起伏绵延的山岭中，抗日战争时期就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马步芳为加强整个防御体系，又增设了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三大主防阵地，并与豆家山、古城岭、狗娃山各控制高点的据点相连接。以他们的“老本”八十二军3个精锐师（即一〇〇、二四八、一九〇师）分守三大阵地，以马步銮的一二九军的两个师为预备队，部署在拱星墩和兰州西关两地，一个全美式装备的榴弹炮营配置于东教场，甘肃保安部队的3个团驻守东岗及城内，兰州守军兵力共5万多人。同时，又以新骑兵军驻临洮、临夏，防守青海老巢的门户；骑八旅、骑十四旅五个步兵师的骑兵团位于兰州市之黄河北面一线，策应兰州和临洮方面作战、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在兰州黄河北岸坐镇指挥，前沿指挥所设在龙尾山上。敌人自以为这样的部署，加上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兵力雄厚，是天衣无缝，固若金汤。但是，反动派对形势的估计，往往是错误的。

“前委”决策和四军任务

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第一、二、十九兵团三路进军，首歼青马。彭总高瞻远瞩，多谋善断，进军前，对青马作了清醒的判断：按当时青马的情势，退守青海对我不利，是他们的“上策”；而固守兰州对我歼敌有利，实是他们的“下策”。因为青海是他们的老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又可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某些民族偏见，地形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当地人烟稀少，粮秣缺

乏等，不利于我大兵团作战，青马自恃是西北军政长官、甘宁青蒋系军队的统帅，更加上兰州地理位置重要，系兵家必争之地，又有坚固的防御阵地，妄图乘我军久攻不下，粮弹俱缺，兵疲力乏之际，他们取得宁马和胡宗南军队的配合，把我军聚歼于兰州城下。由于青马错误的估计，必然采取固守兰州的错误“下策”。彭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我军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严防敌人逃回青海。同时，又针对两种可能，作了两手准备。彭总发布的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中确定我军的部署是：以二兵团的2个军和十九兵团的两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由一兵团附六十二军突破敌右翼向其青海老巢迂回，以动摇其军心。若敌退守西宁，我则形成对敌首尾夹击之势，以利速战速决。这是彭总打仗主张“杀鸡用牛刀”思想的体现，也是具体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思想的生动例证。

我们四军的任务，是在中路军二兵团序列内进军。逼进兰州后，向城西南敌侧后方向进攻。同我军并肩作战的右邻第六军，从城南方向进攻。担任兵团机动任务的第三军，于龚家湾、土门墩等地为我军左邻。

7月下旬，我军在凤翔地集结待命。由于我部在扶眉战役中飞速截击敌人退路，确保战役全胜，受到“前委”嘉奖，报纸以“四军健儿建立奇功”为题，给予了表扬。因此指战员们战斗情绪旺盛，再立新功的必胜信念十分坚强。当野战军关于向大西北进军的作战任务向部队传达动员后，炽热的战斗情绪，立即在部队中烧得更旺。广大指战员纷纷表决心、写请战书，争当突击队，“保持光荣，再立战功”成为全军的行动口号。

在进军的路上

战士们怀着解放大西北的决心，于7月下旬浩浩荡荡地开动了。我们中路军的进军路线，在山岭延绵的山区之中。八月里天气变化无常，刚才还是骄阳炙人，汗流浹背，转眼却是瓢泼大雨，有时还有一阵冰雹。战士们的衣服，在身上淋湿，又在身上晒干。崎岖的山路，变化无常的天气，给行军带来了困难。但是，一想到肩负着人民的期望，指战员们就精神抖擞，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延缓我军挺进。

部队路经固关镇时，看到先于我军行动的第一兵团重创敌骑兵十四旅的战场上，敌尸马尸遍地的情景，打乱了敌军阻止我军前进的部署，更加振奋了我军的士气。

翻过关山，进入回族较多的地区，奉兵团命令暂停前进，我军就在张家川、龙山等地区暂住了几天。我们住在回民群众家里和回民群众相遇时，总觉得他们怀有戒心，不是躲躲闪闪，就是拱手礼让，敬而远之。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根据西北局《回民工作手册》，于8月1日在马鹿镇米家大滩印发《第四军纪律教令》，规定了保护清真寺、尊重回民风俗习惯、损坏家具赔偿、不增加回民负担等九条纪律，向群众反复宣传，并且揭露了敌人捏造的“杀回灭教”的欺骗宣传。我军官兵自觉遵守纪律，特别是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取得了他们的了解，他们的疑虑和误解很快就消除了。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打破了，军民关系亲热起来了。在我们离开时，群众纷纷争相欢送。一路上遇见不少使人非常感动的事。我军每到了一个宿营地，不少群众带着喜悦的神态围拢上来，诉说渴望解放的心情，看着

部队久久不散，得知我军决心要歼灭二马，解放大西北时，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期望的微笑，问寒问暖，关心备至。

我军经过陇西，穿过林木青翠的兴隆山以后，我十一师先头团在前进中于8月19日消灭了阿干镇敌人，19、20日各师先后到达西果园、尖脚地、狗娃山上村等预定的集结地区，至此，完成了千里行军任务。

部队到达集结地后，从“野司”通报中知道了迂回西宁的左路军一兵团，打垮青马新骑兵军，解放临洮和洮沙。我三路大军在进军中以疾风扫残云之势，解放了平凉、定西、陇西等30座县城，敌人投诚和被歼1万多人，指战员们受到了极大鼓舞，进一步增加了克敌制胜、解放兰州的信心和决心。

进 攻 前 的 准 备

沈家岭位于兰州城西南十余华里，从我方看去，形状酷似葫芦。敌人防御阵地就堆在葫芦头上，东、西、南三面削坡为壁，高二至三丈，许多暗堡和伏地堡分布在削壁之上，以环形堑壕相接，纵横交错如网的交通沟又同堑壕相接。细长的葫芦柄，伸向我军进攻的方向，易守难攻的狭窄地带，设有难以跨越的横沟障碍，沟前还有密密麻麻的布雷场，要通过这样的地形和障碍去突破敌人阵地，难度不小。从两侧选择突破口吧，则两侧面临深谷，坡陡崖峭，难以攀登，而且又受东西两山（皋兰山、狗娃山）的火力夹击，这个“葫芦”阵地简直象个缩头的刺猬，要拿下它，非常棘手。这是敌人三大主防阵地中距兰州城和黄河铁桥最近的一个阵地，而且位于敌防线侧后。攻克这个阵地，就打破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堵死敌人唯一退路的黄河铁桥。沈家岭

阵地与守兰之敌存亡与共，此存彼生，此失彼亡，这种情况敌我双方都看得清楚。因此，敌人以其主力一九〇师扼守这个要害，而我军就以3个师的优势兵力要从这里打开缺口，为切断黄河铁桥，向纵深兰州城发展创造条件。

如何打开这个缺口？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在首次总攻前，张达志军长尚未到职，孙超群副军长病在途中，我和高锦纯副政委召集了师级干部讨论，听取意见。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样的地形，兵力难以展开，不可能从几处突破，穿插分割，分块吃掉敌人，只能从正面一处突破，以头对头的顶牛战，一口一口地去吃掉敌人。决定由三十二团担任主攻，并明确了各师作战任务和进攻时间。我们强调了不怕伤亡大，一定要夺取阵地歼灭敌人，要求部队从各方面做好攻坚战的准备。

20日晚，按既定部署，三十二团接近沈家岭阵地，二十八团接近狗娃山阵地。

初攻无效和重新准备

21日，三十二团按上级规定时间，于拂晓6时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几次冲锋均未成功，后知全线亦无一处突破。彭总当机立断，命令全线停止进攻，总结经验，检查轻敌思想，重新准备。这次进攻虽未成功，但也搞清了敌人工事配备和火力配系，发现了我军进攻准备中的不足之处，为第二次进攻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在紧张进行战斗准备期间，恰逢秋雨连绵，部队在山坡上、沟洼里挖洞避雨和住宿；粮秣也发生了困难，原来带的吃光了，当地群众贫困，很难征集，因而不少连队依靠地里长的山药蛋、

豆类充饥（战后我军向群众赔偿3000余银元），但是战士们仍然保持高昂士气。

在三天战斗准备中，军党委开会总结了21日进攻失误的教训。这时，张达志军长已经赶到。会议研究了新的情况，决定要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并调整了部署。除二十八团箝制性的进攻狗娃山守敌外，沈家岭的主攻任务，改由三十一团担任，在上狗娃山组成加强的军炮兵群，和发射阵地的准备工作。更主要的任务是挖壕沟，以壕沟接近敌人阵地。把部队冲锋出发地、各种炮火、自动火器，统统推到敌人阵地前，创造冲锋成功的有利条件。战斗准备的情况，我们向前来军部的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参谋长张文舟汇报，得到了批准。

攻克沈家岭

25日拂晓，按上级预定的统一时间发起总攻。三十一团组成并肩冲锋的两支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经过猛烈冲锋，在火光弹雨中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军炮兵群和主攻部队的直接瞄准炮火，把敌阵地的暴露工事和堑壕打得支离破碎，突击部队和爆破队协同动作，密切配合，且战且进，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我军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从敌侧后配合正面进攻的三十二团，在接敌运动中被敌发现，敌向我发起攻击，我被迫提前投入战斗，这对我是不利的。敌人一面组织兵力对付侧后，一面集中兵力对付我从正面突破的部队，拚命地阻击和反扑我军的进攻。在我军攻占敌人主阵地之后，敌人立即拚命地连续组织反扑，而且随着敌军预备队的增援，反扑次数更加频繁，兵力也由少到多，战斗越打越激烈。在

这种情况下，统一指挥很困难，战士们就人自为战，互相支援，指战员一起同敌人白刃搏斗。机枪手不顾敌人火力压制，前仆后继地坚持射击。三十一团从拂晓到中午，打退敌人11次反扑，每击退一次，都要付出不小代价。这时，能继续作战的指战员只有170余名。三十三团加入战斗后伤亡也不小。十一师郭炳坤师长向军指挥所报告后，我们感到，如果不把战斗力强的预备队及时投入战斗，就有被敌压下沈家岭的危险。我们处理这一情况，正在考虑动用三十团的决心时，十师师长刘懋功也从望远镜里看到战场情况，临危自荐，为三十团请战，恰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三十团受命增援，直奔沈家岭。三营为第一梯队，一鼓作气，飞跑二十多里首先投入战斗。三十团曾在扶眉战役中荣获“能攻能守”英雄团称号，战斗力强，担任第一梯队的三营又是罗局镇战斗的英雄营，战斗作风过硬。这个团在紧急情况下适时投入战斗，立即增强了攻击力量，迅速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这时，敌人眼看沈家岭难保，全军面临覆灭的危险，就孤注一掷，组织整营整团兵力向我军不断发起反扑。许多敌人光着膀子，同我军进行白刃肉搏，阵地上枪炮声，喊杀声，混为一片。我指战员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把反扑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了下去。在这场恶战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谱写了英勇悲壮的一曲。

三十一团二营教导员田有胜，为争夺战机而带头冲锋。担任三十一团两支突击队之一的第二营，刚刚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营长等几名领导突然负伤，影响部队的指挥；同时，在狭小的突破口地段，突击营兵力尚未展开，一度出现拥挤的局面，敌人乘机在混乱中顽抗，并组织小反扑。这时是夺取敌人第二阵地的重要战机，田有胜机警果断，立即出现在先头部队中，一面鼓动士

气，一面同战士一起向敌阵冲锋，从而带动全营趁敌缩守第二战壕之机，一举攻破敌人防线，占领了第二战壕。敌人这道战壕位于第二台级削壁之上，地形工事均很重要，使突击营站稳脚跟，第二梯营及时投入战斗，依靠它多次击退敌人反扑，作为攻夺敌人中心阵地的前进阵地，均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弹药手赵发祥孤胆坚守阵地，他在冲锋时，机枪手阵亡，武器被击坏，又紧张地拣起敌人未及带走的手榴弹，同战友们一起投弹杀敌。当攻占敌人第三堑壕时，班里只剩下他一人了，他正在考虑投靠友邻班继续作战时，忽然想起他在战前决心书中写的“剩下一个人也要拼到底”的誓言，于是就决定一人守住他班的阵地。他看到一股敌人反扑上来了，在危急中，偶然在一条交通沟转弯处，发现架着一挺轻机枪，由一名不会使用的战士守在那里。赵发祥喜出望外，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器”，便抓住这挺轻机枪朝着反扑的敌群抖起威风来，敌人几次反扑都被他的弹雨打下去。他和这个战士密切合作，同阵地共存亡，任凭有多大的压力，也决不后退一步。

三十一团四连司号员孙明忠，是全团有名的“小鬼”，军上衣边幅搭拉在膝盖上，但腰里插满了手榴弹，紧跟连长战斗。当连长身负重伤没有干部代理时，他挺身而出，接过连长的手枪和指挥旗，代替连长指挥。他同全连仅有的十几名战士，把敌人反冲锋打下去。子弹、手榴弹打光了，他就冒着敌人火力封锁，从摧毁的敌堡内，找回来弹药，坚守阵地。

三十一团还有这样一位英雄排长，在突击队被敌堡重机枪火力封锁了前进地段，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的时候，他忽然从侧面闪出，手端刺刀，一眨眼就冲到暗堡前，对准枪眼刺哑了敌人这个火力点，用身体堵住敌枪眼，掩护突击队夺取敌人第二堑

壕。

三十团“英雄营”，冲到岭上高地时，和反扑的敌人相距只五、六十米，激战一个多小时，打垮敌人四次反冲锋。他们摔出去的手榴弹，象狂风暴雨般飞向敌人，打得敌人不是倒下去，就是滚回去。敌人的炮弹炸塌了他们的掩体，战士们被埋在土里，又钻出来，修好掩体，继续战斗。投弹能手李国斌（八连副连长），投弹一百多颗，胳膊肿了也不松劲，自己的打完了，又把敌人摔过来的手榴弹，趁未爆炸的瞬间，又迅速拣起投回去，正好在敌人头上开花。他身负重伤不下火线，始终坚守一个重要工事，不能站着投弹就卧着投，打得敌人不敢接近，直到最后英勇牺牲。

三十团迫击炮副排长吴文华，为了轻装伴随突击队前进，丢下炮架和炮盘，用两手代替，打得炮筒烫手时，就脱下衣服裹住，光着膀子打。他凭眼功和手功，发挥抵近射击的技能，在百米左右发射杀敌。几次打散了敌人的冲锋部队，打哑了敌人机枪火力点。

二十八团七连副连长张保英，在同狗娃山反冲锋敌人的短兵相接的激战中，手持自备长矛，先后刺倒11个敌人，同时又吓跑了很多敌人。他身负重伤，不下战场，终于同主力部队一起击退敌人。

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三十团政委李锡贵，他们在指挥本团同敌人生死搏斗中，机智勇敢，灵活果断，根据上级作战计划，随机应战，攻得动，守得住，敌人反扑打得退。王学礼还亲自带领团直机关人员，白刃肉搏，粉碎反扑榴弹所的敌人。王、李等优秀指挥员，都在沈家岭这场恶战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通过上面几位英雄的事迹，可以透视当时鏖战情况的一斑，我们的指战员们，就是这样在同敌人的反复冲杀中，浴血奋战，英勇顽强，无私无畏，表现了革命战士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

下午5时左右，敌人兵穷力尽，士气大落，而我军士气则越来越高。三十二团这时参加总攻。我们就抓住这个战机，组织火力和兵力，发起最后的总攻，经过一小时多的激战，终于攻占了沈家岭。从拂晓发起冲锋到攻占沈家岭，战斗历时13小时。守敌一九〇师、先后增援的一〇〇师骑兵团、一二九军一个团，连同狗娃山的敌人，总计约9000余人，被我毙伤3800余人。我军亦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达3000多人，其中团级干部13人。

敌人的狼狈相

我军占领沈家岭之后，黄河铁桥唯一退路已处于我军火力控制之下，马继援大为吃惊，自知兰州防线已被我军打开，无法挽救，当日黄昏时分，他就绝望地发出撤退令。马步芳战前交给他坚守兰州的决心，是“马勺（木瓢）炒大豆，至焦而了。”（意即孤注一掷）可是马继援却“炒豆未焦而了。”老子的嘴，管不了儿子的腿，他仓促地把撤退任务交给他们的替罪羊——参谋长马文鼎，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乘黑夜溜走，乘机远逃。青马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从此土崩瓦解了。

我军十师追击狗娃山逃跑残敌，占领西关和西城楼，炸开西门。三军部队抢占并控制了黄河铁桥，并与我军一起入城巷战。六军攻克营盘岭、三营子从皋兰山压下来。十九兵团攻克豆家山、马架山向城内逼进。敌人阵营一片混乱。在我大军三面合击

之下，逃到城内的敌人，不敢顽抗，纷纷缴械。部分敌人抢渡黄河，大多葬身鱼腹。至26日中午，战斗全部结束，兰州宣告解放。这次战役，除黄河浪涛吞殁敌人无法计算外，毙伤敌12700余人，俘敌14400余人，青马苦心经营的主力部队，被我一野一举歼灭。青海、宁夏、河西走廊和新疆随之相继解放。大西北各族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前全部获得解放。

四军在此战役中，再一次得到野司“四军健儿再建奇功”的表扬。

兰州战役中献出生命的烈士们的名字，将永远刻在华林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功垂千古！他们在兰州战役中的英雄业绩，将永远留在各族人民的心里！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将激励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军政治委员。

砸烂“铁阵” 打开兰州的南大门

袁 学 凯

1949年，我第一野战军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乘胜前进，解放大西北的战略部署，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下，经过陇东追击战，各部队于8月20日前后逼近马架山、营盘岭和狗娃山附近，一面扫清敌外围据点，侦察敌情、地形；一面进行战前动员、物资准备和战术演练。接着，彭总在九条路口召集师以上干部看地形，研究敌情，部署兵力，区分各军任务。彭总指示：不要以为我们在前几个月打了几个大胜仗，近几天又横扫了兰州外围阵地，就轻敌麻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的教导，集中兵力，充分准备，连续进攻，把敌人的主力消灭在黄河以南，攻克兰州，以加速解放大西北的进程。根据彭总的命令，各部队于8月25日拂晓，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发起了冲击。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到26日中午，胜利地解放了兰州，共毙、伤、俘敌2.7万多人。其余溃逃之敌，也相继被歼或投诚。

在此次战役中，我们六军十七师和十六师担任攻占营盘岭的任务。营盘岭为皋兰山的主峰，是兰州南面的屏障，从兰州市有公路通达山上。各种火炮、弹药及其它作战物资均可由汽车送到阵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以1个工兵团的兵力外加3000民工建筑约半年时间，尔后马步芳又派1个工兵营和数千民工加修

3个月。有以钢筋水泥明、暗堡为核心的集团工事，围绕主阵地（三营子）山梁，自上而下有环形峭壁三道（每道高2至3丈），峭壁外挖有2丈宽的外壕，外壕内外设有铁丝网布满了小型航空炸弹（重三十磅）和不同型号的地雷连接的梅花式连环雷（即踏响一个可联响一串，马家军称之为土飞机）等障碍地带。阵地各明、暗堡，火力点之间组成交叉火网，并以地道（地道内可容两个营的兵力），相互联通。敌人这种工事能打能藏。同时，左有狗娃山、沈家岭，右有马架山守敌火力支援。营盘岭与兰州城的地势是居高临下，若攻占了此山，轻、重火器可直接控制兰州整个市区和敌人唯一的退路——黄河铁桥。从这里，可以看出营盘岭阵地的坚固程度和重要性。当时任兰州防守总指挥的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说：“营盘岭是牢不可破的铁阵，是固守兰州的南大门，如共产党能攻破了它，我便自动撤出兰州”。营盘岭的守敌为二四八师5个营的兵力，并加强了相当数量的轻重火器。敌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所，23日给营盘岭守敌电话指示中说：“营盘岭不失，兰州有望，营盘岭不保，兰州危矣。要坚决扼守，守住了全体官兵放假自由三天，每人晋升两级”。由于地形有利，工事坚固，又有封建迷信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宣传，金钱、美女的诱惑，加之敌军官手持冲锋枪、马刀督战，因而敌军相当嚣张的顽固。

鉴于上述情况，师党委研究决定三个团的任务是：五十团负责攻占敌人主阵地三营子；四十九团首先攻歼汤家湾和三营子上庄前沿阵地之敌，为五十团攻占三营子主阵地扫清道路，尔后作为师的预备队，并以两个营的主力从三营子西南侧寻找突破口佯攻配合。五十一团以一个营兵力从三营子西侧佯攻配合，另两个营作为五十团的二梯队。彭总于总攻前的一天，亲自打电话告诉

我们十七师指挥所说，他和六军的领导同志要去五十团阵地，看一看该团总攻营盘岭的准备情况。当时，程悦长师长正在四十九团，我（当时任副师长）立即接上电话报告彭总说：“那里距营盘岭敌人主阵地只有1000多米，敌人火力封锁很厉害，你千万不能去呀！”没等我把话说完，彭总早就放下电话到五十团去了。我一面派参谋通知五十团做好迎接和掩护彭总的准备，一面和师高锐副参谋长上马往五十团跑去。大约在上午10时许，彭总机警地趁敌人火力封锁间隙，安全到达设在地下院窑洞的五十团指挥所，大家都为彭总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彭总和军里领导同志刚一进门，程悦长师长也随后赶到了。彭总扭头看看我们笑着说：

“谁让你们来的，我们又不是不知道路，我来这里看地形已不是第一次了。”彭总接着又说：“你们来也好，那就和刘光汉同志（五十团团长）一起研究一下敌情和我们的打法吧。”他详细地询问了攻占营盘岭三营子主阵地的准备情况，同时还关切地询问了部队的情绪和休息、吃饭以及伤病员医治和后送等情况，并进一步了解了还有哪些困难等等。最后他明确指示：“同志们要知道这次蒋介石胃口可大呢，他不但妄图歼灭我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城外，而且还要活捉我彭德怀呢。”彭总讲到这里笑了笑，又马上严肃地说：“这次战役打的结果怎么样，就看你们大家了。我希望你们要好好总结前几天试探性攻击的经验教训。要看到营盘岭是攻占兰州、全歼守敌的南大门。若你们首先攻占此山，这就好比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一样，置敌于死地。营盘岭工事坚固，守敌又是马军主力，他们反动、残忍、顽固，所以，千万不能轻敌，要象打日本鬼子那样对待马军。告诉大家毛主席期待着我们的胜利，兰州市10多万各族人民期待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会后彭总又不顾我们再三劝阻，冒着危险，领着我们反复察看地

形。根据敌人的工事构筑和火力配置，详细审查了我们师的总攻击方案，对我们的每一门炮、每一挺轻重机枪的配置、突破口的选择、部队运动道路、冲锋出发地等等，都一一作了具体指示。

彭总临走时又向我们说：我马上回去向毛主席报告总攻方案，野司炮兵团、六军炮兵团统归你们指挥，支援你们。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我们几个师的领导同志当即回答说：请彭总放心，有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指导，有彭总的具体指挥，有这几天外围战斗的经验，有当地党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现在部队干部战士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到今天中午12时为止，仅五十团党委已收到班、排、连、营集体争当突击队的请战书30份，个人请战书600份，全师已交最后一次党费表示战斗决心的有300人），我们有决心有把握完成攻占营盘岭的任务。只要五十团还有一个人，只要十七师还有一个人，就要坚决完成战斗任务，为解放兰州，为彻底解放大西北贡献我们的一切。彭总听了我们的回答，连连点头微笑着说，你们十七师是西北战场主力部队之一。你们还记得吗，西府战役，要不是你们五十团在南庄礼家一整天的节节抗击打得好，西北野战军的损失可能还要大一些。保卫延安你们是出了大力的。尤其是五十团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或是在西北战场上，都是一个能攻能守屡建战功的老团。你们是见了敌人就红眼，打仗是不含糊的。有了你们在这里具体组织指挥，我完全相信你们能够完成任务。接着，军首长也作了一些指示。随后彭总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上马飞快地回去了。

我们师里领导根据彭总和军首长的指示，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会。传达彭总攻击兰州的决心和战术思想，总结前两天试探性进攻的经验教训，彻底清除轻敌思想。进一步弄清营盘岭地形、

敌人战术特点和工事构筑以及火力配系等情况，防止攻击的盲目性。然后组织有关干部，利用沙盘反复研究了地形、敌人工事的构筑特点和火力配系等情况，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提出了不少对付敌人外壕、暗堡和峭壁的办法。由于我们的炮兵数量少，炮弹不足（每门炮70发弹），必须采取用炸药包连续爆破为主，并以炮轰、对壕作业和搭梯子攀登相结合的打法，并且要用膏药战术（即隐蔽逼近敌人前沿，监视打击敌人，使敌人不敢出工事，不敢露头）交替掩护，一层一层的攻占，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对付敌人的反扑和布雷区等必须采取迂回包围，对壕作业和以反冲击对反扑。当时我们确定五十团要以不少于两个连的兵力，组成50至60个爆破组（每组3人，6包炸药），担负爆破炸开突破口峭壁的任务。部队根据群众研究出来的办法，再次深入地进行了思想政治动员，反复说明解放兰州是解放大西北的决定性的战役，是每个同志杀敌立功的最好时机，然后利用相似地形反复进行了战术演练。这样就为25日总攻的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战术技术上打下了基础。

总攻开始前两天，五十团为了打击破坏敌人的反冲击和排除我冲击道路上的地雷等障碍物，组织小分队采取膏药战术隐蔽在敌人阵地前沿的峭壁下，监视打击敌人，迫使其龟缩在工事里不敢出来。但由于敌人侧射火力严密封锁，水、饭送不上去，我小分队只得吃生玉米，喝尿水，坚持了两天两夜，一步也没有后退，并用自制的排雷器排除地雷3000多颗，为保证25日总攻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8月25日拂晓，按预定的总攻方案，经过强大的炮火准备后，五十、四十九和五十一3个团突击队，向三营子发起了猛烈的强攻。在5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中，营盘岭阵地上硝烟弥漫，火

光闪闪，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炸药包的爆破声响成一片，杀声震天。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尸体遍野，血肉横飞。我英勇的指战员连续打垮了敌连、营规模的8次反扑。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用刺刀，甚至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峭壁坎子上不去就搭人梯攀登，前仆后继，英勇拚杀，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主攻连五十团七连最后只剩下了12个同志，团里数次令他们下来休息，但他们不肯离开阵地一步，坚持战斗到把红旗插上营盘岭。该连排长陈全奎在冲击时，把手榴弹两个捆在一起，一个人连续投了30对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一个排的反扑，负伤后在救护所刚取出嵌在腿部和腰部的弹片，包扎了伤口，就又去参加战斗。战斗进行中，由于峭壁又高又陡，土质坚硬，突破口未被炸开，敌人的钢筋水泥暗堡未被摧毁。我有4个连的兵力冲击受阻，暴露在敌人火力控制之下，上不去，下不来，伤亡很大。在此关键时刻，五十团七连指导员曹德英，不顾身上有6处负伤，大喊一声：“跟我来！”一下抱起3个炸药包，第9次带着爆破组冲至峭壁下，手托炸药包，身贴峭壁，只听轰隆一声，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炸开一个缺口，为攻占敌人营盘岭主阵地——三营子炸开了通路，曹德荣同志成为董存瑞式的英雄战士。五十团二连排长侯全和敌人肉搏，最后三个敌人一起去抱他，他拉响了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四十九团一连连长赵云章同志，负伤后仍然坚持指挥部队，击退敌人数次反扑，坚守了阵地。五十一团团团长李凤友，带领一个营攻入敌人阵地后用火力封锁敌人一条退路口，两个小时内打死打伤100多个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五十团攻占营盘岭。不少共产党员交出了身边仅有的钱和衣物作为牺牲后的党费，来表达自己视死如归的决心。各级指挥员在整个攻占营盘岭的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一往直

前。五十团副团长杨怀年，带领突击营，勇敢地走在最前面，亲自观察敌情、道路，组织部队冲击。在战斗中哪里情况最复杂、最危险，他就去那里组织指挥。团长刘光汉，不但对全团的战斗行动严密组织、沉着指挥，而且在战斗激烈时，两次亲自指挥一个排打垮了敌人连规模的反扑。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许多伤员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精神，把生让给战友，把死留给自己。8月25日总攻击的那一天，师救护所就设在距敌人只有1500米、五六户人家六七间房子的小村庄里。当时在救护所的医护人员总共有十几个人，可是在几个小时内接收伤员达500多人，因担架少，后送困难，经常积压有近200多人。一时包扎、止血、药品、饭食、后送医治等都成了大问题。此时师首长和医护人员都非常焦急。伤员同志们看到这种状况，轻伤员便主动协助医护人员治疗、护理重伤员，提出把药品治疗、饮食、住房、后送等条件让给重伤员，而重伤员们认为自己一时治疗不好，不能上前线杀敌，便坚持把这些让给轻伤员。五十团二连排长李贵，左腿和臀部都是粉碎性骨折，胸腔内还打进了弹片，伤情十分严重，急需后送手术。但他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对医生乔洪英说：“我伤情重，恐怕一时好不了，现在药品紧张，医生少，你们不要管我，先把轻伤员治好，让他们早点重返战场参加战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感动得周围的同志流下了眼泪，更激起了大家高昂的战斗情绪。十多个医护人员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没有吃喝，没有合眼，精心地为伤员包扎、止血、换药、喂水、喂饭、端屎、端尿，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到26日傍晚最后一批伤员送走，他们有4个同志躺倒昏了过去。

营盘岭的攻坚战，一直激烈地进行到17时才全歼守敌，攻占

了三营子主阵地。在整个攻占营盘岭和主阵地三营子的战斗中，共毙、伤、俘敌1725人。但我们十七师也付出了伤亡1235人的巨大代价（其中五十团有668人），他们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解放兰州，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他们这种可歌可泣的战斗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军新编第四旅团长、副旅长，第一野战军六军十七师副师长。

回忆马架山战斗

郑三生

1949年5月中旬，我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解放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7月中旬，又胜利地进行了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4个军4万余人，揭开了西北战场我军全面进攻的序幕。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增援胡宗南未遂，惧歼西逃；野战军决定发起陇东追击战。我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与兄弟部队一起，沿西（安）兰（州）公路急进。7月底，解放甘肃重镇平凉。8月1月，攻占了瓦亭和三关口，粉碎了二马妄图凭借六盘山及其三关口要隘，阻挡我大军前进的阴谋，为我军继续追歼逃敌打开了通路，并迫使马步芳部向兰州、马鸿逵部向银川撤退。我军继续挥师西进，紧紧咬住马家军不放，人不卸甲，马不停蹄，越过华家岭，于8月20日逼近兰州。

兰州，是西北第二大城市，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西北人民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是西北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兰州北靠黄河天险，东、南、西三面环山，易守难攻。

兰州决战，为马步芳生死存亡之关键。因此他处心积虑地研究对策，以其主力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固守兰州。战役前夕，他

曾飭令所属：“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障碍筑工严密部署，如敌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妄图凭借其坚固工事和精锐部队负隅顽抗，消耗疲劳我军，幻想能得到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配合，造成内外夹击态势，与我决战。

马架山地势突出险要，是兰州东南的天然屏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朱绍良部就在这里筑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当我军逼进兰州时，马步芳又精心地进行了加修，是兰州外围的坚固防御阵地之一。阵地上有密如蛛网的铁丝网和鹿砦；蜂窝似的地雷区（以每枚航空炸弹连结着数枚地雷，只要踏响一雷，即引爆各雷及炸弹，半径二、三十米以内的人员即遭到杀伤，此种雷在外壕外布设甚多）；星罗棋布的钢筋水泥地堡及野战工事，低下隐蔽，便于发扬火力，能相互交叉，而我不易发现；坚固的暗道贯通各核心工事，连结各火力点；利用地形进行人工削壁，高一至二丈，从前沿至纵深挖有深宽各约六米的外壕三道，壕内埋设半米高的木尖桩；高地东西两侧多系悬崖绝壁，难以攀登；山后修有汽车道，直通市里。守军是马步芳的主力八十二军一〇〇师第二九九团、二九八团一个营及一个山炮营，其主要兵力和工程设施在马架山之古城岭。

我师是一支由红军发展起来的部队，历经多次战役战斗，素质较好。自挺进大西北以来，广大指战员情绪高涨，求战心切，都想为解放西北人民，为解放全中国，杀敌立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是由于进军一路顺利，所向披靡，马匪难以抵挡我军攻势，节节后退，部队中滋长了一种麻痹轻敌情绪。且我军远离后方，粮食等供应困难，临时筹措只能暂时应急。

8月20日，军命令我师为军第一梯队主攻师，在友邻部队协同下，攻歼马架山、古城岭之敌，尔后向城东关发展进攻。师受

领任务后，我与政委史进前、副师长杨森、参谋长齐景武、政治部主任刘克宽等召集各团主官和师机关、直属队有关领导干部开会，传达了军的命令，研究部署了各单位任务。尔后分成两组，一组到现地勘察地形，一组深入各部队进行动员，和战斗的组织准备。师决定编成两个梯队，五七九团为第一梯队，担任主攻；五七八团在其右翼，担任助攻；五七七团为二梯队，随时准备在主攻方向加入战斗；以军加强的炮兵和师、团属炮兵编成炮兵群，支援第一梯队战斗。

攻击发起前，部队进至古城岭以南二公里处隐蔽，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经过动员，群情振奋，争先恐后地要求担任主攻和突破任务。不少同志焦急地说，快打吧，马步芳长的是兔子腿，别让他再跑了。从机关到连队，决心书和求战书纷纷送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手里。一致表示一定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迅速攻占马架山，打好解放大西北最关键的一仗，解放兰州城！

二

8月21日6时，兰州战役打响了。攻击外围阵地的炮声震撼着沉寂的山峦，古城岭上硝烟弥漫。五七九团在马架山南麓卜家路口一线展开，向敌主阵地古城岭发起攻击。指战员迅速通过火力封锁区，冲到敌人的阵地前。先头分队进入雷区时，踏响地雷，引起航空炸弹和周围地雷的连锁爆炸，后续分队毫不停留，继续前进，越过铁丝网冲至第一道外壕。趁我再次触雷，立足未稳，近百名敌人突然从翼侧蜂拥而出。他们光着膀子，挥舞着鬼头刀，嗥叫着向我冲来，我一排手榴弹把敌人压下去。稍停，

这些亡命徒又狂叫着“死了升天”，继续冲上来。三营的勇士们猛地端着刺刀迎上去，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刚刚把敌人第一次反扑打下去，另一群又从两翼包抄过来……。这样激战到9时，我未突破敌前沿，师遂令该团暂停攻击，重新组织战斗。第二次攻击仍未奏效，战士们带着满身血污撤退下来。

两次攻击没有成功，伤亡较大，部队很憋气。第一梯队团、营调整了战斗组织，重新组织了火力，准备再次攻击。为增加突击力量，师决定五七九团一营和五七八团三营加入战斗。

16时发起了第三次攻击，当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冲到第一道外壕时，一些同志又触雷牺牲，跳进外壕的同志被木尖桩扎伤。敌人又开始以一个排至一个多连的兵力连续向我反扑，新加入战斗的一连在黄昏前就连续击退十余次，壕内外堆满了敌人的尸体。由于敌入居高临下，工事隐蔽，火力突然密集，而我进攻正面狭窄，地形暴露，不便运动，也不便发扬火力，因而进攻发展缓慢。部队虽然伤亡较大，但士气高昂，战士们前仆后继，反复拼杀，终以血的代价夺占了敌人第一道外壕。五七八团三营曾一鼓作气突破敌人第二道外壕，接近到第三道外壕，但终因敌人反扑猛烈，无法立足，退回到第一道外壕。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进攻部队象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第一道外壕阵地上。敌人为了保住阵地，当晚向古城岭增调了一个营的兵力。

一天的战斗结束了。我由于轻敌，仓促发起攻击，对地形、敌情不熟，准备不足，加之炮兵支援不力，致使伤亡较重，成果不大。但查明了敌人设防情况，了解了敌人的作战特点，为尔后的战斗取得了经验。

22日下午，彭总到友邻部队指挥所，询问了战斗情况和未能突破敌人阵地的原因；要求部队接受经验教训，发扬我军打硬

仗、打恶仗的光荣传统，打好兰州这一仗；并决定部队暂时停止攻击，调整部署，为总攻做好充分准备。根据彭总的指示，军调五八〇团、五八二团归我师指挥。师决定五七七团接替五七九团主攻任务，五八〇团为师预备队。

军王道邦政委和肖应棠副军长召集我们和五七七团有关同志到军指挥所，总结了战斗情况，具体研究了对付敌人的战术手段。各部队又进一步观察了地形，分析了敌人的特点，讨论了战法。

23、24两日，部队冒雨挖掘工事，补充弹药、粮食，组织小分队进行夜摸活动，为总攻作好充分准备。23日，五七七团二营组织突击队曾一度突破敌人第二道外壕，五七九团一连进至第二道外壕附近，均因敌人拼命地与我争夺，被迫退回。

三

8月25日拂晓，兰州战役总攻开始，炮火准备一结束，五七七团和五七八团二、三营冒着敌人炽烈的火力向古城岭守敌全线发起攻击。攻击部队踏着英雄们经过浴血奋战开辟的通路，勇猛冲杀。在第二道外壕前，我正面进攻的五七七团突然遭到敌人交叉火力的封锁和压制，前进受阻。三连三排排长赵山带领全排冲上去，连续爆破了敌人的外壕，打开了突破口。9时，该团一连夺占了敌人的第二道外壕，七连三排攻占了第二道外壕的三个地堡。与此同时，五七八团从右翼攻占了第三道外壕。

战斗的迅速发展，使敌人极其惊慌。穷凶极恶的敌人象一群输红了眼的赌徒，在督战队的砍刀和枪口的威逼下，挥舞着大刀，从侧翼疯狂地向我冲杀过来。我占领外壕的部队在“宁死前

进一丈，决不后退一寸”的口号鼓舞下，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敌冲下来，我打上去，往返拉锯20余次，双方激烈争夺达5小时之久。阵地上敌尸累累，遍地皆是。我在打敌人反冲击时，针对敌人的特点，充分运用和发挥了轻重机枪火力和冲锋枪抵近射击的威力，大量使用了手榴弹，因此得以多次打退了敌人，巩固了阵地。

为了继续向纵深发展，加速战斗进程，师于12时许令五七九团二、三营和五七八团一营加入战斗，部队越过第二道外壕，迅速向第三道外壕发展。敌人虽死伤惨重，但仍不甘心，不断向我实施小群多路的反冲击，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五七八团三连为了守住既得阵地，连续打垮敌人14次反冲击。他们忍饥耐渴，全连一壶水，一个人一天两个土豆，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没有失掉一寸阵地。五七九团六连与敌人拼力厮杀，枪打坏了，刺刀拼断了，就用手榴弹顽强战斗。该团三营班长刘维民，率领全班以机枪、手榴弹打退敌人30余次反扑。战士王芝瑞耳朵被炮弹震聋，半截身子埋在土里，他迅速爬起来，继续与敌人搏斗。17时，师组织全力进行最后攻击，五八二团在师的左翼加入战斗。经过激战，全部攻占第三道外壕，并迅速向纵深发展，将红旗插上了古城岭主峰。残敌向兰州市里溃逃，我跟踪追击。午夜，残敌被肃清，马架山战斗胜利结束，歼敌2600余人。

马架山战斗的胜利是千百个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缅怀烈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心情十分激动，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任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师长。

抢 夺 黄 河 桥

张 开 基

1949年8月26日，我一野大军攻克战略要地——兰州，在西北解放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时，我任三军七师师长，率部参加了这次激烈的攻坚战。

8月20日，我师进至兰州城西南，控制了周家山、冈家营高地，面对七里河、狗娃山、土门墩构筑阵地，对敌监视警戒，并作攻击准备。

兰州一战，关系着青马的生死存亡，势在必决。因此，敌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进行了全力准备。该城守敌总指挥马继援非常狂妄，自恃兰州兵力集中，粮弹充足；有三面环山作为城垣的天然屏障；有抗日战争时期由外国军事顾问帮助修建的“国防工事”，北有天险黄河为依托。从面妄图利用我长途作战的疲劳和困难，歼我于兰州外围。

8月21日，由于我指战员求战心切，加之陇东追击战进展顺利，有轻敌麻痹思想，也误认为敌有弃守兰州企图，怕失战机（当时我师为兵团预备队，未投入战斗）。里经我军奋勇作战，给敌以重创。但由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隐藏的钢筋水泥碉堡群，作拼死顽抗，我军也受到较大伤亡，激战一天未夺得敌人一个阵地。敌人见我初攻受挫，气焰更加嚣张。

这时，党中央及时发出指示，要求我军集中兵力充分准备，

连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各部队奉命动员再战，进行了三天准备。当时，兰州地区正值阴雨连绵，气温骤然下降，加之敌人对我实行坚壁清野，部队生活十分艰苦。广大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投入了战前准备。在此期间，我师一面组织机关人员前送物资弹药，并派王立忠副政委带领一个工作组外出筹粮；一面广泛开展军事民主，不断派出人员探索道路、侦察地形。一天晚上，我和参谋长带了几个参谋，化装成当地老乡，趁雨夜天黑，沿黄河边一条小路摸到了原兰州市国民党中央医院后门附近，翻墙进入一老百姓家里，经给他们做工作，了解到敌人布防和城市道路等一些情况，对我们选择进城路线，提供了不少帮助。

8月24日，各部队完成一切攻击准备。根据敌主力控制南山，东西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城中无预备队，黄河铁桥是敌唯一退路的情况，野司确定：围攻兰州的重点是攻取南山，向敌右翼迂回，夺取黄河铁桥是全歼守敌的关键。

8月25日，我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步兵在炮兵群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不断向敌阵地猛烈攻击。满山遍野的枪声、炮声、爆破声、喊杀声搅作一团，战斗异常激烈。在我凌厉攻势下，沈家岭之中、下狗娃山的敌坚固工事，首先被我四军突破；17时六军攻占了营盘岭；六十五军经与敌反复争夺，也攻占了马架山，巩固了阵地。消息传来，我师广大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请战，战斗情绪极为激昂。

我们当时的任务是：25日下午配合四军攻击狗娃山，26日拂晓前拿下敌阵地。我师决定分两路向该山夹击，二十一团占领晏家坪向七里河推进，尔后与二十团向黄河铁桥攻击。

当天夜晚，我十九团在攻打狗娃山时，抓住敌人两个逃兵，

从他们口中得知：由于南山阵地被攻克，马继援已下令全线撤退，利用天黑秘密行动，企图过黄河铁桥西逃老巢青海。得到这一紧急情况后，我和梁仁芥政委当即研究决定：一面迅速向军部报告（当时与军部联络的电话线没架通），一面命令3个团齐头并进，迅速强占黄河铁桥，断敌退路。

这时，十九团三营早已按预定的路线悄悄地绕过敌人防区，沿公路直插黄河铁桥。副团长申文范带领突击营（三营），乘敌人一片混乱之时，一口气冲到兰州西城门，迅速控制了西关城墙制高点；并立即组织七连、九连和机炮连的全部火力，掩护八连向铁桥迅猛发起攻击。这时，有一股敌人和辎重物资车辆正从桥上通过，桥头灯火通明，车辆拥挤，人喊马叫，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我军会如此神速地出现在城内。当受到突然打击后，敌人惊恐万状，乱作一团，除一小股守桥部队进行抵抗外，其余争相夺路逃命。26日凌晨1时许，敌满载弹药的几辆卡车被打燃。一时桥上烟火腾空，爆炸声巨响，敌人完全被吓懵了，摸不清我方到底有多少兵力。就在这一瞬间，我们抓住时机，乘势冲上桥头，全部控制了敌退逃的唯一孔道。

随后，我师指挥所到达水北门，3个团的主力也相继入城。这时，我们得知敌人主力还未撤出阵地，城内没有大股敌人。对此，我们追歼逃敌的决心并未动摇，决定部队由城内分头向东、南出击，攻敌后和侧翼。由于我出敌不意，十九团迅速攻入东教场敌兵营，消灭了地方守备部队两个团；二十一团在西街击溃一小股顽敌后，很快占领了南门，并突入敌飞机场消灭了据守航站制高点的一个杂牌保安团；二十团入城后，与城南冲过来的敌骑兵数百人遭遇，当即展开巷战，将敌大部歼灭；又沿大街向市中心发展。

4时左右，在兄弟部队猛烈攻击下，大批敌人从南山、东岗镇、华林山等处撤退下来，向城里集中，一股劲直扑黄河铁桥，妄图夺路逃窜。当时，我师主力已向城内出击，只有十九团一个营坚守铁桥。敌拼命组织反扑，我指战员顽强阻击，争夺非常激烈。正当情况十分危急之时，忽见铁桥那面枪声密集，炮火连天，子弹象狂风一样扫向从四面八方涌向铁桥的敌群，打得敌人懵头转向，乱成一团，有的掉进黄河，有的死在桥上，有的四散逃窜……。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使我们既高兴，又惊奇。高兴的是敌人疯狂的冲击被这一下打得溃不成军，解了桥头之危；惊奇的是光靠我们一个营的兵力，怎么打退这么多敌人的进攻呢！而且打得这么痛快，这么得劲，这使我们一时解不开这个谜。后来才弄清：原来在我3个团奉命从铁桥向城里出击时，二十一团一营三连的一个班，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了下来。这个班进至南桥头时发现了一座地堡，是敌人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形状象个圆馒头，稍比地面高一点，四面都有枪眼。敌人不相信我军能这么快攻进城里，因此地堡里无人防守。这个班的12位同志钻进地堡后，见里面空无一人，堆满了武器弹药。他们正想报告上级时，我3个团已分别向三条街道打出去了。于是这12位勇士象12颗钢钉一样坚守在地堡里，严阵以待，伺机歼敌。当敌人拼命向铁桥冲击，我十九团三营感到吃紧时，他们适时地从地堡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从各个枪眼吐出了炽烈的火舌，打得敌人不知所措，有力地配合了守桥部队堵住了敌军的退路。铁桥一堵，敌人象被猛然闸住的洪水，在几条街道里聚集住了。在这关键时刻，我打出去的几个团听到城内激战，闻声迅速包抄回来。敌人抢夺铁桥绝望了，只好占据街道，与我拚死顽抗。中华路、双城门、畅家巷等处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我部队在

华北、西北战场有多次巷战经验，指战员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梯子，爬到房顶，占领制高点，凭借店铺、楼台、住宅等建筑物，进行一幢房子、一条巷子的顽强争夺，多次击败敌人反扑，打得敌军人仰马翻，尸体遍街。早6时许，我军全部占领了城内各要点。此后，敌已溃不成军，残敌逃至雁滩附近，仅有的一座浮桥已被河水冲断，只好纷纷乘马泅水过河，我军乘胜追歼，敌大部分被我歼灭或葬身于黄河激流之中。26日清晨，我师一部越过黄河铁桥，消灭了白塔山上的守敌，占领了北岸的制高点，将第一面红旗插上兰州北城。

兰州一役，我一野歼灭了青马主力，敌人自我吹嘘的“兰州是不可攻破之铁城”的谎言彻底破灭了。

几天以后，西北野战军总部召开了战役总结大会，我师二十一团一营三连的那个班，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受到了一野总部的表扬。彭总还亲切地和12位勇士握了手，并把兰州各界人民献的鲜花，送一束给予他们。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二旅副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第七师副师长、师长。

青海解放的回顾

廖 汉 生

从1949年8月28日我军开始向西宁挺进，到1953年5月平叛剿匪结束，祖国的江河源头——青海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青海省各族人民喜获解放，全省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军民共同粉碎了残余敌人的反革命暴乱，继而又开创建设新青海的伟大事业。四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它却为青海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

青海的解放不是孤立的事件和偶然的胜利，它是与西北解放战场的整个战局密切相关的，是我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向着新的历史纪元迈进的必然结果。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西北战场上，我军于当年5月解放了古城西安。7月11日，发起了以歼灭胡宗南集团为主要目标的扶眉战役，歼敌4个军，给胡宗南主力以沉重打击，使青、宁二马陷入彻底孤立的境地。蒋介石为挽回西北战场的败局，于7月27日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取得西北军政长官大权的马

步芳，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妄图与我军作垂死的顽抗。

我军对于青马早有足够的了解，对于进军青海要同青马进行一场恶战，也有充分思想和物质准备。青海是马步芳的老巢，马步芳家族政权对青海进行了长达40年的黑暗统治。在那里建立了暴君式的反动政权，组织了一整套家族式的反革命武装体系，其部队有10万余众。为了不断扩充其势力，马步芳积极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镇压革命、镇压人民的帮凶祸首。1936年，马步芳在河西走廊拦击西进的红军，几致我全军覆没，欠下了一笔血债。在抗日战争中，马步芳屡次进犯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蒋家王朝大势已去的形势下，马步芳仍然执迷不悟，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效劳。他接受蒋介石提供的美式装备，统领西北军政大权，自命为“西北支柱”，做着“西北王”的迷梦。青海的解放，正是同马步芳统治集团进行了一系列殊死搏斗之后才取得的。

1949年7月，毛主席在为我人民解放军确定的《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中指出，对青、宁二马应予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将军表示有向我求和之意。毛主席设想在消灭马步芳后，对马鸿逵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于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7月28日，我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抓住了扼守陇山要隘——固关、掩护青马主力退却之敌骑兵第十四旅，并予以歼灭，使骄横一时的青马第一次遭到重创。

马步芳为阻止我军西进，决心孤注一掷，据守兰州，做最后

挣扎。我一兵团主力（欠七军）奉命经天水、临洮，进占临夏，突破兰州守敌的右翼。此举大出马步芳意外，使其惊恐万分，深感后方空虚，大大动摇了军心。8月25日，我军对兰州发起总攻，给青马主力以毁灭性打击。从此，青马兵败山倒，一蹶不振，彻底丧失了与我军正面较量的能力。兰州战役的胜利，为宁夏、甘肃、新疆等西北诸省区，特别是为青海省的解放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二

1949年7月19日，我参加一野在陕西虢镇文广村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彭总在会上对扶眉战役作了总结，并分析了敌情，提出了在平凉地区歼灭青、宁二马的作战设想。毛主席完全同意彭总的作战设想，并科学预言：只要平凉战役能歼灭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青海解放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科学预见的正确性。

虽然青、宁二马后来由于各保实力，发生矛盾，未敢与我在平凉决战，但是兰州战役却歼灭了青马主力，逼迫青马残部纷纷向青海、新疆逃窜。当时，继续追剿青马，乘胜解放西北诸省，是我军的当务之急。

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开始了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战斗历程。兵团机关和二军在王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当天起程由临夏取循化，过黄河，经甘都、化隆直取西宁；一军由贺炳炎军长和我率领，从永靖渡黄河，经民和、乐都，沿湟水以南山区小道进军西宁。两路大军犹如两股强大的铁

流，形成了箝取西宁的态势。解放青海夺取西宁的历史性大进军，就在这浩浩荡荡的铁流的滚动中开始了。

在夺取西宁途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跨越黄河天险。敌人在逃跑前，毁坏了黄河浮桥和沿岸的船只。我们命令军直炮工团火速架桥，但由于缺乏器材，几次都未奏效。我和贺军长十分焦急，立即去永靖莲花渡口察看情况。当得知当地的牛、羊皮筏子渡人安全可靠时，便立即决定放弃架桥，全力搜集牛、羊皮筏和赶造木排。这样，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千军万马乘皮筏和木排迅速渡过了黄河。

早在兰州战役时，狡诈的马步芳就急令骑八旅和数个骑兵团撤回了青海，以加强老巢的防务。兰州战役后，马步芳的残兵败将仓皇涌入青海。为了不给溃逃的敌人以喘息之机，不使解放青海的历史进程有分秒的延误。我们当即决定，抽调军直及一、二、三师的骑兵侦察连和9个团侦察排的骑兵班以及各师侦察科长，各团侦察参谋等，共600余骑，组成军的先遣侦察部队，由军侦察科长孙巩带领，查明沿途敌情，为全军开辟前进通道，大部队以临战姿态随后跟进。

由于军党委下了正确的决心，先遣侦察部队开进十分顺利。从报来的消息看，比预料的情况要好：先遣侦察部队于9月5日解放了青海省省会西宁；马步芳、马步奎、马继援等先后由西宁乘飞机逃走；青马残部在我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已成惊弓之鸟，不战而溃；西宁部分开明人士及当地群众组成了维持会，自动维持社会治安，看守敌人遗弃的财产，等待解放军接收。9月6日，一军前锋部队由平安驿乘群众前来迎接的汽车进入西宁，受到各族群众热烈欢迎。9月7日，我和贺炳炎军长率军部进驻西宁。随后，王震司令员率兵团机关和二军也赶到这里。

西宁解放后，我军立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恢复社会治安，维持社会治安，收降敌人残余武装。青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骑八旅旅长马英、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等及其残部，经我军派人劝降争取，分别于9月8日至11日向我投降，溃散于甘肃境内的马步芳残部也向我临夏驻军投降。至此，青马10万军队全部瓦解。为了改造青马投降军官，我们成立了“解放军官训练处”，对他们进行训导。到1949年年底，全省大部地区获得解放。

青海的解放，结束了马步芳家族政权四十年的黑暗统治，使青海人民获得新生。它是西北解放战争中继兰州战役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揭开了青海历史新的一页。

三

青海解放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开展地方各项工作，帮助各族人民建设人民政权。

进军青海时，由于部队行动神速；地方干部没有跟随到达，加上马步芳集团长期严格控制和镇压，青海在解放前除了一些自发的反蒋、反马群众斗争外，没有一个地下党组织。因而地方干部十分缺乏，特别是缺乏当地和少数民族干部。

根据上级指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从一军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和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省、市旧政权各个部门。省军政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省、市临时政权成立后，各族各界代表、部落头人和宗教上层人士纷纷前来致敬、祝贺。有些边远县的人民群众还派代表向军政委员会

要求派部队前去解放那里的人民，派干部去建立新的政权机构。

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军党委又决定，由军、师各级领导机关抽出大批干部，采取分区负责的方法，大力协助地方建立县、区政权。一师负责大通、门源、互助、祁连等县；二师负责湟源、湟中、贵德、海晏等县；三师负责民和、化隆、乐都、循化等县；军直负责省市领导机构的建立。这样，大批优秀的军队干部转入了地方工作。

1949年9月下旬，我去兰州开会，领受了一野前委和西北军区关于命令一军长期留驻青海，兼青海省军区机关，并担任彻底摧毁马步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设新青海的任务。9月27日，军党委作出了《当前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全军必须坚决贯彻一野前委关于建设新青海的工作队的思想，明确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将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从此，一军指战员开始树立扎根青海、建设青海的雄心壮志。为了充实基层，加强领导，军党委决定由全军每个党支部抽调4人，到各地去参加建设工作。这样到1950年9月全军共抽出了2000多名干部和老战士党员。

各地人民政权一成立，即迅速开展了工作。由于过去马步芳统治集团的反动宣传和国民党军队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欺凌掠夺，许多人对我党的政策很不了解，特别是回族群众对我军心怀疑惧，旧政权中的公教职员以及回族群众弃职离乡、逃散在外的很多。为了消除人民群众的疑惧心理，各地新政权和驻军指战员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及其他各项政策，深入开展群众工作。逃散的群众闻讯陆续归来，公教职员也纷纷向各地新政权报到登记，不少群众还将马步芳军队遗弃的武器、弹药、马匹、资财送交人民政府。人民政权很快就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社会治安

得到稳定，社会生产迅速恢复，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各行各业焕发生机。

经过了四个月的充分准备，1950年元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上午10时，在旧省政府礼堂隆重举行了省人民政府领导成员的宣誓就职典礼。会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赵寿山为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仲良、廖汉生、喜饶嘉措（藏族）、马朴（回族）为副主席。我们在宣誓中庄严表示：在中央人民政府及毛主席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团结青海藏、回、汉、蒙古、撒拉等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一切政策、决议和命令，坚决克服困难，建设新青海。参加会议的全省各族各界群众代表济济一堂，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庆祝省人民政府的诞生。

青海省人民政府的成立，是青海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郑重地宣告，青海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了。

四

青海的解放，推翻了马步芳集团的黑暗统治，使青海各族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然而任何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马步芳统治集团的残余势力——反动军官、恶霸地主、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等顽固派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之机，发动武装暴乱，企图东山再起，实行反革命复辟。

1949年12月5日和7日，大同、门源两地分别以马英和马成彪为首掀起了反革命暴乱。12月8日、10日，湟中小峡、鲁沙尔

地也区相继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与此同时，循化、化隆等地的马步芳高级军官马忠义、马成贤、韩进禄以及恶霸地主韩有富等，也与其他残匪相呼应，掀起了暴乱。一时间，青海境内乌云密布，匪乱四起。各地暴徒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伏击我驻军部队，袭扰、捣毁我县、区政府。他们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特别是对我军指战员和我政府工作人员残酷杀戮，砍头剥脚，剖腹挖心，割舌剜眼，陈尸于野。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充分暴露了这伙穷凶极恶的反动派誓与人民为敌，极端仇视人民政权的疯狂用心。

从我军侦察了解的情况和对叛匪行动部署的分析判断，这次暴乱是马步芳、马继援在出逃青海前，有预谋、有计划安排的，是以马步芳残部反动军官为骨干具体组织发动的。他们企图赶走解放军，推翻人民政权，恢复其反动统治。然而，他们打错了算盘，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为了迅速平息暴乱，中共青海省委和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在西北局及西北军区的统一指挥下，命令第二师、第三师的主力及骑兵、炮兵部队，坚决地实施军事打击。同时，迅速动员全省党、政、军、民进行剿匪斗争，并及时发出剿匪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关规定和指示。当时，除了积极进行军事清剿外，地方各级政府还普遍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群众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积极开展了公安侦破、打击匪特等活动。1950年2月，省委针对当时股匪活动情况，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给各县的指示》，指出：各项工作都应围绕剿匪这一中心配合进行；在民族复杂、历史上民族纠纷非常尖锐的地区，剿匪问题和我们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但必须注意区分不同性质；在剿匪问题上，必须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

配合。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广大军民乘胜进击，经过艰苦努力，连续作战，坚决清剿，到1953年5月消灭马元祥股匪时为止，全省各地的匪乱和一些流窜的股匪已全部平息和剿灭。

剿匪斗争是我们与青马斗争的继续，是解放青海的最后一幕，青海军民为此做出了重大牺牲。敌人企图复辟的阴谋没有得逞，其残余势力反而被我彻底肃清了。然而，这个血的历史教训也是深刻的，充分证明了反动派不会自行灭亡，对于他们不应有丝毫的麻痹，在胜利面前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满。1950年9月20日，在军的党代会上，我们就这个问题作了总结。通过剿匪斗争，青海各族人民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各级政权进一步巩固，民主改革的进程也加快了步伐。

五

解放青海，是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青海。从进军青海之日起，我们就把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在建政、剿匪的同时，即抽调大批指战员投入生产建设。

从1950年3月起，全军先后开展了以农业为主，手工业、运输业为辅的大生产运动。当时气候寒冷，风沙不断，旱象严重，为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尽快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参加生产的部队及从驻西宁、乐都、民和等守备部队中抽调的共9800多人，同各族群众一起兴修小型水利，并动员了所有人员植树造林。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2500人修筑飞机场。各部队还抓紧修建营房，有的部队还参加了采挖黄金的劳动。全军出现了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建设局面。

1950年4月下旬，我们又接受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给我们下达的修筑公路的任务，主要有青藏公路西宁至黄河沿段和宁张（张掖）公路西宁至大梁段的修建工程。这两段公路的修建，不仅关系到西藏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而且对青海本身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不影响剿匪任务完成和兼顾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我们抽调了9300多名指战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

在修建公路的过程中，全体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发扬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展开了顽强的搏斗。青藏公路过日月山后，便蜿蜒在人迹罕至、空气稀薄的荒原上，部队指战员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提出了“一次修好，永久坚固”以及“水冲不垮，车压不塌”的口号。他们顶着风雨冰雹，在没膝的冰水中背石运沙，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二塔拉、三塔拉筑路的部队吃水都很困难，需要到百里之外去运水，但他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到，坚持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西北军区首长的函电嘉奖。在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里，指战员们修筑公路600多公里，修建大小涵洞一千个，为青海高原的建设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青海各族人民对于人民解放军在为新青海的建设中所建立的功勋，怀着崇高的敬意。省人民政府及军区做出决定，在青藏、宁张公路工程的艰巨路段设立碑铭，以志永恒纪念。我和贺炳炎军长为日月山上的纪念碑题了词，让人民解放军建设青海的功勋与巍巍的日月山永世长存。

今天，青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3年9月，我应邀去青海

参观、座谈，更加深了对青海各族人民的情谊和对往事的回忆。虽然十年动乱使青海遭受了严重的创伤，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青海又重新腾飞了。看到这一切，我这个曾在青海战斗和工作过的老战士感到无限的欣慰。谨把青海解放这一段难忘的经历记叙下来，奉献给亲爱的青海军民，祝愿你们发扬当初解放青海、开拓青海的革命精神，在祖国的江河源头，谱写一曲曲向四化进军的雄伟乐章。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政治委员。

忆解放宁夏

杨 得 志

1949年8月26日正午，被敌人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的兰州宣告解放。国民党反动集团在西北地区最大的堡垒彻底崩溃！

兰州解放之后我们才知道，马步芳在向他的“中央政府”发出那份“患在腹心，情况万急”，“千钧一发，迫不及待”的电报的当日，便仓皇逃出兰州到了西宁。兰州解放的第二天，这个横行于西北多年的土皇帝，又逃到了重庆。他的这个逃跑速度，比他那个“中央政府”从南京逃广州，从广州逃重庆还要快得多！

解放兰州，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我军在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中，再没有严重的战斗，基本上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

当然，要“走”得好，“接管”得好，也还要费一些周折。

我们十九兵团接受的新任务，是单独进军宁夏。彭总在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开过两个多月了。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不仅我们看到了，全世界人民也看到了。毛主席说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个话和口号也不是随便提的嘛！意义重大嘛！人民共和国就要正式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如今还有一个

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劲，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你们看怎么样呀？”

彭总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9月9日，我们从兰州出发向宁夏进军。

宁夏也有二马，这便是马鸿宾和马鸿逵。他们二人虽兄弟相称，但关系一向紧张，所谓“一槽二马，相争不懈”。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是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马敦静还是整个宁马的总指挥）；一是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的八十一军。就他们内部相比，马鸿逵的力量要强一些。但在兰州、西宁相继解放，青马主力被歼，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都如惊弓之鸟。

根据毛主席关于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分析了宁夏形势。大家认为，马鸿逵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对宁夏兵团控制较严，该兵团的上层军官又多系他的心腹。兰州解放前，他曾到重庆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数百万银元军饷，并表示“死守宁夏”。在我进军宁夏中，他已逃往重庆。而马鸿宾与马鸿逵则不完全一样。抗战期间，马鸿宾曾表示拥护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先生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我们俘虏，彭总亲自接见，并由这个团长将彭总给马鸿宾的信带回了宁夏。这个团长回到宁夏，马鸿宾非但未加刁难，反而奖给了他一匹马。马鸿宾当时内受马鸿逵的刁难、限制，外受我军重大压力，心情十分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我们的工作跟上去，做得好，争取马鸿宾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里，我要提到在和平解放宁夏中不畏艰险，任劳任怨，做

了不少工作的郭南浦（即郭均三）先生。郭先生是位老中医，在甘肃、宁夏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兰州解放后我和兵团李志民政委曾几次去看望他。这位老人身材瘦长，常穿一件银灰色长衫，戴一顶雪白的回民小帽，童颜鹤发。虽已年过七旬，却动作灵敏，头脑清楚，爽朗健谈。那时他刚得一子，我们每次去他家，他都将幼子抱出来，讲些笑话。当他知道我们要进军宁夏，又有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时，便主动承担向马鸿逵和马鸿宾通报信息的任务。他说：“我与他们虽不同姓，却系同族同教。我愿将大军对回家之情谊和为国为民的宗旨，转告他们。”我们担心他年事已高，北上银川路途遥远，万一有什么闪失就不好了。这位老人却引用古语侃侃而谈：“‘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老马之智可用也！’。”我们将郭老先生的意愿报告了彭总。彭总同意后，我们要兵团联络部长甄华选几位有经验的同志，与郭老先生研究入宁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开展工作，并与他结伴。同时将此事告知当时已在宁夏的六十四军负责人曾思玉、王昭、唐子安和傅崇碧诸同志，要他们注意保护郭老先生的安全。

进军宁夏的部队，基本上兵分三路：左路克甘肃的景泰后，北渡黄河挺进宁夏重镇中卫；中路挟黄河而行，在向中卫前进的路上，曾在个叫枣林子的地方，包围敌人八十一军一个团，并迫使其投降；右路由固原、黑城、海原一带出发，直扑宁夏另一重镇中宁。三路大军行进路线不尽相同，但所遇困难则大体一样。这一带不少地区荒沙漠漠，人烟罕见；有些地区虽有百里草原，却无一条道路可寻。更困难的是严重缺水。偶而遇到一点积水，多半又苦又涩又咸，简直不能入口。这虽气候多变，日出曝晒闷热，日落冷风飕飕，且秋雨不断，道路泥泞。这对于负重在

七八十斤以上、来自华北平原的青年战士们，实在是从未经历过的。但是他们战胜了这一切！应该说，他们的革命精神一点也不比经过长征的前辈们差。

我六十四军进至中宁以南马家河湾时，郭南浦老先生等从中宁赶来，向军的领导同志转达了马鸿宾求和的意愿。军的领导同志赞扬了郭老先生为了宁夏人民不辞劳苦，长途奔波的精神，请他转告在中宁的马惇靖，尽快下定最后决心。郭老先生返中宁后又转赴银川。这时马鸿逵已逃往重庆，宁夏的军政大权，均由其子马敦静代行。马敦静对郭老先生不但避而不见，反而封锁消息，派人监视，以至限时要郭老先生等离开银川。马鸿宾接待了郭老先生一行。他说：“马敦静虽是我的侄儿，但我们多年已不往来。此刻他不找我，我也不能去找他。只有八十一军马惇靖部我能负责。”之后，马鸿宾派车将郭老先生一行从银川送往他儿子马惇靖驻地。

马鸿宾父子虽有起义的意愿。但仍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一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对我们的政策了解不够，二是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牵制，当时国民党政府政务委员（原国防部长）徐永昌正在银川，策划宁夏兵团南下与胡宗南汇合，然后入川协同宋希濂部作战，或向甘肃河西一带运动，尽快与马步芳残部汇合的阴谋。这期间，马鸿宾曾由宁夏飞往绥远，而见正在那里与董其武先生同商解决绥远事宜的傅作义和邓宝珊先生。”马鸿宾曾是傅先生的部下，与傅、邓二位的私交不错。据说，傅先生等人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向马鸿宾讲述了我们党的政策，阐明“和有利，战无利”的道理，对坚定马鸿宾起义的决心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要六十四军代表十九兵团向马惇靖发出通知，表示我们欢迎他们起义，并愿意与他们谈判起义的具体事

宜；但不能拖延。我们限定了谈判的时间，明确指出“过时不候”。这样，马家父子才最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八十一军起义后，我们报请彭总批准，任命马惇靖为该军军长，甄华为该军政治委员。彭总向马鸿宾发出了祝贺电，马鸿宾给彭总回复了申谢电。我们还以十九兵团领导人的名义，将一面绣有“和平老人”四个大字的锦旗，送给了郭南浦老先生。这四个大字是李志民同志题写的。

我们对马鸿逵父子也曾进行了大量的耐心的工作。但是他们或置若罔闻，或玩弄花招，策划钻贺兰山、进大沙漠和我们打游击，甚至掘千年古渠放黄河之水阻挡我军前进。

针对马鸿逵父子的顽面态度和他们对宁夏兵团完全封建家族式的严密控制，我们在金积、灵武地区对他们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马敦静见大势已去，秘密逃往重庆。

记得我在中宁曾对马敦静宁夏兵团的主力，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人说：“解放军从兰州出发，郭均三（南浦）老先生自动前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奔走。但你们不理，反派人监视。听说你们有人想在战败之后，把队伍拉到贺兰山或在沙漠里和我们打游击，那好嘛！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打游击打出来的，可以说是打游击出身吧，这一点你们应该是清楚的！要打游击，你们肯定是不行的，肯定也是要被消灭的！至于掘堤放水，那是罪上加罪，也根本不可能阻止我军的进攻！”

9月23日——我们离开兰州半个月的时候，银川解放了，宁夏解放了。这块座落在我们伟大民族摇篮黄河之滨，有17万多平方公里，200多万回、汉、蒙古等族同胞的土地，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记得我和李志民政委，耿飚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政治部潘自

力主任等是9月26日进入银川市的。马鸿宾先生率领原军政负责人，以及银川市各民族和各界群众的代表近千人，齐集南门外热烈地欢迎人民解放军。同一天，我们收到了新疆全省和平解放的消息。整个西北战场，在毛主席和彭总的指挥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喜讯如涛涛黄河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在我们进入银川的前五天，1949年9月21日，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了！西北全境解放不到一周，1949年10月1日，中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历尽艰险，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了！那时还没有电视，我们远在祖国的大西北，看不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那激动人心，雄伟壮丽，万民振奋，一片欢腾的热烈场面，但是，毛主席那震撼全世界的庄严而伟大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十分真切地听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又想起了毛主席在“七大”会上关于中国的道路、前途、命运的讲话。

我们的道路是艰辛的，但它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

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它是我们自己夺得来的！

我们的命运曾经是坎坷的，但它一直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

写到这里，我的这一本回忆录可以结束了。但是我还想记述一件小事，或者说讲一个小小的插曲。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进军宁夏的路上。

那天，我跟一个师部行动。傍晚，来到了一座不大的城镇。住下不一会儿，警卫员来向我报告：“首长，外面有一个老百姓要见你。”

一个老百姓要见我。这里怎么会有老百姓知道我？而且要见我呢？是送情报？还是反映什么问题的吗？

“他知道你的名字，还说他认识你。”警卫员又补充说。

“请他来吧。”我说。

警卫员有些犹豫地问：“到你这里来吗？”

“请他到我这里来。”我肯定地说。

那个人一进屋，我们的视线一相遇，我便愣住了。看上去他好象有四十多岁，满脸胡子，头发老长，披了一件油渍斑斑露出棉花的棉袄。怎么这样的面熟而又陌生？他是谁呀？

我让他坐下。还是他打破了寂静：“你，你是杨团长吗？”听得出，这短短的一句问话里，包含着疑、惊、喜、盼，包含着我说不出但感觉到了的许多、许多。“团长，你，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这句话深沉面颤抖，好象期待着我作肯定的回答。

“小黄！”我喊起来了。“你是红一团的测绘员小黄！”

他没有再说话，甚至连头也没有点一下，两眼顿时明亮，泪水泉涌般地滴了下来。

“小黄！”我叫着，一步走到他的身旁，扶住了他的肩膀，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团长！”小黄只吐出这两个字，便泣不成声了。

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警卫员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我们。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把小黄拉到我的床前，让他坐下，端详着他，为他握着怎

么也擦不干的泪水……

“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现在住在哪里？在干些什么？”

“你的生活怎么样？”

……

我向小黄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想知道他的一切！十四年前，更远一些，在中央苏区我们是朝夕相处的啊！

小黄告诉我，他是从兵团的布告上看到我的名字找来的。他反问我道：“黎政委呢？他还和你在一起吗？”

我告诉他，黎林同志已经牺牲了。

“谢象晃呢？那个管我们吃饭穿衣的谢象晃还在吗？”小黄又问。

我告诉他，谢象晃同志还在，不过他负了重伤，一条腿被打断了。

“肖参谋呢？”小黄又问，“那个搞侦察的肖参谋呢？他搞侦察，我跟着他调查测定行军路线，我们俩是老在一块的。”

我告诉他，肖思明同志还在，但是目前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小黄几乎问遍了红一团团部所有的同志。十几年了，他记得是那样清楚。十几年了，他大概天天都在想念这些同志。而这些同志大部分已经为今天的胜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离开了我们。我在回答他的问话时，也是很难过的。

我让警卫员去搞饭，请他告诉伙房的同志加几个菜，说我这里来了一位老战友。

吃饭了，小黄的情绪好象才平静下来。他告诉我，长征时他一条腿上中了两颗子弹，流血过多，昏迷了过去。醒来发现旷野

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爬到一个山洞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后来他遇到了另外两个负伤掉队的同志，但这两个同志的伤势比他重得多，不久便牺牲了，又剩下他一个人。因为没有一点药品，他的伤口化了脓，溃烂了。有天夜里，他爬到一家穷苦的老百姓家里，请求给他一点吃的东西，并想要一点药。穷苦的老乡给了他一条破被，并没有问他的来路，只是告诉他白天不要出来。看来老乡知道他是红军，因为当时掉队的红军战士不止他一个人，而国民党军队常常来搜查。至于药，老乡家没有，但是老乡给他找来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上。就这样，他的伤慢慢地好起来，能走路、能劳动了。但他的腿再也不能完全复原了。小黄拉起裤子给我看，被子弹打穿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很深的洞。

“伤好后天气渐冷。”小黄继续说，“我得不到一点部队的消息。想部队，想你们，可我一个人到哪里去找呢？那家老乡对我很好。他们家没有劳动力，我就留下了。我成了他们的儿子，以后成了家。但我还是天天等，天天盼，指望着有一天自己的部队能打回来。”

“我们今天不是打回来了吗！”我说。

“可我等了整整十四年。十四年呀，团长，离开江西的时候我十八岁，今年都三十二了。”小黄说。“不过我还是有‘运气’的，终于等到了你们，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吃的苦、流的血都比我多，他们也在等，可是没有等到你们，也没有等到今天……”

是啊，有多少同志在等着“我们”，有多少同志在等着“今天”。不过他们没有等到。他们为着“我们”，为着“今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热血，自己的生命。我们怎么可能又怎

么能够忘怀他们呢！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红旗上流着先烈们的血！

我们的江河里淌着先烈们的汗！

我们的高山大川，辽阔的国土上埋葬着先烈们的忠魂！

所以我们说：

革命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过去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未来的胜利也将来之不易！

所以我们说：

要努力奋斗！为了过去，为了今天，更为了将来而努力奋斗！而这一点，对于老一代，新一代，甚至未来的一代，我想都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本文摘选自杨得志同志的回忆录《横戈马上》）

激战任山河

曾 思 玉

扶眉战役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退却集结于凤县、佛坪、东江口地区，组织防御，企图依托秦岭阻止我军南取汉中。青马退至灵台、陇县、崇信地区。宁马第八十一军位于固原、三营、黑城、庆阳一带，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位于白水镇、泾川、长武、永寿地区。企图依仗六盘山、华家岭有利地形，在平凉地区挫败我军的进攻，阻止我军沿西兰公路向甘肃、宁夏进军。

彭德怀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青、宁二马的指示，采取“箱胡打马”的方针。决心乘胡、马两部彼此远离之机，实施战略追击，歼青、宁二马于六盘山、三关口、平凉地区。以箱制胡宗南部，迟滞其退入川境，以配合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当时，兵团赋予我第六十四军的任务是，配属兵团榴弹炮团、机械化营、战车队沿西（安）兰（州）公路向彬县、长武、泾川、平凉地区攻击前进。左有六十五军沿关头镇直插泾川西北的白水镇，断敌退路。右有第六十三军的第一八八师和骑兵第二旅沿旬邑、正宁、宁县向西峰镇挺进。

7月24日战略追击开始，我军从乾县、礼泉出发。敌人为了阻滞我军前进，对西兰公路沿途的桥梁和悬崖岩路进行破坏。对城镇实行空室清野……，并以骑兵和保安部队采取节节抗击，与我军稍战即弃城逃窜。至7月28日，我军连克彬县、长武、泾川

三城。青宁二马虽有“平凉会战计划”，但实际上均想让对方在第一线作战，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宁马获知我军置重兵于其右翼，深恐主力遭我歼灭，因而在我军主力尚未迫近时即各自退却。

解放泾川后，我军查明宁夏马鸿逵的第一二八军已由平凉退守三关口、瓦亭地区，妄图与盘踞在华亭和六盘山一带青马部遥相呼应，负隅顽抗。兵团命令我六十四军将配属的兵团榴弹炮团、机械化营、战车队转属予第六十五军，尔后沿西兰公路攻击前进，直插固原与瓦亭间，切断敌退路，配合第六十五军、六十三军在运动中歼灭宁马主力第一二八军。为此，我军及时调整了部署：以第一九〇师为左纵队，以一九一师为中央纵队，军直随后开进；以第一九二师为右纵队。于7月29日由泾川轻装出发。在这村少人稀的陇东高原上，大部队行军作战困难很多，西进八百里，自背粮食，每个战士负重七、八十斤，还要快速追击敌人。途中几次野外宿营遇上夜雨，浑身被淋透。沿途很少见到水井，老百姓喝的多是窖存的雨水，正如民谣所说：“高山和尚头，吃水贵如油”。但我军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与民争水。在骄阳的灼烤下，指战员们个个汗流夹背，口干舌燥，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因中暑而晕倒，7月29日16时半，第五七四团在平泉镇与敌遭遇，先敌开火，迅速歼其一部并缴获武器、电台等物资。7月31日2时许，在于家沟又歼敌骑兵一部。从7月29日至31日的三天中，行程400余里，歼敌1000余人。

7月31日15时，中央纵队进至古城以西，发现任山河地区山上有敌人构筑工事。这时军前进指挥所也进至古城。立即听取第一九一师领导汇报敌情。并一同在河滩以西山头察看地形和观察敌构筑工事的动态。从审敌俘虏中得知敌保安一纵队于7月30日

进至任山河地区山头上构筑工事。当时判断，可能是瓦亭、三关口之敌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退却，当面构筑工事之敌是其侧翼防守之警戒部队。我用报话机向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报告了任山河敌情，并建议我六十四军再行迂回至固原与三营地区，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兵团主力歼敌第一二八军。杨得志司令员指示：你军不宜伸出过远，单独与宁马主力作战。据此，我们决定从任山河地区实施突破，直插团原以南之黄毛顶、三十里铺，截断敌一二八军退路。

任山河地区地处六盘山东麓，扼守着古城通往固原的咽喉。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断崖峭壁高达数十丈，两崖之间相距百米，但沟壑断横，无法直接抵达。复杂的地形，给我军的进攻作战，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我们以第一九一师第五七二团向黄家寺以北高地及任山河村进攻；第五七三团向鹞鸽嘴进攻。当日16时，正当发起进攻之际，天空乌云密布，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倾盆而下。有的战士向山上爬攀，一连几次都被滑了下来，无情的山洪把一些战士连人带枪卷走了。雨雾笼罩，能见度极低，炮火威力，难以发挥作用，部队前进极为艰难。于是，我们立即停止进攻，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要点与敌对峙外，敌主力集结于王家沟、海家沟、蒋沟门、古城川地区露营。于当晚重新调整了部署：以第一九一师配属山炮营，当前任务是向石家湾至任山河村以北地段突击。歼灭罗家山、石家湾、峰台山地区之敌。后续任务是向西发展攻占黄毛顶，切断平凉至固原公路，阻击歼灭通却和固原出援之敌；以第一九二师配属山炮营，当前任务是向任山河村突击，后续任务是以一个团协同第一九一师向西发展进攻。师主力为军预备队，并有协同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会歼青石嘴之敌的任务；第一九〇师配属九二步兵炮营，当前任务是向鹞鸽嘴突击，歼灭鹞鸽嘴及庙家凹沟地区之敌。后续任务是协

同第一九一师向西发展，切断三十里铺至开城段公路，断敌退路。并协同第一九一师歼灭退却之敌。以第五六九团两个营兵力掌握控制冯马儿一线阵地，确保军主力左侧安全，各部队抓紧休整，准备翌日总攻。

8月1日12时总攻开始，第五七四团6个连在炮火支援下，沿山路向任山河村发起攻击，以勇猛动作迅速逼近任山河村附近，遭敌人两侧火力及任山河村正面火力的压制和封锁。我第五七四团二营六连六班的战士们，为巩固已占领的阵地，英勇战斗，坚守两个小时，打退了敌人一个连的三次反扑，毙敌40多人。班长燕飞在与敌人白刃格斗中，连刺死了三个敌人，后他也被敌人刺中了腹腔，肠子流了出来。燕飞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将肠子塞进肚子里，扎紧腰带，又继续与敌人拚刺，直至光荣牺牲。战后，军授予六班以“燕飞班”光荣称号。第五七二团、第五七一团、第五六八团同时发起攻击。第五七二团突破鸛鸽嘴敌前沿后，因受地形阻碍，部队不能进展；第五七一团、第五六八团攻罗家山、石家沟未成，形成与敌对峙激战。此时，军决定将支援第一九二师的山炮营转为支援第一九〇师的第五六八团，集中火力于16时攻占了鸛鸽嘴。与此同时，第五七四团击溃敌人，占领了任山河村，并以一部兵力向罗家山侧后攻击，协同第五七二团歼灭罗家山之敌后，继续向石家沟攻击。第五七〇团攻占了一九一四高地。至此，敌第一线防御阵地被我军突破并占领。我军在夜幕中，冒雨向西追击，又迅速突破了敌人预备阵地。敌军在夜色中夺路逃命，被丢弃的伤病员在路边、旷野中哭骂、呻吟。被扔掉的枪支弹药、背包、帐篷、军锅等物资到处都是。敌纵深三十里、宽十里的野战防御体系全部被我军摧毁。当晚，第一九二师集结于任山河村一带作为军的预备队；第一九〇

师追击至上下马厂附近；第一九一师追击至黄毛顶附近。指挥员在天雨道路泥泞恶劣的环境下，姑息部队疲劳，停止了追击。此时军与各师联络中断。

8月2日拂晓，军与各师联络沟通，立即命令部队继续追击逃窜之敌。2日上午我军未遭敌人大的抗击，占领了固原县城。至此，我军取捷径迂回进入宁夏的第一仗任山河战斗结束。此役歼灭了敌第六十八师和保安一纵队一部。毙伤敌1450名、俘敌1345名，缴获迫击炮28门，轻重机枪108挺，步枪、冲锋枪1349支，战马121匹，还有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加上前几天进军途中所歼之敌总计歼敌5000余人。

任山河战斗的胜利，震撼了敌人，迫使宁夏马鸿逵部向宁夏腹地撤退。分割了青马与宁马的配合，造成了我进军兰州和银川，各个歼灭马步芳、马鸿逵部的有利态势。我军进驻固原、三营后，采取了积极防御，以攻为守的作战手段，连续攻占黑城、海源等地，封锁了通往兰州的大小要道。面对这种形势，敌统帅部急需胡、马二部在西北作战略配合，箝制我第一野战军主力不能经秦岭南下四川。因此，在广州召开了“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决战计划”。企图吸引和消耗我军主力，挫败我军于兰州外围。兰州战役打响后，马步芳接连向宁马告急，催促宁马火速出兵援兰。宁马之第十一军、第八十一军、第一二八军及贺兰军4个军，被我六十四军箝制在宁夏境内，处于自身难保，已无心他顾的危境。保障了野战军主力进行决定解放大西北关键的兰州战役右侧安全。并为我军进军银川，解放宁夏全境，彻底歼灭长期统治大西北的马家军铺平了道路。

注：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任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

只身入敌营 劝友向光明

——我参加解放河西走廊的回忆

刘 振 世

兰州解放后，蒋介石在西北的残存军队向西逃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由西宁越俄博出扁都口直趋张掖。9月中旬，先头部队在攻克民乐时，缴获了一部分汽车，我祁山部队（即一兵团二军五师）利用这些汽车往返运输，很快就接近张掖，截住了由武威沿河西走廊西窜的蒋军，真是兵从天降，完全出乎逃跑者意料之外。战斗打响后，这些败逃的残败一触即溃，我军兵不血刃就解放了张掖。枪声未息，我紧随部队进入了张掖。

这时，我想到通往酒泉和新疆的长途电话线可能在我军突如其来的袭击下，败军还来不及破坏，这就可以用来向酒泉和新疆国民党部队中我的熟人通话，进行上级布置我的策反联络工作。但此时城内尚有零星枪声，街上关门闭户，邮电局在哪里？无人可问，只好根据架在空中的电话线去找。转了好几条街，终于找到了电话线汇集所在的一幢房子，虽然门已紧闭，又没有邮电局的牌子，但是可以判定它是邮电局局址。经过长时间的呼唤和宣传工作，我才得以从后门进去。为了安定他们惶恐之心，我向他们宣传了我军的政策，我还把自己过去在蒋军中任职及解放后所

看到的解放区的情况，扼要地讲了一些，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听我讲话的人逐渐增加，最后连他们的家小也出来倾听。就这样很快地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他们还提出了对解放军不了解的一些问题，我一面答复他们，一面要他们为我接通了酒泉的电话。

我先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回答说已去新疆。又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接电话的人说他昨天深夜才赶到酒泉，正在休息，曾嘱不准叫醒他。再找一二〇军军长周嘉彬，得到回答说他已经去飞机场了，最后找到了他的参谋长宋某通话。我把张治中先生（张系周之岳父）已率和谈代表起义一事和解放军的政策及我自己在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简要情况告诉了他，要他尽快告知周嘉彬率部起义。宋在电话里唯唯诺诺，不加可否。我要他多加考虑，随时可以派人来和解放军接洽。与酒泉方面通完话后，我又要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电话，因我与宋某通话时已被酒泉邮电局窃听，知道我是解放军，竟拒不为我转接新疆的电话。我便叫张掖邮电局局长告诉他们这一电话的重要性，若拒不转接，影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放军随即就要解放酒泉，必将追究这次拒不接线而造成的恶果。这样一讲很有作用，不一会儿，他们就接通了新疆的长途电话。虽然没有找到陶峙岳将军亲自通话，但找到了他的随从参谋洪涛，我把我的姓名以及过去在陶峙岳部任营、团、旅长，共事十多年的经历向他作了介绍，并告他我现在解放军中工作，已随军到达张掖，要他转告陶峙岳将军尽快派人前来接洽。洪涛很负责任地问了我所在哪个部队，如何才能找到我？我告诉他，我现在祁山部队任副参谋长，祁山部队是解放军先头部队，派人前来联系很容易找到。通完话后，我即回部队，向领导汇报了上述情况。

当时，由兰州西逃停在酒泉及其以西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番号

很多。有九十一军黄祖勋和一二〇军周嘉彬的残部，有整编二三一旅田子梅部，还有由新疆东调的警备团、骆驼兵团、一七八旅的五三二团，以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的警卫团和第八补给区的一些运输部队，总人数约3万。他们在长官公署参谋长刘任的策划下，布防于高台南北。刘任知道国民党部队凭兰州黄河天险、倾马家全力且经长期施工构筑的工事都阻挡不住解放大军，而如今在极度残破兵败之后，妄图仓促布置守住高台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在高台匆匆布防之后，就选择了一个夜间，向酒泉逃走，途中假翻车受“重伤”，丢下这个烂摊子，由酒泉乘飞机一跑了事，向他的主子做“体面”的交代去了。

我军在张掖稍事补给后，便继续前进。9月21日，先头部队到达威狄堡，即部署向高台进攻，为了迅速围歼守军，我们把部队所有的马匹集中起来，组成一支部队乘马向高台败军右侧背面快速迂回，待其到达指定位置时，正面部队即发起进攻，以把残敌包围在阵地上就地歼灭。迂回部队乘马出发后不久，前沿部队派人来报告，说敌方派来了谈判代表，并带来了他的名片，我一看名片是曾震五，他与我过去曾十年共事，又在日本和陆军大学两度同学。1949年初夏，我随军解放西安进城后，去粉巷八师办事处旧址找负责人钱立予，想了解一些情况，谁知钱早已去了兰州，只见到了曾震五的勤务兵，他正打算绕道去兰州。我即把解放军的政策和我已参加革命工作的情况告诉他，叫他转告曾震五、钱立予等我认识的人，告诉他们别再往西走了。我当时对此并未寄以过多的希望，不想今日曾震五已来了，我便去会见了。见面后颇为亲切，他说到已知道我从张掖去了电话，并谈到他的勤务兵由西安回酒泉后转告了我的情况后，他当时就想派人找我联系，但由于不知我的具体单位无法找而终止。略谈后我即带

他去见祁山部队首长，我介绍了他与陶峙岳将军和我的关系，他也说明了他的代表身分，要求去兰州见一野首长，面谈新疆、河西酒泉的起义之事，祁山部队首长为此作了安排。

在这次匆忙见面中，曾震五告诉我，高台防御阵线的指挥是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曾这次当代表路过酒泉时与彭谈过停战起义之事，彭也表示同意起义。听到这一情况后，我感到高台这一仗是可以不打了，能避免的流血，那怕一点也是好的。但我军的迂回部队已经出发，高台敌军又守着未退，矢在弦上，一触即发。我向曾说明这些情况，催他迅速东去张掖，面请王震司令员停止进攻。他听后很是赞成，便立即赶赴张掖。他走后，我又想到，等王司令员的命令到达后，还得派人向早已乘马出发的迂回部队传达。那时，恐怕仗已打响，残败之敌虽然不堪一击，但是进击长时间设防的阵地仍难保全无损伤。何况残败之敌还会骚扰地方。如能有人现在去败军中向他们的指挥人员讲清形势，陈以利害，促其退往酒泉集结，则可避免战事的流血和损失，我想这件事应当由我去做。我仔细地分析当时敌方的情况，他们中有的是被我们从扶眉战役一直追来的，有的是从兰州附近退下来的，各级军官多是中央军校的学生、蒋介石的嫡系。尤其是在西北地区的军统、中统特务和宪兵等，也已退集到河西走廊一带。这些穷凶极恶的特务，害人是不择手段的。我进入敌军中进行策反，如被他们知道，就会遇到较大的危险。但我又想到，这是革命工作，也是拯救国民党部队中走投无路的人们；如策反工作成功，就会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我应不计个人安危，当仁不让，更何况现负责指挥的彭铭鼎不是蒋介石的死党，又有赞同起义之意，与我过去多年共事，目前又处在大兵压境的危亡关头，我去找到他，他不会难为我。更主要的

是，我是解放军代表，有强大的解放大军作后盾，只要我进去后，尽快与彭取得联系，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威力，是不会有有多大危险的。退一步讲，就是出了危险，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于是，我向徐国贤、李铨、何家产等首长提出了我去高台敌军中策反谈判的建议和要求。首长们虽然称赞我的建议很好，但又感到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我又详尽地把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向首长们讲述。正在他们认真考虑我的意见时，一位在张掖被我军解放后准许回酒泉家的敌军欧阳团长来到指挥部，转达了高台守军要我军不要进逼的请求。根据这一新的情况，首长们当机立断，让这位团长为我带路，立刻出发去高台。这样，我就进入了敌军中。

我先到了刘漫天的师部，他们虽很惊异，但还客气。我首先要求给接退彭铭鼎的电话，彭听我已到，很高兴，我要他在天亮前来高台前沿阵地。因为我们的迂回部队天明时即可包抄敌军侧背，希望他早来速作决定，以使他的部队在我迂回部队来到之前撤出高台，避免接触。彭答应立即赶来。退完话后，我向围在我周围的一些高级军官讲起了我在解放区的许多见闻，诸如生产互助、丰衣足食；县长下地劳动，城门无人守卫；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官兵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军队已成为人民热爱的武装力量等等。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又介绍了我在瓦子街被俘后的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情况，给他们指出解放军作战是无坚不摧的，如东北的长春、锦州，关内的天津、太原、临汾、济南、兰州等，虽设防很坚固，但解放军一攻即破。就是长江天险，也阻挡不了解放军的前进。而现在高台阵地就坚固来说虽难同上述城市相比，但做为一个爱固者来说，应该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再不要与人民为敌了。我恳切地对他们讲，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自

已解放后，参加了学习，思想有了转变，参加了革命军队，立刻就给以信任和大胆放手使用，深感共产党的英明。而诸位目前的境地和我当时在战场解放的情况已是天壤之别，就更不应有所顾虑了。我畅谈了自己的亲身体验后，又答复了他们不断提出的问题，他们为我准备了晚饭，吃饭时，还一面吃、一面谈，一直谈到彭铭鼎由酒泉赶到。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彭与我久别重逢，倍觉亲切。略道寒暄后，我即向彭讲清当前的形势，指出应尽快改变对峙局面。为表示河西部队对起义的诚意，避免流血，高台一带他的部队应立即撤往酒泉集结待命。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我的意见，并当即解下所佩的手枪交给我说：“我表示向解放军放下武器。”我急忙立起来说：“我代表解放军欢迎你参加革命。”随后，他就去召集所属的前线军队指挥人员商讨后撤一事。他去后不久即回，告诉我说前线的指挥人员都同意撤往酒泉，现在已经布置，马上就撤出阵地。这时，我与他商定，他回酒泉做进一步安排，我回威狄堡汇报，分手时我还一再要他注意维护好酒泉地方的秩序，注意保护玉门油矿，并要他带回手枪，他执意不肯，登车向酒泉去了。我也回威狄堡，归途中，我迎着拂面的微风，想到高台的国民党军队已走出黑暗，心中远较来时感到轻松。

回到威狄堡，天色将明，我把以上情况向徐、李、何各首长汇报后，提出我愿带一个团先去玉门，一面保护油矿，一面监督撤往酒泉集结的敌军。为此，大家作了研究，为了便于随机应变，安定对方，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单独进入酒泉，与对方保持联系，早日促成和平解放。这样，我乘一辆大卡车向酒泉急进。过高台时天已大明，敌方军队已经撤出阵地很久了，我站在高坡上，遥见我迂回部队亦到，为避免他们向已经停止抵抗，正在撤

退的敌军追击，我等他们到达后，即把情况告诉指挥员后又继续西进。车行不久，就越过了一些徒步撤退的敌军。看到这些杂乱不齐的队伍，士兵蓬首垢面，步履艰难，不由得使我想起他们大多是善良的农民，父母心爱的儿子，被反动派抓来充当炮灰送死，如今免除了这次战斗，撤到酒泉，待和平解放后，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志愿，或者是参加革命，或者是回乡与父母妻子团聚，从事生产，再也不必耽心白白送死和长途拖累了。想到这些，使我感叹不已，心中庆幸他们得救，更觉得自己使命的重要。

由于我坐的大卡车是一辆空车，就尽量收集沿途的病弱士兵，他们得到了车载，惨白愁苦的面容顿显宽舒。在车上，我把西北从此再不打仗的情况向他们大概说了一下，车上立即活跃起来，个个脸上浮起了笑容，最后竟欢呼起来。这充分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多么不得人心。行车途中，还看到两门用车牵引拖曳的长筒大炮，这庞然大物在野战军中还没有见过，它虽然能摧坚攻远，但落在反动派手中，除了长途逃跑之外，丝毫不能发挥它的长处和威力，如同废铁一最。

午前，我进入了酒泉，市内街上人挤人，极为混乱，许多家眷在街上变卖什物，为逃往新疆减轻行李，增加旅费。我下车后，随同人群向前走着，尽管我穿着解放军的衣服，也没有人盘问。于是，我直趋第八补给区司令部曾震五家中，他爱人颜志勤，系多年熟人，正在房内收拾东西。我跨进门后就说：“解放军来了，你想逃也走不了啦！”她一看是我，惊喜得拍起手来，忙请我坐下，放弃了西走的打算，急着向我问这问那。她告诉我，她担心曾震五的安全，说夜里连觉都睡不着，还听到有些人在说共产党真厉害，有什么“闻香队”、“验锅队”等等，专门

监督和检查人们，不许吃好的。我听到这种奇闻，不禁大笑起来，指出这纯属造谣。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们，在穷途末日中心劳力拙，不择手段造谣惑众，欺骗一时，除了很快就要暴露其本身百无聊赖自绝于人民外，对垂死的挣扎，焉能起到丝毫作用。接着颜志勤为我找来了彭铭鼎，彭又把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找来，汤系我过去在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他见我来了，立刻就把在长官公署、补给区和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许多与我过去共过事的熟人如曾国辉、毛际盛、崔景谟、钱立予、杨菊生等20多人找了来。见面后，他们都关心地问我解放后的情况。我给他们讲了我参加解放军的经过，并进一步宣传了解放军的有关政策，并同他们一起就如何尽快起义一事，展开了研究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都认为应该认清形势，尽快起义。这时，我趁便把汤祖坛叫到一边问道：“听说兰州解放后，蒋介石有炸毁玉门油矿的计划，并已准备了大批炸药，现在情况如何？”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这种计划，如果确有其事，也是由特务们暗中掌握的。从他口中我还了解到驻防玉门油矿部队是由他指挥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高射炮连。当即我向汤强调了保护玉门油矿的重大责任，除认真警戒防止破坏迎接解放军接防外，还应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因此，应立即命令高炮连严阵以待，只要遇到飞机在矿区上空飞行时，就毫不迟疑地予以射击。他完全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立即进行了安排。

紧接着，我就与新疆警备总司令参谋长陶晋初和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先后通了电话，与他们商讨了通电起义的事，提出了越快越好的意见。他们告诉我，原来打算河西部队和新疆部队都由陶峙岳将军领衔，一起通电起义。但由于新疆部队中马呈祥、叶成等人反对起义，经陶峙岳将军多方说服，他们答应交出所属部队

出走，但现在还未走，这就促使起义要先后举行：即河西方面，因解放军已经接近，不起义就得交械，不容也不能久拖。而新疆的起义工作虽已酝酿成熟，仍须等死硬派头头走后才能通电，以免在多民族地区发生意外。经陶一再考虑，始作出河西与新疆两地在不同时间由他领衔分别发出起义通电。这样就决定河西在9月24日通电起义，新疆起义日期稍后一些。于是，他们要我转告解放军，请求在他们发出通电后再进入酒泉。这事本来可以由我去办，为慎重起见，我要求他们推派一名代表与我同去。他们即推派了毛际盛为代表随我同往。时近黄昏，在清水河遇到我军先头部队。我向祁山部队首长汇报情况后，并介绍了毛际盛，他转述了酒泉方面人员的请求，得到了同意。接着，首长让我立即通酒泉，要第八补给区尽速派出70辆汽车，于第二天赶到清水河待命，准备运送解放军进驻酒泉接防。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出发，并同时将祁山部队派的3名干部送往玉门油矿工作。

我们回到酒泉时已经是半夜了，城上戒备森严，城门紧闭。任凭叫唤，迟迟不肯开门，费了很多周折，才得进城。进城后，才知道在我们离城东去不久，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勋带领一些残兵退到酒泉，黄不赞成起义，进行捣乱，唆使部队放火烧了几处仓库，乱打了一阵枪后自相惊扰地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乘车慌忙地向西逃去。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立即找到了彭，他叙述了我离开后，黄昏时发生的危险动荡情况，长官公署有个别高级军官，对起义一事持不同意见，他深为事情难办面发愁。我即问他，主要应做谁的工作，才能有利于局而安定？他要我说服长官公署另一位副参谋长彭月翔，我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他为我找来了从不相识的彭月翔，没想到，我在这件事上犯了经验主义，仅给他讲当前形势，将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的解放区情况，与

蒋管区情况进行对比，讲解放军为人民谋利益，以及人民拥护解放军的许多事实，谈到我们应当根据孰是孰非，而决定何去何从。未料想他极难说服，硬说共产党很多事都是骗人的，还说他家许多亲朋被杀了，言之愤愤。根据他的谈话，我判定他的家庭和亲朋定是恶霸、劣绅，一时不易与他说清，也不想在这方而多占时间，于是只说：政策在执行中，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快，加之干部的关系，个别之处有可能发生偏差，但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即是个别地方出了偏差也会纠正。接着，转而谈到要辨别利害，目前是蒋政权已土崩瓦解，那些腰缠万贯的大人先生们已潜往国外和逃去台湾，他们溜之大吉后又坐待成功，不怕人家骂瓦全，而硬要你们杀身成仁作玉碎，现在这里的解放大军已进到清水河，马上就要解放酒泉，这里已不可留，新疆在陶峙岳蒋军率领下已决定起义。因此，星星峡以西也不可去，临危固不宜惧，当机还需立断，如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现在何去何从，已属决定的最后关头，实不容因循自误。我滔滔地说了很久，时间也已天明了，他对此也未反驳，陷入沉思之中。这时，忽然传来哈密发生抢劫金子的事变，西逃的人已逡巡于星星峡一带，有的又退回酒泉。这件事对于身在酒泉而欲西逃的人们倒起了一点阻止作用。我见此起义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抽空去玉门油矿看了看，见矿方已对防止破坏和空袭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也就放心地回到酒泉。

9月24日，彭铭鼎按照陶峙岳将军的指示，由陶领衔和河西各蒋系将领联合发出了拥护共产党的起义通电。解放军祁山部队即派何家产同志来到酒泉，对起义将领进行了勉励和安慰。这时，彭月翔对我极为亲切，执意要送我一支手枪，我并未因此而冲昏头脑。清晰地知道，他的态度急剧的转变，并不完全是因为

我的半夜谈话起到什么“入人之深”或“移人之速”的作用，而主要是靠了党的正确的政策，解放军的英雄声威和迅速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所促成。不然的话，我不但起不到丝毫作用，恐怕还是很危险的。

河西与新疆先后宣布起义之后，第一野战军首长与领导起义的陶峙岳将军在酒泉进行了会晤。事毕后，在陶峙岳将军返回新疆时，王震司令员又派我为解放军代表送陶回新疆，并担任我军进疆的联络工作而离开了河西。

注：本文作者原为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少将参谋长，1948年3月1日瓦子街战役被俘，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副参谋长，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

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回忆

陶 峙 岳

新疆和平解放之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能性的。

统治新疆是蒋介石的既定国策。蒋介石多次插足新疆，1933年盛世才上台时，就曾派黄慕松观察动静见机行事。后来又派要员罗文干到新疆活动一番。1943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便伸入新疆，蒋介石派吴忠信到新疆当主席。第八战区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管军事（当时部队主要是以胡宗南、马步芳为主）随即派重兵进驻新疆，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生活日益恶化，民怨沸腾。于1944年激起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少数民族武装起义，起义部队把三区的国民党赶走，驻扎在伊犁至乌苏一带，1945年9月国民党部队退到了玛纳斯河东岸，三区民族军在河西岸，两军隔河对峙，形势十分紧张。这样就迫使南京政府对新疆进行政治上的妥协，国民党中央派张治中来新疆调查情况，张治中到新疆后，通过与有关方面的联系，经过重重努力和曲折的谈判，于1946年春夏间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

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由于以上各项措施，对内消弭了战争，对外得到了苏联帮助，在相当长时期内出现了相对的安定局面。这为新疆逐步走向和平解放的道路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1947年夏，由于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区代表撤回伊犁。新疆局面一时陷于僵持状态。张治中深深感到：如此下去，新疆仍有流血危险，认为有调整新疆军政负责人而且首先是军事负责人的必要。因此，我于1948年秋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再次兼任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当我将去新就职时，张治中在兰州私邸，出示他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记录，并谈到一些今后的安排。因面对于新疆将来出路的问题，已是“心照不宣”了，有了共同的默契。

到了1948年底，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东北国民党部队全部被歼，天津相继解放，北平正在酝酿和平解放。在这种情势下，张治中在考虑新疆问题时，认为必须进一步在亲苏原则下，保持和平局面，巩固民主团结，设法恢复和伊、塔、阿三区的合作，准备过渡到“和平变班”。于是按照预定计划改组了新疆省政府，把大土耳其主义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撤换，以包尔汉任主席，借谋三区关系的改善与新疆和平局面的确保。

另外，从顽固势力来看，关内的顽固派垂涎新疆的几万军队，企图把它拿去当炮灰。而新疆的政治关系正在调整，军事的压力仍相继袭来。

1949年2月，曾接李宗仁电报，新疆驻军除留一旅担任防务外，余悉调进关，参加内战。马步芳则要把骑一师调回青海，宋希濂也要把军官训练班全部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这些部队派系复杂，究竟听不听调，非我一己之见所能决定的。为了统一认

识，就以整编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会议。结果是意见分歧，故未作具体决定，且看形势发展，由我最后作出安排。于是我采取了拖延办法，感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开拔计划报得大，行动经费要得多，就以此作为应付手段。我则多方借口，坚持不去南京、广州。拒绝部队调动，确是新疆局面后来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拖再拖时间就是出路。而且这也是在新疆特殊情势下，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由于上述一系列情况的发展，新疆走上和平解放的道路则有待时机的成熟了。

二

由于新疆自然环境所限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西安解放，西北局面的改观，使新疆和平解放的时机一天天地迫切起来。

约在1949年7、8月间，开始酝酿起义事项。首先让刘孟纯（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晋初（总司令部参谋长）、屈武（省府委员兼迪化——现乌鲁木齐市长）、刘泽荣（驻新外交特派员）、梁客浔（总部政工处长）等，同有关方面联系、交谈，听取反映。认为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也是为防止万一有失。为此，我在8月15日左右，偕物资供应局长赫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了驻在南疆喀什的副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那次密谈没有第三者参加。赵锡光是极不愿意部队内调的，对于起义的部署深表赞同，南疆就由他负责。东疆毗连甘肃，酒泉是其门户，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

路。赖有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第八补给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互相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彭、曾尽到最大努力。

1949年8月酒泉解放的前后，出现了于和平有利的情况，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首先邓力群于解放前不辞艰险，假道苏联来新，是一件非常及时、令人高兴的事。他带来了张将军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策，带来了力量和希望。新疆的和平解放之取得胜利，是与这件事分不开的。邓到新后，为我们打通了与北京的渠道，使我们的行动都能有所秉承，因此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了。

酒泉方面的情况当时也是十分令人关切的，它是新疆的咽喉，国民党部队在兰州、西宁相继溃败后，九一、一二〇两个军壅塞于高台、酒泉之间，有直叩星星峡大门之势。当时最高指挥官是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其人却是一个死硬分子，适他由高台赴酒泉途中因撞车受伤、指挥权则由副参谋长彭铭鼎取代。彭与我早有联系，有他运筹决策，把守新疆大门，确保玉门油矿我是十分放心的。当时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均支持彭的行动。还应提到刘振世，他是我多年同事，彼此相知甚深，情感至厚。他于瓦子街战役被俘，经过教育进步很快，曾随彭总进军西北，任联络员。他和彭铭鼎在高台会晤，畅谈形势，增添了对和平起义的力量。后来他个人先解放军进乌鲁木齐，勾通解放军与起义部队之间联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常说，新疆和平解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应归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明领导外，还有不少因素构成的。

当兰州战事日益紧迫之际，驻新部队内调问题又形紧张。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为中心，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实为主

谋，每次以内调为借口，实际上是不愿率领部队起义。我考虑到部队将领情况如此复杂，如果处理不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就以不能内调为理由，经过与叶成（整编七十八师师长）、马呈祥、罗恕人等进行诚恳交谈，首先从新疆本身的特点，根据当时全国形势，新疆怎么办谈起，天天谈、夜夜谈，谈的方面很多，目的是希望他们放弃内调打算，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可以设法满足其个人行动的物质愿望。对这些人来说，要他们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极不容易的。所以只有从许多利害方面逐渐说服他们。

不久兰州的解放就在眼前，时机已经面临到了最后阶段，我不能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券，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多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10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这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欲战不能，又无法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话，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

亦未表示反对。从罗恕人淌下眼泪来看，似乎有所动摇。但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是处于摇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伏的。就在经过多次恳谈之后，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扣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夜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我想叶成来告诉我这件事，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因此留下叶成，用电话约了罗恕人、马呈祥来谈，话语十分恳切，他们来了相见就一言直入：“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么便宜？”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嗫嚅而言：“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矛盾痛苦，大都是基于个人打算，应即因势而利导之。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个人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而不应该遇到困难长吁短叹，甚至和你们相对而泣。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很清楚。应不再设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情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细想之。我要把一顾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话头很长，尽情摆吐，而而他们也就不平静下来了。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脸皮幸来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枪匹马地闯进老满城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

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表示对他们是相信的，他们也就释然。我乘此机会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些。经过这次长谈，终于使他们露出笑容。对我的意见似以首肯。后来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愿望，又由刘汉东（迪化警察局长，和罗恕人等结交深）加以劝说，时机已见好转。最紧要者，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马家巢穴，破灭无遗，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家属已安全逃到广州。另一方面，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还携走骑一师应得军饷银元五万元（由青海拨付），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认为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在此内外影响下，于是马呈祥、罗恕义、叶成等明确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满天烟雾，至此稍露曙光，大局从此可以暂告稳定，容许另作安排。但事后也有人提出指责，谓不应让反革命逃走的。不错，从某种意义来说，应有此议。但是事实也应顾到反革命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总想来作最后挣扎。蒋介石、胡宗南知道新疆情形，一面来电骂我“投降共匪”，一面暗中分别勾结部队将领，以遂私图。蒋胡之流惯耍这种流氓手段，对驻新部队经费从6月份起分文不发，而以升拔费名义汇来百万元（通过兰州长官公署，马步芳又扣去20万元，所余恰够维持生活三个月），其险毒无耻令人愤恨。直到叶成、罗恕人、马呈祥整装待发的前夕（9月23日），胡宗南还有电分致叶成、罗恕人、马呈祥三人，要他们把队伍带到南疆许以空投接济。他们最后集议，卒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为理由，表示愿为和平解放新疆，这是叶成当面告诉我的。依据以上事实来

节，事情也很不好办。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偕其家属于9月24日离迪南行，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25日发出了。

当时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二三一、骑四、骑九等五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等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六、七两个整编旅，驻新疆联勤总部的物质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三

新疆之所以能够走上和平解放的道路，并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离不开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及张治中拥护国内和平的影响，这一切在当时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起义部队在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及有关方面申宥电文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复电中可以证明这一切：“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文白将军之贤明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决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之任务，兢业从事，始终如一。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士无不殷切期望遵从张将军之一贯政治主张，确保地方之和平安定。而张将军复备至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份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

完成，尽其应尽之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上，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9月28日给起义将士复电：“你们在9月25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

彭副总司令给起义将士复电：“将军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总之，新疆获得和平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而获得的。所以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在报纸上公布之后，全疆各族人民真是无比兴奋。这更加有力的证明了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法宝这一历史的结论。

历史在前进，我国人民正进行改革的新长征。但是革命统一战线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我深信，在我党领导下，“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一定能加快改革的步伐，迎来我们祖国灿烂的明天。

（原载《新疆党史工作通讯》王题整理）

注： 本文作者原为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部中将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通电起义。后任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

进军新疆

张希钦

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我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司令员的率领下，开始了向新疆的伟大进军。

一

进军新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兵团的光荣任务。早在1949年4月，王震同志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回来，就曾向我们打了招呼。一天，王震同志传达了全会精神后，高兴地对我们说：“同志们，全会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就解放祖国边疆问题，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勉励我们继续发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准备进军新疆，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当时，大家听了这一喜讯，心情无比激动，浑身充满了力量，深深感到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极大信任。接着，我们二纵队党委作出了关于接受全会精神，准备打到任何边疆（青、康、藏、新）去的决定，并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初步动员，要求大家做好进军新疆的思想准备。

这时，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的残余军队已成为惊弓之鸟，

散窜于西北五省广大地区的漫长战线上。为了坚决、迅速地消灭这些敌人，我第一野战军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长驱挺进，从关中入陇东，从甘南到青海，歼灭了胡宗南、马步芳军主力。随即，我第一兵团不顾长途转战的极度疲劳和恶劣的高原气候，抢渡大通河，翻越祁连山，连续拿下了河西的咽喉重镇张掖、酒泉。由于我进军神速，出敌不意地席卷了整个河西，切断了新疆之敌与关内的联系，为进军新疆赢得了时间。当我十万雄师集结于酒泉，威逼新疆大门时，陶峙岳将军等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和谈条件，于9月25日通电和平起义。

新疆宣布和平解放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不甘心失败，它们趁我军尚未入疆之机，到处策动叛乱，杀人放火，妄图破坏和平解放的成果。因此，上级要求我一兵团火速入疆，并在冬季进驻各指定位置，占领各重要城市。

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个规模巨大的进军计划，确实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新疆的气候恶劣多变，时已下雪；而部队的御寒装备很差，指战员们仍穿着单薄的征衣，有的甚至连一双鞋子都没有。新疆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而当时的交通工具极为缺乏，我们虽然在解放酒泉时，接收了国民党第八补给区的几百辆汽车，但大都破旧不堪，连辎重也无法全部装下，为人代步极本不可能，主要得依靠两条腿来完成几千公里的行程。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400万人口中包含13个民族，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差异，这就给部队行动带来了新问题。

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我们在进军前的短短时间内，紧张地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司令员，常常是彻夜不眠地亲自调查研究，掌握部队情况，解决纷繁的问题，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制定了周密的进军计划和部署。彭老总、野

政甘泗淇主任，都对进军中如何执行政策、纪律作了具体的指示。据此，兵团党委及各级党委都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10月6日，王司令员在团以上干部大全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进军部署。他十分严肃地说：“这次进军具有重大的意义，直接关系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祖国的统一，我们一定要胜利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说罢，他又走到墙跟前，指着地图大声说：“新疆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想把这块地方割走，你们答应不答应？”大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答应！”王震同志接着说：“对！要不让帝国主义割走，我们就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迅速进军新疆。要准备吃苦，准备走路，无论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快些开进去”。司令员的这番话，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接着，各部队把新疆各方面的情况编印成小册子发给部队，并对部队进行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进疆纪律的教育，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进军新疆重要意义的认识。全体指战员齐声宣誓：“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进军任务！”

二

1949年10月12日，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

清晨，天刚破晓，一阵军号响起，车辚辚，马萧萧，我们的大军出发了。辽阔的荒野上，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日夜不息地向西急进。这支雄壮的进军队伍，活象戈壁滩上的一条长龙。

我军踏上征途不久，新疆就进入了严寒的冬天，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天山南北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气温也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尤其是阿勒泰山区和伊犁河谷等地，积雪竟达一米

以上，给我们进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光荣的使命，激励着指战员们奋勇前进。他们背着沉重的武器、干粮、饮水和烧柴，在深雪里顶风冒雪赶路，往往日行百里以上。记得战士们写了这样一首诗：“大雪纷飞边塞天，革命战士意志坚，精神抖擞不怕冷，定要战胜大自然”。进军路上，冷风吹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疼痛，虽然穿着棉衣，却象赤身掉进冰窖一样，有的同志手脚都麻木了。为了抵御风寒，战士们在行军时，总是将腿高抬，大甩胳膊，以运动全身，增加热量。刚一停下，就在雪地里掏个雪洞，把脚放在里面。每当行进在高山峡谷中，积雪更深，有时要从没颈的雪坑中把战友救出来。连续的行军，指战员们虽没有得到很好地补给和休息，但是，都不顾疲劳，朝气蓬勃。一路上，他们饮冰雪，吃干粮，翻过了无数山岭，涉过了不少的冰河，越过了千里戈壁瀚海，鞋子磨破了，就用破布包起来，或者打着赤脚走。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荒野上。虽然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但没有谁发过一声怨言，没有谁讲过一句怪话。相反，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指战员们越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边迈着大步，一边高唱着“挺进！挺进！”的战歌，边走边唱，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的战士，在困难的时刻，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全军上下，到处是一片互助声。同志们都抢先承担困难，争扛最重的东西。身体强壮的战士，争相替年小体弱的战士背武器、干粮。出现病号时，大家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轮流挽扶，不使一人掉队。记得在翻越天山时，有个营长跌伤了腿，行走困难。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专门给了他一匹马，当他发现一位战士的腿也被跌伤以后，便立即将马让给了这个战士。这种阶级友爱的精神，汇成了巨大的战斗力。

在这次进军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二军五师十五团就是突出的一个。

这个团进抵阿克苏后，突然得悉和田有一小撮敌人在蠢蠢欲动，而逃往边境的那些民族败类，又刮起了一股什么“泛土耳其主义”的妖风。于是，他们奉命继续向和田进军。当时，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三条路可走：两条大路，水草较多，人烟较稠，是人们常走的，但是路途较远，需要的时间长。另一条可以少走1/3的路程，但要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千百年来，这个“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许多外国探险家曾经去冒过险，有的进去了没有出来，有的在大沙漠的边缘徘徊了一阵，望“海”兴叹而返。可见，这条近捷的道路，是多么的危险啊！但是，为了及早粉碎敌人的阴谋，解放受苦受难的和田人民，他们决然选取这条险道。大沙漠里，滴水难寻，飓风狂沙，缺粮缺柴。我们英勇的指战员们，满怀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同流沙、风暴、干渴、严寒搏斗。部队进入沙漠腹地后，遇到了从未见过的大风暴，狂风卷着飞沙，遮天蔽日，使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部队十几个小时没见到一滴水，没吃一顿饭，战士们个个嘴唇干裂出血。在这艰难时刻，同志们发扬一往无前、团结友爱精神，手挽手地抗击着风暴继续前进。当部队行进到距和田400里时，传来了以伪副专员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密谋暴乱的消息，我军立即组织了一支轻骑队，以一昼夜直奔和田，部队主力则以两天时间进抵和田郊区。正当阶级敌人做着垂死挣扎美梦时，我军已如神兵天降，西陲重镇和田终于解放了。

由于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军仅用了3个月时间，行程6000多里，胜利进驻全疆各地，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

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创造出来。这一胜利，象我军无数个胜利战斗一样，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

对于我进军新疆，新疆各族人民和以陶峙岳将军、包尔汉先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起义官兵及政府官员都是热烈拥护的。同时，也遭到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和民族败类的百般阻挠和破坏。

早在和平解放新疆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驻疆的敌整编师长叶成、马呈祥，和帝国主义间谍、匪首乌斯满、尧乐博斯等一小撮反动分子，就曾竭力进行阻挠和破坏。叶、马阴谋将所部拉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一线设防，抗拒我军解放新疆，并把“二马”（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撤到新疆境内，准备负隅顽抗。后来，我军在西北战场连战皆捷，迅速解放了兰州、西宁、河西走廊，进至酒泉，切断了新疆之敌与关内的联系，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迫使新疆之敌放弃了抵抗的企图。叶成、马呈祥、伊敏逃往国外。但是，叶、马的少数亲信，仍在垂死挣扎，他们通过煽动叛乱，制造谣言等卑劣手段，在我军与人民群众和起义部队之间制造裂痕，阻挠破坏我进军的行动。

进军一开始，在酒泉指挥部里，我们就接收到了特务分子和反动分子煽惑起义部队骚乱的电报：在鄯善，一九四团一部，于10月16日举行叛乱，抢杀准备迎接我军进城的县长和欢迎群众，把我二军先头部队十二团堵于城外；在焉耆，一二八旅大肆劫掠群众，烧毁民房百余间，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在轮台，群众被打死打伤200余人；在库车，全城被劫……。10月20日，我们又

突然收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急电，说驻哈密的一七八旅五三三团的反动军官，指使其驻七角井的部队，扣留了我五师运载军用物资的汽车，扣押了我随车的全部人员，并乘这些汽车窜回哈密，公然劫走了哈密银行库存的两万多两黄金和大批物资，纵火烧毁民房数百间，打骂群众，无恶不作，还准备挟持全团叛变。看来，一小撮反动分子要挺而走险了。哈密是新疆的东部门户。哈密一卡住，我进军行动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我星夜兼程赶到了哈密。

新疆和平解放后，绝大部分国民党部队遵守了和平起义宣言，维持了社会治安。沿途发生的叛乱事件，是一小撮反动分子的政治阴谋。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影响我军继续西进，而且会影响对这支起义部队的团结与改造。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了坚决、果断而又十分灵活的处理方法，一方面，根据群众的要求并取得起义部队领导的同意，将其中的首恶分子逮捕法办；另一方面，对绝大部分起义部队官兵，又主动地团结、教育，毫不歧视，也不解除他们的武器，则给予适当调动，而后重派部队维持社会治安和对受害群众进行救济等善后工作。这样，不仅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争取了起义官兵的大多数，而且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对于哈密的反叛，由于事态严重，我们决定立即将其包围，解除他们的武装。另外，我还给该旅旅长写了一封信，提出严正警告：为了确保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叛乱分子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我们有权对他们实行制裁……。同时，责令其在半小时以内给予答复。

当我们步、炮兵把叛乱部队包围后，他们派出了一名副旅长来我方谈判。此人十分油滑，口头上讲一些“表示惭愧”的话，实际上拐弯抹角、支支吾吾，总是推卸责任。我向他指出：你们

的叛乱行为是公开破坏新疆和平解放的协议，直接危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同时，责成其尽快查明祸首，给予严励惩处；立即退回脏物，赔偿群众的损失。几天之后，他们把首恶分子逮捕法办，送到了迪化，把一部分抢去的东西归还给了群众。

进军途中，我军荡平了多次叛乱，拯救了各族群众，同时也教育了起义部队的广大官兵，为我军继续西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

进军新疆的胜利，是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出征前，附近各县的人民群众，满怀战斗的激情，积极帮助我军做好进军准备工作。许多村落，彻夜灯火通明，主动为我军筹粮备草；条条大道上，车轮滚滚，人欢马叫，大批物资络绎不绝地运到部队驻地。鼓励我们到新疆以后，要热爱各少数民族人民，为他们多办好事。

新疆各族人民，象盼往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更加热爱子弟兵，为我进军新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军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载歌载舞，夹道欢迎。他们自发地慰问我军，端茶献奶，送粮送水。有的还生火帮战士烤衣服，拉战士进屋休息；有的不顾生命危险，给我军带路、送情报、报告社会情况。至今，我们当年进疆的老同志，都能讲出一些各族人民支援我军的动人事迹。边城伊宁的各族人民，得悉我军进驻迪化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献粮献物的热潮，在短短的5天里，就筹集了十几万斤粮食和大批物资，用汽车运到迪化，慰问人民子弟兵。阿克苏地区各族人民，当听说我步兵十五团要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和田

的消息后，无不感到惊讶。但他们立刻明白了人民解放军选择这条艰险道路的重要意义。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几乎每家每户、男女老少都不遗余力地支援我军。他们给部队推了20多万斤大米、白面和马料，送来了100多顶帐篷、300多峰骆驼和200余匹马，并派出百余名优秀子弟，帮助部队运送辎重。有经验的老猎人，争相报名要给我军带路当向导。同时，他们还主动通知和田的群众，使和田群众又动员了400多头毛驴及一批马、骆驼，驮着宰好的羊、面粉和干果等，跋涉了六七百里的沙漠迎接我军。

使我特别难忘的是一位哈萨克族老大爷给我独立团当向导。那是1949年的12月，北疆地区连日下起了鹅毛大雪，弥盖了无边的山野，浅则及膝，深则没脐，看不清道路，见不到行人，我军无法继续前进。指战员们冬服较薄，难御风寒，虽然大家蹦蹦跳跳不停地运动，但仍冻得全身发抖。怎么办？我心里十分着急。这时，独立团团长肖飞来向我汇报，他说：如果没有一个高明可靠的向导，这样大的风雪，不要说是一个团，就是几十万大军，也会被埋在茫茫无边的风雪里。他的话，使我心里更加沉重、担忧。为使部队尽快脱离险境，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我们决定想法找向导。经过多处打听，终于找到一位哈萨克族老大爷，当我们说明情况后，他毫不犹豫地说：“把任务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为了我们，这位老大爷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冰雪里奔波了数百里，历尽了千辛万苦。到达驻地后，我们付给他报酬，他却婉言谢绝了。现在，我虽然忘记了这位老人的名字，并且不可能再见到他，但每当想起他那至诚至亲的高尚品质，一种感激、骄傲的感情油然而生。

同样，我军指战员处处表现了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人

民的安危而不惜流血牺牲的高贵品质。进军途中，我们经常进行各种政策、纪律的教育，从而保证了从兵团领导到战士都能高度自觉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军每到一地，主动为群众挑水、打柴、治病、扫院子，有的匀出自己的口粮，救济贫苦群众。为了不给群众增添麻烦，在刺骨的寒风中，大家和衣露宿野外。由于给养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有的部队20多天不见油盐、蔬菜，甚至只能以雪拌炒面充饥。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自觉遵守纪律，绝不去动群众的一丝一粟。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爱护人民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反动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各族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道：“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就是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民，编成了“欢迎解放军”的新舞蹈，他们满怀激情地唱道：

亚克西，亚克西，
英雄的解放军，
人民的好子弟！

五

我军进驻新疆后，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立即派出部队开往边防第一线，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与安全。这时，我已长途跋涉了6000多里的英雄指战员们，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又开始了向祖国最西边陲的艰苦进军。

在旧中国，新疆地区绵延数千公里的边境线，实际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美、英等外国侵略势力早已渗入。我军进

疆后，帝国主义分子和逃集在边境内外的新疆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不断派遣间谍特务，策划反革命叛乱，妄图趁我立足未稳之际，变新疆为其卷土重来的反革命基地。边卡上的原国民党部队，由于反动分子的造谣煽动，内部情况极为不稳。就在我军向边防开进的时候，竟连续发生了原国民党军边卡人员绑架和枪杀我军民，勾结外国特务入境侦察地形、刺探情报，乃至武装外逃等严重事件。特别是南疆地区的边境线，由于都是在海拔五六千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之间，空气稀薄，终年积雪，荒无人烟，交通极不方便，不适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就使一小撮反动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因此，我军迅速进驻边防一线，无论对于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巩固国防，维护治安，稳定秩序，还是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巩固胜利成果，都是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

在我们的西面，南起昆仑山，北至天山，有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急待保卫。这里，冰峰雪岭，直插青云，山石险怪，壁立千仞。一支精心挑选的优秀部队，冒着狂风大雪，继续向西奔进。他们时而穿行在两山壁立、微见天日的高山峡谷中，时而攀登在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上，克服了饥饿、严寒、高山反应等重重困难，终于查清了通往国境的每个出口，摸熟了边界地带的详细情况，设立了许多边防哨卡，构筑了必要的防御工事，一句话，我们在祖国的西大门，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某部曾在进军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到了祖国的西部边疆，我们祖国的旗帜要永远插在我们的边疆上。只要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敌人还没有消灭，我们的战斗意志，永远不松懈。”

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在进驻南疆不久，立即派出一支部队，翻越海拔6000

多米的昆仑山，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向西藏阿里地区进军。隆冬，冰雪覆盖的昆仑山，千里丛岭，渺无人烟，查遍了历史资料，找不到进军的路线。指战员们以顽强的意志，开山劈路，探索前进，终于冲破了重重困难，胜利到达了藏北改则地区。这时，由于大雪封山，给养断绝，开始，每人每天还可以吃到四两炒面，随后粮秣完全断绝了。雪海茫茫，寒风刺骨，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加上高山缺氧，气候恶劣，很多人得了“高原病”，面色发黄，全身浮肿，不少同志无声地倒下去了。怎么办？当时我们也确实只有着急而无法援助。然而，我们的战士都是铁打的，困难怎能吓得住英雄汉！同志们猎兽为食，掘地为房，把兽骨磨削成针，把兽皮、麻袋等缝制成衣服、鞋子，聊以度饥御寒。一般的人是怎么也想不到原始社会的生活，还会在几千年后重现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坚持着备战练兵，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藏族人民结成了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从而粉碎了西藏反动上层挑拨我军与藏族群众的关系，妄图把我军逼走逼死的阴谋，在“世界屋脊”上深深地扎下了根。为了解放祖国大陆上的最后一块领土，指战员们历尽了人间少有的艰难困苦，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有许多优秀的干部战士，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英雄的血汗，培育出了阿里高原上幸福的鲜花。不久，我后续部队赶到了藏北，他们翻越了海拔7600多米的冈底斯山，到达了位于喜马拉雅山麓与尼泊尔王国接壤的祖国边城普兰，而后又回师阿里首府噶尔昆沙，接守了阿里地区1000余公里的与印度、尼泊尔等国交界的边境线，从而保障了祖国边境的安全。

1950年的春天，我军把五星红旗插遍了新疆全境。新翻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各族人民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这时，广大指战员满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亲爱的祖国报告：您交给我们的进军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

我们这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从来就是把胜利当作新的起点。指战员们深深懂得：革命的道路宽广而漫长，革命的任务光荣而艰巨。他们在刚刚结束了解放新疆的战斗之后，便又迅速地担负起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重任。你看，在那深深的雪谷中，在那巍峨的冰峰之顶，边防战士马不离鞍，人不解甲，日日夜夜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你看，在那千里瀚海、万古荒原上，指战员们播响了大生产的鼓点，用他们战斗过的双手，挥起镐锹，开出了片片绿洲，建起了座座花园般的城镇。过去被人们视为荒凉无比的新疆，如今到处响起了《我们新疆好地方》的动人歌声。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新疆，一定会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一兵团参谋长。

英勇奋战 艰苦创业

——解放和建设新疆的一段回顾

王 震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震撼东方和世界时，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正在中南、西南、西北的广阔战线上，以锐不可当之势，继续勇猛作战。由贺龙同志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在习仲勋同志和西北局其他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援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歼灭了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部队，迅速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这时，我先头部队第一兵团挺进到甘肃酒泉，准备向新疆展开进军。

—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出了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和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

副主席和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解放新疆问题，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向我说明进军新疆的战略意义，鼓励我们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勇敢勤劳的新疆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沙皇俄国、英帝国的凌辱掠夺和我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捍卫了祖国的统一。特别是由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领导的以伊（犁）、塔（城）、阿（山）为中心的“三区”革命，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动摇了他们在新疆的统治。

党中央、毛主席一贯十分关怀和重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就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传播马列主义和我党的政策，进行革命活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李富春、邓颖超、邓发等同志，也先后到新疆进行工作。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通过他们的革命活动，卓有成效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在新疆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七届二中全会后，根据野战军党委的部署，我们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二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全军上下，一片欢腾。接着，第二纵队党委专门作出决定：决心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打到新疆去，把革命进行到底。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5月下旬，第一野战军攻占了西安及关中广大地区之后，会同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两兵团继续前进，于7月11日至14日，发动了扶（凤）眉（县）战役，一举歼灭胡宗南军1.3万余人，使其主力基本消灭。但马步芳、马鸿逵等部仍妄想甘、青、宁负隅顽抗。彭德怀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统帅部的指示，立即作出了攻克兰州、奔袭西宁的又一战役部署，兵分两路，乘胜西进。右路翻六盘山，过华家岭，沿西兰公路，进逼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兰州；左路第一兵团一、二、七军经宝鸡克天水后，我一、二两军经甘南，强渡洮河、黄河，沿途歼灭阻我之敌，直捣马步芳的老窝青海省会西宁。右路部队经过五天激战，于8月26日，胜利攻克兰州，马部主力归于覆没。这次决战，大大加快了解放全西北的进程。在我左路军攻占西宁时，甘肃、青海等省的残余敌人，只剩下新疆这一条退路，于是，潮水般地沿河西走廊向西溃逃。为了全歼胡马残部于甘肃境内，完成解放新疆的战略部署，我左路一兵团司令部率二军身着缴获敌军的新旧冬装，冒着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跋涉长达200多里的泥泞草地，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祁连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张掖，解放酒泉，拦头截住了妄图逃窜新疆之敌的退路，迫使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下3.3万余人起义和投诚。至此，西北五省已解放了陕、甘、宁、青，我军兵临玉门关下，直叩新疆大门。新疆各族人民获得解放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国民党在新疆驻军7万余人，外有重兵压境，内有“三区”革命的民族军威胁，孤立无援，进退维谷，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及中下层军官，在我党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向往和平，希望

投向人民的怀抱。为了加速解放新疆，统一祖国的进程，毛主席针对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既要发扬英勇奋战的精神，又要力争新疆和平解放。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同正在北京的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前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谈话，要其致电陶峙岳将军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先生等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率部起义。同时，毛主席还派我党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同志从莫斯科到达伊宁，然后，携带张治中致陶峙岳和包尔汉的电报，秘密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向陶峙岳将军等进一步阐明我党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通过一系列积极周密的工作，陶峙岳将军、包尔汉先生接受了我党的和谈条件，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将军作为代表到酒泉、张掖，同彭德怀同志、许光达同志和我见面，具体商谈有关事宜。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和省政府，分别于9月25日、26日通电和平起义。9月28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慰勉陶峙岳、包尔汉及所部全部将士和政府人员，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欢迎。

二

在酝酿和进行和平解放新疆的谈判过程中，新疆内部的各种反动势力就加紧勾结，阴谋作困兽之斗。国民党中央统治阶层中的反动势力，也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蒋介石、白崇禧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他们“各方设法，保住新疆”，声称“和平运动，万万不可做”，梦想驱使新疆的国民党军队继续为他们卖命。以敌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等为首的一小撮反动顽固分子，听命于主子，阴谋将所部拉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一线设防，妄图阻挡我军入疆，如此计不成，

就平毁新疆东部公路沿线的城镇和乡村，把这块地方变成“无人区”，然后，退踞南疆，依托天山、昆仑山，背靠国外势力，与我长期周旋。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失败后，叶成等反动军政头目虽然逃跑，但是新疆境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封建头目仍然在作垂死挣扎，妄想把新疆从伟大祖国的怀抱中分裂出去。新疆宣布和平解放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还在加紧进行，企图趁我人民解放军尚未进疆之际，发动反革命叛乱，破坏和平解放的成果。

面对这种局面，为了保卫和平解放的成果，安定新疆局势，使各族人民免遭涂炭，党中央和第一野战军首长令我第一兵团率二、六两军火速入疆。

进军新疆，是艰苦而光荣的任务。新疆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部队粮秣补给十分困难。时值十月，塞外已临近寒冬，而部队冬装尚未齐备。由于车辆不足，公路失修，多数部队只得徒步开进，沿途要经过渺无人烟的戈壁瀚海，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峻岭。

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彭德怀同志赶到酒泉，请前去迎接我军入疆的起义将领，向师以上干部介绍了新疆的情况。他在戎马倥偬中，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镇守重镇，唐玄奘去西土取经，左宗棠率部进疆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经常深入部队，听取干部战士对进疆的想法和建议。由于他既能深刻地领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与部署，又善于向历史和群众学习，从而指导我们拟定了周密的进军计划，研究了解决各种困难的具体措施。彭德怀同志鼓励我们说，新疆的特殊条件，可能给进军部队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们这支久经战斗考验的英雄劲旅，一定会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为党为人民立功。

进军前夕，我们在部队中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兵团党委向部队发出了“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的战斗号召。各级党委都向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组织广大指战员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光辉著作，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介绍新疆各族人民盼望解放的迫切心情，开展了诉苦等阶级教育，更加提高了对进军新疆的战略意义的认识，激发了部队的革命斗志，全军上下掀起了表决心、挑应战的热潮，人人制订立功计划，个个献计献策，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加紧进行组织和物资准备，争取尽快入疆。正在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为部队增添了新的动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我们向部队宣布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关于向新疆进军的命令。顿时，会场变成了欢腾的海洋。许多干部战士在一片欢呼声中，把决心书、挑战书送上主席台，把庆祝大会变成了进军新疆的动员大会。指战员们表示，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949年10月12日，我军离开古城酒泉，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从空中到陆地，数路大军，齐头并发，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久经锻炼的我军指战员，在进军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光荣传统。他们抱着及早为新疆各族人民解救痛苦的急切心情，顶风雪，冒严寒，跋山涉水，穿城过乡，日夜兼程前进。没有车辆运给养，就自己背上粮、柴、水；没有帐篷，更无房子，就在戈壁滩上露营。由于连续行军，许多同志的脚磨破了，腿走肿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战士们豪迈地说：“我们这支部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从井冈山斗争

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五台山抗日到参加百团大战，从进占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到南泥湾大生产，从南下北返到保卫延安，南征北战，久经考验，杀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冲破了重重困难，无论什么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有的战士风趣地说：“戈壁大，大不过我们的脚掌；天山高，高不过我们的鞋底。”为了争取时间，扑灭正在酝酿的反革命叛乱，二军五师十五团毅然以急行军速度，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解放和田。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米”的意思。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称为“死亡之海”。但是，在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面难。他们身背全部武器装备，迎着刺骨的寒风，在黄沙漫漫的瀚海里，艰难地一步一步顽强前进。进入沙漠腹地后，大风暴突然袭来，狂风卷着飞沙，搅得天昏地暗，使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辨不清方向。战士们借着指南针指引的方向，手挽手地抗击着风暴继续前进。在干旱的沙漠里，部队往往整天喝不到一口水，指战员们嘴唇干裂，病号一天天塔加。他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从战友肩上抢下武器，搀扶着病号，不使一人掉队。就这样，他们终于以每天100多里的惊人速度，走了15天，行程1500多里，胜利到达和田，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叛乱计划。他们的英雄行动，得到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和第一野战军的通电嘉奖。

正当我军奋勇西进的时候，隐藏在起义部队中的美蒋特务分子，策动驻防哈密、鄯善、吐鲁番、库车、轮台等地部分部队暴乱，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残害人民。我军闻讯，立即加速前进，赶往出事地点，以迅速果断的行动，平息了叛乱。同时，派人救火安民，访贫问苦，扶危济困，帮助群众重整家园，宣传我

党我军的政策，揭露反动分子的罪恶阴谋。这样，不仅保护了各族人民的利益，为他们撑了腰，同时也教育了起义部队的广大官兵，为我军继续西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军挺进新疆的胜利，深刻地显示了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广大指战员自觉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地，主动为群众挑水、打柴、治病、扫院子；宁愿露宿野外，也不进群众的房子，炊具不够，宁可轮流做饭，晚开饭，也不借群众的炊具。有的战士把自己节约下来的津贴费，送给生活困难的群众。我军这些行动，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各族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异口同声地称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纵情欢呼：“亚夏松（万岁）毛主席！亚夏松共产党！”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里热爱和信任我军，全力支援和帮助我军。我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打着羊皮鼓，弹起冬不拉，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战士们刚放下背包，群众就端茶送奶，待如亲人，牵衣拉袖，不忍分离。许多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骑着毛驴，带着哈密瓜和葡萄干，跑几十里、几百里路程，迎接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许多群众不避风险，为我军送情报，当向导，侦察敌情，以及送粮、送水。伊犁地区各族人民，得悉我军奋勇西进的消息后，纷纷献粮献物，在短短几天里，就筹集了几十万斤粮食和大批物资。他们不辞劳苦，千里迢迢，赶运到乌鲁木齐，慰问人民子弟兵。各族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戴，使全军上下无比感动，更加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更加坚定了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决心。

在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继先遣支队战车团于1949年10月20日进驻乌鲁木齐后，郭鹏、王恩

茂同志率领的二军，于12月22日前，先后进驻南疆各重要城镇；罗元发、张贤约同志率领的六军，于1949年11月5日至1950年1月20日进驻乌鲁木齐及北疆各地。至此，我军历时两个多月，行程6000余里，圆满地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勒泰山和帕米尔高原。在玛纳斯河岸上，我人民解放军与坚持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民族军胜利会师（民族军于1950年1月10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两支兄弟部队象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欢呼拥抱。从此，揭开了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篇章。

三

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毛主席就指示我们：你们到新疆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要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我军进疆以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团结和依靠新疆各族人民，担负起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各项任务。

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于1950年3月派出一支先遣分队，向西藏地区侦察前进。他们翻越了海拔6000多米的昆仑天险，穿过冰雪覆盖的无人区，克服了饥饿、严寒、迷路、高山反应等重重困难，几临绝境，终于胜利到达藏北改则地区。我军这一英勇的行动，完全出乎西藏反动上层的意料。当先遣分队到达藏北的日土宗（县）时，他们以为是神兵天降，目瞪口呆。进军藏北，好比给西藏上

层反动分子背后猛刺一刀，有力地配合了西南主力部队解放西藏的行动，促进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先遣分队抵达藏北后，大雪封山，供应断绝，但他们无所畏惧，猎取野驴充饥，把麻袋缝成衣服御寒，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加重藏族人民的负担，从而粉碎了反动上层挑拨我军与藏族群众关系、把我军逼走逼死的阴谋。他们象冈底斯山一样，牢牢地扎根在藏北高原。在这期间，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把自己的热血浇灌在“世界屋脊”之上，成为今天培育西藏社会主义花朵蓬勃开放的土壤。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藏族人民中传颂。

帝国主义和新疆内部的反动势力，并没有因为我军入疆而放弃他们的反革命企图。1949年冬，在美蒋特务策动下，乌斯满、哈力拜克、尧乐博斯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煽惑群众，劫掠杀戳，甚至袭击部队，围攻城镇，反动气焰一时甚为嚣张。由于我们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很快把被裹胁的群众争取过来，经过几次围剿战斗的胜利之后，至1951年夏，叛乱即告平定。

1950年春，我们还抽出大批干部，开始了整编和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新疆起义部队数达8万之多，整编改造他们至为重要。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党委，派李铨、张仲瀚等一批干部到起义部队中工作。他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处处以身作则，把我军官兵一取、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带到起义部队，深入进行了我军路线、方针、宗旨的教育，发动起义官兵，开展了诉苦、民主运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等人民军队的一整套制度。经过党的教育，他们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上完全站到了人民一边。1950年9月25日，在新疆和平解放一周年之际，中央人民

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这支部队光荣的“八一”军旗，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由陶峙岳将军任兵团司令员，正式编入我军序列。

我们还陆续抽调了2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参加了地方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牧区改革、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工作，斗倒了恶霸地主、反动伯克（牧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解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后来这些干部战士中的许多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象革命的种子，撒遍天山南北，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群众之中，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边疆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我进疆大军始终把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当作中心任务。解放西安后，我们即注意研究新疆情况，罗致各种人材。在酒泉集结待发时，我们即打造工具，收集种子，派先遣部队及技术人员到驻地防区进行调查研究，勘查测量，准备修渠开荒。我军入疆后，行装甫卸，征尘未洗，立即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和南泥湾屯垦的光荣传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荒野碱滩上，挖开冰雪，安营扎寨，用他们战斗过的双手，向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千里荒野展开了新的进军。没有房子挖地窖，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牲口人拉犁，不熟悉当地作物栽培规律，虚心向随军入疆的农业专家学习。他们开发荒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架桥铺路，兴办牧场、渔场及各类作坊，真是百业兴旺，蒸蒸日上。正象当时部队流行的一首歌曲所唱的“劳动能够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

我们在天山南北开发了上百万亩土地，兴建了八大水利工程，开发了石河子和塔里木垦区，带动了各族人民的劳动热情。到了1950年秋，部队已经能够半自给。1951年，即可基本自给了。我们还在新疆首种了棉花和甜菜等经济作物，扩大了种植范围。当时开垦的那些农牧场，经过后来同志的继续努力，今天已发展成为新疆粮、棉、畜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

解放前的新疆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在首府乌鲁木齐，仅有一座很小的火力发电厂和光绪年间江南造船厂生产的一台车床。人们穿的衣服和各种日用品、生产工具等，都要依赖内地和国外进口。我军进疆后，为了发展新疆的工业，广大指战员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用节约下来的军费作资金，自己动手，艰苦创业，兴建了钢铁厂、纺织厂、发电厂、农机厂、水泥厂、汽车修配厂和煤矿等厂矿企业。当时，从军区领导同志到各级干部、士兵、职工和家属，都一齐上阵参加劳动。我们还从几千里外的西安、天水等地用汽车运进了这些工厂的设备。另外，在苏联斯大林的关怀下，我们又从苏联引进了汽车修配厂、火力发电厂的设备，以及一些汽车和拖拉机。为了解决资金困难，我们成立了军人合作社，以相当于银行存款的利息，鼓励广大干部战士储蓄。这样既为干部战士增加了积蓄，又活跃了市场，收集了游资，用来作为发展生产的资金，经过两年的奋斗，到1951年秋初步打破了新疆经济的困难局面。到了1952年，由于许多工厂先后投产，农业又取得较好的收成，军民生活大大改善，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各族人民穿上新疆自己生产出来的“天山”细布、花布时，无不欢欣鼓舞，他们高兴地唱道：“脱去千年老羊皮，换上天山细布衣，感谢亲人解放军，感谢领袖毛主席。”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但解决了部队的供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发

展了新疆的经济，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从而使我军在新疆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经济，战胜贫穷，我们党才能领导各族人民战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里，回顾一下我们当年团结、改造、使用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很有意义的。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许多农业、水利、地质、冶金、桥梁、工程、纺织、机电等专家，还有从西安工学院、武功农学院沿途招聘的教师、学生和一些技术工人，他们在与部队一起行军打仗中受到了锻炼，在生产建设、开发新疆中作出了贡献。我们热情地欢迎他们，关心他们，尊重他们，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同时，为了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材，我们还建立了八一农学院、新疆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并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来专家和教授。我们还充分利用部队已有的技术力量加以训练提高，分赴各行各业，开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工作。开发新疆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的电垦戍边的政策，我们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全面规划、统一经营的方针，特别是在中央农垦部成立之后，有了更大发展，为保卫和建设边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起了无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解放新疆而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当年在西进路上的英勇斗争和进疆之后的艰苦创业，使我们深深感到，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仍然需要有战争年代那种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忘我工作、艰苦奋斗的革

命精神。在党中央领导下，新疆各族军民，一定会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自治区党委周围，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高警惕，保卫边疆，象毛主席生前所期望的那样，使新疆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大西北时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出师鄂陕 解放陕南

刘 金 轩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为配合陕甘宁边区粉碎胡宗南的重点进攻，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经略中原，把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中央军委决定由陈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太行军区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等部8万余人，组成一个作战集团，执行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豫鄂陕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我十二旅在四纵编成内，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战略行动，并同三十八军之十七师并肩创建了陕南根据地，解放了陕南全境，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和兵团前委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渡 河 南 进

晋南战役结束后，我旅奉命移驻曲沃县之曲村地区，开展军政练兵活动。1947年8月11日，各团在驻地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全旅士气高昂，纷纷要求打到蒋管区去，解放全国人民。12日，我们从驻地出发，随纵队向黄河北岸挺进。22日抵达豫北孟县邵原镇，进行渡河的准备工作的。发起渡河作战的前一天，陈赓司令员在距离河岸10余里的一间民房里，召集四纵4个旅的旅长

开会，研讨渡河作战事宜。并以坚定的口气说，我们过了黄河就不能回来，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大家听了都很激动。

23日拂晓，我军发起渡河作战。我旅和十三旅为纵队的右路，十三旅担负渡河突击，我旅为预备队。23日凌晨我旅在济源小教口渡过黄河，进入豫西新安境内。28日攻占陇海线之铁门镇后，继续向前挺进。次日，进抵洛宁西北之杨坡寨。守敌为当地土顽，多系惯匪，他们倚仗弹药多、粮食足、寨子坚固的优势，企图阻我前进，我们几次派人送信、打电话，劝其投降，均遭拒绝。我即以三十六团一营包围了寨子，发起进攻，仅20多分钟攻下了这座所谓“永攻不破”的寨堡，击毙匪首刘玉锡，全歼守敌。当天下午，旅率三十四、三十五团和三十六团1个营奔袭洛宁县城。黄昏，各团进入指定位置，31日凌晨，三十四、三十五团发起攻击，激战1个多小时，解放洛宁城，俘匪首李云彩以下千余人。当天，我们接到陈赓司令员转来中央军委电报，命我旅接电后继续向西南挺进，抢占豫陕咽喉卢氏城，相机向陕南、鄂北展开。全旅即兵分两路向卢氏城前进。行军途中，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经过7天的艰苦跋涉，边走边打，连克故县、范里、杜关等重镇，于9月8日抵达卢氏城郊。当晚各团进入指定位置包围了卢氏城。

卢氏城为陕豫两省要冲，西接秦岭，东连伏牛，位洛水之滨，西北距潼关近百公里，南距豫陕鄂门户荆紫关80多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内工事坚固，城墙高而厚，城壕深且有水，城壕外沿有一道两米高的围墙，城外设置了雷场、鹿砦等障碍物。10日晚8时发起总攻，我三十四、三十六团突击队在炮兵和工兵的密切配合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搭上跳板，架起梯子，

打开突破口，攻入城内，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三十六师四九四团1个营及地方保安团、自卫队共1500余人。我旅连克洛宁、卢氏，保障了纵队主力右翼安全；威逼潼关，迫敌调兵遣将，在关中布防，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在陕北作战。

攻占卢氏的当晚，纵队电令我旅留两个营，由政治部主任谭友夫率领，在卢氏地区剿匪建政，开展地方工作，主力向陕南挺进。

9月19日，我旅由卢氏出发，途经洛南三要司、景村等地，扫除沿途敌保安团队的阻击，27日，三十六、三十四团分别解放了商县夜村和西荆公路上的重镇龙驹寨（今丹凤县），并在商镇油房街与坚持敌后斗争的蔡兴运游击队会合，群众兴高彩烈地张贴标语欢迎我军，纷纷议论“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28日，我们与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之十七师和豫西军区陕南独立团在龙驹寨胜利会师。29日中午，我和政委李耀与陈先瑞副军长以及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委梁励生等在商洛镇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我们分析了陕南地区的敌情、社情，研究了行动方针和部队协同配合等问题，最后确定，十二旅负责丹江以南地区，向山阳、镇安和鄂北展开；十七师负责丹江以北地区，帮助一分区（商洛分区）开展工作，并积极佯动，牵制敌人，掩护和配合十二旅南进，策应西北、中原战场我军作战。会后，旅命令三十四团沿西荆公路东进攻打商南，三十六团渡丹江南进攻打山阳。我军挺进商洛腹地，直接威胁着胡宗南老巢西安，引起敌人极大的震惊，蒋介石深恐我军在陕南立足，慌忙将围攻大别山的整编六十五师空运到西安，并驱使该师与三十八旅分路向商洛开进，妄图消灭或挤走我军。鉴于敌人兵力多我几倍，加之连日大雨，丹江洪水猛涨，无法乘舟或涉渡，为了全面

掌握陕南情况，从各方面做好创建根据地的准备，遂由十七师阻击箝制敌人，掩护我旅向东转移。旅遂放弃攻打山阳的计划，率部东进，攻占武关。10月2日，解放商南，尔后挥戈北上，5日抵达豫陕交界的卢氏五里川、朱阳关地区休整。

休整期间，我旅总结了渡河南进以来行军、作战、执行纪律以及巩固军队等工作，表彰了先进模范，开展了诉苦运动和军事训练活动。不久，纵队派十三旅副政委张明到我旅任副政委。张明给旅的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委关于进军陕南的战略意图和陈赓司令员的指示，说明了进军陕南的重要意义。各团也相应搞了一些活动，消除了干部中的各种顾虑，较好地解决了一些带倾向性的思想认识问题。

在卢氏整训期间，我们派人对鄂陕边境地区的敌情社情进行了调查，当地游击队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同时，在物质方面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从黄河北老区运来了冬衣，组织干部战士学会了做布鞋、编草鞋，准备了三双以上鞋子和10天的干粮，补充了弹药，全旅士气高昂，整装待命，准备再进陕南。

11月3日，我旅分三路向西南疾进。经过两昼夜兼程行军，突破敌西荆公路防线，7日在山阳凉水河以南渡过丹江，11日右路三十五团（欠1个营）、三十六团解放山阳，陕南第一个民主政府宣告成立。三十六团乘胜西进，14日攻占山（阳）镇（安）之间要点凤凰嘴，17日解放镇安后，东进米粮川与旅直会合。左路三十四团12日攻克鄂陕要隘漫川关和上津，与坚持武装斗争的谭道鹏游击队会合。根据对敌斗争需要，旅决定将陕西山阳漫川关、宽坪区与湖北郧西的上津、甲河关合并组成上关县；将山阳和商南南半部并为山商县。16日，三十四团解放郧西。中路旅直率三十五团1个营进至米粮川地区与三十六团会合后，知始该地

条件太差，不宜作为腹心基地，遂于30日东返上关地区，选择郧西黄云铺、土门为中心，开辟根据地。

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连克4城，建立了5个县的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对胡宗南老巢威胁甚大，敌整编六十五师入侵山阳、镇安、竹林关地区，均被我击退，并歼灭了依托天然石洞盘踞在赵川作恶20多年的贯匪头子党文彬部，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为巩固我新开辟的根据地，12月30日，我三十四、三十六团攻克鄂西北首府郧阳城。至此，我旅在鄂陕边地区初步打开局面，站住了脚跟。翌年元旦，我旅奉命兼鄂陕四分区，并成立地方党委，旅政委李耀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副政委张明为鄂陕行署专员兼分区副政委，参谋长薛克忠升任副旅长兼分区副司令员，三十六团团长方先辉升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谭友夫兼分区政治部主任，祁果任地委副书记，我兼任分区司令员。

我军楔入陕南腹地，胡宗南惶恐不安，急在白河、安康、襄樊等地加强了正规军和地方团队，连同整编六十五师共20多个旅，实施封锁包围，企图消灭或迫我退出鄂陕地区。面对敌重兵围攻，我们作战总的原则是：选择山区作为腹心区，争取时间，发动群众，肃清土顽，建立政权，站稳脚跟。在战术上采取“分散与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则，分散是迷惑箝制敌人，掩护主力机动作战；集中是转移敌人的视线，相机消灭孤立分散之敌，保卫根据地。兵力部署是：三十五团位于上关、山阳、镇安、商南商南半部地区；三十六团位于郧阳以东地区；旅直在郧西、上关及白河以东地区；三十四团为旅的机动部队。

元月中旬，敌趁我主力分散剿匪之际，整编六十五师的两个团和商县、山阳保安团队，分两路侵占了竹林关、中村、银花、高露店、河川和洛峪河川等地后，又向我根据地腹心漫川关进

犯。镇安、白河、两郧北荆紫关和东部均县的土顽也趁机出动，袭击我初建的各级政权，捕杀地方干部，地主恶霸也进行反攻倒算，乱杀、乱烧、乱抢，气焰十分嚣张。为粉碎敌人的围攻，保卫我新建的根据地，我旅集中三十四、三十五团和三十六团三营，于元月29日从郧阳出发，经郧西、上津，向漫川关挺进，拟迂回围歼入侵之敌。敌闻我3个旅（团对外均称旅）赶来，不战而退，仓惶逃回山阳、商县城，我收复北部失地大部。此战打乱了敌人围攻我根据地的计划，给敌六十五师和根据地周围之敌精神上以沉重打击。

2月3日，四分区党委在郧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确定了充分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灵活机动作战，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方针。会后，三十六团在浙川地下党的协助下，采用分路合击、多路围攻的战术，一举攻占豫陕交通咽喉荆紫关，全歼守敌千余人后，乘胜南进，强袭均县城，毙俘守敌800余人，缴获食盐万余斤。16日，三十四团和三十五团进挺山阳城郊，连战四昼夜，将守敌诱出城外，在运动中歼其一部，迫敌转攻为守，北线形势趋于稳定。

随着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扩大与发展，我从敌人守备力量薄弱的西南方向突破，向外线发展。为此，我旅集中三十四、三十五团、郧白独立团和上关独立团进行旬（阳）白（河）战役。3月20日，4个团兵分三路南渡汉江，经三昼夜长途奔袭，包围了白河县城，激战一夜，4月2日攻克该城，毙敌陕保七团团长黄乙甲以下200余人，俘敌县长以下1500余人。4月5日，旅率三十四、三十五团和上关独立团，分两路沿汉江西进，合围旬阳之敌。18日，部队进抵旬阳城郊时，守敌弃城逃到黑山寨地区，妄图凭借险要地势固守，等待安康援敌。19日，我军追至黑山寨地

区，歼敌大部，其余仓皇逃窜，旬阳解放。

4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为分散国民党顾（祝同）胡（宗南）部之主力，使鄂豫陕广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决定发起宛西战役。

4月25日纵队电令十二旅歼灭淅川守敌，配合主力攻打镇平、邓县、内乡、西峡口等地。我旅遂于5月2日黄昏东渡丹江，包围了淅川城。6日敌趁夜暗，分两路突围逃窜，淅川遂告解放。十七师亦配合十三旅解放了西峡口，接着收复商南，再克龙驹寨。宛西战役的胜利，在战略上切断了国民党中原战场与西北战场的联系。

我旅和十七师渡过了初创根据地斗争的艰苦阶段，站稳了脚跟，为彻底解放陕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 军 陕 南

1948年6月，解放战争快满两周年的时候，开辟豫鄂陕根据地的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共同组建陕南军区，十二旅原旅长刘金轩任司令员，三十八军原政委汪锋任政治委员，辖十二旅、十七师、两郧和商洛两个军分区及5个独立团。这时鄂陕地区的镇安、丹凤、山阳、郧阳、郧西、均县、白河、旬阳、山商、上关等10个县已建立民主政府，两郧、商洛建立了专署，拥有人口200多万，箝制了敌整编六十五师、二十七师、七十九师及青年军二〇六师等部，有力地配合了我中原和西北战场的作战。

6月25日，陕南军区奉刘邓命令参加襄樊战役，便集中十二旅之三十四、三十五团和郧白、郧均两个独立团，以及旅山炮大队，于7月2日突袭谷城敌一六三旅，敌逃往老君山，我当即以

一部迂回敌之侧背，以一部作正面攻击，只经过30多分钟的战斗，便将敌人聚歼于汉水边，俘敌副旅长阎官禄以下1800余人，其在逃之辎重营亦为友邻部队全歼，谷城被我解放。刘伯承司令员称赞这一战斗胜利说：消灭谷城之敌，是我军东西对进得宜，陕南十二旅对襄樊战役初战胜利起了决定的作用。接着，陕南军区部队又担负扫清襄阳外围几个险要的山头阵地的任务，经过10余天激烈战斗，接连夺取尖山、扁山、铁帽山、火石山、凤凰山等敌阵地，并和六纵、桐柏军区部队相配合，三路直逼襄阳城垣，于7月15日发起总攻。我陕南军区之三十五团二营从城东北角突击攻入城内；三十四团三营等后续部队随即从突破口源源进入，直插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从西门英勇突入城内的六纵也向杨家祠堂进击，在钟鼓楼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桐柏军区主力二十八旅则从城东南角突入城区。我军三路人马直逼敌杨家祠堂司令部，我炮兵部队当即实施炮击，敌混乱不堪。我三十四团三营教导员张景纯带着七连和八连，先冲进敌司令部大院，用冲锋枪和手榴弹猛烈射杀敌人，并占领坑道口，将企图阻我前进的38名敌军全部消灭。张景纯当即率部冲入坑道内，将隐藏在角落的敌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祺活捉，敌酋康泽被我打伤后，狡猾地藏死尸当中，后被我六纵部队清查俘获。这一仗我旅共歼敌6900余人。

此后，十二旅率三十四、三十五团和十七师五十一团、郧白独立团参加淮海战役。

战役发起前，我十二旅在南阳附近箝制敌黄维兵团和敌南阳绥靖区王凌云部，接着开赴双堆集地区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部队始终处于第一线同敌人进行激烈艰苦的战斗，尤其是在小李庄坚守战中，我三十五团一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不怕牺牲，英勇作战，打退敌人一个军的多次突围，受到刘邓首长的嘉

奖。李士楼攻坚战中，三十四团一营打得很顽强，全营指战员发扬硬骨头精神，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终于攻入李士楼，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守敌。此次作战，陕南军区部队2000多名干部战士为国英勇捐躯，四个团因伤亡太大，合编为两个团，仍然坚持作战。战后，陕南军区主力回到平汉、漯河、偃城一带休整。不久，四个团的建制又恢复了。

淮海战役期间，留守在两郟地区的原十二旅三十六团、原十七师五十团和郟均、上关两个独立团，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主动向敌出击，扩大了战果。1949年1月，我们发动了房（县）竹（山）战役，歼敌1000多人，解放了房县、竹山县城。3月，十二旅率部回到豫鄂陕三省军事交通要冲荆紫关，协助地方开辟商洛地区工作，先后打下了武关、龙驹寨、竹林关等要地，将盘踞在这一带作恶多端的陕西保安十二团及白清云部大部歼灭，旋即奉命到邓县、淅川一带追剿残敌，先后攻占丈关桥、三尖山、杨天民寨等敌巢，歼敌“鄂豫人民自卫军”总指挥路保仁以下5000余人。5月1日，陕南军区奉命兼任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刘金轩兼任军长，汪锋兼任政委，下辖五十五师（原十二旅）、五十七师（原十七师），原十二旅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十七师五十一团依次改编为五十五师一六三团、一六四团、一六五团；原十二旅三十六团、十七师五十团、郟白独立团依次改编为五十七师一六九团、一七〇团、一七一团。从此，我们就进入了配合向大西南进军作战的新阶段。

5月初，十九军五十五师在河南宛西剿匪奉命回师陕南。当时陕南敌军胡宗南部，为了掩护其主力在关中地区作战的侧后安全，以二十七军和九十八军构成白河城西天池岭为重点的南北长150里的第一道防线；以竹溪、平利之间的关垭子为重点的南

北长180里的第二道防线；平利以西以女娲山为重点的100余里的第三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向汉中进军。

5月23、24日，我发起对白河城的围攻战斗，五十五师在五十七师配合下，首战告捷，第二次攻克陕南重镇白河城，全歼守敌二十七军一四〇团及地方保安团2700余人。接着，五十七师于5月27日解放了湖北省的竹溪县城。至此，敌之第一道防线为我突破。

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余地，我军立即部署进攻敌人的第二道防线。30日，我以五十七师担任正面佯攻关垭子至老阳山之敌，而以五十五师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法，取道深山密林，冒雨行进，侦探分队化装突袭，智取高桥关，攻下险要十八盘。我军势如破竹，敌人防不胜防，先后将敌一四一团全部、四十四团大部、四七三团一部歼灭，共俘敌2286名，并解放平利县城。敌因兵力削弱，乃于6月初急调第三军及六十九军增援。我五十五师遂主动撤出平利，隐蔽于竹溪一带休整待机，而以五十七师之一部接敌游击。

7月10日，我五十五师在兄弟部队积极配合下，攻破敌鄂陕要隘关垭子，歼敌一四四师大部、一三五师之四〇三团全部，生俘敌一四四师师长符树蓬以下1360多名，打死打伤四〇三团团长李定郎以下800多人，第二次收复平利县城。然后，我军进逼安康县城，以五十七师担任正面佯攻，五十五师则从平利经洛河街、大贵坪，绕道200余里，迂回到女娲山，突破敌第三道防线，敌退守到安康城及其外围据点。22日，我五十五师一六三团一举攻克安康大门狗脊关、药王寨等要地。24、25日，五十五师在兄弟部队紧密配合下，攻下安康的重要外围阵地牛蹄岭，当晚解放安康新城。

牛蹄岭战斗的得失，是安康解放的关键，因而敌我争夺激

烈。军长刘金轩、政委汪锋等领导干部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仍不顾一切地与敌人浴血奋战。不论是炊事员、饲养员、通信员，还是机关干部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打退了敌人19次反扑，后残敌弃城逃到汉江北岸。是役，歼敌2000多人，我1200人为国捐躯。

挥戈西进

11月25日，十九军兼陕南军区部队奉命兵分两路西进：五十七师沿汉江北岸汉白公路攻击前进；五十五师则沿大巴山北麓向镇巴进军。两郿、商洛、安康等军分区的独立团和各县大队，分别负责清剿当地的残敌，以巩固后方。26日，五十七师进抵旬阳，县自卫团不战而降。我军乘胜进击，接连攻克汉阴、石泉、西乡，北渡汉江，解放洋县、城固，在汉中以西地域与南进入川的我第十八兵团会师。这时，汉中城内守敌逃之夭夭，陕南首府汉中遂为我解放。尔后，我军配合入川部队，接连占领勉县、宁强，直达川、陕、甘边，从最东的白河县至最西的宁强县，进军800余里，解放了陕南全境，复进入四川，占领广元、剑阁等县城。

我五十五师西进也很顺利。11月28日攻占岚皋县城，歼敌预四师四七二团及“鄂陕人民自卫总队”。30日攻占紫阳县城，活捉先期逃抵此处之敌陕西保安九纵队司令郭子彬以下300余人。12月5日，五十五师侦察连在两河口活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头子张海萍，在西乡县南山活捉国民党政府专员袁德新，并于军家山俘洋县警察近百人，进占镇巴。至此，五十五师已全部进入西乡地区待命。

这时，蒋介石为维持其反革命统治，将四处流窜的残余部队重新组编，任命原南阳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为“川鄂豫陕绥靖公署主任”，在大巴山布防。其中有新编第四、五、八军及一二七军等残部近两万人。12月15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电示我十九军兼陕南军区统一负责清剿川北与陕南地区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我们即令五十七师执行保障川陕要道畅通与陕南地区社会治安的任务；命令五十五师向川北出击，消灭盘踞川北的残政。

12月29日，一六三团从镇巴出发，以一天百余里的急行军，突然包围了万源县城，伪县长杜兴中率部起义。1950年1月4日，一六三团两昼夜急行军约380里，解放了通江县城，逃到此地的国民党陕西省财政厅长白荫元与该县县长向我投诚。接着，一六四团在一六三团的配合下，围攻通江平溪坝地区的敌新编第八军，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敌团长周辅臣率部起义，并配合我军将敌二十三师全部击溃。1月5日，一六三、一六四团不畏艰难险阻，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分别包围通江泥溪坝与火天岗敌人，敌新编第五军军长徐经济、副军长崔振山率部200余人投降。这时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王凌云，令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向云雾山方向转移，其本人则化装潜伏。我五十五师得悉后，即令一六三团、一六四团迅速将敌分割包围，发展政治攻势，迫使敌“川鄂豫陕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1000余人就地放下武器。化装潜伏的王凌云，则被我军抓获。这时，整个川北残余敌军，溃不成军，四处逃窜，新编第八军军长季凌云及所部千余人，新编第四军所属的第十一师、十二师残部，都不战而降。躲在南江官路口之敌一二七军残部，只经我一六四团攻击一小时，即全部被歼，俘虏敌三一〇师师长、原河南省邓县少将

保安司令丁树恒以下1200余人。至此，川北地区剿匪战斗胜利结束。我十九军计俘敌高级军官王凌云以下30多名，另有以王尧敬为首的军统、中统重要特务73人，共歼敌1万多人。

执行维护交通和后方治安任务的我五十七师与汉中、安康、商洛、两郧等军分区部队以及鄂陕地区20几个县的人民武装和民兵紧密配合，对残留在广元、宁强、略阳、洋县、紫阳、镇坪、商县、房县、竹山等地的土匪和散兵游勇进行清剿。在两个月内，先后歼灭小股零散匪军3000余人，击毙敌“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司令柯玉珊等重要匪首10余名，到1950年3月，我川北、陕南及湖北两郧地区的社会秩序基本趋于安定，豫鄂陕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1950年底，十九军奉命兼陕西军区，刘金轩任代司令员，马明方任政治委员，原陕南军区撤销。1952年，十九军五十七师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五十五师保留原建制，调归西北军区领导，十九军番号随即撤销。

注：本文作者在解放陕南时历任四纵十二旅旅长、陕南军区司令员、十九军军长。

资 料

西北解放战争纪事

李 玉 泰

1945年

8 月

10日 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13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方针。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25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指出，在新的和平建设的历史时期中，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28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9 月

2日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 月

10日 蒋介石与毛泽东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1日 毛泽东、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回到延安。

25日 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第二十二军驻扎安边、宁条梁地区的新编第十一旅宣布起义，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仍称新编第十一旅，旅长曹又参。

12 月

1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强调要抓紧减租、生产和练兵等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

1946年

1 月

5日 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10日 国共双方代表签署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毛泽东、蒋介石各向所属部队发布了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31日闭幕。

3 月

本月 陕甘宁边区部队进行整编，教导第一旅和教导第二旅

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

7 月

20日 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29 中央军委致电陈赓、谢富治等，询问能否攻取汾城、襄陵、稷山等8县及建立根据地，箝制胡宗南部兵力。

8 月

2日 国民党空军出动8架飞机轰炸延安。

15日 国民党陕保六团三大队在队长董策丞率领下，于旬邑县张洪镇举行反内战起义。起义部队后于9月10日编为陕西人民自卫武装——关中分区保安第六团，董策丞任团长。

16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23日 为接应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第三旅和新编第四旅出击陇东，8月29日在屯子镇与三五九旅胜利会师。

28日 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题为《提高警惕保卫边区》。

9 月

13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改名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张治中任行辕主任。

14日 国民党第二十二军驻佳县打火店部队连长梅廷栋率全连起义，后于11月21日改编为绥德分区警卫团，梅廷栋任团长。

16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27日 王震率三五九旅回到延安。

10 月

3日 国民党驻榆林二十二军一部连日来多次向佳县、米脂边境地区发动进攻。

13日 陕甘宁解放区部队为了打击北线之敌的袭扰，乘南线胡宗南集团主力进行休整之机，发起了榆（林）横（山）战役，歼敌7000余人，解放了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

△ 国民党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率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第十一旅及保安九团5000余人起义。11月4日，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胡景铎。该师列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

19日 中央军委致电贺龙、李井泉等，指出胡宗南部正积极准备进攻延安，我们必须破坏此阴谋，积极发展吕梁山区，造成威胁关中，开辟黄龙山区，保卫延安之有利条件。令张宗逊即率两个主力旅开向延安。

21日 中央军委致电太岳部队陈赓、谢富治，望晋南地方兵团在三角地区加紧活动，寻机消灭胡宗南分散之小部队，牵制推迟其进攻延安。

26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普遍开展民兵游击战》的社论，肯定了民兵游击战在自卫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号召全党全军各级政府及群众团体都要用加倍的力量把民兵工作做好，把民兵游击战普遍开展起来。

11 月

9日 国民党在宜川、洛川地区集结10个整编旅的兵力，准备偷袭延安。

10日 晋绥野战军（1945年9月由一二〇师部队组成）取消野战军司令部，成立第一、二、三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辖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辖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李铨）、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辖独立第二旅（副旅长唐金龙、副政治委员罗志敏）、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独立第五旅（旅长贺炳炎、政治委员王赤军）。

11日 中共中央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等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加强战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 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社论。

12日 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到边区南线富县、茶坊、金盆湾视察防务。

1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习仲勋号召紧急动员起来，把所有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服从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

1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边区总动员委员会”，刘景范任主任，贾拓夫、方仲如任副主任。

17日 国民党宁夏马鸿逵集团一个骑兵团进犯陕甘宁解放区之盐池县。

18日 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三十六师一六五旅四九四团5个连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富县南之烛子沟，被人民解放军击溃。

19日 周恩来从南京飞返延安。回延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

20日 在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下，晋冀鲁豫军区太岳部队和晋绥军区部队一部，在晋西南发动大攻势，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迫使胡宗南之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重返黄河以东。随后解放军又在大宁、蒲县地区歼敌4000余人，从而粉碎了胡宗南集团与马鸿逵集团相互配合，偷袭延安的计划，解除了陕甘宁边区东侧的威胁。

12 月

4日 陕甘宁边区部队反击进攻盐池地区的国民党马鸿逵部，奔袭兴武营，包围马鸿逵骑兵第十九团团部，歼敌约200人。

7日 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延安机场接见由晋绥西渡黄河的第一纵队指战员，号召大家英勇作战，保卫边区。

8日 胡宗南集团以5个团的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关中分区进攻。

16日 中共中央派彭德怀、习仲勋到山西离石县高家沟，召开陕甘宁与晋绥军区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两解放区联防和配合作战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

31日 胡宗南为消除进攻延安侧背之威胁，集中4个旅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之关中分区。

析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部署，对边区主力保卫延安作了部署。

27日 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粉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阴谋》的社论。

28日 蒋介石偕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召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刘国定等开会，部署进攻延安问题。

△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指挥整编第四十八、二十四、一四四旅和新一旅、骑一旅，在马步芳部整编第八十二师的配合下，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进犯。

3 月

1日 胡宗南部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占陇东分区首府庆阳，次日占合水。

2日 中央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根据敌之调度，进攻延安之战可能在3月7日、8日开始。指示电提出了保卫延安几个作战方案供考虑。

△ 陇东军分区成立。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张仲良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至5日 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进击陇东西华池，予胡宗南军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歼1000余人，毙其少将旅长何奇。收复庆阳、合水、西华池等地。

6日 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等，令主力由现地东进，隐蔽集结张村驿附近地区，准备内线机动。

△ 中央军委发电向各地通报：胡宗南指挥17个旅主力正向宜川、洛川、黄陵之线急进，10日集结完毕，15日可能开始攻击。

7日 中央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等，重新区分了防御地带。

8日 延安各界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出席并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 中央军委致电王震并告贺龙、李井泉，令王震率第二纵队从延水关西渡，集中延长附近。

10日 胡宗南部2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15个整编旅，约14万人，分别在洛川、宜川地区集结完毕，另有5个旅约2.4万人，在南线担任守备。西线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12个旅约5.4万人，向甘肃的同心（今属宁夏）、镇原地区和宁夏的银川集结。北线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的2个旅约1.2万人，向榆林集结。这样，国民党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为34个旅，23万人。而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6万余人。

△ 彭德怀到南泥湾、金盆湾、临真镇视察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的防务。

11日 胡宗南由西安抵洛川，召集旅以上军官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决定成立“前进指挥所”，由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兼指挥所主任。

△ 彭德怀在富县茶坊召集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作战指示，具体研究阻击国民党的作战部署。

12日 北线榆林邓宝珊部二十二军向陕甘宁解放区横山、米脂、佳县进犯。西线国民党军向陇东分区进攻。

13日 南线胡宗南部12个旅由洛川、宜川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出动飞机50余架次滥肆轰炸延安。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顽

强抗击。边区自卫战全面展开。

16日 中央军委命令：陕甘宁边区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组成，共2.6万人；地方部队为警一旅、警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和骑兵第六师，共1.6万余人。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

同时，为了加强西北地方军区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及对后方工作的领导，决定将晋绥军区再度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仍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兼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甘泗淇（后为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17日 王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第二纵队由山西渡黄河抵延川。

18日 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19日 边区抗击部队经过七天七夜保卫战，杀伤国民党军5000余人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先头部队于当日午后进入延安空城。

20日 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在延安梁村正式组成，张文舟、王政柱为司令部正副参谋长，徐立清（后为甘泗淇）、张德生为政治部正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任后勤部司令员。

21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指示。

23日 宁夏马鸿逵集团向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进攻，占盐池。

24日 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子长县以东的任家山，同先期到达的朱德、任弼时会合。

△ 胡宗南、裴昌会随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

△ 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5个整编旅向安塞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扑空，占安塞县城。

25日 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及三五八旅、教导旅、新编第四旅，于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一旅（欠九十一团）2900余人，俘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旅参谋长熊宗继等。

26日 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的临县双塔村，统筹后方工作。同时，为了适应战争需要，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直属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于龙为参谋长，汪东兴为副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

△ 马鸿逵部占定边。

27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 胡宗南部整编七十六师侵占延长。

28日 西北野战兵团一部收复安塞县城。

29日 西北野战兵团于延安郭家畔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青化砭作战经验。彭德怀在会上讲话时强调整顿部队群众纪

律。

31日 胡宗南部整编七十六师侵占清涧。

4 月

△ 从2月下旬以来的44天中，边区解放军在关中共歼国民党军1812人，其中毙伤504人，俘1308人。

2日 胡宗南部一三五旅占瓦窑堡。

4日 陕甘宁边区部队于旬邑小垣子地区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八十三旅二四八团三营全部。

5日 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东北永坪伏击胡宗南部整编十二旅，毙伤约600余人。

8日 国民党军青海马步芳集团整编八十二师侵占陕甘宁解放区庆阳。宁夏马鸿逵集团占安边、宁条梁。榆林邓宝珊部占横山。

9日 中共中央在靖边县青阳岔发出通知，在党内宣布了枣林沟会议的两项决定，指出：“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10日 西北野战兵团于云山寺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永坪作战经验教训。

11日 青宁二马所部占陇东分区之环县、曲子、悦乐镇。

13日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前委到达安塞县王家湾。中共中央曾两次在这里住了48天。

14日 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于瓦窑堡以南之羊马河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少将旅参谋主任朱祖舒、少将旅政治部主任王文之。

15日 毛泽东于安塞县王家湾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作《关于西北战场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这种办法叫‘磨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17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目前军事形势及任务的指示》。

18日 活动于胡宗南军后方之西北人民解放军某部，解放黄陵县隆坊镇，歼100余人。

19日 西北野战兵团于永坪镇新岔河向胡宗南部整编一六五旅发起攻击，歼2000余人。

20日 彭德怀、习仲勋报告中央军委，拟组织第二支队，由阎揆要率领至宜川、韩城及白水、蒲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26日 西北人民解放军一部，于佳县车会区歼国民党“持枪大队”全部，俘大队长以下78人，缴获枪79支。

28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春耕的指示》，要求全党动员起来，组织群众春耕，把自卫战争与生产结合在一起，以长期支持自卫战争。

5 月

2日 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占陕甘宁解放区绥德县城。

△ 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独四旅、新西旅，向胡宗南德补给基地蟠龙镇发起攻击。

4日 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攻克蟠龙镇，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六七旅等部6700余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少将副旅长涂建、少将旅参谋长柳届春、少将旅政治部主任陈献金。缴获面粉1.2万

袋、军衣 4 万套及大批武器弹药。

△ 西北野战兵团收复绥德。

5 日 西北人民解放军警三旅五团攻克耀县，歼国民党陕西保安第三团 1500 余人，俘中将专员阎崇师。

8 日 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移至安塞地区休整。

10 日 周恩来赶往安塞县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驻地，同彭德怀等接连开会，分析西北战场局势，共同确定下一步出击陇东的作战计划。

11 日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阎揆要率南进支队收复金盆湾，歼国民党陕西自卫军第二总队 5 个中队的大部，俘陕西第八保安中将副司令兼第二总队司令李侠。

△ 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五旅（旅长李夫克、政治委员王赤军）从磻口渡黄河到陕北，归属西北野战兵团。

14 日 陕甘宁边区 5 万军民于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出席并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党中央、毛泽东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奋斗。

21 日 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西进陇东。

22 日 旬邑县自卫大队队长马志超（共产党员）率守城部队起义，警一旅解放旬邑县城。起义部队改编为旬邑支队，马志超任队长。

23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嘉奖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成绩卓著的三位英雄：合水县五区游击队石秀山、南泥湾临镇区游击队王瑞臣、临镇区游击队徐炳林。

30 日 西北野战兵团发起陇东战役，攻克蒋台、悦乐，歼宁

夏马鸿逵集团暂编第六十旅之一七九团（缺第一营）及骑兵第二旅第三团5个连，俘少将副旅长陈应权。

31日 西北野战兵团收复陇东曲子镇。

本月 陕甘宁边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共歼胡宗南部997人，缴获各种枪支600余支。

6 月

3日 西北民主联军骑六师（师长胡景翼、副师长杨拯民、参谋长李振华）全歼驻旬邑县城西北大堡子的国民党旬邑县政府，俘县长以下110余人。

5日 胡宗南部占安塞。

9日 胡宗南部占志丹县。

13日 西北野战兵团收复志丹、合水。

16日 西北野战兵团攻占环县城，歼敌一部，缴获大批物资。守敌宁马整编第八十一师突围逃跑，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穷追百里，予以沉重打击。

17日 中央军委复电彭德怀、习仲勋指出：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不宜打集中与强大之敌。对董、刘两部及青海马步芳整编八十二师皆宜避开不打，专打各方分散之敌。

25日 西北野战兵团由环县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进军，发起三边战役。

30日 西北野战兵团收复定边，宁马不战而逃。

7 月

2日 西北野战兵团收复安边。

4日 蒋介石颁布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7日 西北野战兵团攻占盐池。三边分区全境收复，三边战役结束。

12日 西北野战兵团移至宁条梁、张家畔地区休整。

△ 阎揆要调任西北野战兵团参谋长。

21日 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至23日结束。会议研究部署了我军战略进攻开始阶段全国各解放区配合作战问题。会议决定组织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决定西北战场部队出击榆林，诱敌北上，寻机歼敌有生力量，配合经略中原。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陈赓、王震、张宗逊等出席。

30日 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由双湖峪、周家埧经大小理河北上榆林。

31日 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同意组成以彭德怀为书记的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小河会议后，习仲勋离开野战军，留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

8 月

4日 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率纵队部及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政治委员罗志敏），由晋西北罗峪口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并参加榆林战役。

5日 国民党军侵占靖边。

6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榆林战役。

7日 蒋介石飞抵延安，向胡宗南、裴昌会部署救援榆林和

在榆林、米脂、佳县之间三角地区“围歼”西北野战军作战计划。

△ 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攻占神木西南高家堡，歼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之二五六团。

8日 西北野战军经过连日战斗，攻占榆林外围据点，完成对榆林城的包围。

△ 阎揆要负伤，张文舟再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

9日 宁夏马鸿逵部又犯三边。

10日 胡宗南为解榆林之围，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沿长城线疾进，抵横山西南之龙州堡。12日接近榆林城。

△ 董钊、刘戡率胡军主力7个整编旅由延安地区分路北进。

12日 西北野战军撤出榆林战斗。是役共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十一旅等共5200余人。俘陕北警备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张子英。

13日 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沿咸（阳）榆（林）公路南下，企图与北进的胡军主力南北夹击西北野战军。

△ 董钊、刘戡率7个整编旅分路进抵绥德。

16日 董钊率整编第一军军部另两个整编旅进抵米脂。

19日 刘戡率5个整编旅进至佳县。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经沙家店进至米脂、佳县之间的乌龙铺。

△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转移到佳县西北之梁家岔。

20日 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于米脂东北沙家店，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共6000余人，俘整编一二三旅少将旅长刘子奇。第三纵队

在乌龙铺以南地区有力抗击了刘戡所部之增援。从此，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新阶段。

21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前东原村，向参加野战军高干会议的全体同志祝贺胜利。

24日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佳县朱官寨。在这里住了1个月。

△ 西北解放军收复关中分区全境。

27日 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与整编第一军于米脂会合，沿咸榆公路南撤。

30日 中共中央任命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代理总参谋长。

31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作出《关于在蒋管区作战中几个问题的决定》。其主要内容为：关于筹措粮秣资财采用接收、没收、征收、征借四种办法；关于对罪大恶极之恶霸和蒋管区之地方武装的政策；关于建立民主政权和地方党组织，注意群众纪律，大力发动群众。中共中央9月1日复电同意，并转其他野战军参考。

9 月

1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 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将军辗转抵达陕甘宁边区，就西北战局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胡宗南进犯边区的军队，必将覆灭于陕北的山地。”

2日 人民解放军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蒋介石

石因潼关告急，亲至西安指挥，调集10个半旅在西安、潼关布防。

9日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于九里山抗击南撤之国民党军后，又于本日在延川西北之曲思教伏击南撤之国民党军七十六师及一六七旅之1个营又1个连，击毁其坦克5辆、汽车22辆。

10日 西北野战军于延川南之槐树坪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下阶段作战计划，彭德怀强调整顿部队群众纪律。

11日 绥德军分区警备第四、六团，追击佳县南撤之国民党军四一三团至吉镇，歼敌300余人。

14日至16日 西北野战军于关庄、岔口地区截击由绥（德）清（涧）一线南逃之国民党军，击溃整编第十二、四十八、五十五、七十八旅，毙、伤、俘4000人。

19日 陈谢兵团第四纵队十二旅旅长刘金轩、政治委员李耀率部从河南卢氏出发向陕南展开。

21日 中央军委命令，以警备第一、三旅和骑兵第六师组编成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23日 西北野战军于延长西北之安家渠召开纵队领导会议，决定第二、四纵队南下开辟黄龙山区，进行外线作战。第一、三纵队等部队仍留内线歼灭延安以北孤立据点之敌。

△ 王震率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占延安以南之大、小劳山后，经南泥湾南进。

24日 陈谢集团所辖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陈先瑞，率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梁励生）从潼关万仓出发，翻越秦岭，进击陕南。

25日 王世泰率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包围白水县城，在中共

地下组织的配合下，争取伪保警队百余人起义，白水县城获解放。

△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佳县神泉堡，在这里前后共住57天。

26日 中共陕南工委率陕南独立团（团长郝世英、政治委员杨克），由河南灵宝县五原镇经朱阳镇进入陕南。

28日 周恩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大会上，作题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

29日 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三十八军十七师与陕南独立团及在商洛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并在商洛镇商定开展斗争计划。

10 月

1日 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发起延清战役，攻克延长、延川，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二旅三十五团二营、第二十四旅七十团二营及两县保警队全部。并在延（川）清（涧）公路间三十里铺，击溃整编第七十六师辐重营。共歼灭国民党军1400余人。

3日 为开展黄龙地区工作，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组织黄龙区行动委员会，以王震为书记，王世泰为副书记，统一指挥二、四两个纵队的作战行动。

4日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攻占石堡（黄龙）。

△ 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包围清涧城，于次日开始攻击。

9日 中央军委命令，以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组成西北野战

军第六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张贤约任副司令员。

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同日，解放军总部发布了《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11日 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六纵队攻占清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及二十四旅，俘中将师长廖昂、少将师参谋长刘学超、少将师新闻室主任曹锡武、少将旅长张新等。

△ 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攻占韩城，在追击弃城逃跑之敌中，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师五十三旅一五八团等部，俘5000余人，毙、伤300余人。

△ 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情况与作战经验的通报，西北全军共4万余人，7个月内抗击了胡宗南24个旅和杂牌10个旅的攻势，使我转入了反攻。要求各地研究这一经验。

12日 守备绥德之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六五旅与援清涧之刘戡部于九里山会合后，一同南撤。

18日 西北野战军第一、三、六纵队由清涧北上，再次进攻榆林。

19日 西北野战军张宗逊副司令员到职。贺炳炎继任第一纵队司令员。

中旬 商洛军分区（豫西军区二分区）在卢氏兰草成立，孙光任司令员，王力任政治委员。

21日 绥德军民6万余人集会，庆祝绥德分区全部收复，彭

德怀到会并讲话。

△ 西北野战军第二、四纵队攻占宜川，歼国民党河防宜川指挥部及新编第九旅之二十七团，俘中将指挥官许用修、少将县长徐沛等以下3300余人。

22—24日 西北野战军第一、三、六纵队及绥德分区第四、六团先后由绥德地区向榆林开进。

25日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由宜川东渡黄河进入晋南曲沃休整。第四纵队撤至固临地区休整。

27日 西北野战军第一、三、六纵队及绥德军分区警备四、六团开始进攻榆林外围据点。

31日 绥德军分区部队攻克神木。

11 月

2日 西北野战军强攻榆林未克。

5日 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率暂编第十七师由绥远札萨克南进援榆。

6日 宁夏马鸿逵部整编第十八师师长马敦静率一六八旅、暂编第九旅、骑兵第十旅及4个保安团由三边东进驰援榆林。

8日 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取道延长进至横山。

9日 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城实施坑道爆破，炸开缺口。但由于突击部队未能及时发起冲击，丧失攻城良机。

14日 西北野战军攻榆部队主力于榆林以西之元大滩与宁马整编十八师展开激战，歼其保安四、六团大部约4000余人。

△ 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经安定向三边挺进。

16日 宁夏马敦静之援榆兵团绕道乌拉尔林、可可盖、庙嘴继续增援榆林。

△ 西北野战军放弃攻榆计划。

20日 马敦静、邓宝珊率领的援榆部队和从札萨克空运的八十三旅二四八团的1个营，先后抵达榆林。

22日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在这里一直住到1948年3月21日。

29日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召开一、三、六纵队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检讨榆林、元大滩战斗，确定部队整训计划。

本月 一月来，陕甘宁边区地方兵团、游击队共俘国民党军1316人，毙、伤327人，缴获各种枪支共700余支。

12 月

1日 独立第六旅由山东开抵晋南，归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建制。

4日 西北野战军各部（欠第二纵队）进驻米脂、绥德、清涧、靖边和志丹地区，用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及冬训。

7日 中央军委复电贺龙、习仲勋并告彭德怀、张宗逊，同意西北野战军成立第七纵队，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

23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集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副主任陶峙岳等举行西北“清剿”军事会议。

25至28日 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张宗逊等出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1948年

1月

1日 鄂陕第四军分区成立，司令员刘金轩、政治委员李耀。

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15日 国民党西北“剿总”在兰州成立，张治中任总司令，甘、宁、青、陕4省主席郭寄嶠、马鸿逵、马步芳、祝绍周任副司令。

18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加强战勤工作的指示》。指出，据不完全统计(除关中分区)，边区人民在10个月的自卫战争中，服战勤的人工约计513万，畜工约计318万多个，保证了西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转入了进攻。指示要求各地更切实地做好战勤工作。

20日 西北野战军于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贺龙作关于后方动员与供应问题的讲话。彭德怀作关于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的讲话。

29日 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南下作战行动方案，决定宜川战役计划。

2 月

6日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贺龙、习仲勋：“联防军的全名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为‘联防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及陕甘宁各直辖军分区。”

12日 西北野战军第一、三、四、六纵队开始南下。

17日 西北野战军在南进途中，于延长佛古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宜川战役作战部署和进入蒋管区的政策问题。

23日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由禹门口西渡黄河，准备参加宜川战役。

24日 西北野战军第三、第六纵队包围宜川城。

25日 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并为前委委员。

△ 黄龙分区成立。至此，边区已有延属（司令员郭宝珊、政治委员李景膺）、关中（司令员陈国栋、政治委员赵伯平）、绥德（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张邦英）、三边（司令员曹又参、政治委员郭炳坤）、陇东（司令员徐国珍、政治委员李合邦）、黄龙（司令员牛书申、政治委员强自修）6个军分区。

26日 刘戡率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共4个旅由黄陵、洛川增援宜川。

27日 西北野战军除以少数兵力围困宜川城外，集中主力部队于宜川以西设伏，准备歼灭敌之援军。

△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与边区参议员常驻委员，在绥德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全面总结了边区人民一年自卫战争的成绩，作了恢复边区建设，迎接解放大西北的规划。会议推选杨明轩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29日 增援宜川之刘戡兵团进至宜川西南之瓦子街、任家湾地区，完全陷入西北野战军包围之中。

3 月

1日 西北野战军于宜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地区，歼灭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二十七、九十师师部及所辖之整编三十一、四十七、五十三、六十一旅，共2.3万余人。毙整编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三十一旅少将旅长周由之、四十七旅少将旅长李达；俘二十九军少将参谋长刘振世、少将参谋处长吴正德、二十七师少将副师长李奇亨、九十师少将参谋长曾文思、少将师参谋处长吴也鲁、五十三旅少将副旅长李秀岭。

3日 西北野战军三纵独二旅和六纵教导旅攻克宜川城，全歼守军整编二十四旅，俘中将旅长张汉初。至此，宜瓦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近3万人。

5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黄龙山麓战役。

6日 西北野战军攻占石堡（黄龙）。

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题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谈话。分析了西北战场我军转入进攻的形势和全国战局，着重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

9日 西北野战军第三、六纵队包围洛川城。

10日 西北野战军攻占黄陵、宜君。

11日 西北野战军收复富县。

15日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发布第二号公报，宣布陕甘宁地方武装和民兵在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的一年内，共消

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

17日 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同时规定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和黄龙军分区依次为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分区。

19日 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撤离延安一年来的战绩公报，宣布，一年来西北人民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99137人（俘63604人，毙、伤35213人，争取起义320人），收复与解放城镇22座。

中旬 在贺龙司令员的组织下，吕梁区10余万民工，从2月至3月中旬，共向陕甘宁边区运送救灾粮6万石（每石300斤）。

23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由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

24日 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攻占韩城。

25日 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攻占合阳。

27日 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攻占澄城。

29日 胡宗南调集整编第六十五、三十八、三十六、三十等4个整编师，组编成第五兵团，由裴昌会指挥，以增援洛川姿态进至铜川地区。

4 月

5日 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汇报会议，研讨西北军事。国民党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副总参谋长林蔚、陆军副总司令汤恩伯、空军总司令郭忏及西北军事将领马鸿逵、邓宝珊、马步芳、左世允等出席。

7日 西北野战军除以第三纵队及黄龙军分区第二十二团继续围攻洛川外，主力向关转移。

11日 绥德军分区部队挺进绥远南部，攻克准噶尔旗王府所

在地，歼灭该旗警备司令部3个团的大部，俘少将司令奇涌泉、参谋长陈有名。

12日 黄龙山麓战役结束，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从此，西北解放区与晋绥、晋南连成一片，解决了部队粮食问题，孤立了延安守敌。

△ 西北野战军第一、二、四、六纵队集结于关中分区马栏、照金、庙湾、转角地区，准备出击西府。

13日 西北野战军在马栏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西府、陇东作战计划。

15日 绥德军分区部队在鸡儿圪塔歼灭国民党榆林守军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二五六团，俘代理团长以下近千人。

17日 西北野战军（欠第三纵队）向西府进军，中路兵团（一纵）攻占旬邑。

18日 西北野战军左路兵团（二纵及四纵一部），于永寿东之常宁镇消灭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三师一旅三团全部和二旅六团军官300余人，共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占领永寿县城，截断西兰公路。

19日 西北野战军中路兵团（一纵）攻克彬县，歼守军暂编第二旅1个团及陕西保安十九团共2000余人，俘国民党彬县指挥部少将指挥官赵璋、陕西第七区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乔维森等。

△ 陇东分区十三、十四团和回民骑兵团，在曲子县合道川胶泥峁峁与国民党马继援部八十二师及甘肃省保安队激战6小时后失利。撤退时负责掩护的十三团一营一连与敌殊死搏斗，全连108人仅5人突出重围。

20日 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七师放弃延安南逃。

21日 延安光复。

△ 西北野战军六纵攻占陕甘交界之长武县城，一纵攻占麟

游。

△ 西北野战军六纵攻占甘肃灵台，二纵及四纵一部攻占扶风和绛帐火车站，截断西安至宝鸡铁路交通。

23日 西北野战军一纵解放凤翔县城。

△ 西府（第七）分区建立，赵伯经任司令员、李景膺任政治委员。

24日 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

△ 二纵及四纵一部攻克眉县、岐山，次日又占蔡家坡、虢镇火车站。

25日 国民党洛川守军整编第六十一旅随从延安撤退的整编十七师，沿洛（川）白（水）公路南逃。洛川收复。至此，洛川以北已无国民党军队。

26 西北野战军攻克宝鸡，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次）等部2000余人，伤中将师长徐保（翌日毙），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胡宗南令裴昌会率整编第一、三十六、六十五师及三十师之二十七旅向宝鸡增援。

27日 围攻洛川的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沿洛（川）白（水）公路追击南逃之胡宗南部，于吴庄镇、石头镇地区歼整编第六十一旅1个团、整编第十七师野炮营及四十八旅一部，共2500余人。

28日 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

5 月

1日 延安万余军民举行庆祝光复延安胜利大会。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

△ 联防军区以延属军分区第十、十一团及黄龙军分区第二十二、二十三团组成警备第四旅，旅长郭宝珊、政治委员牛书申（兼）。

3日 西北野战军解放甘肃崇信。当晚，全军于甘肃平凉、泾川间之花锁镇、王村一线通过西兰公路和泾河北进。

5日 西北野战军一、四纵队及教导旅等部，于甘肃镇原屯子镇附近，痛击青海马步芳部第八十二师，消灭2000余人。

7日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及新四旅与胡宗南部之三十六师和马步芳部之八十二师一〇〇旅，激战于荔镇、肖金镇附近。抗击了国民党军的追击和阻击，粉碎了其“聚歼”的阴谋。

△ 陕南军区成立，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陈先瑞任副司令员，李耀任副政委。下辖十二旅（旅长薛克忠、政治委员谭友夫）、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梁励生）、两郿军分区（司令员符先辉、政治委员江震）、商洛军分区（司令员孙光、政治委员王力）。

9日 西北野战军四纵警三旅路经宁县时向县城打炮，被国民党军关押在城内的数百名解放军被俘战士，闻讯越狱暴动，遭国民党军残酷屠杀。1984年在当地3口井内就挖出烈士遗骨320多具。

12日 西北野战军主力撤回关中分区的马栏、转角地区。西府、陇东战役遂告结束。

26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夏季整训计划，确定集中兵力，继续各个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两集团，扩大新的解放区。彭德怀、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王维舟等出席并讲了话。

6 月

1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

12—18日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黄龙召开参谋长会议，研究健全参谋长工作，加强军队建设。

24日 阎揆要再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

7 月

7日 西北野战军与驻地黄龙地区民主政府及群众，联合举行“七七”抗战十一周年纪念大会。彭德怀讲话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把仗打得更好，争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16日 国民党整编第一师配合整编第六师、新编第九旅，向关中分区进犯。

30日 裴昌会指挥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十七、三十八师等部，由澄城、合阳北犯，企图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

31日 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辖甘、宁、青、新4省，张治中任长官。

8 月

1日 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新疆革命派，领导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从阿勒泰赶走了入侵的乌斯满叛军，并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后，在伊宁成立了“保卫新疆和平民主同盟”，阿合买提江被推选为主席。这一革命行动，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准备了条件。

8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澄合战役。

9日 西北野战军于澄城西北的冯原镇、壶梯山和合阳县王庄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第二次）大部，毙其少将副师长朱侠，俘参谋长张先觉等3名少将。

10日 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八、十七师由澄、合南撤，西北野战军一部乘胜追击，收复了韩城、合阳、澄城。

11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扣留胡部在陕不向中原进犯是一大利益。故目前一个较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

13日 澄合战役结束。是役西北野战军共歼国民党军9000余人，巩固和扩大了黄龙解放区。

14日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召开后勤工作会议，贺龙司令员作总结报告，指出后勤工作应加强党的领导，认真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完成支前任务。

16日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向军委报告：遵电示整训一个月，主要是争取俘虏，总结经验，完成攻坚演习。

21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发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指令的决定，要求各纵、旅党委及各级军政机关，按时将军事、政治工作、执行政策，各个战役等情况，分别向前委报告，以便前委向中央及时报告。

22日 中共中央发电祝贺黄龙大捷（即澄合战役）。

30日 彭德怀等野战军首长向中央军委报送六、七两月的军事整训报告。

9月

1日 西北野战军召开全军供给会议，边区政府副主席兼野

战军后勤司令员刘景范作总结报告，指出，应养成长期全面供给观点，建立统筹统支财政制度。

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嘉奖西府分区宁泰游击队。

上旬 西北野战军召开民运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进行调查，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做好民运工作。

上旬 晋绥军区骑兵第二旅（旅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调归西北野战军建制。

12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于合阳之雷家庄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问题，并研究了秋季作战方针及新区工作、新区政策等问题，决定了秋、冬两季继续向胡宗南集团进攻的作战方针。

19日 西北军政大学成立，校长贺龙，副校长李长路、钟师统。

26日 中央军委批示，同意增加阎揆要、廖汉生、许光达、王世泰、徐立清为西北野战军前委委员。原前委以彭德怀、张宗逊、王震、甘泗淇、刘景范、张德生、赵寿山7人组成。

10 月

5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荔北战役（即秋季攻势战役）。

6—7日 西北野战军在大荔以北地区歼国民党整编第十七师之四十八旅，整编三十八师之一七七旅和十二旅三十六团，共1.6万余人，俘四十八旅少将旅长万又麟、参谋长杨子清。

6日 国民党朝邑县常备队及保警队共1000余人，在共产党员杨海潮、王彦亭率领下起义。9日，起义部队编为朝邑支队，

杨海潮、王彦亭任正副司令员。

12日 西北野战军于大荔北之东、西汉村和大壕营地区，予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五师、十七师、第一师之七十八旅以重大杀伤，共歼7600余人，毙七十八旅副旅长景纯庵，伤一六〇旅少将旅长黄植虞等。

18日 国民党胡宗南部集中13个旅反扑，西北野战军主力主动向澄城、合阳以北转移。荔北战役结束。

27日 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西北野战军11个月来推荐干部和党员的情况，说明由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挑选干部的方法，是比较全面的。

30日 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争取俘虏兵的工作，说明俘虏兵绝大部分出身贫农和中农，所以诉苦是帮助教育提高他们觉悟的重要方式。

31日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向中央军委报告了8月至10月间部队的秋季整训工作。

下旬 国民党将其整编军改为兵团，整编师改为军，整编旅改为师。

11 月

1日 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定，颁布《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将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野战部队以其所在地区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个野战军。

4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向毛泽东并西北局送上《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检讨报告》，汇报九月前委扩大会议以来执行报告制度的情况，决定西北野战军今冬的两大任务。11日，毛泽东将

此报告批转各野战军、各战略区，请“注意采用他们的经验。”

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接管榆林工作的决定》。

10日 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发出《关于陕甘宁边区民兵工作的指示》，指出，民兵建设是地方武装建设的中心环节。

13日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颁发《对西北回民同胞及回马军队口号》。

△ 西北局发出《对甘肃工作的指示》。

15日 西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第二纵队于合阳临皋、乳罗山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一四四师之四三〇、四三一团等部3800余人。

18日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布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宣传和执行《西北人民解放军口号》。

22日 西北野战军一、四纵队于蒲城康庄地区，歼国民党第三军十七师6000余人，击毙少将师长王作栋。

25日 西北野战军于蒲城永丰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俘少将师长于厚之。

26日 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指出：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又说，我西北野战军力量较小，今后，西北方面再增加一点兵力，求得把胡宗南部消灭在陕西。

27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抚恤革命烈士、荣誉军人及优待革命老年人员条例》。

28日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在三、六纵队配合下，于永丰镇全歼国民党第七十六军，俘中将军长李日基、少将军参谋长高宪岗，二十师少将师长吴永烈等。冬季攻势战役结束。此役共歼国

民党军10个团2.5万人。

29日 西北野战军发出冬季整训指示，并布置做地方工作。

12 月

1日 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的巨大胜利。

2日 联防军区以绥德分区之警备第四、六团组成警备第二旅。

4日 西北野战军于澄城以西之钱儿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今后作战方针及开展群众工作等问题。

6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今年冬季群众工作的指示，要求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年关逼债和反恶霸、反特务的斗争，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大力培养当地干部。

上、中旬 中央军委连电彭德怀，要密切注意胡宗南部动向，箝制胡军不使其增援杜聿明。

22日 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张德生、强自修任副书记。

24日 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以目前情况看，蒋介石之军事方针仍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图保江南及西南各省。如这个估计符合情况，胡宗南也就暂时不会放弃西安。但西北野战军须抓住胡宗南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布置工作。

1949年

1 月

1日 新华社发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

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2日 边区《群众日报》发表贺龙撰写的《加紧战斗迎接胜利年》的代论文章。

7日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发表第一号公报，宣布1948年度共歼国民党军6.9万余人。

上旬 晋绥军区独立第七旅（旅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编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警备第四旅编入第四纵队。

11日 西北野战军于澄城北之武庄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贺龙传达了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德怀传达中央1月8日指示和毛泽东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并作《关于一九四八年几项基本工作的总结和一九四九年任务》的报告；习仲勋作城市政策与工作的报告；甘泗淇作加强纪律的报告；张宗逊作关于党委制的报告；张德生作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纪律性和开展地方群众工作的决议。会议于23日闭幕。

12日 西北野战军政治部颁布《入城守则》十七条，要求全军执行。

14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 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召开各剧团、宣传队负责人会议，讨论决定了西北前线戏剧宣传方针。

18日 青马第八十二军两个骑兵团偷袭关中分区。

30日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公布1948年综合战报，宣布共歼国民党军11.5万余人，其中毙、伤、俘团以上军官59名。

2 月

1日 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关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下简称一野）。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原西北野战军所辖一、二、三、四、六纵队分别改编为一、二、三、四、六军。原纵队所辖之旅，按三三制顺序改编为师。原晋绥独立第十、十二旅和第八军分区的3个团，组建为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归第一野战军领导。一野总兵力11.6万余人。改编后的各军序列和领导成员是：

第一军 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陈外欧、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副参谋长杨文安。下辖第一师（原第三五八旅），师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第二师（原独立第一旅），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原独立第七旅），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第二军** 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震，副军长郭鹏、顿星云，副政治委员王恩茂，参谋长张希钦。下辖第四师（原独立第四旅），师长兼政治委员杨秀山；第五师（原第三五九旅）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原独立第六旅），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第三军** 军长许光达、副政治委员朱明、参谋长李文清、副参谋长邓家泰、政治部副主任江勇为。下辖第七师（原独立第二旅），师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原独立第三旅），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原独立第五旅），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第四军** 军长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副军长孙超群、副政治委员朱辉照、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副主任刘护平。下辖

第十师（原警备第一旅），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原警备第三旅），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原警备第四旅与骑兵第六师合编），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第六军** 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副军长张贤约、参谋长唐子奇、副参谋长陈海涵。下辖第十六师（原教导旅），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志；第十七师（原新编第四旅），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第七军** 军长彭绍辉、政治委员孙志远（代）、政治部主任黄忠学。下辖第十九师（原第十旅）师长何辉燕、政治委员朱绍田；第二十师（原第十二旅），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第二十一师（1949年6月由原华北独立第五旅改称），师长范忠祥、政治委员李健良。

△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编为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17日 彭德怀离开西北前线去华北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20 一野发起春季攻势，以歼灭蒲城地区之国民党军三十师和十七军之十二师，并相机消灭铜川、耀县、富平、淳化的国民党军为目的。

△ 一野四军攻占铜川、耀县。

21日 一野第三、六军攻占蒲城，歼国民党军陕西保安第四旅，俘少将旅长赵国珍以下约1000人。

24日 一野第四军解放淳化。

25日 一野第三、六军解放富平。

28日 张治中离开兰州赴南京，率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参加国共和谈，郭寄嶠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月

1 日 一野第四军于三原西北之口头镇，歼国民党第七十六军之二十师和十四师残部，俘二十师少将师长褚静亚以下1500余人。

4 日 一野第六军附骑兵第二旅协同东府军分区部队攻克大荔，歼国民党守军自卫团及第八专署突击大队，并解放朝邑、平民。

5 日 国民党第一、三十八、六十五、六十九、九十军共11个师，在青海马步芳八十二军配合下，向一野反扑，一野部队主动后撤。

△ 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以后党的基本任务与基本政策。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7 日 一野司令部公布，自2月20日至3月4日的13天春季攻势中，共解放与收复县城8座，解放临潼等6县部分地区，解放人口约120万。使国民党损失兵力6933人，俘校团级以上军官17人。缴获各种枪炮4000余件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

8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成立大荔、榆林两个分区。

9 日 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占富平。

10 日 马步芳部第八十二军占淳化。

11 日 一野四军在耀县西北暮场村予来犯之青马八十二军以重大杀伤，毙二四八师少将师长兼骑兵纵队指挥官马德胜。

12 日 国民党第六十九军占耀县。

16日 国民党第九十军占铜川。

17日 国民党第一军占蒲城。

19日 国民党第三十六军占大荔、朝邑。

20日 一野部队收复大荔。

23日 一野部队收复朝邑。

△ 一野部队于宜君、白水、澄城地区整训。

31日 西北军区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各军分区应以所辖地区或其司令部所在地命名的电令：将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神府、东府军分区，改称延安、绥德、三边、陇东、三原、黄龙、彬县、榆林、大荔军分区。

4 月

19日 一野于澄城北之平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由王震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21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23日 七届二中全会后，彭德怀奉命参与指挥太原战役后期作战。本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太原战斗发展甚速，24日拂晓攻城，当日可能攻下。拟于5月初回陕。毛泽东在25日复电同意，并请他在回陕前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尔后该两兵团即由彭直接指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约法八章”布告。

28日 人民解放军地方武装相继收复蒲城、铜川、耀县。

30日 一野部队收复富平。

月底 在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解放南京的震撼下，胡宗南军

向后收缩到三原、咸阳、临潼三角地区。

5 月

1日 中原野战军前委命令，以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刘金轩任军长，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参谋长薛克忠。辖五十五师（原四纵十二旅），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五十七师（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张文彬。

△ 安康军分区成立，谭友夫任司令员、唐方雷任政治委员。

4日 一野发起陕中战役。

△ 西北军区召开首届医药工作会议，总结战时医疗工作。

5日 陕北行政区、中共陕北区党委、陕北军区于延安成立。辖延安、绥德、榆林、三边、黄龙5个分区。西北军区任命张达志为陕北军区司令员，李合邦为政治委员，牛书申为第一副司令员，胡景铎为第二副司令员。

11日 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

13日 一野二军解放高陵。

14日 一野一军解放三原。胡宗南部向秦岭、宝鸡撤退。

17日 一野二军解放泾阳，歼国民党军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和一五八团大部。

18日 一野四军解放礼泉，二军解放咸阳。

19日 一野二军解放乾县、兴平、武功。

20日 一野六军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市及户县，一军解放永寿，二军解放扶风、岐山，四军解放麟游。

△ 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成立西安市人民政府、宝鸡市人民政府和宝鸡、渭南、咸阳三个军分区。

△ 西北局发出《关于加强训练大批新区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西北军区所属学校在进入西安后，可酌情并入军大，仍称西北军政大学，校长贺龙，副校长李长路、钟师统。

21日 一野主力于麟游、凤翔间之十八岭、铁王沟歼胡宗南部第五十七军、三十军之三十师及地方守备部队，俘1.18万余人。

△ 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部从禹门口西渡黄河入陕。

23日 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5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川、黔、康诸省。

△ 国民党蓝田县自卫团长魏玉山率部起义，蓝田县宣告解放。

24日 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

△ 一野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的动员令。

△ 大荔、渭南军分区部队先后解放渭南、临潼、华阴、华县。

△ 一野第十九军解放白河，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一四〇团。

△ 马步芳就职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扬言“破产保

命，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调集6万兵力组成青海兵团，又令马鸿逵组成宁夏兵团。两兵团均进驻平凉，由马继援任总指挥。

25日 西安市人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分别成立，贾拓夫为市长，张经武为警备司令员。

△ 彭德怀由太原回到一野司令部驻地乾县秦家庄。

29日 大荔分区部队解放潼关。

△ 榆林国民党军二十二军代表与人民解放军达成榆林守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协议。起义部队4000余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

30日 一野二军于周至县马召镇歼国民党秦岭警备司令部及四十八师一四四团。

31日 一野二军解放周至。至此，渭河两岸关中广大平原地区全部解放。

△ 一野十九军解放平利。

6 月

1日 人民解放军进驻榆林城，榆林和平解放。

7日 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率部经风陵渡过黄河入陕，一野第七军、一军第三师（原独七旅）和三军第八师（原独三旅）随十八兵团入陕归建。西北地区人民解放军兵力由22万增至42万人，解过了国民党在西北尚存的41万人。

11日 一野于永寿杨峪岭及乾县北注甘、南注甘地区，予国民党第二二八军和十一军之一六八师以沉重打击，毙、伤千余人。

△ 一野司令部发布5月11日至6月5日向陕中进军25天战

绩，共歼国民党军2.6万余人，解放西安市及县城24座。

12日 一野二军六师于眉县金渠镇地区，歼国民党第三十六军之一六五师大部，俘少将师长孙铁英以下2200余人。

13日 一野十八兵团六十一军一八一师于咸阳城郊抗击国民党马步芳部八十二军，歼2000余人。

△ 榆林军管会成立，曹力如任主任。

14日 中央军委批准以第一、二、七军编成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第三、四、六军编成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郭鹏升任二军军长，王恩茂升任二军政治委员，黄新廷升任三军军长，张达志调任四军军长。

△ 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和第七军等部，全部到达西安、三原地区。

第十八兵团：两个兵团的序列和领导成员是：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副司令员王新亭、陈漫远，副政治委员王新亭（兼），参谋长陈漫远（兼），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辖**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政治委员袁子钦，副军长白天，副政治委员桂绍彬、周仲英，参谋长邓仕俊，政治部主任桂绍彬（兼）。下辖第一七八师，师长温先星、政治委员刘聚奎；第一七九师，师长黄定基、政治委员肖新春；第一八〇师，师长郑其贵、政治委员康烈功。**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副政治委员郭林祥，参谋长胡正平。下辖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政治委员张春森；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海东、政治委员王贵德；第一八三师，师长钟发生、政治委员杨绍曾。**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治委员鲁瑞林，副军长方升普，参谋长熊奎，政治部主任高德西。下辖第一八四师，师长林彬、政治委员梁文英；第一八五师，师长涂则生、政治委员孔俊彪；第一八六师，师长蒲大义、

政治委员车敏瞧。

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葛晏春、耿飚，参谋长政随（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副参谋长康博缙。下辖独立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春芳、政治委员刘光裕。

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副军长易耀彩，副政治委员龙道权，参谋长易耀彩（兼），副参谋长马万钟。下辖第一八七师，师长张英辉、政治委员张迈君；第一八八师，师长宋玉琳、政治委员李真；第一八九师，师长杜喻华、政治委员蔡长元。**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副军长唐子安，副政治委员傅崇碧，参谋长唐子安（兼），政治部主任傅崇碧（兼），副参谋长王凤歧，政治部副主任袁佩爵。下辖第一九〇师，师长陈信忠，政治委员边疆；第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政治委员陈宜贵；第一九二师，师长马卫华、政治委员王海廷。

第六十五军，军长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副军长王克斌，副政治委员蔡顺礼，政治部主任蔡顺礼（兼）。下辖第一九三师，师长郑三生；政治委员杨银声；第一九四师，师长赵文进、政治委员陈亚夫；第一九五师，副师长王志廉、副政治委员张建纲。

△ 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局、西北军区迁至西安办公。

15日 《西北局对处理新区地方反动武装的指示》发出。

16日 中共中央决定，西北局委员会由彭德怀等23人组成，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等9人为常委。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20日 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侦察参谋刘吉尧，率领侦察班8人，在农民王银生带领下，于本月14日攀上华山北峰，在围山部队的配合下，迫使国民党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六旅旅长韩

子佩投降，华山解放。

27日 一野第十九军收复山阳。

△ 一野部队第二次收复礼泉、乾县、兴平、周至，共歼国民党军1.3万余人。

28日 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通知，以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张德生、赵寿山、阎揆要、王震、王世泰、周士第、杨得志、许光达、李志民、耿飚、徐立清、潘自力、陈漫远、王新亭、胡耀邦、孙志远、廖汉生等20人为前委委员，以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张德生、赵寿山、王震、周士第、杨得志、许光达为常委，彭德怀为书记。

7 月

1日 一野司令部、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消灭胡马匪军的战役指示》。

6日 一野在咸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战略进攻计划，决定作战方针是“籍马打胡，先胡后马”。在完成扶眉战役解决胡宗南主力后，主力向甘肃进军，歼灭青、宁二马。

7日 一野政治部发出《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

8日 西北军区政治部主编的《战斗报》复刊。

10日 一野发起扶（风）眉（县）战役。第十九兵团控制西兰公路乾县、礼泉地区，箝制青、宁二马。

△ 一野第十九军于鄂陕交界的关垭子歼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及一三五师2400余人，俘一四四师师长符树蓬。

11日 一野第二、十八兵团于扶风、眉县之午井镇、罗局镇地区，歼胡宗南部三十八、一十九军和六十五军大部。

△ 一野十八兵团六十一军一八一师和一八二师一部，于秦

岭小五台地区歼国民党胡宗南部第十七军十二师五四五、五四一团，毙、伤648人，俘1500余人。

12日 一野一兵团，于哑柏镇、横渠镇歼胡宗南部第二十七军之二十四师和第九十军之六十一师之一八一、一八二团，截击由渭河北岸南逃之胡部六十五军及二四四师溃兵8000余人。

△ 在扶眉战役中，第一野战军共歼胡宗南部4个军4.3万余人，收复和解放武功、扶风、岐山、眉县、永寿等县城，控制了秦岭及其以北广大地区。使西北人民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

14日 一野收复宝鸡、凤翔。国民党军二一四师两个团逃跑时炸毁宝鸡渭河大桥。

15日 一野政治部主编的《人民军队》报创刊。

16日 一野部队攻占秦岭主峰之代王庙，歼国民党军1个团。

21日 以追歼青、宁二马为目的的陇东追击战开始。一野第一、二、十九兵团分为左、中、右路由乾县、凤翔、宝鸡等地西进。六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尾左路军前进。十八兵团主力位于西安、宝鸡一线，箝制该线以南胡宗南部。

24日 一野十九兵团进占旬邑、彬县。

△ 一野十九军攻占安康外围要地牛蹄岭，连续击退国民党第三、九十八、二十七军等部数十次反扑，歼2500余人。

25日 一野十九兵团解放灵台，第一、第二兵团一部攻占陇县。

26日 一野十九兵团解放长武。

27日 一野十九兵团解放宁县、正宁。

△ 国民党行政院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

28日 一野第一兵团一、七军于陇县固关镇歼国民党军骑兵第十四旅大部。

△ 庆阳军分区部队解放庆阳、西峰镇。

29日 十九兵团挺进泾川、崇信，泾川县、崇信县自卫队投降。

△ 一野中路第二兵团解放安口窑、华亭、化平，左路一兵团向马鹿镇、张家川追击。

30日 十九兵团解放平凉、镇原。平凉军分区成立。次日平凉军管会成立，潘自力任主任。

31日 一野第六军十八师（1949年5月由原晋南军区部队组成，师长陈刚、政治委员肖头生）由晋南开抵西安归建。

△ 一兵团第二军解放清水县。

△ 西北军区命令成立甘肃省军区，任命王世泰为司令员，张德生为政治委员，徐国珍、任谦为副司令员。

8 月

1日 一野政治部出版《人民军队画报》。

△ 一野第六十四军、六十三军一八八师、骑二旅等部，在固原任山河地区击溃宁马第八十一、十一军3个团的反击，歼5000余人。第六十五军攻占了三关口、瓦亭，控制了六盘山，割裂了青、宁二马之联系。

2日 十九兵团六十四军解放固原。

3日 一野第二军解放天水。天水军分区成立。次日，天水军管会成立，王震任主任。

△ 第六十五军解放隆德。

△ 陕北军区三边军分区部队收复首府定边县城，击溃国民

党马鸿逵部骑兵十九团等部。

4日 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等一野首长，向各兵团发出攻击兰州的预备命令，即以十九兵团六十四军箝制宁夏马鸿逵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海马步芳军。

△ 二兵团第三军解放庄浪，一兵团一军解放秦安。

5日 陕甘宁边区老区全部光复。

△ 一兵团二军继占甘谷。

△ 中共武山县工委领导的武装力量，拦截国民党一二〇军一七三师骑兵团、五七一团，缴获长短枪1250支，机枪73挺，炮26门，马400多匹及大批粮食、药品、服装等物资。

6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西北除用战斗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解决。

△ 中央军委复电彭德怀等，提醒注意深入青海马步芳老巢寻其主力决战必须谨慎从事。

△ 一野第六十五军占静宁，第六军解放通渭。

10日 一兵团二军解放武山。

11日 一野第六十三军前出至海原。

△ 陇东追击战结束。在20余天的追击中，第一野战军前进千里，歼敌万余。

12日 一野主力向兰州进击。

14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企图包围合击一野于兰州城下。会后马步芳于19日赶回兰州布置城防，全部守军约5万余人，指挥部设在庙滩子，由马继援任总指挥。

20日 一野担任主攻兰州的第二兵团三、四、六军，十九兵团六十三、六十五军进至兰州城郊。一野指挥部设在定远镇乔家

营。

22日 一兵团二军解放临夏。25日，临夏军管会成立，鲁瑞林任主任。

△ 马步芳离兰州赴西宁。

23日 西北军区召开建军会议，贺龙、习仲勋讲话。会议总结了关中新区三个月来肃清敌伪反动武装，建立人民武装的经验教训，确定了进一步巩固地方武装、肃清残匪的方针。

24日 一野司令部发表进军甘肃第一阶段（7月24日至8月1日）作战公报，共歼国民党青、宁二马以及甘肃、宁夏保安团队1.19万余人，收复和解放县城23座。

△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定，胡宗南兼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

25日 一野主力经过三天攻城准备，拂晓对兰州发起总攻，占领国民党军防御主要屏障皋兰山的营盘岭、狗娃山、马架山、沈家岭等主要防御阵地。第三军七师十九团午夜攻进兰州西关，火力控制国民党军唯一的退路黄河铁桥。

△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马继援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继援连夜逃至西宁。

26日 一野第四军三十五团二营通过黄河铁桥，攻占河北高地白塔山。是日午，一野部队完全占领兰州。国民党第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等部2.7万余人被歼。

△ 兰州市军管会成立，张宗逊为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为副主任。兰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吴鸿宾，副市长孙剑峰。兰州警备司令部成立，司令员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

△ 临夏军管会成立，六十二军政治委员鲁瑞林兼主任。

27日 马步芳乘飞机离西宁逃往重庆。

29日 蒋介石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陇南和陕南为决战地带，阻止人民解放军入川。

30日 一野第一军由永靖开始渡河，至9月2日全军渡过黄河天险，向西宁方向疾进。

△ 一野第二军五师一部从循化草滩坝强渡黄河成功，主力随之北渡。

9 月

1日 马鸿逵逃离银川。

2日 一野第三军由兰州西进。次日解放永登。

3日 一野第十八兵团向盘踞秦岭之国民党胡宗南残部发起进攻，先头部队于9月3日进抵凤县。

△ 一野六十二军由永靖北渡黄河，先头部队已于2日解放民和。

4日 一野二兵团（附野司野炮团、战车营）由兰州附近出发，向河西走廊追击。

5日 一野十九兵团之六十三、六十五军由兰州取道贡马井、郭城驿向宁夏进军。

△ 一野一兵团一军侦察部队进入青海省会西宁市。二军于循化、永靖渡河完毕，进占化隆。

6日 一野第一军开进西宁市。至20日受降及俘虏青马官兵1900余名，其中将官9名，校官140余名。

8日 西宁市军管会成立，冼恒汉任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西宁市人民政府成立，刘枫任市长，钱平任副市长。西宁市警备司令部成立（由第三师兼），兴中任司令员、曹光琳任政治

委员。

△ 中共中央致电一野，祝贺兰州解放。

△ 马步芳部第八十二军少将副军长赵遂、少将参谋长马文鼎等率残部320余人向一野一军投降。

9日 一野一兵团王震司令员率兵团部及第二军进抵西宁。接着，又踏上了西进解放新疆的征程。

△ 国民党马步芳部新编第六军第二旅旅长马学英，于临夏向解放军投降。

10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向新疆进军。陶峙岳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第二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

△ 马步芳部一九〇师少将师长马振武率1000余人在三角城向一野一军缴械投降。

11日 国民党甘肃省中将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代理第一区保安司令孙伯泉、洮（州）岷（县）保安司令杨复兴等于岷县率部起义。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军，周祥初任军长，孙伯泉任参谋长。杨复兴任甘肃省军区卓尼民兵司令部司令员。

13日 一野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率三军、四军沿甘新公路，六军沿甘新公路北侧西进，追歼逃向河西走廊的国民党军残部。

15日 一野四军侦察部队解放武威。17日武威军管会成立，刘护平任主任。

△ 一野六十三军于宁夏常乐堡歼国民党军二九四师八八一团、三十五师一〇三团。

△ 一野六十三军一八八师解放景泰县，国民党军新编骑兵

十五旅少将旅长张钦武率部投诚。

17日 国民党第九十一军骑兵团及二四六师骑兵团、甘肃保安第三、四团及武威自卫队等共7000余人于武威地区向一野三军投诚。

△ 一野二军越过海拔近4000米的祁连山区进入甘肃境内，于民乐歼国民党骑兵十五旅旅部及三十二团，俘少将旅长王子谊。

18日 彭德怀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青海现状及对藏民工作意见。

19日 一野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中将军长马惇靖在中宁签订《和平解决协定》。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治委员。

△ 二军前卫五师解放张掖。

20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纠正各地执行武装政策中的错误及今后工作的指示》，强调各县地方武装干部应无条件接受县委领导。

△ 一野第一军在西宁成立“解放军官训练处”。三期共集训投降青马军官300余人，其中将官18人，校官293人。

中旬 青海玉树区行政督察专员马峻率全区军政人员起义。

21—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一野出席会议的代表有：贺龙、徐向前、罗瑞卿、赵寿山、王世泰、李贞（女）、孙志远、王昭、任白戈、左协中；候补代表：杜冠仁、陈播。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21日 一野二兵团进至张掖与一兵团会合。

23日 一野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与国民党宁夏军政界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在中宁签订《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

△ 一野第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一部进占宁夏省会银川市。

△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部中将总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曾震五为代表，到酒泉、兰州同解放军谈判，接受解放军和平解决条件。

24日 一野政治部发出《继续奋勇前进，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政治动员令》。

△ 逃至河西走廊的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一二〇军残部3万余人，于酒泉地区起义。

25日 杨得志、李志民率十九兵团进入银川市。

△ 一野二军解放酒泉。28日酒泉军管会成立，朱辉照任主任。

△ 一野三军进占玉门油矿。康世恩任玉门油矿军管会军事总代表。

△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部中将总司令陶峙岳通电起义。

26日 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鲍尔汉通电起义。

△ 银川市军管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任副主任。

△ 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廖汉生任主任。

27日 一野二军进占安西。至此，河西地区均获解放。

29日 国民党宁夏额济纳旗札萨克兼防守司令塔旺嘉布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一野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四团抵阿拉善

旗首府定远营，阿拉善旗及额济纳旗和平解放。

10 月

1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 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青海军区成立，贺炳炎兼司令员，廖汉生兼政治委员。

△ 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自青海都兰县香日德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2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秘书长、代理主席丁宜中等500余人，相继向人民解放军酒泉军管会报到，听候处理。

5日 一野一兵团二军和二兵团六军举行进军新疆的动员誓师大会。

7日 彭德怀、王震、许光达同陶峙岳等，在酒泉会谈新疆起义部队和平改编与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问题。

8日 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以“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副长官兼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于兰州战役后，未能继续作战，复更擅自脱离部队”，给予“撤职”；“副长官马鸿逵所部擅自撤退，对兰州战役增援不力”，给予“撤职查办”。

10日 一野一兵团（指挥第二军和第二兵团六军）先头部队战车营和一个加强步兵连，从酒泉向新疆进军。

12日 一野二军指挥部由酒泉乘汽车向新疆进发。

13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对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永）、泸（州）、重庆之

线，然后发起攻击。担任西北任务的西北三个兵团，以两个兵团（即第一、第二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一个兵团（即十九兵团）不担任地方工作，作国防机动力量，以备不虞。

20日 一野进疆先头部队战车营抵达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

26日 为指挥方便，一野司令部决定将第六军拨归第一兵团建制，第七军改属第二兵团建制。

30日 彭德怀向党中央报告了新疆情况和组织机构问题。

△ 本月，宁夏军区组建，王道邦兼司令员，潘自力兼政治委员，黄罗斌、曹又参任副司令员，牛化东任参谋长，孙润华任政治部主任。

11 月

8日 王震率第一兵团指挥部由酒泉飞抵迪化。

13日 王震赴伊犁民族军司令部，慰问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区民族军部队。新疆民族军是1944年9月由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区人民为反对国民党统治而组织的一支武装部队，原辖3个步兵团、5个骑兵团、4个直属营，共13700人。1950年1月中央军委命令，新疆民族军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军长列斯肯、政治委员顿星云。

17—22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就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季整训、地方工作、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统一战线工作、财经建设和干部教育等问题，通过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

19日 西北军区命令转达中央军委决定，为组织西南军区临时指挥机构，特由西北军区抽调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王维舟、

参谋长张经武、后勤部长陈希云等到西南军区工作。共调西南军区干部1731人，战士（含职员）7807人。

23日 一野第十八兵团改属西南军区指挥，该兵团负责改造之独立第一军（4个团），仍归六十二军指挥，随十八兵团南进。

26日 一野第十九军、第七军，暂归西南军区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12月5日至25日，该两军配合第十八兵团进行了陕南、陇南战役，解放了陕南和陇南广大地区。

27日 国民党安康保安团团长鲁秦侠率部2000余人起义。安康解放。

30日 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兼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 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马明方、李志民任政治委员，耿飚、吴岱峰、左协中任副司令员，耿飚兼参谋长，李志民兼政治部主任。下辖大荔、彬县、三原、渭南、宝鸡、咸阳军分区；陕北军区（辖榆林、黄龙军分区），陕南军区（辖两郿、商洛、安康、汉中军分区）。以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徐国珍、任谦、周祥初任副司令员，张德生、孙作宾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朱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天水、平凉、庆阳、岷县、张掖、临夏、会宁、武都、武威、酒泉军分区及兰州警备区。

12 月

1日 一野第二军进抵喀什。

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王震等41人为委员。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1月19日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结束。

5日 新疆三区民族军部队进驻迪化与进疆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

9日 十八兵团六十二军进至武都，国民党第一一九军中将军长王治歧、中将军长蒋汉诚（云台）率部8700余人起义。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三军，军长蒋汉诚，政治委员黄忠学，副军长孙超群，参谋长康维铎，政治部主任张汉民。

11日 一野第七军之十九师随十八兵团入川。

12日 一野第七军解放文县。至此甘肃全境解放。

13日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迪化召开的第一兵团、民族军师以上干部及起义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指出：驻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发挥战斗队、工作队和先锋队的作用，做好安定社会秩序，确立各级地方政权和改造起义部队等各项工作。

17日 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鲍尔汉任主席。

△ 新疆军区成立，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震、陶峙岳、赛福鼎·艾则孜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张希钦任第一参谋长，曾震五任第二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迪化军区（第六军兼，司令员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伊宁军区（第五军兼，司令员列斯肯，政治委员顿星云）、喀什军区（第二军兼，司令员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

19日 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四旅旅长谭华初、副旅长魏学熙、

参谋长朱宝善，率部1400余人在陕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22日 一野第二军第五师进抵南疆和田。

23日 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潘自力任主席。

26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讨论组成陕西省人民政府等问题。随后，青海、陕西、甘肃省人民政府于1950年初成立，赵寿山、马明方、邓宝珊分别担任三省主席。

27日 一野暨西北军区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

△ 四川省会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全部覆没，胡宗南已于本月23日逃往台北。

29日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陶晋初任参谋长，李铨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九军、骑兵第七师、骑兵第八师。第九军军长赵锡光（兼），政治委员张仲瀚，副军长王根僧、陈德法，参谋长李祖堂。辖第二十五师（师长刘振世，政治委员贺振新）、第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政治委员王季龙）、第二十七师（师长陈骏、政治委员龙炳初）。骑兵第七师，师长韩有文、政治委员于春山。骑兵第八师，师长马平林、政治委员张献奎。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第四师，长途跋涉2500余公里，进抵南疆喀什。

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及领导成员名录

一、战略防御阶段（1947年3月）

1. 西北野战兵团

司 令 员 彭德怀（兼）

政 治 委 员 彭德怀（兼）

副 司 令 员 张宗逊

副政治委员 习仲勋

参 谋 长 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

副 参 谋 长 王政柱

后勤部司令员 刘景范

教导旅

旅 长 罗元发

政 治 委 员 罗元发（兼）

副政治委员 饶正锡

参 谋 长 陈海涵

政治部主任 刘绍文

新编第4旅

旅 长 张贤约

政 治 委 员 黄振棠

参 谋 长 程悦长

政治部主任 赵光远

第1纵队

司 令 员 张宗逊

贺炳炎（后）

政 治 委 员 廖汉生

参 谋 长 王绍南

注：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同年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

政治部主任 冼恒汉

副主任 张国声

独立第1旅

旅长 王尚荣

政治委员 朱辉照

副政治委员 颜金生

参谋长 李书茂

政治部主任 杨琪良

第358旅

旅长 黄新廷

政治委员 余秋里

参谋长 何辉燕

政治部主任 吴融峰

第2纵队 (1947年4月归西北
野战兵团建制)

司令员 王震

政治委员 王震 (兼)

副政治委员 王恩茂

参谋长 唐健伯

政治部主任 王恩茂

独立第4旅

旅长 顿星云

政治委员 杨秀山

参谋长 谷志标

政治部主任 彭德

第359旅

旅长 郭鹏

政治委员 李铨

副旅长 徐国贤

副政治委员 廖明

参谋长 王子良

政治部主任 贺振新

2.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司令员 王世泰 (代)

政治委员 习仲勋

副司令员 王维舟

阎揆要

副政治委员 张仲良

参谋长 张经武

后勤部部长 方仲如

延属军分区

司令员 白寿康
政治委员 李景膺
副政治委员 刘秉温
政治部主任 刘秉温（兼）

陇东军分区

司令员 张仲良
政治委员 张仲良（兼）
副司令员 徐国珍
副政治委员 李宗贵
参谋长 何远平
政治部主任 胡友之

绥德军分区

司令员 吴岱峰
政治委员 张邦英
副政治委员 高朗亭
参谋长 李治洲
政治部主任 高朗亭（兼）

警备第1旅（兼关中军分区）

旅长 高锦纯
政治委员 高锦纯（兼）

副旅长 陈国栋
副政治委员 牛书申
参谋长 刘懋功
政治部主任 左爱

警备第3旅

旅长 黄罗斌
副政治委员 高维嵩
参谋长 王仁发
政治部主任 高维嵩（兼）

新编第11旅（兼三边军分区）

司令员 曹又参
政治委员 郭炳坤
副司令员 郭宝珊
牛化东
副政治委员 杨林
参谋长 张涛
政治部主任 苏效蒙

骑兵第6师

师长 胡景铎
副师长 杨拯民
参谋长 李振华

注：1947年4月前各军分区称警备区。

二、战略进攻阶段（1948年2月）

1. 西北野战军

司 令 员 彭德怀
政 治 委 员 彭德怀（兼）
副 司 令 员 张宗逊
 赵寿山
副政治委员 习仲勋
参 谋 长 张文舟
 阎揆要（后）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副 参 谋 长 王政柱
政治部副主任 张德生
后勤部司令员 刘景范

第1纵队

司 令 员 贺炳炎
政 治 委 员 廖汉生
参 谋 长 陈外政
政治部主任 冼恒汉
副 主 任 张国声

独立第1旅

旅 长 王尚荣
政 治 委 员 颜金生
参 谋 长 李书茂

政治部主任 杨琪良

第358旅

旅 长 黄新廷
政 治 委 员 余秋里
副 旅 长 罗坤山
副政治委员 曾祥煌
参 谋 长 杨文安

江含章（后）

政治部主任 吴融峰

第2纵队

司 令 员 王 震
政 治 委 员 王 震 (兼)
副 司 令 员 郭 鹏
副政治委员 王恩茂
参 谋 长 唐健伯
张希钦 (后)
政治部主任 王恩茂 (兼)

独立第4旅

旅 长 赖星云
政 治 委 员 杨秀山
副 旅 长 吴子杰
副政治委员 曾光明
政治部主任 李恽和

独立第6旅 (1947年12月由 山东渤海军区归 建)

旅 长 张仲瀚
政 治 委 员 曾 涤
副 旅 长 贺盛桂
副政治委员 熊 晃
参 谋 长 刘 鹏
政治部主任 叶显棠

第359旅

旅 长 徐国贤
政 治 委 员 李 铨
副政治委员 廖 明

参 谋 长 尹保仁
政治部主任 贺振新
第3纵队 (1947年8月拨归西
北野战军建制)

司 令 员 许光达
政 治 委 员 孙志远
政治部主任 朱 明
参 谋 长 李文清
副参谋长 邓家泰
政治部副主任 杨尚高
江勇为 (后)

独立第2旅

旅 长 唐金龙
政 治 委 员 梁仁芥
副 旅 长 张开基
参 谋 长 廖述云
政治部主任 严尚林

独立第5旅

旅 长 李夫克
朱声达 (后)
政 治 委 员 王赤军
副政治委员 朱绍田
参 谋 长 王兰麟
政治部主任 康世恩

第4纵队 (1947年9月组成)
司 令 员 王世泰

政治委员 张仲良
副司令员 阎揆要
孙超群（后）
参谋长 阎揆要（兼）
张文舟（后）
政治部主任 朱辉照

警备第1旅

旅长 高锦纯
政治委员 左爱
副旅长 刘懋功
参谋长 李振华
政治部主任 胡友之

警备第3旅

旅长 黄罗斌
郭炳坤（后）
政治委员 高维嵩
副旅长 王仁发
参谋长 刘殿英
张涛（后）
政治部主任 刘昌汉

骑兵第6师

师长 胡景铎
政治委员 李宗贵

副师长 杨拯民
参谋长 张涛
政治部主任 秦武山
第6纵队（1947年10月组成）

司令员 罗元发
政治委员 徐立清
副司令员 张贤约
参谋长 唐子奇
政治部主任 饶正锡

新编第4旅

旅长 程悦长
政治委员 黄振棠
副旅长 吴宗先
袁学凯（后）
政治部主任 赵光远

教导旅

旅长 陈海涵
吴宗先（后）
政治委员 关盛志
副旅长 范昌标
副政治委员 刘绍文
参谋长 范昌标（兼）
政治部主任 刘绍文（兼）

2.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

司 令 员 贺 龙
政 治 委 员 习仲勋
副 司 令 员 王维舟
参 谋 长 张经武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副 参 谋 长 朱早观
后勤部部长 白如冰

第1（延属）军分区

司 令 员 郭宝珊
 李启明（后）
政 治 委 员 李景膺
 白清江（后）
副 司 令 员 白寿康
副政治委员 刘秉温
参 谋 长 白寿康（兼）
政治部主任 陈克功
 王四海（后）

第2（绥德）军分区（警备）

第二旅）

司 令 员 张达志
政 治 委 员 张邦英
 白治民（后）
副 司 令 员 吴岱峰
副政治委员 高朗亭
参 谋 长 李治洲
第3（三边）军分区
司 令 员 曹又参
政 治 委 员 郭炳坤
 朱 敏（后）

注：①1948年9月17日，中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联防军区”。同时规定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和黄龙军分区依次为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分区。

②联防军区还辖军政干校、晋绥军区、吕梁军区、绥蒙军区和骑兵旅。

副司令员 牛化东
副政治委员 惠世恭
参 谋 长 王子庄
政治部主任 孙润华

第4（陇东）军分区

司 令 员 徐国珍（代）
政 治 委 员 李合邦
参 谋 长 何远平
政治部主任 李正庭

第5（关中）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国栋
政 治 委 员 赵伯平
副司令员 黄子祥
张占云
副政治委员 杨伯伦
参 谋 长 蒙定军
政治部主任 张孝德
师 源（后）

第6（黄龙）军分区

司 令 员 牛书申
政 治 委 员 强自修

副司令员 王宝珊
政治部主任 秦武山

第7（西府）军分区（1948年 4月组建）

司 令 员 赵伯经
政 治 委 员 李景膺
副司令员 张占云
董策丞
副政治委员 杨伯伦
吕剑人

警备第4旅（1948年6月11日

由延属军分区第10、11、
12团及黄龙军分区第22、
23团组成）

旅 长 郭宝珊
政 治 委 员 牛书申（兼）
副 旅 长 白寿康
副政治委员 刘秉温
参 谋 长 白寿康（兼）
政治部主任 秦武山（兼）

三、全军统一编制阶段（1949年2月）

1. 第一野战军

司 令 员 彭德怀
政 治 委 员 彭德怀（兼）
副 司 令 员 张宗逊

赵寿山

参 谋 长 阎揆要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副 参 谋 长 王政柱

李夫克

政治部副主任 张德生
后勤部司令员 刘景范
后勤部副司令员 方仲如

骑兵第1师（原骑兵第1旅）

师 长 康健民
政 治 委 员 李佐玉

第1军（原第1纵队）

军 长 贺炳炎
政 治 委 员 廖汉生
参 谋 长 陈外欧

政治部主任 冼恒汉
副 参 谋 长 杨文安
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声

第1师（原第358旅）

师 长 黄新廷
政 治 委 员 余秋里
副 师 长 罗坤山

注：①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所辖纵队改编为军，旅改编为师。

参 谋 长 江含章

政治部主任 吴融峰

第2师（原独立第1旅）

师 长 王尚荣

政治委员 颜金生

副 师 长 王万金

参 谋 长 李书茂

第3师（原独立第7旅1949年

1月由晋绥归建）

师 长 傅传作

政治委员 曹光琳

副 师 长 兴 中

参 谋 长 陈阳春

政治部主任 邓乙真

第2军（原第2纵队）

军 长 王 震

政治委员 王 震（兼）

副 军 长 郭 鹏

顿星云

副政治委员 王恩茂

参 谋 长 张希钦

第4师（原独立第4旅）

师 长 杨秀山

政治委员 杨秀山（兼）

参 谋 长 马 森

第5师（原第359旅）

师 长 徐国贤

政治委员 李 铨

副 师 长 何家产

参 谋 长 尹保仁

第6师（原独立第6旅）

师 长 张仲瀚

政治委员 曾 涤

参 谋 长 刘 鹏

第3军（原第3纵队）

军 长 许光达

副政治委员 朱 明

参 谋 长 李文清

副参 谋 长 邓家泰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江勇为

第7师（原独立第2旅）

师 长 唐金龙

政治委员 梁仁芥

副 师 长 张开基

副政治委员 袁 光

参 谋 长 廖述云

政治部主任 王立中

第8师（原独立第3旅1949年

6月由晋绥归建）

师 长 杨嘉瑞

政治委员 孟昭亮

政治部主任 钟生溢

第9师（原独立第5旅）

师 长 朱声达

政治委员 王赤军

副政治委员 王庆生

第4军（原第4纵队）

军 长 王世泰

政治委员 张仲良

副 军 长 孙超群

副政治委员 朱辉照

参 谋 长 张文舟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刘护平

第10师（原警备第1旅与骑

兵第6师一个步兵团组成）

师 长 高锦纯

政治委员 左 爱

副 师 长 葛海洲

参 谋 长 李振华

政治部主任 胡友之

第11师（原警备第3旅）

师 长 郭炳坤

政治委员 高维嵩

副 师 长 刘懋功

参 谋 长 张 涛

政治部主任 刘昌汉

第12师（原警备第4旅与骑

兵第6师合编）

师 长 郭宝珊

政治委员 李宗贵

副 师 长 白寿康

参 谋 长 姚知一

政治部主任 刘 镇

第6军（原第6纵队）

军 长 罗元发

政治委员 徐立清

副 军 长 张贤约

参 谋 长 唐子奇

政治部主任 饶正锡

副参 谋 长 陈海涵

第16师（原教导旅）

师 长 吴宗先

政治委员 关盛志

政治部主任 魏志明

第17师（原新编第4旅）

师 长 程悦长

政治委员 黄振棠

副 师 长 袁学凯

第7军（原第7纵队1949年2月

归一野建制）

军 长 彭绍辉

政治委员 孙志远（代）

政治部主任 黄忠学

第19师 (原第10旅)

师 长 何辉燕

政治委员 朱绍田

副 师 长 周智高

副政治委员 孙鸿志

参 谋 长 于锡武

政治部主任 潘振华

第20师 (原第12旅)

师 长 张新华

政治委员 龙福才

副 师 长 曾 征

参 谋 长 曾 征 (兼)

政治部主任 李正平

2. 西北军区

司 令 员 贺 龙

政治委员 习仲勋

副司令员 王维舟

参 谋 长 张经武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副参谋长 朱早观

后勤部部长 陈希云

后 勤 部

政治委员 刘海滨

直属队

延属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启明

政治委员 白清江

注：①1949年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

②西北军区还辖晋绥军区、绥蒙军区、晋南军区。

③1949年8月31日西北军区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各军分区应以所辖地区或其司令部所在地命名的电令，将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神府、东府军分区，改称延安、绥德、三边、陇东、三原、黄龙、彬县、榆林、大荔军分区。

政治部主任 王四海

绥德军分区

司令员 张达志

政治委员 白治民

副司令员 吴岱峰

副政治委员 高朗亭

参谋长 李治洲

榆林军分区

司令员 刘仲伍

三边军分区

司令员 曹又参

政治委员 朱敏

副司令员 牛化东

副政治委员 惠世恭

参谋长 王子庄

政治部主任 孙润华

陇东军分区

司令员 徐国珍

政治委员 李合邦

副司令员 何远平 高松山

政治部主任 李正庭

关中军分区

司令员 陈国栋

政治委员 赵伯平

副司令员 黄子祥

参谋长 蒙定军

政治部主任 师源

黄龙军分区

司令员 牛书申

政治委员 强自修

副司令员 王宝珊 杨拯民

副政治委员 秦武山

参谋长 张涛

政治部主任 秦武山（兼）

西府军分区

司令员 赵伯经

政治委员 李景膺

杨伯伦（后）

副司令员 张占云 董策丞

副政治委员 杨伯伦 吕剑人

骑兵第二师（1949年2月由

原骑二旅改称）

师长 王智

政治委员 王再兴

副师长 李振海

副政治委员 惠志高

参谋长 李振海（兼）

政治部主任 惠志高（兼）

警备第二旅（1948年12月由

绥德军分区第四、六团组

成。领导机关由绥德军分

区兼）

四、战略决战阶段（1949年6月）

1. 第一野战军

司 令 员 彭德怀
政 治 委 员 彭德怀（兼）
副 司 令 员 张宗逊 赵寿山
参 谋 长 阎揆要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副 参 谋 长 王政柱 李夫克
政治部副主任 张德生
后勤部部长 黎化南
后勤部政治委员 方仲如
后勤部副部长 黄静波

第1兵团

（1949年6月组建）

司 令 员 王 震
政 治 委 员 王 震（兼）
参 谋 长 张希钦
政治部主任 孙志远

第1军

军 长 贺炳炎
政 治 委 员 廖汉生
副 军 长 王尚荣
副政治委员 冼恒汉 余秋里

参 谋 长 陈外欧
政治部主任 冼恒汉（兼）
副 参 谋 长 杨文安
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声

第1师

副 师 长 罗坤山
副政治委员 曾祥煌
参 谋 长 江含章
政治部主任 吴融峰

第2师

政 治 委 员 颜金生

副 师 长 王万金
参 谋 长 李书茂
政治部主任 杨琪良

第3师

师 长 傅传作
政 治 委 员 曹光琳
副 师 长 兴 中
参 谋 长 陈阳春
政治部主任 邓乙真

第2军

军 长 郭 鹏
政 治 委 员 王恩茂
副 军 长 顿星云
参 谋 长 张希钦
贺盛桂 (后)
政治部主任 左 齐

第4师

师 长 杨秀山
政 治 委 员 杨秀山 (兼)
副 师 长 吴子杰
副政治委员 曾光明
参 谋 长 马 森
政治部主任 李恽和

第5师

师 长 徐国贤
政 治 委 员 李 铨

副 师 长 何家产
副政治委员 廖 明
政治部主任 贺振新
副 参 谋 长 刘振世

第6师

师 长 张仲瀚
政 治 委 员 曾 涤
副 师 长 贺盛桂
副政治委员 熊 晃
参 谋 长 刘 鹏
政治部主任 叶显棠

第7军

军 长 彭绍辉
政 治 委 员 罗贵波
参 谋 长 何辉燕
政治部主任 侯维煜

第19师

师 长 朱绍田
政 治 委 员 孙鸿志
参 谋 长 于锡武
政治部主任 潘振华

第20师

师 长 张新华
政 治 委 员 龙福才
副 师 长 曾 征
参 谋 长 曾 征 (兼)

第21师

(原华北独立第5旅)

师 长 范忠祥
政治委员 李健良
参谋长 李元明
政治部主任 段士楷

第2兵团 (1949年6月组建)

司令员 许光达
政治委员 王世泰
副政治委员 徐立清
参谋长 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 (兼)

第3军

军 长 黄新廷
政治委员 朱 明
参谋长 李文清
政治部
副主任 江勇为

第7师

师 长 唐金龙
政治委员 梁仁芥
副 师 长 张开基
副政治委员 袁 光
政治部主任 王立中

第8师

师 长 杨嘉瑞

政治委员 孟昭亮
副 师 长 胡定发
参 谋 长 刘凤鸿
政治部主任 钟生溢

第9师

师 长 朱声达
政治委员 王赤军
副 师 长 闵洪友
副政治委员 王庆生
参 谋 长 王兰麟
政治部主任 康世恩

第4军

军 长 张达志
政治委员 张仲良
副 军 长 孙超群
副政治委员 朱辉照
政治部主任 朱辉照 (兼)
副参谋长 杨 健
政治部
副主任 刘护平

第10师

师 长 高锦纯
政治委员 左 爱
副 师 长 葛海洲
参 谋 长 李振华
政治部主任 胡友之

第11师

师 长 郭炳坤
政治委员 高维嵩
副 师 长 刘懋功
参 谋 长 张 涛
政治部主任 刘昌汉

第12师

师 长 郭宝珊
政治委员 李宗贵
副 师 长 白寿康
副政治委员 刘秉温
参 谋 长 姚知一
政治部主任 陈克功

第6军

军 长 罗元发
政治委员 张贤约
政治部主任 饶正锡
副参谋长 陈海涵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黄振棠

第16师

师 长 吴宗先
政治委员 关盛志
副 师 长 范昌标
副政治委员 魏志明
参 谋 长 谢正浩

政治部主任 魏志明 (兼)

第17师

师 长 程悦长
政治委员 黄振棠 (兼)
副 师 长 袁学凯
副政治委员 赵光远

第18师 (1949年5月由原晋

南军区部队组成)

师 长 陈 刚
政治委员 肖头生
参 谋 长 江子炎

第18兵团 (1949年4月由华北

拨归第1野战军建制, 11
月进军西南, 归第2野战
军建制)

司 令 员 周士第
政治委员 周士第 (兼)
副司令员 王新亭 陈漫远
副政治委员 王新亭 (兼)
参 谋 长 陈漫远 (懋)
政治部主任 胡耀邦

第60军

军 长 张祖谅
政治委员 袁子钦
副 军 长 白 天
副政治委员 桂绍彬 周仲英

参 谋 长 邓仕俊
政治部主任 桂绍彬 (兼)

第178师

师 长 温先星
政 治 委 员 刘聚奎
政治部主任 朱向离

第179师

师 长 黄定基
政 治 委 员 肖新春
副 师 长 吴仕洪
副政治委员 张向善
参 谋 长 门国梁
政治部主任 张向善 (兼)

第180师

师 长 郑其贵
政 治 委 员 康烈功
副政治委员 曾 柯
参 谋 长 余 凯
北 沙 (后)
政治部主任 曾 柯 (兼)

补训师

第61军

军 长 韦 杰
政 治 委 员 徐子荣
副政治委员 郭林祥
参 谋 长 胡正平

第181师

师 长 王诚汉
政 治 委 员 张春森
副政治委员 谷纪芳
参 谋 长 李清昌
政治部主任 谷纪芳 (兼)

第182师

师 长 王海东
政 治 委 员 王贵德
参 谋 长 杜 灵
政治部主任 李 迅

第183师

师 长 钟发生
政 治 委 员 杨绍曾
副 师 长 张介民
参 谋 长 曾 嘉

第62军

军 长 刘 忠
政 治 委 员 鲁瑞林
副 军 长 方升普
参 谋 长 熊 奎
政治部主任 高德西

第184师

师 长 林 彬
政 治 委 员 梁文英
副 师 长 苏 鲁

参 谋 长 尚思光

政治部主任 张希庸

第185师

师 长 涂则生

政治委员 孔俊彪

副 师 长 胡立声

参 谋 长 刘桂衡

政治部主任 牛明智

第186师

师 长 蒲大义

政治委员 车敏瞧

副 师 长 李明如

参 谋 长 樊执中

政治部主任 赵敬斋

补训师

师 长 常仲连

副 师 长 徐小达

参 谋 长 徐小达 (兼)

政治部主任 姚保明

第19兵团 (1949年4月由华北

拨归第1野战军建制)

司 令 员 杨得志

政治委员 李志民

副 司 令 员 葛晏春 耿 飏

参 谋 长 耿 飏 (兼)

政治部主任 团自力

副 参 谋 长 康博缙

独立骑兵第5师 (1949年2月

由傅作义 骑 兵 第 4 师 改

编)

师 长 刘春芳

政治委员 刘光裕

副 师 长 乔占元

参 谋 长 程茂才

政治部主任 王功学

第63军

军 长 郑维山

政治委员 王宗槐

副 军 长 易耀彩

副政治委员 龙道权

参 谋 长 易耀彩 (兼)

政治部主任 龙道权 (兼)

副 参 谋 长 马万钟

第187师

师 长 张英辉

政治委员 张迈君

副 师 长 张 挺

参 谋 长 杨尚德

第188师

师 长 宋玉琳

政治委员 李 真

副 师 长 宋学飞

参 谋 长 魏 群

政治部主任 陈兴畴

第189师

师 长 杜喻华

政治委员 蔡长元

副 师 长 李 锐

参 谋 长 李 锐 (兼)

政治部主任 李克忠

补训师

第64军

军 长 曾思玉

政治委员 王 昭

副 军 长 唐子安

副政治委员 傅崇碧

参 谋 长 唐子安 (兼)

政治部主任 傅崇碧 (兼)

副 参 谋 长 王凤岐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袁佩爵

第190师

师 长 陈信忠

政治委员 造 疆

副 师 长 刘德才

参 谋 长 主子卿

政治部主任 栗彬臣

第191师

师 长 谢正荣

政治委员 陈宜贵

副 师 长 孙树峰

参 谋 长 汪应忠

政治部主任 潘 清

第192师

师 长 马卫华

政治委员 王海廷

副 师 长 何友发

副政治委员 罗立斌

参 谋 长 何友发 (兼)

政治部主任 龚纪明

补训师

师 长 张封灿

第65军

军 长 邱 蔚

政治委员 王道邦

副 军 长 王克斌

副政治委员 蔡顺礼

政治部主任 蔡顺礼 (兼)

第193师

师 长 郑三生

政治委员 杨银声

副 师 长 杨 森

参 谋 长 齐景武

政治部主任 刘克宽

第194师

师 长 赵文进
 政治委员 陈亚人
 副 师 长 李君南
 副政治委员 国林之
 参 谋 长 赵伯让
 政治部主任 国林之（兼）

第195师

副 师 长 王志廉
 副政治委员 张建纲
 参 谋 长 沈 敏
 政治部主任 张福海

补训师

政 治 委 员 刘国辅
 副 师 长 杨世明

2. 西北军区

司 令 员 贺 龙
 政 治 委 员 习仲勋
 副 司 令 员 王维舟
 参 谋 长 张经武
 副 参 谋 长 朱早观
 后勤部部长 陈希云

骑兵第2师

师 长 王 智
 政 治 委 员 王再兴
 副 师 长 李振海
 副政治委员 惠志高
 参 谋 长 陈寿华
 政治部主任 惠志高（兼）

独立第1师（1949年6月由
 警备第2旅与榆林军分区
 第39团组成）

师 长 张达志
 黄罗斌（后）
 政 治 委 员 张达志（兼）
 牛书申（后）

注：西北军区还辖伊盟军区、晋绥军区、晋西北军区、晋西南军区。

副 师 长 李治洲

张明科

副政治委员 杨昆山

参 谋 长 李新国

政治部主任 麻志皓

渭南军分区 (1949年5月组建)

司 令 员 于占彪

政 治 委 员 白清江

副 司 令 员 王劲哉

副政治委员 曹光芝

参 谋 长 刘英汉

政治部主任 胡炳坤

大荔军分区

司 令 员 杨拯民

政 治 委 员 刘文蔚

副政治委员 秦武山

参 谋 长 秦悦文

咸阳军分区

(1949年5月组建)

司 令 员 王宝珊

政 治 委 员 杨和亭

副 司 令 员 宋 飞

副政治委员 王 权

参 谋 长 宋 飞 (兼)

政治部主任 王 权 (兼)

彬县军分区

司 令 员 赵伯经

政 治 委 员 杨伯伦

副 司 令 员 张占云

参 谋 长 高照林

政治部主任 胡志坚

宝鸡军分区 (1949年5月组建)

司 令 员 陈国栋

政 治 委 员 吕剑人

副 司 令 员 董策丞

副政治委员 高朗亭

参 谋 长 董策丞 (兼)

政治部主任 高朗亭 (兼)

三原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子祥

政 治 委 员 白治民

副 司 令 员 谈国帆

副政治委员 郭庭藩

参 谋 长 王 英

政治部主任 冯超华

西安警备区

司 令 员 张经武

政 治 委 员 徐立清

赵伯平(后)(兼)

副 司 令 员 罗元发

刘威诚（后）

参 谋 长 蒙定军

陇东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殿英

副司令员 刘明山

参 谋 长 刘明山（兼）

陕北军区（1949年5月组建）

司 令 员 张达志

政治委员 李合邦

副司令员 牛书申 胡景铎

参 谋 长 李 硕

政治部主任 惠世恭

三边军分区（1949年11月撤销）

司 令 员 曹又参

政治委员 朱 敏

副司令员 牛化东

副政治委员 孙润华

参 谋 长 曹动之

政治部主任 郝玉山

黄龙军分区

政治委员 强自修

副司令员 马万里

榆林军分区

政治委员 刘长亮

副司令员 王心瑀

副政治委员 朱侠夫

政治部主任 贺庭智

陕南军区（1948年6月7日成立，1949年5月由中原军区划归西北军区指挥）

司 令 员 刘金轩

第一政治

委 员 张邦英

政治委员 汪 锋

副司令员 陈先瑞

副政治委员 李 耀

参 谋 长 薛克忠

政治部主任 李 耀（兼）

两郿军分区

司 令 员 梁励生

政治委员 江 震

副司令员 程占彪

副政治委员 张子珍

参 谋 长 程占彪（兼）

政治部主任 黄文仲

商洛军分区

司 令 员 孙 光

政治委员 王 力

副司令员 薛兴军

副政治委员 李书全

参 谋 长 肖良清

政治部主任 吕明浩

安康军分区 (1949年5月组建)

司 令 员 谭友夫

政 治 委 员 唐方雷

副政治委员 李力安 张西鼎

汉中军分区 (1949年12月组建)

司 令 员 张 涛

政 治 委 员 白成铭

副 司 令 员 王世耀

副政治委员 武文斌

参 谋 长 颜三仔

政治部主任 阎化一

第19军 (1949年5月1日以陕南
军区为基础组成, 5月11
日归属第1野战军指挥)

军 长 刘金轩

第一政治

委 员 张邦英

政 治 委 员 汪 锋

副 军 长 陈先瑞

副政治委员 李 耀

参 谋 长 薛克忠

政治部主任 李 耀 (兼)

第55师 (原第12旅)

师 长 符先辉

政 治 委 员 张 明

参 谋 长 孔 勋

政治部主任 王文英

第57师 (原第17师)

师 长 张复振

政 治 委 员 张文彬

副 师 长 张仲良

政治部主任 徐又彬

军政大学

校 长 贺 龙

第一副校长 李长路

第二副校长 钟师统

教 育 长 黄荣忠

政治部主任 胡 光

副 教 育 长 戴伯行

军政干校

教 育 长 王绍南

政治部主任 金如柏

五、西北全境解放（1949年底）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

司 令 员 彭德怀

政 治 委 员 习仲勋

副 司 令 员 张宗逊

赵寿山

副政治委员 甘泗淇

参 谋 长 阎揆要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兼）

副 参 谋 长 王政柱

韩练成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张德生

后勤部部长 黎化南

后 勤 部

政 治 委 员 黄静波

独立第2师（1949年8月由榆

牛书申（后）

林起义之原国民党第22军

参 谋 长 李新国

第86师改编）

骑兵第2师

师 长 高凌云

师 长 王 智

政 治 委 员 江子炎

政 治 委 员 惠志高

注：1949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

副 师 长 李振海
参 谋 长 李振海 (兼)
政治部主任 惠志高 (兼)

军政大学

副 校 长 李长路 钟师统
教 育 长 黄荣忠
政治部主任 胡 光
副 教 育 长 苏 鳌 戴伯行

军政干校

第5军 (1950年1月由新疆民族
军改称)

军 长 列斯肯
政 治 委 员 顿星云
副 军 长 马尔胡甫
副政治委员 曹达诺夫
参 谋 长 马尔胡甫 (兼)
政治部主任 努力也夫

第13师

师 长 伊敏诺夫

第14师

师 长 依不拉因拜
副 师 长 尤尼切夫
参 谋 长 哈米托夫

独立第1军 (1949年9月以岷县
起义之原国民党军周祥初
部改编, 11月归第62军指

挥随第18兵团南进)

军 长 周祥初
参 谋 长 张希英

独立第2军 (1949年9月由中卫
起义之国民党军第81军改
编)

军 长 马惇靖
政 治 委 员 甄 华
政治部主任 程襄文

独立第3军 (1949年12月由武
都起义之国民党第119军
改编)

军 长 蒋汉城
政 治 委 员 黄忠学
副 军 长 孙超群
参 谋 长 康维铎
政治部主任 张汉民

第1兵团

司 令 员 王 震
政 治 委 员 徐立清
第一参谋长 张希钦
第二参谋长 曾震五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曾 涤

第1军

军 长 贺炳炎

政治委员 廖汉生

副 军 长 王尚荣

参 谋 长 陈外欧

政治部主任 吴融峰

副参谋长 杨文安

第1师

师 长 傅传作

政治委员 曾祥煌

副 师 长 罗坤山

游好扬

副政治委员 刘佩荣

参 谋 长 韩双亭

政治部主任 刘佩荣 (兼)

第2师

师 长 王绍南

政治委员 颜金生

副 师 长 王万金

副政治委员 杨琪良

参 谋 长 王时军

政治部主任 杨琪良 (兼)

副 主 任 文 山

第3师

师 长 兴 中

政治委员 曹光琳

副 师 长 李书茂

参 谋 长 陈阳春

政治部主任 邓乙真

第2军

军 长 郭 鹏

政治委员 王恩茂

参 谋 长 贺盛桂

政治部主任 左 齐

副参谋长 陈 实

第4师

师 长 杨秀山

政治委员 杨秀山 (兼)

副 师 长 吴子杰

参 谋 长 马 森

政治部主任 李恽和

第5师

师 长 徐国贤

政治委员 何家产

副政治委员 贺振新

政治部主任 吴鉴群

第6师

师 长 金忠藩

政治委员 熊 晃

参 谋 长 刘 鹏

政治部主任 叶显棠

第6军 (1949年11月改归第1兵团建制)

军 长 罗元发

政治委员 张贤约
副政治委员 饶正锡
参谋长 唐子奇
政治部主任 饶正锡 (兼)
黄振棠
副参谋长 陈海涵

第16师

师长 吴宗先
政治委员 关盛志
副师长 罗少伟
副政治委员 魏志明
参谋长 谢正浩
政治部主任 魏志明 (兼)

第17师

师长 程悦长
政治委员 程悦长 (兼)
副师长 袁学凯
副政治委员 张世功
政治部主任 张世功 (兼)

第18师

师长 陈刚
政治委员 肖头生
参谋长 伍生荣

独立师 (1949年11月由新疆
警备团等部队组成, 属第
6军建制)

师长 陈淑钵
政治委员 袁逸田

第2兵团

司令员 许光达
政治委员 王世泰
参谋长 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 朱明
副参谋长 彭铭鼎

第3军

军长 黄新廷
政治委员 朱辉照
副军长 唐金龙
参谋长 邓家泰
副参谋长 汤祖坛

政治部

副主任 江勇为

第7师

师长 张开基
政治委员 梁仁芥
副师长 黄新武
副政治委员 王立中
政治部主任 谢采贤

第8师

师长 杨嘉瑞
副师长 胡定发
刘凤鸿

副政治委员 钟生溢
参 谋 长 刘凤鸿 (兼)
政治部主任 江 波

第9师

师 长 朱声达
政 治 委 员 王庆生
副 师 长 闵洪友
副政治委员 戴金川
政治部主任 康世恩

第4军

军 长 张达志
政 治 委 员 高锦纯
参 谋 长 姚知一
政治部主任 李宗贵
副参谋长 杨 健
彭月翔

第10师

师 长 刘懋功
政 治 委 员 左 爱
副 师 长 葛海洲
参 谋 长 李振华
政治部主任 吕正修

第11师

师 长 郭炳坤
政 治 委 员 高维嵩
副 师 长 武志升

参 谋 长 雷宗林 (代)
政治部主任 刘昌汉

第12师

师 长 郭宝珊
政 治 委 员 刘 镇
副 师 长 白寿康
参 谋 长 张亚雄
政治部主任 陈克功

第7军 (1949年11月改归第2兵
团建制)

军 长 彭绍辉
政 治 委 员 冼恒汉
参 谋 长 王兰麟

第19师

师 长 何辉燕
政 治 委 员 朱绍田
副 师 长 周智高
副政治委员 孙鸿志
参 谋 长 于锡武
政治部主任 张汉民

第20师

师 长 张新华
政 治 委 员 龙福才
副 师 长 曾 征
副政治委员 潘振华
参 谋 长 曾 征 (兼)

政治部主任 史有知

第21师

师 长 范忠祥

政治委员 李健良

副 师 长 孙继锋

参 谋 长 李元明

政治部主任 段士楷

第19兵团

司 令 员 杨得志

政治委员 李志民

副司令员 葛晏春 耿 飏

副政治委员 潘自力

参 谋 长 耿 飏 (兼)

政治部主任 潘自力 (兼)

副参谋长 康博饒

骑兵第6师 (1949年7月由原

独立骑兵第5师改称)

师 长 刘春芳

政治委员 刘光裕

副 师 长 乔占无

政治部主任 王功学

第63军

军 长 郑维山

政治委员 王宗槐

副 军 长 易耀彩

副政治委员 龙道权

参 谋 长 易耀彩 (兼)

副参谋长 马万钟

第187师

师 长 张英辉

政治委员 张迈君

副政治委员 陈兴畴

参 谋 长 杨尚德

政治部主任 陈兴畴 (兼)

第188师

师 长 张 挺

政治委员 李 真

副 师 长 范忠辉

参 谋 长 魏 群

政治部主任 李克忠

第189师

师 长 杜喻华

政治委员 蔡长元

副 师 长 邱会嵩

参 谋 长 邱会嵩 (兼)

政治部主任 葛振岳

第64军

军 长 曾思玉

政治委员 王 昭

副政治委员 傅崇碧

参 谋 长 马卫华

政治部主任 袁佩爵

副参谋长 王凤岐

第190师

师 长 陈信忠

政治委员 边 疆

副 师 长 刘德才

参 谋 长 王子卿

政治部主任 栗彬臣

第191师

师 长 谢正荣

政治委员 王 泽

副 师 长 孙树峰

副政治委员 罗立斌

参 谋 长 汪应忠

政治部主任 郭玉峰

第192师

师 长 何友发

政治委员 王海廷

副 师 长 李振寰

副政治委员 潘 清

参 谋 长 曲竞济

政治部主任 龚纪明

第65军

军 长 邱 蔚

政治委员 王道邦

副 军 长 肖应棠

政治部主任 陈宜贵

第193师

师 长 郑三生

政治委员 史进前

副 师 长 杨 森

副政治委员 刘国辅

政治部主任 刘克宽

第194师

师 长 赵文进

政治委员 陈亚夫

副 师 长 潘永堤

副政治委员 国林之

参 谋 长 曾绍东

政治部主任 国林之 (兼)

第195师

师 长 阮 平

政治委员 杨银声

副 师 长 王志廉

副政治委员 张建纲

参 谋 长 沈 敏

政治部主任 张益三

第22兵团 (1949年12月由新疆

起义部队改编)

司 令 员 陶峙岳

政治委员 王 震 (兼)

副 司 令 员 赵锡光

副政治委员 饶正锡

参 谋 长 陶晋初
政治部主任 李 铨

骑兵第7师

师 长 韩有文
政 治 委 员 于春山
副 师 长 韩荣富

荣金梁
马全吉
参 谋 长 李 纲
政治部主任 杨贯之

骑兵第8师

师 长 马平林
政 治 委 员 张献奎
副 师 长 李朝弼

刘伦元
参 谋 长 祝元开
政治部主任 杨烈元

第9军

军 长 赵锡光 (兼)
政 治 委 员 张仲瀚
副 军 长 王根僧

陈德法
参 谋 长 李祖堂
副 参 谋 长 曾思斯

第25师

师 长 刘振世

政 治 委 员 贺振新
副 师 长 杨廷英
陈海欧

参 谋 长 李雪谷
政治部主任 刘一村

第26师

师 长 罗汝正
政 治 委 员 王季龙
副 师 长 高成光
周 茂

参 谋 长 熊 略
政治部主任 鱼正东

第27师

师 长 陈 骏
政 治 委 员 龙炳初
副 师 长 文升乔
韩际隆

参 谋 长 李存忠
政治部主任 傅振华

宁夏军区 (1949年10月组建)

司 令 员 王道邦 (兼)
政 治 委 员 潘自力 (兼)
副 司 令 员 黄罗斌
曹又参

参 谋 长 牛化东
政治部主任 孙润华

独立第1师 (1949年11月归

宁夏军区建制)

师 长 李治洲

副政治委员 麻志皓

参 谋 长 李友竹

政治部主任 杨昆山

青海军区 (第1军兼)

(1949年10月组建)

司 令 员 贺炳炎

政 治 委 员 廖汉生

副 司 令 员 王尚荣

参 谋 长 陈外欧

副 参 谋 长 杨文安

陕西省军区 (第19兵团兼)

(1949年12月组建)

司 令 员 杨得志

政 治 委 员 马明方

李志民

副 司 令 员 耿 飏

吴岱峰

左协中

参 谋 长 耿 飏 (兼)

政治部主任 李志民 (兼)

副 参 谋 长 杨 捷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牛书申

大荔军分区

司 令 员 杨拯民

政 治 委 员 刘文蔚

副 司 令 员 马华亭

副政治委员 秦武山

参 谋 长 秦悦文

政治部主任 秦武山 (兼)

彬县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占云

政 治 委 员 杨伯伦

参 谋 长 高照林

政治部主任 胡志坚

三原军分区

司 令 员 黄子祥

政 治 委 员 白治民

副 司 令 员 谈国帆

副政治委员 郭庭藩

参 谋 长 王 英

政治部主任 冯超华

渭南军分区

司 令 员 于占彪

政 治 委 员 白清江

副 司 令 员 王劲哉

副政治委员 曹光芝

参 谋 长 左文辉

政治部主任 胡炳坤

宝鸡军分区

司令员 陈国栋
政治委员 吕剑人
副司令员 董策丞
副政治委员 高朗亭
参谋长 董策丞(兼)
政治部主任 马光厚

咸阳军分区

司令员 王宝珊
政治委员 张忠
副司令员 宋飞
副政治委员 王权
参谋长 宋飞(兼)
政治部主任 王权(兼)

陕北军区

司令员 吴岱峰
政治委员 李合邦
副司令员 胡景铎
参谋长 李硕
政治部主任 惠世恭

榆林军分区

司令员 王心珩
政治委员 朱侠夫
政治部主任 贺庭智

黄龙军分区

政治委员 强自修

副司令员 马万里

参谋长 吴子明

陕南军区(兼第19军)

司令员 刘金轩

政治委员 张邦英

汪锋

副司令员 陈先瑞

副政治委员 李耀

参谋长 薛克忠

政治部主任 李耀(兼)

两郧军分区

(1950年2月划归湖北军区)

司令员 梁励生

政治委员 杨锐

副政治委员 黄文仲

参谋长 程占彪

政治部主任 黄文仲(兼)

商洛军分区

司令员 孙光

政治委员 王力

副司令员 薛兴军

副政治委员 李书全

参谋长 肖良清

政治部主任 吕明浩

安康军分区

司 令 员 谭友夫
政 治 委 员 唐万雷
副政治委员 张西鼎
参 谋 长 肖良清
政治部主任 刘汝和

汉中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 涛
政 治 委 员 白成铭
副 司 令 员 王世耀
副政治委员 武文彬
参 谋 长 颜三仔
政治部主任 阎化一

第19军

军 长 刘金轩
第 一 政 治
委 员 张邦英
政 治 委 员 汪 锋
副 军 长 陈先瑞
副政治委员 李 耀
参 谋 长 薛克忠
政治部主任 李 耀 (兼)

第55师

师 长 符先辉
政 治 委 员 张 明
副 师 长 陈云祥
副政治委员 王文英

参 谋 长 孔 勋
政治部主任 王文英 (兼)

第57师

师 长 张复振
政 治 委 员 张文彬
副 师 长 张仲良
政治部主任 徐又彬

甘肃军区 (1949年11月30日由

第2兵团兼)

司 令 员 许光达
政 治 委 员 王世泰
副 司 令 员 徐国珍
任 谦
周祥初
副政治委员 张德生
孙作宾
参 谋 长 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 朱 明
副 参 谋 长 侯世奎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王再兴

天水军分区 (1949年7月组

建)

司 令 员 张 德
政 治 委 员 高 峰
副 司 令 员 伍 保

副政治委员 张孝德
参 谋 长 王子庄
政治部主任 张孝德 (兼)

平凉军分区 (1949年7月组建)

司 令 员 何远平
政 治 委 员 惠广祺
李 科
副司令员 高松山
参 谋 长 陈应棠

庆阳军分区 (原陇东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明山
政 治 委 员 王秉祥
副政治委员 党永亮
参 谋 长 雷 震

岷县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启贤
政 治 委 员 王耀华
罗 斌
政治部主任 李国清

张掖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开基
政 治 委 员 刘昌汉

临夏军分区

司 令 员 李仲英

政 治 委 员 杨和亭
副司令员 龚兴业
副政治委员 高诗德
政治部主任 高诗德 (兼)

会宁军分区

司 令 员 柳成德
政 治 委 员 唐洪澄
副司令员 马思义
副政治委员 师 源
参 谋 长 刘英汉

武都军分区

司 令 员 刘殿英
政 治 委 员 李正庭
陈致中
副政治委员 肖有明
参 谋 长 陈署乾
政治部主任 张 光

武威军分区

司 令 员 陈仕南
政 治 委 员 王 俊
副政治委员 姜 胜
参 谋 长 魏生鉴
政治部主任 姜 胜 (兼)

酒泉军分区

司 令 员 朱声达
政 治 委 员 刘长亮

兰州警备区

司令员 徐国珍 (兼)

副司令员 李甫三

参谋长 张亚雄

新疆军区 (1949年12月组建)

司令员 彭德怀 (兼)

政治委员 彭德怀 (兼)

副司令员 王震

陶峙岳

赛福鼎

第一参谋长 张希钦

第二参谋长 曾震五

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

副主任 曾涤

沙提洛夫

迪化军区 (第6军兼) (1949

年12月组建)

司令员 罗元发

政治委员 张贤约

副司令员 诺苏甫汉

参谋长 陈海涵

政治部主任 魏志明

副主任 阿谷泰益甫

伊宁军区 (第5军兼) (1949 年12月组建)

司令员 列斯肯

政治委员 顿星云

参谋长 马尔胡甫

政治部主任 努力也夫

副主任 李恽和

喀什军区 (第2军兼) (1949 年12月组建)

司令员 郭鹏

政治委员 王恩茂

副司令员 伊敏诺夫

参谋长 贺盛桂

政治部主任 左齐

副主任 赛拉代夫

西北解放战争重要战役一览表

战役名称	时间 (年月日)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兵力
延安保卫战	1947	延安以南	甲:一纵、新四旅、教导旅	甲:整编第一、十七、二十七、三十六、七十六、九十师各一部	毙伤 4000	伤亡 891
	3.13—		乙:警三旅七团		俘 1220	其他
	3.19				合计 5220	合计 891
青化砭战役	1947	延安东北	甲:一纵、二纵、新四旅、教导旅	甲:整编第三十一旅(欠九十一团)	毙伤 400	伤亡 265
	3.25	青化砭			俘 2593	其他
		地区			合计 2993	合计 265
羊马河战役	1947	瓦窑堡南	甲:一纵(欠三十五团)、二纵、新四旅	甲:整编一三五旅	毙伤 1900	伤亡 477
	4.14	羊马河	乙:警三旅七团		俘 2800	其他 2
		地区			合计 4700	合计 479
蟠龙战役	1947	延安东北	甲:一纵(欠三十五团)、二纵、新四旅、教导旅	甲:整编一六七旅(欠五〇〇团) 乙:陕保第三总队、第四总队两个大队	毙伤 1300	伤亡 1549
	5.2—5.4	蟠龙镇			俘 6452	其他
					合计 6752	合计 1549

战役名称	时间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	
		作地	战区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军	兵力	兵	力
金盆湾战斗	1947	延安东南		甲：一纵三十五团		乙：陕保第二总队		毙伤	200	伤亡	70
	5.11	金盆湾		乙：警三旅七团				俘	400	其他	
								合计	600	合计	70
陇东战役	1947	悦乐		甲：一纵、二纵、新四旅、教导旅		甲：暂编六十旅一七九团、骑二旅三团、整编八十一师大部、新骑八师一部		毙伤	2150	伤亡	3310
	5.30—	蒋台		乙：陇东分区五团				俘	2236	其他	
	6.16	合环						合计	4386	合计	3310
三边战役	1947	定边		甲：一纵、二纵、新四旅、教导旅		甲：骑二十团一部		毙伤	50	伤亡	70
	6.30—	安边		乙：三边分区部队		乙：安边自卫队		俘	320	其他	
	7.7	盐池						合计	370	合计	70
榆林战役	1947			甲：一纵、二纵、三纵、新四旅、教导旅		甲：新十一旅二团、八十六师二五六团、八十二团两个营		毙伤	2000	伤亡	1860
	8.6—	榆林		乙：绥德分区四、六团				俘	3200	其他	30
	8.12.							合计	5200	合计	1890

战役名称	时间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毙伤	俘虏	伤亡	兵力
沙家店战役	1947	米脂东	甲:一纵、二纵、三纵、新四旅、教导旅	甲:整编三十六师(欠二十八旅)	甲:整编三十六师(欠二十八旅)		毙伤		伤亡	1814
		北沙					俘虏		其他	25
	8.20	家店	乙:绥德分区四、六团				合计		合计	1839
岔口追击战	1947	九里山	甲:一纵、二纵、三纵、新四旅、教导旅	甲:整编一军、二十九军	甲:整编一军、二十九军		毙伤		伤亡	1503
	9.1—	曲思教					俘虏		其他	
	9.16	岔口					合计		合计	1503
延清战役	1947	延长	甲:一纵、三纵、新四旅、教导旅	甲:整编七十六师旅部、二十四旅旅部、七十团、七十三团一个营、五团一个营	甲:整编七十六师旅部、二十四旅旅部、七十团、七十三团一个营、五团一个营		毙伤		伤亡	1899
	10.1—	延川					俘虏		其他	16
	10.11	清涧					合计		合计	1915
黄龙战役	1947	白水	甲:二纵、四纵	甲:五十三旅—五八团、六十一旅—八二团、新九旅—二十七团	甲:五十三旅—五八团、六十一旅—八二团、新九旅—二十七团		毙伤		伤亡	747
	9.25—	石堡城					俘虏		其他	20
	10.21	韩宜川					合计		合计	767

战役名称	时间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毙伤	俘虏	伤亡	其他
榆林第一次战役	1947	榆林	甲：一纵、三纵、六纵		甲：八十六师、整编十八师各一部		5000		4000	
	10.22—		乙：绥德分区四、六团		乙：宁保四、六团		1806		334	
	11.19	元大滩					合计	6806	合计	4334
山阳战斗	1947	山阳县	甲：陕南十二旅三十五团（欠一营）、三十六团		乙：自卫团、保安队		毙伤		伤亡	
	11.11						俘虏	800	其他	
							合计	800	合计	
镇安郿西战斗	1947	陕西镇安、湖北郿西地区	甲：陕南十二旅		甲：整编第六十五师、乙：保安团		毙伤		伤亡	100余
	11.14—						俘虏		其他	
	1948 2.						合计	1300	合计	100余
宜瓦战役	1948	宜川	甲：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		甲：整编二十九军军部、二十七师之三十一师之五十二旅、六十一旅、二十二旅（欠七十二团）		毙伤	7523	伤亡	5252
	2.24—						俘虏	21962	其他	152
	3.3						合计	29485	合计	5404

战役名称	时间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消灭国民党军 毙伤 俘 合计	解放军损失 毙伤 俘 合计
黄龙山麓战役	1948	洛川、黄陵、宜君、白水、韩城、澄城	甲：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	甲：四九九团三营、八一团一部、五一团三营	毙伤 945	伤亡 1884
	3.5—				俘 2299	其他
	4.18			乙：澄城保安队	合计 3244	合计 1884
白沟战斗	1948	白河、旬阳、黑山寨	甲：陕南十二旅（欠三十六团） 乙：上关、郧白独立团	乙：陕保七团、八团、鄂保四团、地方保安队	毙伤 20	伤亡 70
	4.1—				俘 1800	其他
	4.20				合计 1820	合计 70
西府陇东战役	1948	西府 陇东 黄龙	甲：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	甲：整编七十六师师部、一〇三师两个团、六十一旅一八二团、一四四旅四十团另两个营 乙：陕保十九、二十一团、保西府各县保安大队	毙伤 12000	伤亡 6566
	4.12—				俘 8945	其他 8407
	5.12				合计 21945	合计 14973
澄合战役	1948	澄城 合阳 壶梯山	甲：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 乙：警四旅	甲：整编三十六师、一六五旅（欠四九五团）、二十八旅八十二团另一个营	毙伤 3000	伤亡 3545
	8.8—				俘 6080	其他 59
	8.13				合计 9080	合计 3604

战投名称	时间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兵力
荔北战役	1948	大荔以北	甲：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 乙：警四旅	甲：四十八师（欠一二二团）、十二师三十六团、一七七师五二九及五三〇团、一八七师五六〇团 乙：四个保警大队	毙伤 13200	伤亡 9119
	俘 11050				其他 534	
	投诚 1110				合计 9853	
	10.5—					
	10.18				合计 25380	
冬季战投	1948	澄城、阳川、永丰镇	甲：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 乙：警四旅	甲：七十六军军部、二十师、二十四师、十七师师部及五十一团、一四四师四三〇及四三一团、另六个营	毙伤 6935	伤亡 6734
	俘 17724				其他 150	
	投诚 360				合计 6884	
	11.15—					
	11.28				合计 24959	
春季战役	1949	渭北及泾、洛之间	甲：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 乙：骑二旅及东府、关中分区部队	甲：二十师、十四师四十团另一个营 乙：陕保四旅旅部、另六个团	毙伤 1603	伤亡 837
	俘 4921				其他 161	
	投诚 451				合计 998	
	2.20—				合计 6975	
	3.19					

战役名称	时间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兵力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毙伤	俘虏	伤亡	其他
陕中战役	1949	关 中	甲：一军、二军、三军、 四军、六军 乙：骑二旅及东府、关 中分区部队		甲：五十七军军部、二 一四师、三一五师、 三十三师、一六五 师、五十三师三个 团、二十二军一个 团、一四四团、另 两个营 乙：千山警备司令部另 八个团、两个营		毙伤	7420	伤亡	4781
	5.4—						俘	24899	其他	570
	6.17						起义	1824		
							投诚	1720		
							合计	35883	合计	5361
白平竹战役	1949	白河、平 利和湖 北竹溪	甲：十九军五十五师 (欠一六三团)、 五十七师		甲：二十七军两个团、 五十七师一个团、 预四师两个团		毙伤	1400	伤亡	
	5.24—						俘	3700	其他	
	6.20						合计	5100	合计	
解放榆林	1949	榆 林	乙：警二旅		甲：二十二军军部、八 十六师		改编	4000	伤亡	
							俘		其他	
	6.1						合计	4000	合计	

战役名称	时间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兵力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毙伤	俘虏	毙伤	俘虏
扶眉战役	1949 7.10— 7.14	扶眉县 宝鸡县 乾县	甲：一兵团、二兵团、 十八兵团、十九兵团 乙：骑二旅		甲：十八兵团部、六十 五军、三十八军、 九十军、一一九军		毙伤	俘虏	毙伤	俘虏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关垭子战斗	1949 7.10	湖北竹 溪关垭 子地区	甲：十九军五十五师、 五十七师一六九团 及一七一团		甲：六十九军一四四 师、一三五师一个 团		毙伤	俘虏	毙伤	俘虏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牛蹄岭战斗	1949 7.23— 7.25	安康 牛蹄岭	甲：十九军五十五师、 五十七师		甲：六十九军、二十七 军、第三军各一部		毙伤	俘虏	毙伤	俘虏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战役名称	时间	作 战 地 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兵力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毙伤	俘	毙亡	其他
陇 东 南 战 役	1949	平 凉	甲：一兵团、二兵团、 十九兵团、六十二 军		甲：骑十四旅、二四八 师、骑兵团、十一 军、一二八军各一 部起义，二四七师 骑兵团		2539		2539	
	7.21—		乙：骑二旅		乙：三个县自卫队起义 三个县自卫队投诚 宝鸡警备团		5898		5898	
	8.11	天 水					2110		2110	
兰 州 战 役	1949	兰 州	甲：二兵团、十九兵团 (欠六十四军)				毙伤		毙亡	
	8.12—						俘		其他	
	8.26						合计		合计	
秦 岭 战 役	1949	宝 鸡	甲：十八兵团(欠六十 二军)、七军		甲：三十八军、三十八 军、骑二旅		12740		12740	
	8.27—	天 水					俘		其他	
	8.4	以 南					合计		合计	
							3741		3741	
							887		887	
							270		270	
							1157		1157	

战役名称	时间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
陇 青 战 役	1949	陇 西	甲:一兵团(欠七军)、 六十二军	甲:新编骑六军、八十二军及一二九军残部、工兵七团 乙:甘保旅部、保八团、起义周祥初部另两个补训团一个营	毙伤	500	伤亡
	8.12— 9.11	俘			6313	其他	
		起义			6800		
		投诚			1249		
合计				合计	14862	合计	
河 西 战 役	1949	武 威	甲:一兵团部、二军、二兵团、战车营	甲: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总部、九十一军、一二〇军、第八补给区	毙伤	300	伤亡
	9.4— 9.27—	俘			1900	其他	
		起义			2600		
		投诚			31000		
合计				合计	35800	合计	

战役名称	时间	作战地区	解放军参战部队 甲：野战军 乙：地方军	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甲：正规军 乙：非正规军	消灭国民党军兵力	解放军损失兵力
宁夏战役	1949 9.5— 9.23	中宁 同心 金积 灵武 银川	甲：十九兵团 乙：独一师、独二师、 三边分区部队	甲：八十一军一部、十一军、一二八军、 贺兰军、起义八十一军大部	毙伤 989	伤亡 716
					俘 18110	其他
					起义 12000	
					投诚 2599	
					合计 33898	合计 716
解放新疆	1949 9.25	新疆	甲：一兵团部、二军、 六军、战车营	甲：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及所属整编四十二师、七十八师、一师全部起义	起义 76705	伤亡
					合计 76705	其他
					毙伤 100	合计
					俘 2000	伤亡
					起义 9500	其他
陇陕南部	1949 12.3— 12.25	陕南 陇南	甲：十八兵团、七军、 十九军 乙：陕南军区部队	甲：起义一一九军、 胡宗南残部	毙伤 1650	合计
					俘 1650	
					合计 13250	

注：解放军损失兵力“其他”系逃亡、失散、被俘、投敌之合计。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

姓 名	部 别	职 别	牺牲时间	地 点
王树生	二纵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副团长	1947. 3.15.—4.19.	延安县青化砭
王子良	二纵三五九旅	参谋长		延川县永坪镇
胡炎奎	二纵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副政委		
周绍训	一纵三五八旅七一五团	副团长	1947.5.5.	延安县蟠龙
宋绍连	新四旅十六团	副团长	1947.5.30.	悦乐（环县东）
吴化民	二纵独四旅十二团	参谋长	1947	合 水
吴 锡	二纵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副参谋长	5.28.—31.	
甘俊发	二纵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副团长	1947.8.12.	榆 林
李 侃	二纵独四旅十三团	参谋长	1947.8.20.	沙家店（米脂北）
柴 枫	三纵独二旅六团	副团长	1947.9.18.	岔口（延川西）
张野炬	三纵独二旅六团	副团长	1947.10.1.	延 川
储汉元	一纵三五八旅七一六团	团 长	1947.11.15.	榆 林
吴志光	二纵独四旅十四团	副团长	1947.	运 城
赵克己	二纵独四旅十三团	参谋长	12.17.—27.	
任世洪	一纵三五八旅七一四团	团 长	1947.3.1.	瓦 子 街
武治安	一纵三五八旅七一四团	参谋长		
李清业	四纵警三旅七团	副团长		
耿翼周	三纵独二旅四团	政 委	1947.3.3.	宜 川 城
陈希聪	三纵独二旅六团	参谋长		

续表

姓 名	部 别	职 别	牺牲时间	地 点
王直夫	陕南十二旅卫生处	政 委	1948.	山 阳
王砥平	三纵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副参谋长	1948. 4.17.—5.12.	西 府 陇 东
陈国林	二纵独六旅十八团	团 长		
王 充	三纵独二旅五团	副参谋长		
何 四	三纵独五旅十五团	副参谋长		
赵明月	六纵教导旅二团	政治主任		
常祥考	六纵新四旅十六团	政 委		
杨 浩	一纵三五八旅七一四团	政治主任		
秋 宏	陕南十七师	副政委	1948.5.6.	河南西峡口
刘福生	二纵独四旅十团	副团长	1948.	冯原镇(澄城县)
李 剑	三纵独二旅四团	副团长	8.8.—13.	
刘业林	一纵独一旅一团	团 长	1948.	大 荔 以 北
茹鹏九	一纵三五八旅七一四团	参谋长	10.6.—13.	
王满跃	二纵三五九旅	副参谋长		
张 昱	二纵独六旅	副参谋长	1948.	水 丰 镇 (蒲城东)
刘 英	二纵独六旅	政治部 副主任	11.15.—28.	
周俭生	二纵三五九旅七一七团	副团长		
游 凯	二纵三五九旅七一七团	参谋长		
李子观	陕南十七师保卫科	科 长	1949.1.10.	湖北房县
吴敬业	商洛分区独四团	团 长	1949.5.	商县夜村

续表

姓 名	部 别	职 别	牺 牲 时 间	地 点
郝世英	商洛分区独五团	团 长	1949.5.	商南
文明章	商洛分区独五团	副团长	1949.5.	商县夜村
李家斌	三军九师二十五团	副团长	1949.6.11.	乾县以北
裴厚光	三军九师二十七团	政治主任	1949.6.18.	淳化新店
赵存仁	二军四师十一团	政 委	1949.6.27.	金渠镇 (眉县东南)
刘永成	三军七师二十一团	副团长	1949.7.12.	扶风
孟俊岐	十九军五十五师 一六四团	副团长	1949.7	安康牛蹄岭
李锡贵	四军十师三十团	政 委	1949.	兰 州
王学礼	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	团 长	8.21.—26.	
马克忠	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	副团长		
罗少伟	第六军十六师	副师长	1950.	新疆哈密七角井
唐 琨	第七军炮兵团	团 长	1950.	

西北军区暨第一野战军出席全国 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代表名单

1949年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西北军区暨第一野战军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5名。

一、战斗英雄（42名）

刘四虎，副连长，24岁，内蒙古丰镇县人。全国闻名的拼刺英雄。在1947年的宜瓦战役中，只身冲入敌阵，刺杀敌人7名。曾被评为军特等战斗英雄。

王 福，排长，21岁，山西省朔县人。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历次战斗中，曾立大功7次，被评为军青年战斗英雄。

周黑子，排长，22岁，河北省雄县人。在1948年彬县战斗中，带领全班协同友邻楔入敌后，歼灭敌人指挥部，俘敌少将以下官兵250余人，全班无一伤亡。被评为师特等战斗英雄。

朱庆涛，营长，27岁，河北省永清县人。在太原战役中两次负伤不下火线，指挥部队打垮敌人多次反扑，控制了接近太原的制高点。被评为师战斗英雄。

王曲喜，排长，22岁，山西省蒲县人。模范共产党员，曾立特功1次，大功1次。在太原战役中，多次完成爆破任务，为部队开辟了突击道路。

李 珍，司号长，19岁，山西省朔县人。战斗中在干部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帮助连、排长掌握部队，完成阻击任务，获得特

等战斗英雄称号。

张福祥，连长，26岁，河南省方城县人。在宜瓦战役中带领4名战友猛追逃敌，俘虏200余；壶梯山战斗中负伤不下火线，带领全排连续打下7个敌堡。曾8次被评为战斗英雄。

拉多诺夫，战士，维吾尔族，27岁，新疆伊犁人。曾因战斗有功获得金、银奖章各一枚。

胡青山，副营长，28岁，河南省滑县人。1949年带一个连在新疆伊吾驻守时，被起义后700余反叛匪特包围，他团结指挥战斗坚守40天，击溃敌人7次冲击，获援解围。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勉。

王耀群，连长，40岁，江苏邳县人。1949年在渭北作战中，带领5人插入敌人纵深，扭住敌人一个营被我歼灭立了大功。兰州战役后被评为军特等战斗英雄。

魏书庄，连长，26岁，山东馆陶县人。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曾被评为劳动英雄，并在战斗中立特等功1次，一等功1次。兰州战役后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

陈全魁，排长，24岁，湖北省当阳市人。曾立特等功1次，大功4次、小功11次，被评为模范党员、模范战士和战斗英雄。

宋双来，政指，25岁，河北省武强县人。在保北阻击战中完成艰巨任务而立特等功1次。又因破获反动组织案而获“特卫模范”称号。

张学智，排长，24岁，河北省安新县人。1948年10月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以刺刀刺死敌人6名，被包围后用嘴叼住已断左臂，以手枪毙敌四名。获拼刺英雄称号。

张喜顺，副营长，37岁，河北省临城县人。在历次战斗中表现沉着机智，多次负伤不下火线，曾立功4次，其中特等功1

次。

张春槐，副连长，25岁，山西省忻县人。扶眉战役时经120里的进军插入敌人心脏展开战斗，英勇顽强，完成了战斗任务。立特等功2次，大功2次。

马宜生，支书，29岁，陕西省佳县人。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共产党员。曾立特等功1次，大功2次，小功4次。

张保英，副连长，32岁，甘肃省武山县人。身经战斗63次，立特功1次，大功3次，小功5次。在一次战斗中带领4人打垮敌一个连7次反扑，获特等战斗英雄称号。

丁兴发，副连长，31岁，陕西省旬邑县人。战斗中勇猛机智，曾立特等功2次，甲等功6次，乙等功3次。

田占德，连长，31岁，甘肃省武山县人。战斗中勇敢机智，缴获很多。立过5次大功，3次小功，3次当选为团的战斗英雄。

杜立海，连长，28岁，四川省人。特等战斗英雄。1948年一次战斗中，不顾伤痛奋勇向前，将红旗插到壶梯山上。

杨文赞，连长，24岁，河北省宁晋县人。作战勇敢机智，曾荣获甲等战斗英雄、特等战斗英雄称号。

郭仰森，班长，21岁，山西省安邑人。在棋盘山战斗中，连续三次通过敌人封锁线，掩护全排前进，占领了九龙山高峰。曾被评为甲等学习模范、甲等刺杀英雄、甲等战斗英雄。

陈才德，排长，23岁，河南省潢川人。战斗中不怕牺牲，重伤不下火线。曾获得特等奖1次，荣获乙等战斗英雄称号。

李占明，连长，28岁，原绥远省陶林人。战斗勇敢，能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舍己为群，被评为旅的甲等战斗英雄。

· 吕顺保，副政教，26岁，河南省内乡县入。战斗英雄、爱兵模范。立过特等功2次，大功4次，中功4次，小功5次。

李俊仁，副班长，23岁，河北省张家口人。太原战役中，连续进行爆破，给全师打开了前进道路。曾立大功1次，小功2次。

马万新，政指，21岁，河北省新乐县人。昌黎战斗中连续爆破8次，炸毁敌人8道防御工事，对战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曾立功6次，其中特等功1次。

许学顺，副排长，23岁，河北省青龙县人。在新保安战斗中，带伤完成五次爆破任务，荣获爆破英雄称号。立大功1次，功7次。

周世森，排长，28岁，河北省丰润县人。太原战役中首先登城，孤胆深入敌阵喊话，缴枪很多。曾立特功1次，功1次，小功3次。

彭雪彦，副连长，25岁，河北省曲阳县人。在太原战役中，独胆巩固水西门突破口，打退敌9次反扑，并以政治攻势使敌一个营及两个连投降。曾立特等功1次，功1次，小功1次。

宋忠福，排长，29岁，河南省沁阳县人。战斗指挥机动灵活。曾立特功2次，“大功4次，小功5次。

黄树英，连长，23岁，河北省满城县人。太原战役中带领全连争夺南关，打退敌人18次反扑，巩固了南关阵地。曾立特功1次，大功1次，功3次。

白炳武，战车分队长，23岁，辽宁省新宾县人。炮兵战斗英雄，历次战役火炮射击命中率达95%。曾立大功1次，小功2次。

刘吉尧，侦察队长，29岁，陕西省蒲城县人。曾带领侦察小

分队创造了智取华山北峰的奇迹。立过特等功2次，大功1次，小功2次。

马全忠，政指，23岁，河南省陕县人。运城战斗中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战到单人独枪，顽强无比。曾立大功3次，功2次。被评为团一等战斗英雄、师特等战斗英雄。

李二小，侦察排长，24岁，河南省辉县人。多次深入敌阵侦察敌情，捕捉敌人。曾立功2次，被评为师特等战斗英雄。

边子正，师副科长，28岁，山西省兴县人。是多次完成侦察任务的英雄。曾立特功1次，大功3次。

阎三毛眼，排长，25岁，陕西省府谷县人。在太原战役中曾立大功3次，小功1次。

范来保，连长，22岁，河北省井陘县人。身经战斗40余次，立特等功1次，一等功1次，小功2次。

苟福荣，连长，24岁，山西省长治县人。在彬县、宝鸡、澄城战斗中勇敢机智，多次深入敌阵活捉敌兵，是闻名的侦察英雄。

张八，副队长，27岁，山西省神池县人。屡次战斗中都能完成爆破任务，还培养了一批爆破能手。曾立特功2次。

二、模范工作者（7名）

杜根照，政指，31岁，山西省灵丘县人。善于团结帮助同志。曾立特等功1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

张鸿义，科员，山西省五台县人。在接收迪化（今乌鲁木齐）一座火柴厂后，很快掌握了技术，学会了管理，在提高生产与降低成本方面均有突出成绩。曾立大功1次。

范绍通，副政指，43岁，山西省平遥县人。立大功1次，小功2次，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

黄德方（女），某医院三部主任，37岁，河北省邯郸县人。以忘我的精神为伤病员服务。曾立中功1次，被选为模范工作者。

王鸿喜，教导队副政委，27岁，河北省正定县人。是善于带兵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曾立大功1次，功2次，小功1次。

于希贤，看护班长，23岁，河北省黄骅县人。多次在火线抢救伤员。立过大功1次，功1次，小功3次。

吴雄，参谋，38岁，江苏省宜兴县人。一贯埋头苦干、不计个人得失的模范工作者。

三、民兵英雄（6名）

张志洪，25岁，甘肃省华池县人。在危急关头坚定沉着，带领民兵阻挠国民党马家军对华池县的侵扰，为保护群众立下了功劳。

聂世孝，24岁，甘肃省合水县人。与敌作战15次，多次与敌周旋，阻击敌军，掩护政府与群众转移。

陈雄，28岁，宁夏隆德县人。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在民兵中能起带头作用。

折多雄，44岁，陕西省米脂县人。坚持对敌斗争22年，曾鼓动全县群众收缴伪保安队枪支，摧毁反动政权。领导群众生产也取得很大成绩。

李丕发，26岁，陕西省延安县人。解放战争期间共捕捉敌人14名，夺枪9支。参加游击队后在侦察工作中成绩显著。

田发祥，32岁，陕西省商南县人。曾在两个月内活捉匪首5名。组织领导群众开荒生产，解决了36户困难户的春荒问题。

西北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兵力对比表

年 月	区 分	兵 力	比 例	备 考
1947.3.	国民党军 解 放 军	288800 25864	11.16:1	
1947.12.	国民党军 解 放 军	314600 75497	4.16:1	
1948.12.	国民党军 解 放 军	358200 102949	4.47:1	
1949.8.	国民党军 解 放 军	387500 290000	1.23:1	
1949.12.	解 放 军	684065		

西北人民解放军歼放统计

数 目 分 类	年 度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	总 计
毙 伤		28290	44793	39508	112591
俘 虏		42345	68892	120031	231268
投 诚			315	38486	38801
起 义		320	1100	129573	130993
合 计		70955	115100	327598	513653

西北人民解放军缴获统计

数 目 类 别	年 度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	合 计
各 种 炮		369	748	2586	3683
炮 弹		29112	32961	514830	576903
各 种 枪		21064	54244	162519	237827
子 弹		3296523	5776942	60027668	69101101
飞 机				33	33
汽 车		30	52	3099	3181
坦 克			5	10	15
电 台		41	87	145	273
骡 马		2865	3986	51276	58107
大 车				1199	1199

西北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马匹消耗统计

数 目 类 别	年 度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	合 计
各 种 炮		28	103	102	233
炮 弹		47823	81125	98137	225185
各 种 枪		2435	5228	3775	11438
子 弹		4406955	4397226	4425856	13230037
手 榴 弹		193986	137911	74060	40595
炸 药 (斤)		6385	32468	13344	52197
骡 马		278	764	155	1197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人民支前统计

数 目 项 别	年 度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	合 计
担 架 (副)		17199	7355	13353	37907
民工 (人、次)		789199	360686	109378	1259263
畜 (头、次)		715289	317115	169480	1201894
车 辆			5790	8137	13927
各 考					

西北地区县、市解放时间及 参加解放的部队

艾 冰

陕西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西 安 市	1 9 4 9 . 5 . 20	一野第六军	
长 安 县	1 9 4 9 . 5 . 20	一野第六军	
咸 阳 县	1 9 4 9 . 5 . 18	一野第二军	
兴 平 县	1 9 4 9 . 5 . 19	一野第二军	
临 潼 县	1 9 4 9 . 5 . 25	渭南分区部队	
高 陵 县	1 9 4 9 . 5 . 13	一野第二军	
户 县	1 9 4 9 . 6 . 21	一野第六军	
蓝 田 县	1 9 4 9 . 5 . 26	一野第六军	
泾 阳 县	1 9 4 9 . 5 . 17	一野第三军	
三 原 县	1 9 4 9 . 5 . 14	一野第一军	
周 至 县	① 1 9 4 9 . 5 . 31 ② 1 9 4 9 . 6 . 28	一野第二军	
渭 南 县	1 9 4 9 . 5 . 26	大荔、渭南分区部队	今渭南市
富 平 县	① 1 9 4 9 . 2 . 25 ② 1 9 4 9 . 4 . 30	一野第三、六军 一野第一军	
礼 泉 县	1 9 4 9 . 5 . 18	一野第四军	
铜 川 县	① 1 9 4 9 . 2 . 20 ② 1 9 4 9 . 4 . 28	一野第四军	今铜川市区
耀 县	① 1 9 4 7 . 5 . 5 ② 1 9 4 9 . 2 . 21 ③ 1 9 4 9 . 4 . 28	警备第三旅 一野第四军 一野第四军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大 荔 县	① 1 9 4 9 . 3 . 4 ② 1 9 4 9 . 3 . 20	一野第六军 一野第二军、黄龙分区 部队	
朝 邑 县	① 1 9 4 8 . 10 . 6 ② 1 9 4 9 . 3 . 4	南进支队 东府分区部队	已撤销
合 阳 县	① 1 9 4 8 . 3 . 25 ② 1 9 4 8 . 10 . 6 ③ 1 9 4 8 . 11 . 15	西野第二纵队 西野第六纵队 西野第二纵队	
澄 城 县	① 1 9 4 8 . 3 . 27 ② 1 9 4 8 . 8 . 10 ③ 1 9 4 8 . 10 . 6 ④ 1 9 4 8 . 11 . 15	西野第二纵队 西野第四纵队 西野第三纵队 西野第六纵队	
白 水 县	① 1 9 4 7 . 9 . 25 ② 1 9 4 8 . 3 . 10 ③ 1 9 4 8 . 10 . 6	西野第四纵队 西野第二纵队 警备第西旅	
韩 城 县	① 1 9 4 7 . 10 . 11 ② 1 9 4 8 . 3 . 24	西野第二、四纵队 西野第二纵队	今韩城市
华 阴 县	1 9 4 9 . 5 . 26	大荔、渭南分区部队	
平 民 县	① 1 9 4 8 . 10 . 7 ② 1 9 4 9 . 3 . 4	南进支队 东府分区部队	已撤销
潼 关 县	1 9 4 9 . 5 . 28	大荔、渭南分区部队	
华 县	1 9 4 9 . 5 . 26	大荔、渭南分区部队	
商 县	1 9 4 9 . 7 . 29	陕南军区部队	今商州市
蒲 城 县	① 1 9 4 9 . 2 . 21 ② 1 9 4 9 . 4 . 29	一野第三、六军 一野第六军	
洛 南 县	① 1 9 3 5 . 4 . 18 ② 1 9 4 9 . 5 . 30	红二十五军 商洛军分区部队	
柞 水 县	① 1 9 3 5 . 2 . 1 ② 1 9 4 9 . 11 . 21	红二十五军 陕南军区部队	
凤 翔 县	① 1 9 4 8 . 4 . 23 ② 1 9 4 9 . 5 . 21 ③ 1 9 4 9 . 7 . 14	西野第一纵队 一野第二军 一野第三军	
岐 山 县	① 1 9 4 8 . 4 . 24 ② 1 9 4 9 . 5 . 21 ③ 1 9 4 9 . 7 . 14	西野第二纵队 一野第一军 一野第四军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宝 鸡 县	① 1 9 4 8 . 4 . 26 ② 1 9 4 9 . 7 . 14	西野第一、二纵队 一野第四军	今宝鸡市区
旬 邑 县	① 1 9 3 2 . 4 . 21 ② 1 9 4 8 . 4 . 17 ③ 1 9 4 9 . 7 . 24	陕北红军 西野第一纵队 一野第六十三军、骑二师	
眉 县	① 1 9 4 8 . 4 . 24 ② 1 9 4 9 . 5 . 21 ③ 1 9 4 9 . 7 . 14	西野第二纵队 一野第一军 一野第二军	
麟 游 县	① 1 9 4 8 . 4 . 21 ② 1 9 4 9 . 5 . 21	西野第一纵队 一野第四军	
千 阳 县	1 9 4 9 . 7 . 26	一野第六十二军	
陇 县	1 9 4 9 . 7 . 25	一野第一军	
彬 县	① 1 9 4 8 . 4 . 19 ② 1 9 4 9 . 7 . 24	西野第一纵队 一野第六十四军	
南 郑 县	1 9 4 9 . 12 . 6	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	包括今汉中市和南郑县
淳 化 县	① 1 9 3 7 . 9 . 6 ② 1 9 4 9 . 2 . 24	关中分区部队 一野第四军	
长 武 县	① 1 9 4 8 . 4 . 21 ② 1 9 4 9 . 7 . 25	西野第六纵队 一野第六十四军	
乾 县	1 9 4 9 . 5 . 19	一野第四军	
武 功 县	① 1 9 4 9 . 5 . 19 ② 1 9 4 9 . 7 . 12	一野第二军 一野第六十二军	
永 寿 县	① 1 9 4 8 . 4 . 18 ② 1 9 4 9 . 5 . 20 ③ 1 9 4 9 . 7 . 24	西野第四纵队 一野第四军 一野第六十三军	
勉 县	① 1 9 3 5 . 2 . 8 ② 1 9 4 9 . 12 . 8	红四方面军 十八兵团第六十军	
褒 城 县	1 9 4 9 . 12 . 6	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	已撤销
城 固 县	1 9 4 9 . 12 . 6	一野第十九军	
洋 县	1 9 4 9 . 12 . 7	一野第十九军	
西 乡 县	1 9 4 9 . 12 . 5	一野第十九军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宁 强 县	① 1 9 3 5 . 2 . 3 ② 1 9 4 9 . 12 . 11	红四方面军 十八兵团第六十军	
岚 皋 县	1 9 4 8 . 11 . 28	一野第十九军	
略 阳 县	1 9 4 9 . 12 . 9	一野第七军	
佛 坪 县	① 1 9 3 5 . 3 . 4 ② 1 9 4 9 . 12 . 10	红二十五军 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	
镇 巴 县	1 9 4 9 . 12 . 5	西北军区部队	
汉 阴 县	1 9 4 9 . 11 . 29	一野第十九军	
留 坝 县	1 9 4 9 . 12 . 2	十八兵团第六十军	
扶 风 县	① 1 9 4 8 . 4 . 22 ② 1 9 4 9 . 5 . 20 ③ 1 9 4 9 . 7 . 11	西野第二纵队 一野第二军 一野第三军	
安 康 县	1 9 4 9 . 11 . 27	一野第十九军	今安康市
平 利 县	① 1 9 4 9 . 5 . 31 ② 1 9 4 9 . 7 . 10	一野第十九军	
镇 坪 县	1 9 5 0 . 1 . 14	安康军分区部队	
旬 阳 县	① 1 9 4 8 . 4 . 18 ② 1 9 4 9 . 11 . 28	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 一野第十九军	
白 河 县	① 1 9 4 8 . 4 . 2 ② 1 9 4 9 . 5 . 25	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 一野第十九军	
紫 阳 县	1 9 4 9 . 11 . 30	一野第十九军	
石 泉 县	1 9 4 9 . 11 . 30	一野第十九军	
宁 陕 县	① 1 9 3 5 . 3 . 3 ② 1 9 3 5 . 12 . 27 ③ 1 9 4 9 . 12 . 5	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 商洛军分区部队	
山 阳 县	① 1 9 4 7 . 11 . 11 ② 1 9 4 9 . 6 . 27	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 陕南军区部队	
镇 安 县	① 1 9 3 5 . 1 . 9 ② 1 9 4 7 . 11 . 17 ③ 1 9 4 9 . 11 . 24	红二十五军 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 商洛军分区部队	

县、市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商 南 县	① 1 9 4 7 . 10 . 2 ② 1 9 4 8 . 5 . 19 ③ 1 9 4 9 . 7 . 24	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 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十七师 陕南军区部队	
凤 县	① 1 9 4 9 . 9 . 3 ② 1 9 4 9 . 11 . 28	一野第六十军 一野第十九军	
榆 林 县	① 1 9 4 6 . 10 . 13 ② 1 9 4 9 . 6 . 1	陕甘宁边区部队 和平解放	今榆林市
神 木 县	① 1 9 4 7 . 10 . 31 ② 1 9 4 9 . 9 . 17	绥德军分区部队 陕北军区部队	
府 谷 县	① 1 9 4 7 . 8 . 19 ② 1 9 4 8 . 1 . 14	神府支队	
横 山 县	① 1 9 4 6 . 10 . 16 ② 1 9 4 7 . 8 . 6	国民党军起义 西北野战军部队	
佳 县	① 1 9 3 7 . 9 . 6 ② 1 9 4 0 . 3 ③ 1 9 4 7 . 9 . 9	陕甘宁边区部队 陕甘宁边区部队 绥德军分区部队	
延 安 县	① 1 9 3 6 . 12 . 24 ② 1 9 4 8 . 4 . 21	红军 延塞游击队	
安 塞 县	① 1 9 3 5 . 6 . 17 ② 1 9 4 8 . 4	陕北红军 延塞游击队	
甘 泉 县	① 1 9 3 5 . 10 . 21 ② 1 9 4 8 . 3 . 5	陕北红军 延属军分区武工队	
志 丹 县	① 1 9 3 5 . 5 . 24 ② 1 9 4 7 . 10 . 21	陕北红军 当地游击队	
子 长 县	① 1 9 3 5 . 3 . 10 ② 1 9 4 7 . 10 . 14	陕北红军 绥德军分区部队	
延 长 县	① 1 9 3 5 . 5 . 30 ② 1 9 4 7 . 10 . 1	陕北红军 西野第三纵队、教导旅	
延 川 县	① 1 9 3 5 . 6 . 1 ② 1 9 4 7 . 10 . 1	陕北红军 西野第三纵队、教导旅	
定 边 县	① 1 9 3 6 . 6 . 16 ② 1 9 4 7 . 6 . 30 ③ 1 9 4 9 . 8 . 4	红军 西北野战兵团部队 三边军分区部队	
靖 边 县	① 1 9 3 5 . 6 . 28 ② 1 9 4 7 . 6 . 30	陕甘红军 西北野战兵团部队	
绥 德 县	① 1 9 4 0 . 2 . 29 ② 1 9 4 7 . 5 . 4 ③ 1 9 4 7 . 10 . 12	陕甘宁边区部队 西北野战兵团部队 绥德军分区部队	
子 洲 县	① 1 9 4 0 . 2 . 23 ② 1 9 4 7 . 10 . 14	陕甘宁边区部队 西北野战军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米 脂 县	① 1 9 4 3 . 1 . 1 ② 1 9 4 7 . 9 . 6	绥德军分区部队	
清 涧 县	① 1 9 3 7 . 9 . 6 ② 1 9 4 0 . 2 ③ 1 9 4 7 . 10 . 11	陕甘宁边区部队 陕甘宁边区部队 西野第一、三纵队	
吴 堡 县	① 1 9 3 4 . 11 . 3 ② 1 9 4 0 . 2 . 28	陕北红军 陕甘宁边区部队	
富 县	① 1 9 4 0 . 1 . 24 ② 1 9 4 8 . 4 . 23	延属军分区部队	
洛 川 县	1 9 4 8 . 4 . 25	西野第三纵队	
黄 陵 县	1 9 4 8 . 3 . 9	西野第一纵队	
宜 君 县	1 9 4 8 . 3 . 10	西野第四纵队	
宜 川 县	① 1 9 4 7 . 10 . 21 ② 1 9 4 8 . 3 . 3	西野第二、四纵队 西野第三、六纵队	
黄 龙 县	① 1 9 4 7 . 10 . 4 ② 1 9 4 8 . 3 . 10	西野第二纵队	
吴 旗 县	① 1 9 3 5 . 10 . 19 ② 1 9 4 7 . 2 . 30	中央红军 陕甘宁边区部队	

甘肃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兰 州 市	1 9 4 9 . 8 . 26	一野第三、四、六、六十三、六十五军	
皋 兰 县	1 9 4 9 . 8 . 26	一野部队	
景 泰 县	1 9 4 9 . 9 . 15	一野第六十三军	
临 洮 县	1 9 4 9 . 8 . 16	一野第二军	
临 夏 县	1 9 4 9 . 8 . 22	一野第二军	
洮 沙 县	1 9 4 9 . 8 . 19	一野第三军	已撤销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宁 定 县	1 9 4 9 . 8 . 22	一野第一军	今广河县
永 靖 县	1 9 4 9 . 8 . 23	一野第一军	
和 政 县	1 9 4 9 . 8 . 21	一野第二军	
靖 远 县	1 9 4 9 . 9 . 7	一野第六十五军	
榆 中 县	1 9 4 9 . 8 . 16	一野第十九兵团	
渭 源 县	1 9 4 9 . 8 . 15	一野第二军	
定 西 县	1 9 4 9 . 8 . 14	一野第六十五军	
陇 西 县	1 9 4 9 . 8 . 12	一野第二军	
漳 县	1 9 4 9 . 8 . 13	一野第二军	
临 潭 县	1 9 4 9 . 9 . 11		起义
夏 河 县	1 9 4 9 . 9 . 20	一野第六十二军	黄正清起义
会 宁 县	1 9 4 9 . 8 . 12	一野第六十三军	
岷 县	1 9 4 9 . 9 . 11		起义
天 水 县	1 9 4 9 . 8 . 3	一野第二军	今天水市区
秦 安 县	1 9 4 9 . 8 . 4	一野第一军	
清 永 县	1 9 4 9 . 7 . 31	一野第二军	
徽 县	1 9 4 9 . 12 . 4	一野第七军	
两 当 县	① 1 9 3 5 . 8 . 3 ② 1 9 4 9 . 12 . 4	红二十五军 一野第七军	
通 渭 县	1 9 4 9 . 8 . 6	一野第六军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礼 县	1 9 4 9 . 8 . 16	一野第七军	
武 山 县	1 9 4 9 . 8 . 10	一野第二军	
甘 谷 县	1 9 4 9 . 8 . 5	一野第二军	
西 和 县	1 9 4 9 . 8 . 7	一野第七军	
武 都 县	1 9 4 9 . 12 . 9	一野第六十二军	
西 固 县	1 9 4 9 . 11 . 11	一野第六十二军	今宕昌县
康 县	1 9 4 9 . 12 . 9	一野第七军	
文 县	1 9 4 9 . 12 . 12	一野第七军	
成 县	1 9 4 9 . 12 . 4	一野第七军	
平 凉 县	1 9 4 9 . 7 . 30	一野第十九兵团	今平凉市
华 亭 县	1 9 4 9 . 7 . 29	一野第二兵团	
静 宁 县	1 9 4 9 . 8 . 6	一野第六十五军	
隆 德 县	① 1 9 3 5 . 8 . 17 ② 1 9 4 9 . 8 . 3	红二十五军 一野第六十五军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
庄 浪 县	1 9 4 9 . 8 . 4	一野第三军	
庆 阳 县	1 9 4 9 . 7 . 28	陇东分区部队	
宁 县	1 9 4 9 . 7 . 27	一野第六十三军、骑二师	
正 宁 县	1 9 4 9 . 7 . 27	一野第六十三军、骑二师	
合 水 县	① 1 9 3 6 . 12 ② 1 9 4 9 . 7 . 21	陕甘红军 陇东分区部队	
环 县	① 1 9 3 6 . 6 . 3 ② 1 9 4 7 . 6 . 16	陕甘红军 西北野战军部队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泾 川 县	1 9 4 9 . 7 . 27	一野第六十四军	
崇 信 县	① 1 9 4 8 . 5 . 3 ② 1 9 4 9 . 7 . 28	西北野战军部队 一野第六十五军	
镇 原 县	1 9 4 9 . 7 . 30	一野第六十三军、骑 二师	
灵 台 县	① 1 9 4 8 . 4 . 22 ② 1 9 4 9 . 7 . 25	西野第六纵队 一野第六十五军	
固 原 县	1 9 4 9 . 8 . 2	一野第六十四军	今属宁夏回 族自治区
海 原 县	1 9 4 9 . 8 . 11	一野第六十四军	今属宁夏回 族自治区
化 平 县	1 9 4 9 . 7 . 29	一野第二兵团	今泾源县、 属宁夏回族 自治区
武 威 县	1 9 4 9 . 9 . 16	一野第三军	
永 昌 县	1 9 4 9 . 9 . 19	一野第三军	
民 勤 县	1 9 4 9 . 9 . 22	武威军分区部队	
古 浪 县	1 9 4 9 . 9 . 14	一野第六军	
永 登 县	1 9 4 9 . 9 . 3	一野第三军	
张 掖 县	1 9 4 9 . 9 . 19	一野第二军	今张掖市
民 乐 县	1 9 4 9 . 9 . 17	一野第二军	
山 丹 县	1 9 4 9 . 9 . 20	一野第四军	
临 泽 县	1 9 4 9 . 9 . 20	一野第二军	
酒 泉 县	1 9 4 9 . 9 . 25	一野第三军	今酒泉市
金 塔 县	1 9 4 9 . 9 . 26	一野第三军	
高 台 县	1 9 4 9 . 9 . 24	一野第二军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鼎 新 县	1 9 4 9 . 9 . 26	一野第三军	
安 西 县	1 9 4 9 . 9 . 28	一野第二军	已撤销
敦 煌 县	1 9 4 9 . 9 . 28	一野第二军	今敦煌市
玉 门 县	1 9 4 9 . 9 . 26	一野第二军	
康 乐 县	1 9 4 9 . 8 . 20	一野第二军	
西 吉 县	1 9 4 9 . 8 . 13	一野第六十五军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
会 川 县	1 9 4 9 . 8 . 15	一野第六十二军	已撤销
肃北设治局	1 9 4 9 . 9 . 24	一野第二军	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卓尼设治局	1 9 4 9 . 9 . 11		起义, 今卓尼县
华 池 县	1 9 3 4	陕甘红军	

宁夏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银 川 市	1 9 4 9 . 9 . 23	一野第六十四军	
贺 兰 县	1 9 4 9 . 9 . 25	一野第六十四军	
宁 朔 县	1 9 4 9 . 9 . 19	一野第六十五军	今青铜峡市
灵 武 县	1 9 4 9 . 9 . 21	一野第六十四军	
盐 池 县	① 1 9 3 6 . 6 . 21 ② 1 9 4 9 . 8 . 5	红军 西北军区独立一、二师	
平 罗 县	1 9 4 9 . 9 . 28	一野第六十四军	
磴 口 县	1 9 4 9 . 9 .	一野第六十四军	今属内蒙古自治区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中 卫 县	1 9 4 9 . 9 . 19	一野第六十三军	
中 宁 县	1 9 4 9 . 9 . 14	一野第六十四军	
金 积 县	1 9 4 9 . 9 . 21	一野第六十四军	已撤销
同 心 县	1 9 4 9 . 9 . 12	一野第六十四军	
陶 乐 县	1 9 4 9 . 9 . 28	一野第六十四军	
永 宁 县	1 9 4 9 . 9 . 23	一野第六十四军	
惠 农 县	1 9 4 9 . 9 . 25	一野第六十四军	
阿 拉 善 旗	1 9 4 9 . 9 . 23	十九兵团六十三军	起义, 解放军9.29进入 今属内蒙
额 济 纳 旗	1 9 4 9 . 9 . 27		起义, 今属 内蒙

青海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西 宁 市	1 9 4 9 . 9 . 5	一野第一军	
湟 中 县	1 9 4 9 . 9 . 6	一野第一军	
互 助 县	1 9 4 9 . 9 . 12	一野第一军	今互助土族 自治县
大 通 县	1 9 4 9 . 9 . 9	一野第二军	今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
门 源 县	1 9 4 9 . 9 . 12	一野第一军	今门源回族 自治县
乐 都 县	1 9 4 9 . 9 . 5	一野第一军	
民 和 县	1 9 4 9 . 9 . 2	一野第六十二军	今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
循 化 县	1 9 4 9 . 8 . 27	一野第二军	今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共 和 县	1 9 4 9 . 9 . 23	一野第一军	
同 仁 县	1 9 4 9 . 9 . 22	一野第一军	
贵 德 县	1 9 4 9 . 9 . 18	一野第一军	
化 隆 县	1 9 4 9 . 9 . 4	一野第二军	今化隆回族 自治县
湟 源 县	1 9 4 9 . 9 . 9	一野第一军	
玉树专区	1 9 4 9 . 10 .	起义	含所属玉 树、称多、 囊谦三县
都 兰 县	1 9 4 9 . 11 . 2		青海省军政 委员会派干 部建政
同 德 县	1 9 4 9 . 10 . 23		青海省军政 委员会派干 部建政
海 晏 县	1 9 4 9 . 9 . 10	一野第一军	
兴 海 县	1 9 4 9 . 10 . 11		
祁连设治局	1 9 4 9 . 10		门源县人民 政府派干部 解放建政
刚 察 区	1 9 4 9 . 10 . 12		
河 南 区	1 9 4 9 . 12 .		
果 洛 区	1 9 5 0 . 11 . 22		
曲麻莱设治区	1 9 5 0 . 5 . 15		

新疆

县、市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迪化市	1949.10.20	一野一兵团战车部队	今乌鲁木齐市
迪化县	1949.10.20	一野一兵团战车部队	今乌鲁木齐县
奇台县	1950.1.	一野第六军	
绥来县	1950.1	一野第六军	今玛纳斯县
昌吉县	1949.11.	一野第六军	今昌吉市
鄯善县	1949.10.16	一野第二军	
吐鲁番县	1949.10.27	一野第二军	今吐鲁番市
景化县	1950.1.	一野第六军	今呼壁图县
乾德县	1949.11.	一野第六军	今米泉县
阜康县	1949.12.	一野第六军	
孚远县	1950.1.	一野第六军	今吉木萨尔县
托克逊县	1949.10.29	一野第二军	
木垒河县	1950.1.	一野第六军	今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伊宁县	1944.11.12	三区民族军	
绥定县	1944.12.	三区民族军	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精河县	1945.9.8	三区民族军	
霍城县	1944.11.20	三区民族军	
博乐县	1945.2.20	三区民族军	今博乐市
巩留县	1944.11.	三区民族军	
宁西县	1944.1.12	三区民族军	今伊宁市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特克斯县	1 9 4 4 .11.	三区民族军	
巩 哈 县	1 9 4 4 .10. 7	三区民族军	今尼勒克县
温 泉 县	1 9 4 4 .12.20	三区民族军	
昭 苏 县	1 9 4 4 .11.	三区民族军	
新源设治局	1 9 4 4 .11.	三区民族军	今新源县
疏 附 县	1 9 4 9 .11.30	一野第二军	
疏 勒 县	1 9 4 9 .11.30	一野第二军	
伽 师 县	1 9 4 9 .10.26	一野第二军	
英吉沙县	1 9 4 9 .12.	一野第二军	
巴 楚 县	1 9 4 9 .10.26	一野第二军	
蒲 犁 县	1 9 4 9 .12.	一野第二军	今塔什库尔 塔吉克自治 县
乌 恰 县	1 9 4 9 .12.	一野第二军	
岳普湖县	1 9 4 9 .10.26	一野第二军	
阿图什县	1 9 4 9 .12.	一野第二军	今阿图什市
库 车 县	1 9 4 9 .11.	一野第二军	
拜 城 县	1 9 4 9 .11.	一野第二军	
沙 雅 县	1 9 5 0 .3.22	一野第二军	
乌 什 县	1 9 4 9 .12.	一野第二军	
柯 坪 县	1 9 4 9 .12.	一野第二军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阿 瓦 提 县	1 9 5 0 . 3 . 14	一野第二军	
新 和 县	1 9 5 0 . 3 . 12	一野第二军	
阿 合 奇 县	1 9 4 9 . 12	一野第二军	
和 阗 县	1 9 4 9 . 12 . 22	一野第二军	今和田市
于 阗 县	1 9 5 0 . 1 .	一野第二军	今于田
墨 玉 县	1 9 4 9 . 12 . 22	一野第二军	
洛 浦 县	1 9 4 9 . 12 .	一野第二军	
策 勒 县	1 9 5 0 . 1 .	一野第二军	
皮 山 县	5 9 4 9 . 12 .	一野第二军	
民丰设治局	1 9 5 0 . 1 .	一野第二军	今民丰县
焉 耆 县	1 9 4 9 . 10 . 22	一野第二军	今焉耆回族自治县
尉 犁 县	1 9 5 0 . 2 .	一野第二军	
轮 台 县	1 9 4 9 . 10 . 26	一野第二军	
且 末 县	1 9 5 0 . 3 . 2	一野第二军	
库尔勒县	1 9 4 9 . 10 . 20	一野第二军	今库尔勒市
若 羌 县	1 9 5 0 . 1 . 3	一野第二军	今若羌县
塔 城 县	1 9 4 5 . 7 . 31	三区民族军	今塔城市
额 敏 县	1 9 4 5 . 7 . 29	三区民族军	
乌 苏 县	1 9 4 5 . 9 . 8	三区民族军	
沙 湾 县	1 9 4 5 . 9 .	三区民族军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和 丰 县	1 9 4 5 . 8 . 22	三区民族军	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裕 民 县	1 9 4 5 . 7 .	三区民族军	
承 化 县	1 9 4 5 . 9 . 7	三区民族军	今阿勒泰市
富 蕴 县	1 9 4 5 . 9 .	三区民族军	
布 尔 津 县	1 9 4 5 . 9 . 3	三区民族军	
哈 巴 河 县	1 9 4 5 . 9 .	三区民族军	
吉 木 乃 县	1 9 4 5 . 9 .	三区民族军	
青 河 县	1 9 4 5 . 9 .	三区民族军	
福 海 县	1 9 4 5 . 9 .	三区民族军	
和 靖 县	1 9 5 0 . 2 .	一野第二军	今和静县
和 硕 县	1 9 4 9 . 11	一野第二军	
哈 密 县	1 9 4 9 . 10 . 13	一野一兵团战车部队	今哈密市
镇 西 县	1 9 4 9 . 12 . 24	一野第六军	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伊 吾 县	1 9 5 0 . 2 . 9	一野第六军	
莎 车 县	1 9 4 9 . 11 . 30	一野第二军	
叶 城 县	1 9 4 9 . 12 .	一野第二军	
泽 普 县	1 9 4 9 . 12 .	一野第二军	
麦 盖 提 县	1 9 4 9 . 12 .	一野第二军	
阿 克 苏 县	1 9 4 9 . 11 . 28	一野第二军	今阿克苏市

县、市 名	解 放 时 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温 宿 县	1 9 4 9 . 1 2 . 2	一野第二军	
喀 什 市	1 9 4 9 . 1 2 . 1	一野第二军	
托 里 县	1 9 4 5 . 7 . 28	三区民族军	

说明:

1.地名以解放时行政区划为准。

2.新疆省于1949年9月25、26日和平解放,表中所列解放时间均为人民解放军进驻时间或三区民族军占领时间。

3.有的县(市)在战争年代由于敌我争夺激烈,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依次列出解放时间。

编 后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悬殊、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英雄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转战陕北，鏖战关中，决战兰州，进军新疆，经过了两年零8个月（1947年3月至1949年12月）的英勇作战，终于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歼灭了在数量上大于自己10余倍的国民党军，解放了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西北全境。为了弘扬当年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向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提供革命传统教材，向党史、军史研究者提供翔实的资料，在军区首长和政治部领导的支持关怀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解放大西北》这部专题史书。

《解放大西北》一书，是在新疆军区，陕西、宁夏、青海省军区以及军区原党史办陆续编辑出版的有关解放西北史料丛书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解放大西北战斗历程的专题史书。书中的综述和资料，经过反复核实，力求翔实、准确。回忆文章依重要战役战斗发生的时间顺序，选录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的是一些老同志的新作，有的是从本区已出版的史料丛书中选录的，少数从其它书刊中选编的注明了出处。在选编中，我们对文中有些史实又进行了订正。这些回忆文章的作者，以亲身的经历，生动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党中央、毛主

席关于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战略部署；再现了彭德怀司令员等领导同志运筹帷幄、出奇制胜的高超指挥艺术；颂扬了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无限忠于人民、忠于党的高贵品德。读着它，将使我们更加缅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丰功伟绩；读着它，将激发老同志对烽火年代的回忆，永葆革命青春；读着它，将激励青年一代奋发向上，为建设和保卫可爱的祖国而拼搏战斗！

本书在编辑出版中，得到了青海省军区政治部、军区档案馆等单位 and 许多同志的支持与帮助。原第一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在百忙中审阅了部分书稿。原军区丛书编审委员会主任裴九洲对本书的编撰极为关心，多次进行具体的指导。芦贵卿、李志忠、张博同志帮助核对史实，对书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李秋蔚、梁瑞林同志提供了历史照片，绘制了地图。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有关德门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和占有资料的不足，书中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祈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0年8月1日